

第一卷 在后方

第一章 好兵帅克介入世界大战

几年前，在部队里服役的帅克被军医们一致诊断为弱智之后就离开了军队。现在，他靠贩狗来维持生活——也就是把那些丑陋不堪的杂种狗当做血统纯正的纯种狗出售卖给别人。

帅克除了脑袋有问题之外，还患有风湿病。这时，他正在用松节油搓揉着关节。打杂的女佣对帅克说道：“原来他们把我们的斐迪南给杀了。”

“米勒太太，是哪个斐迪南呀？”帅克一边问，一边用手不停地按摩着膝盖，“我认识两个斐迪南，一个是在蒲鲁什药店里跑堂的。有一回，他竟糊里糊涂地把一瓶生发油给喝了下去；而另一个是拾狗粪的斐迪南·科柯斯卡。他们俩不管谁死了都不值得一说呀。”

“不是他们，先生，是科罗庇斯特那个虔诚的胖子殿下，斐迪南大公爵。”

“圣母马利亚！”帅克惊奇地叫起来，“这可不得了啊！这事是在什么地方发生的呀？”

“他是在萨拉热窝被人用左轮手枪给杀害的，先生，当时他正与公爵夫人坐车从那儿经过呢。”

“嘿，米勒太太，你想想，坐在汽车里多神气呀！可话又说回来啦，也只有像他那样有身份的人才会有这种福气。然而他万万没想到这一坐竟命丧黄泉，而且还是在萨拉热窝！米勒太太，那是属于波斯尼亚地区吧，我想这一定是土耳其人干的，说来还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是我们不该强占别人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米勒太太，你既然知道殿下已经见上帝去了，那你知道他遭了多少罪才咽气的吗？”

“殿下当场就咽了气，先生，您该知道左轮手枪可不是玩具枪。前不久，在我来的努塞尔，就有这么一个绅士，他闲着无聊，拿着左轮手枪寻开心，结果呢，他不仅将自己一家老小都给打死了，连闻声上楼来探个究竟的看门人也被他一枪给崩了！”

“左轮手枪有多种型号，米勒太太，其中有些是比较保险的，即使你对着自己用力扣动扳机也不会走火。但是，我想他们袭击殿下用的手枪一定要比这些厉害得多。我敢和你打赌，米勒太太，枪击殿下的那家伙当时一定穿着时髦，衣冠楚楚，一副绅士模样。要知道向殿下开枪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并不像一个偷猎的人射击猎场看守人那么简单。关键是你设法接近他，要是你穿得普普通通，根本就别想接近像斐迪南公爵那么高贵的人。你得戴上一顶高高的黑色礼帽，这样在事发前才不会让卫兵们怀疑你而把你逮起来。”

“先生，据说参与袭击公爵的人还不少呢。”

“那自然啦，米勒太太，”帅克说道，这时他已结束了对膝盖的按摩，“如果一个人想要杀殿下或者是皇上，少不了要别人参谋一番，几个脑袋总比一个脑袋管用！一会儿这个给你出个主意，一会儿那个又给你来个点子。我们的国歌中就有这么一句：‘集思广益，计划详实你才有成功的保障。’对了，你对老卢卡里还有点印象吧！他只用了一把锉刀就刺伤了我们已故的那位可怜的伊丽莎白女皇，那时，他还和她在一起散步呢！这世道，真是人心叵测啊！那次事件之后，女皇们就再也不敢出去闲逛了。但是我说，这也是她们活该！米勒太太，我把话说在前面，说不定下次就要轮到沙皇和他的皇后了——希望此事不会发生，没准儿哪一天还会轮到咱们的皇上呢。他们现在不是已经拿皇上的叔叔

开刀了吗？这老家伙的仇敌还真不少，竟比斐迪南的还要多。不久前，有个家伙在酒吧里说，迟早有一天，这些帝王将相们将会一个接一个地被干掉，即使他们有那些皇家骑兵和走狗们的保护，也一样在劫难逃。后来，因为这家伙没有钱付账，店主便叫来警察要逮捕他。可他照着店主和警察的额头上来了那么两下，才被他们塞进运酒的车子给带走了。唉，米勒太太，这世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啊！奥地利还会发生什么样的不幸事件呢！我在部队服役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当兵的打死了一名上尉。他持枪荷弹地向着上尉的办公室走去，里面的人说他没有资格进办公室，可他仍旧坚持要和上尉说几句话。于是上尉便从办公室里走了出来，朝他吼了一句：‘不准离开营房！’他什么也没有说，端起步枪‘砰’的一声，就把上尉的心脏给打穿了。子弹从上尉后背飞了出去，将办公室的一个墨水瓶给击碎了，墨水流得满桌都是，公文上全都沾满了墨水。”

“天哪，那士兵怎么样了？”米勒太太赶紧问道。帅克边穿衣服边对她说：“他用自己的裤背带上吊了。”帅克又弹了弹自己那圆顶硬礼帽上的灰尘，“实际上那背带并不是他的，而是他从监狱看守那儿借来的。你想他会傻乎乎地蹲在监狱里，等着挨他们的枪子儿吗？米勒太太，你该明白，在那种情况下，谁都会急得毫无办法、狗急跳墙的。后来，监狱看守被降为下士，限期六个月，可他二话没说就逃到瑞士去了。现在他还在一个教堂里当传教士呢。米勒太太，现在可以信赖的人可真是少之又少，我想殿下——也就是那个斐迪南大公，他当时在萨拉热窝一定是犯了某个致命的错误，才让那个家伙有机会向他开枪的。当斐迪南大公看到那个家伙时，斐迪南大公肯定以为他是绅士，心里讲不定还在想：‘他一定是为我的到来而欢呼的人。’但是那家伙却照着斐迪南大公，给了他几枪。你说呢，米勒太太？”

“先生，报纸上说那人把子弹全都打在殿下身上了，殿下全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身上下被打得像筛网一样尽是洞。”

“嘿！这真是太妙了，米勒太太，干得真是漂亮。要是我来干这档子事，我会买一把勃郎宁手枪的。那玩意儿看起来就像一把玩具枪一样，但在三两分钟之内，你用它足足可以干掉 20 个大公爵，管他是瘦的还是胖的。但是，我们在这里私下说说，一个胖公爵总比一个瘦公爵目标大些。你可能还记得葡萄牙人是如何枪杀他们的国王吧？那国王就是非常非常肥胖的家伙。当然，你肯定不会认为国王会是瘦子，对吧？好啦，我现在要到‘杯杯满’酒店去了，如果有人来取那只付了定金的小品舍狗，你就告诉他，说我刚刚把那只狗的耳朵给修剪了一下，如今已将它放到我乡下的养狗场里去了，待它耳朵长好之后再带走也不迟，否则，那狗会着凉的。完了你就把钥匙留在门房那里吧！”

“杯杯满”酒店里只剩下一个客人，那就是为国家治安防卫当局效命的便衣警察布列契雷德。而店主佩利维克正在埋头清洗玻璃杯，布列契雷德很想让他和自己聊些严肃的话题，可佩利维克小心的回避使他枉费了不少心思。

佩利维克出言不逊是出了名的，张口闭口不是“傻瓜”就是“笨蛋”，可他很想让别人觉得自己有学问，于是，他逢人便说在维克多·雨果的作品里，描写滑铁卢战役中，拿破仑的老护卫对英国人所作的最后回答里也有这样的口头禅。

“喂，今年夏天可真舒服啊！”布列契雷德开始了他的严肃话题。

“简直是糟透了！”佩利维克一边回答，一边把玻璃杯收进了小橱柜。

“他们在萨拉热窝为我们干了一件大好事呢。”布列契雷德感到有点失望，但还是把话题引到时事上来。

“哪个萨拉热窝啊？”佩利维克问道，“您是指努塞尔的酒窖吗？他们老在那里打仗，这您是知道的，对！正是努塞尔。”

“是波斯尼亚的萨拉热窝，佩利维克先生！他们在那里打死了殿下斐迪南大公爵。你对这事是如何看的呢？”

“我一向不过问这类事情，要是和这些事沾上边，我就别想活了。”佩利维克非常委婉地答道，而后点燃了自己的烟斗，“如今要是有人惹上了这类事，那可就有上绞刑架的危险。我是生意人，有人来这儿喝点啤酒，我会立即给他斟上满满的一杯，但什么萨拉热窝呀，什么政府呀，什么死了的大公爵呀，都和我们这种人拉不上关系。我可不想去蹲布拉格的监狱。”

布列契雷德不好再说什么了，便失望地把眼睛转向了空荡荡的酒店。

“哦，对了，这里原来挂过一幅皇上的画像，”不一会儿，布列契雷德又说开了，“就在挂这面镜子的地方。”

“对，没错。”佩利维克回答说，“我是挂过，可苍蝇老是在上面拉屎，所以我就把它取下来放到顶楼去了。你是知道的，要是有人无事生非，凭这种事情找碴儿就麻烦了。我可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

“佩利维克先生，这时候在萨拉热窝一定非常不妙吧？”

对这个巧妙而又直接的话题，佩利维克回答得极为谨慎：“每年这个时候，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都很热，我在那儿服兵役的时候，还得把冰块放到我们中尉的头上呢。”

“你在哪个团服役，佩利维克先生。”

“这种无关紧要的事我早就忘记了，对毫无意义的问题我不感兴趣，我也不会为这些事去枉费脑筋。”佩利维克说，“这对身体是没有好处的。”

布列契雷德碰了个软钉子，只好不作声了。这时候，帅克走进了酒店，布列契雷德那沉思的面孔随着帅克的到来马上又焕发出异样的光彩。帅克要了一杯啤酒之后，开口说道：“今天的维也纳将会举哀致丧。”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布列契雷德听了，眼睛马上一亮，只听他急忙说道：“科罗庇斯特皇宫就挂了 10 面黑旗。”

“应该挂 12 面才对。”帅克喝了一大口啤酒后说道。

“干吗要挂 12 面呢？”布列契雷德问道。

“一整打好算些，也更方便些。”帅克答复道。

酒店里又安静下来了。不一会儿，只听帅克叹了口气，打破了这沉闷的气氛：“斐迪南大公爵见上帝和天使去了，多么美妙啊！他连皇帝都不想做了。我在军队服役的时候，就有这么一位大将军，他从马上摔了下来，他自己要死，这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当时士兵们正准备把他再扶回马上去，可当他们把他扶起来时，才吃惊地发现他早已断气了。可惜这位大将军不久将要被提升为陆军元帅了！这件事也是发生在一次阅兵的时候。阅兵从来就不会有什么好事，记得我在萨拉热窝的时候，也碰上一次阅兵，当时我制服上的 20 粒纽扣全都掉光了，为此，他们把我单独关了两个星期的禁闭，有两天还是这么五花大绑捆着躺在里面的，当时我就像可怜虫。不过，在军队里你就得接受锻炼，要不然为什么人们都讨厌当兵呢！我们的马科维克中尉就常说：‘要接受磨炼，你们这些笨蛋，傻瓜！否则，你们就和树上爬的猴子一样没有什么区别了，是军队把你们造就成了人，你们这群白痴！’难道他说得不对吗？请想想！随便到哪个公园里走一走，比方说查尔斯广场吧，要是每棵树上都绑着一个不守军纪的士兵，那足以让你做一个噩梦了！”

“在萨拉热窝发生的事，”布列契雷德又把话题重新提起，“一定是塞尔维亚人干的。”

“这您就搞错了，”帅克回答说，“那是土耳其人干的，他们是为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这两个地区才这么干的。”接下来，帅克又谈起了自己对奥地利有关巴尔干半岛外交政策的看法。1912 年，土耳其在与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希腊的战争中战败，

他们向奥地利求助，但奥地利没有出面，所以他们便刺杀了斐迪南。

“您对土耳其人感兴趣吗？”帅克转过头来对佩利维克说道，“你喜欢那群狗一样的异教徒吗？你不喜欢他们，对吗？”

“只要是客人，我会一视同仁。”佩利维克说道，“我才不在乎他是不是土耳其人呢！像我们这种生意人是不会去谈什么政治的。您付了啤酒钱，坐在这酒店里海阔天空地闲聊，我都不会介入。这是我做生意的原则。对我来说，无论是塞尔维亚人还是土耳其人，是天主教徒还是回教徒，是反政府恐怖分子还是捷克青年会成员，不管是谁杀了斐迪南，都是一回事。”

“对，佩利维克先生，就应该这样。”布列契雷德马上说道，此刻，他觉得要抓住这两个人的把柄还是有可能的，“但你们得承认，发生这样的事对奥地利是一个极大的损失。”

佩利维克还没来得及说上话，帅克便抢着回答道：“是的，的确是一个损失，不可否认，绝对是一个骇人听闻的损失，因为并不是随便哪个傻瓜蛋就能取代斐迪南的，至少他应该更肥胖一点。”

“你这是什么意思？”布列契雷德兴奋起来了。

“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帅克的兴致越来越浓了，“是这样的，如果他更胖一些的话，许久以前当他在科罗庇斯特自己的属地上，驱赶那些拾柴和采蘑菇的老太婆的时候，他就会突然中风。当然，那样的话，他也就会死得更体面一些。您想想，一个皇叔，被枪打死了！唉，真是一桩丑闻啊！报纸上连篇累牍全都是这样的报道。几年前，在我们的布杰约维策，一个名叫布雷蒂兹拉夫·卢德菲克的人在市场上与另外一个人发生了一点小口角，结果被人刺伤了。他有一个儿子，名叫博胡兹拉夫，打那以后，无论这小伙子到哪儿去卖猪，可就是没有人买他的，大家都说：‘他就是那个被人刺伤的家伙的儿子，他很可能也是一流的蠢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种！’一气之下，这小伙子便从克鲁姆洛弗的那座桥上跳进了伏尔塔瓦河。人们把他捞了出来，压出了他肚子里的水，他被救活了。最后他只得去找医生，医生给他打了一针之后，这才一命呜呼了。”

“我觉得你这么比较他们俩，根本就不恰当。”布列契雷德不怀好意地说道，“你先说斐迪南怎么怎么，然后又说那个牲口贩子如何如何。”

“不！我不这么看，”帅克争辩说，“上帝可以作证，我的意思不是拿人和人来做比较，佩利维克先生是非常了解我的，我从来就不拿一个人和另外一个人来进行比较，我说得对吗？为了我这身子骨，我就不愿做大公爵的寡妇。现在她是怎么想的呢？孩子们都成了孤儿，科罗庇斯特的家产又没了主人。嫁给一个新的公爵吗？她又能得到什么呢？她只好与他返回到萨拉热窝去，然后第二次做寡妇，这件事您听说过吧，许多年以前，在赫卢博卡附近的茨利弗有一个猎场看守，他的名字怪怪的，叫品达·奥尔，不幸被那些偷猎者打死了，留下了一个寡妇和两个孤儿。不到一年，这寡妇就和另一个来自米德洛瓦里的猎场看守佩皮克·萨费尔结了婚，接着他也被偷猎者打死了。这个寡妇又一次和一个猎场的看守结了婚，并且说：‘第三次该走运了吧，要是这次再有个闪失，我可真不知该怎么办了。’唉，可悲的是她的第三个丈夫仍旧被偷猎者打死了。三个看守接二连三地以身殉职，一共给她留下了六个儿女。她绝望地找到了王子殿下在赫卢博卡的官邸，诉说她与皇家林场看守的悲剧结合。于是，他们又给她介绍了一个名叫亚雷斯的人，这家伙是拉齐希瞭望塔上的水上警察。你们猜结果怎样？他在湖里捕鱼时也淹死了！他这一去又给她留下了两个孩子。后来，她从沃德纳尼带了一个阉猪的人回家。一天晚上，这个阉猪的用斧子劈开了她的头！随后，他自己便去投案自首了。当他被波塞克地方法院绞死的时候，他又把神甫的鼻

子给咬了下来，还扬言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一点也不后悔，并说了一些更为恶毒的话来侮辱皇上。”

“怎么，你不知道他说了些什么吗？”布列契雷德满怀希望地问道。

“我不能告诉您，因为没有人敢重复那些话。但我听说过。那些话太可怕太恐怖了，有个地方行政官听了之后竟发狂了，结果给禁闭了一整天。所以那些话是胡乱说不得的，它们比不得人们喝醉酒之后顺口所说的那些对皇上不敬的话。”

“人们喝醉了之后，说了哪些对皇上不敬的话呢？”布列契雷德问道。

“哎，得啦！先生，我们换个话题来聊吧。”佩利维克说道，“您也知道，我对这些不感兴趣，有些人说话可能冒失一点，我们也毫无办法。”

“人们喝醉了之后，到底说了哪些对皇上不敬的话？”帅克重复说道，“各种话都有，喝醉的时候，有的还用口哨吹奏奥地利国歌呢，就像你刚才说的那样，你可以就皇上想出很多这样或那样的话来，其中只要有一半是真的，那就足以使你这一生脸面丢尽，威信全无。但是，这位老先生也的确没有什么值得谈论的了。你想想，他的儿子鲁道夫正是年轻有为时却莫名其妙地死了；他的妻子伊丽莎白皇后又被锉刀刺伤了；然后是约翰的去世；他弟弟作为墨西哥的皇帝，结果也被推到一处城堡的城墙前给崩了。现在他老了，这些家伙又枪杀了他的叔叔。一个人得有铁一般的忍耐力才能经受住这样的打击。可是有些喝醉了酒的狗杂种竟会诅咒起他来。今天，要是战斗打响了，我马上去应征，为了皇上，我甘愿把最后一滴血流尽了。”

帅克呷了一大口啤酒，接着又说：

“你们真的以为皇上会容忍这类事情的发生吗？如果你们这样想，那你们根本就不了解他，与土耳其开战是肯定避免不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的。‘你们这些家伙竟杀了我的叔叔，好吧，我要揍扁你们的下额！’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啦，塞尔维亚和俄罗斯会站在我们一边，说不定就会来一场大屠杀。”

正在进行分析、推理的帅克，此刻看起来真是神采飞扬，只见他脸带微笑，面如满月，洋溢着满腔的爱国热忱，未来的一切对他来说简直就是固执已见。

“或许，”帅克说道，继续预卜着奥地利的未来，“如果我们与土耳其打起来，德国就会向我们进攻，因为德国和土耳其是一个鼻孔出气的，你再也找不到比他们更下贱的杂种了。但我们能和法兰西结成同盟，因为他们自 1871 年以来就和德国佬有积怨了。这样一来，就会爆发世界大战，天下可能要大乱啰！”

布列契雷德站了起来，表情庄重地说道：

“你不必再说了，跟我到走廊上来，我和你有事要说。”

帅克跟着这位便衣警察来到走廊上，当帅克看到他撩开上衣，将衣内的小鹰证章拿出来给自己看时，心里一紧。接着这位露出了真面目的警察对帅克说：“你已被捕了。”并声称要立即将帅克带到警察局去。帅克竭力想解释说他搞错了，自己根本什么罪也没有犯，也没有说过任何冒犯别人的话。可是，布列契雷德告诉帅克说，实际上他的言行已构成了几桩刑事罪，其中包括重大的叛国罪。

接着，他们二人又回到酒店里。帅克对佩利维克说：

“我喝了五杯啤酒，吃了两根香肠，一条卷饼，再给我来一杯梅子白兰地。我得走了，因为我已经被捕了。”

布列契雷德又把小鹰证章给佩利维克看了看，然后盯着他问道：“你结婚了吗？”

“结过了。”

“如果你走了的话，你这生意老婆能帮你照顾吗？”

“行。”

“很好，佩利维克先生，”布列契雷德轻松地说道，“你把你老婆叫来吧，把生意向她交代一下，晚上我来找你。”

“没事！”帅克安慰佩利维克说，“我只不过是因为叛国罪而到那地方去去而已。”

“但我又有什么不是呢？”佩利维克叹息说，“我的一言一行是再小心谨慎不过了的呀。”

布列契雷德笑了笑，洋洋自得地说道：

“由于你说苍蝇在皇上身上拉屎，他们会把你脑袋中对皇上不敬的这类话统统敲出来的。”

这样，帅克在便衣警察的监护下，从“杯杯满”酒店离开了。当他们来到街上之后，帅克满脸笑意，若无其事地问道：

“我们走人行道吗？”

“你说什么？”

“我的意思是，现在我已经被捕了，就没有资格走人行道了。”

当他们到来警察局的大门时，帅克又说道：

“哎，你常到‘杯杯满’酒店去吗？对我们来说，那儿真是一个寻开心的好去处。”就在帅克被带到审讯室的时候，“杯杯满”酒店的佩利维克却在给他那悲痛不已、痛苦流涕的妻子交代酒店的生意，并以他特有的方式安慰她说：

“别哭了，也不要叫了，不过是苍蝇在皇上的画像上拉了一点屎，他们能把我怎样呢？”

就这样，好兵帅克轻松而愉快地介入了这次世界大战。他的远见卓识定将令历史学家们万分激动，如果说后来的形势变化出乎他在“杯杯满”酒店里的预料之外的话，我们一定会因为他没有外交经验而宽容他的。

第二章 好兵帅克在警察局里

因为萨拉热窝刺杀事件的发生，那些受牵连的倒霉蛋警察局塞满了，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被带了进来。在审讯室里，只听老巡警不紧不慢地说道：

“斐迪南事件会有你们好受的。”

帅克被带到二楼众多囚室中的一间，已经有六个人在里面了，其中五个围坐在桌子边，而另一个中年人却坐在角落里的一张草垫上，似乎是想避开其他人。

帅克四周环顾了一下，接着好奇地一个一个地问他们是怎么被抓进来的。

坐在桌子边的五个人的回答完全可以说得上是异曲同工：

“是因为萨拉热窝事件！”“就因为斐迪南案件！”“还不是因为大公爵遇刺的事！”“因为斐迪南！”“因为大公爵在萨拉热窝被干掉了！”

第六个不愿与这五位为伍的人则声称：自己不想与这些人有瓜葛，以免惹火烧身。他被抓到这儿来只是因为试图谋杀一个来自霍利斯的窃贼而被扣押在这里的。

帅克逐一问过之后，便与桌子边的谋杀犯们坐到了一块儿，并将自己被逮到这儿来的经历翻来覆去地足足讲了十几遍。

在这些人当中，只有一个不是在酒店、酒馆或咖啡厅里被抓到这儿来的。他是戴着眼镜的大胖子，他泪眼婆娑地述说自己是在家里补捕的，就因为在萨拉热窝谋杀案发生的前两天，他曾在乌·布雷伊斯基酒店请两个塞尔维亚学工程的学生喝过酒，后来在雷特卓瓦大街的蒙特马特里夜总会，他又请他们喝了酒，不料却被布里克斯侦探看见了。所有这一切，他都已经在警察的报告上签字供认了。

在警察局里，当他们对他进行预审时，他只是一个劲儿地反复唠叨说：“我始终是在文具店里。”

于是，他听到的同样是机械式的重复：

“荒唐，真是荒唐。”

矮个子先生在酒馆里被抓的，他是历史学教授。被捕时他正在给店主讲述历次谋杀事件，正当他对每次谋杀事件进行心理分析的时候他便被捕了。当时他正说着：

“产生谋杀的念头就像哥伦布竖鸡蛋一样简单，必须敢想敢干。”

“是啊，正像你要到潘克拉卡那么简单。”审讯时，检察官就他的话给他扣上了这样莫须有的罪名。

第三位案犯是霍德科菲基的多布罗米尔慈善组织的会长。刺杀案发当天，多布罗米尔组织以音乐会的形式组织了一场露天招待会。后来，宪兵队的中士也去了，他通知大家都赶快回家去。可因为当时还只是上午，多布罗米尔的这位会长便说了句：

“等一会儿，把这首《嘿，斯洛尼亚》让我们演唱完吧。”

这时，他正耷拉着脑袋坐在桌子边哀叹道：

“我们在8月份将重新举行会长一职的选举，到时候如果我不在的话，可能就当选不上了。如果我这次能当选，那我就是第十次坐上会长这个位置，看样子我这次是难逃此劫了。”

第四位因斐迪南之死而遭殃的是一位品行和名声都很不错的先生，刺杀案发后连续两天他都闭口不谈任何有关斐迪南的事。第二天晚上，他在咖啡厅里玩扑克牌时，打了一张梅花“7”吃掉别人的黑桃“K”之后，只说了句：

“梅花7点对萨拉热窝很中意。”

第五位被拘捕者还在不断地自言自语：“因为在萨拉热窝大公爵被刺杀了。”看来他是被吓坏了，因为他的头发和胡须都绞到了一起。看到他的头就会令人联想到关在马棚里的马头。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这人是在饭店里被抓的，当他正默默地一个人坐在饭桌边的时候（他还没有看过有关斐迪南被刺杀的报纸），一位先生在他的对面坐下，很快打开了话匣子：“报纸你看了吗？”

“还没有。”

“知道那事了吗？”

“不知道。”

“你知道是什么事吗？”

“不知道，我也不感兴趣。”

“但你应该感兴趣。”

“我不知道应该对什么感兴趣，我刚抽完雪茄，喝了一点啤酒，吃完晚餐，就是没有读报纸。报纸上老是乱说一通，我为什么要让报纸来左右我的思想呢？”

“难道你对萨拉热窝发生的刺杀案也不感兴趣吗？”

“对所有谋杀案我都不感兴趣，管它是发生在布拉格、维也纳、萨拉热窝还是伦敦，那都是法官和警察们的事。任何地方，只要是有人被杀了，那只不过是应得的报应，那是他该死，谁叫他这么不小心让别人把自己给干掉了呢？”

他们的对话到此结束了，因为再往后，每五分钟就听到他大声地重复叫道：

“我没有罪，我是冤枉的啊！”

在被抓进警察局的大门时，他仍然大叫不止。后来，当他被送上布拉格的刑事法庭时，他还是继续地重复着这句话，并最终在自己这句话的叫喊声中被送到监狱里来的。

帅克听完所有这些可怕的故事之后，心想，自己最好还是提醒提醒这些人，让他们知道离开这儿绝对是没有任何希望的。

“我们都倒霉透了，”他开始安慰起他们来了，“如果你们以为自己，或者说我们大家全都不会有事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警察是干什么的？不就是惩罚我们这些多嘴多舌的家伙的吗？”

“要是时局发展到连大公爵们都会遭枪杀的境地，那么有人被抓到警察局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

“他们这样做全都是为了制造轰动，以便使斐迪南在出殡前成为公众的焦点。反过来讲，咱们聚集在这儿的人越多，对咱们就越好，因为大家凑在一块儿才有趣嘛。”

“我在当兵的时候，我们连队有时就有一半的人被关在一起，无辜的却被判为有罪的大有人在。这事不光发生在军队里面，连民事法庭也不例外。我记得曾经有一个妇女，民事法庭判定她闷死了自己刚出生的双胞胎，尽管她发誓说自己根本不可能扼杀一对双胞胎，因为她确实只生下一个小女孩，而且是在自己毫无意识的情况下将她闷死的，但法庭仍然判定她有双重谋杀罪。”

“又如在查贝赫尼斯，有一位无辜的吉普赛人在圣诞节之夜闯进了一家水果店。当他被抓住之后，他发誓说自己进去是为了取暖避寒。但一切都无济于事，事情一旦弄到法庭上，那就全糟了。”

“也许人们并不是你们所想象的那么卑劣，可你如何能辨明一个人是好是坏呢？尤其是在眼下斐迪南给刺这一严峻的时刻。”

“我在布杰约维策服役的时候，我们上尉的狗在训练场后面的树林里被人打死了。当他知道之后便把我们都召集起来。等我们排好队后，他便下令让每个报数是‘十’的人出列。当然他一句话也没有讲，而我当时就是其中的一名。我们排成一排站在那儿，连眼睛都不敢眨一下。后来上尉从我们的前面走过去，说道：‘你们这些杂种！你们，你们这群猪猡！你们，你们，你们这帮畜生，你们这帮癞皮狗！你们——因为我的狗，我要把你们全都送去单独监禁，把你们做成通心粉，我要毙了你们，把你们做成奶油鱼蛋饭，我要让你们知道我是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你们都将受到14天的营内拘禁。’”

“你们看看，他只不过是为一條癞皮杂种狗就对我们这样。”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现在，他们不也就是为那个人不人、鬼不鬼的大公爵对我们兴师问罪吗？总得让你们发发抖，这样一来，举行哀悼也才值得嘛。”

“我是无辜的，我没有罪！”那个头发和胡须绞在一起的人又嚷了起来。

“耶稣基督也是无辜的，”帅克接着说道，“但他们仍然把他钉上了十字架。不管是什么地方，永远也不会有人去为那些无辜的人操心的。‘笑脸相迎加忍耐才能保住自己的饭碗’——在部队里他们就常常告诉我们这个道理，这才是涉世处事最好、最妙的方法。”

帅克说完，躺在草垫子上，舒适地进入了梦乡。

此时，外面又押进来两名新拘捕的人，其中一个波斯尼亚人。他被关进来后在牢房里不停地踱来踱去，咬牙切齿地说道：“见他妈的鬼去吧！”原来他的货郎担在警察局里不见了，此刻他正为此事气恼不已呢。

另一个新来的人就是酒店老板佩利维克，当他看见帅克之后，便走到床边将他叫醒，伤心地说道：

“现在我也来啦！”

帅克高兴而热情地握了握他的手，说：

“你来和我做伴我太高兴了，我真是打心眼里高兴。那位先生说他们会把你带来，我就知道他不会失信于你的，像他这么办事一丝不苟的人，确实是太棒了。”

但佩利维克却说这种认真劲真是狗屁不如。接着，他又小声问帅克其他犯人是不是小偷，因为他担心这样一来可能对他的生意不利。

帅克向他解释说，这些人中除了一个是因为企图谋杀一位来自霍利斯的窃贼而被捕之外，其余的人都是涉嫌大公爵一案而被拘捕的。

佩利维克对帅克的解释很是不满，他为自己辩解道，他被抓

到这儿来的原因，并非为了大公爵这样的小人物，而是因为皇上的缘故。其他的人一听，也来了兴致，于是，佩利维克就将他家的苍蝇是如何在皇帝身上拉屎的事情告诉了他们。

“它们把皇上弄臭了，却由我来顶罪，最后把我给拘捕来了，这些害人虫。”他讲完了自己的不幸遭遇之后，带着一种复仇的口气说道：“他妈的，我决不会饶过那些苍蝇的。”

帅克又躺到床上去了，但没睡多久，警察就来提审他了。

帅克顺着楼梯跟着他们前去第三科接受审讯。就这样，他被带着走向一座炼狱一样的刑堂，而他对自己的境地却一无所知。

看到走廊上挂着一块禁止随地吐痰的标语牌，帅克便请求警察准许他去痰盂里吐了一口痰，然后他就带着天真烂漫的微笑走进了审讯科办公室：

“各位长官，晚上好。”

没有人答腔，可却有一人朝他径直走了过来，在他的肋下连着揍了几拳，然后那人命令他站到一张桌子前。桌子对面坐着一位长官，那长官显得非常冷酷而凶残，就像是从隆布罗索的——《犯罪典型》一书中跳出来的凶神恶煞。

他十分凶狠地扫了帅克一眼，说道：

“收起你那副傻样子吧。”

“我也没有办法，”帅克认真地回答道，“我就是因为像白痴才从军队里被解雇回来，政府的一个专门鉴定委员会证实了我是白痴，就这样，我成了官定的白痴。”

刑警长官咬牙切齿地说道：

“从你所犯之罪来看，完全说明你并不傻。”

于是，他开始列举有关帅克的种种罪状，从重大叛国罪到辱骂皇上和皇室成员。所有罪状中最重要的是帅克赞同对斐迪南大公爵的谋杀，仅这一条就又派生出一连串的新罪状，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煽动叛乱罪，而且所有这些罪行都是在公共场所犯下的。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吗？”这位凶神恶煞般的长官得意洋洋地问道。

“有这么多呀，”帅克傻乎乎地回答道，“您给我安这么多罪名，未免太过分了吧。”

“这么说来，你承认这些都是事实了？”

“我什么都承认。但是你们办事得严谨一点，如果不严谨的话，你们就休想有所获。我在部队里的时候——”

“闭嘴！”刑警长官大声喝斥道，“问你的时候才可以开口，明白吗？”

“我当然明白，”帅克说道，“报告长官，我明白了，对你们所说的任何事情我都坚决听从。”

“你和谁有交往？”

“我的女佣。长官。”

“政界没有你的朋友吗？”

“有，我有。长官，我订了《民族政策》的晚刊——‘母狗’专刊。”

“滚出去！”这位恶神凶煞的长官对帅克咆哮起来。

当警察把帅克押出办公室的时候，帅克又回过头来彬彬有礼地说道：

“晚安，阁下。”

回到牢房之后，帅克便告诉监狱里所有的犯人，说这种审讯真是太有意思了：“他们对你吓唬几声，最后又把你踢出来。”

“在古时候，”帅克继续说道，“情况就要糟多了。我曾看过一本书，那时候被控告的人必须走过烧红的铁块，喝下熔化的铅，以此来证实他们是有罪还是无罪；否则就把他们的腿塞进西班牙式的夹筒里受刑，或者缚在梯子上看他们是不是肯招认；再不用火把烧他们的屁股，就像对待内波穆克的圣约翰一样。书上说他们在烧圣约翰的时候，他的惨叫声听来让人毛骨悚然，但

他们还是不停地烧，最后又把他装进麻袋从埃利兹卡桥上扔进了伏尔塔瓦河。像这样的事例简直太多了。这之后，他们竟然又把那个家伙打捞起来分尸成四块，然后钉在附近博物馆的木桩上。一个像他那样的人，要是被扔进土牢里，就应该觉得自己是获得了新生。

“现在，咱们这号人物不过是被拘留起来，并且还非常有趣，”帅克津津乐道地继续说道，“没有分尸，没有西班牙式的夹筒，还给我们配备了床铺、桌子、凳子。何况咱们在这儿也不像沙丁鱼一样挤成一团，不必担心自己会被挤扁。饿了的时候，他们还为我们送汤喝，送面包吃，还会送水给我们喝。咱们的鼻子底下就是茅坑，你们瞧：一切不都有所改善了吗？到审讯室受审只要走过三条走廊，上一层楼就可到达。不仅这样，沿途既干净又整洁，这都是千真万确、无可辩驳的事实。这儿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出去一个，又会抓进另一个，不愁没人做伴。人人都有自己的乐趣，不必害怕在审讯室里听到‘好了，我们已经议定了你的案子，明天要么把你大卸成八块，要么火烧屁股，随你选择哪种处罚都行。’

“各位先生，大家想一想，要自己对那样的刑罚作出选择可是相当不容易的啊，我们中的许多人在那种场合下一定会变得不知所措。确实，现在的境况已经大有改进，如我们所愿了。”

他刚刚为现代监禁公民的方式方法作完辩护，监狱看守就开门喊道：

“帅克，把衣服穿好，出来准备听审。”

“真的叫我了，”帅克回答说，“我可没意见，但你们是不是搞错了。我刚从审讯室被踹出来的，也许是把我和这里的哪位先生搞混了。要是我接受两次审讯，而这儿的先生们整个晚上一次提审也没轮到，我会被他们嫉妒的。”

“滚出来！闭上你的乌鸦嘴！”这就是对帅克刚才那彬彬有礼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的解释的回答。帅克又一次站在了那位凶神恶煞般的长官面前，只听他开门见山地用粗暴的嗓音喝道：

“你对一切都供认不讳吗？”语气是毋庸置疑的。

帅克愉悦地注视着这个冷酷的家伙，温柔地说道：

“如果您要我供认，阁下，那就照您的意思办吧，反正这对我也不会有什么坏处。可是，您要是说：‘帅克，什么都不要承认。’那我就设法将自己的一切罪行都推卸掉，死也不招认。”

这位严厉的长官在公文上写了几个字，然后把一支钢笔递给了帅克，要他在文件上签字。

帅克马上在布列契雷德的作证书上签下了这样的字据：

以上给我罗列的所有罪状，情况属实。

约瑟夫·帅克

帅克签完字，转过头来跟这位严厉的长官说道：

“还有什么其他的东西要我签字吗？或者明天早晨我还要再来吗？”

他得到的回答是：“明天早上，你将要被送上刑事法庭。”

“阁下，是什么时候呀？看在耶稣基督的份上，我可不要睡过头了。”

“滚！”这是那天由帅克站立的桌子对面传出的第二次同样的吼声。

在到牢房去的路上，帅克对押送他的警察说：

“这儿的一切就像一座炼狱一样。”

当帅克身后的铁门一关上，牢房同伴的各种问话便纷纷而至。帅克非常明了地回答他们说：

“我刚才供认说，有也许是我谋杀了斐迪南大公爵。”

牢房里有六个人立时吓得连忙蜷缩进藏满虱子的毛毯下面去了，只有那个波斯尼亚人说道：

“太好了，太好了。”

帅克仰身躺在草垫上之后，又说道：

“真差劲，我们这儿连个闹钟也没有。”

次日早晨，不用闹钟他就被叫醒了。

六点整，他被押上囚车送往刑事法庭。

当囚车驶出警察局的大门时，帅克和同车的囚犯们说：“咱们可真是捷足先登呀！”

第三章 帅克在医学专家面前

地区刑事法庭的小房子既干净又舒适，给帅克的有非常好的印象——墙壁粉刷得像雪一样白，围栏也油漆得又黑又亮。胖乎乎的德马蒂尼先生是管理在押候审囚犯的长官，只见他头戴官帽，帽檐上还镶着紫色的条边，垂着紫色的帽绶。紫色不但是这种场合下规定使用的颜色，也是大斋首日和耶稣受难日这些宗教仪式上规定使用的颜色。

罗马人统治耶路撒冷的辉煌时代又回来了。囚犯们被带到了于1914年安放在一楼的彼拉多神像前，审判官员们——这些现代的彼拉多——非但没有虔诚地洗手，还派人到泰森酒馆订来了炖牛肉和皮尔森啤酒。这时，他们正不时地把起诉书呈送给法官。

这是一个有理无处诉的地方。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耀武扬威，看到压抑和异想天开，看到狂怒和嬉笑，看到威吓和折磨；在这里，你会明白什么是铁石心肠。

这里的法官全都是玩弄法律的魔术师，是文字游戏的泰斗，是贪婪地吞食被告的血盆大口，是奥地利社会的猛兽，他们的所谓执法，实际上是用法律的条款来确定被告的动机。

当然，也有一些例外的法官，他们并不都是把法律当儿戏，这就和稗子里面总能找出几颗麦子来是同一个道理。

对帅克进行审理的法官就是这么一个人，他是一个外表和蔼可亲的老先生。他曾经审理过声名狼藉的杀人犯法莱兹，他只对他说了一句：“法莱兹先生，这儿正好有一把空椅子，你好好地坐下休息一下。”就这样，他让他把一切都交代了。

当帅克被带到他面前时，他很自然而又亲切地要帅克坐下，而后说道：

“看来帅克先生就是您了？”

“我想我是的，”帅克回答说，“因为我爸爸是帅克先生，我妈妈是帅克太太，我不能否认自己的名字，这样是给他们丢脸。”

审判官慈祥地笑了笑：

“很好。您做了不少的坏事，一定非常愧疚吧。”

“我从来就没觉得自己有什么于心不安，”帅克微笑着说，那笑容简直比审判官的微笑还要亲切，“也许我的良心比我还要坦然得多。”

“不错，从您已签字画押的供述就能清楚地说明这一点。”法官仍然非常慈祥地说道，“在警察局里，他们没有对您使用高压手段吧？”

“嘿！当然没有。大人，我是当面问他们我是否必须在那个本子上签字的，他们告诉我说应该签，我就签了。不管怎样，我不会因为怜惜签几个字而去和他们发生争吵的，那样做就太败兴了。我说得对吗？一切都是法律程序嘛。”

“您的身体还好吗？帅克先生。”

“不是很好，我可没说过我身体无恙。法官大人，我有风湿病，经常得用松节油搓揉呢。”

这位法官又一次亲切地微笑道：“您愿意让我们请医学专家来为您检查一下吗？”

“我想我的身体也不至于如此差，又何必叫那些先生们把时间浪费在我身上呢？在警察局就已经有一个医生给我检查过了，他看我是否得了性病。”

“帅克先生，您该知道，我们无论如何还是要找些医学专家来，以尽我们的职责，我们会派一些很细心的医学专家来为您检查，那么您还可以暂时呆在牢房里，好好休息一下。好了，再问您一个问题：供词上说，您处处宣扬战争很快就要爆发了，这是真的吗？”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噢，是的，大人，战争的确很快就要爆发了。”

“您常常突然晕倒在地上吗？”

“噢，没有，先生。只有一次，在查尔斯广场上，我几乎被一辆轿车撞倒，可那是许多年以前的事了。”

审讯就此结束了，帅克与这位法官握手告别。当他一回到牢房，就和同伴们聊开了：

“现在，为了殿下斐迪南大公爵被刺一案，他们准备让医学专家来给我做检查呢。”

“我也让那些医学专家们检查过，”一个年轻人说，“那时，我犯案了，不得不面对陪审团，但他们确诊我是弱智者。现在我盗用了一台蒸汽脱粒机，他们也不能把我怎么样，我的律师昨天告诉我，说我曾被确诊为弱智者，这对我的余生会带来不少好处。”

“我根本就不相信那些医学专家们，”一位好像很精明的人发表自己的看法，“我曾经伪造过一些汇票，为了不露馅儿，我还专门听了精神病大夫哈费罗希的演讲报告。后来当我被他们抓住时，为了让自己开脱，我就按哈费罗希大夫描述的羊角风病人的样子装疯卖傻，不仅咬了医学专家鉴定委员会一位成员的腿肚子一口，还把一瓶墨水喝下了。先生们，我这都是在整个鉴定委员会成员们的眼前表演的，他们该赦免我吧，但错就错在我咬了他们其中的一位，结局他们就给我下了个身体健康、思维正常的结论，所以我就到这里来了。”

“我倒不在乎那些先生给我来做检查，”帅克说，“我在军队的时候就有一个兽医给我做过检查，最终的结果并不是那么糟糕。”

“那些医学专家都是些下流痞子，”一个驼背矮子也插话进来，“不久前，他们在我家的草地挖出了一具骷髅，医学专家们说那是40年前被人用某种钝器击中脑袋后死掉的人的骷髅。我

今年 38 岁，尽管我有出生证明，并还有牧师记载和我的身份证来证实，但我还是为此事而被抓了进来。”

“我想我们应该公正合理地来评价每件事情，”帅克说道，“毕竟每个人都可能会，也一定会犯错误的嘛。一个人对一件事考虑的越多，出差错的可能性反倒会越大。医学专家们是人，是人就会有过错。有一天晚上，我从乌·巴恩策图回来，刚走到努塞尔的博蒂克河桥边，一位先生向我走了过来。当他从我跟前走过，突然他拿出一根皮鞭照着我的头就是一顿猛打。当我被打得躺到地上之后，他又拿出电筒向我一照，说：‘搞错了，不是他！’他看到自己弄错了，竟气恼地又在我背上抽了起来。一个家伙只要不死，他就会不断地犯错误，这就是人的本性。这就好比有一个人在晚上回家时发现一只冻僵的疯狗，他竟发善心将它带回家并放在他妻子的床上，那狗被暖了过来，醒来之后又恢复了它的疯狂，并将他全家人都咬死撕碎，还把摇篮里的小宝宝给吃掉了。我还可以给你们举一个曾和我住在一起的车工犯错误的例子。一天晚上，他用钥匙打开了波多黎的小教堂的门，因为他以为那是他自己的厨房；之后他躺在了圣坛上，因为他以为那是他自己房间里的床铺；接着他又把一些印有圣词的垂帘盖在身上，把《新约全书》和一些其他的圣经书垫在头下当枕头。第二天早上，他被教堂司事发现了，待他清醒过来后，他非常抱歉地告知教堂司事这只是一个小小的误会。‘好一个小小的误会！’那位教堂司事说道，‘要是人人都像你一样，那我们就得让教堂重新圣化了。’后来，那位车工到医学专家那里检查，他们证实他完全是理智而又清醒的。他们说，要是他神志不明的话，他就不可能将钥匙插进小教堂门上的钥匙孔内。最终这位车工死在潘克拉卡。我再给你们另外举一个警犬犯错误的例子。这只警犬是一只阿尔萨斯狼狗，是属于鼎鼎大名的骑兵上尉罗特尔的。罗特尔上尉饲养了许多这样的狗，他试着用它们来对付那些流浪汉，最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后所有流浪汉都不到克拉德诺那地方去了，所以他下令宪兵们务必抓一些可疑分子来。好家伙，有一次他们给他抓来一个穿着体面且相当有身份的人。原来，宪兵们是在拉尼树林里发现这个人的，当时他正坐在一个树桩上。上尉立即把这人的外衣后下摆割了一块给他的那些警犬去嗅，而后又让人把他带到小镇后的一幢砖头房子里，接下来又放出自己训练过的那些狗去追踪他。最终那些狗找到了他，并要将他拖回来。于是，他不得不爬上梯子跑上阁楼，又越过一堵墙跳进湖里去了，那些狗也随着他跳了进去。后来，上尉才弄清那人是捷克自由党激进派的一位代表，他是因对议会感到厌烦而外出到拉尼树林散步去的。所以我说人类是一种天生就要犯错误的动物，不管他是有渊博知识的学者，还是愚昧无知的白痴，他们都会有过错，甚至连部长大臣们也不可避免地照犯不误。”

医学专家鉴定委员会由三名非常严谨的先生组成，他们分属不同的学术流派，对精神病的意见也不一样，并且他们三位的结论往往相互存在很大的差别。这次他们要对帅克的智力水平进行鉴定，以弄清他的智力水平是否与他被指控所犯的罪行相称。

要是就帅克案子的鉴定结果来看，他们这三个观点背道而驰的学派代表最终的结论竟是完全一致的，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究其原因，答案非常简单，因为帅克在诊断中的表现真可谓出类拔萃，令他们大开眼界。

当帅克被带进对他进行智力检测的房间时，他一看到挂在墙上的奥地利君主画像，立刻就大声喊道：“先生们，我们的皇上弗兰西斯·约瑟夫一世万岁！”

这情形再清楚不过了，帅克这种本能的表使一整套问话程序。现在只有几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需要问了，这三位精神病专家卡勒松大夫、哈费罗希大夫和英国学者维金，将运用各自流派的系统理论，从帅克的回答中进一步证实他的本意。于是，他们问

道：

“ 镭比铅重吗？”

“ 先生们，我从来没有称过呀。” 帅克高兴地笑着回答说。

“ 你相信世界末日吗？”

“ 我得先看看这末日才能发言，” 帅克的回答显得异常镇静，
“ 但我肯定明天是看不到的。”

“ 你知道用什么测算地球的直径吗？”

“ 不知道，我恐怕办不到，” 帅克回答道，“ 但我想给你们出个谜语，请各位先生猜猜看。有一幢三层楼的房子，每层楼有八个窗户，屋顶有两个顶窗和两个烟囱，每一楼有两户房客。那么，请告诉我，这房子看守的奶奶是什么时间死去的？”

医学专家们相互会心地交换了一下眼色，其中的一位又问了一个问题：

“ 你知道太平洋最深的地方深度是多少吗？”

“ 对不起，先生，我不知道，但我认为它一定比维瑟赫拉德山崖下的伏尔塔瓦河要深。”

委员会主席不高兴地问道：“ 够了吗？”

另一位成员又提出了一个问题：

“ 12897 乘 13863 是多少？”

“ 729。” 帅克连眼皮也没有眨一下。

“ 我想该结束了，” 委员会主席说道，“ 他可以被你们带回去了。”

“ 多谢了，先生们，” 帅克恭敬地回答说，“ 我也觉得该结束了。”

帅克被押走之后，三位专家根据精神病大夫发现的所有自然规律，一致认同帅克是典型的低能儿和白痴。

诊断报告被送到了法官手上，其中特别强调的内容如下：

经医学专家诊断证明，约瑟夫·帅克是彻头彻尾的弱智患者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和先天性白痴，他在诊断委员会成员面前的表现用他自己的话可以证明：“我们的皇上弗兰西斯·约瑟夫一世万岁！”这一表白足以说明约瑟夫·帅克毫无疑问是低智能患者。

诊断委员会于是建议：

1. 撤销对约瑟夫·帅克的调查。
2. 将约瑟夫·帅克送到精神病院接受观察，以确诊他的精神病会给他周围的人造成多大程度的危害。

就在这份报告正在起草的时候，帅克同时也在向牢房里的伙伴们说：“他们对斐迪南一案根本一点儿都不在意，却对我谈一些愚蠢而又毫无意义的问题，最后，我们都觉得谈够了，便相互告辞了。”

“谁也不会相信的，”这时，那位曾在他的草坪里挖出了一个骷髅的驼背矮子说道，“他们本来就是一群骗子。”

“这世上肯定有不少骗子，”帅克说着，躺在了他的稻草床垫上，“因为，如果人人都能以诚相待，那么他们很快就会相互打起来的。”

第四章 帅克被撵出了疯人院

帅克后来说起自己在疯人院里的那段日子，用的可谓都是极尽赞美之词：“我真不知为什么那些疯子对自己被留在那里面竟会大发脾气，实际上在那里面真是逍遥自在得很。

“你可以什么也没穿地光着屁股在地板上爬，可以像豺狼一样嚎叫，可以发脾气，可以咬人。要是你在公共场所这样做的话，人们一定会视你为怪物而惊讶不已，但在那里却是最一般或说是最平常的事情了。

“那里面自在快活的光景，科学家们甚至连做梦也想不到。一个人可以把自己装扮成万能的上帝，或者圣母马利亚，或者教皇，或者英格兰国王，亦或是皇帝陛下以及文西斯劳斯。可是那个自称是文西斯劳斯的家伙后来被捆起来独自监禁了好多天。

“还有一个家伙叫嚷着说他是大主教，但他只会大吃大喝。

“又有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竟把自己封为圣西里尔和圣美多迪乌斯，他竟然成为双料圣徒。

“有一位想象力非常为丰富的先生，竟要每个人都做洗礼仪式。

“被关在那里的人有很多是棋坛高手、政治家、渔夫、守望员、集邮爱好者以及业余摄影爱好者。

“有一个家伙整日就把自己裹在拘束衣里面，因而他连世界末日是什么时候也不能测算。

“我在那儿还遇到过几个教授，他们都很有知识。有一个教授时时总是追着我，要详细给我解说吉普赛人种的发源地为什么是在克尔科诺泽。还有一个教授要给我讲解地球里面存在有一个比外面这个地球要大得多的地球。

“在那里，人们愿意说什么就可以说什么，就像在开会时讨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论一样。

“有时他们会讲神话故事，一旦讲到有公主的故事时，他们就会突然疯狂地打起架来。他们中有一位最野蛮的家伙，自称是奥托百科全书的第十六卷，他要每个人都翻开它找出‘薄纸盒订书机’条目，谁要是找不到，他就要干掉他。当他们给他穿上拘束衣时他才安静下来。说来他还是很幸运的，因为他认为自己已经成为装订工人的工作对象，并恳求他们用现代装饰法把他装订起来。

“在那里果真就像生活在极乐世界一样。你可以大吵大闹，可以打架、唱歌、哭叫，可以像小羊似的，咩咩，地叫，可以起哄、乱蹦乱跳，可以跳舞，可以每天蹲坐着不动，还可以爬墙，决不会有人对你说：‘先生，请不要这样，这不太像话了，你应该为此而感到害臊，难道你一点教养都没有吗？’

“当然，那里也有一些傻瓜蛋相当安静。举一个例子来说吧，有一个受了良好教育的发明家，他整天只是一个劲地挖鼻孔，翻来覆去说的就是一句话：‘我刚刚发明了电。’

“要我说呀，在那儿真是快乐极了，我这一生就数在疯人院里过的那段时光最美好、最愉快。”

说真的，他们为了观察帅克，把他从刑事法庭转送到疯人院时，给予帅克的欢迎方式真是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他一进去他的衣服就被扒光了，给他换上了医院穿的长袍子，并带着他去洗澡。帅克被抓着双手听凭他们摆弄。有一个男护士一边走还一边给他讲犹太人的笑话。

在澡堂里，他们先把他浸在一盆热水里，然后将他拖出来用冷水冲洗，这样反反复复洗了三次之后，他们又问他喜不喜欢这样洗澡。帅克告诉他们说这比在查尔斯大桥附近的澡堂里洗澡还过瘾，他很喜欢。

“如果再给我把指甲修一修，把头发理一理，那我真是再快

活不过了。”他愉快地笑着补充了这么一句。

他的这一要求得到了满足，接着他们用一块海绵将他全身擦了一遍，又用一条床单把他裹了起来，最后他被抬到第一病室，放在一张床上，给他盖上一床被子之后，他们要他好好地休息一下。

即使是现在，帅克谈起他在那里所受到的款待，心里仍然是念念不忘：“想想吧，他们抬着我，硬是把我抬起来了，那一刻我真是飘飘欲仙了。”

帅克的的确确在无忧无虑中安然入睡了。后来，他们叫醒了他，并给他端来了一大杯牛奶和一长条已经切成小片的面包。一个看守抓着他的双臂，另外一位拿着面包片蘸上牛奶喂着他吃，就像填鸭一样地伺候他。吃完之后，他们又挽着他的两臂带他上厕所去方便，并在厕所里问他是要大便还是小便。

帅克谈起这段快乐的经历时，同样充满了深情，我没有必要就我的那些感叹再来老调重弹了，惟有一点很值得和大家讲：

“当我拉屎的时候，他们中的一位始终是挽着我的胳膊。”

方便之后，他们又把他扶回床上，又要他睡觉，但当他刚开始打呼噜的时候，他们马上又把他叫醒，带他来到诊断室。进去后，他被脱得赤条条地站在两名大夫面前，这情景唤起了他对当年应征入伍时那至今还引以为荣的记忆，嘴里竟不自觉地唱起了“应征服役”这首歌。

“你在唱什么？”一名大夫开口说道，“向前走五步，向后走五步！”

帅克走了十步。

“我是要你走五步。”大夫说道。

“多走几步、少走几步对我来说都无所谓。”帅克说道。

他被安排坐在一张椅子上之后，一位大夫轻轻地敲了敲他的膝关节，而后抬头对另一位大夫说反应完全正常。另一位摇了摇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头，也过来敲了敲帅克的膝关节。前一位又翻开了帅克的眼睑，检查他的瞳孔。检查完之后，两位大夫走到桌子边，用拉丁语交谈了几句。

“听着，你会唱歌吗？”一位大夫向帅克问道，“你能给我们唱一首歌吗？”

“非常高兴，先生们，”帅克回答说，“我没有唱歌的天赋，也不会欣赏音乐。可是我可以念一些顺口溜，要是你们觉得有兴趣，我就来上一段，让你们高兴高兴。”

说完，帅克就真的念了起来：

在椅子上一个小和尚坐着，
满脸热泪心悲伤，
焦躁烦闷把头发抓。

“恐怕后面的我就知道了，”念了这两句，帅克突然冒出这样一句话来，接着又继续说道，“要是你们喜欢，我可以另外为你们唱上一段”说着，帅克又唱了起来：

哎——我心迷惘，我心凄惶，我凭栏凝眸远望，向着那被爱情枷锁套住我的地方……

“接下来我忘了，”帅克叹道，“我还知道‘我的家在何方’的第一句，还有一些民歌，像‘上帝，救救我们的君主和国家吧’……”

两位大夫互相望了一眼，其中一位向帅克问道：

“你曾经做过精神病检查吗？”

“在部队时，”帅克庄严而又自豪地说道，“军医们已经正式给我下了结论：一个伟大的白痴。”

“我认为你是逃兵！”另一位大夫对帅克叫喊道。

“什么！你是说我吗，先生？”帅克为自己辩护起来，“我不是的，我向你保证，我决不是逃兵，我是确确实实的白痴，你们只要到卡尔林的后备预防区，或者是塞斯凯·布杰约维策去问问

就知道了。”

两位大夫中年长的一位摇了摇头，显出一副失望的样子，又指着帅克对护士们说：“把衣服给他，叫他穿上，送他到第一通道的第三号病房去，然后你们再来一个人，将他的全部材料带到办公室。告诉他们，把这个事情快点了结。我们不想被他老拖累着。”

说完，两个大夫又很不耐烦地看了看帅克，帅克便知趣地退向门边，彬彬有礼地躬身告辞。

当一名护士问帅克现在是否还有什么话要说时，他回答说：

“我还没有穿上衣服，还光着屁股，我不想让我这身子再让这些先生们看到，要不然，他们会觉得我粗俗、卑鄙。”

于是，那个护士奉命把帅克的衣服归还给他。这之后，他们就再也没有问他什么了。

他们吩咐他穿好衣服，又安排一名护士带他到了第三号病房。他们得花上几天时间来办理对他的撤诉手续，这也给帅克提供了继续进行合乎他口味的观察机会。

大失所望的医生们给帅克开出了证明，证明上说他是“故意伪装生病的逃避兵役者”，但因为他是午餐之前被释放的，结果还导致了一场小小的闹剧。

帅克声称，如果他们不给他中饭吃，就没有权利将任何一个人赶出疯人院。最后，疯人院看门的只好叫来了巡警，这才制止了这场扰乱社会治安的闹剧。

帅克又被抓到了萨尔莫瓦大街的警察局。

第五章 帅克在萨尔莫瓦大街的警察局里

在疯人院里帅克那种美妙而又充满生机的时光一去不复返了，接下来的便是饱受摧残的日子。

当帅克与巡警布劳恩一见面，帅克马上就联想到古罗马尼罗暴君时代的刽子手那凶恶残忍的样子。

当布劳恩一声断喝：“把这家伙塞到牢里去！”帅克就像听到那些刽子手们那冷酷的吆喝声一样：“把这个混蛋基督教徒扔给狮子去吧！”

之后，布劳恩什么也不说了，但是从他那双眼睛里却射出了一种既贪婪又变态的异样神色。

帅克点了一下头，自以为是地说道：“我已经有所准备了，大人，我想牢房和监狱就是一回事，它总不至于差到哪儿去吧。”

“你放清楚一点，在这里可不比待在家里好过。”布劳恩厉声回答说。

帅克马上尖声叫道：“我完全是诚心诚意的，能够接受您对我的考验，我感到非常荣幸。”

牢房里已经关了另一个犯人，此刻他正坐在木板床上苦苦地思索着什么，看样子他很灰心，从帅克被押进来时他的反应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因为当看守把钥匙插进牢房门锁发出摩擦声响时，他明白这绝不是要放他出去了，所以他连动都没有动一下。

“您好呀，先生，”帅克进去之后和他打了个招呼，然后走过去紧挨着他坐下，“现在几点了，你知道吗？”

“时间不归我管。”那人回答说。

“这儿并不是那么糟糕嘛，”帅克接着说道，“他们至少还把

这张木板床刨平了呀。”

那人绷着脸，一声不吭地站了起来，在牢房门和床铺之间的小块空地上开始急冲冲地踱来踱去，好像是急着要去抢救什么东西一样。

帅克一见自己碰了个壁，也就不吱声了。他抬起头来，非常有兴致地自个儿看起墙上的各种留言来。

其中有一个不知姓名的囚犯认真地在墙上刻下了誓与警察战斗到底的题词：“你们休想得逞！”

另外一个人刻下了这样一些话：“1913年6月5日，我被囚禁在这里，待遇还算可以。弗尔索维斯商人约瑟弗·马雷塞克。”

有一条题词真可谓是意义深远：“万能的上帝，宽恕……”

此外还有一首歪诗：

我伤心地坐在小溪旁，
太阳藏进了荒郊后面；
看着远山顶上的余辉，
我最心爱的人在何方。

那位在牢门和木板床之间来回踱步的人，刚才还像是想争马拉松赛冠军似的，这会儿又突然停了下来，气喘吁吁地坐回了原地方，双手捧着脑袋突然大叫道：“把我放出去！”

接着，他又自言自语地说道：“不会的，他们不会放我出去的，他们不会的，他们不会的，我从早上六点起就被关在这儿了。”

随后，他很快又变得高兴起来。他挺直身子站起来向帅克问道：“你身上有皮带吗？正好我想把自己了结算了。”

“我非常高兴能为您效劳，”帅克说着就解开了自己的皮带，“我还从来没看见有谁在牢房里用皮带上吊的呢。”

帅克朝四周看了看，又说：“真不幸，这儿连一个钩子也没有，窗子的插销又承受不起您的重量，要不您就跪在这木板床边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把自己吊起来也行，就像艾玛乌斯修道院的那位修道士一样，为了一个年轻的犹太姑娘就把自己吊死在十字架上。我对自杀最感兴趣了，快做吧，您很有希望成功。”

帅克把皮带塞到了这位忧愁烦闷的同伴手里。他看了看皮带，然后一把把它扔到墙角里，忽然一下子哭了起来。他一边用那肮脏的手抹着眼泪，一边尖声嚷道：“我还有孩子啊！我只是因为喝醉了酒和举止不当就被关在这儿了。苍天哪！我可怜的妻子啊！我办公室里的人会怎么说我呢？我还有孩子啊！我只是因为喝醉了酒和举止不当就被关在这儿了……”他就这样没完没了地嚎啕大哭起来。

哭了一阵之后，他平静了下来。接着又起身走到门前，拳打脚踢。

门外马上传来了脚步声，门外有人问：“你想干什么？”

“放我出去！”他回答说，声音听起来非常绝望，简直就像是不想活了似的。

门外的那个声音又问道：“到哪儿去呀？”

“回办公室去。”这个不幸的父亲、公务员、酒鬼、放荡的可怜人回答说。

一阵冷笑声从寂静的过道上传来了，一阵令人恐怖的冷笑声，接着就听到脚步声走开了。

“看起来，那家伙一定非常恨您，要不然他不会那样嘲笑您的。”帅克说道。然后，那绝望的人挨着帅克坐了下来。帅克继续说道：“当一个警察翻脸之后，他可是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干得出的。如果您不想上吊的话，那就安心地坐下来，耐心地等待吧，看看事情是否会有转机。如果您是公务员，又结了婚，而且又有了孩子，那就不妙了，我必须说明这点。如果我没说错的话，他们很可能会将你开除公职。”

“我可说不上来，”他叹息地说道，“因为我——我——我记

不起当时我在干什么，只知道——只知道——我被从某个地方给撵了出来——我想回到那里去抽一根雪茄，但雪茄竟燃出明火来。——我们的部门主管要庆祝——他的洗礼日，我们被邀请去一家酒馆。喝完酒后，我们又去了第二家，第三家，第四家，第五家，第六家，第七家，第八家，第九家……”

“需要我帮您合计合计吗？”帅克问道，“我对计算还比较在行，曾经有一个晚上，我一连光顾了 28 个酒吧，每个酒吧我至少都喝了三杯啤酒，老天可以替我作证。”

“简单地说吧，”这位因自己所在部门的上司庆贺他的洗礼日而遭致不幸的人继续说道，“当时，虽然我们是用一根绳子将我们的经理拴住，并且像一只小狗似地牵着他，但当我们光顾了夜市店后，我们才突然发现主管不见了。于是我们处处去找他，可最终我们谁也找不着谁了。到后来——我——我发现自己是待在——在维若拉迪夜咖啡厅里，那是一个比较像样的地方，我在那儿又喝下了一大瓶甜酒，连杯子也没用，就这么一下子喝光了。再后来，我——我——我就记不清了，我只知道当他们把我抓进警察局的时候，有两个警察说我是酒后闹事道德败坏的醉鬼，并说我不仅打了一个妇女，还拿了别人挂在衣架上的帽子，并用自己的折叠刀将那帽子划成了破布条，并且，还赶走了女管弦乐队，又在每位客人面前指控那位领班偷了 20 个 5 分的硬币，并砸碎了我座位前的大理石桌面，最后竟故意将口水吐到邻桌一位客人的咖啡里。其实我并没有做其他的事情，也记不清自己是否做了这些事情。请相信我，我是很正派而且很理智的人，而且很有家庭观念，我绝不是街头的小流氓。你说是不是这样啊？”

帅克没有回答，而是非常有兴趣地问道：“您把那块大理石桌面砸碎时，是费了很大的劲，还是一下子就砸碎了呢？”

“一下子就砸碎了。”这位理智的先生回答说。

帅克若有所思地说：“如此的话，您就有苦头吃了。他们会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指控您，说您是经过强化训练，专门来闹事的。您吐了口水的那杯咖啡加了朗姆酒吗？”

没等对方回答，他又补充道：“要是加了朗姆酒，那您就更倒霉了，因为这种咖啡要贵得多。在法庭上，他们对每一项都会计算，然后加在一起，您至少又多了一条罪名。”

“在法庭上……”这位有点责任心的一家之主耷拉着脑袋，沮丧地喃喃低语着，帅克的一席话听得他情绪低落，他内心开始感到不安起来。

“您家里人知道您被关进监狱里来了吗？”帅克问道，“或者说他们从报纸上了解到了吗？”

“你认为这种事会见报吗？”这位因自己的上司庆贺洗礼日而倒了霉的人提出了这么一个天真的问题。

“嘿，那是毋庸置疑的，”帅克回答得很干脆，因为他并不是向别人隐瞒实情的人，“有关您的报道肯定将会给广大的报刊读者带来莫大的享受，我也喜欢看那些描写酒鬼和他们搞恶作剧的专刊。

“前不久，在‘杯杯满’酒店就有一个客人喝醉酒之后，竟拿起玻璃杯要砸自己的脑袋。他把杯子扔到空中，然后站到杯子快要落下来的地方，后来他们把他抓走了。第二天上午，我们在报纸上就看到了这则报道。

“我曾在彭德洛弗卡掴了一个雇来做丧事的人一掌，我也被他回敬了一掌。为了解决我们之间的争端，警察把我们两人都抓去了，下午的报纸立即就印了出来。在科普塞咖啡馆闹事的那位政务委员，砸了两个杯子之后，您想他们放过他了吗？第二天他就在报纸上曝光了。

“您现在要做的就是给报社发去一则声明，说明报上有关您的报道与您无关，您与他们所写的人根本就不相做，也与他毫无联系。同时，您还得写信给家里，告诉他们把报纸上刊登的有关

您的声明剪下并保存起来。这样，当您被判刑服役后，就能看到有关您自己的报道了。”

“您冷吗？”帅克看见这位很理智的先生此时正打着哆嗦，心里不无同情地问道，“今年的夏天可是特别冷。”

“这下我可全完了，”帅克的同伴呜咽着说道，“我现在不能升职了。”

“那是当然的了，”帅克马上表示赞同，“要是在服刑后，他们把您开除公职了，不知道您是否能很快找到其他工作。因为您终究要替别人干活，即使是一个皮货商，他也会要求您出示良好品行的证明。唉，难啊，您醉生梦死地放纵自己之际，就是您失去亲人之时。当您蹲在监狱的时候，您的妻子和孩子怎么过日子呢？或许她不得不外出乞讨，天天耳闻目睹并教给孩子们的是各种恶行陋习，你想过这些吗？”

又传来了一声哭泣：“我可怜的孩子！我可怜的妻子！”

这位忏悔者站了起来，开始谈论起他的孩子们来：他有五个小孩，最大的12岁，是童子军，他从不喝酒，只喝水。这对他爸爸来说，应该称得上是一个榜样。

“童子军？”帅克有点奇怪，“我就喜欢听那些有关童子军的事情。有一次，我们九十一军在茨利弗附近的米德洛瓦里正进行训练——那地方属赫卢博卡区的塞斯凯·布杰约维策警察分局管辖。邻近地区来了一些农民开始对该区的树林进行搜寻，有不少童子军正蜂拥着往树林里蹿。三个童子军这些农民逮到了，当他们捆绑其中一个最小的童子军的时候，那小家伙开始是呜咽，接着是尖叫，继而是鬼哭狼嚎。我们这些本来已经变得麻木不仁的士兵也看不下去了，都认为最好还是避开算了。当那些农民捆绑这三个童子军时，他们还用牙咬了这些农民每人一口。后来那些农民用桦树枝条对他们进行拷问时，他们说这个地区本来就没有一块草地，他们进行日光浴时连四肢也无法伸展。接着他们又说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他们把在拉齐希附近还没有收割的庄稼烧成平地纯粹是由于不小心所致。收割之前，他们碰巧在那片庄稼地中的一小块空地上烤鹿肉吃——据他们说那头鹿是他们在该区的树林里用小刀猎获的。但在那片树林中他们的藏身之地，农民们却发现了各种家禽和兽类的骨头达一百多斤，还有大量的樱桃果核，成堆的未成熟的苹果核和一些其他好吃的东西。”

但是，帅克的话对这位可怜的童子军父亲并没有起到任何安慰的作用。

“我究竟做了些什么事呢？”他嚎叫起来，“我的名声竟给毁了。”

“这是自然了，”帅克很坦率地说道，“只要您做了那些事，您的名声就一定给毁了，当您的朋友们在报纸上看到您的所作所为时，他们还会添油加醋，这是人之常情。不过您也不必为此而烦恼，在这个世界上，完美无瑕的人还不到有这样或那样劣迹的人的十分之一。所以我说您这不过是一件不值一提的小事而已。”

说到这里，过道上传来了脚步声，接着是钥匙插进门锁的声音。牢房门打开了，一个警察叫了一声帅克的名字。

“对不起，”帅克很有风度地上前说道，“我中午 12 点才到这里，可这位先生从打今天早上 6 点钟起就来这里了，和这相比，我有什么可急的呢？”

那个警察并没答理他，只是沉默无语地用强有力的手臂将帅克拖到了过道里，然后将他带上二楼的第二间房子里。

在房子里的一张桌子边坐着一位脸色和蔼的胖警官，他对帅克说道：

“那么，你就是帅克了？你是怎么到这儿来的？”

“到这儿来太容易了，”帅克回答说，“因为我还没有吃中饭他们就要把我从疯人院里赶出来，我和他们没完没了，结果就有一位警察把我护送到了这里，他们好像是把我看成了无业流民。”

“的确是如此，帅克，”这位警官态度温和地说，“在萨尔莫瓦街区，我们没有精力来和你纠缠，把你送到警察局也许会更好些。”

“您来决定吧，您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帅克回答说，“傍晚时分，从这儿散步走到警察局也是一件挺有意思的事，我会很乐意享受这一殊荣的。”

“很高兴我们对这一决定能达成共识，”警察开心地说道，“我们能取得共识真是太好了，帅克，你说对不对？”

帅克回答说：“对任何人的规劝，我都会很乐意接受的，我永远都不会忘记您给我的恩典。大人，请您相信我，我是永远记住的。”

帅克深深地鞠了一个躬之后，便由刚才送他进来的警察押送到了楼下的警卫室。

一刻钟以后，人们在耶卡纳大街和查尔斯广场的拐角处又看到帅克了，他正被另一位警察押送着，那个警察腋下夹着一本厚厚的收监记录簿。

当他们走到斯帕勒纳大街时，见到了一大群人正拥挤在一块标语牌前。

“那是皇上宣战的布告。”警察对帅克说道。

“我早就想到了。”帅克说道，“但疯人院的那些人还不知道，说起来他们早应该从那帮家伙的口中得知了。”

“这话怎么说？”那警察一点也不明白帅克讲的是什么。

“因为那里关了不少的官方人士。”帅克解释说。

当他俩走到另一块挤满人群的布告牌前时，帅克张口喊道：

“愿上帝保佑我们的弗兰西斯·约瑟夫！这场战争我们必胜！”

狂热的人群一下就把他围了起来，有人还把他的帽子挤瘪了，好兵帅克就这样，在人群的推操下，迈着军人的步伐，又一次走进了警察局的大门。

“诸位，我再说一次，这场战争我们是准胜了！”
帅克说完，向他周围的人群挥手告别了。

第六章 帅克冲出逆境又回到了家中

警察局大楼里到处是持不同政见者，由此可以说明人们对这场战争是何等的热心。整个警察局里只有少数几个人还能认识到自己是这个国家的臣民，而这个国家却不得不为着她毫无利害关系的事让他们去流血。其他的人则都是一帮洪水猛兽般的典型官场代表，他们惟一的手段就是监狱和绞刑架，他们也正是靠这种手段来维持他们那欺世盗名的法律条款。

在对那些落在他们魔掌里的受害者进行审讯时，他们使用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词，都会预先在心里仔细斟酌一番，然后暗含杀机地发挥出来，真可谓发挥得淋漓尽致。

“很抱歉，你又落在我们手里了。”当他们把帅克带到这些劫掠成性的衣冠禽兽面前时，其中一位说道，“我们以为你会改过自新的，可你太令我们失望了。”

帅克默默地点了点头，神态是如此的天真无邪。这着实令这位身穿制服的正人君子难以理解，他望着帅克愣了好一会儿后，加重了说话的语气：

“不许装出这样一副傻痴痴的样子。”

可他马上又换上一副温和的语调继续说道：

“当然，我们并不想把你关在这儿，就我个人来看，可以说你并没有犯什么大罪，从你的智商存在一些缺陷来分析，很显然你是因为受人利用而误入歧途的。帅克先生，请告诉我，这个在幕后引导你干这些傻事的人是谁呢？！”

帅克干咳了几声，回答道：

“对不起，大人，我并没做什么傻事呀！”

“就算那不是傻事吧，帅克先生，”他装出一副忠厚长辈的样子说道，“据那位带你来的警官说，你在街头贴着战争的布告牌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前大声叫喊：‘愿上帝保佑我们的弗兰西斯·约瑟夫！这场战争我们必胜！’招来一大群围观的人，是这样的吗？”

“对皇上的宣战，我不能表现得毫不在意呀。”帅克说道，一双诚实的眼睛紧盯着审讯官的双眼，“当我见到那些人看着布告牌，竟没有一个人表现出高兴的样子，便感到极其气愤，而且没有一个人说‘愿上帝保佑我们的皇上！’，也没有一个人说‘好哇’，什么动静也没有。审讯官大人，仿佛这事与他们忍不住的。我作为一个第九十一军的老军人，实在是看不下去了，所以就忍不住地脱口喊出了这句口号。我相信您要是在那种情况下也会和我一样振臂高呼的。如果要打一场战争，就必须打赢，人们必须齐声高呼，‘愿上帝保佑我们的皇上！’没有人能阻止我这样做。”

在帅克这位所谓容易受骗上当者那纯洁天真的目光的凝视之下，对他这番慷慨激昂的陈词，这位虚伪的家伙竟无言以对，连正视帅克的勇气也没有了，很不自在地低下了头，并将注意力转移到了桌子上的文件上，然后说道：

“对你这份爱国热忱，我表示万分的理解，但你最好还是在其他场合下去发挥，你当时毕竟是在警察的押送之下，在那种情况下喊出这种爱国口号，很显然，是会让公众误解你是在冷嘲热讽，因而有失口号本身的严肃性。”

“当一个人被警察押送的时候，”帅克回答说，“这可是他一生中极为难受的时刻，要是一个人在这种痛苦时刻还能念念不忘自己的国家即将面临的战争，并且没有忘记他应该做些什么，这样的人毕竟不会坏到哪里去吧？”

审讯官马上露出了真面目，大声地咆哮起来，眼睛恶狠狠地瞪着帅克。

帅克依然用他那天真无邪，温柔善良，谦恭而又热情的眼神迎着这位大人凶狠的目光。

他们互相就这样相视了好一阵子。

“见你的鬼去吧，帅克，你给我滚出去！”审讯官终于开口了，“如果你再被逮到这里，我就不会再问你任何话了，我会直接把你送上赫拉德昌尼的军事法庭。你知道吗？”

话刚说完，帅克突然抢步走到他的身边，亲了亲他的手说道：

“仁慈的上帝会把您做的一切赐福于您的！不管您什么时候想要一条纯种小狗，只要给我打招呼就行了。我是做贩狗生意的。”

就这样，帅克发现自己又自由了，并踏上了回家的路。

一路上，他拿不定主意是否应该先到“杯杯满”酒店去看一看，最后他还是决定先去走一趟。因此，他没有直接回家，而是推开了前不久由侦探布列契雷德陪他走出去的那扇门。

酒店里太沉静了，像死一般，里面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客人，其中就有来自圣阿波利纳里教堂的司事，这些人个个愁眉苦脸。柜台后面则坐着佩利维克太太，她的一双眼睛失神地看着啤酒桶上的塞子。

“好啦，我又回来了。”帅克来到柜台前泪流满面道，“请给我来杯啤酒吧，佩利维克先生呢？他也回家了吗？”

佩利维克太太还没开始说话，眼泪就刷刷地流了下来，接着呜咽着说道：

“一个星期以前，他……他被判了……十年……徒刑！”

“照你这么说，”帅克马上说道，“那他已经服刑七天了。”

“他处事小心翼翼，并且他自己也总是这么说。”佩利维克太太低声说道。再看酒店里的那些顾客似乎连大气也不敢喘。佩利维克可谓是前车之鉴，好像时时刻刻在告诫着他们要多加小心、少说为佳。

“谨慎为一切之本啊！生活在这年头，咱们必须小心谨慎呀。”帅克在一张桌子边坐了下来。佩利维克太太给他端上来一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杯啤酒，只见她的眼泪叭哒叭哒地滴在啤酒里，在啤酒泡沫上穿出一个个小洞。

“我们昨天办了两场葬礼。”圣阿波利纳里教堂的司事改变话题说道。

“那就是说有人死了。”另一位顾客说道。

第三个顾客又问道：“葬礼上用灵车了吗？”

“我想了解一下，”帅克说道，“现在战争就要开始了，军队的葬礼是怎么举行的？”

客人们一听，都纷纷站了起来，一声不响地付完账走了。酒店里只剩下帅克和佩利维克太太。

“竟想不到，他们竟判了一个清白无辜的人十年徒刑。”帅克说道，“我只听说过有一个无辜的人被判了五年徒刑，可十年也太多了点。”

“唉，你是明白的，我那老伴在法庭上对在这儿说的一切都供认不讳，”佩利维克太太呜咽着说道，“什么苍蝇啊，画像啦，他在警察局和法庭上都重复了一遍，在审判时我竟被他们当成了证人。可后来他们又告诉我，说我和我那老头子是夫妻，可以不必作证，可我又能作什么证呢？我让‘夫妻关系’给害惨了，也许这种关系还有可能引出其他麻烦事来，我只好承认他的确说了。结果他——我那可怜的冤家——向我看了一眼，我死也忘不了他当时的眼神。宣判之后，他们准备把他押走，他在过道里回过头来对着他们大声喊道：‘自由万岁！’”

“布列契雷德先生再也没有来过这儿吗？”帅克问道。

“来过几次，”佩利维克太太回答道，“每回他都要喝上一两杯啤酒，问我谁来过这儿，接着又去听客人们谈论足球。每当客人们一看到他，他们就只谈足球，其他什么都不谈。他常常因激动而抽搐，就像是羊角风病突然发作一样。他上这儿来过几次，可只抓到了一个普里克纳大街的家具商。”

“又一个冤大头，”帅克感慨道，“那家具商是不是愚蠢的家伙呀？”

“他就和我老头子一样，”说着说着，她又流下了眼泪，“布列契雷德先生问他是否会向塞尔维亚人开火，他说他再也不敢打枪了，因为有一次他在打靶场竟把一枚一克朗的硬币给射穿了。当时我们都听见布列契雷德先生拿出记事本说道：‘啊哈！这里又有一桩很值得重视的谋反案。’说完，他就带着那位家具商走了。那商人从此就再也没有来过这儿了。”

“他们中很多人再也不会回来了。”帅克说道，“我能再喝一杯朗姆酒吗？”

帅克刚喝完第二杯朗姆酒，布列契雷德就走进了酒店，只见他很快扫了一眼空荡荡的酒店，而后挨着帅克坐下，要了一杯啤酒，随即死死地盯着帅克，等着他开口。

帅克从报架上取下报纸，看了看最后一版的广告，然后说道：

“哎哟，出人意料！看这儿，在拉西内韦斯附近的史特斯科夫大街5号，有一位西姆伯拉先生竟要将学校和火车站附近的一块九英亩的农场卖掉。”

布列契雷德神经质似的用手指“咚咚”地敲着桌子。他很想抓住帅克的把柄，听了这话，因此，他说：

“帅克先生，真稀奇呀，你怎么对务农感起兴趣来了？”

“哟！原来是你呀，没错，是你，”帅克说着，跟他握了握手，“最初我竟没有认出你来，看我这记性真是糟糕，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们上次分手是在警察总部的收审室里吧。打那以后你都在干些什么呀？你还常来这儿吗？”

“我今天来这儿是找你的，”布列契雷德说道，“我在警察局里打听到你是贩狗的，我想要一条漂亮的小品舍狗或一条波美拉尼亚狗，不过其他优良品种的狗也行。”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行！随你要什么狗都可以，”帅克答道，随即又问：“你要一条纯种狗还是普通的杂种狗？”

“我看就来条纯种狗吧。”布列契雷德回答说。

“你为什么不来条警犬呢？”帅克问道，“就是那种嗅过之后就能把你带到犯罪现场的那种狗。在弗尔索维斯的一个屠夫就有一条这样的狗，他竟用那只狗拉两轮车，你说那狗不是给糟蹋了嘛。”

“我想要一条波美拉尼亚狗，”布列契雷德相当固执，“一条不咬人的波美拉尼亚狗。”

“这就是说你要一条没有牙齿的波美拉尼亚狗啰？”帅克问道，“我知道有这么一条，那狗是德伊维瑟一家小酒馆经理养的。”

“我宁可要一条小品舍狗。”布列契雷德回答说。其实，他对有关狗方面的知识和行情了解得极其有限，或者说他根本就是不懂。他来找帅克纯粹是受命于警察局。

上级的命令既明确又清楚，而且很坚决，他必须利用帅克贩狗的买卖来与他亲近，为此他还被授权选用助手或是动用专款来买狗。

“小品舍狗的大小不同，”帅克说，“我手头就有两条小的，三条大的，这五条狗你都能放在自己的腿上来玩。我敢说，它们对你一定会很温驯。”

“我正是想要这样的狗，”布列契雷德说道，“可是我只要一条，要多少钱呀？”

“这得由狗的大小来决定了，”帅克回答说，“也就是说，价格取决于狗的大小。小品舍狗可不是和牛一个行情，牛越大越贵，但这种狗是越小越珍贵。”

“我看就来一条大一点的吧，这样还能用来看家。”布列契雷德怕把警察局的专项款动用太多了。

“好吧，就这样说定了，”帅克说道，“大约 50 克朗一条，再大一点的 40 克朗。还有一点我几乎儿忘了，你是要狗崽子还是要成年狗，是公狗还是母狗？”

“我无所谓，”布列契雷德回答说，他此时此刻已经不着边际了，“你把它预备好，明晚七点我来取，没问题吧？”

“只管来吧，一定使你满意，”帅克回答得很干脆，“但是这种交易，我得先向你收取 30 克朗的定金。”

“没问题，”布列契雷德说着，便把钱付给了帅克，“我做东，来！为咱们合作快乐干一杯。”

他俩干过这杯之后，帅克也请布列契雷德干了一杯。接下来，布列契雷德要帅克不要对他存有戒心，今天他没有公干，即便谈论政治问题他也不会干涉。

帅克则声称自己再也不会再在酒店里谈论政治了，政治一般只适合小孩子来谈论。

布列契雷德的观点则正好相反，表现出了较多的革命成分。他说每个较小的国家和民族都注定要被消灭，同时他还就这个话题问帅克有什么看法。

帅克说他对这个国家做什么没有兴趣，可他曾在在一个弱小的国家照料过一只圣贝尔纳狗崽子，他把饼干放在手上喂它，但它还是没有活下来了。

他们俩边喝边聊，15 杯之后，布列契雷德声称自己是无政府主义者，他问帅克有没有什么他可以参加的组织。

帅克则说曾有一位无政府主义者从他手上以 100 克朗的价格买走一条莱昂贝尔格狗，可等到最后的付款期，他都没有把钱付给他。

在喝第 16 杯时，布列契雷德谈起了有关革命的话题，并表示反贴全民动员，帅克马上对着他的耳朵小声说道：

“刚才有一个客人进来了，你得小心一点，不能让他听到你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的话，否则你会有麻烦的。你瞧，老板娘还在伤心流泪呢。”

佩利维克太太此时的确在柜台里大声哭泣。

“你为什么哭了，佩利维克太太？”布列契雷德问道，“不到三个月，我们会赢得这场战争，皇上肯定会大赦天下，你丈夫也就会回来了，到那时我们再好好地庆贺一下。”

他转身又问帅克道：“你认为我们会输掉这场战争吗？”

“为什么老放那张唱片呀？”帅克对佩利维克太太说道，接着他又对布列契雷德说道，“没什么可说的，我们一定要打赢这场战争，就这样。现在我得回家去了。”

帅克付过账，回到了他的老女佣米勒太太那里。当他用钥匙打开房门时，米勒太太一看见他，竟大大地吃了一惊。

“上帝啊！原来是先生您回来了，我以为您被他们抓去要不少年才能回来呢。”她用诚朴而又直率的口吻说了起来，“那些警察到这儿来搜查过三次，结果他们什么也没有找到，他们说你太狡猾了，说你这次肯定是彻底完蛋了。所以这段日子我又收了一个夜总会看门的房客。”

帅克马上明白了那位未曾见面的房客这会儿一定就在这房子里，并且正在床上睡觉。事实也是这样的，新房客此时不只是一个人睡在床上，并且还有一位长发的人用手搂着他的脖子睡得正香，床边到处扔满了男女内外衣裤，那场面真令人叫绝。帅克从这乱七八糟的衣裤就断定，这位夜总会的看门人一定是快快乐乐地带着他的相好一起回来的。

“先生！”帅克不仅没有回避，反而走上前去，没有一点忌讳地摇了摇新房客说道，“请别忘了吃午饭，我这儿先提醒你，到时候可别说我连午饭都没让你们吃就把你们给赶走了。”

床上的两个人睡得很香很沉，折腾了老半天，这位夜总会的看门人才明白这床的主人已经回来了，并想要回这床铺了。

所有夜总会看门人都特别讨厌别人打扰他们的休息，这位先

生也不例外，他不仅没有起来，反而还声称如果再有人打扰他睡觉，他就要动手打人了，说着又睡着了。

这时，帅克一把抓起他的衣服，扔在床上，用力地摇晃着他说：

“要是你再不起来穿衣，我就当这是在大街上，要对你不客气了，你最好别动肝火，老实地把衣服穿上，这对你不失为明智之举。”

听到帅克的警告，对方这才惊醒过来，他一边穿好他的短衬裤，一边惊异地说道：“我想睡到晚上八点钟再起来，这床位是我向女主人租用的，每天的租金是两个克朗，并且，她还答应我可以把夜总会的年轻姑娘带回来一起睡觉的。玛丽娜，快起来吧！”

当他扣好衣领，打好领带，这才镇定下来。然后，他竟向帅克介绍说米莫莎夜总会是一家非常正儿八经的夜总会，那里只招收在警察局没有前科的小姐，他还热情地邀请帅克前去光临。

经帅克这一闹，床上的那位女伴可就气坏了，她哼哼叽叽地说了不少尖刻的话，其中最为叫绝的是：

“你这混蛋！你这个大主教的私生子！”

等两位不速之客走了之后，帅克正准备与米勒太太算账，但却发现她已不见了人影，只看到她留下的一张小纸片。纸片上，米勒太太歪歪扭扭地写着她认为把帅克的床铺租给了夜总会那位看门人是错误的。

“真抱歉，先生，我再也见不到您了，因为我吓得从窗户里跳出去了。”

“撒谎！”帅克等着她回来。

半小时后，可怜的米勒太太轻手轻脚地走进了厨房，她这种心神不定的举止很清楚地说明她是想听到帅克说几句安慰自己的话。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如果你想从窗户里跳出去，”帅克却说道：“就到客厅里去，我已帮你把窗户打开了。我劝你不要从厨房的窗子跳出去，那样的话你会掉在园子里的玫瑰花圃上，会把我的那些花枝压坏的，那可是要赔钱的哟。从客厅的窗户里下去，你就正好落到园子里的小路上，如果幸运的话，可以一下子就把你自己的脖子摔断，可是要是只将肋骨摔断几根，或者是折臂断腿的，你还得自己掏医药费呢。”

米勒太太忽然哭了起来，她冲进客厅，很快地把窗户关了起来，然后说道：“先生，这里的风太大了，对你的风湿病不利。”

接着她又去整理起床铺来，并格外小心地把一切都收拾得整整齐齐。当她回到厨房又见到帅克时，她泪水涟涟地说道：“先生，我们院子里的那两条小狗崽死了，那条圣贝尔纳狗也在警察来搜查时跑掉了。”

“啊，我的老天爷呀，”帅克叫了起来，“它这样会把自己逼上绝路的，它很快就会被警察逮到的。”

“当他们进屋来搜查时，便把它从床底下拉了出来，它还咬了一名警官呢。”米勒太太接着说道，“刚开始，一个警察说床下面有人，所以他们就以法律的名誉要圣贝尔纳狗出来，但它却不理会他们，于是他们就把它给拖了出来，它一出来就对他们张口乱咬，然后窜出门去再也没有回来。接下来，他们又把我当成一个傻瓜，还盘问我有没有谁来这儿看过我们，是否有来自国外的汇款。我跟他们讲，我们收到的国外汇款很少很少，只有上次收到布尔诺一位校长寄来的 60 克朗预付款，他要买一只安哥拉猫，因为你在报上登了广告。后来他们又很亲切地和我交谈，并介绍了一位夜总会的守门人做我的房客，就是那个刚刚被你撵出去的人……说真的，我并不是害怕一个人住在这所房子里。”

“一碰到那些官老爷们，我就会遭到不幸。米勒太太，你等着瞧吧，他们一定会有很多人到这儿来买狗的。”帅克叹了一口气。

气。

不知道在奥匈帝国崩溃后那些翻阅帝国警署档案的先生们是否能够理解国家警察局秘密专款支出账目中的这些条目：B.....40 克朗；F.....50 克朗；L.....60 克朗是什么意思。如果他们以为 B、F、L 是一些人名的首写字母，这些人为了 40 克朗、50 克朗、60 克朗就把捷克民族出卖给那些帝国秘密警察的话，那他们就错了。

事实上，“B”代表圣贝尔纳狗；“F”代表狐狸犬；“L”则代表莱昂贝尔格猛犬。所有这些狗都是布列契雷德从帅克那儿买回去的，它们都是一些非常招人讨厌的杂种狗，和纯种狗没有丝毫血缘关系，帅克却把它们当纯种狗卖给了布列契雷德。

所谓圣贝尔纳狗只是一条杂种卷毛狗和一条街头野狗交配所产下的四不像；狐狸犬则长了两只达克斯猎狗的耳朵，个头有狼狗一般大，腿向外撇着，简直就像患了佝偻病一样；莱昂贝尔格猛犬的头很像品舍狗那毛茸茸的嘴，而且尾巴被剪得光秃秃的，个头和达克斯猎狗一般高，两条后腿光溜溜的像有名的美洲无毛犬。

据说后来密探卡洛斯也来买狗，他带回去的是一条野性十足、杂毛倒竖、丑陋至极的怪物一般的狗。看见那条狗，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满身是斑块的鬣狗和柯利牧羊犬那满头鬃毛。其结果不外乎是秘密专款支出账目又增加了一项新条目：M.....90 克朗。

还有一点要说明的，就是那条丑陋无比的狗竟是当做一条猛犬出售的。

就算是卡洛斯这号人物，也没能从帅克那里捞到半点他们所希望的情报，他的遭遇也不比布列契雷德好。帅克非常巧妙地将政治话题转移到如何医治小狗崽的瘟病上，卡洛斯精心设计的圈套最终的结果就是从帅克那里牵回去了那条杂种的伪劣怪物。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那位名声大振的布列契雷德密探一共从帅克那里买回去了七条这样的劣等狗。他把它们一起关在一间密室里饿了很久，当他再进去时，竟被那些狗给咬死吞下肚子里去了。这就是他的最终结局。

他死得真是可歌可泣，并为此为帝国节省了一笔葬礼开支。

在警察局里他的个人档案上有“在职预付款项”一栏，上面填写的内容发人深省：“被自己的狗吞食了。”

当帅克后来知道了这一悲惨的事情后，他说道：

“当最后报应的日子到来时，一想到他的所作所为就令我头痛。”

第七章 帅克应征入伍

就在奥地利军队跨过加利西亚的拉布河向岸边的森林中逃窜之际，也是在塞尔维亚的奥地利军队整个师整个师地吃着他们那本该吃的败仗之时。奥地利参谋总部忽然想到了帅克，是呀，也许他能够帮助帝国摆脱目前的危难。

当他们将这道命令送达帅克，限他在一个星期之内到奥斯特洛夫一家医院报到并接受体检时，帅克当时正躺在床上，原来他的风湿病又犯了。

米勒太太在厨房里给他煮咖啡。

“米勒太太，”帅克在卧室里小声地喊道，“米勒太太，到这儿来一下。”

当这位女佣来到他的床边时，帅克仍用同样的声调说道：“请坐下，米勒太太。”

这声音让人觉得既严肃而且还很神秘。

米勒太太依言坐下，帅克在床上撑起身子声称道：“我要上战场去了！”

“圣母马利亚！”米勒太太叫了起来，“您去那儿干什么呀？”

“打仗，”帅克声调阴沉地回答说，“奥地利现在情势危急，在克拉科夫前线，敌人已经向我们展开了攻势，匈牙利也面临着即将沦丧的厄运，敌军就像蒸汽压路机一样，从四周向我们压了过来。所以，我们的军队这才召令我出征，昨天我还给你读过报纸，你难道忘记了，我们可爱的祖国现在是乌云密布啊！”

“可你还不能下来走动呀。”

“没关系，米勒太太，我就坐在轮椅上去出征，你认识大街拐角处的那位糖果店的老板吗？对，他就有一辆这样的轮椅。多年以前，他经常用那东西推着他那火爆子脾气的瘸腿爷爷到外面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去呼吸新鲜空气。米勒太太，你就用轮椅推着我去应征吧。”

米勒太太忍不住哭了起来，她说道：

“唉——先生，我去请一位大夫来好吗？”

“你哪儿也别去，米勒太太，除了这双腿不太中用以外，我还是很健康的。在奥地利这国难当头的关键时刻，即使是残疾人也必须坚守他的岗位，煮你的咖啡去吧！”

当米勒太太流着眼泪，心神不宁地把咖啡倒进过滤器的时候，好兵帅克在床上唱起歌来：

温迪兹格伦兹将军，
犹如雄鸡啼鸣一样地吼叫着，
把他的旗帜高高举起，
勇猛地冲向敌兵。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宝剑在他的手中挥舞，
勇猛地冲向敌兵，
他面对着圣母马利亚，
大声的呼喊。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听到这令人心悸的战歌，米勒太太万分恐慌，竟把咖啡也忘了，好兵帅克每唱一句，她都不免要哆嗦一下，而这边帅克仍在床上继续唱道：

皮埃蒙特军队，
与圣母马利亚一道，
在她的庇护下，
把你们的地坚守。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战斗的残酷，屠杀是野蛮的，
在索尔法雷诺展开，

堆积如山的尸首，
鲜血流成河。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残臂和断肢，
横飞在空中，
十八军的勇士，
在战斗岗位坚守。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十八军的男儿，
英勇不屈，
保护着身后的
辎重和财富。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看在上天的份上，先生，请别唱了！”厨房里传来了乞怜的声音，但帅克却继续唱完了这首战歌：

车中有财富，
随军有美女，
身为军人，
人生几何。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米勒太太情急之下，忽然冲出房门，急匆匆地请医生去了。一个小时之后，当她回到家中时，帅克已经睡着了。

当帅克被叫醒时，他看到一位胖乎乎先生将手放在他的前额上，过了一会儿，这位先生说道：

“别害怕，我是从维诺拉迪来的佩弗克大夫。现在让我来看看你的脉搏，请把这支温度计放在你的腋窝下面——很好！现在把舌头伸出来给我看看——口张得大一点——把舌头伸出来。你父母都过世了吗？”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就这样，在维也纳热情号召奥匈帝国的臣民全都应该来做忠君爱国的典范之时，佩弗克大夫却在给帅克开溴化物处方，以镇定他的爱国激情，并叮嘱这位勇敢的优秀士兵不要再去想战争的问题：

“你要好好地躺着，安静地修息，我明天再来。”

第二天，这位大夫一来就问在厨房里的米勒太太：“病人情况如何？”“大夫，他的病情加重了。”她悲伤地回答道，“昨天晚上，他的风湿病又突然发作了，竟唱起了奥地利国歌，先生你要谅解他，他太难受了。”

佩弗克大夫不得不加大病人服溴化物的剂量，以使病人再次出现的忠君激情得到一定的平抑。

第三天，米勒太太告诉大夫说帅克的病情更加严重了。

“大夫，昨天下午，他让我给他拿一幅战地图，到了晚上，他发疯似地幻想着说什么奥地利一定能打赢这场战争。”

“他严格按照处方服药了吗？”

“哟，没有，大夫，他连药也没有去买。”

佩弗克大夫一听，气坏了，他对帅克大加斥责了一通之后就走了，并发誓说再也不给既拒不听从医嘱也不服用溴化物的人治病了。

离帅克到征兵委员会报到的日子只差两天了。

这期间，帅克做了一些必要的准备。首先，他让米勒太太替他买了一顶军帽；接下来，又要她到街头拐角处的糖果店老板那儿去借轮椅——也就是糖果店老板用来推着他那脾气极坏的瘸腿爷爷到处去呼吸新鲜空气的玩意儿；随后，他又想到了自己还需要一副拐杖。刚好那位糖果店老板也保留了这么一副拐杖，他是将其视为他那老爷爷的遗物而保留下来的。

现在他惟一需要的就是新兵戴在胸前纽扣上的花束了，米勒太太同样也给他准备妥当了。这两天，她已经分明地瘦了许多，

而且终日以泪洗面。

到了帅克应征报到的日子，布拉格街头出现了一幅令人难以忘怀的臣民忠君爱国的动人画卷：一个老妇人推着一辆轮椅，轮椅上坐着一名头戴军帽的人，军帽上的帝国徽章擦得闪闪发亮，手持一副拐杖，胸前的纽扣上系着一束新兵应征时所佩戴的鲜花。

只见他将手中的拐杖不停地在空中挥舞着，一边在布拉格街上行进，一边高呼：“打到贝尔格莱德去！打到贝尔格莱德去！”

他们的身后跟了一大群人，这些人从帅克应征出发的家门开始集结，随着人群的移动，又不断地发展壮大。

在一些十字路口，帅克时不时可以看到交通警察也站在那儿对他致敬。

经过文西斯劳斯广场时，跟在帅克轮椅边的人群已经有好几百人了，转过克拉科弗斯卡大街时，一个戴着德国帽子的学生对着帅克喊道：“打倒塞尔维亚人！”人们立即将他狠狠地揍了一顿。

行进到沃迪科瓦大街时，骑警队只好骑着马开始把人群驱赶走。

于是，帅克就把白纸黑字的征兵公文交给了该区的巡警官，并说他必须在今天到征兵委员会去报到。为了制止帅克继续扰乱社会治安，巡警长下令让两名巡警把他和他的轮椅一起送到了设在奥斯特洛夫的征兵委员会。

有关这个情节，《布拉格官方新闻》刊登了如下一篇短文：

一个残疾人的爱国之心

昨天下午，在布拉格的主要街头，过往行人所见所闻之事，雄辩地证明在这神圣而又庄严的时刻，我国热血男儿实为对年迈陛下尽忠尽责、舍身报国的光辉典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范。我们好像又回到了古希腊和罗马时代，仿佛又看到了穆休斯·斯卡沃拉虽然手被烧伤，但仍带头奋勇杀敌的场景。昨天一位年迈的母亲用轮椅推着他那手持拐杖的残疾儿子去应征入伍，此情此景，充分表示出他们最神圣的情怀和高尚的情操。这位捷克人民的儿子身残志坚，主动要求上前线，决心为皇上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布拉格街头到处回响着他那激动人心的口号：“打到贝尔格莱德去！”

这是布拉格的人民用爱心效忠我们的祖国和皇帝陛下的最有力的证明。

“布拉格专栏”也用相同的手笔对此作了报导，文章结尾说这位残疾的志愿兵被一群德国人簇拥着，他们用自己的身躯保护着他，以防止协约国的捷克奸细暗中把他伤害。

《波希米亚报》也刊登了同样的文章，文章极力主张应该对这位身残志坚的爱国志士给予适当的奖赏，并宣称凡德国公民愿意给这位无名英雄寄送礼物的，报社可以负责收转。

这三家报纸认为，在捷克的土地上再也找不出第二个这样优秀的公民了。但这与那些征兵委员会先生们的看法完全不同——当然首席军医鲍兹先生就不能包括在内了。他是没有一点同情心的人，在他看来，所有的人都想当逃兵、怕上前线、怕挨枪子儿或榴霰弹。

德国有一句广为流传的话：“整个捷克民族都是一帮装病的逃兵。”

从鲍兹大夫这两个星期所进行的体检来看，他一共检查了11000个壮丁，其中有10999个被他检查出来是装病的逃兵。如果不是那位不幸的第11000个壮丁在他吼“向后转！”之后中风死去的话，他也一定会卡着他的脖子将他抓走的。

“把这位装病的逃兵带走！”鲍兹大夫在确诊他死了之后说

道。

也就是在这个令人难以忘记的日子，帅克终于站在了鲍兹大夫的面前。像其他的人一样，他被脱去衣服一丝不挂地站在鲍兹大夫的面前。这一来帅克只好本能地将身子移到了支承着他身体的双拐后面。

“这确实是一块非同一般的遮羞物。”鲍兹大夫用德语说道，“在伊甸乐园里也见不到这样的遮羞物。”

“因行为痴傻，服役期间被确诊为智力低下者。”军士长看着公文说道。

“其他的毛病，你还有吗？”鲍兹大夫问道。

“报告长官，我有风湿病，但我将誓死效忠皇上，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帅克认认真真的说道，“我的膝盖肿了。”

鲍兹大夫目光阴森地看了帅克一眼，用德语吼道：“你是装病的逃兵！”随即他又转身对军士长冷漠地说：“马上把这个讨厌的家伙塞到牢房里去！”

两个手持刺刀枪的士兵把帅克押到驻军监狱里去了。

帅克是拄着双拐走的，因为受到惊吓的缘故，可以看出他的风湿病正在慢慢地开始好转。

在外面的桥上米勒太太一直扶着轮椅等着帅克，可当她看见帅克竟被刺刀枪押送走的时候，眼泪止不住地流了出来，连轮椅都没要就跑回去了。

好兵帅克在国家安全保卫人员的护送下就这么向前走着，丝毫看不出他有任何盛气凌人的样子。

刺刀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当他们走到马拉·斯特雷纳大街的拉德茨基纪念碑前时，帅克转身向跟在他们身边的人群喊道：

“打到贝尔格莱德去！打到贝尔格莱德去！”

纪念碑上的马歇尔·拉德茨基用梦幻般的眼神俯视着好兵帅克，看着胸前别着新兵花束、一瘸一拐地拄着一副旧拐杖的他慢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慢地消失在远处。与此同时，一个表情严肃的军士对周围的人群说，他们是在押送一个装病的逃兵。

第八章 帅克是装病的逃兵

在这个光荣的时代，军医们的职责就是费尽心机地揭穿那些为逃避兵役而装病的家伙的鬼把戏，并把他们遣送回军队去。

逃兵们往往都声称自己有肺结核、风湿病，或称自己患了疝气、肾功能衰竭，或说自己得了斑疹伤寒、糖尿病，或患有肺炎等多种医学上的疑难杂症。

为了对付这些装病的逃兵，或是有逃避兵役嫌疑的人，军医们创造并使用了包括拷打、折磨、虐待在内的种种方法，并形成了一系列条例和制度、刑罚等。现将其摘录如下：

1. 节制饮食：连续三天，一律每天早晚饮茶一杯，对诈称有病者，加服阿斯匹林以利发汗。
2. 为了使他们不把战争当做是吃喝玩乐之事，每人要分服大量的金鸡纳霜，即所谓的“舔食金鸡纳霜”。
3. 每天洗胃两次，每次用温水一升。
4. 用肥皂水和甘油灌肠。
5. 用冷水浸过的被单裹身。

有些坚强的人五级刑罚全都熬过了，可最后的结局还是被塞进一口简易的棺材内拖到军人墓地去了。但也有一些胆小的人，他们还只熬到灌肠，就声称自己的病全好了，并要求立即出征，与下一批先遣队一道进入战壕。

在驻军监狱里，把帅克关进了一间临时休养所，这里关的全都是一些典型的胆小怕死的诈病逃兵。

帅克被送进来之后不久，就听见邻床的一位伙伴说：“我也受不了啦！”他是在诊察室经第二次洗胃后被带进来的，原来他假装成是近视眼。

“我明天就参军去。”帅克左边的另一位伙伴咬了咬牙说。他刚刚接受了灌肠，原来他谎称自己是聋子。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靠近门边的一张床上躺着一个奄奄一息的痨病鬼，浑身裹着一床浸过冷水的床单。

“他是本星期的第三个。”帅克左边有人问起了帅克，“你又是什毛病呢？”

“我有风湿病。”帅克回答说。

他的话一出口，房间里所有的人都开心地大笑起来，就连那个快要死的痨病鬼——那个谎称自己是肺结核患者的，也禁不住大笑起来。

“在这儿，你别想以风湿病来蒙混过关，”一个胖子很严肃地告诫帅克说，“风湿病在这儿算不了什么，顶多是当成冻疮来处理。我有贫血症，他们不仅切除了我的半个胃，还取出了五根肋骨，可还是没有一个人相信我。我们这儿甚至还有一个又聋又哑的伙伴，他们每半个小时就给他裹上一床用冷水浸过的床单，每天给他灌一次肠，洗一次胃，连续两个星期之后，所有的护士都认为他的确没有说谎，应该放他回家去了。但医生给他开了一服催吐剂，这种东西可能会要去他的半条命，于是，他终于坚持不住了，大声叫道：‘我不聋也不哑了，我的声音和听觉都已经恢复正常了。’所有的病人都极力劝阻他不要把自己给毁了，但他坚持说他和其他人一样既能够听，也能够说。第二天早上，当大夫来检查时，他就把这一切全都告诉了那个大夫。”

“他坚持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有一位谎称自己一条腿比另一条腿短四英寸的人说道，“不像那位诈称中风的家伙，他们只给他服用了三剂金鸡纳霜，灌了一次肠，禁食了一天，还没有给他洗胃，他就支持不住了，他那中风的病症也不翼而飞了。时间坚持得最久的是一个被疯狗咬过的家伙，他又是咬又是嚎叫——表演得真是好极了——可他就是没有想到嘴里应该吐白沫。我们尽了最大努力来帮助他，好几次，在大夫来查诊之前，我们都去挠他，一挠就是一个小时，直笑得他全身都发紫了，可他嘴里就是

吐不出白沫来。事实上，他嘴里也根本就没有白沫。令我们失望的是，有一天早上，当大夫来查诊的时候，他直挺挺像一支蜡烛一样站在床边，向大夫敬了一个礼，说：‘报告大夫，咬我的那条狗可能根本就不是疯狗。’当时，我们真是大吃一惊。那个大夫用一种古怪的眼神看了他一眼，他浑身竟开始哆嗦起来，立刻又说：‘报告大夫，我根本就没有被狗咬过，是我自己在手臂上咬了一口。’

他招认自己原来是想自残，于是他们就在军事法庭上指控他想用把自己的手臂咬掉的方式来逃避上前线。”

“这儿不管什么病你都可以患，就是吐白沫最难装了，”那个胖子又开口说道，“就拿羊角风来说吧，我们这儿就有一个羊角风病人，他总是告诉我们每天发作一次是不够的，所以他每天坚持发作十次，每次发作时，他全身扭动，双拳紧握，眼睛疯狂地转动，舌头伸在外面，在地板上到处翻滚。总之，我告诉你的这些都是一个羊角风病人发作时最真实的状态。后来他突然生了疖子，脖子上两个，后背也生了两个。这一来他就不能在地板上扭动、翻滚了。并且，当时他的头也不能转动，甚至连坐下或躺下也不行。他浑身发烧，昏迷不醒，大夫来查诊时，他又是打又是骂。他还给我们带来了不少的烦恼，因为他有三天必须得在这里进餐——早上吃的是咖啡加面包，中午是汤圆和肉汁，晚餐是麦粥和汤。我们这些洗了胃且必须节制饮食的饿鬼只能看着那个家伙囫圇吞食。他吃过之后还啧啧有声地咂着嘴巴，吁吁地喘着气，打着嗝。就这样，另外又有三个供认自己没病了，可他们这次却真的患了心力衰竭症。”

“最容易伪装的病，”又有一位诈病的逃兵说了起来，“是精神病，我们这儿就有两个老师被监禁在隔壁房间里。其中有一位整日整夜不停地尖叫：‘布鲁诺的火刑柱还在冒烟！要重做伽利略的试验！’而另一位则如狗吠似的不停地叫喊着，开始是慢慢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地叫三声：汪——汪——汪，接着又很快地连叫五声：汪、汪、汪、汪、汪。然后再慢慢地叫，就这样不间断地叫喊，到现在他们已持续三个星期了。开始我也想装疯卖傻，当宗教狂，宣扬罗马教皇至高无尚。但后来我改变了主意，花了 15 克朗，让马拉·斯特雷纳大街的一个理发匠给我弄了个胃癌。”

“我知道伯雷弗诺夫一个扫烟囱的人，”另外一个病人说，“你只需花上 10 克朗，他就可以让你全身发烧到想从窗户里跳出去。”

“那有什么呀。”又有一个说道，“在弗尔索维斯，有一个接生婆，你只要花 20 克朗，她就可以使你的大腿完全脱臼，保证你一辈子都是残废。”

“我只花了 10 克朗就把我的腿弄脱臼了。”从靠近窗户的一个床上传来了说话声，只要“10 克朗加三杯啤酒，我就可以办到。”

“我的病已经花去我 200 多克朗了，”和那人相邻的一个瘦得像干柴棍一样的人说道，“我可以告诉你，全世界你都找不出我没有吃过的毒药，我的肚子就是一个活生生的装满了各种毒药的仓库。我吃过氯化汞，吸过汞蒸汽，嚼过砒霜，抽过鸦片，喝过鸦片酊，在面包上撒过吗啡，吞食过马钱子碱，饮过二硫化碳溶液以及苦味酸溶液。我已经把我的肝脏、肺腑、胆囊、脑髓、心脏和肠子全给毁了，谁也不清楚我患的是什么病。”

“最容易做到的事，”靠近门边有人在发表见解，“就是在自己胳膊的皮肤下注射一点煤油。我有个表兄就很幸运，因为他把自己的前臂从肘部切了下来，所以现在他根本就不会为应征而烦恼了。”

“看你们说的，”帅克说道，“咱们为了皇帝陛下都得吃点苦。现在不就是洗洗胃、灌灌肠嘛。

“多年前，我在我们团服役的时候，情况比这里糟糕多了。

那时候，他们经常将患病的人捆起来塞进一个洞里让他自己去恢复，根本就没有床铺给他睡，那里像咱们这儿这样，还有痰盂给我们用。好一点的，最好给你一张光板床，病人就躺在上面。

“曾经有一个士兵，他真得了斑疹伤寒，和他相邻床上的另一个士兵得了天花，团里的军医就把他俩捆了起来，狠狠地踢他们的肚子，说他俩是装病想当逃兵。当那两个士兵死了以后，这事闹到议会去了，而且披露在报报纸上。

“得知这一情况，他们马上禁止我们看那些报纸，为了防止我们私藏这些东西，他们还一个一个地搜查了我们的箱子。

“我的运气总是很差劲，整个团我是惟一被搜出报纸的人，这一来我就被带到团部我们的长官面前。老天保佑，他是地道的笨蛋。他一见到我，就对我大声咆哮，要我直挺挺地站在那里，并告诉他是谁把这事披露给报社的。他一会儿要我开口，一会儿又要我闭嘴，我的脸都给他弄得发青了。

“随后，团里的军医也来了。他用拳头在我的鼻子下挥了挥，用德语叫道：‘你这个龅龅的卑鄙小人，你这个下流的恶棍，你这个无耻的臭蛋，你这个社会党的下贱东西！’

“我把眼睛睁得大大的，一眨也不眨直瞪瞪地看着他们，右手举在帽檐边，左手放在裤子的裤线旁，他俩就像狗一样围着我转来转去，对着我不停地狂吠，而我却一动不动，一声不响，就这么保持着敬礼的姿势。

“发了半个钟头的火之后，上校又对着我大声吼道：‘你是白痴，对不对？’——‘报告长官，我是白痴！’——‘很好！我要对你所做的愚蠢勾当，处以 21 天禁闭，每星期禁食两天，一个月不准出兵营，加手铐 48 小时，马上抓起来，不给他吃，把他捆起来，要让他知道帝国不需要这样的白痴。我们会用鞭子来抽出你脑子里的那些新闻报道，你这个讨厌的杂种！’

“上校绕来绕去转了很长时间，最后下了命令。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而在我关禁闭的那段日子里，兵营里发生了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们的上校从那之后什么刊物都不许士兵看，甚至连‘布拉格官方新闻’也不让我们看；兵营小卖部一律不许用报纸包香肠，不许用报纸包奶酪。可偏偏这时所有的士兵竟都自觉地开始学习起来，因而我们团成了最有知识和水平的团部。我们看各种书和报纸，每个连队都编了诗词和歌曲来和上校作对。只要团里一有事情发生，就总有那么一两个人给报社投稿，报纸马上会刊登题为‘军队发生虐待事件’的文章。

“他们还给维也纳的国会议员写信，说我们的上校是残忍的家伙，请求他们出面干涉。议员们也就一个接一个地开始进行质询。一位内阁大臣只好派出一个委员会来我们团调查情况。

“结果一个来自赫卢博卡的名叫弗兰塔·亨卡尔的家伙由于一直和维也纳的议员们有联系，在练兵场上就被上校宣布将其开除，还判了他两年的徒刑。

“后来，当委员会走了之后，上校把我们全团都集合起来向我们训话，说士兵就是士兵，应该老老实实干他的本行，否则就是违纪。‘你们——你们这帮该死的狗杂种，是不是想要委员会来帮助你们呀？’上校骂道，‘他们会帮助你们这帮混蛋吗？现在我命令每个连队都从我的前面走过，并大声照我的话重复一遍。’

“我们按照他的命令——从他的前面走过，眼睛向右看着，双手握着步枪，对着他喊道：‘我们——我们这帮该死的狗杂种，是不是想要委员会来帮助我们呀？他们会帮助我们这帮混蛋吗？’上校在旁边哈哈地捧着肚子笑弯了腰。可轮到第十一连时，他们步伐整齐，用力地跺着脚。经过上校跟前时，他们什么也没做，嘴里吭都没有吭一声，上校的脸气得成了猪肝色。他命令第十一连回来，要他们再走一次。但他们照样一声不吭地走了过去，一排接一排的士兵都用藐视的眼光瞧着上校。

“‘稍息！’上校说道，在院子里来回地踱着步子，一边用马

鞭柄敲着自己的靴子，一边凶狠地吐着唾沫。过了一会儿，他突然停下来大声吼道：‘解散！’说完，他便爬上他那匹老马跑出了院门。

“我们都在那里拭目以待，想着第十一连会有什么麻烦事儿，可什么事儿也没发生。我们等了一整天，又等了整整一个星期，一切仍然很正常，在兵营里再也没见过上校。这事成了老百姓的一大笑话，也成了军营里的士兵们和政府官员们的一大笑话。

“打那以后，我们团又来了一位新上校，据说原来的那个上校因为亲自写了一份报告给皇帝陛下，说第十一连发生兵变了，所以最后他去了疗养院。”

到了下午大夫来查房的时候，格林施泰恩大夫一个接一个床地检查着，跟着他一道查房的还有一个医护兵助手，一个记录本在那个医护兵手里拿着。

“玛库纳？”

“有！”

“吃灌肠剂和阿斯匹林！波科尼？”

“有！”

“洗胃，吃金鸡纳霜！科瓦里克？”

“有！”

“吃灌肠剂和阿斯匹林！科塔·特科？”

“有！”

“洗胃，吃金鸡纳霜！”

这样，大夫一个接一个地核对，吩咐按例行事，一切都是那么无情、单调而又快捷。

“帅克！”

“有！”

格林施泰恩看了看这位刚来的病号。

“你有什么病？”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报告长官，我有风湿病！”

在格林施泰恩大夫行医的生涯中，他渐渐地习惯于用一种温和的腔调来嘲讽他人，因为他认为这比大声叫喊和斥责更为有效。

“哎哟，是风湿病呀！”他对帅克说，“你这病可不得了啊，怎么战争一开始，要你上前线去的时候，偏巧你就患了风湿病呢？我想，你为此事大概急得要发疯了吧？”

“报告长官，我确实万分的着急。”

“好呀，你们——你们瞧。他说他非常着急，你可真行啊。可在这种时候，你可不要忘记还有我们呢。往常，像他这么一个家伙活蹦乱跳得就像一只小山羊，可一开始战争，他突然就得了风湿病，膝盖不能活动了，痛得要命，我说得对不对呀？”

“报告长官，您说对了。”

“你大概整晚都不能安静地睡上一会儿，是这样吗？风湿病不仅非常危险，而且非常痛苦，称得上是严重的疾病。好在我们这儿对风湿病已经有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我们有针对性地运用严格控制饮食和药物治疗相结合的方法成功地治愈了不少患者。实践证明，我们的方法是十分有效的。你在这儿治疗，保证比在斯洛伐克著名的皮斯坦尼风湿病疗养院还要康复得更快一些，包你上了前线就像闪电一样快速敏捷。”

接下来，他回头对医护兵说道：

“记下来：帅克，严格控制饮食，每天洗胃两次，灌肠一次。届时再根据他的病情变化，采取适当的措施。注意，在带他到诊察室去洗胃时要洗干净一点，灌肠时得留点神，要灌得他像杀猪一样嚎叫，这样他的风湿病就会吓得夹着尾巴逃之夭夭了。”

随后，这位大夫转过身来对着所有的病床发表了一番演说，他的话极富启发性，真可算是一篇警世真经：

“你们千万不要以为我是十足的白痴，以为耍一点小聪明就

能够蒙混过关，你们那点儿花招甭想骗过我。我知道你们这些人都是一帮装病的逃兵，全都是想逃避战争的家伙，我会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法来对付你们这帮骗子的！

“哼！像你们这样的逃兵我对付了不知多少啦，大批躺在这些床上的人其实什么病也没有，他们无非是不想扛枪上前线。当他们的同胞在战场上流血流汗英勇战斗的时候，他们却懒洋洋地躺在这些床上，吃着医院的口粮，只等着战争结束。他们打错了如意算盘，你们也一样！

“在今后的20年里，每当你们在梦中想起你们现在是如何诈病哄骗我的时候，你们在睡梦中也会心惊肉跳，惊叫不止的。”

“报告长官，”窗户边的一张床上传来非常斯文的说话声，“我已经全好了，昨天半夜，我发现自己的气喘病完全好了。”

“你叫什么？”

“科瓦里克。报告长官，我还得灌一次肠。”

“很好，再给你灌一次肠，然后就上路吧。”格林施泰恩大夫作出了决定，“也省得你抱怨说我们这儿没有给你进行治疗。现在所有我点了名字的病号都下床跟着医护兵走，然后都按他的吩咐去办吧。”

于是，每个人都领到了处方上所列的数量可观的服用药品。接受他们的治疗非得有相当的毅力和决心不可。帅克在这方面表现出了坚强的意志和能吃苦的精神。

“不能心软，”他对那位替他灌肠的护理员说道，“请记住你自己曾经发过的誓言，即使这儿躺着的是你的父亲或兄弟，你也应该毫不留情，泰然处之，依旧给他灌肠。好好地想一想吧，奥地利不就是靠灌肠来支持着的嘛！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第二天查房的格林施泰恩问帅克对军区医院的印象如何。

帅克的回答是：这是一所一流的、超凡脱俗的医院。为此，他所得的回报也颇为丰盛，他服用的阿斯匹林剂量比前一天的多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了一些，金鸡纳霜也多了三份，这些药全都是溶解在水里面的，而且他们还要他马上全都喝下去。

即使是当年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喝他那碗毒芹的时候，也没有帅克服用金鸡纳霜时那么从容自如。

格林施泰恩大夫把他所能使用的所有刑罚都在帅克身上试了个够。

当他们把帅克用湿床单在这位大夫面前裹起来的时候，他问帅克感觉怎样，帅克回答道：

“报告长官，这就像是在游泳池，或者是在海里一样。”

“你的风湿病好了吗？”

“报告长官，好像还不见好转。”

这一来，新的刑罚又加在帅克身上了。

与此同时，陆军上将的遗孀——冯·博策海姆男爵夫人看了最近在《波希米亚报》上刊载的关于一个瘸腿残疾人让人用轮椅推着去服役，并高呼：“打到贝尔格莱德去！”的有关报道，以及报道中关于《波希米亚报》全体编辑部的人员组织他们的读者进行募捐，以救济这位忠君爱国的英雄瘸腿者的编者按之后，就开始着手寻访这位士兵了。当她到警察局咨询过之后，终于查明了报上所报道的这位士兵就是帅克，没费劲地找到了他。于是，冯·博策海姆男爵夫人带着她的女伴和一个男仆，提着一个大篮子，来到了赫拉德昌尼。

这位仁慈而又可敬的男爵夫人根本就想不到，一个人躺在这个部队医院的床上意味着什么。她凭着探望证进了监狱，而监狱的管理人员对这位夫人相当尊敬，只用了五分钟的时间，她就弄清了自己所要寻找的“好兵帅克”就躺在第三号临时休养所的十七号病床上。

在格林施泰恩大夫的亲自陪同下，她来到了第三号临时休养所，格林施泰恩大夫既感到惊讶，又感到不可思议。

帅克这会儿正坐在床上，按格林施泰恩大夫所拟定的方案，刚刚接受完治疗回来，只见他身边有了一大群瘦骨嶙峋、饿得发昏的诈病逃兵。这些人仍然没有放弃自己的信念，仍然在顽强地坚持与格林施泰恩大夫作斗争，没有屈服于他的节食疗法。

此时，帅克被他们围着他们，不停地就如何榨猪油渣，如何比较鹅油渣，如何品评马油渣大加评说。他们或是提出自己的问题，或是发表自己的见解。谁要是听到了他们的谈话，准会以为自己是置身于一个高级的烹饪学校或是什么美食佳肴培训班里的一群厨师之中。

“就连那些很普通的猪油渣，只要是热的，也是非常好吃的。”那个患有慢性胃炎的逃兵说。“榨油的时候，只要把油渣挤得干干的，再撒上一些盐和胡椒面，我敢向你打赌，准比鹅油渣还要好吃些。”

“你就甭提鹅油渣啦，”那个患有胃癌的逃兵说道，“啥也比不上它好吃，那些猪油渣哪能跟它比呀！当然啰，你得像犹太人那样，把它熬得金黄金黄的。一只肥肥的鹅，就这么连皮带油他们把撕下来炼油呢！”

“你们知不知道，刚才你们有关猪油渣的讲法都不正确，”坐在帅克旁边的一个逃兵插进来说，“当然，我指的是所有用家禽炼出来的家禽油。这种油渣炸出来的时候既不是酱色的，也不是金黄色的，而是介乎两者之间。而且这种油渣既不能榨得太软，也不能太硬，它不需要用牙咬，要不然就是榨过头了，它必须入口即溶，同时还不能有油从嘴角边流出来的感觉。”

“你们中有谁吃过马肉炼出来的油渣吗？”不知是谁说了这么一句。可是谁也没有答理他，因为就在这时医护员跑了进来。

“都给我统统到床上去躺着，一会儿有一位男爵夫人要来咱们这儿视察，看你们到时有谁敢把脏兮兮的脚丫子从被子里露出来！”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可以说，没有哪一位夫人像冯·博策海姆男爵夫人走进病房时那么有派头。只见她身后跟了一大队人马，就连本医院的军需上士也在其中。他从这一次男爵夫人的来访中，很明显地觉察到了有一只正在审查账目的神秘之手，而正是这只手将要把他从后方基地油水充足的食槽边扔到前沿阵地的铁丝网下面去喂榴霰弹。

要说军需上士脸色惨白的话，格林施泰恩大夫的脸色比他的还要惨白。此刻，在他眼前正晃悠着印有“将军遗孀”头衔的老男爵夫人那张小小的名片，以及与这个头衔有关的一切，比如说：交情、庇护、指控、调往前线等等可怕的事情。

“这就是帅克，”格林施泰恩大夫强作镇静地说。然后他又把冯·博策海姆男爵夫人领到帅克床前，对她介绍说：“他表现得很好、很顽强！”

冯·博策海姆男爵夫人在预先为她准备好的一张摆在帅克床边的椅子上坐下来之后，便说道：“捷克兵是好兵！虽然脚跛了——可还是勇敢的士兵。我非常喜欢奥匈帝国的捷克人。”

这时，男爵夫人用手抚摸了一下帅克那满是胡子的脸，又继续说道：“我在报纸上看到了有关你的一切，我给你带来了很多好吃的、好喝的，还有可以抽的东西。捷克兵，是好样的兵！约翰，你过来！”

这位夫人的男仆长着一脸针刺般的络腮胡子，让人一看就会想起那个臭名昭著的巴平斯基杀人犯。只见他提着一个装得满满的大篮子走到帅克的床前。而老男爵夫人的女伴，一位泪流满面的高个子夫人此时正坐在帅克的床沿边，帮他整理压在他身后的草垫子。她一向认为，这是她对患病的英雄应尽的一份义务。

与此同时，一大堆礼物被男爵夫人从篮子里拿了出来，有12只用粉红色绢纸包着，而且上面还扎着一根黄黑相间绸带的烧鸡；两瓶战争年代才有的、贴有“愿上帝惩罚英国”标签的战

时烈酒，而且酒瓶的另一面还贴有弗兰西斯·约瑟夫与威廉两人手拉着手，像两个小孩子正准备做“小兔子乖乖”游戏的图画标签。

然后，男爵夫人从篮子里另外又拿出了三瓶滋补身体的葡萄酒，还有两盒香烟。只见她把礼物一件一件整齐地摆在帅克旁边的空床上。接着，她又在床上摆上一本装潢精美的名为《吾王生活轶事》的书。该书是由特别敬重老弗兰西斯的官方报纸《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报》的功勋主编撰写的。后来，那张床上又添了几包同样贴有“愿上帝惩罚英国”标签的巧克力，标签的另一面同样是那两个皇帝的画像。可此时他们两人已经不再是手拉着手了，而是背靠背地坐着。然后，男爵夫人又拿出了一把相当漂亮的两行鬃毛的牙刷，上面印有“依靠共同力量”的字样，好让每一个使用这种牙刷的人都能时刻想到奥地利。在所有的这些礼物中，还有一件是每一个士兵在前线和战壕里都非常需要的东西——那就是一套别致的剪指甲工具。只见剪指甲的工具盒上面还画着一个已经炸开了花的榴霰弹，还有一个头戴钢盔的士兵端着刺刀往前冲。该图画的下面还有一行德文：“为上帝、皇上和祖国而战！”另外，床上还有一包饼干，饼干上没有贴画，可那上面却有一首诗，其背面还印有相应的捷文译文：

奥地利，你是神圣的大厦，

请升起你的旗帜吧！

让它迎风招展，

奥地利将与天地共存！

最后一件礼物是一盆洁白的风信子花。

当这些礼物一一摆到床上之后，有几个饥饿不堪的、装病的家伙早就在往下不停地流口水了。而与此同时，男爵夫人和她的女伴却都已激动地流下了热泪。一时之间，病房里寂静得像坟墓一样。突然，帅克双手合十，打破了这沉寂：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天父啊，将您的名字奉为至圣，盼您的乐土从天而降……对不起，夫人，不是这么说的，我是想说：‘上帝，我们天上的父，把这些礼物赐给我们吧！感谢您的慷慨，我们将尽情享用，阿门！’”

说完这几句话之后，他便从床上抓起一只烧鸡，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格林施泰恩大夫见此情形，惊异得目瞪口呆。

“瞧，他吃的多香啊！真是个可怜的家伙！”老男爵夫人兴奋地对格林施泰恩大夫耳语道：“他显然已经痊愈，又可以上战场了。我真高兴，我带来的礼物竟然对他恢复健康这么起作用！”

接着，男爵夫人又一张床一张床地挨着个儿分发香烟和奶油巧克力。最后，她又转回到帅克的床边来了，只见她抚摸着他的头说：“愿上帝保佑你！孩子！”说完，她便带着全体随从人员走出了病房。

趁格林施泰恩大夫下楼去送男爵夫人的这会儿，帅克飞快地把烧鸡分给了其他的病友。立刻，那些鸡三下两下就全被他们啃光了。等格林施泰恩大夫从楼下上来，他哪里还能见到什么烧鸡，只看见地上尽是一堆被啃得干干净净的骨头，仿佛这些小鸡一出世就落入了秃鹰的爪中，而那些被秃鹰啃得精光的骨头又似乎已在太阳下曝晒了好几个月了。

那两瓶烈酒和三瓶葡萄酒也同样不见了，一包包巧克力和饼干也全都消失在病号们的胃里了。有位病友甚至把一小瓶与指甲剪放在一起的指甲油也给喝了下去，还有那管与牙刷放在一起的牙膏也不知被谁咬了一口。

格林施泰恩大夫一回到病房里，又摆出了他那副盛气凌人的架势，并发表了一番长篇大论。男爵夫人的来访一结束，那块压在他心头的石头也就随之落地了。这堆被啃得精光的骨头再一次向他证明，这些装病的逃兵的确是一群无药可救的无赖。

“士兵们，”训诫开始了，“你们要是还稍微有一丁点儿头脑

的话，就不该吃那些东西。你们应该明白，把这些东西全都给吃了，那就意味着医生们再也不会相信你们身患重病了。你们现在的所作所为证明了你们并不知道体恤我的一番好意。我给你们洗胃、给你们灌肠，大力支持你们节食。但是你们却又把胃给撑的鼓鼓囊囊的！你们是想得肠炎吗？那你们绝对打错了算盘！在你们的胃还没来得及把你们刚才吃下去的那些东西消化并吸收之前，我要把它洗得一干二净，要让你们到死也忘不了这件事！并让你们将来还会记得对你们的孩子们讲，你们曾经有一次是怎么狼吞虎咽地吃掉了几只烧鸡以及一些别的好吃的东西，可是这些东西在你们肚子里停留还不到一刻钟，也就是说，当这些东西还热的时候，就被抽出来了。好了！全体集合！排成一条纵队！对了，我还要让你们记住，我并不是像你们一样的蠢猪，我好歹比你们所有的人加起来还要聪明一点。另外，我还要跟你们讲，明天我要给你们所有的人发一张派遣证。你们赖在这儿的时间已经够久的了！根据你们刚才的所作所为，既然你们能在短短的五分钟之内把胃塞得满满的，一个个吃的像猪一样，那就证明你们全都没病。好了！注意！一，二，一，齐步走！”

轮到帅克的时候，格林施泰恩大夫突然想到今天这次神秘的访问有些蹊跷。于是，他恶狠狠地盯着帅克问道：“你认识男爵夫人吗？”

“她是我的继母，”帅克泰然自若地回答说，“当我还很小的时候，她把我给遗弃了，可如今，您瞧！她又找到了我……”

听到这，格林施泰恩大夫简单地对护士说了一句：“回头再给帅克灌一次肠。”

当天晚上，病房里所有的人都被失望弄得非常不开心。在几个小时之前，大家肚子里还装着各式美味，而如今里面只剩一杯清茶和一小片面包了。

这时，只听从窗口旁的21号床上传来一个声音：“喂，伙计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们，你们信不信，我说炸鸡比烧鸡还要好吃得多。”

有人嘟哝了一句：

“拿一床毛毯治治这个小子！”可是，由于大家经历了这次很不成功的宴席之后，都感觉浑身软弱无力，也就懒得动了。

格林施泰恩的话真的兑现了。第二天上午，从声名狼藉的军事委员会来了几位军医。

只见他们非常冷淡地走过一张张床铺，机械地重复着一句话：“把舌头伸出来！”

“报告长官，我的舌头只能伸这么长了。”

帅克和委员会的成员之间进行了一场非常为有趣的对话。帅克申辩说，他要加上一句，是因为他怕他们怀疑自己把舌头给藏起来了。

委员会的几位军医对帅克有两种不同的看法。

一半人断定帅克是白痴，而另一半人却认为他是有意拿战争开玩笑的无赖。

“我们要是斗不过你，那才叫活见鬼了呢！”主任医师冲着帅克大声吼道。

而此时，帅克却仍旧跟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差不多，天真烂漫地看着所有的委员。

军医参谋长走到帅克身边，对他说：“我倒想知道，你这个猪猡，究竟在想些什么鬼名堂！”

“报告长官，我什么也没想。”

“混蛋！”一个委员吼叫了起来，把他的腰刀碰得叮当直响。“原来他什么也没想！你这头大笨象，以上帝的名义告诉我，你为什么啥也不想？”

“报告长官，因为军队禁止士兵想问题，所以我就什么也不想了。想当初，我在九十一团的时候，我们的上尉总是对我们说：‘当兵的啥也不许想，长官们全都已经替你们想好了。当兵

的万一用起脑子来，那他就不是士兵，而是满身虱子的臭老百姓了。思维对你们来说，没有一点用……”

“把你的臭嘴闭上吧！”主任医师非常恼火地打断了帅克的话，“我们早已对你了如指掌。这个猪猡还以为我们会相信他真是白痴呢！……你根本就不是什么白痴，帅克，你鬼得很！滑头得很！你是流氓、无赖、满身虱子的地痞！你明白了吗？”

“报告长官，我明白了。”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叫你闭上你的臭嘴，你听见了吗？”

“报告长官，我懂了，叫我闭上我的臭嘴。”

“我的上帝！叫你住嘴你就住嘴！我给你训话，你该懂得，不许你多嘴！”

“报告长官，我明白，不许我多嘴。”

这时，军官们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然后，他们把军士给叫来了：“把这个家伙带到办公室去，”军医参谋长指着帅克说，“等候我们发落。在警备司令部的拘留所里准保他不会再有这么多废话了。这小子健壮得像头牛似的，他是在装病。他还胡言乱语，敢拿他的上司开玩笑。他以为到这儿来是寻开心的，他把整个战争看成是一出闹剧，一个玩笑。帅克，等你到了拘留所里，他们就会让你明白‘战争绝对不是儿戏’这个道理的。”

帅克随着军士往办公室走去，经过楼下院子的时候，他还唱起了小调：

我总以为呀，
打仗很好玩。
呆上一两周，
就可往家跑。

当值日官在办公室里对着帅克吼叫，说像他这样的无赖理应枪毙的时候，委员会的委员们还在楼上的病房里折磨着其他装病的逃兵。70个病号中只有两个人通过了这道关，其中，一个是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给手榴弹炸掉了一条腿，而另一个是患了真正的骨髓炎。

只有他们两个没有听到“行”这个词儿，而其他的人，包括三个奄奄一息的肺结核患者均被宣布为可到前线服兵役。就在这个时候，军医参谋长也没有放弃这个慷慨陈词的机会。

他的演说词是由五花八门的骂人话七拼八凑而成的，演说的内容也极其单调乏味：无非是把所有的士兵都说成是畜生、臭狗屎。并且还说只有当他们为皇上英勇杀敌的时候，才能回到真正的人类社会中来。也只有如此，等到战争结束之后，他们这些装病的逃兵的罪过才能得到饶恕。他还说，他自己并不相信他们会得到上帝的宽恕。他认为，绞刑架正等待着他们。

有一位心地善良的年轻军医，请求军医参谋长允许他也说几句话。他的话语乐观向上、鼓舞人心，与军医参谋长刚刚讲的话截然不同。

他一直强调这么一个事实，那就是每一个离开医院归队后走上战场的人，都算的上是一位胜利者和真正的勇士。他说他坚信，他们在战场上一定能够熟练地运用手中的武器，而且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平日的生活中，他们都一定能得到人们的尊敬。他们将是继拉德茨基和尤金尼·萨沃伊王子之后，又一批不可战胜的勇士。他们将以自己的鲜血灌溉皇上神圣而辽阔的疆域，并胜利完成历史赋予他们的使命。他们将刚毅勇敢，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在本团那面饱经战火的军旗下奋勇前进，奔向新的荣誉和新的胜利。

后来，在过道上，军医参谋长对这位年轻的军医说：“我亲爱的战友，你太天真幼稚了！我可以和你保证，你所说的这一切全都是没有用的。不管是拉德茨基也好，还是尤金尼·萨沃伊王子也好，都无法把这些混蛋变成勇士。你对他们无论是像天使一般的温柔，还是像魔鬼一样的残暴，其结果全都一样。这些家伙不过是一帮无药可救的无赖！”

第九章 帅克在警备司令部的拘留所里

拘留所对于那些不肯去前线打仗的人来说，恐怕是最后一个藏身之所了。我认识一位教数学的见习教师，由于他不愿在炮兵队服役，更不愿开炮杀人，便故意偷了一个上尉的手表，好让他们把他关进拘留所里去。可还别说，他可真的是经过了一番深思熟虑之后才决定这么做的呢！他对战争根本就不感兴趣，更何况他也不愿让自己陷进去。在他看来，朝着敌人开枪，或者用榴霰弹和手榴弹将对方一个与他自己一样不幸的数学实习教师炸死，简直是一种非常愚蠢的行为。

“我不想做一个残酷无情、被人憎恨的家伙。”就这样，他坦然地偷了那块表。

刚开始，他们还检查了他的神经是否正常，可后来由于他自己供认，他偷表是为了发财，他们这才把他关进了拘留所。拘留所里还有很多这种因为偷窃或诈骗而被关进来的人。他们中既有唯心论者，也有非唯心论者，还有在后方或前线不择手段地贪污士兵粮饷、把战争当做生财之道的各级军需官。他们中还有一些比把他们送到这里来的人老实不止 1000 倍的小偷。在这里还关着一些纯粹是触犯了军纪的士兵，如：不服从命令、企图煽动暴乱或企图潜逃的犯人。另外，还有一批特殊类型的犯人，就是政治犯。而他们中有百分之八十的人是无辜的，可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被判为有罪。

整个军法执行机构规模庞杂。由于每个国家都普遍面临着政治腐败、经济萧条以及道德沦丧等社会问题，因而几乎所有的国家都设有这类司法机构。昔日强大的权力与辉煌的荣誉，今日必须依靠法庭、警察、宪兵以及那些为了钱财而进行告密的恶棍们来加以维持。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奥地利所有的军队里都豢养着一批奸细，他们专靠告发平日里与他们同睡一床草垫，行军时和他们分吃同一块面包的伙伴为生。

给拘留所提供材料的还有国家安全局的一帮家伙，如：克利曼、斯拉维切克之流的人物。军队书刊检查局还把那些到了前线之后，还与留在家里处于绝望境地的亲人们相互通信的士兵们送到这里。宪兵们甚至还把一些没有了劳动力的老农送进来，并由军事法庭判处他们 12 年的监禁，就由于他们在给前方亲人的信中写了一些安慰的话，并向前方的亲人描述了一下他们家中的困境。

从赫拉德昌尼的拘留所出来，有一条经过布舍夫诺夫然后通向打靶场的路。在这条路上，有一个戴手铐的人走在荷枪实弹的押送队的前面，而其后还跟着一辆拖着一口棺材的大车。这时，从打靶场上传来“射击！”的口令声。之后，所有的团部和营部都接到了这样的通令：暴乱分子已被枪决。该犯被征入伍时，因为上尉用马刀砍死了他那个不愿和他分离的妻子，他就煽动了一场暴乱。

拘留所由军狱看守长斯拉维克、林哈特上尉和外号叫“刽子手”的军士谢帕三人把持着。有许多人被他们在单身牢房里折磨致死啊！也许在今天的共和国里，林哈特上尉仍在继续当他的上尉呢！我希望，把他在拘留所里服役的时间也都算在服役年限内。而斯拉维切克和克利曼的服役年限也该从他们进国家安全局的时候算起。如今谢帕已经复员，仍旧干他的老本行——当泥瓦匠去了。在今天的共和国里，说不定他还成了某爱国团体的成员呢！

军狱看守长斯拉维克在共和国成立之后当了小偷，现在还在蹲监狱呢！这个可怜的家伙可没能像别的许多军官老爷那样，在共和国里捞上个一官半职当当。

军狱看守长斯拉维克一见到帅克，便凶狠狠地盯着他，那眼光似乎在无声地责备帅克：“你既然落到我们这儿来了，你的名声也够臭的啦！我们要让你小子像其他落到我们手中的家伙一样，让你在这儿过得甜滋滋的！我们的手可不是女人的纤纤素手啊！”

看守长还嫌他那责备的眼光分量不够，便把他那粗大的拳头伸到了帅克鼻子下面：“你闻闻，你这个下流痞。”

帅克闻了闻，然后说：“我的鼻子可不想被它揍。它有一股坟墓里的气味。”

没想到帅克这句平静而沉稳的话语却让军狱看守长觉得他还有点意思。

“嘿！”他又用拳头捅了捅帅克的肚子，“站直一点！你那几个兜里装着什么？要是香烟的话，倒可以留着；可要是钱，那就交给我，免得被人家偷了。你还有别的什么没有？真的没有了？在这儿可别撒谎，撒谎可是要挨罚的。”

“我们把他关到什么地方去呢？”军士谢帕问道。

“关到16号牢房去，”看守长作出决定。“把他与那些穿短裤衩的家伙搁到一块儿去。你难道没看见在他的卷宗上林哈特上尉写着：‘注意！严加看守！’这几个字吗？”

“说真的，小子！”看守长板着脸孔对帅克说，“谁是下流痞我们就把谁当下流痞处理。谁要是捣乱，我们就把谁关进单身牢房去，再打断他所有的肋骨，让他在那儿一直躺到死为止。我们可是有权这么干的！谢帕，你还记得我们上次对付那个屠夫的事吗？”

“嗯，记得。那家伙可真费了我们不少力气啊，长官！”军士边回味当时的情形，边津津有味地说道，“他可真是健壮如牛啊！我在他身上足足踩了有五分钟之久，他的肋骨才咯嘣咯嘣地一一断开，才看见鲜血从他的嘴里流出来。事后那小子还活了十来天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呢！他可真是命大，这个狗崽子！”

“混蛋，你现在清楚了我们这儿是怎么对付那些想捣乱和想逃跑的家伙了吧？”看守长斯拉维克这番训话的结束语是：“捣乱或逃跑就等于自杀。对了，说到自杀，我顺便说一句，在我们这儿，自杀也是要受到严惩的。你这个可恶的臭狗屎，要是上帝可怜你，碰到上面下来人检查，你可别想乘机告什么状！比如说，要是检查组问你：‘你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吗？’你这个臭虫，你应该马上立正，行个军礼，然后回答说：‘报告长官，没有，完全满意。’该怎么说？你这个草包，给我再讲一遍！”

“报告长官，没有，完全满意。”帅克脸上的表情显得非常憨厚可爱，连看守长也错误地以为这是他发自肺腑的回答。

“那好，脱掉衣服，只留一条短裤衩，然后到十六号牢房去。”此时，他说话的口气好多了，没有用上他那些口头禅，诸如“蠢货”、“臭虫”、“草包”一类的词儿。

帅克在十六号牢房里遇见了另外 19 个和他一样只穿着短裤衩的人，他们的案卷上都写着：“注意！严加看守！”这几个字样。眼下对他们都看管得分外小心，以防他们逃跑。

如果他们的短裤衩都是干干净净的，并且窗户上没装铁栅栏的话，乍一看，你会以为自己是进了澡堂的更衣室里呢！

军士谢帕把帅克交给了一个胸脯上毛茸茸的犯人班长，只见他把帅克的名字写在墙上的纸板上，而后对帅克说：“明天咱们要去看场表演，他们要把咱们带到小教堂里去听讲道呢！咱们将要穿着短裤衩紧挨着讲坛边站着。我向你保证那一定会很有意思！”

同所有监狱和教养所一样，拘留所里也有小教堂。这倒不是由于这种强制性的听讲道会让犯人们觉得自己与上帝非常亲近，或是能教会他们多懂点儿做人之道。对于这类既无聊又愚蠢的事情他们是从不理会的。

看做弥撒和听讲道对于犯人们来说，不过是一种快乐的消遣。这倒不是说他们因此可以更加亲近上帝，或希望自己的灵魂得到上帝的拯救。而是因为他们一是可以因此而暂时摆脱拘留所那极其无聊的生活，二是因为他们可以在去教堂的路上、走廊上或院子里捡到几个香烟头或者雪茄烟头。一个气味熏人、被人扔在痰盂里或者满是灰尘的地上的那些小烟头就可以把上帝从他们心中完全排挤到一边去。

其次，这种讲道本身也是颇令人开心和惬意的。团部随军神甫奥托·卡茨是个极为可爱的人物。他的讲道特别吸引人，也特别能逗人发笑，他能给拘留所那枯燥无味的生活增添一些生气。他善于娓娓动听地讲述上帝无上的仁慈，使那些堕落的、失去尊严的犯人们振奋起精神来。他甚至还会在讲坛上或者祭台上振振有词地亵渎神灵，他还会在祭台上用非常可笑的声调大声说“弥撒完毕，解散！”他能以别出心裁的方式主持整个弥撒盛典，甚至还会把整个神圣的弥撒仪式弄得颠三倒四。要是碰上他哪天喝多了，他还会自己编出一套新的祈祷文和弥撒曲，绝对是犯人们以为从没听过的新东西。

有时甚至当他手里拿着圣杯、圣盘或弥撒书的时候，他会一不小心从祭台上摔下来，那个场面就更加滑稽可笑了。然后他会大声地斥责那个从囚犯中挑出来的辅祭，说他是故意用腿将自己绊倒的，并会马上在经台前宣布罚那个辅祭坐单身牢房或是用脚镣手铐把他当众铐起来。

与此同时，也会使那个受罚者感到非常满意，因为这也是监狱小教堂里整出闹剧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他在这个部分中又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并且也演得很出色。

奥托·卡茨，这位最完美的随军神甫，是犹太人。这并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大主教科亨也是犹太人，而且还与马哈尔是至交呢！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随军神甫奥托·卡茨还有一段比大名鼎鼎的科亨大主教更为光彩耀眼的经历。

他曾在商贸学校念过书，后来作为一年制志愿兵在军队里服过役。他对证券法及证券业务极为精通，以至在一年之内就把他父亲的卡茨公司给弄得光荣破产了。老卡茨不得不背着他同他的合股人商定了一项善后措施，随即远走北美去了，而那位合股人也跟着前往阿根廷去了。

年轻的奥托·卡茨就这样把卡茨公司分给了南北美洲，而他自己竟落到了既没有产业可继承，也无栖身之所的地步，在无可奈何下，他只好从了军。

在此以前，这位一年制志愿兵奥托·卡茨还想出了个极其绝妙的主意：他去接受了洗礼。他虔诚地祈求基督保佑他官运亨通，并把这一招当做他与上帝之子之间的一笔交易。

洗礼是在艾玛乌斯修道院里隆重举行的。阿尔巴神甫亲自主持了他的洗礼仪式，场面十分隆重。到场的有来自奥托·卡茨服过役的那个团部、自以为十分虔诚的少校，还有赫拉德昌尼贵族女子学校的一个老处女，并请来了一位大下巴的宗教法庭的代表来当他的教父。

后来，奥托·卡茨顺利地通过了军官考试。于是这个刚刚出道的基督徒奥托·卡茨便留在军队里了。开始他觉得一切都是这么顺利，非常如愿。于是，他打算日后去参谋部培训班深造深造。

可是没想到，有一天奥托·卡茨喝得酩酊大醉，把马刀一扔，进了修道院，就这么糊里糊涂地穿上了道袍。当时还是赫拉德昌尼的大主教接见他的呢，就这样他进了神学院。在为他举行授予圣职的仪式之前，他竟然还在统领街上的一家酒店里又喝得酩酊大醉，然后才从狂欢作乐之地径直跑去接受圣职。随后，他就回到了自己原来所在的团部，让他们给自己安排了一个职位。当他

被任命为该团的随军神甫之后，他便买了一匹马，骑着它在布拉格大街上骄傲地遛了一大圈，并出席了所有团部军官为他举行的各种酒宴。

在奥托·卡茨居住的房间的过道上，人们经常可以听到他高声咒骂那些前来向他讨债的人。他还经常将街上的妓女带到自己家里或是派自己的勤务兵去找她们来。他还酷爱打牌赌博，大家都知道他玩牌时常常出老枪，可是没有人不愿戳穿他在那件教袍的大衣袖里藏了个“A”。军官们还照样尊称他为“圣洁的神甫”。

奥托·卡茨讲道的时候从来不事先做任何准备，在这一点上他与拘留所的前任神甫截然不同。他的前任固执地认为，通过讲道可以使关在拘留所里的士兵们改过自新。那位虔诚的老朽会一边翻着白眼珠一边向囚犯们讲述诸如必须改变有关娼妓问题的法律，必须改善对未婚母亲的关怀，以及有关私生子的教育一类的问题。他的讲道过于抽象，跟现实生活毫无联系，因而大家都感到索然无味。

与此相反，奥托·卡茨神甫的讲道却深受大家欢迎。

对于十六号牢房的囚犯们来说，穿着短裤衩被领进教堂的时刻就像过节一样。之所以让他们穿着短裤衩进教堂，是因为穿上长裤就意味着他们中可能有人会中途逃跑。这20个穿着短裤衩的纯洁天使被安排坐在讲坛最前排。有几个走运的天使，嘴里还叼着在路上捡来的烟头，因为他们没有衣兜可装，当然就只好这么叼在嘴里啦！

拘留所里其余的囚犯站在他们后面，饶有兴趣地看着站在讲坛下面的这20名只穿着短裤衩的活宝。这时，随军神甫登上了讲坛，只听他那靴子后跟上的马刺在铿锵作响。

“立正！”奥托·卡茨喊了一声口令，“现在，开始祷告！大家跟我念！喂！我说！站在后排的那个混蛋，别往手里擤鼻涕啦！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你这是在天主的神殿里，再弄我就要叫人把你关起来了！你们这些无赖，没把《我们的父》的主祷文给忘了吧？那好，我们来试试看！……诺，我就知道你们肯定不会念好的。到底《我们的父》在你们的心目中有多大的分量呢？你们这帮家伙一天到晚只知道吃上两份肉、一盘扁豆沙拉，然后捧着肚子往草垫上一躺，掏掏鼻孔，根本不把天父放在心上。我说得对不对？”

他站在讲坛上看了看这 20 名穿着短裤衩的天真的天使，只见他们跟其余的人一样，正在后排玩“弹肉”，高兴得很呢！

“这太有意思了！”帅克低声对身旁的犯人说。据说，那个犯人的朋友为了让他把自己从军队里给弄出来，便给了他三个克朗，让他用斧子把自己一只手上的指头全都给剁了下来。

“好戏还在后头呢！”那个犯人回答说。“他今天又醉得够呛，又该大谈特谈他那什么走向犯罪的荆棘之路了。”

果然，随军神甫今天的情绪非常好。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只是不停地将身子探过讲坛来，有好几次都失去平衡，差点儿从上面摔下来。

“唱点什么吧，小伙子们！”他对着下面大声喊道。“要不，让我来教你们唱一首新歌？那好，跟我唱吧：

我有个心爱的人呀，
我爱她胜过一切呀，
我得排队等候她呀，
她的情人有千千万，
我这位心爱的人呀，
就是圣母马利亚呀。

“你们这群草包，永远都学不会，”神甫接着说，“我真想把你们统统都枪毙掉算了，明白吗？我以神圣的上帝的名义告诉你们：你们这些无赖，上帝是不会怕你们的。他要让你们下地狱，由于你们不愿意跟随他，而宁愿走上罪恶的荆棘之路。”

“你瞧，来啦，他的酒性发作了！”帅克身旁那个犯人非常开心地对他说。

“所谓罪恶的荆棘之路，就是与罪恶进行抗争之路。你们他妈的这帮蠢货，都是一些混蛋，宁可呆在单身牢房里混日子，也不愿回到天父的身边来。但是你们只要抬起头来看看天堂，你们就能战胜邪恶，你们的灵魂就会得到安宁，你们这些下流痞！喂！后面那个家伙，你别打呼噜！你又不是马，也不是关在马厩里，你是在天父的神殿里。我警告你，你们这帮家伙！对了，我刚才讲到哪儿啦？对，灵魂会得到安宁，很好！记住！你们这些畜生，你们是人，应该透过乌云看到遥远的未来。你们应该知道，万物都是瞬间的，只有上帝是永存的。很好，难道不是这样吗，蠢货？我本该日夜为你们祈祷，替你们向仁慈的上帝求情的。你们这些没有头脑的笨蛋！求他将他的灵魂灌进你们那冰冷的心，求他以他那圣洁的仁慈之心洗净你们的罪恶，使你们永远属于他，让他永远爱你们这帮歹徒。可是你们甭想！我可没打算把你们领到天堂去。”这时，神甫打了个嗝，“不，我不会那样做的！”他又重复了一遍，“我什么也不会为你们做的。我连想都不会想到要那样去做，因为你们是一群不可救药的下流痞！在你们的生活道路上，即使是天主的恩典也没法引导你们走上正途，即使是上帝的爱也没法感召你们，因为天父根本不会想到要来拯救像你们这样的歹徒。站在下面的那些穿短裤衩的家伙，你们听懂了没有？”

这时，20名穿着短裤衩的犯人抬起头来，齐口地答道：“报告神甫，听见了！”

“光听见了还不够，”神甫又接着说，“生活中到处笼罩着不幸的阴云，即使是上帝的笑容也解脱不了你们的忧愁，你们他妈的蠢货！因为上帝的恩典也是有限的。喂！呆在后面的那头蠢驴，你别咳嗽好不好？要不我就把你关起来，一直关到你眼睛发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黑！你们这些站在下面的家伙，别以为你们这是在酒店里。上帝尽管是非常仁慈的，但是他的仁慈也只会赐给那些正派的体面人，而不会赐予那些不遵守他的法令或宗教仪式纪律的人间败类！这就是我想要对你们说的。你们连祷告都不会做，以为上教堂就是来寻开心的，以为这儿是剧院或电影院。我要把你们脑子里的这些想法统统赶走，让你们别以为我在这儿是为了给你们消遣解闷、为给你们的生活增添乐趣的。我要把你们一个个都关到单身牢房去！我说话是算数的！你们这群鸡奸的家伙！我在这儿简直等于白白浪费时间，我看得出我所作的努力完全是白费力气。其实，即使是大元帅或者大主教到这儿来，你们也一样不会改邪归正、不会倾心于天主的。但总有一天你们会明白我是在为你们着想！”

忽然，从这 20 名穿短裤衩的犯人中传来啜泣声。原来，帅克竟然哭起来了！

神甫把头低下一看，只见帅克正在那儿用拳头擦着眼睛。而周围的犯人正在笑嘻嘻地欣赏着这一幕。

这时，神甫指着帅克对其他犯人说：“你们大家都应该像他学习！他在干什么呢？他在哭泣。别哭了，我跟你讲，别哭啦！你想改过自新吗？小伙子，这可不容易啊！你现在泪流满面，可等你一回到那间小屋，你又会恢复原样，仍旧是不可救药的下流痞。所以你还得多想想上帝的恩典和仁慈，多动点脑子，使你那罪恶的灵魂在这个世界上能找到一条正道。刚才我们亲眼看到，这里有一个想要改过自新的人哭了。其余的人，你们打算怎么办？什么也不干？那边那个家伙你在那里嚼什么？难道你的父母是反当动物不成？那边居然还有一个家伙在神圣的殿堂里捉衬衫里的虱子！喂！你不能回去以后再捉吗？怎么偏偏要等到做神圣的弥撒的时候来干这个呢？看守长，你什么都不管！你们都是军人，又不是他妈的白痴老百姓。既然在教堂里，就得像军人的样

子，真是他妈的一群混蛋！看在上帝的份上，赶快把精力集中起来吧，追随上帝吧！捉虱子的事就留着回去以后再干好了！好！我就讲到这里了！你们这帮地痞，我要你们在做弥撒的时候放规矩点，别像上次后排的那个家伙那样，把上面发的内衣也拿去换了面包，非要等到做弥撒的时候来狼吞虎咽。”

说完，神甫便从讲坛上走了下来，到圣器室里去了。而拘留所看守长也紧跟在他后面进去了。不久，看守长从圣器室里走了出来，径直向帅克走去，把他从 20 名穿短裤衩的犯人中叫了出来，带到圣器室里去了。

帅克进了圣器室之后，看到神甫正悠闲地坐在一张桌子上，手里还摆弄着一根香烟。

见到帅克之后，神甫说：“你来了？我仔仔细细地考虑过了，我觉得我看透了你的心思，懂吗？你这个家伙。我还是头一回碰到有人在教堂里听我讲道竟然听得哭了起来。”

忽然，他从桌子上跳了下来，使劲摇晃着帅克的肩膀。在圣弗兰西斯·萨尔斯那阴森森的大幅画像下嚷道：“你这个混蛋，你赶快承认了吧，你是为了闹着玩才装哭的，是吧？”

画像上的圣弗兰西斯·萨尔斯好像正满腹迟疑地看着帅克，而另外一面墙上还有一张画像，上面的殉道者也似乎正惶恐不安地注视着帅克呢！那个殉道者的，臀部有一道被一名罗马雇佣军用锯子锯过的齿痕，可是从那个殉道者的脸上既看不出任何痛楚之感，也不见一丝欢快之情。他只是惊恐地张着嘴，似乎想说：“我怎么会这样呢？诸位，你们要把我怎么办呢？”

“报告神甫，”帅克决心孤注一掷了，“我在全能的上帝和您的面前坦白。天父的代言人，尊敬的父亲，我刚才的的确确是为了开玩笑才哭的！我琢磨着您的讲道正好需要一个想悔过自新的罪犯的典范。可是您却没能找到，于是，我为了让您高兴高兴，让您别以为再也找不到一个想要改邪归正的犯人了。况且，我也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想借这个玩笑自己开开心。”

神甫惊异地看着帅克那天真无邪的脸。这时，仿佛有一道阳光从圣弗兰西斯·萨尔斯那阴沉沉的画像上掠过，也给对面墙上那个惊恐不安的殉道者脸上增添了一点点暖意。

“我开始有些喜欢你了，”神甫又坐到了桌子上，“你是哪个团的？”他打着饱嗝问道。

“报告神甫，我既是九十一团的，又不是九十一团的，我压根儿就不知道我究竟应不应该属于九十一团。”

“那蹲监狱是为何呢？”神甫又打了一个饱嗝。

这时，从教堂里传来了手风琴的声音，演奏者是一位因为开小差而被关了起来的音乐教师。他正在弹奏着一首非常悲伤的宗教乐曲，和着神甫的嗝声，那乐曲声显得似乎高出了半个音。

“报告神甫，我实在不明白，我为什么会在这里坐牢，可我毫无怨言。我只是觉得自己太不走运了。我想把什么事都弄好，可是到头来却总没有好结果，就跟画像上的那个殉道者一样。”

神甫看着画像笑了笑说：“嗯，我确实很喜欢你。我要到军法官那儿去了解一下你的案情。哦，不能再跟你扯下去了，我还得把这场弥撒赶快搞完了才行！归队，解散！”

帅克一回到讲坛下面那群穿着短裤衩的犯人们中，他们便马上问他，神甫叫他到圣器室里干什么去了。他十分干脆地回答道：“他喝醉了！”

很快，大家就开始集中精神、毫不掩饰地欣赏着随军神甫的新表演——他所主持的弥撒。其中有一个犯人甚至在讲坛下面打赌说，神甫手里拿着的那只圣饼盘准会掉下来。他还用自己的那一份面包和另一个犯人许下的两个耳光打了个赌，结果他赢了。

在这个小小的教堂里，犯人们聚精会神地注视着神甫主持的这场仪式。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觉得信仰真的有什么神秘之处，或者真正怀有做为基督徒应有的那份虔诚之意。他们只是觉得此

时仿佛是在剧院里看一出情节曲折的戏剧，他们正非常紧张地关注着它的结局。再说神甫，他也正在祭台前入神地表演着。此刻，大家都沉浸在这个精彩的剧情之中。

犯人们在欣赏着神甫身上反穿着的这件道袍，并以极大的兴趣观赏着祭台旁所发生的一切，还时而报以深深的怜悯之情。

那个红头发的辅祭是一个因在二十八团偷别人的东西而被抓住的家伙，由于他不想在教堂里打杂，便来当了辅祭。他此刻正拼命地拼凑着弥撒的整个程序和经文。他不仅要当神甫的辅祭，而且还要负责在神甫不记得经文的时候告诉他。这时，神甫漫不经心，把整段经文都给念乱了。本来该念普通的弥撒经文，可他却念起了主降临节的晨祷词来了。他甚至还大声地唱了起来，把大家逗得前仰后合。

神甫既没有一副好嗓子，也缺乏音乐感。他一开口，教堂的拱顶上便回响起类似猪圈里发出来的刺耳的尖叫声。

“他今天喝的确实很多！”站在祭台前面的犯人们心满意足地说道，“瞧他那样子可真够神的，准是又在哪个妓女那儿喝多了。”

这时，神甫站在祭台上高声喊道：“弥撒完毕，解散！”声音之响，有如印第安人在战场上的震天吼声，把那些窗户都给震得哗哗直响。

然后，随军神甫瞅了瞅圣杯，看看还剩没剩一滴酒。接着他又打了一个很不耐烦的手势：“你们这群混蛋，完事啦，可以回去了。我知道，你们这群下流痞在教堂里、在神圣的天主面前，并没表现出应有的虔诚来。你们在至高无尚的上帝面前不知羞耻地高声谈笑、咳嗽、窃笑，甚至还在我这位圣母马利亚、耶稣基督和天父的代言人面前把脚碰得吱吱乱响。你们这些混蛋！假如下次还是这样，那我就要让你们得到应有的惩罚，狠狠地整治你们一顿！我要让你们知道，不仅有一个我上次讲的冥界地狱，还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有一个人间地狱。你们即使能逃脱冥界地狱，我料你们也难逃人间地狱！解散！”

随军神甫出色地将这老一套把戏给囚犯们实地表演了一番之后，便到圣器室里换衣服去了。随后，他从装酒的木桶里把圣酒倒进酒壶，一饮而尽。喝完之后，红头发的辅祭搀扶着他坐到拴在院子里的马背上。这时，神甫又想起了帅克。于是，他便下马走进了军法官贝尔尼斯的办公室。

军法官贝尔尼斯既是善于交往的人物，同时也是很具诱惑力的舞棍及贪恋女色的大色鬼。他对自己的这份差事厌烦得很，便经常有事没事在女士们的留言册上拼凑几句德文诗，好让自己手头上总是有一本花名册。他还是军法处最重要的要员之一。由于大量未了案件的卷宗和各种起诉书都集中在他手里，因而赫拉德康尼军事法庭的全体人员都非常尊敬他。他这人还经常丢失起诉材料，然后又只好重新编造。他还常常指鹿为马，把人名弄错，并遗失案件的各种线索，于是又随心所欲地杜撰一番。他把逃兵当小偷审，又把小偷当逃兵判刑；他还凭空捏造各种政治案件，乱说一气，给人们编造各类他们连做梦都不曾想到的罪名；他还常常虚构别人侮辱皇上的罪名；每当起诉的原始文件在极其混乱的档案中弄得无影无踪的时候，他就会捏造一些控告词，给人横加罪名。

“您好，近来怎么样？”神甫握着他的手说。

“不怎么样，”军法官贝尔尼斯回答说，“他们把我的档案弄得乱七八糟的，现在我他妈的根本就弄不清头绪了。昨天我把一个被指控为叛乱分子的材料清理得好好的，然后送了上去。可是他们又给我退了回来，并说，那不是叛乱案，而是偷了一听罐头的盗窃案。于是，我不得不又送上去另一份完全不同的材料。他们还会有什么花招，只有天知道。”

军法官朝地上吐了一口唾沫。

“你还常常打牌吗？”神甫又问道。

“我把什么都输在牌上了。上一次我跟那个秃头上校玩扑克，又输了个精光。可是，我新近认识了一个漂亮的小妞。对了，你近来怎么样，神甫？”

“我需要一个勤务兵，”神甫马上说道，“上次他们给了我一个没受过任何教育的老家伙，他可真是天下头号蠢猪。一天到晚只知道哼哼唧唧地做祷告，求上帝保佑他。最后，我把他打发上前线去了。据说，他所在的那个营已被打得落花流水了。后来，他们又给我派了一个小家伙来，可他啥事也不会干，只会拿着我的钱去酒店里喝酒。还有，那个混蛋的脚简直臭得叫人受不了。后来，我把他也给打发走了。今天，我在讲道的时候，发现一个家伙，为了开玩笑他，竟然号啕大哭起来。这种人我倒也用得着。他叫帅克，现在关在十六号牢房里。我想知道他为什么被关起来，有没有什么办法把他弄出来，让我带走。”

因此，军法官开始在他的那些抽屉里挨个儿找起帅克的卷宗来。便是，跟往常没有什么区别，他什么也没找着。

“准是在林哈特上尉那里，”军法官实在是找不着那个卷宗了，便告诉神甫说。“鬼晓得我那些档案给弄到哪里去了。我肯定是把它交给林哈特了。我马上给他挂个电话。……喂，我是军法官贝尔尼斯中尉，长官，请问，您那儿有没有一份叫什么帅克的卷宗？……什么？帅克的卷宗该在我这儿？那就怪啦……我从您那儿拿去的？真是怪事……他现在关在十六号牢房里……我知道，长官，十六号牢房归我管。可是我想，帅克的卷宗一定是塞在您的公文架上的什么地方了……什么？您让我不要用这种语气和您说话？案卷不在您的公文架上？喂！喂……”

军法官贝尔尼斯一屁股在桌子旁坐了下来，由于档案管理混乱不堪，他气得大发牢骚。他同林哈特上尉之间早就有了隔阂，他俩各不相让。要是属于林哈特管的案件卷宗落到了贝尔尼斯手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上，贝尔尼斯就把它故意塞到一个谁也找不着的角落里；而林哈特也用同样的办法来对付贝尔尼斯的案件卷宗。因此，有些卷宗就这样被他俩弄得无影无踪了。

（帅克的卷宗直到战后才从军事法庭档案室被找出来，上面的批注为：“该犯公开反对君主及我们的国家。”帅克的案件卷宗被塞在一个名叫约瑟夫·科乌德拉的卷宗里，封皮上还画了一个十字架，下面写着“诉讼已毕”几个字样和日期。）

“这么说，帅克的卷宗给弄丢了？”军法官贝尔尼斯自言自语地说道，“但是，无所谓，我这就让人把他给叫来，如果他什么也招不出，我就把他放了。然后，派人把他送到你那儿去，其余的事你就自己到他所属的团部去办好了。”

神甫走后，军法官贝尔尼斯便派人把帅克叫到自己的办公室来。他先让帅克站在门口等着，因为这时他正好接到了警察总局打来的电话，说是有关步兵麦克辛纳尔的七二六七号起诉书所需材料，办公厅已经收到，该材料是由林哈特上尉签收的。

帅克趁军法官贝尔尼斯打电话这个机会，认真看了看军法官的办公室。

要说帅克对于这间办公室，特别是对墙上那些照片的印象究竟有多好，实在是说不上来。那都是部队在加利西亚和塞尔维亚执行各种死刑时拍摄的照片。有些艺术照拍的是被焚烧的小茅舍和树枝上吊着死人的情景。还有一张在塞尔维亚拍摄的特别精致的照片上是一家老小被绞死的情景。照片上一个小男孩和他的父母是被绞死的。只见两名手持刺刀的士兵正站在那棵大树的附近，而照片最醒目之处是一个神气十足、正在抽烟的军官，而一个正在不远处做饭的炊事班构成了整个画面的背景。

“帅克，你究竟犯了什么罪？”军法官贝尔尼斯随手把电话记录往卷宗里一放。“你闯了什么乱子？你是愿意自己招供呢，还是等着别人来揭发呢？再这样下去是不行的，你别认为你是站在

由愚蠢的地方官进行审讯的法庭面前。我这儿是军事法庭，是‘皇家王室军事法庭’。你要想免除严厉的处罚，惟一的出路就是从实招来。”

军法官贝尔尼斯在丢失了被告材料的情况下，往往会使出我们刚才见到的这一绝招来。事实上这一招并没有什么大不了，因此这种审讯的结果总是一无所获，对此，我们也就不用惊讶了。

可是贝尔尼斯总觉得自己能够熟知一切。他总是认为，在既没有被告材料，也不知道被告犯的是什么罪和为什么被关在拘留所里的情况下，他只需要察言观色，根据被告的言行举止和面部表情，就能知道此人之所以被关在拘留所的原因。

他对犯人的洞察力和理解力简直达到了高深莫测的地步，以至于能把一个因为偷了几打内衣（在仓库里替仓库管理员打工的时候）而被送到拘留所里来的吉普赛人指控为政治犯，并宣称此人在一个小酒店里蛊惑一些士兵建立一个由波希米亚和斯洛伐克组成的、并由斯拉夫人的国王统治的、独立的民族国家。

“我们手里有足够的证据，”当时，他对那个倒霉的吉普赛人说，“你惟一的出路就是招认你是在哪个酒店里讲的，听你讲的那些士兵是哪个团的，还有，你是什么时候讲的。”

不幸的吉普赛人只好胡乱编造了一个日期，还有酒店的名称以及自己臆想出来的士兵所属团部。审讯结束之后，那个吉普赛人干脆从拘留所里逃跑了。

“看来，你是什么也不肯招认啰？”这时，贝尔尼斯见帅克一言不发，便问道，“你是怎么到这儿来的？他们为什么要把你关起来？我看你还是自己交待的为好，省得让我来揭发你。我再告诉你一次，你最好还是坦白交待，因为这样可以使审讯省点儿事，你也可以因此而被从宽判处。在这一点上我们军事法庭和民事法庭是一样的。”

“报告长官，”帅克显得非常无辜地说道，“我被关在拘留所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里是因为我是无家可归的流浪汉。”

“你这是什么意思？”

“报告长官，我只要用简单的几句话就可以把它说清楚。我们街上有一个卖炭的，他有一个根本还不懂事的两岁的小男孩。有一天，这个小男孩从维诺堡走到了利布尼。警察在街边捡到了他，便把他带到了警察局。后来，他们又把他，一个两岁的小男孩关了起来。你瞧，这个小男孩一点罪都没有，可是也被关了起来。即使他会说话，别人问他为什么被关在这里，他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而我也正是这种情况，我是无家可归的流浪汉。”

军法官用他那敏锐的目光将帅克仔仔细细地观察了一番，可是站在他面前的这个家伙脸上那种毫不在乎和天真无邪的神情，弄得他简直毫无办法。他气呼呼地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要不是他已经答应神甫要把帅克送给他的话，谁知道帅克会有什么下场呢？

最后，军法官终于在桌子边停了下来。

“你给我听着，”他对神情自若地站在自己面前的帅克说，“我要是再碰到你，我就要你好看！……把他带走！”

当帅克被送回到十六号牢房之后，贝尔尼斯便派人把看守长斯拉维克给找了来。

“下一步，我决定叫卡茨神甫来处理帅克，”他简明扼要地对看守长说。“把他的释放证填好！然后再派两个人把帅克押送到神甫那儿去。”

“一路上要给他戴脚镣手铐吗，长官？”

军法官气得用拳头在桌子上狠狠地捶了一下。“你这个笨蛋！我不是明明告诉你了让你给他开释放证吗？”

随后，贝尔尼斯将这天与林哈特上尉以及帅克打交道的过程中所积下的怨气像湍急的河流一般，一股脑儿地倾泻到了看守长身上。只听他最后说道：“你现在该明白你是天字头号的皇家蠢

猪了吧？”即使军法官可以对国王或是皇上说这样的话，但这位非王室成员的普通看守长却仍然对此颇为不满。因而当他从军法官的办公室出来之后，便狠狠地踢了正在过道上打扫卫生的囚犯几脚。

至于帅克嘛，看守长认为至少得让他在拘留所里多呆一个晚上，也好让他从中再享受点什么。

在拘留所里度过的这个夜晚，将让帅克永远不能忘记。

十六号牢房的隔壁是一间阴暗的单人牢房，那天晚上，从那里不断传来一个因违反了军纪的士兵号啕大哭的声音。原来是谢帕军士奉了看守长斯拉维克的命令，正在残忍地折磨那个士兵呢。

等号啕大哭的声音平息下来之后，从十六号牢房里又传来了犯人们用手指掐虱子的“噼噼啪啪”声。

牢门上面的墙洞里有一盏用铁丝网罩起来的煤油灯，灯光昏暗，冒着黑烟。空气中弥漫着煤油的味道以及常年不洗澡的人体的汗味儿和便桶的臭味儿。牢房里仅有的那只便桶在每次使用之后，都会掀起一股新的恶臭，传遍十六号牢房的每一个角落。

所有的犯人都消化不良由于糟糕的伙食。大多数人还得忍受在这寂静的夜晚吹进牢房的“嗖嗖”寒风。在牢房里，只听见“嗖嗖”寒风此起彼伏，好像在相互打趣逗笑。

过道里不时地传来看守们有节奏的脚步声，牢门上的窥视孔也时不时地被看守打开。

这时，从中间一张铺位上传来了悄悄的说话声：“在我企图越狱逃跑、后来被关到你们这儿来之前，我本来是关在十二号牢房里的。关在那儿的人，犯的罪都很轻。有一次，他们把一个乡下人给关了进来。那个可怜的家伙被关了14天，原因是他留了几个士兵在他家过夜！他们刚开始认为他是搞什么政治阴谋，可后来才弄明白他只是为了赚几个小钱。本来他应该和那些罪行最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轻的人关在一起的，可是由于那儿已经关满了人，于是他们就把他和我们关到一起来了。你们简直想象不到那个乡下人从家里带了多少好吃的东西来！还有，他家里给他捎来了多少好吃的东西！因为他们允许他可以单独儿吃饭，也可以吃得好一点，他们还允许他抽烟。他有两块火腿，一大块面包，还有鸡蛋、黄油、香烟……总之，他那两个背包里简直是什么都有。可是这个家伙竟然一个人独享这些东西！他既然没有料到要像别人一样有福同享，于是，我们只好和他说好话让他分给我们吃些。可是没想到，这个吝啬鬼说什么也不肯分一点给我们吃。还说什么他要坐14天牢，这里发给他的那点儿卷心菜和烂土豆会搞坏他的肠胃。他还告诉我说，他可以把监狱发给他的那一份饭菜和面包让给我们，随我们是分着吃还是轮流吃。你们听我说，他简直是死要面子活受罪的家伙，他竟然说什么也不肯坐到那只便桶上去拉屎，宁可憋到第二天放风的时候到院子的粪坑里去拉。他娇气得甚至连手纸也给带来了。我们对他说，我们并不稀罕他那份饭菜。于是我们就这样忍了一天、两天、三天。当着我们的面这小子又是吃火腿，又是拿黄油抹面包，而且还剥鸡蛋吃。总之，他简直是养尊处优！他甚至还当着我们的面抽香烟，可连一口也不给我们抽，还说什么他不让我们抽，是因为他怕看守发现了他要倒霉。总之，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就这样熬了三天。可是到第四天夜里我们可就对不起了。这家伙早上一醒来，噢，我还忘了和你们说，他每天早、中、晚都要祷告好半天。这天早上，当他做完祷告，到他的床板底下去摸那两个装满食品的背包时，却发现他那两个背包瘪得像两个干瘪的李子。于是，他开始大声叫嚷说他的东西被偷了，只剩下了手纸。他就这么喊了五六分钟，见没有人搭理他，忽然又对我们说，我们一定是在和他开玩笑，只是把他的东西藏起来了。他还假装高兴地对我们说：‘我知道，你们是在和我开玩笑，我相信你们会把东西还给我的。你们可真

有两下子！’我们当中有个利布尼人，利布尼人对他说：‘喂，我告诉你一个办法，你把脑袋用毯子蒙起来，数到十，然后再看看你的背包。’那个草包还真的像听话的孩子那样用毯子把头给蒙了起来，并数着：‘一、二、三、四……’这时，那个利布尼人又说：‘不能数那么快，要慢一点数。’于是，他又只好在毯子里一下一下慢慢地数了起来：‘一——二——三……’等他数够了十，便从毯子底下钻出来看他的背包。‘我的老天呀！你们这些家伙！’他开始嚷了起来。原来那两个背包仍旧是空的。他当时那样子，显得非常愚蠢，把我们逗得哈哈大笑。然后，那个利布尼人又说：‘你再数一次吧！’你们信不信，那个头号大笨蛋竟然又数了一次。等他发现背包里除了手纸之外还是什么也没有的时候，他便开始拍打起牢门来了。‘他们把我的东西给偷走啦！他们把我的东西给偷走啦！……来人哪！开门哪！看在上帝的份上，开门哪！’看守闻讯赶来，连看守长和谢帕军士也来了。我们异口同声地说他发疯了，并说他昨天吃了一整天，一直吃到深夜，一个人把所有的东西都给吃光了。当时，他只是个劲不停地哭：‘一定还剩了点儿碎渣渣！’接着，他们开始到处找碎渣渣，可是什么也没找到，因为我们把那些凡是吃不完的东西，都用一根线拴着送到楼上去了。尽管那个大傻瓜一直不停地嚷嚷：‘一定还剩了点儿碎渣渣！’可是他什么也没找着。就这样，那个笨蛋一整天什么也没有吃，只是一直盯着我们，看有没有人吃他的东西或抽他的香烟。第二天开午饭的时候，他还是不肯碰一下发下来的牢饭。可是到了晚上，他对那些烂土豆和卷心菜也开始感兴趣、有胃口了。不同的是，他不再像过去吃火腿、鸡蛋之前还要先做一番祷告了。后来，我们有个伙伴从外面弄了点非常便宜的香烟来。这时他才开始同我们说话，让我们也给他抽一口。可是我们什么也没给他。”

“我还担心你们会给他抽呢，”帅克插了一句，“要是这样的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话，那你的整个故事都会让人倒胃口。那么高尚的人只有小说里才有。要是在拘留所里这么干，那简直就是傻瓜！”

“你们也没用毯子治治他，给他点颜色看看？”有人问道。

“没有，我们给忘了。”

而后，大家又就该不该让他尝点厉害这个问题，轻轻地展开了一番讨论。结果大多数人都认为应该这么做。

谈话声渐渐小了下来。那里面有他们经常扔的烟头、胸口和肚皮上搔着痒，一边慢慢地睡着了。为了不让煤油灯晃眼睛，他们还用那爬满了虱子的毯子蒙上了脑袋。

第二天早上8点，帅克就被叫到办公室去了。

“靠近办公室大门的左边有个痰盂，他们常常往那里面扔烟头。”一个狱友告诉帅克说，“在二楼，你还要经过一只痰盂。9点钟才开始打扫楼道，你现在去，兴许还能捡到点什么。”

可是帅克辜负了他们的希望，因为他再也没有回到十六号牢房里去。19位穿着短裤衩的狱友还一直在胡乱地猜测着帅克的遭遇呢！

一个满脸雀斑、颇具想象力的预备役士兵到处宣扬说，帅克用枪打死了自己的长官，他们今天把他绑赴刑场执行枪决去了。

第十章 帅克当上了随军神甫的勤务兵

—

帅克在两名背着刺刀枪的士兵的光荣护送下，正在前往随军神甫住处的路上。就这样帅克又开始了他的新的历险生活。

这两名押送兵可真不愧为天生的一对：一个又高又瘦，而另一个却又矮又胖；高个子瘸着右腿，而矮个子却拐着左腿。两个人都在后方服役，原因是他们在战前就已完全免除兵役了。

他们表情庄重地沿着人行道往前走，时而地瞟一眼走在他们中间、逢人便打招呼的帅克。

帅克的便衣以及他从军时戴的那顶军帽都在拘留所里给弄丢了，在释放他之前，他们给了他一套旧军服。军服原来的主人是一个比帅克高出一个头的大胖子。这样一来，那军服的裤腿肥得可以装下三个帅克。裤腰比他的胸口还要高，而且全身上下全是皱褶。袖筒上打满了补丁的上衣上全是油污，脏得要命。帅克穿着它在街上晃来晃去，好像一个套着长袍的稻草人。而再看他穿着的那条大肥裤，又活像马戏班里的小丑。他的头上还戴着一顶从拘留所换来的大军帽，那军帽大得连他的耳朵都给盖住了。他这身打扮引起了满街人的注意。

看到街上的行人给自己微笑，帅克也对他们报以甜甜的微笑。

他们一行三人就这样朝着神甫的住处——卡尔林走去。

当他们走到小城广场下面的拱廊里时，那个矮胖子首先和帅克攀谈了起来。“你是什么地方的人？”矮胖子问道。

“布拉格人。”

“你没打算逃跑吧？”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有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凡是矮胖子大多都是好心肠的乐观主义者，而瘦高个却恰恰相反，大多都是一些小心眼的怀疑主义者。

这时，只听瘦高个对矮胖子说：“要是有机会，他准会逃跑的。”

“他干吗要逃跑呢？”矮胖子说，“既然他从拘留所里出来了，那就等于取得了自由。我这儿还有一封公函呢！”

“是交给神甫的公函吗？你清楚那上面写了些什么吗？”

“不知道。”

“瞧你，不知道还说呢。”

他们又沉默了下来，默默无语地走到了查尔斯大街。在查尔斯大街上，矮胖子又对帅克说：“你知道我们为何要把你送到随军神甫那儿去吗？”

“去忏悔，”帅克随口答道，“明天他们要绞死我。他们向来都是这么做的。人们管这叫做精神安抚。”

“他们为什么要把你……”瘦高个谨慎地问了一句。这时，矮胖子同情地看了帅克一眼。

他们两人都是诚实的乡下手艺人。

“我不知道。”帅克脸上依然带着那善意的微笑，“我什么也不知道。我想我大概是这都是命中注定的！”

“你可能是生来就命苦一些。”听矮胖子的口气，好像他什么都知道似的，“普鲁士战争时期，在我们家乡耶塞纳，他们也绞死过这么一个人。他们把他找了去，啥也没对他说，就在约瑟弗夫把他绞死了。”

“可是，我想，”瘦高个满腹置疑地说，“他们不会无缘无故把一个人吊死吧？总得有个什么理由吧？他们那样做一定是有自己的道理。”

“没打仗的时候，”帅克说道，“他们可能还会讲个理由，可

是一打起仗来，他们对你可就顾不上那么多了。你要么战死在前线，要么被吊死在自己家乡。半斤对八两，横竖都是死，没什么两样。”

“喂，你该不是政治犯吧？”瘦高个问道。从他说话的口气可以听出，他开始有些同情帅克了。

“我还不止是政治犯呢！”帅克笑着回答他们说。

“那你是民族社会党吗？”现在轮到矮胖子警惕起来了，“唉！你是不是民族社会党关我什么事呢？你看，这儿到处都是人，都在盯着咱们呢！我们到那个小巷子里把刺刀卸下来就好了，免得这么醒目。你该不会跑掉吧？你要是跑了，那我们可就遭透啦。你说是不是，托尼克？”他转身对瘦高个说。这时，瘦高个悄悄地对矮胖子说：“我们可以把刺刀卸下来，因为他毕竟是我们自己人呀。”

此时的瘦高个非不再有所怀疑，并且对帅克还充满了同情。于是，他们找了一个偏僻的小巷子把刺刀从枪上卸了下来。随后，矮胖子还让帅克和自己并排走在一起。

“你兴许想抽支烟吧？”矮胖子问道，“谁知道他们会不会……”他本想说，“谁知道他们会不会在你上绞刑架之前让你抽支烟呢？”可是，他并没有把话说完，因为他觉得这样说恐怕不大恰当。

他们三个都抽起了烟。押送帅克的两个士兵开始向他谈起他们在赫拉德克·卡拉洛夫乡下家里的情况，以及他们的老婆孩子，还有他们那一小块地和他们家的母牛。

“我渴了。”帅克说。

瘦高个和矮胖子彼此交换了一下眼神。

“我们到哪儿赶快去喝上一杯就好了。”矮胖子觉得瘦高个一定会同意自己的提议，便这么说道，“可我们得找个不惹人注意的地方。”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咱们到‘蒙面人’酒店去吧，”帅克提议道，“你们可以把枪放在那儿的厨房里。塞拉波纳老板是老鹰协会的会员，你们用不着怕他。”

“那儿还有人拉小提琴和手风琴呢，”帅克接着说道，“还有一些妓女和那些不准进‘代表大厦’的人也常常去那儿。”

瘦高个和矮胖子又相互交换了一下眼神。这时，瘦高个说：“那好吧，咱们就到那儿去吧！到卡尔林还远着呢！”

一路上，帅克接二连三地给他们讲各种奇闻轶事。他们就这样兴高采烈地来到了“蒙面人”酒店。瘦高个和矮胖子照帅克说的把枪放到厨房之后，便来到了餐厅里。在那里，小提琴和手风琴正演奏着一支流行的曲子：

在潘拉克拉克小山上，
绿树一行行……

这时，只见一个青年的大腿上一个年轻的女郎正坐在上面。那青年梳着光溜溜的小分头，让人一看就知道，他一定是情场上的老手。坐在他腿上的那个女郎用她那嘶哑的喉咙正在高声唱着：“我是个订了婚的姑娘，可别人又把我缠上。”

另一个喝得烂醉如泥的街头鱼贩子此刻趴在一张桌子上睡着了。可是他又时不时醒过来，捶着桌子，结结巴巴地嘟囔道：“这不成！”说完之后，马上又打起了呼噜。而在一面大镜子下面的桌球台旁又坐着另外三个姑娘，只听她们正对着一个列车员高声喊道：“小伙子，请我们喝杯苦艾酒吧！”再看看那个琴师的旁边，还有另外两个人正在为玛尔卡昨晚是不是被巡逻队给抓去了吵个不休。一个硬说他亲眼看见她被抓走了，而另一个却说她一定是跟某个大兵到瓦尔苏旅馆睡觉去了。

一个士兵和几个老百姓紧挨着门边坐着，那个士兵正在对他们讲述自己在塞尔维亚受伤的经过。只见他的胳膊上缠满了绷带，口袋里却塞满了他们送给他的香烟。他说他已经不能再喝

了，可其中一个秃顶的老头儿却在不断地劝他说：“再喝一杯吧，大兵！不知道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呢？要不要他们给你演奏点什么？你喜欢听《孤儿》那支曲子吗？”

这支曲子是秃顶老头儿最喜欢的歌曲。不一会儿，小提琴和手风琴真的奏起了那支听起来令人心酸的调子。只见那老头儿泪眼婆娑，用颤抖的声音唱道：“等他长大以后，他问自己的妈妈是谁，问自己的妈妈是谁……”

忽然，坐在他们旁边桌子上的一个人大声吼道：“喂，别嚎了行不行？把那调子收起来，和你们的《孤儿》一起见他妈的鬼去吧！”

存心和他抬杠的对面那张桌上的人打出了最后一张王牌，只听他们故意高声唱道：“离别吧，离别，我的心碎了，我的心……”

“弗兰塔！”当那些人在扯着嗓门唱《孤儿》，声音大得连小提琴和手风琴的声音都听不见的时候，对面桌上的人便对着那个士兵叫道：“别理他们，快到我们这边来坐，让他们都见鬼去吧！你到我们这边来好了，对了，别忘了把香烟也带过来！跟那些笨蛋在一起，不会让你开心的！”

酒店里的此情此景让帅克想起了自己战前经常光顾这里的情形。那时，警长德拉什尼尔时不时就要到这儿来搜查一番。妓女们都很怕他，却又毫无办法，便编了一首歌来气他。他还记得，有一次她们还一同唱起了这首歌：

德拉什尼尔来搜查的时候，
玛瑞娜可不怕他，
又吵又闹真快活呀，
她又喝得醉醺醺。

正当她们唱得起劲的时候，德拉什尼尔带着他的手下人冲了进来。他来势凶狠，显得十分冷酷而无情。接下来，这群便衣警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察就像围捕鹧鸪一样，他们全被赶到一起。一向倒霉的帅克那次也在场，当德拉什尼尔提出要检查他的身份证的时候，他还反问他一句：“是警察局同意你们这么干的吗？”接着，帅克又想起了一位诗人，他也常常坐在那边的大镜子下面，在“蒙面人”习以为常的喧哗声中写下了很多短诗，读给妓女们听。

押送帅克的那两个人对这儿却一点儿也不熟悉，对他们来说，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新鲜有趣，他们很快就喜欢上这里了。对这儿第一个感到非常满意的是矮胖子，因为这儿的人与他有很多共同之处，那就是，他们除了和他一样是乐观主义者之外，他们中大多数人还是信奉伊壁鸠鲁派的享乐主义者。再说那个瘦高个吧，他刚开始的时候稍稍有些犹豫不决，可就像他不再怀疑帅克一样，他那小心谨慎的防范心理很快就烟消云散了。

“我要去跳个舞，”当他喝完第五杯啤酒，看到那一对对男女在跳着波尔卡舞的时候，他也有点坐不住了。

而矮胖子则完全陶醉在他的酒色之中了。只见坐在他身旁的那个年轻女郎，正不时地在他耳边说些淫词秽语，对他进行挑逗，直把他听得两眼放光。

帅克一个人在一旁喝着酒。只见那个瘦高个跳完一曲之后，便和他的舞伴一起来到了桌旁。随后两个押送兵又是唱又是跳，一杯接一杯不停地狂饮，还时不时地在他们舞伴的屁股上捏上一把。在这一片烟雾弥漫、酒气冲天的气氛中，两个押送兵不停地和他们的舞伴打情骂俏，不由得使帅克想起了那句古诗：“今朝得意须尽欢，休管明朝空对月。”

到了下午，有个士兵来到了他们身旁。他对他们说，他们只需花上五个盾，他就能使他们的血液中毒。他还说他随身带着注射器，可以在他们的腿上或手上注射煤油。这么一来，他们就至少可以在医院里躺上两个月，要是他们经常往伤口上涂唾沫的话，那么他们还可以躺上半年，那样的话，他们就可以完全不用

服兵役了。

此时，瘦高个已经完全不能自控了，居然让那个士兵把自己带到厕所里，让他在自己的腿上注射了一针煤油。

眼看天就要黑下来了。于是，帅克建议他们尽快上路。这时，矮胖子说起话来已经含糊不清了，他还劝帅克多呆一会儿。瘦高个欣然同意，还说什么他们尽可以等一等，不用着急。可是帅克对“蒙面人”酒店已经不再感兴趣了。于是他威胁他们说要是他们不走，他就要自己动身了。

听他这么一说，他们只好同意离开“蒙面人”酒店。可是他们非得让帅克答应在路上再找个地方歇歇。

后来，他们又进了弗洛伦斯街的一家小咖啡馆。矮胖子为了能再开开心，居然卖掉了自己的那只银表。

从那儿出来的时候，那两个押送兵就不得不由帅克搀扶着走路了。一路上他俩把他折腾得够呛，他们的腿已经不听使唤了，总是跌跌撞撞的。可他们还表示要再找个地方去玩玩。由于矮胖子糊涂得差点儿把交给神甫的公函都给弄丢了，于是，帅克不得不自己揣着它。

每当迎面走来军官或军士，帅克都得提醒他们注意。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才把他俩拖到了卡拉洛夫斯卡大街随军神甫的住处。

这时，帅克帮他们把刺刀插到枪上，并不住地提醒他俩，让他们押着他，而不是让自己押着他俩。

他们在二楼一扇门上贴着“随军神甫奥托·卡茨”几个字样的门外停了下来。这时，一个士兵前来替他们开了门。帅克听见从里面客厅里传来说话声和杯瓶“叮叮当当”的碰撞声。

“报——告——神甫！”瘦高个对着那个前来开门的士兵行了一个军礼，非常吃力地说道，“我们——带来——了——一份公函——和一个人。”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进来吧，”那个士兵说，“你们怎么醉成这个德行？神甫也……”士兵吐了一口唾沫。

然后，那个士兵拿着公函进去了。他们在大厅里等了许久，好不容易才等到里面的门开了。与其说神甫是从里面走着出来的，还不如说他是从里面窜出来的。神甫身上只穿了一件马甲，手里还夹着一支雪茄。“原来你已经来了呀，”他对帅克说，“你是被他们带来的吗？喂……你有没有火柴？”

“报告神甫，没有。”

“哦，你怎么会没有火柴呢？每个士兵都应当随身携带火柴，好点火嘛。不带火柴的士兵，就是……就是什么来着？”

“报告神甫，就是一个没有火柴的人。”帅克回答说。

“说得对，他就是一个没有火柴的人。他就不能给人点火，这是其一。还有其二，你的脚臭不臭，帅克？”

“报告神甫，我的脚不臭。”

“很好！这是其二。再说其三，你喝不喝白酒？”

“报告神甫，我不喝白酒，只喝朗姆酒。”

“很好！看看这个士兵。他是我今天从费尔德胡贝尔中尉那儿暂时借来的，他是费尔德胡贝尔中尉的勤务兵。这家伙什么也不喝，是绝对的禁——禁——禁酒主义者，所以只能把他遣送到前线去。因——因为这样的人对我没有用。他不是勤务兵，而是一头母牛，母牛只会喝水，只会像一头公牛那么‘哞哞’叫。”

“你竟然是绝对的禁酒主义者，”他回过头来对那个士兵说，“你也不——不知道害臊，蠢货，你真该挨两个耳光。”

突然，神甫的注意力又集中到那两个押送帅克的士兵身上去了。只见他俩正想拼命站直点儿，可总是摇摇摆摆，即使靠在那两支枪上也起不了什么作用，还是撑不住。“你们喝——喝醉了，”神甫说，“执行任务的时候喝醉了，我要叫人把你们给关——关起来！帅克，把他们的枪卸下！带他们到厨房里去，由你

看管，直到他们被巡逻队带走为止。我马上就给兵营打个电——电——电话。”

拿破仑有句名言：“战局瞬息万变。”这句话，今天真是得到了完全印证。

今天早晨，这两个人还背着刺刀枪押送帅克，防止他逃跑；接着，是帅克领着他们走；最后，却是由帅克来看守他们两个了。

最初，他俩对这个命运的转化还没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可当他们坐在厨房里，看到站在门口上端着他们刺刀的帅克时，他俩才如梦初醒。

“我还想喝点什么，”一向乐观的矮胖子此时叹了口气。瘦高个又患起疑心病来了。他说，这一切都是因为帅克可耻地出卖了他们。他还大声谴责帅克，怪他让他们落到了现在这个地步。他还斥责帅克说，他向他们保证过，自己明天要上绞刑架，可是现在看来，什么忏悔啦、绞刑架啦，都是假话。

帅克一声不响，只在门边走来走去。

“我们都是他妈的笨驴！”瘦高个又嚷道。

过了好一阵子，帅克见他不再骂了，就开口说道：“现在你们至少知道了，当兵可不是闹着玩的事儿。我和你们一样，也是在执行任务，只是俗话说得好：‘我现在是走红运了！’”

“我真的还想喝点什么！”乐观主义者绝望地又说了一遍。

这时，瘦高个站了起来，踉踉跄跄地朝门边走去。“我们回家去吧，”他对帅克说，“伙计，别他妈的这么蠢了！”

“退后！”帅克说道，“我得看着你们，现在我们谁也不认识谁！”

这时，神甫刚好出现在门口。“我……我怎么也叫不通兵营的电话。那好，你们回家去吧！但是，必须要记……记住，执行任务的时候，但不许……许再喝……喝酒啦！跑步……走！”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应当为随军神甫说句公道话，他的确没有给兵营挂通电话。因为他家里本来就没有装电话，他刚才只是对着落地台灯乱嚷了一大通。

二

帅克已经给卡茨神甫当了三天的勤务兵了。可在这三天里，他才见过神甫一次。第三天，海尔米奇中尉的勤务兵来通知帅克去接神甫。

在路上，海尔米奇中尉的勤务兵对帅克说，神甫同他的中尉吵了一架，还把钢琴给砸坏了。现在神甫醉得像滩烂泥躺在中尉的家里，说什么也不肯回家。

他还说，海尔米奇中尉也喝醉了，把神甫赶到了他家的过道里，因而神甫此刻就坐在门边睡着了。

帅克赶到中尉家中之后，便摇了摇神甫。神甫睁开眼睛，嘟囔了几句。于是，帅克马上敬了个军礼说：“报告，神甫，我来了。”

“你来这儿干……干什么？”

“报告，神甫，我来接您。”

“你到这儿来接我？接我到哪儿去呀？”

“回您家里去，神甫。”

“干吗要我回自己家里去？我难道不是在我自己家里吗？”

“报告，神甫，您现在是坐在别人家的过道上。”

“我是……怎么……到这儿……来的？”

“报告，神甫，您是到这儿来串门的。”

“我没……没……没有串门。你……你……你搞……搞错了。”

帅克把神甫扶了起来，让他靠墙站着。神甫稀里晃荡东倒西歪，靠在他身上说：“我要摔倒啦！”

“我要摔倒啦！”他又说了一遍，并傻乎乎地笑了起来。帅克好不容易让神甫紧靠在墙上，神甫顺势又打起盹儿来。

帅克又把他叫醒。“你要干吗呀？”神甫边说边尽力想蹭着墙根坐到地上，可没能坐得下去。“你到底是谁呀？”

“报告，神甫，”帅克一面按着神甫，让他靠墙站好，一边回答说，“我是您的勤务兵呀，尊敬的阁下！”

“我根本就没有什么勤务兵，”神甫费力地说着，又一头栽倒在帅克身上，“我也不是什么阁下。”

“我是一头猪，”他酒后说真话，“让我走，先生，我不认识您。”

他们这场小小的扭打最后以帅克的彻底胜利而结束。于是，帅克乘胜把神甫从过道里拖下楼来，一直拖到大门口。可是到了大门口，神甫怎么也不肯让帅克把他拖到街上去。“先生，我不认识您，”在与帅克扭来扭去的同时，他一再声明，“您认识奥托·卡茨吗？那就是我。”

这时，他紧紧地抓住门框大声嚷道：“我见过大主教，梵蒂冈的大主教很器重我，你懂吗？”

帅克干脆把“报告，长官”几个字扔到一边，改用一种非常随便的口气对他说：“喂，我说，您把手松开吧，要不我就要使劲地打您的手了。我们现在回家，够了，少废话！闭嘴！”

这时，神甫把手松开了，又一头倒在帅克身上。“那好，我们随便到哪儿去吧，可就是别到‘舒服’妓院去，我欠了那儿的债。”

帅克连推带搯地把他拖出了大门，沿着人行道朝家里拖去。

“这家伙是谁呀？”街上看热闹的人问道。

“他是我的兄弟，”帅克回答说，“他乘休假的机会来看望我，一时高兴就喝醉了，因为他原以为我死了呐！”

神甫本来嘴里一直哼着一支谁也听不清楚的歌谣，可一听到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帅克刚才讲的最后几个字，便站直了身子朝路人说：“你们当中要是有人死了，限你们三天内向军团指挥部报告，好给他的遗体洒圣水。”

说罢，神甫又一声不响了，只不过是不断地往人行道上栽。帅克只好搀着神甫的腋窝一个劲儿地往前拖。

神甫的脑袋向前耷拉着，而两条腿却拖在后面左摇右晃，活像一只折断了腰的老猫。一路上，他嘴里还不住地嘟囔着：“主和你们同在——和你们的灵魂同在。主和你们同在。”

好不容易到了马车站，帅克先让神甫靠墙坐下，然后接就上前去和马车夫讲价钱。

一个马车夫说，他很了解这位先生。他曾替他赶过一次车，现在可再也不愿替他赶第二次了。

“他吐了我一车，”他直截了当地说道，“并且连车钱都没付。我赶了两个多小时的车才总算找到他的住处。我一共找过他三次，可过了一个星期之后，他才付给我五个克朗。”

费了大半天的口舌，才有一个马车夫答应替他们赶车。

当帅克回到神甫身边的时候，看见他已经睡着了。而他头上原本戴着的那顶黑色圆顶硬礼帽（因为他平日出门总喜欢穿便服）也给人摘走了。

帅克将精神恍惚之后，在那个马车夫的帮助下，好不容易才把他塞进了车厢。在车厢里，神甫变得完全神志不清了，他竟然把帅克当成了七十五步兵团的嘉斯特上校了，反反复复念叨着：“老朋友，如果我直呼你的名字，你可别生气啊！我是一头猪！”

有一阵子，马车在石子路面上行走时发出的碰撞声似乎让他有几分清醒了。只见他坐直身子，唱了几句谁都不熟悉的歌儿。那很可能是他的幻想曲吧！

我回想起那段美妙的日子，

当他把我抱在他的怀抱里，

那时候我们同住在，
麦克林纳的多玛日利采附近。

可是没过多久，他又神志不清了。只见他掉过头来对帅克挤眉弄眼地问道：“您今天过得如何，夫人？”

稍微停顿了一下，他又说：“您是打算去哪儿避暑吧？”这时，周围的一切在他眼里仿佛都变得恍恍惚惚、成双成对的了。于是，他用手指着帅克问道：“您已经有这么大个儿子啦？”

“坐下！”当神甫想爬到车夫的座位上去时，帅克朝他吼道。“要不我就要教你怎样放规矩点儿了！”

神甫安静下来了。他那双像猪一样的小眼睛直盯着车厢外面，怎么也弄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完全糊涂了，直冲着帅克哈巴狗似地说道：“夫人，我要一流的服务！”说着，马上就要脱裤子。

“你马上给我把裤子扣好！你这个猪猡！”帅克对他嚷道，“所有的马车夫都已经认得你了。你已经在别人车上吐过一次了，现在还想来这个。你可再也别想像上次那样，不付钱就跑了！”

此刻神甫又用双手托着腮帮子，忧郁地唱了起来：“谁也不再爱我啦……”可是，他突然停了下来，冒出句德语：“很抱歉，亲爱的朋友，你是他妈的笨蛋！我愿意唱什么就唱什么。”

而后，他又想打口哨吹个什么调子，可是不但调子没能吹出来，倒从嘴里发出了“哇”的一声。把马车夫吓得立即收住了缰绳。

听到帅克说“没事”，那个马车夫才又继续赶他的车。这时，神甫开始点起了烟嘴儿。

“怎么老是点不着？”他把整盒火柴擦完了，失望地说道，“你为什么总是吹灭我的火柴？”

往下，他的话又接不上茬了，又开始大笑了起来。

“真有意思！万般无奈只有咱俩在电车上。你说呢，亲爱的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老伙计？”说着他又往口袋里摸了起来。

“呀，我的车票丢了！”他嚷道，“停车！我要下车去找我的票！”

随后，他又无可奈何地摆了摆手说，“好吧，开就开吧……”

而后，他又嘟哝了起来：“在大多数情况下……对，一切正常……在任何情况下……您绝对错了……在三楼上？……那是借口……这跟我没有关系，跟您有关系，亲爱的夫人……算账！……我要一杯浓咖啡……”

他在梦呓中又开始假想跟一个在餐馆里和他争抢靠窗口座位的对手吵了起来。随后，他又把马车当成了火车，将身子探出窗外，用捷文和德文对着街上嚷道：“宁布伯克到了，请换车！”

帅克使劲把他给拽了回来。之后，神甫很快又忘记了火车的事儿，开始模仿起各种动物的叫声。他装鸡叫装得最久，在马车上一路得意地喔喔直叫。

有一阵子，他显得异常兴奋，一会儿也坐不住，想从马车上跳下去，并咒骂街上所有的行人都是流氓。后来，他又将一块小手帕从马车里扔了出去，然后大喊停车，说是把行李丢掉了。然后他又讲起了一个故事：“布杰约维策有一个鼓手，他结了婚，一年后就死了。”突然他大笑了起来，问帅克：“这个故事好听吗？”

一路上，帅克对神甫一点情面也不给。

每次神甫想瞎胡闹的时候，例如从马车上跳下去或弄坏座位等，帅克就会朝他的肋骨上恶狠狠地揍上几下。神甫对此也毫不在乎，无动于衷。

有一次他想跳下马车，说他再也不往前面去了。还说他知道马车不是到布杰约维策，而是到波德莫克里去的。帅克只用了几分钟就把他给制服了，逼他坐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并不让他睡着。“别睡觉，你这条瘟狗！”这算得上是帅克当时所说的最温柔

的话了。

忽然，不知什么勾起了神甫的一阵愁思。只见他流着眼泪，问帅克有没有母亲。

“朋友们，在这个世界上，我孤苦一个人，”他冲着马车外面嚷道，“你们把我给收养起来吧！”

“快别给我丢脸了，”帅克警告他说，“住嘴！要不别人会说你喝醉了。”

“我一滴酒也没喝，伙计，”神甫回答说，“我非常清醒！”

然而，他忽然站了起来，行了个军礼：“报告长官，我喝醉了。”

“我是头龌龊的猪！”他绝望而坦诚地把这句话重复了十来遍。

然后，他转过头来对帅克不住地哀求道：“你把我从汽车上扔下去吧。你为什么要带我走啊？”

他坐下来之后，又喃喃自语地念道：“月亮周围有圈圈，上尉，你相信灵魂不死吗？马也能上天堂吗？”

他大笑了几声，但不一会儿他又变得沮丧起来，冷漠地看着帅克说：“请问，先生，我好像在哪儿见过您。您去过维也纳吗？我记得您好像是神学院的。”

过了一会儿，他又开始朗诵拉丁诗给自己解闷：“曾经有个黄金时代，那时不需要法官。”

“我再也不走了，”他又说，“把我扔出去吧。干吗不把我推出去啊？我不会摔伤的。”

“我要跌个狗吃屎！”他斩钉截铁地说道。

“先生，”接着他又哀求道，“亲爱的朋友，打我的耳光吧！”

“你要一个耳光还是几个耳光？”帅克问他。

“要两个耳光。”……

“好！给你！”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神甫非常高兴地大声数着打过来的耳光。

“舒服极了，”他说，“这对肠胃的消化有极大的帮助。你再给我来一下吧！”

“非常感谢！”在帅克立即满足了他的那个要求之后，他又嚷道，“我非常满意。现在劳驾您，把我的背心撕开吧。”

接着，他又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请求。他要帅克把他的腿给弄脱臼，把他掐死一会儿，把他的指甲剪掉，拔掉他的门牙。

最后，他像殉道者一样，请求帅克把他的脑袋给砍下来，装进口袋里，再扔进伏尔塔瓦河里去。

“我的脑袋周围要是有一圈星星就好了，”他兴奋地说道，“我就要十颗。”随后，他又谈起赛马，可一下又将话题转到芭蕾舞上面，但两个话题都没谈多久。

“你会跳恰达什舞吗？”他问帅克，“会跳熊舞吗？像我这样跳……”

他跃跃欲试，结果又一头倒在了帅克身上。于是，帅克揍了他一顿，然后把他强按到座位上坐好。

“我想要点什么，”神甫嚷道，“可又不知道要什么。你知道我想要什么吗？”说完，他的脑袋又万般无奈地耷拉了下来。

“我要什么，这与我有什么相干？”他突然一本正经地说道，“先生，这也不关你的事，对吧？我不认得你，你胆敢训斥我？你会击剑吗？”

瞬间，他又变得凶猛起来，竟想把帅克从座位上推下去。

凭借体力上的优势，神甫被毫不含糊的帅克制服了。而后，神甫又问他：“今天是星期一还是星期五？”

他还好奇地问，不知眼下是12月还是6月。他表现出了提出五花八门的问题的惊人才能：“你结过婚没有？爱吃戈尔刚左拉（一种意大利乳酪）吗？你家有臭虫吗？你生活过得怎样？你的狗是不是发狗瘟？”

他非常健谈，说他买马鞋、鞭子和马鞍时还欠着别人的钱；又说他几年前得过淋病，是用高锰酸钾给治好的。

“别的药物我连试都没时间去试了，”他打着嗝儿说道，“你也许会觉得这种东西药性太强了，可是，嗯，嗯，叫我有什么办法呢？嗯，你饶了我吧！”

“所谓热水瓶，”他此刻又把前面说过的东西全都忘了，接着说道，“是一种可使饮料与食品保持其原有温度的容器。喂，伙计，你觉得桥牌和二十一点，哪种打法公平些？”

“真的，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他大声喊道，并想扑上前去热烈地拥抱帅克，还想用他那满是口水的嘴唇去吻他，“咱们一块儿上过学。你是个好人！”他一边轻轻地敲击着自己的腿一边说，“自从我们上次分手到现在，瞧你长得有多高啦！我能见到你，真是太高兴了，见到你我忘记了我的一切痛苦！”

此刻，他又陶醉在诗一般的心绪中，开始回忆起以前那一张张幸福的面颊和一颗颗炽热的心。

最后，他又跪在车厢里开始祷告：“万福马利亚！”接着，他又放开嗓门哈哈大笑。

最后，他们好不容易来到了神甫的住处。可这会儿神甫怎么也不肯下车了。

“我们还没到呢！”他嚷道，“救命啊！我要被他们绑架！我还要往前走！”帅克和马车夫就像从躯壳里把煮熟的蜗牛往外拽一样，终于把神甫从马车上给拖了下来。由于神甫的两条腿死死地夹住座位不放，有一会儿他们都快要把他扯成两半了。

但即使是这个时候，他也还是大笑不止，还以为他们在逗他开心呢！“两位，你们非得把我扯成两段不可！”

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他拖进了大门，然后又拖上楼梯来到了他的房间里。他们把他往沙发上一扔像扔沙袋似地。当马车夫向他要车费的时候，他说他绝不付这份汽车钱，因为他没有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租这辆车子。他们足足花了 15 分钟才让他相信他坐的不是汽车而是马车。

就算如此，他也还是不肯付钱，一口咬定自己没有坐马车。

“你们想要耍弄我，”神甫边说边朝着帅克和马车夫挤眉弄眼，“我们是走来的。”

忽然，他变得大方起来，把他的钱夹子朝马车夫一扔：“你全拿去吧！我付得起钱！一两个克里泽对我来说算不了什么！”

如果说得更准确一点，他应该说自己不在乎这 36 个克里泽，因为他的钱包里就这点钱了。除了这 36 个克里泽，马车夫上上下下把神甫搜了个遍，也没找到钱的影子，把他气得扬言要打他的耳光。

“那好，你打吧！”神甫回答说，“你以为我吃不住你的耳光吗？我敢打赌我吃得住你五下。”

后来，在神甫的背心口袋里，马车夫好不容易翻出了 10 个克朗。当他拿着这些钱走出去的时候，他还在一个劲儿地嘟哝说自己的真倒霉，埋怨神甫不仅耽误了他的时间，还少付了他车钱。

马车夫走了之后，神甫久久未能入睡，因为他一直在琢磨着各种新计划。他什么都想干：想弹钢琴，想练习跳舞，还想吃炸鱼块，等等。

后来，他又说他愿意把自己的妹妹许配给帅克，其实他根本就没有什么妹妹。他最后又要求帅克把他放到床上去，并说，他希望别人承认他是与一头猪价值相等的人。说着说着，他就打起了呼噜。

三

第二天早上，当帅克走进神甫的房间时，看见他正躺在沙发上苦苦思索着：怎么也弄不明白，怎么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有人居然用一种特殊的方法把他淋得浑身都湿透了，他身上穿着的那条湿淋淋的裤子紧紧地贴在真皮沙发上。

“报告，神甫，”帅克说，“您昨天夜里……”

帅克只言片语就把神甫给说服了，他说如果神甫以为被雨淋着了，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昨晚酩酊大醉的神甫如今显得十分沮丧。

“我记不起来，”他说，“我是怎么从床上到这沙发上来的了。”

“您压根儿就没上过床，神甫。我们一回来就把您扶到这沙发上，我们当时可再也没有力气把您往别处抬了。”

“我都干了些什么？我究竟怎么啦？我兴许是喝了点儿酒吧？”

“您不是喝了一点儿酒，而是喝得烂醉如泥，神甫，而且还耍了点儿酒疯。依我看，您还是去换换衣服，擦洗擦洗吧，那样会舒服一些。”

“我觉得我好像被人狠狠地揍过一顿似的，”神甫愁眉苦脸地说，“我太想喝水了。昨天我没和别人打架吧？”

“还没闹到这个地步呢，神甫。口渴嘛，您昨天就口渴了，这不是一下子就能好的。我认识一个木匠，他在1910年除夕那天晚上，生平第一次喝醉了。第二天元旦，他说他口渴得厉害，人也很不舒服，便去买了一条咸鲱鱼，就着这条鲱鱼他又喝了起来。每天他都是这样，一连吃了四年。谁也没法劝阻他，因为他每逢星期六就要去买一条咸鲱鱼来，吃上一个礼拜。这就像我们九十一团的老军士长说的那样，这是一种恶性循环。”

神甫显得毫无精神、心情郁闷。这时候，无论是谁听了他说的话，都会认为他经常去听亚历山大·巴切克博士的演说，听他宣称“让我们向酒魔宣战——宣布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吧！这个魔鬼正在残杀着我们最优秀的男儿。”或者还会以为他常常读巴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切克博士的《道德火花集》呢！

的确，他已稍稍有所改变。只听他说：“如果喝的是一种高级饮料，比如说阿拉伯甜酒、南斯拉夫樱桃酒、白兰地，那也没什么了。可是我昨天喝的却是糟糕透顶的松子酒。真奇怪，这种酒我怎么会喝的那么津津有味呢？其实味道难喝极了！要是黑樱桃酒也会好一点儿。人们酿出各种各样的鬼东西，然后就跟喝水一样地来喝它。这种松子酒不仅味道不好，颜色也不漂亮，喝了还辣嗓子。要是有一点儿真正的松子酒的味道就好了，就像我上次在摩拉维亚喝的松子酒一样。可这次喝的松子酒却是用酒精和香油兑出来的酒。你瞧，这不，害得我还老打嗝！喝白酒真的是如同喝毒药，”他断言道，“白酒必须是真正的原装货才好喝，犹太人在厂子里用冷却法生产的那种酒难喝死了。真正的好白酒就跟朗姆酒一样好喝，可好的朗姆酒并不多见。”

“要是有点儿真正的胡桃酒就好了，”他叹了一口气，“那对我的胃会有好处。胡桃酒还是要数布鲁斯卡的施纳布尔上尉家里的那种好喝。”

他开始摸衣兜找钱包了。

“我这儿总共只剩 36 个克里泽了。把这个沙发卖掉好不好？”他想了想说，“你说呢？这沙发有人买吗？我可以对房东说我把它借给别人了，要不就说是被人偷走了。不，沙发还是要留着。我派你到施纳布尔上尉那儿去，让他借我 100 个克朗。前天他玩扑克牌赢了点钱。你要是在那儿弄不到钱，那就到沃尔舍维采兵营去找马勒尔中尉；要是还不成的话，你就到赫拉德昌尼去找菲舍尔上尉。你就对他说我得付马料钱，我把这笔钱喝掉了。如果你连那儿也借不到的话，那我们就只好把钢琴当掉了，管它三七二十一呢！我每处都给你写上一张条子带着，好让他们别随便就把你给打发走了。你就说，我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哎，随你怎么编吧，可就是别空着手回来，否则我就送你到前线去。

对了，你还向施纳布尔上尉打听一下他的胡桃酒是在哪儿买的，然后也给我买两瓶回来。”

帅克把任务完成得相当出色。他的单纯诚挚和憨厚老实使得他去找的那几个人都相信了他说的话是真的。

帅克认为对施纳布尔上尉、菲舍尔上尉还有马勒尔中尉说神甫没有付马料的钱不太合适，还不如说神甫付不起私生子的赡养费，那也许会更容易从他们那儿借到钱。就这样，他在每个人那儿都借到了钱。

当他手上扬着那 300 克朗凯旋而归的时候，神甫（这时已经洗了澡，换上了干净衣服）非常吃惊。

“我一出马就把钱都给您弄来了，”帅克说，“这样咱们明天乃至后天都不用再为钱的事儿操心了。事情办的很成功，可是在施纳布尔上尉那儿我得跪下跟他说……那家伙真是太吝啬了！不过还行，当我对他说您要付私生子的赡养费的时候……”

“赡养费？”神甫听了他的话，吓了一跳。

“是啊！赡养费，神甫，就是付给娘儿们的那种钱。您不是说，随我怎么编吗？我当时别的理由都想不出来了。我们那儿有个鞋匠，他要给五个娘儿们付赡养费，因而被弄得非常狼狈。他也不得不靠借钱过日子，可是他们都很同情他的处境。对了，长官们都问我，那个女人长的怎么样。我对他们说非常漂亮，而且还不到 15 岁。他们便都想要她的地址。”

“瞧你干的好事，帅克！”神甫叹了一口气，急得在房间里踱来踱去。

“又多了一件丢人现眼的事。”他抓了抓脑袋，“我真的头疼死了！”

“没关系，我把我们街上一个又聋又丑的老太婆的地址给了他们。”帅克对他安慰道，“我已经把每一件事都干得妥妥当当的啦，因为命令毕竟是命令啊！我不想让他们把我随便打发走，所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以就不得不想了这么个办法。现在门外还有人等着搬那架钢琴呢！那些人是我叫来的，好让他们把它抬到当铺里去，我们把它当掉。把这架钢琴弄走，并不是一件坏事，因为这么一来，我们屋子里就会显得更宽敞一些，并且咱们也可以过几天不愁吃喝的清静日子了。房东要是问咱们搬钢琴干什么，我就对她说这钢琴断了几根钢丝弦，要把它送到乐器修理厂去修理。门房老太太那儿我已经打过招呼了，免得她看到把钢琴搬上卡车时大惊小怪。对了，我也找到了沙发的买主，他是我认识的一个旧家具商。他今天下午会来，如今的皮沙发价钱真不赖！”

“你没再干别的事啦，帅克？”在帅克说话的时候，神甫一直用手撑着脑袋，显得十分沮丧。

“报告，神甫，我不止买了两瓶施纳布尔上尉买的那种胡桃酒，我一共买了五瓶，好让咱这里有点儿存货，您也不必愁没喝的。趁着当铺还没关门，让他们把钢琴抬走吧！”

神甫毫无办法地摆了摆手。过了一会儿，钢琴就搬上货车给拖走了。

等帅克从当铺回来之后，他发现神甫正坐在一瓶打开了瓶塞的胡桃酒面前，在为中午吃的煎肉排没炸透而生气呢！

没想到神甫又喝多了。他对帅克说，明天他要过新生活了，再也不喝酒了，因为喝酒是粗俗的唯物主义，一个人必须过一种纯精神生活。

他就这样足足发了有半个钟头的哲学宏论。当他打开第三个瓶塞时，旧家具商来了。神甫以最低的价格把沙发给处理掉了。而后他又要求那个家具商跟他聊聊天，但那人让他很不高兴，因为他说他还要忙着去买一只什么床头柜。

“可惜我没有这玩意儿，”神甫觉得十分对不起他，“不过一个人不可能什么都想得那么周全啊。”

等旧家具商走了之后，神甫和帅克进行了一番友好的交谈。

他们俩又在一起喝了一瓶酒。神甫很多话题都是讲他对女人以及扑克牌的看法。

他们俩就这么从中午一直聊到黄昏。

但是到了晚上，他俩的关系变了。神甫又变得和昨天一样神志不清了。帅克又被当成了另外一个人，只听他对帅克说：“哦，不，你别走，你还记得辎重队里那个棕色头发的见习军官吗？”

这支田园诗式的进行曲一直演到帅克对神甫说：“够了！现在你给我爬上床去挺尸吧！”

“好，好，亲爱的，我这就爬上去，我干吗不爬上床去呢？”神甫啰哩啰嗦说道，“你还记得吗？我们同在五班呆过，我还替你做过希腊文的练习呢！你在兹布拉斯拉夫有座别墅，能够坐着汽艇去游伏尔塔瓦河，你知道伏尔塔瓦是什么吗？”

帅克逼着他把衣服和鞋子脱掉，神甫一边脱衣，一边傻呆呆地对着柜子和一盆无花果说：“诸位，你们看哪，我的这些亲戚对我太不够意思了！”

“我不认这些亲戚了！”躺在床上之后，他又像做出个什么重大决定似地说道，“就是天地都不容我，我也不认他们了……”

很快，从房间里传出神甫那如雷的鼾声。

四

这几天，帅克找了个时间回去探望了他们家的老佣人米勒太太。可是在自己的家里，帅克只见到了米勒太太的表妹。一见到帅克，她就哭着对帅克说，就在米勒太太把帅克送去参军的那一天，她自己也被逮捕了。军事法庭审判了老太太，虽然他们找不到任何可以判她有罪的证据，可她还是被送到斯坦恩霍夫集中营去了。后来她从那儿给她寄来了一张明信片。

帅克拿起家里这份惟一的珍藏品，念道：

亲爱的安宁卡：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们在这儿过得很好，大家都健康。睡在我隔壁床上的女人患了**，还有的人得了天*，其余一切正常。

我们的食物够吃，捡些**来做汤喝。我听说老师克先生已经**了，请你帮我打听一下他埋在什么地方，等打完了仗我们好去给他上坟。我还忘了告诉你，在阁楼上右手边的角落里有一只盒子，有一条小狗在里面。自从我被*以后，它已经几个月没吃上东西了。所以我想即使是现在去喂它恐怕已经晚了，它也许已经*了。

一个粉红色的邮戳在明信片上盖着，上面用德语注明了：“此件已查：帝国及皇家斯坦恩霍夫集中营”。原来军邮已把一些关键字眼给去掉了，全都用*来表示。

“那条小狗果然早死了，”米勒太太的表妹还在哭哭啼啼，“您简直要认不出您曾经住过的这间房子了。我找了一些女裁缝住在这里了，她们把这儿布置得非常漂亮。墙壁上挂满了时装图片，窗台上也摆了许多鲜花。”

米勒太太的表妹怎么也平静不下来。

她一直不停地啜泣着，说她有点儿担心帅克是从军队里逃出来的，这样会连累她，给她带来不幸。说着说着，到最后，她说话的语气简直把帅克当成了无耻的骗子。

“这简直太有趣了！”帅克说道，“我这个人就特别欣赏像您这样的人。格伊娃太太，我要告诉您，您说的非常正确，我是逃出来的。我还干掉了15个警卫和军士。您可千万别对外人说啊……”

当帅克离开那所原本属于自己、如今却不肯收留他的房子时说：

“格伊娃太太，我还有几件衬衣的领子和前胸在洗衣店里，

麻烦您帮我取回来。等我从部队复员回来之后，也好有件衣服穿。对了，请您注意别让衣柜生虫，以免蛀坏我的衣服。另外，请替我向那些睡在我床上的小姐们问好。”

从家里出来之后，帅克又去了“杯杯满”酒店。可是酒店老板娘佩利维克太太却不肯给他倒酒，因为她也以为帅克多半是开小差出来的。

“我丈夫，”她又老调重弹，“他为人很小心，可还是凭白平白无故地被关在大牢里面。可像你这样的人从军队里开小差，却在外面逍遥自在得很。对了，你还在这儿闲逛，上星期他们还来这儿搜捕过你呢！”

“我们虽然比你更小心谨慎，”她最后又说，“可我们还是倒了大霉。并不是人人都像你这样走运啊！”

这时，一位上了年纪的锁匠斯密霍夫走到帅克跟前对他说：“对不起，先生，请您在外面等我一下，我和您有话要说。”

在街上，那个锁匠神秘兮兮地和帅克交谈了好一阵子。看来他听信了佩利维克太太的话，也把帅克当成开小差的了。

他对帅克说，他有一个儿子也从军队里开小差回来了，现在正住在约瑟弗夫附近的耶塞纳他奶奶家里。

无论帅克解释，这个锁匠就是不肯相信帅克的话，硬是把10个克朗塞进帅克手中。

“这是给你应急的，”说着，他又把帅克拽到酒店的一个角落里，“我十分理解你，你根本用不着怕我。”

当帅克回到神甫那儿时，已经是深夜了。但是神甫还没有回家。

直到第二天早上神甫才回来。他把帅克弄醒之后，对他说：“明天咱们要去做一场战地弥撒。你给煮杯浓咖啡，里面再加点朗姆酒，要是能搁上点儿格罗格酒就更好了。”

第十一章 帅克陪随军神甫去 做战地弥撒

—

屠杀人类的准备工作，总是假借上帝或人类所假想出来的神灵的名义来进行的。

古代腓尼基人将俘虏的喉头割断之前，总要举行隆重的宗教仪式。这就跟几千年之后的人类发动战争，以火与剑去屠杀他们的敌人之前的所作所为没有什么两样。

几内亚和波利尼西亚岛屿上的野人在将他们的俘虏和他们不需要的人，如传教士、旅行家以及形形色色的商人或者普通的猎奇者杀死吃掉之前，总要先祭祀诸神，并举行各种宗教仪式。由于他们当时并没有类似道袍和祭服这一套文明的玩意儿，他们就用鸟儿鲜艳的羽毛在臀部围成一圈，当作饰物。

还有，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在将他们的牺牲品烧死之前，也总要举行最隆重的宗教仪式——唱圣歌的弥撒大典。

处死犯人时也总有神甫上台表演，将犯人折腾一番。

在普鲁士是由牧师把可怜的犯人领到刀斧之下，在奥地利是由天主教的神甫把他们带到绞刑架前，在法国也是由神甫把他们送到断头台前，在美国也是由神甫将他们带到电椅上，在西班牙也是由神甫将他们带到一把安装着精致的室杀器的椅子上，在俄国还是由一个大胡子的神甫将革命者带到屠刀之下。形式真是各种各样、举不胜举。

每个地方在处死犯人之前，神甫们都要举起耶稣受难的十字架，好像在说：“他们只不过是把你的头给砍了，把你绞死、勒死、往你身上通上一万五千伏的电而已，你们可想到了耶稣所承

受的痛苦有多大吗？”

世界大战这场大屠杀无疑也少不了神甫们的祝福。所有军队的随军神甫都要做祈祷，举行战地弥撒，为豢养他们的一方祷告胜利。

当参加兵变的叛乱者被处以死刑的时候，有神甫在场；处死捷克兵团的成员时，人们也可以看到神甫的身影。

这种情形让人们很自然地就想到，这与以前那个被尊为“圣徒”的捷克海盗沃依捷赫曾经一手拿着剑、一手拿着十字架，屠杀波罗的海沿岸的斯拉夫人，是怎样的相似啊！

在整个欧洲，人们就像牲口一般被赶进屠宰场。而驱赶他们的除了一帮屠夫——皇帝、国王、君主和权势显赫的将领之外，还有各基督教教派的信徒们。这些信徒们为他们祝福，让他们发出虚伪的誓言，说什么“在地上、在天上、在海上将敌人消灭”之类的话语。

战地弥撒一般要做两次：一次是在军队开往前线之前，而另一次是等士兵们上了前线之后，在他们进行血腥屠杀之前。我记得有一次，当我们正在举行这种战地弥撒的时候，一架敌机正好将一颗炸弹扔在讲经台上。那个正在为我们举行弥撒的神甫当即被炸得粉身碎骨，只剩下几片血迹斑斑的破布。

后来，他们竟把他当成殉道者来进行宣传报道。而与此同时，我们的飞机也正在为对方的神甫准备着与他同样的光荣下场。

这件事让我们觉得十分可笑，因为一夜之间，插在神甫坟墓上的十字架上出现了如下一段墓志铭：

我们也许要遭遇到的不幸，如今您也碰上，
您曾许诺我们，人人都能升上天堂。
今逢弥撒大典，可您却已升天，
如今讲经台上，只剩您的残骸。

帅克调制的格罗格酒确实十分可口，甚至超过了某些老水手们的技艺。假如 18 世纪的那些海盗们喝了他今天调制的酒，也一定会非常满意。

奥托·卡茨神甫喝了之后，顿觉精神十足。“你在哪儿学会调这么好喝的酒？”他问道。

“那是很多年前，在外面流浪的时候，”帅克回答说，“我在不莱梅从一个嗜酒如命的水手那儿学来的。他说，格罗格酒必须浓到让人喝了之后，即便掉进海里，也能游过整个英吉利海峡。要是格罗格酒太淡了，那人就会像狗崽子一样淹死在海里。”

“帅克，喝了你调的格罗格酒，我们明天的战地弥撒一定会做得很好。”神甫说，“我想在去做战地弥撒之前跟你说几句道别的话，因为做战地弥撒可不是儿戏，不像在拘留所里做弥撒，也不像给那些流氓无赖讲经说道一样简单。做战地弥撒的时候，你可得千万留点心。我们有一个战地讲经台，那是一个可以折叠起来的小型讲经台，我们到时可以……哎呀，我的上帝！帅克，”只见神甫用双手捧着脑袋，“我们真是他妈的白痴！你知道，我把折叠讲经台塞到哪里去了吗？我塞在沙发里了，我们已经卖掉了那个沙发！”

“哎呀，糟糕，神甫！”帅克也着急了，“尽管我认识那个旧家具商，可是前几天我听他老婆说，他由于偷了一个什么柜子被关起来了。还有我们那张沙发已经被转卖到沃尔舍维采的一个教书的手上去了。如果没有这张战地讲经台那可就太糟糕了！咱们最好还是把这点酒喝完之后，就去把它找回来吧，因为我想没有讲经台您是不好做弥撒的。”

“我们的确也只缺这张讲经台了，”神甫面带愁容地说，“讲经场上所需的一切我都准备好了。木匠们在那儿已经把讲坛给搭

起来了，布热夫诺夫修道院也已答应把他们的圣体盒借给我们了，我们自己也该有一只圣杯，对了，那东西儿在哪儿呀？……”

他想了一会儿，又继续说：“哎，就算它丢了吧，我们还可以到七十五军团的威廷格中尉那儿把他那只体育奖杯借来一用。那只奖杯是他好几前代表‘体育爱好者’俱乐部赛跑而赢来的奖品。他是十分优秀的长跑健将，他从维也纳到穆德灵这段45公里的马拉松长跑中，只花了一个小时零四十八分钟。他后来还一直向我炫耀此事呢！昨天我已经跟他说定了借他那个奖杯的事。哎，我真是愚蠢至极的笨蛋，为什么什么事情都要拖到最后时刻才想起来呢？我当时为什么不检查一下那个沙发呢？我真是他妈的太笨了！”

由于喝了按照那个水兵所说的方法调制出来的格罗格酒，神甫便开始麻木不仁地痛骂自己，并用最肮脏的语言来形容自己了。

“天都快亮了，我看我们还是赶紧去把那张战地讲经台找回来吧！”帅克提议道。

“等我再喝一口酒，然后穿上道袍，咱们再去不晚了。”

他们终于出发了。在前往旧家具商老婆住处的路上，神甫对帅克说，他昨天玩“上帝赐福”牌赢了很多钱，弄得好的话，说不定他们还可以把钢琴赎回来呢！听神甫这么一说，就好像哪个异教徒答应要埋葬一件什么祭品似的，真是万分难得！当他们从旧家具商那个睡眼惺忪的老婆那儿打听到沙发的新主人——沃尔舍维采教书匠的住址的时候，神甫高兴得一下子显得比平时大方多了，只见他在旧家具商老婆的脸上轻轻拧了一下，还搔了搔她的下巴。

因为神甫声称自己必须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好散散心，于是他俩便决定一同步行去沃尔舍维采。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等他们到了那个虔诚的教徒——老教师的住处时，却不禁大吃一惊。原来那个老教师在沙发里发现讲经台之后，就认为这是上帝的安排，便把它送给了当地教堂的圣器室，并在那个折叠讲经台的背面写上了这么几个字：“离休教师科拉瑞克先生于1914年奉献给光荣而神圣的上帝。”刚从床上爬起来，身上还只穿着内衣裤的老教师看到帅克和神甫走进了自己的家门时，显得十分狼狈。

在与这个老教师的谈话中，他们明显地察觉出，他把沙发里藏讲经台看成是一种奇迹或上帝的旨意。他甚至还说，当他把这张沙发买回来之后，他好像听到里面有一个声音在说：“你瞧瞧沙发的抽屉里面有什么？”他还说自己仿佛看到有位天使在指引着自己“打开沙发的抽屉”。就这样，这张讲经台被他发现了。

他还对他们说，当他发现那个带有装圣体盘的神龛、做工非常精致、可以从三面折叠的战地讲经台时，他马上就跪倒在沙发面前，久久地祈祷着，感谢上帝赐予他这张讲经台，并遵照上帝的旨意把它送给了沃尔舍维采的教堂。

“我们对你所说的这些都不感兴趣，”神甫说，“我们只知道不属于你的东西，你应该马上送交警察局，而不应该送到什么该死的圣器室去。”

“就因为这个奇迹，你还可能会倒大霉呢！”帅克补充道，“你买的是沙发，可不是讲经台。而讲经台是军队的财产，你也许要为你所说的那个什么上帝的旨意付出很大的代价呢！你根本就不应该把这件事扯上什么天使不天使的。兹霍尔有个人他也曾在地里挖出了一个什么圣杯，而那个圣杯是一个盗窃犯埋在那里，想等时机成熟了以后再去取出来的。可是这件事情却被这个小偷忘光了！挖出圣杯的那个人也像你一样以为这件事情是上帝的旨意。他倒没把圣杯拿去溶化掉，而是拿着去找神甫，说他想把这个圣杯献给教堂。可神甫却以为他准是因为自己偷了圣物，

而受到了良心的谴责才把它捐献给教堂的。于是，这个神甫便派人把市长请来了，而市长又把宪兵队叫来了。就这样，这个捐献圣物的人就无辜地被当成了圣物盗窃犯。他想为自己申辩，因而总是没完没了地说这是奇迹，甚至还把圣母马利亚牵扯了进去，因此他被判了 10 年监禁。我看你最好还是赶紧和我们一起去本教区的神甫，让他把军队的财产送还给我们。战地讲经台可比不得一只小猫或一只袜子那么简单，你想送给谁就送给谁！”

老教师听了帅克的这番话，直吓得浑身发抖，牙齿打颤。他边穿衣服边解释说：“我可真的没起什么坏心眼！我只是想用上帝恩赐给我的圣物，来装饰一下我们沃尔舍维采这个可怜的教堂。”

“你这毫无疑问是滥用军事物资，”帅克说得很干脆，语气也很严厉，“有你这样的上帝恩赐？乔特博尔有个叫彼沃纳卡的家伙，有一次他把人家的一头牛连同绳子一起牵到自己的手上，也说这是上帝的恩赐。”

可怜的老头儿简直被这些话给吓呆了。于是，他再也不敢申辩什么了，只想尽快把衣服穿好，赶紧解决此事。

当他们到达沃尔舍维采教区神甫的家中时，神甫还在睡觉呢！他睡眠惺忪，还以为是有谁叫他前去为哪个死者行祝圣礼。由于被人从睡梦中吵醒了，他气得张口大骂了起来：“即使是要举行临终前的涂油礼，也不应该打搅别人睡觉嘛！”他牢骚满腹，十分不情愿地穿上衣服。“是什么人心血来潮又想起来要去死了？人家睡得正香的时候吵什么嘛！最气不过的是，搞完了还要让我为几个手续费去跟他们讨价还价。”

最后，他们双方总算在客厅里会面了。一方是上帝在沃尔舍维采的天主教徒的代表，而另一方是上帝在人世间的军事机构中的代表。

可是无论说什么，简而言之一句话，这好比是一场军民之间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的纠纷。

教区神甫坚持说战地讲经台不该放在沙发里；而随军神甫指出，即便如此，也不应该把它摆到一个只有老百姓才去的教堂的圣器室里。

帅克也在一旁冷嘲热讽地说，一个穷教堂靠沾点儿军事机构的光当然是很容易发财的啦！他故意把“穷”字说得很响亮。

最后，他们还是一同去了教堂的圣器室。教区神甫让他们写了一张收条之后，才把战地讲经台交给了他们。那张收条上写着：

兹收到偶尔流失到沃尔舍维采教堂之战地讲经台一件。

随军神甫 奥托·卡茨

这张鼎鼎有名的战地讲经台是由维也纳一家名叫莫里兹·马勒尔的犹太人开的公司生产的产品。该公司专门生产用于各种弥撒和宗教仪式的圣器，像念珠、圣像之类的东西。

这个战地讲经台是一个可以从三面折叠起来的小型圣物，上面镀有一层厚厚的金光闪闪的金属，看上去就像所有的圣殿一样金碧辉煌。

没有丰富的想象力，是很难辨认那三块折叠板上画的究竟是什么东西。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它是一个连住在赞比西河的多神教徒、西伯利亚的布里亚特族和蒙古族的巫师们都要使用的讲经台。

讲经台的颜色非常鲜艳，看起来很像用来检测铁路工人是否是色盲的彩色板。其中有一个人物显得特别引人注目，那是一个一丝不挂的裸体男人，他的头上有着一圈灵光，浑身发青，恰似一只已经开始腐烂并散发出恶臭的鹅屁股。尽管画面中谁也没有对这位圣徒采取任何行动，可一眼看上去，让人觉得他似乎被周围的环境吓得正在尖声怪叫，也许是因为这位圣徒的两旁各画着

一个长着翅膀的小怪物的缘故吧！只见那对长着翅膀的天使被画得像是童话中的妖怪，又似乎是介于带翅膀的野猫和《启示录》中的怪物之间的某种妖怪。

而讲经台的另一面画的大概是三位一体。总的说来，应该说这位画家的技艺不算太差，因为他把那只鸽子画得很像美国的那种大白鸡！而天父却被画得像观众们在美国恐怖影片中所见到的西部荒野上的强盗！

与之相反，上帝之子却被画得像快活的青年男子，肚子上还穿着一条类似游泳裤之类的东西。总的说来，他看上去很像运动员。只见他手拿十字架的那架势，就像握着网球拍那么潇洒自如。

从远处看，图画上的一切都汇成了一体，让人觉得那是一列正在开进车站的火车。

而第三幅图画让人无论如何也猜不出来那上面究竟画的是什。士兵们在看神甫做弥撒的时候，总要为那个谜争论一番。有人甚至认为那是一幅萨扎瓦河畔的风景画。可是在这张画的下面却用德文写着：“圣母马利亚，耶稣之母，请饶恕我们吧！”

帅克将战地讲经台妥善地放进马车之后，自己便坐到了马车夫的身旁。而神甫却两腿搭在那个三位一体的讲经台上，舒舒服服地坐在车厢里闭目养神。

帅克和那个马车夫聊起了战事。没想到那个马车夫竟然是反叛者，他把奥地利所取得的胜利归结为诸如“他们让你在塞尔维亚呆不下去”等等之类的话。当他们乘坐的马车到达营地的哨卡时，一个长官问他们马车里装的是什么。

帅克回答说：“三位一体、圣母马利亚和随军神甫。”

与此同时，各连新兵在演习场上早已等得不耐烦了。他们在那儿已经等了很久了，因为神甫和帅克又到威廷格中尉那儿去借来了他的运动奖杯，然后又到布热夫诺夫修道院借来了圣体盒、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圣饼盒还有做弥撒时要用到的其他圣器，包括一瓶进圣餐用的酒。由此可见，做一台战地弥撒可不是一场容易的事情！

“我们这是能混过去就混过去！”帅克对马车夫说。

他这话可真不假！因为就在他们到达演习场之后，走上那座上面摆有一张用来放讲经台的桌子的木台子的时候，才看见神甫竟忘了把辅祭带来了！

过去这个角色总是由一名步兵担任的，可那个士兵宁可上前线去当电话兵，也不愿留在这里当他的辅祭。

“没什么，神甫，”帅克安慰他说，“那事儿我也可以干得来的。”

“你难道会当辅祭吗？”

“尽管这事我从来没干过，”帅克回答他说，“可什么事情都可以试一试嘛！您看，如今人们正在打仗，在战场上人人都在干着过去自己连做梦都没想到过的事情。我想，这不过是等您念完‘上帝降福于你们！’这句经文之后，我再说上一句‘与你们的灵魂同在！’我想这并不是什么难事，然后我就像一只猫围着一碗热粥那样绕着您不停地走，给您洗手，把酒从瓶子里倒出来……”

“那好吧，”神甫说，“但是你别把酒泼到我身上了，最好给我往另一个瓶子里也斟上酒。至于其他的事情嘛，我随时都会告诉你的。要是我轻轻地吹一声口哨，那你就往右边走，吹两声你就往左边走。并且你也用不着念很多祷文。其实这事儿还是挺有趣的，你不害怕吧？”

“我啥也不怕，神甫，当什么辅祭也没什么可害怕的。”

神甫刚才所说的“其实这事儿还是挺有趣的”这话，可真是一点儿也不假。

一切都进行得十分顺利。

神甫的祷词非常简单：“士兵们，我们在这里集会，是为了

叫我们在上战场之前把我们的心交给上帝，让他赐予我们胜利，保佑我们平安无事。不多耽误大家的时间了，祝你们一切顺利！”

“稍息！”站在左侧的一位上了年纪的上校喊了一声口令。

战地弥撒称之为“战地的”的原因，就由于它的一切行动准则都要仿效战场上的战略战术。在“三十年之战”那场漫长的军事行动中，战地弥撒因而也就拖得很长。

而现代的战略战术要求军队的行动迅速而敏捷，那么战地弥撒也得相应地做得短小而精悍。

所以这场战地弥撒刚好只需要 10 分钟。站在最靠近讲经台的士兵们真是搞不明白，神甫做弥撒的时候怎么还要吹口哨。

再说帅克很快就掌握了这个暗号，只见他一会儿走到讲经台的右边，一会儿又走到左边，嘴里始终念着“与你们的灵魂同在！”

帅克的样子可真像正围着祭祀的石头在手舞足蹈的印第安人。可不管怎么说，整个仪式还是给士兵们留下了一个美好的印象，因为它毕竟驱散了尘土飞扬的演习场上那沉郁的气氛，而且此时也没有了平日里做弥撒时所闻到的那种哥特式教堂里散发出来的迷雾缭绕的熏香味了，取而代之的只有从演习场后面的林阴道中的公共厕所里散发出来的臭气。

大家这时都十分高兴，一切都是那么自自然然。军官们正围着上校在讲笑话，从士兵的队伍中还不时传来“给我吸一口吧”之类的细细低语。

这时，从士兵们的队伍中袅袅升起一缕缕蓝烟，犹如讲经台上的熏香。原来大伙儿看到上校点燃了烟卷儿，他们便也大胆地抽起烟来。

忽然，只听得一声“跪下祈祷！”顿时尘土飞扬，组成方阵、身着灰色制服的士兵们全都朝着威廷格中尉的奖杯屈膝跪了下来，而那个奖杯是威廷格中尉代表“体育爱好者”俱乐部在从维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也纳到穆德灵的马拉松长跑赛中获得的奖品。

神甫把那个盛满了酒的奖杯摆弄来摆弄去的最后结果，用士兵们的话说，就是“被他一饮而尽了”。

神甫又把这个动作重复了两遍。而后又听得一声“跪下祈祷”，接着，军乐队奏起了奥地利国歌《天主保佑我们》。最后，又传来一声“立正！”和“跑步前进！”就这样，士兵们整队离开了演习场。

“把这些玩意儿收拾一下，”神甫指着讲经台上的东西对帅克说，“我们还要把它们一一物归原主呢！”

回到家之后，他们便把那个倒霉的马车夫打发到团部去领取他这趟长途赶车的车费去了。等他走了之后，帅克对神甫说：“报告神甫，辅祭和主祭一定是同一个教派的吗？”

“那当然啰，”神甫回答说，“要不然弥撒就不灵验了。”

“那么，神甫，我们刚才犯了一个大错！”帅克说，“我什么教派也不是。唉！倒霉事儿总是让我碰上了！”

神甫看了看帅克，好半天没说一句话声。忽然，他拍了拍帅克的肩膀说：“这样吧，你把瓶子里我喝剩的那点儿圣酒喝掉，也就算你入教了吧！”

第十二章 一场有关宗教的辩论

一连好几天，帅克都没见到那位军人灵魂的拯救者。神甫的整个生活可以归结为两大部分：履行他的神圣职责和尽情地狂欢作乐。除此之外，他极少回家。偶尔回来一次，也总是浑身都是污物，肮脏不堪。

回到家之后，要是口齿还算清晰的话，他就会在入睡之前，跟帅克高谈阔论一番他那些崇高的目标、满怀的激情和快乐的暇思。

他有时还会说上几句诗歌，引用几句海涅的诗。

帅克还随神甫到战壕里去做过一次战地弥撒。可是那一次，由于疏忽居然多请了一位随军神甫，而这位虔诚的教徒以前还是神学教师呢！当这位神学教师看到他的同行奥托·卡茨神甫在举行仪式的时候，他的辅祭帅克竟然从神甫随身携带的水壶里敬了卡茨一口白兰地时，他大吃了一惊。

“这个牌子不错，”随军神甫奥托·卡茨对神学教师说，“您也喝上一口吧，喝完了就回家去算了。我今天有点儿头疼，需要呼吸新鲜空气，因此就让我来做这场弥撒吧！”

那位虔诚的神甫毫无办法地摇摇头，离开了。卡茨神甫和平常一样，把任务完成得非常出色。

这一次，做弥撒所用的耶稣的血是他用红葡萄酒加汽水来替代的。他今天讲道的时间也比平时拉得长，而且每隔一两句话他就要来一句“如此等等”和“毫无疑问”之类的词儿。

“士兵们，你们今天要上前线了，如此等等。请你们把自己的心交给上帝吧，如此等等，毫无疑问。你们不知道，将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在自己的身上，毋庸置疑，如此等等。”

从讲经台上不断传来“如此等等”和“毫无疑问”，其间还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夹杂着上帝和圣徒的名字。

在他那慷慨激昂的演说词中，他竟将尤金尼·萨奥依王子说成是圣徒，并说他将要保护那些在河上架设浮桥的工兵们。

尽管如此，这场战地弥撒还是做得非常顺利。那些工兵们听了尤为高兴。

这一次，他们是坐电车回家的。刚开始的时候，电车售票员坚决不让帅克和神父把那个折叠式的战地讲经台带上车。

“小心我用这圣物敲碎你的脑袋！”帅克威胁了一下那个售票员。

没想到，等他们回家之后，却发现圣餐盒不见了。

“没关系，”帅克说，“最早的天主教徒们做弥撒时也没用圣餐盒。我们要是公开我们丢失了圣餐盒，那么某个捡到它的人又可能向我们要赏钱。要是我们丢的是钱，就未必能找到这么一个拾金不昧的老实人，尽管世界上还是有这种人的。我们布杰约维策的团部里就有这么一个十足的傻瓜。有一次，他在街上捡到了600克朗，并把这笔钱交给了警察局。他的事情被报纸刊登了出来，表扬他拾金不昧，可没想到他却因此而丢尽了脸，并且谁也不愿理睬他了。大家都说：‘你这个傻瓜，怎么会干出这么蠢的事情来呢？你只要还有一丁点儿廉耻之心，你都会为自己竟然干出这种事而感到恶心的。’在这件事发生以前，他还有个女朋友，可那以后，她也不愿跟他好了。他回到老家去休假，那里的朋友们也因为这件事把他从舞会上赶了出去。就这样，他一病不起，脑子里成天惦记着这件事，最终只好卧轨自杀了。还有，在我们那条街上，有个裁缝捡到了一只金戒指。大家都劝他别交给警察局，可他硬是不听。当他去了警察局之后，那些警察对他特别热情，因为已经有人报案说他丢了一只钻石金戒指。但当他们看到裁缝送来的戒指上的钻石时，他们便对他说：‘老兄，你明明知道这是一块玻璃，而不是什么钻石。说实话，人家到底给了你多

少钱把那颗真钻石买走了？像你这种‘拾金不昧的老实人’我们见得多了！’后来才知道，果真又有另外一个人丢了一枚假钻石金戒指，那还是他们家的传家宝呢！但是那个裁缝还是蹲了三天的监狱，由于他一气之下侮辱了那个警察。事后，他们又说要奖给他一笔数额大约相当于那个假戒指的百分之十的奖金，也就是1个克朗20哈莱什，因为那个破玩意儿本身只值12克朗。可是那个裁缝又气得把这笔赏金直照着戒指主人的脸上扔了过去。于是，那个失主就控告他侮辱了他的尊严。因而，裁缝反而被罚了25克朗。后来这个裁缝逢人便说，任何一个拾金不昧的老实人都应该罚他挨别人的25拳，把他打个鼻青脸肿，并且还要当着大家的面打，好让每一个人都牢记这个教训。所以，我认为，虽然那个圣餐盒上盖有团部的大印，可谁也不会给我们把它送回来了，因为谁也不愿跟军队的任何东西沾上半点边，他们宁愿把它向水里扔去，也比惹出麻烦来强一些。昨天，我在‘金花环’酒店跟那里的一个乡下人聊了聊天。那个乡下人已经56岁了，他本打算去罗瓦帕卡的区公所问个清楚，他们为什么要没收他的四轮马车。后来，他被人从区公所给赶了出来。在回家的路上，他看到一列辎重车队正好停在广场上，便走过去看了看。这时，有个年轻的小伙子请他替自己照看一会儿马，他说他要去给军队领罐头食品来。但是，没想到，这个小伙子竟然一去不复返了！后来，这个车队要继续往前赶路了，因而这个老头儿不得不跟着他们一直走到了匈牙利。在匈牙利，他也请人在车队旁等他一会儿。就这样，他才总算脱了身，要不然，他还得跟着他们开到塞尔维亚去呢！他逃回家来之后，吓得魂飞魄散，从此再也不敢跟军队的任何东西沾上边了。”

当天晚上，那位早上也想为军队的士兵们做弥撒的虔诚的神甫来到了他们家。那个神甫可以说得上是宗教痴迷者，他简直想把每一个人都拉到上帝的身边。还是在他当神学教员的时候，他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就靠打孩子们的耳光来增强他们的宗教意识。所以各种杂志上不时有以《残暴的神学教员》或者《专打耳光的神学教员》等为题的文章评论他。然而，他仍然顽固地认为鞭挞是帮助孩子们掌握教义问答的灵丹妙药。

他的一只脚有点儿跛，那是被一个挨他打了耳光的孩子的父亲打瘸的。原来那个孩子对三位一体有点儿怀疑，他的脸上就挨了三个巴掌：一个巴掌是代表圣父，另一个巴掌是代表圣子，而第三个巴掌是代表圣灵。

今天，他来此找他的同行卡茨神甫交谈的目的，也是要把他引上正道，并对他进行诚挚的告诫。他直截了当地对卡茨神甫说：“我真奇怪您这儿竟然不挂耶稣受难的十字架，那么您每天都在哪儿念祷文呢？还有，您房间的墙上连一张圣像也没挂，那么您床头挂的那个到底是什么呢？”

卡茨神甫笑着回答他说：“那是《苏珊娜沐浴图》，而下面的那张裸体女人是我的一个老情人的画像。右边挂的是一张日本壁画，画的是一个日本武士和几个艺妓之间的性行为。与众不同，对不对？我把我的祷告书放在厨房里了。帅克，把它给我拿来，翻到第三页。”

帅克进厨房去了，从那里接连传来三下开瓶子的声音。

当看到帅克把三瓶酒摆到桌上时，虔诚的神甫大吃了一惊。

“这是做弥撒用的淡葡萄酒，伙计，”卡茨说，“味道很好。是酸味白葡萄酒，跟摩泽尔生产的葡萄酒味道差不多。”

“我可不喝，”虔诚的神甫固执地说，“我是来找您彻底地谈谈的。”

“朋友，讲多了，您的嗓子眼会发干的，”卡茨说，“您还是先喝个痛快吧，然后我再听您说。我气量大，最听得进别人的意见了。”

虔诚的神甫呷了一小口，然后翻了几下白眼。

“这酒真他妈的酿得好。不对吗，我亲爱的同行？”

宗教狂固执己见地说道：“我发现您说话嘴巴不干净呐！”

“说习惯了，”卡茨回答他说，“有时连我也发觉自己犯了渎神罪。帅克，再给神甫倒点儿酒。我敢向您担保，我还常常说‘该死的！他妈的！’之类粗话。不过，我想，等您也像我一样在军队里面混久了，您也会走到我这一步的。这并不难。像我这样的神甫也会说：‘天主、上帝、十字架、庄严圣洁’这一套。听起来不是一样很悦耳、很在行吗？再喝一点儿吧，我亲爱的同行！”

这位昔日的神学教员在他的劝说下又喝了一口。看来这个神学教员还想说些什么，却又难于启齿，便不断苦苦思索着，好找些恰当的话语来说服他。

“我亲爱的同行，”还没等神学教员开口，卡茨又说了起来，“打起精神来！别那么愁眉苦脸地坐着，您这样子让人看了还以为您再过五分钟就要去上绞架了呢！我听别人说起过您，说您有一个星期五到餐馆里去吃了一块猪排，因为您以为那天是星期四。可当您知道是星期五了之后，您马上跑到公共厕所里把手指头伸到喉咙里，好把那吃下去的猪排给吐出来，因为您怕上帝会因此而抛弃您，对吧？我可不怕在大斋期吃肉，也不怕什么地狱之火。对不起！请继续喝吧！您感觉舒服一点了吗？我觉得您是一位随着时代的步伐一同前进，并具有改革意识的人，那么您对地狱现在一定有些新的认识吧？我的意思是，您一定认为地狱里不再是用普通的硫磺锅，而改用了蒸汽锅，也就是高压锅来蒸煮那些不幸的罪人，并把罪人的肉蘸上人造奶油，串在电动铁叉上烤人肉串吧？而且您一定认为地狱里还有一种电动轧路机会从罪人的身上压过去，他们被碾成肉末吧？您也一定认为牙科医生会用一种特别的器械把罪人的牙齿磨得咯咯直响，接着用留声机把它连同他们那号啕大哭声一起录下来，送到天堂，以供那些正人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君子们欣赏吧？您还一定认为在天堂里，交响乐队在那间用喷雾器喷洒过香水的大厅里，会不停地演奏勃兰姆斯的乐曲，一直奏到人们宁可下地狱去为止吧？您还一定认为天堂里的那些小天使们的背上，一个个都装上了飞机上的那种螺旋桨，以免把他们的翅膀累坏吧？喝吧，我亲爱的同行！帅克，再替他倒点儿白兰地。我看他好像不大舒服。”

虔诚的神甫清醒过来之后，他念念有词地说着：“宗教是一种理智的推断，谁不相信三位一体的存在……”

“帅克，”他的话被卡茨打断了，“再给神甫倒杯白兰地，让他清醒过来。对了，帅克，你跟他讲个什么故事吧。”

“报告神甫，在瓦拉西姆有个牧师，”帅克开始讲起了他的故事，“他的女管家带着儿子和钱跑了之后，他便又雇了一个保姆。虽说这个牧师的身体越来越不好，可他却开始研究起圣奥古斯丁来。因为他听说，圣奥古斯丁是教会的圣徒之一。这个牧师从一本书上读到，谁要是相信地球的另一面有人居住，那他就该遭到诅咒。于是，他把那个保姆叫来对她说：‘听着，有一次你对我说，你的儿子是钳工，到什么澳大利亚去了，也就是说他生活在地球的另一面。可是根据圣奥古斯丁的训诫，谁相信地球的另一面有人居住，谁就该遭到诅咒。’‘尊敬的牧师，’保姆对他说，‘可我儿子还从澳大利亚给我寄了信和钱过来了呀！’‘那肯定是魔鬼的骗术！’牧师回答她说，‘圣奥古斯丁说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什么澳大利亚。这肯定是魔鬼在引诱你，故意让你误入歧途。’因此，等星期天一到，这个牧师便在教堂里当着众人的面将她痛骂了一通，并大声宣称根本就没有什么澳大利亚。于是，人们便把他直接从教堂送到疯人院去了。像他这样的人都应该送到那儿去。在圣乌尔舒拉的女修道院里竟然有人声称她们有一瓶圣母马利亚用来喂耶稣的牛奶；在贝内索夫孤儿院里，她们给孤儿们运来了法国什么卢尔德城的圣水，可孤儿们喝了之后，都闹了痢

疾，全都拉得一塌糊涂。”

这时，虔诚的神甫直觉得自己头晕脑胀，又喝下一口白兰地之后，他才清醒过来。他眯着眼睛问卡茨神甫道：“您难道真的不相信圣母马利亚是圣灵怀胎，也不相信保存在彼埃瑞斯特修道院里圣约翰的大拇指是真的吗？那您究竟信不信上帝？您要是不相信的话，那又为什么要当神甫呢？”

“我亲爱的同行，”卡茨神甫友好地拍了拍他的背，说，“只要国家还认为，士兵们在去打仗送死之前，非要上帝的祝福不可，那么，随军神甫的职位就是一门不仅钱挣得多，而且又不太辛苦的美差。对我来说，这总比在演习场上东跑西颠、不断地操练要好得多。想当初，我得听长官们的命令行事，但现在，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代表着一个根本就不存在的人物，我出演的就是上帝这一角色。我要是不想饶恕哪个人的罪孽，那他就是对我不下跪，我也不饶他。但是，坏到那种地步的人他妈的也真少见。”

“我爱上帝，”虔诚的神甫开始打嗝了，“我非常爱他。再给我倒点儿葡萄酒。我敬重上帝，”他又接着说，“非常敬重他、尊重他。谁我都不敬重，只敬重他。”

说着，说着，忽然他用拳头对着桌子猛地就是一捶，直把桌上的瓶子都给捶得跳了起来。“上帝是超凡脱俗、至高无上的人，是正直可敬的人，他就像太阳一样，光芒四射，谁也休想动摇我对他的信念。我也尊重圣约瑟夫，我尊重所有的圣徒，只是不尊重那个叫塞拉皮翁的圣徒，因为他的名字怪难听的。”

“他真应该申请改个名字。”帅克说。

“鲁德米拉圣女，还有贝尔纳德圣徒我都喜欢。”昔日的神学教员接着说，“贝尔纳德圣徒在圣哥达尔还拯救了许多朝圣者，当时，他把一瓶白兰地往挂在了脖子上，就开始寻找倒在雪地里的人们。”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此刻，虔诚的神甫说起话来已经颠三倒四了。他们很快又转到另一个新的话题上面去了，“我敬重无辜者，12月28日是圣徒们的节日。我恨希律王。母鸡在睡觉的时候是不可能把蛋生出来的。”

忽然，他又大笑开了：“神圣，神圣，神圣的上帝

而后，他又忽然站了起来，转向卡茨神甫：“您难道不相信8月15是圣母升天节吗？”

他们的兴致果真是达到了顶点，桌上又增添了几瓶酒，并时不时传来卡茨神甫的声音：“来，你说你不信上帝，否则我不让你喝酒了。”

此刻似乎又回到了早期天主教徒遭受迫害的时期。昔日的神学教员高唱着一首罗马竞技场上的殉道者之歌，慷慨激昂地陈词：“我相信上帝，我决不否认他！你可以不让我喝你的酒，我自己也能派人去买来喝。”

终于，他被他们抬到了床上。在床上，他还高举右手信誓旦旦地说：“我相信圣父、圣子和圣灵！把祈祷书给我拿来！”

帅克随手把床头柜上的一本书塞到他手里，虔诚的神甫这才抱着薄伽丘的《十日谈》昏昏入睡了。

第十三章 帅克前去举行临终涂油礼

奥托·卡茨神甫正心事忡忡地坐在一边研究从兵营里刚刚带回来的一份通令。

这是由军政部颁发的一项秘密军令：

值此战争期间，本部决定取消现存有关为军人举行临终涂油礼之各项条令。兹为随军神甫颁布如下规定：

一、在前线取消临终涂油礼。

二、禁止将重伤员迁至后方举行临终涂油礼。随军神甫有责任将违反本禁令者迅速押送相宜之军事机构作进一步惩处。

三、在后方军区医院，经军医确定方可举行临终涂油礼，但不得干扰有关军事机构的工作。

四、在特殊情况下，后方军区医院管理局可允许为个别人士举行临终涂油礼。

五、随军神甫如应军区医院管理局之请，则有责任为该局所指定之人士举行临终涂油礼。

然后，神甫又捧起另一份军令看了起来。该军令通知他明天到查尔斯广场的军区医院为重伤员举行临终涂油礼。

“喂，帅克，”他喊道，“这不是糟透了吗？好像全布拉格就只有我一个随军神甫似的！干吗不把前两天睡在我们这儿的那位虔诚的神甫派去呀？竟然要我们到查尔斯广场去举行什么临终涂油礼。我早就不记得那玩意儿该怎么弄了。”

“那咱们去买一本教义问答回来看看吧，神甫。我想，那上面应该会有怎么弄临终涂油礼的。”帅克建议道，“教义问答对于神甫来说，就像导游手册对于外地人一样有用。艾玛乌斯修道院里有一个园丁的助手，他为了在这个他曾经干过活儿的修道院里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当打杂的修道士，好弄件道袍来穿穿，免得把自己的衣服给穿破了，就买了一本教义问答来学习怎样行祝福礼，并搞清楚谁是惟一可以从原罪中获得拯救的人，还有哪些人才能算得上是真正心地善良的人和其他一些鸡毛蒜皮之类的问题。可他一当上打杂的修道士之后，就把修道院菜地里种的一半黄瓜都给私下里悄悄地卖掉了，结果很不体面地被撵出了修道院。后来，我遇见他时，他还对我说：‘就是没有那本教义问答，我同样也可以把那些黄瓜偷偷地卖掉。’

当帅克把他买回来的教义问答拿给神甫看时，神甫随手翻了几页，说：“诺，你看，临终涂油礼只能由教士来举行，而且也只能使用由担任圣职的主教所献祭的油才行。我说嘛，帅克，光是咱们自己还不能举行临终涂油礼。你给我念念看，这个礼仪到底是怎么个搞法？”

帅克大声朗读道：“其法如下：神甫一边将油涂在病人的各个感觉器官上，一边念如下祷文：‘上帝将以这种神圣的临终涂油礼和他那仁慈的胸襟饶恕你，饶恕你通过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谈吐和行走所犯下的一切罪孽。’”

“我倒想知道，帅克，”神甫说，“一个人通过他的触觉能犯下什么罪孽。你能解释解释给我听吗？”

“那可多着呢，神甫。比如说，将手伸向别人的口袋，或者在舞会上……我想您能明白我的意思，知道接下去会发生什么事！”

“可是行走又能犯下什么罪过呢，帅克？”

“比方说，他突然瘸着腿走路，好让人家怜悯他。”

“那嗅觉呢？”

“比方说，当他不喜欢臭气和那些放臭屁的人的时候。”“还有味觉呢，帅克？”“比方说，如果他觉得某人很适合他的胃口的时候。”

“那么谈吐呢？”

“这就和听觉有关了，神甫。比方说，一个人总是唠唠叨叨没个完，而另一个人又在听他唠叨的时候。”

听了这些富有哲理的论断之后，神甫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他又说：“那么我们还得去弄点儿由主教献祭的油来。你拿这10克朗去买一小瓶回来。军需处的仓库里是绝对不会有这种油的。”

因此，帅克便动身去找由主教献祭的圣油。没想到，找这种油比寻找鲍日娜·聂姆柯娃的童话里所写的活水还要难！

帅克跑了好几家药店，可每次刚刚说声：“劳驾，来一瓶圣油！”那么不是引来别人的一阵轰笑，就是把别人吓得躲到柜台后面去了。可是，帅克脸上的表情自始至终都非常严肃。

于是帅克决定到诊所去碰碰运气。在第一家诊所里，药剂师把他给轰了出去；在第二家诊所里，别人一听他说买圣油便马上要给急救站打电话；而在第三家诊所里，主药剂师告诉他说在德罗哈大街的波拉克斯商店——一家专卖油漆的商店的仓库里准会有他所需要的那种油。

德罗哈大街的这家商店的生意果真做得很活。他们能让每个来此光顾的顾客高兴而归。假如顾客想要买古巴香油，他们就会给他倒点儿松节油，就这么凑合过去。当帅克来到这家商店，提出要买10克朗的圣油时，店主就对伙计说：“道亨先生，把一及耳的三号大麻油给他倒上吧！”

那个伙计用纸将瓶子包好之后，使用地道的买卖人的口吻对帅克说：“这是一等品，先生。如果您还用得着刷子、彩漆或清漆的话，请光顾我店，我们一定竭诚为您效劳。”

与此同时，神甫正在家里捧着那本教义问答在温习那些他曾经在神学院学过而如今却忘得一干二净的东西。当他读到几句非常幽默的词句时，他情不自禁开怀大笑起来。比如里面有这么一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句：“‘临终涂油礼’中‘临终’一词来源于：临终涂油礼通常为教会所举行的所有的涂油礼的最后一次。”

又如：“每个病危但最终又清醒过来的基督教、天主教教徒皆可接受临终涂油礼。”

“病人只要在仍然具有记忆力的情况下，即应立即接受临终涂油礼。”

后来，神甫又接到一封公函。该公函通知他说：贵族妇女主办的“士兵宗教教育协会”将出席明天的临终涂油礼。

这个协会是由一些有神经质的老太婆组成的，她们在医院里向伤员们散发圣徒的画像和一些描写信奉天主教的并为皇上光荣殉职的士兵的故事书。这本故事书里还有一张描绘战场场景的彩色插图，插图上遍地都是人和战马的尸体、翻倒的弹药车和底朝天的炮架，在远处的地平线上，一个个村庄在燃烧，榴霰弹在爆炸，画面的主体描绘的是一个被炸断了一条腿、躺在地上奄奄一息的士兵，他身旁还有一个天使正向他敬献一个花圈，花圈的缎带上的字迹清晰可见：“今日你将随我同往天堂。”再看那个垂死的士兵脸上那幸福的微笑，让人觉得那个天使给他送来的似乎不是花圈而是冰淇淋。

卡茨神甫看完公函之后，吐了一口唾沫，心里猜测着：“明天又有一场好戏看了！”

他很了解这帮妖妇。几年前，他在伊格纳提斯教堂给士兵们讲道的时候，他就见过她们了。以前他讲道的时候，总是喜欢掺杂个人的情感在里面。而那个协会的成员们通常都坐在上校的后面。记得曾经有两个身着黑衣裙、脖子上还挂着串念珠的又高又瘦的女人，等他讲完道之后，竟然同他谈了两个小时候有关士兵们的宗教教育问题。最后，他被惹火了，便对她们说：“对不起，夫人们，上尉还在等着我去打‘费布尔’呢！”她们这才罢休。

“我们总算弄到油了，”帅克从波拉克斯商店回来之后，便郑

重其事地对神甫说道，“三号大麻油，一等品，足够我们用来给整个团的人施涂油礼了。那家商店非常讲信誉，那儿还出售清漆、彩漆和刷子呢！现在，我们只差一个小铃铛了。”

“要小铃铛干吗，帅克？”

“神甫，我们带着三号大麻油一路追随圣父，得不断摇响铃铛，好让人们向我们脱帽行礼啊。自古到今就是这样。有很多人，他们什么罪都没有，可就因为没有脱帽行礼就给关起来了。还有一回，伊兹柯夫教区的神甫把一个瞎子给痛打了一顿，就因为那个瞎子没有向他脱帽行礼。瞎子挨了打还不算，还被关了起来，因为法庭认为他既不聋又不哑，只是眼睛瞎了。尽管是晚上，可他还是应该听得见铃铛声的。就这样，因为这个瞎子没有脱帽行礼，便激起了公愤。这就如同过圣体节一样：要是在平日里，人们理都不理我们，可到了圣体节那天，他们就得向我们脱帽行礼。好了，神甫，要是您不反对，我立刻就去买回来了铃铛。”

神甫点了点头。于是，帅克过了半个小时就把铃铛给买回来了。

“是在路边的一家小旅店前面买到的，”帅克说，“刚开始我都有些着急了，因为那里老是有人进进出出，我不得不等上一会儿才买着。”

“我上咖啡馆去一趟，帅克。如果有谁来找我，你就让他等着。”

一个小时之后，来了一位灰白头发的先生。那位先生虽然上了年纪，可腰杆还是挺得直直的，他面带愠色，神情异常严肃，显得非常冷酷，乍一看，让人觉得他似乎是命运之神派来将我们这个可怜的星球毁灭得不留一丝痕迹的终结者。这位先生一出言就非常粗鲁而尖刻：“不在家吗？上咖啡馆去了，对吧？叫我等着？那好，我就在这儿一直等到明天早上。有钱上咖啡馆？要他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还债就没钱！还是神甫呢！呸！”

那位先生往厨房的地上吐了一口痰。

“先生，别在咱们这儿吐痰。”帅克觉得这个陌生人有点儿意思。

“我还要吐一口呢！你看着，呸！”面目冷峻的先生执拗地说道，随后，他便往地板上吐了第二口痰，“他怎么一点儿也不知道害臊呢？还是什么随军神甫呢！不要脸！”

“你要是有素质的人，”帅克提醒他说，“就该改掉在人家里吐痰的恶习。难道你认为，反正是在世界大战期间，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了？你应该有礼貌一点，别像无赖似的。你的言行举止要温和，说话要有礼貌，别跟该死的流氓似的，你懂吗？你这个白痴！”

冷峻的先生一下子就从椅子上跳了起来，直气得浑身发抖：“你好大的胆子！敢说我是没教养的人？我没教养，那我是什么？你说！……”

“你是一团臭狗屎！”帅克对他怒目而视，“你就像在电车、火车上或是别的公共场所一样，在这儿随地吐痰。我一直都很奇怪，干吗到处都要挂‘禁止随地吐痰’的牌子呢？如今我才明白，原来那些牌子全是为挂的。你一定是名声不小的知名人物了！”

冷峻的先生顿时脸色大变，他搜肠刮肚地想了一大串骂人的话，指名道姓地骂起了帅克和神甫。

当他骂完最后一句“你们两个都是恶魔！真是有什么样的主人就有什么样的狗！”时，帅克温和地问道：“你骂完了没有？在你滚下楼去之前，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冷峻的先生此刻已经骂得疲惫不堪，再也想不出什么有分量的骂人的话来了，所以也就不吱声了。这时，帅克认为是时候了，不必再等下去了。

因此，他把大门打开，将冷峻先生脸朝外一脚踢到了门口。这一脚恐怕连世界杯男子足球赛上的最佳射手也会觉得相形见绌。

末了，帅克还冲着楼下的冷峻先生喊道：“下次你再上文明人家来做客的时候，一定记着要放文明一点！”

帅克打开窗子看见冷峻先生一直在窗口下徘徊，等着神甫回来。

冷峻先生总算把神甫等回来了。神甫领着他走进房间，让他在自己对面的椅子上坐了下来。

这时，帅克一声不响地端来一个痰盂，在客人的面前放下。

“你这是干什么，帅克？”

“报告神甫，就因为这位先生刚才随便往地板上吐痰，我和他还闹了一场不愉快的小风波呐！”

“你出去，帅克，我们两人之间有点儿事情要办。”

帅克敬了个军礼：“是，神甫，我这就走。”

帅克进了厨房。而隔壁房间里正在进行一场有趣的谈话。

“要是我没猜错的话，您是为了那张赊账单来的吧？”神甫向客人问道。

“对，我希望……”

神甫叹了一口气：“一个人往往会陷于什么也没有而只有希望这种困境。唉！”

“‘希望’！这个词儿真是美啊！它是‘信仰、希望、博爱’这根三叶草中的一叶，它能使人从一团糟的生活中摆脱出来，并重新振作起来。”

“我希望，神甫，那笔钱……”

“不成问题，尊敬的先生，”神甫打断他的话说，“请允许我再说一遍：人们在同生活进行抗争的时候，‘希望’这个词儿能使人勇气倍增。您看，就连您都没有失去希望！有一个既定的目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标，做除了账给别人并希望能及时得到偿还的幼稚而纯洁的人，该有多么高尚啊！您只管希望我会还您 1200 个克朗吧！可是我的口袋里的钱还不足 100 个克朗呢！”

“你的意思是……”客人变得口吃起来。

“对，我是那个意思……”神甫镇静自若地回答说。

“先生，这是骗局！”他站了起来。

“请冷静，尊敬的先生！”

“这绝对是骗局！”客人开始大声嚷道，“你真是无耻！辜负了我对你的信任！”

“先生，”神甫说，“换换空气对您的身体一定会有好处。这里面实在是太闷了。”

“帅克，”他冲着厨房喊道，“这位先生想到外面去呼吸一点新鲜空气。”

“报告神甫，”厨房传来帅克的声音，“我已经把那位先生给赶出去过一次了。”

“那就再来一次！”神甫命令道。神甫的这道命令被执行的既毫不留情又干脆利落。

“好了，神甫！”帅克从大门口进来之后说道，“在他想在我们这儿捣乱之前，我们就把他给制服了。马莱西采有个酒店老板，他是读书识字的人，遇事总爱引用几句《圣经》里的话。用鞭子抽了别人后，他会这样说：‘谁吝惜棍棒，谁就是憎恨自己的儿子；谁喜欢自己的儿子，谁就会适时地责罚他。我这是在我的酒店里教你如何教子呢！’”

“你看见了吧，帅克，一个不敬重神甫的人会有什么样的下场！”神甫笑着说道，“圣徒约翰·克莱索斯腾说过：‘敬重神甫，就是敬重上帝；羞辱神甫，就是羞辱上帝。因为神甫就是上帝的化身。’好了，我们得为明天的事情准备准备，把一切都弄得妥妥帖帖的。你现在就给弄点儿火腿煎鸡蛋，再调点儿波尔多红葡

葡萄酒。吃完饭之后，我们再好好合计合计明天的事情。因为，正如晚祷文上所说的那样：‘敌人对于这所房子的一切阴谋诡计都是因为上帝的仁慈而遭到破产的。’”

世界上总是有一些特别固执的人，而两度被撵出去的那位先生便是其中的一个。正当帅克把晚饭准备停当时，门铃响了。于是，帅克前去开门。不久，他回来对神甫说：“神甫，他又来了。我暂时把他关在洗澡房里了，好让我们能安静地晚饭吃完。”

“你这样做就不对了，帅克，”神甫说，“常言道：‘客进旺家门。’古时候的宴席上还经常要找些小丑来给出席宴会的人消遣消遣呢！把他带进来，让我们开开心吧！”

不久，帅克就把那个固执的家伙给带了进来。那人紧绷着脸，傻呆呆地看着眼前的这一切。

“请坐！”神甫非常有礼貌地说，“我们的晚饭刚好快要吃完了。我们刚才吃了龙虾、鲑鱼，现在正要吃火腿煎鸡蛋。有人借钱给我们，那我们就要吃个痛快！”

“我希望，我不是来给别人开心的，”客人闷闷不乐地说道，“我今天已经是第三次到这儿了。我希望，你现在能把一切都解释明白。”

“报告神甫，”帅克说，“他跟利布尼的那个鲍谢克一样，是一条地地道道的水螅。一个晚上人们得把他从‘艾克斯纳尔’酒店里撵出去18次，可每次他都又转回来，说他忘了烟斗什么的。他从窗口钻进来，从大门走进来，从厨房溜进来，翻墙到大厅，从地下室钻到酒店厅，要不是消防队员把他从屋顶上拉下来，他很有可能要从烟囱里往下爬呢！他那么有毅力，可真够当好部长或者国会议员什么的了！他们对他可真是什么办法都用上了。”

那个固执的家伙对这一切似乎充耳不闻，仍然一个劲儿反反复复地说：“我一定要把我们的事情弄个明白，我想听你的解释。”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那就请便吧，”神甫说，“请随便说吧，尊敬的先生，您想说多久就说多久吧！但是我们可得继续享受我们的美味佳肴了，希望这不会妨碍您讲话吧？帅克，上菜！”

“你知道，”那个固执的家伙说道，“现在爆发了战争。我在战前借给你的那笔钱，如果不是打仗，我也不会催着你还。可是我也是非常不幸！”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本子，接着说：“我全都有账可查。扬纳达中尉欠我 700 克朗，可他在德里纳河战役中阵亡了。普拉什克中尉在俄国前线被俘，他也欠我 2000 克朗。维希特勒上尉也欠了我同样数额的钱，可他在鲁斯卡拉瓦附近被自己手下的士兵给杀死了。马赫克中尉在塞尔维亚当了俘虏，可他还欠我 1500 克朗。这样的人在我的账本上还有很多很多。你看，这一位欠着我钱的家伙在喀尔巴阡山阵亡了，而另一位当了俘虏，第三位在塞尔维亚淹死了，而第四位在匈牙利的一所医院里死了。现在你该理解我的困境了吧。我要不是有着这种坚强的毅力、百折不挠的精神，这场战争早就把我摧毁了。你可以反驳我说，您目前并没有任何危险。可您自己看看这个吧！”

他把账本伸到神甫的面前，“你看：布尔诺的随军神甫马蒂阿什一个星期以前在隔离病院去世了。我可真是非常后悔，因为他还欠着我 1800 克朗没有还呢！他到一个什么霍乱病医院给人行什么临终涂油礼，可除了他自己命归黄泉，什么也没捞到。”

“这是他的职责，亲爱的先生，”神甫说，“我明天也要去给别人行临终涂油礼呐！”

“也是到霍乱病医院去，”帅克故意火上浇油，“您也可以和我们一块儿去，看看究竟什么是自我牺牲。”

“神甫，”固执的客人说，“请你相信，我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难道这场战争就是为了把欠了我钱的人统统从这个世界上消灭掉吗？”

“等您也应征入伍，上了战场的时候，”帅克说，“神甫和我就做弥撒，求上帝显灵，让您挨第一颗手榴弹好了！”

“先生，我在这儿说的是正经事，”客人对神甫说，“我请你别让你的勤务兵干涉我们的事，让我们尽快把这件事情做个了结吧！”

“我请求您，神甫！”帅克说，“请您命令我别干涉你们的事情吧，否则，我会像优秀的士兵应该做的那样，继续维护您的利益。这位先生说的非常正确，他想自己独自离开这儿，而不想要别人帮忙。况且，我也不喜欢闹事，我可是非常有礼貌的人。”

“帅克，我对他的这一套一点也不感兴趣，”神甫好像根本没有注意到还有客人在场似地说道，“我本认为这个人会让我们开开心心，给我们讲点什么有趣的笑话。帅克，尽管你已经同他打过两次交道了，可他却要我命令你别干预这件事。特别像在今天这个晚上，在我们即将举行重大的宗教仪式之前，在这个需要我们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上帝那儿的时刻，他却拿什么 1200 克朗的蠢事来纠缠我，把我从良知的探索中、从上帝的身边引开。他是想要我再对他说一遍：我现在分文也不给他。我不愿再跟他啰嗦下去了，免得把我们这个神圣的夜晚破坏了。帅克，你去跟他讲，神甫什么也不给他。”

帅克得到这个命令之后，便对着客人的耳朵吼了一句。

可是，那个固执的客人仍然纹丝不动地坐在那儿。

“帅克，”神甫说，“你问问他，他打算还要在这儿呆多久？”

“你不还钱给我，我就不走。”客人固执地说。

神甫站了起来，走到窗前说：“那好吧，帅克，我只好把他交给你了。随你拿他怎么办吧！”

“过来，先生，”帅克边说边抓住那位不速之客的肩膀，“事不过三，逢三大吉。”

说罢，帅克迅速而又文雅地重复了一遍他已经做过两次的操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练，把那个客人给轰走了。此时此刻，神甫正用手指在玻璃窗上敲着葬礼进行曲呢！

神甫和帅克为明天将要举行的仪式前前后后思考了很多遍。虔诚而热切地向往着上帝的神甫，直到深夜 12 点还从他的房间里传来了这样的歌声：

我们的队伍开拔了，
所有的姑娘都哭了。

好兵帅克也和他一起唱了起来。

在军区医院里，盼望着举行临终涂油礼的有两个人：一位老少校和另一位以前当过银行经理的现役后备军官。两人都是在喀尔巴阡山区作战的时候，腹部中弹而受伤的。此刻，他俩正并排躺在病床上。后备军官认为举行临终涂油礼是自己的义务，因为他的上司也盼望着这个礼仪。作为下属，他要是不让神甫替他举行临终涂油礼，那就等于违反了军纪。而虔诚的少校经过反复思考之后，认定只有祈祷或许能让自己痊愈。然而，这两人都在举行临终涂油礼的头一天夜里就死了。第二天早上，当神甫和帅克赶到的时候，这两位军人都蒙上了被单，他们跟所有窒息而死的人一样，他们的面孔发黑。

当办公室的人通知他们这两个人已经什么都不需要了的时候，帅克生气地嘟囔道：“我们刚才还那么风光，神甫，可如今全让他俩给毁了！”

的确，他们此行的气派可真不小：他俩来的时候，由帅克摇着铃铛，而神甫手持那瓶用桌布包着的圣油，端坐在马车上，极其认真地替那些向他们脱帽行礼的过往行人画着十字，为他们祝福。

虽然帅克使劲摇着铃铛，发出洪亮的声音，招摇过市。可实际上，真正向他们脱帽行礼的人并不多。

几个淘气的小男孩跟着马车跑，其中一个甚至坐到了车尾

上，其余的小孩则齐声嚷嚷：“追车啊！追车啊！”

帅克把铃铛摇得叮当直响，赶车的人也使劲地挥动着手中的鞭子。在沃迪契柯瓦大街上，有一个女门房，她是圣马利亚协会的成员。一听见铃铛声，便使劲跑着追上马车，接受神甫的祝福。她画了一个“十”字之后，吐了一口唾沫，说：“他们拖着那神甫跑得跟魔鬼一样快，把人跑得都快累出痼病来了！”说完，她气喘吁吁地回到了自己所住的地方。

对铃声反应最为强烈的莫过于那匹拉车的母马了，想必这铃声让它想起了过去，因为它不断回头向后张望，有时还试图在石子路上跳起舞来呢！

这就是帅克所说的那番神气的景象。当神甫去办公室结算临终涂油礼的费用时，军需上士对他说：军方应付给他 150 克朗的圣油费和路费。

紧接着，医院的院长和随军神甫吵了一架。神甫几次用拳头捶着桌子，说：“上尉，您别以为行临终涂油礼是免费的，就是派个龙骑兵团的军官到养马场去领马，那也得付给他出差费呐！我确实很遗憾，那两位伤员没等到行临终涂油礼就去世了，否则，您可还得多付给我 50 克朗呢！”

与此同时，帅克正拿着那瓶圣油在楼下的警卫室里等着神甫。在场的其他士兵们似乎对这瓶油发生了兴趣。

有人认为，拿这种油去擦枪和刺刀一定错不了。

还有一个来自摩拉维亚高原的年轻的士兵，由于他非常信奉上帝，所以请求大伙儿不要妄谈圣物，也不要议论圣物的秘密，每一个人都应该像基督徒那样对生活寄予希望。

这时，一个老后备兵看了看这个年轻的士兵，说：“等榴霰弹把你的脑袋炸掉的时候，你就知道什么是美妙的希望了！我们都被人家当傻瓜耍啦！有一次，一个我们村子里来了个教权主义分子。他对我们说，这个世界充满了和平、友爱，并说上帝不希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望发生战争，上帝希望大家和睦相处、情同手足；可是，没想到，这个畜生，战争刚一爆发，他就在所有的教堂里为我军的胜利开始祈祷开了。他谈起上帝来就像谈到领导和指挥这场战争的总参谋长似的。在这个医院里，我看到的葬礼多得数不清，还有那往外运的一车一车的断胳膊断腿。”

“把死去的士兵就这么赤裸裸地埋掉，”另一个士兵接着说，“而把他的那套军服再穿到另一个活着的士兵身上。这件衣服就这么一茬一茬地传下去了。”

“直传到我们打赢为止。”帅克插了一句。

“你他妈的饭桶还想打赢！”一个班长坐在角落里说，“要让你们这号人上阵地、下战壕，把你们轰出去拼刺刀、钻铁丝网、钻坑道、挡迫击炮，那才叫好呢！赖在后方过舒服日子，谁都会；可上前线去送死，这谁都不干了。”

“我认为，让人拿刺刀捅个窟窿倒也是蛮不错的，”帅克又说，“肚皮上吃颗子弹也不见得是坏事，被手榴弹炸成两断，看到自己的两条腿以及肚子都与自己分了家，那也非常有意思！而最有趣的是，别人还来不及向他解释清楚这是怎么回事，他早就咽气了。”

这时，一个年轻的士兵由衷地叹了一口气。他是在为自己年轻的生命感到惋惜，惋惜自己生活在这个愚昧的时代，惋惜自己不得不像屠宰场上的牛马一样，任人宰割。可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一个以前当过教师的士兵好像看透了他的心思似的，说：“有些科学家根据太阳上的黑子来解释战争的根源。只要这种斑点一出现，灾祸就会来临，像攻陷迦太基……”

“别在这儿大侃特侃了，”那个班长打断了他的话，“你最好还是去把地板打扫干净，今天轮到你了。太阳上有什么鬼黑子与我们有屁关系！那上面即使有20个黑子，我们也不能拿来买任

何东西。”

“太阳上的那些黑子确实很重要，”帅克插了一句，“有一回，太阳上出现了这么个黑子，当天我就在努斯列区‘班泽图’酒店里挨了一顿揍。从那以后，我无论到哪里，都要看看报上说没说又会出现什么黑子。只要说有黑子出现，那就对不起，我哪儿也不去了。就这样，我才活到了今天。那次圣彼埃尔火山爆发，把整个马丁尼克岛都毁了的时候，一位教授在《民族政治报》上就发表过文章，说他早就提醒过大家，太阳上面有一个大的黑子。可是这份《民族政治报》没有及时地送到岛上去，因而那个岛上的居民就遭殃了！”

这时，神甫在楼上办公室里遇到了一个“士兵宗教教育协会”的会员，那是令人厌恶的老妖婆。她一大清早就在医院里徘徊，到处散发她那些圣徒画像。而伤员们却把它们全都扔进了痰盂里。

她在医院里走来走去，喋喋不休地唠叨着要士兵们诚心诚意地忏悔，确确实实地改邪归正，死后才能得到上帝永恒的拯救等等之类的话，惹得大伙儿都对她们十分讨厌。

当她和神甫说话的时候，脸色显得非常苍白。她说：“这场战争不但没有使士兵们变得高尚起来，反而使他们都变成了野兽。”楼下的伤员听了这话，直对她吐舌头，并骂她是“假慈悲”，是“令人恐怖的、骨瘦如柴的老古董”。“这实在是太可怕了，神甫。这些人都堕落了。”她还在对神甫说个不停。

她还谈到了自己如何对士兵们进行宗教教育的设想：“只有当士兵相信上帝，并怀有宗教情感的时候，他才不会怕死，他才会为皇上英勇作战，因为他知道，等待他的将是天堂。”

这个长舌妇还啰啰嗦嗦地说了一大堆诸如此类的蠢话，很明显是存心不让神甫走了。然而，神甫却毫不留情地拂袖而去。他朝着警卫室大声喊道：“回家啦，帅克！”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在回家的路上，神甫再也没有来时那么神气了。

“下次谁爱做临终涂油礼就让谁去做吧，”神甫余怒未消，“为了每一个想得到拯救的灵魂，你还得去跟他们在钱的问题上争吵一番，真是没意思！那些人的脑子里面只有钱！”

突然，神甫瞥见了帅克手上那瓶“圣油”。于是，他皱着眉头说：“帅克，干脆还是拿这瓶油来把我的皮鞋擦擦吧！”

“我还要试一试，拿它擦擦我们家的那扇大门的门锁，”帅克补充道，“每次您深夜回家，那扇门总是‘咯吱咯吱’地响得厉害。”

这场还没开始的临终涂油礼就这样结束了。

第十四章 帅克当上卢卡什中尉的勤务兵

帅克的好运并不长久。无情的命运把他和随军神甫之间友谊的纽带割断了。假如说，在这之前，随军神甫还算是可亲的话，现在他的所作所为撕下了这层温情的面纱。

随军神甫把帅克卖给了卢卡什中尉，确切地说，是打牌时把他输给了中尉，就像以前沙俄时代人们卖农奴那样。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了。卢卡什中尉举行了一场盛大的晚会，席间他们打“二十一点”。

随军神甫输了个精光，最后他说：“拿我的勤务兵作抵押，您能借给我多少钱？他可是天字头号的大活宝，人也蛮有趣，真是天下少有的滑稽鬼。您可从来没用过这么好的一位勤务兵呐。”

“那我就借给你 100 克朗吧，”卢卡什中尉说，“如果后天你还没钱还我，你就得把那宝贝给我送过来。我现在的勤务兵是个令人讨厌的家伙。他一天到晚哼哼唧唧的，只晓得往家里写信，而且还见什么偷什么。我也打过他，可不顶一点用。我一见他就扇他耳光，这也无济于事。他的门牙被我打掉过几颗，就这样还是没能把那混蛋调教好。”

“那好，就这样定了，”随军神甫开心地说，“后天，我要么还您 100 克朗，要么把帅克给您送来。”

结果这 100 克朗又被他输光了，他悲哀地要回家了。他心里明白：到后天他是无论如何也凑不齐那 100 克朗的，因此，实际上他已卑鄙地把帅克给贱卖了。

“我当时真该要 200 克朗，”他生气地责备自己。可是当他一坐上回家去的电车时，他感到一阵内疚和伤感。

“我这事儿可真是干的不仗义，”他一边按响自家的门铃，一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边还想着，“我怎好去正视他那双憨厚、善良的眼睛呢？”

“我亲爱的帅克，”他一回到家中就说，“今天出了点意外的事情。我的牌运糟糕透了。我把所有的钱都押在庄上，手里有张‘A’牌，接着又来个‘10’，可庄家手里有个‘J’，结果还是给他得了个‘二十一点’。我有好几次拿到‘A’或是‘10’，可庄家的点数总是跟我一样。结果，我把所有的钱都输光了。”

他停了停，又说：“最后我把你也给输掉了。我用你作抵押跟别人借了100克朗，而假如后天我拿不出这笔钱，你就不再属于我而要归卢卡什中尉了。我感到非常歉疚……”

“要是只是100克朗，”帅克说，“我可以借给你。”

“那，快拿来吧！”随军神甫马上眉开眼笑地说道，“我立刻就去送给卢卡什中尉。我真的不愿意和你分开啊。”

卢卡什中尉再次看到随军神甫时不禁大吃一惊。

“我是来还债的，”随军神甫向四周看了看，洋洋自得地说，“把牌给我！”

“押庄吧！”轮到随军神甫时，他叫道。但最后一看牌，他沮丧地说：“我只超越世俗。”

“好吧，再押一回。”打第二轮时，他又叫道。

“二十点。”庄家叫道。

“我只得了十九点。”随军神甫小声说，把那100克朗中的最后40克朗给了庄家。这可是帅克为了摆脱新的奴役而借给他的赎身钱。

在回家的路上，随军神甫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这下子全完了，什么也救不了帅克，命中注定了他要去当卢卡什中尉的勤务兵。

帅克来开门时，神甫对帅克说：“帅克，一切都完了，谁也摆脱不了命运。我把你和你那100克朗全输掉了。我已经竭尽全力了，但我也无法战胜命运。我只好把你送给卢卡什中尉，而我

们分手的时刻就要到了。”

“是庄家下得大赢了您吗？”帅克平静地问道，“难道您就没有机会守庄吗？不来好牌的确不好，但有时牌太好了也不妙。在兹德拉兹有个叫维沃达的洋铁匠，他常到‘世纪’咖啡馆后面的小酒店去玩牌。有一次，他鬼使神差地说：‘咱们打二十一点吧，每次下注十克里泽怎么样？’于是他们就玩起了二十一点，每次押10克里泽，他坐庄。大伙都凑进来打牌，赌注也越下越大，涨到10克朗。老维沃达想让别人也赢一两次，因此他就老是念叨着：‘让小牌、坏牌跟我来！’但您根本想不到，他的手气有多么不好：他的牌再小也总比别人的牌大。赌注不停地涨，已经涨到了100克朗。玩牌的人中谁也没那么多的钱来下注，维沃达坐在那儿汗流夹背。仅仅听他一个劲地说：‘小牌、坏牌跟我来！’又有很多人凑进来打，他们押上10克朗，一下子就输个精光。一位扫烟囱的大师傅气愤不过，便跑回家去再拿些钱来。当赌注已超过150克朗时，他下了一注。维沃达老头想改变这种总赢的情况，就像他事后说的，他为了不赢牌便把赢牌点数推到三十点。可他偏偏又得了两张‘A’。于是他不动声色地说‘十六点赢牌’，而那扫烟囱的师傅却只得了十五点。你说这不急死人吗？维沃达老头儿脸色没有一点血铎，十分沮丧。周围的人开始骂娘，虽然他打牌时一向规矩，他们却硬说他耍了鬼，还说他因打牌时耍鬼，有一次还被人家抽了一顿。他们的钱源源不断地流到他那儿，他已赢了500克朗。这下子，酒店老板可憋不住了。他手头有笔准备去酒厂买酒的钱，他拿出这笔钱，在牌桌旁坐下来。他先推了200克朗过去，后来又追加200克朗。完了他把钱押上，转了转椅子来测运气，说他要和庄家押一样多。‘咱们要亮着牌打，’这老板说。你真不知道维沃达老头多么想输一场。他抽了张‘7’，就要了下来，大家都惊呆了。那酒店老板窃笑不已，因为他正好是二十一点。维沃达老头第二次又抽了张‘7’，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他又要了。‘这回再来它个 A 或是 10，’店老板不怀好意地说，‘我敢拿命作担保，维沃达先生，你肯定会超过二十一点。’屋里静得掉根针都听得见。维沃达又抽了张牌，这回又是一张‘7’。酒店老板顿时面色如灰，这可是他最后的家底呀。他走到厨房里去，过不一会儿，他的小学徒跑来叫大家去把他们老板的绳子割断，说他在窗户把手上上吊了。大伙儿赶去把绳子割断，把他救了下来。然后他们又回到牌桌旁继续玩牌。大家都一个子儿也不剩了，钱全进了维沃达面前的庄里。而那老头却仍只顾说：‘小牌、坏牌跟我来！’他只想超过二十一点输掉，可他必须把牌摊在桌上，因此没法弄虚作假超过二十一点。大家快被他的好运气疯了，一致决定当他们已到无钱可输的地步时，就给他开欠条。他们又玩了几个小时，维沃达老头面前已堆了几十万克朗。扫烟囱的师傅还欠他 150 万克朗，兹德拉兹的烧炭工大约欠他 100 万，‘世纪’咖啡馆的门房欠他 80 万，一个江湖郎中欠他 200 万。单是下的注中欠条就有 30 多万克朗之多。维沃达老儿试遍了所有的办法想输。比如说吧，他一趟趟去厕所，让别人替他起牌，可等他一回来，人们就告诉他又抓了个二十一点。他们让人去换副新牌来，同样也不顶事。要是维沃达只有十五点，那对方就一定是十四点。他们个个火冒三丈地盯着维沃达老头，而其中骂的最厉害的要数那个铺路工人了，他输的钱中只有 8 克朗是现金。他扬言说，像维沃达这样的人不该活在世上，只配给人打一顿，丢出去，像淹狗崽子一样把他淹死。你真想不出维沃达老头的绝望劲儿。最后，他想了个主意，就对那扫烟囱的师傅说：‘我去上趟厕所，你帮我起牌吧！’话一说完，他帽子也没戴就溜烟地跑到米斯利克瓦大街去叫警察。他找到一个巡逻兵，告诉他在什么地方有人赌博。警察命他在前头带路，他们随后就到。他一回到那里，大家就告诉他，他出去的时候郎中又输了 200 多万，而门房输了 300 多万。在放赌钱的盘子里光是欠条就

有 50 万克朗。过了一会儿，警察闯了进来，铺路工人大叫：‘快逃命吧！’但已经太迟了。警察没收了所有的赌金，还把参与打牌的人都扭送到警察局里去。兹德拉兹的烧炭工人因为拒捕，就被关到醉汉收容车里。庄家那里有欠条五亿多克朗，现金 1500 克朗。‘我还从没吃过这么大的一条鱼呢，’警察看到这笔惊人的款子时说，‘这比蒙特·卡尔洛的那起案子还恶劣。’除了维沃达以外，其他人都被关到第二天早上才放出来。维沃达因为报案有功被当场释放，警方还答应把没收庄家的三分之一的款子给他作为奖金，大约有一 1.6 亿克朗。可还没到早上他就为此乐得精神恍惚，跑遍整个布拉格市要订购一打保险箱。这才叫牌运亨通呢。”

说罢，帅克就去煮酒去了。那天夜里帅克费了好大的劲才把随军神甫安顿睡下，可神甫却泪流满面地说：“你被我卖了，朋友，我可耻地把你卖了。你骂我、打我吧，是我自己活该。我辜负了你的一片忠心。我没脸面对你啊。你揍我、咬我吧，把我杀了吧。我不配有什么好下场。你知道我是什么吗？”

随军神甫把涕泪交横的脸埋在枕头里，小声地说：“我是最没骨气的王八羔子。”话音一落，就睡得像死人一样。

为了避开帅克的目光，第二天一大早随军神甫就出门了，夜里回来时带了一个胖步兵来。

“帅克，告诉他东西都放在什么地方，好让他找得到东西，”他依然躲避着帅克的目光说，“教教他如何煮酒。明天你就要去卢卡什中尉那儿报到了。”

那天晚上帅克跟新来的人一起煮酒，愉快地把时间打发过去了。第二天一早，那步兵还没下床，就开始哼起一些奇怪的民歌小调，东一句西一句地瞎唱一通：“小溪绕着霍多夫流呀，我那心上人在这儿斟着红啤酒，山呀，山呀，你是那么高，姑娘们从那小路上走，高高的白山上还有那农夫在操劳……”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用不着为你担心，”帅克说，“你这么能干，一定会做很长时间的神甫。”

就这样，那天上午卢卡什中尉便第一次见到好兵帅克那张诚实、正直的脸庞。帅克对他说：“报告长官，我就是随军神甫打牌输掉的那个帅克。”

二

勤务兵制度自古就有。据说，亚历山大大帝就用过勤务兵。在封建时代无疑是用雇佣骑士来充当这种角色的，比方说堂吉珂德的桑丘·潘沙吧。至今尚无人写出一本有关勤务兵历史的书，这倒是一件怪事。要是有过这么一部书，那我们准可以读到：在围困托勒多城时，阿尔马维拉公爵饥不择食，没加盐就把自己的勤务兵吃下肚。这事公爵本人在回忆录中提到过，还说他勤务兵的肉又香又嫩，大有嚼头，味道介于鸡肉和驴肉之间。

在一本关于战争艺术的旧德文书上，我们还会发现人们种种为勤务兵制定的规定。在古代，勤务兵必须虔诚、正直、忠诚、谦虚、勇敢、刚毅、诚实而又勤劳。总而言之，他应当成为一个典范人物。在现代社会，这一类“典范”已与从前发生了本质的变化。现在的勤务兵既不虔诚、正直，又不可靠。他们常常是谎话连篇，欺骗主子，往往把主子的生活搞得一团糟。他们都是些阴险狡诈的奴仆，想尽办法让主人生活得痛苦不堪。在当今社会的勤务兵中，要想找一个像阿尔马维拉公爵的跟班——费南多那样有自我牺牲精神，让主人不加盐就把自己吃了的人，就连影子都没有。另一方面，我们发现长官们在同勤务兵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中，也学会了变着法子来维护自己的尊严。这事看来还有点恐怖。1912年，格拉茨有过这么一起案子：一位大尉把自己的勤务兵踢死了。后来他被宣布无罪释放，因为他这才是第二次踢死人。在那些老爷们眼中，勤务兵的命不值一个钱。他就是一样东

西，是啥活都得干的女佣、奴隶兼老妈子。在这样的环境下，奴隶变得狡猾而又诡计多端也就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了。在这人世间，他们的地位只能跟从前那些被人打、受人折磨以培养其自觉性的酒店里小跑堂的地位相比。

但是，也有勤务兵高升当上了主子的亲信的情况。这样一来，他准会成为全连乃至全营的灾难。所有的军士都企图收买他。在请假问题上，他起决定性的作用，只要他肯在上司面前美言几句，请假报告就准会顺顺当当批下来。这些宠儿在战时准会得到大大小小的堆银质奖章，以表彰他们的刚毅和勇敢。

在九十一团，我认识几个这种人。有一个勤务兵善于把偷来的鹅烤得焦黄可口，为此他得了一枚大银质奖章；另一个得了一枚小银质奖章，因为他家里常给他寄些吃的来，使他的主子在闹饥荒最严重的时候，也能吃撑得走不动路。

这主子在奖赏他的时候，提出的理由是：

“在战斗中骁勇无比，置生死于度外，在敌人强大炮火围攻下，犹寸步不离其长官。”而实际上战斗打响时，这勤务兵正在后方掏鸡窝。

战争改善了勤务兵和主子之间的关系，而他却成为士兵们最痛恨的人。勤务兵可以独吞一听肉罐头，而士兵却要五个人才能分得一听：他的行军壶里总是装满了朗姆酒或是白兰地。这种人整天嚼着巧克力，吃军官们才能吃得上的甜饼干，抽主子的香烟，连续几个小时煮着美味佳肴，穿着挺括的军服。

勤务兵跟连队传令兵的关系最为密切，他总忘不了把桌上吃剩的好东西和自己所能享受到的好处分给传令兵。再外加一位军需上士，他们就组成一个三人小组。这三个人与指挥官打成一片，因而他们知道所有的作战计划和军事行动。

如果哪个班的班长与勤务兵要好，他们班就总比别人消息灵通。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要是勤务兵说：“我们在2点35分撤退。”那么，2点35分时，奥地利军队就会准时撤离阵地。

勤务兵跟战地炊事班的关系也很密切，他喜欢在行军锅周围晃悠，然后指手画脚一番，就像在饭店里照着菜单点菜一般。

“给我来份排骨，”他对厨子说，“昨天你给我吃的是猪尾巴。汤里再加几片猪肝，你晓得脾脏我是不吃的。”

可是，勤务兵也是表演惊慌失措的大师。敌人一轰炸战壕，他就吓得魂都快掉裤裆里去了。每遇上这种时候，他总是带着自己的和长官的行李躲到最安全的掩体里去。他把脑袋钻在毛毯里，这样他就不怕炮弹飞过来了。这时他惟一的愿望就是让自己的主子受伤，他也好趁机跟主子一起离开，到离前线很远很远的后方去。

他还竭力使自己的惶恐蒙上某种神秘的色彩。“我有一种预感，他们要拆电话了，”他神秘兮兮地对各班里的人说。要是他终于有机会说：“他们把电话拆好了。”他就甭提有多高兴了。

没谁像他那样热衷于撤退。在这种时刻，他甚至忘记了自己头上呼啸而过的炮弹和榴霰弹，不知疲倦地背着行李朝停着辎重车的参谋部狂奔过去。他喜欢奥地利辎重车，一坐上这车他便欢喜得不知该怎么才好。要是遇上紧急情况，连双轮救护车他也不嫌弃。假如他不得不步行的话，他简直会悲痛欲绝。此时，他就会把长官的行李丢到壕沟里，而只背着自己的财物上路。

要是碰上主子为了避免被俘而开溜，勤务兵却成了替罪羊的话，他当了俘虏也忘不了把主子的行李一并带上，这样财物就归他了。

我见到过一个被俘的勤务兵，他和别人一道从杜布诺步行到基辅那边的达尔尼卡去。除了自己的背包外，他还背着那不愿当俘虏、溜了号的上司的行李：五只各不相同的箱子、两床毛毯和一个枕头。此外，他头上还顶了一件行李，他还抱怨说哥萨克人

偷走了他两只箱子。

我永远忘不了那个家伙，他竟背了这么一大堆物品，横穿了整个乌克兰。他简直是一辆活的搬运车。我真不明白，他怎么能拖着这些东西，跋涉数百公里，一直拖到塔什干，一路上守着这些东西，直到最后染上斑疹伤寒死在俘虏营里。

现在，我们的共和国里到哪里都有勤务兵，他们神吹着自己的“英雄”行为。他们吹嘘说自己就是攻打索卡尔、杜布诺、尼什和皮亚韦一带的英雄。说他们每人都是新时期的拿破仑：“我对上校说让他往参谋部打个电话，下达开火的命令。”

他们大多是反动分子，当兵的恨死他们了。他们当中有些人专爱打小报告，看到有人被抓起来捆走，他们心中就非常高兴。

他们已经发展成为特权阶层，个个利欲熏心，贪婪无比。

三

卢卡什中尉是摇摇欲坠的奥地利帝国现役军官的典型。军官学校将他培养成一种“两栖动物”，在公开场合他讲德语、写德语，但阅读的却是捷文书籍。每当他给捷克籍的一年制志愿兵上课时，就亲昵地跟他们说：“咱们都是捷克人，可这不必被别人知道。我本人也是捷克人。”他把捷克籍看作是某种秘密组织，认为应该对它敬而远之。

总的说来，他还算是不错的人。他不畏惧上司，演习时对本连队也相当照顾，为人也十分谦虚温和。他总能在马棚里给士兵们找个舒适的地方安顿下来，还从自己微薄的薪俸中拿钱给他们买啤酒喝。

他喜欢士兵们行军的时候大声唱着歌，士兵们出操或从操练场回来的路上也得唱着歌。他走在连队旁边，还跟他们一起唱：

此时已是夜深人静，

燕麦在口袋中翻腾，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发出扑扑通通的响声。

他被士兵们所爱戴，原因是因为他为人非常公平正直，而又从不打骂士兵。

军士们却常在他面前发抖。只消用上一个月，他就可以把最没人性的军士改造得像羊羔般服帖。

不错，他也常常大声嚷嚷，可他从不骂人，他说话时总是字斟句酌。“你看，”他说，“小伙子，我真不希望责罚你，可我也是没办法呀。因为一支队伍的战斗力和勇敢善战全取决于它严明的纪律，没有纪律的军队就像是根随风摆动的芦苇。你若风纪不整、衣扣不全，很明显你是忽视了你对于军队应尽的义务。你也可能不明白，只是因为昨天检阅时你的上衣扣子掉了一颗，这在老百姓看来根本就是不值一提的小事，可我们却为此关了你的禁闭。可你已经领教了，在军队里这种不修边幅的行为就要受责罚。为什么呢？因为这不仅仅是掉颗扣子的问题，而是要我们养成守纪律的习惯。今天你忘了钉颗扣子，开始懒散起来，明天你就会觉得把枪卸下来擦拭一遍很枯燥无味，后天你就会把军刀丢到不知哪个小酒店去，最后你就会在站岗的时候睡大觉，因为从那颗倒霉的纽扣开始你就走上了下坡路，一步步堕落成逃避责任的士兵。就因为如此，小伙子，我才要责罚你，这也是为了使你能够避免因为失职而招致更严重的责罚。我决定关你五天禁闭，希望那里的面包和白开水能够使你好好思量一下：处罚不是报复，而是一种教育手段。”

卢卡什中尉早该提升为大尉了。他在民族问题上小心谨慎，可也于事无补，由于他对上司过于耿直，在工作上他不愿逢迎任何人。他出生在波希米亚南部密林湖泊边的一个小村子里，至今他仍保持着当地农民特有的性格。

尽管他对士兵公道，也从不打骂他们，可却有一点例外：他痛恨自己用过的勤务兵，因为他遇到的全是那帮最可恶最卑鄙的

家伙。他不肯拿他们当一般士兵看待，他打他们的嘴巴，抽他们耳光，想要通过规劝和武力调教他们。他们徒劳地折腾了几年，勤务兵换了一个又一个，最后只得叹气说道：“又是一头贱畜生。”他把自己的勤务兵看作是最低级的动物。

他很喜欢动物。他养过一只哈尔兹金丝雀、一只安哥拉猫和一条看马狗。所有被他换掉的勤务兵，对待这些动物，比卢卡什中尉对待他们这些干了坏事的勤务兵，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不给金丝雀东西吃；有个勤务兵把安哥拉猫的眼珠子都打了出来；他们一见到看马狗就准要揍它一顿，最后，帅克以前的一位勤务兵干脆把这个可怜的畜生送到庞克拉茨一位剥兽皮的人那儿给宰了，为此他宁可自己破费 10 克朗，事后，他只简单地向卢卡什中尉报告说，在他遛狗的时候，那狗自己跑掉了。第二天，这个勤务兵就被派到连队跟士兵一起去操场训练。

当帅克向卢卡什中尉报到时，中尉把他带到起居室里对他说：“随军神甫把你推荐给我，我希望你不要辱没了他的推荐。我已经用过一打勤务兵，可没一个能长久地呆在我这里。我们有言在先：我这人很严厉，对于任何卑鄙勾当和撒谎行为，我将严惩不贷。你要永远对我讲实话，毫无怨言地执行我的一切命令。要是我跟你讲：‘跳火坑！’那你就是不愿意也得给我跳下去。你在看什么？”

帅克正兴趣盎然地看着那面挂着金丝雀笼子的墙壁。这时，他那双善良的眼睛转向卢卡什中尉，用亲切温和的声音回答道：“报告长官，我在看那只哈尔兹金丝雀。”

帅克就这样打断了中尉滔滔不绝的训话，他按军人的姿势站得笔直，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盯着中尉。

中尉本想说几句重话，可当看到帅克脸上那天真无邪的表情，就只说了句：“随军神甫说你是天字头号的大笨蛋，看来他这话没说错。”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报告长官，他的确没说错。在以前服役时，人家嫌我傻就把我给撵回家去了，他们说我是傻到了家。我们团就只有两个人是因为这种事给遣散的：一个是我，另一个就是冯·康尼兹大尉。长官，请允许我这么说，那位冯·康尼兹大尉一上街就把右手指插在右鼻孔里，左手指插在左鼻孔里。如果碰上他跟我们一块儿去出操，他就要我们像接受阅兵检查一样列队前进，嘴里还说着：‘士兵们！嗯，你们要记住，嗯，今天是星期三，因为明天是星期四，嗯。’”

卢卡什中尉耸了耸肩，好像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词句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似的。他在房门和对面墙的窗户之间来回走动，绕着帅克走了一趟又一趟。在这期间，帅克的眼睛一直追逐着中尉，不时做着“向右看齐”、“向左看齐”的动作。帅克脸上的神然而是如此纯真，中尉只好垂下双眼，望着地毯，说了句与帅克谈的那位傻大尉挨不上边的话：“不错，在我这儿就得守规矩，保持清洁，不许撒谎。我喜欢诚实，讨厌别人对我撒谎。对于那些撒谎的人，我绝不手软。你听清楚了？”

“报告长官，我听明白了。没什么事比有人对您撒谎更糟了。谁要是不能自圆其谎，那他肯定完蛋。在贝尔希姆夫后面的村子里，住着一位叫马列克的教员，他跟猎场守门人史贝拉的女儿相好。史贝拉已明确警告过那教员：要是胆敢跟他女儿到这林子里来幽会，给他逮着，他就要把蘸了盐水的钢刷插到其背上。那教员托人捎话给猎场守门人，说这是根本没有的事。但是，有一回那教员去林子里等那姑娘，却被猎场守门人撞个正着。守门人正想采取行动，那教员就说自己只是来摘些花，后来又说是来抓什么甲壳虫，越说越乱套，最后连他自己也慌了神，说是来布些夹子捉野兔。所以我们的猎场守门人便把他扭送到宪兵队，宪兵队又将案子转到法院，弄得那教员差点坐了大牢。要是那教员说实话的话，大不了背上挨蘸上盐水的钢刷刺那么一下。我认为还是

一切坦白最好，要是我干了什么，我就会来说：‘报告，我干了这个，我干了那个。’至于说诚实嘛，那总是再好不过的事，因为这是最好的美德。这就好比是一场竞走比赛：要是有人搞鬼，开始跑起来，那他就犯规了。我表兄就做了一回这么件丑事。诚实的人到处受人尊重，受人敬仰，自己也会对自己感到满意，每天上床时都会感到自己获得了新生，能对自己说：‘今天我又是光明正大的。’”

当帅克长篇大论地讲着的时候，卢卡什中尉坐在椅子上，盯着帅克的靴子想道：“天哪，我也常常这么絮絮叨叨讲个不停，只不过是形式不同罢了。”可是，为了不失自己的威严，当帅克说完后，他才接着说：

“跟着我，你得把靴子擦干净，军服穿整齐，扣子缝好，必须得拿出军人的样子来，不能像邋里邋遢的老百姓。我真奇怪，你们这些人为什么就不能把自己拾掇得像当兵的样呢。我用过的所有勤务兵中就一个人还有点当兵的样，可最后他把我的一整套军服偷走，拿到犹太人住的地方卖掉了。”

卢卡什中尉停了停，然后向帅克交待工作任务，他还特别强调帅克要忠实于他，不能把他家里的事讲给任何人听。

“女客们常来拜访我，”他又加上一句，“要是我第二天不值班，有时她们中的某一位会在这儿过夜。遇到这种情况，我按了铃，你才能把咖啡送到床边，听明白了吗？”

“报告长官，我明白了。要是我沉默无语地闯到床前，就可能使那位太太不自在。记的有一次，我把一个小姐带回家，正当我们俩在床上亲热的时候，我的女佣忽然把咖啡送进来。女佣自己吓了一跳，把咖啡泼了我一背，还说了声：‘二位早上好。’有太太在这儿过夜，我知道自己该怎么做。”

“对，帅克，我们对待女士要举止得体。”中尉说道，他的心情也好了起来，因为话题转到他除了处理军务和打牌以外消磨时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间最多的事情上来了。

女人是中尉住处的灵魂，她们为他营造了一个安乐窝。他有几十个这样的女人，其中许多人总是趁自己在此居留期间用各种小摆设来点缀他的家。

一个咖啡馆的老板娘在中尉这儿一直住了半个月，直到她丈夫来找她回家为止。她给他绣了一块漂亮的餐桌布，在他所有的内衣上绣满了他姓名的缩写字母。要是她丈夫不来破坏这田园诗般的生活，她准会把墙上的壁挂绣完。

还有一位女士在三个星期后被她父母接走。她想把他的卧室装扮得像闺房，她到处摆上些小玩意、小花瓶，还在他床头贴了一张守护天使的像。

在中尉的卧室和餐厅的每个角落都可以找到一些出自女性之手的東西。甚至连厨房里也可以感觉到她们的存在——厨房里放满了五花八门的厨房用具，这是一位爱上他的工厂主的老婆送来的礼物。她不仅带来自己的爱，而且还带来了切各种蔬菜的刀具、面包捣碎器、肝泥搅拌器以及各种蒸锅、平底锅、煎锅、长柄勺子，天晓得还带有什么东西。可她一星期后就走了，原因是由于她无法容忍中尉除她以外还有二十几个情妇，并且她们每人都在这位高尚的军人身上留下点纪念。

卢卡什中尉交际颇广，他有一本情妇相册，并且收集了各种各样的纪念品。这两年来他有点物恋的倾向，因而他收集了几条式样各异的女人吊袜带、四条色泽鲜艳的绣花内裤、三件透明的女式薄内衣和麻纱围巾，除此之外还有一件紧身女胸衣和几双长统袜。

“我该今天值班，”他说，“我要到半夜里才回来。该干的事都干好，再把屋子收拾收拾。你的前任勤务兵就因为耍滑头，今天要被派上前线了。”

接着，卢卡代中尉又交代一番要照看好金丝雀和安哥拉猫，

临到门口还不忘再说上几句关于诚实和整齐之类的话。

中尉离开后，帅克就动手把屋子收拾得井然有序，所以中尉夜里回来的时候，帅克就向他报告说：

“报告长官，一切都收拾得井井有条。只是猫儿闯了祸，把您的金丝雀给吃掉了。”

“你说什么？”卢卡什中尉暴跳如雷。

“报告长官，事情是这样的：我知道猫不喜欢金丝雀，还常欺负它们。因为我喜欢小动物，所以我想让它俩彼此熟悉熟悉，要是那坏猫惹了事，我就好好骂它一顿，让它至死都忘不了该怎样对待金丝雀。以前我住的那幢房子里还住着一个做帽子的，他把猫训练到这么个程度：那猫以前吃过三只金丝雀，但目前一只也不吃了——要是金丝雀乐意的话还可以到它身上去坐坐。我也想吧猫训练成那般模样，于是我就把金丝雀从笼子里掏出来，让猫闻一闻。可这只小淘气鬼，我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它就一口把金丝雀的头咬下来了。我可真没想到它竟是那么个下贱痞。长官，要是它吃了一只麻雀我也没什么好说的，可它却吃掉了一只这么可爱的哈尔兹金丝雀啊。这猫要多馋有多馋，它把那金丝雀连羽毛一起吞下肚，一边还高兴得喵喵直叫。人们说猫没什么音乐修养，金丝雀唱歌的时候，因为这畜生根本听不懂，所以它觉得无法忍受。我把臭猫骂了一顿，但我可以对天发誓我绝没动它一个指头，我只是等您回来收拾这只贱东西。”

帅克一边讲着一边满脸真诚地望着中尉。中尉本想狠狠揍他一顿，可这么一来，他只好走开了，坐到一张椅子上，问道：

“听着，帅克，你真是天字号的大傻瓜吗？”

“报告长官，”帅克认认真真地说，“我是大傻瓜！我打小就是这么倒霉。我总想把事情做好，可到头来却总没有好结果，反倒搞得自己和人家都不痛快。我确实是想让它俩彼此认识认识，这样它们也好互相了解一下，结果不但没认识成，那猫还把金丝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雀吃掉了，我有什么法子呢。几年前在‘斯图巴图’酒家，一只猫还把一只八哥吃掉了，说是八哥取笑它，学着它的样子喵喵直叫。猫的命可大着呢！要是您想让我把它弄死，那我只好用门把它挤死，不然就别无它法了。”

帅克就这样带着满脸的真诚和善的笑容给中尉介绍了处置猫的办法。他的说法准会把那些反对虐待动物协会的人气得住进疯人院。

他讲到这些时，显出一副是行家的样子，连卢卡什中尉都忘了自己的愤怒，问道：“这么说，你知道怎么照看动物啰？你对它们有感情吗？你爱它们吗？”

“长官，我最喜欢狗，”帅克说，“由于对于一个善于做贩狗买卖的人来说，贩狗可是赚钱的生意。我不善于干这行，因为我这人太老实。可还是有不少人跟在我后面说我卖给他们的根本不是健壮的纯种狗，而是条瘸腿狗。在他们看来似乎所有的狗都是健壮的纯种狗，他们每个人都想马上拿到狗的血统证书。这样一来，我就得去印一些狗的血统证书来，把一只出生在砖窑里的科什莱杂种狗写成是从巴伐利亚的阿尔明·冯·巴尔莱姆养狗场贩运来的贵族纯种狗。而人们一听说自家买的狗是纯种狗，都高兴得跟什么似的。又比如，我把一条乌索维茨小狗当做德国种的小猎狗卖给他们，他们只是纳闷一条德国名狗怎么会如此邋遢而腿又不是弯的。所有的养狗场都是像我这么干的。长官，您知道连一些大的养狗场也是这么胡编狗的血统证书。真正能够称得上是纯种狗的压根就没多少。不是它的妈妈就是它的祖母跟杂种狗交配过，要不就是它有几个父亲，从每个父亲身上都遗传点东西下来：耳朵像这条狗，尾巴像那条狗，下巴上的山羊胡子像另一条狗，口鼻像第四条狗，瘸腿像第五条狗，个儿大小像第六条狗。要是一条狗有12个爸爸，那么，长官，它的长模样就可想而知了。有一回我就买了一条这样的狗，叫巴拉班。就因为像它那些

父亲，它的样子丑极了，所有的狗都躲得离它远远的。我只是看它这么孤孤单单怪可怜的才把它买下来。它总是满面愁容地独自坐在角落里，我只好把它当做看马狗又给卖出去了。我费了很大的劲才把它身上染成灰不溜秋的颜色。它被新主人带到摩拉维亚去了，从那以后我就再没见过它。”

卢卡什中尉开始对这番有关养狗学的理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样帅克也就得以侃侃而谈：

“狗可不像太太们一样能够自己染发，得由想把它卖掉的人去染。假如狗老了，全身变得灰白，而你却想把它当做才满一岁的小狗崽子或是把它当做才满九个月的伢狗卖掉，那么你就得去买点硝酸银来，用水化开，把狗毛染得乌溜溜的像刚出娘胎似的。你还得像喂马那样喂它点砒霜，这样它会劲头大些，随后再像磨生锈的刀那样用砂纸把它的牙齿磨得干干净净。把它牵去卖之前，你还要给它灌点梅子白兰地酒，让它有点儿醉意。过不了多久，它就会活蹦乱跳，高兴得叫起来，撒着欢儿，像醉了酒的市政议员，见了谁都亲热得要命。可顶重要的一件事还是，长官，你得跟那些想买狗的人穷聊，一直聊得他们昏头转向。要是有人想跟你买条小看马狗而你家里却只有一条猎狗的话，你就得说服他买你的猎狗而不要买什么看马狗；而要是你恰好有一条小看马狗却有人想跟你买一条德国狼狗去看门，你就要哄得他不买狼狗而买走你的小看马狗。我当狗贩子的时候，有位太太来跟我说，她的鸚鵡飞到花园里去了，当时正好有几个小孩在她的别墅前扮印第安人玩，他们就把鸚鵡抓住，把尾巴上的羽毛拔了下来，插在自己的头上装警察。而那只鸚鵡没了尾巴后羞出了一场病，兽医给它开了点药，没想到却吃药吃死了。如今她想再买一只鸚鵡，一只有礼貌的鸚鵡，而不是那种只会讲脏话的粗俗的东西。我手头没有鸚鵡，也不知到哪儿去找一只来，这下可怎么是好呢？我家里只有一条性子暴烈的叭儿狗，而且两眼还都瞎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长官，我于是就同这位太太从下午4点一直聊到晚上7点，终于说得她买下了我这条瞎了眼的叭儿狗而不闹着要买什么鹦鹉了。这可比处理外交事务还要艰难得多。在她要走的时候，我跟她说：‘这回看那些小孩子还敢扯它的尾巴不！’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见过这位太太了，因为那叭儿狗见人就咬，她只好从布拉格搬走了。长官，您信不信，要弄到一条真正的纯种狗可是难上加难啊！”

“我非常喜欢狗，”中尉说道，“我有些朋友还把狗带上前线了呢。他们写信跟我说，有这么一条忠实的狗在身边做伴，打仗的时候也过得很愉快。看来，你对各种狗都很在行，我要是弄一条狗来，希望你也能够悉心照看它。你认为哪种狗最好？我是说要哪种狗做伴最好？我以前养过一条看马狗，可不知道……”

“长官，照我看来，看马狗就是一种很不赖的狗。当然啦，并不是人人都喜欢这种狗，因为它长了一身硬毛，连胡子都硬得扎手，它们看起来就像是刚从牢里放出来的犯人。他们丑得可爱而又无比机灵。上哪儿还能找到像这么好的圣伯纳德狗啊？他们比猎狐狗还要聪明。我就知道一条……”

卢卡什中尉看了看手表，阻止帅克的话头，说道：

“时间不早了，我要睡觉去了。明天又该我值班，你可以花上一整天去给我找一条看马狗来。”

中尉睡觉去了，帅克躺到厨房的沙发上翻看中尉从军营里带回来的报纸。

“啊哈，这就是了，”帅克一边带着浓厚的兴趣看着当天的新闻摘要，一边自言自语道，“土耳其苏丹授予凯瑟·威尔荷姆一枚作战勋章。可到如今，我连一枚最小的银质奖章也没混上。”

他想了一会儿，忽然跳起来，叫道：“我几乎给忘了……”

帅克马上跑进中尉的卧室，硬是把已经进入梦乡的中尉叫醒了：“报告中尉先生，您还没说怎么处置那只猫呢！”

中尉睡得迷迷糊糊，翻了个身，咆哮着说：“关三天禁闭！”说完又睡过去了。

帅克蹑手蹑脚地走出卧室，从沙发底下把那只可怜的猫一把揪出来，冲它说道：“要关你三天禁闭。去吧！”

于是那只安哥拉猫又爬回沙发底下去了。

四

帅克正准备出去找一条看马狗，这时，有一位年轻的太太按门铃，要求见卢卡什中尉。两口笨重的箱子还在她身旁立着，帅克看见一个脚夫正快步朝楼下走去。

“长官不在家，”帅克生硬地答道。可那年轻女人已抢步进了大厅，并且一点也不客气地命令帅克：“把那些箱子都搬进来！”

“太太，没有长官的话，我不能搬！”帅克说道，“中尉明确说过，没有他的许可，我啥事都不许做！”

“你这蠢货，”那年轻女人叫了起来，“我是来他这儿住些日子的。”

“这我可一点儿也没听说过，”帅克接口道，“中尉今天值班，他要到夜里才回来，我要奉命给他找看马狗去了。中尉可没说什么箱子、太太之类的话。现在我要锁门了，请您出来。我没得到中尉的指示，就不能把任何素不相识的人留在家里。有一回，我们那条街上的糕饼师傅贝尔茨基把一个外人留在家里，那人把他家的衣柜撬开，把东西偷了跑掉了。”

“我并不是想跟您为难，”帅克看到年轻的太太绝望地哭起来，便又说道，“不过，您确实不能呆在这儿，因为中尉要我看家，我就得对家里的任何一件小东西负责。所以我再一次请您不要白费力气了。没有中尉的指示，就是我的亲哥哥来了也不能让进。我实在抱歉，用这种态度跟您说话，可在军队里，凡事都得守规矩。”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这时候，年轻的太太也稍微平静了一点。她从包里拿出一张名片，用铅笔在上面写了几行字，装进一个精致的小信封，哽咽地对帅克说：“把这个交给你们中尉，我在这儿等你的答复。这是给你的五克朗跑腿费。”

“这也没用，”帅克被这位不速之客的固执劲惹火了，说道，“这五克朗在椅子上，你自己留着用吧。你要是愿意的话，跟我一块儿到军营去，在军营门口等着。我把您的信交给长官，再给您捎个信出来。您想在这儿等，绝对没门儿！”

话一说完，帅克就把箱子拎到大厅里，像古堡守门人似的神气活现地把钥匙弄得叮当直响，在门边叫道：“要锁门啦！”

那位年轻的太太极不情愿地退到走廊里。帅克把门锁上，就走到她前头去了。客人像小狗似地慢腾腾地跟在后头，直到帅克去向烟贩子买烟的时候，她才赶上来。

这时，那位年轻的太太跟帅克并排走着，和他搭讪：

“您准会把信交给他吗？”

“我既然说了，就一定会交给他了。”

“你肯定能找到中尉吗？”

“这可没准儿。”

两人默默地走了大半天，那位年轻的太太又忽然问道：

“那么，你是说，你找不到中尉？”

“我没这个意思啊。”

“你认为他会到哪儿去呢？”

“这我不知道。”

谈话又这么中断了半天。后来，那位年轻太太的又问道：

“那信没有被你弄丢吧？”

“目前还没有。”

“你肯定会把它交给中尉吗？”

“一定会了。”

“你能找到他吗？”

“我已经说过了，我不知道，”帅克答道，“我真奇怪，有些人怎么会这么好奇，一遍遍地问个不停，就好像我在街上逢人就停下来问今天是几号一样。”

这下子才把那位年轻的太太想同帅克攀谈的念头打消。在前往兵营的剩下那段路途中，他们一声不吭。只是到了军营门口，帅克才跟那位年轻的太太说让她等一会儿，而他自己却跟那守门的士兵聊起打仗的事来。这可真让那位年轻的太太心烦，她神经错乱地走在小路上走来走去，每当她看到帅克还在那儿唾沫横飞地谈个不停，她真是烦透了。帅克脸上那副蠢相就像当时《世界大战编年史》上登的一张照片，那张照片的标题是《奥地利王储与两名击落俄军飞机的飞行员的谈话》。

帅克坐到门口的一张长椅上，讲述着喀尔巴阡山前线我军的进攻虽然失败了，可普泽米索的战地司令——古斯曼耐克将军已经攻到基辅，奥军在塞尔维亚还有 11 个据点，而塞尔维亚人已无力与我们周旋下去了。

最后，帅克又对某几次著名的战役进行批评，还像发现阿基米德定律似地说，部队要是四面受敌就只好投降。

他觉得聊够了，便走出去告诉那位绝望的太太他很快就回来，让她别走远了。说罢，帅克就到楼上办公室去找卢卡什中尉。此时卢卡什中尉正在给一个后备中尉讲解战壕示意图，批评他不会画图，脑子里没一点几何概念。

“看着，他该这么画才是：要是要在一条给定的直线上画出一条与它垂直的线，就要使画出的线与它成直角，懂吗？要是这么画，战壕的方向才对，这样就不会通到敌人那里去，离敌人还有 600 米远呢。要是按你那种画法，我方阵地就插到敌人的战壕上去了。你的战壕与敌军的战壕相交，是因为你画了个钝角出来。这事一点也不复杂，不是吗？”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这位后备中尉，战前曾是银行里负责财务的高级职员，眼下一筹莫展地盯着这堆图纸。他简直一点也搞不清楚，所以当帅克来找卢卡什中尉时，他深深地舒了一口气。

“报告长官，有位太太让我给您送一封信来，她正在门口等您的回信。”帅克说这话时，还冲中尉会意而亲昵地眨眨眼。

中尉看完信后，显得极其不高兴。信是用德文写的：
亲爱的海因里：

我丈夫总是打我，我不管怎样也要搬到您这儿住几天。您的勤务兵就像是头蠢猪。我真是太不幸了。

你的凯蒂

卢卡什中尉叹了口气，把帅克带到隔壁的空办公室，关上门，然后便在桌子之间来回踱着步。最后，他在帅克面前停下来，问道：“那位太太说你是头猪。你到底对她干了些什么？”

“报告长官，我没对她干什么。我表现得非常彬彬有礼，可她想马上在您家中住下来。由于没有中尉您的指示，我不让她留下来。此外，她还带了两个大箱子来，好像回到自己家似的。”

中尉又大声地叹了一口气，帅克也学他的样子叹了一口气。

“你怎么啦？”中尉怒冲冲地大叫一声。

“报告长官，这可是一件难办的事情。两年前，有位年轻太太来到沃提什卡街的一个家具商家中，他怎么赶也没把她赶走，最后只好用煤气把那女人和他自己一起毒死，才算了结这件事。女人可太难缠啦！我算是看透她们了。”

“是一件难办的事情，”中尉把帅克的话重复了一遍，他还从来没说过这么句实话呢。“亲爱的海因里”处境可真狼狈：一个被丈夫虐待的妻子想来他这儿住几天，却正赶上特洛波尼的米考娃太太也要来他这儿住三天。每个季度，米考娃太太来布拉格采购时都要到他这里住三天，这已经是他们的老规矩了。后天还有一位小姐要来。她肯定地答应过他，经过一个星期的慎重考虑，

她决定先把自己委身于他，一个月后再去跟那工程师结婚。

卢卡什中尉双手抱着脑袋坐在桌子上，一声不响地思索着，可眼下什么也想不出来，他只好坐到桌边，拿出一张公文纸和信封，给她写起回信来：

“亲爱的凯蒂：

我值班到晚上 9 点钟，10 点钟到家。在我这里请不要拘束。至于我的勤务兵帅克，我已命他为您效劳。

您的海因里”

“把这信送给那位太太，”中尉说道，“你必须对那太太彬彬有礼，满足她的一切要求，她的要求就是命令。你必须对她殷勤点，要好好伺候她。这是 100 克朗，每一项支出都要向我报账，比如她可能会打发你去买点东西。去给她订份中餐和晚餐什么的，然后再买三瓶葡萄酒和一包烟。好，暂时就买这些吧。你可以走了，我再告诉你一次：你必须满足她任何一个小愿望。”

年轻的太太已不指望再见到帅克了，所以当她看到帅克手里拿着信从兵营里朝她走来时，她感到非常的惊讶。

帅克敬了一个军礼，把信交给她说：“太太，遵照卢卡什中尉的命令，我必须对您彬彬有礼，举止得体，好好服侍您，满足您哪怕是最小的愿望。您喜欢吃啥我就去给您买啥。卢卡什中尉为此还给了我 100 克朗，不过还得从中拿出点钱来买三瓶葡萄酒和一包香烟。”

那太太读完信后，马上又变得颐指气使了。她命帅克去租一辆马车来。车叫来后，她又命帅克到前头跟马车夫坐在一起。

他们坐车到了家里。一进家门，那太太便出色地扮演起主妇的角色来了。帅克只好把她的箱子搬到卧室里去，又把地毯扛到院子里拍打一番。镜子后面一点蜘蛛网也惹得她脾气大发。

所有迹象都表示她想要在这块赢得的阵地上长久地住下来。

帅克忙得汗流不止。他刚把地毯拍打完，她又想起要把窗帘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也取下来，拍拍上面的灰。后来，帅克又遵命去擦起居室和厨房里的窗户。完了，她又心血来潮，命帅克重新把家具摆放了一次。帅克把家具从一个角上挪到另一个角上，她觉得不满意，提出了新的摆法，便又重新折腾一翻。

她把整个家里搞了个翻天覆地。直到后来，她布置安乐窝的劲头慢慢过去了，这才停止对帅克的折磨。

她从衣柜里取出一条干净的亚麻布床单，铺上枕巾和床罩。看得出她做这些事时，饱含着对床的深情。床上的每件东西都激起她的情欲，使她呼吸急促。

接着，她打发帅克去买午饭和葡萄酒，在他回来之前，她换了一件透明睡裙，显得格外妖媚。

午饭时她喝了一瓶葡萄酒，抽了很多支烟，然后就躺到床上睡觉去了。此时，帅克在厨房里把面包泡在一杯甜酒里，吃得正香。

“帅克！”卧室里传来了喊声，“帅克！”

帅克推开卧室的门，只见那位年轻的太太正以一种诱惑人的姿势半躺在枕头上。

“进来！”

帅克向床边走去。她娇媚地笑着，一边还不住地打量他强健的身材和粗壮的大腿。她撩开身上那名贵的衣服，一切都暴露无遗。她认真地对帅克说：“把靴子和裤子脱下来！快点！……”

因此，当中尉从军营里回来的时候，好兵帅克就向他汇报道：“报告长官，遵照您的指示，我已满足了太太的一切要求，忠实地为她效劳过了。”

“帅克，谢谢你，”中尉说，“她有很多要求吗？”

“大约六个要求，”帅克回答，“她好像是因为旅途劳累，现在已经睡了。中尉先生，我的确连她最小的要求都满足了。”

五

正当坚守在多瑙河和拉伯河边森林地带的大军经受着枪林弹雨的洗礼；重型炮弹将连队炸得七零八落，数以万计的士兵葬身喀尔巴阡山；战场内的所有村庄和城市烧成一片火海之际，卢卡什中尉和帅克却同那位从丈夫身边逃开的太太谱写着不愉快的田园诗。那位太太俨然以这幢房子的女主人自居。

趁她外出散步的机会，卢卡什中尉和帅克举行了一次“军事会议”，商讨怎样摆脱她的大计。

“长官，最好的办法是，”帅克说，“记得您说过，她在我送给您的那封信上说，她是从她男人那儿跑出来的。如果她男人知道她的下落的话，就会来把她带回去。我们可以给她男人发封电报，说她在您这儿，让他来把她接走。去年伏舍利诺一所别墅里也发生过类似的事，只不过电报是那女人自己发给她丈夫的。她男人来了，给了她和那个男人一人一记耳光。那两个男人都是普通老百姓，可如今，她男人肯定不敢动手打一名军官。况且，这也根本不是您的错，因为您又没去邀她来，她自己离家出走就跑到这儿来了，这又怪得了谁呢？您瞧着好了，发封这样的电报准会奏效。就算是脸上挨几耳光……”

“他是明事理的人，”卢卡什中尉打断他的话，“我清楚他的为人。他是啤酒花批发商。我一定得跟他好好谈一谈。我给他发电报去。”

卢卡什中尉发的电报非常简洁经济：“尊夫人现址为……”下面就是卢卡什中尉本人的地址。

所以当那啤酒花批发商闯进来时，凯蒂不免大吃一惊，可她仍装出一副镇定自若的样子，将这两个男人相互介绍了一番：“这是我丈夫，这是卢卡什中尉。”此外，她再也想不出什么好说的了。她男人显得很有分寸，也很体贴周到。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韦德勒先生，快请坐，”卢卡什中尉非常热情地说，一边还从口袋里掏出香烟来，“请抽烟。”

教养有素的啤酒花批发商很客气地接了一支烟，一边吐着烟圈，一边谨慎地问：“中尉，您很快要上前线了吧？”

“我已申请调到布杰约维策的九十一团去。等我在一年制志愿兵学校开设的课程上完，大概就可以去了。我们需要大批军官，可是眼下的情况不容乐观：那些有资格成为一年制志愿兵的年轻人都不愿报名来这儿。他们宁可当一般的步兵，也不愿成为士官生。”

“战争也给我们啤酒花业务带来相当大的危害，可我想，这一切很快都会过去的。”啤酒花批发商说。他一会儿拿眼瞅瞅自己的老婆，一会儿看看中尉。

“我们的形势很好，”卢卡什中尉说，“现在没谁会怀疑战争将以中欧强国的胜利而告终。咱们奥地利——土耳其——德国联盟坚如磐石，英国、法国和俄国根本不是咱们的对手。很好，我们在前线一些地方也打了些小败仗。但我们一冲过从喀尔巴阡山脉到多瑙河中游的俄国防线，就无疑意味着这场战争的结束。在短期内，德军就会攻陷巴黎，吃掉法国东部的大片土地，这对法国人来说也是个很大的威胁。此外，我们在塞尔维亚的军事演习也十分成功。我军的撤退，实际上只是一种转移，许多人却对此产生了误解，这只不过是因为他们缺乏战争时期所需要的冷静分析的态度。不久我们就会看到，我军在南部防线精心策划的军事行动将取得硕果。请看这儿。”

卢卡什中尉轻轻地拉着啤酒花批发商的胳膊，把他带到挂在墙上的军事地图前面，指着一个一个的据点，和他解释：“贝斯基迪山东部是我们最可靠的据点。从图上您可以看到，我们有喀尔巴阡山作屏障。要是我们在这条战线上发起大规模的进攻，就会一直攻到莫斯科去。这样，战争就会提前结束。”

“土耳其的情况怎么样？”啤酒花批发商问道，同时心里却一直盘算着怎样把话题引到他此行的目的上去。

“土耳其人干得不错，”中尉一边说着，一边又把他带回桌边坐下，“土耳其议长哈利贝伊和阿利贝伊两人已抵达维也纳。利曼·冯·桑德斯元帅已被任命为土耳其达达尼尔海峡军队的统帅。戈尔茨帕夏已从君士坦丁堡抵达柏林。咱们的皇上给昂维尔帕夏、海军中将尤斯多姆帕夏和将军捷瓦德帕夏授予了勋章。在这段日子里，接受授勋的人可不少哪。”

他们面面相觑地对视了半天，卢卡什中尉觉得有必要说几句话来把这种尴尬的局面打破：“韦德勒先生，您是什么时候到的？”

“今天早上。”

“我很高兴，您来的时候赶上我也在家，因为我通常下午就会到军营里去，然后在那儿值夜班。因此，我的房子实际上整天都空着，可以用来接待您的太太。她在布拉格这段时间里，没有谁去打扰她。因为是老朋友……”

啤酒花批发商咳嗽一声，说道：“长官，凯蒂是奇怪的女人，请接受我最诚挚的感谢，感谢您为她所做的一切。她忽然说要到布拉格来，说是来治她的神经痛。当时我不在家，等我回来后就发现已是人去楼空——凯蒂走了。”

他尽力装出开心的样子，一面冲她晃了晃指头威吓她，一面挤出笑容问她：“你一定以为，我到外面办事去了，你也可以跑出来一趟，对不对？当然你无论如何也没想到……”

卢卡什中尉觉察到谈话就要转到不愉快的事情上去，便又将修养有素的啤酒花批发商带到那幅作战地图前，指着一些画了着重号的地方说：“我忘了告诉您这个非常有趣的情形——您看这根粗大的、向西南延伸的弧线上，群山形成了一道天然防御工事。盟军正在向这里进攻。如果把这条联结天然防御工事和敌军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主要防线的铁路线切断，敌军的右翼部队和维斯图拉河上的北方部队之间的联系也会被随之切断。您清楚了吗？”

啤酒花批发商说他一切都明白了。可他这个人一向小心翼翼，又怕他的话会被中尉看成是某种暗示，于是又回到自己原来的话题上：“开战以来，我们啤酒花失去了国外市场。现在，法国、英国、俄国和巴尔干都不买我们的啤酒花了。只有意大利还买我们的货，可恐怕意大利也会卷入这场战争。但是，等我们打赢了这场仗，啤酒花的价格还是得由我们来定！”

“意大利严守中立，”上尉安慰他说，“它是……”

“那为什么意大利不愿承认它和奥匈帝国及德国缔结的三国同盟协约呢？”啤酒花批发商忽然气愤地嚷起来。啤酒花、战争、老婆顿时一起钻到他的脑子里来。“我曾以为意大利会去攻打法国和塞尔维亚，这样的话，战争肯定早就结束了。我的店子里的啤酒花都烂掉了，国内市场不景气，出口量等于零，意大利又严守中立。既然如此，为什么意大利在 1912 年要和我们恢复三国同盟呢？意大利的外交部部长桑·邱利阿诺侯爵躲到哪儿去了？他在干什么？他难道是在睡大觉？您知道战前每年我的成交量是多少，而现在的成交量又是多少吗？”

“您别以为我不关心时局，”他气势汹汹地冲中尉说道。而中尉却悠然自得地吐着烟圈，看着它们一个个在空中化开，凯蒂则带着很浓的兴趣看着眼前的这一切。“为什么德国人攻到巴黎了，还要退到防线后面去呢？为什么马斯河和马泽尔河之间的枪战会如此激烈呢？在马尔什河一带的科姆布莱斯和维沃鲁，有三家酒厂被炸毁了，而您知不知道，每年我都往那儿送去 500 多袋啤酒花？沃格萨的哈特曼斯威勒酒厂也被烧毁了，米尔赫森附近的尼德拉斯帕赫大酒厂也被夷为平地。这又意味着我公司每年要损失 1200 袋啤酒花。为了争夺科洛斯特霍克酒厂，德国人跟比利时打了六次。这回我每年又要损失 350 袋啤酒花。”

他气得无法再讲下去了，于是站起身走到他妻子面前说：“凯蒂，去把衣服穿好，马上跟我回家！”

“这些事使我烦透了，”过了一会儿，他又无比歉然地跟中尉说，“从前，我总能保持心平气和。”

趁着他老婆去穿衣服的时候，他又低声对中尉说道：“她已不是第一回干这种事了。去年，她跟一个见习教员跑了，我一直追到萨格勒布才把他们找到。趁那次机会，我跟萨格勒布市啤酒厂签订了一份 600 袋啤酒花的合同。”

“的确，南方过去一直是我们的的一座金矿，我的啤酒花一直远销到君士坦丁堡。现在我快破产了。如果政府要限制国内的啤酒生产，那我就会遭到致命的一击。”

他点着卢卡什中尉递过来的烟，绝望地说：“以前，单是华沙就从我这儿买去 2370 袋啤酒花。那儿有个最大的啤酒厂——奥古斯丁啤酒厂。他们厂每年都派代表去我那儿。这一点就足以使我从此一蹶不振。幸亏我还没有孩子。”

他关于奥古斯丁啤酒厂每年都派代表去他那儿的逻辑推论使得卢卡什中尉微微一笑。啤酒花批发商捕捉到这一点，因此就又接着说上了：“在索普洛尼和格罗斯—卡尼扎两地的匈牙利啤酒厂以前平均每年向我们公司购买 1000 袋啤酒花来酿出口啤酒，他们的啤酒远销到亚历山大城。现在由于有封锁线，他们就不从我们这儿订货了。甚至我把价格压低三成，他们也不希望买一点。生意萧条衰败、困顿，再加上这家庭纠纷！”

啤酒花批发商沉默了，但已经做好启程准备的凯蒂把这种沉默打断了：“我那些箱子怎么办？”

“凯蒂，他们会来取的，”啤酒花批发商松了口气说。他很高兴没有出什么丑就顺利解决了这件事。“如果你还想买点什么东西，那我们现在就得动身了。火车 2 点 20 分开。”

夫妇二人友好地告别了中尉。啤酒花批发商因为了结了这事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十分高兴，在去门厅的路上还对卢卡什中尉说：“要是您在前线不幸负了伤，可一定要到寒舍去休养。我们将非常周到细致地照顾您。”

回到凯蒂临行前更衣的卧室里，中尉在洗脸盆中发现了 400 克朗和一封短信：

上尉，在我的丈夫——一个愚蠢的打手面前，您没能保护我。您看着他像拖一件丢在您家里的东西似地把我从这儿拖走。不仅如此，您还居然有脸说您款待了我。随信附上 400 克朗，希望我的开销没超过这个数。拿去跟您的勤务兵分了吧！

卢卡什中尉手里拿着信，在那儿楞了半天，然后慢慢把信撕成碎片。他笑着看了看洗脸盆里的钱，发现凯蒂在对镜梳妆时，激动之余把梳子丢在桌上了，他便将这把梳子和其他纪念品放到一块儿去了。帅克下午才回来，他出门去替卢卡什中尉找狗去了。

“帅克，”卢卡什中尉说，“你可真走运，住在我们这儿的那位太太走了，她是被她的丈夫领走的。她在洗脸盆里留了 400 克朗，作为对你的酬谢。你该好好谢谢她或是她丈夫，因为这钱是她从她丈夫那儿拿来留作路上用的。我来口述一封信，你把它记下来。”

长官便开始口述了：

尊敬的先生：

请代为转达我对尊夫人的最深的感谢。她给我留下 400 克朗，作为她旅居布拉格时对我服务的酬谢。我为她所做的一切，均出于我的自愿，所以不能接受此项酬金。现如数奉还……

“喂，继续往下写，帅克。你磨蹭什么呀？我说到什么地方了？”

“现如数奉还……”帅克满腹忧伤地颤声说道。

中尉接着说：

……现如数奉还以示我深深的敬意。向您和夫人致以深切问候，吻夫人的手。

卢卡什中尉之勤务兵约瑟夫·帅克。

“写好了吗？”

“报告长官，日期忘记写啦。”

“1914年12月20日。现在把信封写好，把那400克朗拿到邮局里照这个地址寄出去。”

卢卡什中尉高兴地吹起了口哨。他吹的是小歌剧《离了婚的太太》中的一段咏叹调。

“帅克，还有一件事，”正当帅克要动身去邮局时，卢卡什中尉又喊住了他：“你替我找看马狗的事有眉目了吗？”

“长官，我已经相中了一只，是一只非常漂亮且惹人爱的狗。可是要弄到手却有些困难。但我想，可以在明天把它弄回来。那家伙爱咬人。”

六

卢卡什中尉没听见帅克的最后一句话，可这话却相当重要。“这狗碰上什么咬什么，”帅克本想再说一遍，可转念一想：“这与上尉有什么关系呢？他想要狗，咱就给他弄一条狗来吧！”

“给我弄一条狗来！”这话说起来当然很容易。就算不是一条纯种狗，狗主人都是细心照料，就连一条专门给老太太暖脚的杂种狗，它的主人对它也是百般呵护，绝不会让人去动它一根毫毛。

狗本身，尤其是纯种狗，都会本能地感觉到：迟早有一天会有人把它从主人身边偷走。因此，它总是心惊肉跳地过日子，担心自己某天会被人偷走。比方说，狗在散步时常会离开主人一阵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子，开头它还高高兴兴的，轻佻地和别的狗一块嬉闹，不顾羞耻地跟它们滚在一起厮混着；嗅嗅路边的石柱，在每个角落里，甚至在卖菜女人的土豆筐里撒泡尿。总之，它真得很开心，就像是一名刚刚通过学校毕业考试的年轻人，觉得这个世界无限美好。

可你会突然发现它的快乐劲头消失了，因为它觉得自己走失了。这时它真正感到了绝望。它在街上惊慌失措地跑着、嗅着、哀哀地叫着，甚至悲伤地夹起了尾巴。它直竖着耳朵，在街上的人群中毫无目的地乱窜。

要是狗会讲话，它一定会大叫：“天哪，有人要把我偷走了！”

你到过养狗场，见到过这种惊恐万状的狗吗？它们就是些被人偷过的狗。大城市滋生了一个专门以偷狗为生的小偷阶层。他们偷的大多是各种品种的沙龙狗、小看马狗等，这些狗的个儿很小，可以装在小手套中放在外衣口袋里或是放到妇女御寒用的皮手笼里。可尽管这样，小偷也能把这些可怜的东西偷到手。就连凶猛的德国狼狗，在城郊守别墅的时候，夜里都会给人偷走。他们能在密探的鼻子底下把警犬牵走。你用皮带牵着狗，有人能把皮带剪断，带着你的狗跑得无影无踪，而你却只能傻呆呆地看着那半截空皮带。你在街上见到的狗，有一半以上都已经换过几任主人。没准几年后你还可以买回自己原来的那只狗，就是当它还是只小伢狗，你带它出去散步时给人偷掉的那只。你把狗牵出去大小便时被偷的可能性最大，尤其是它大便的时候，十有八九会给人偷去。这也就是为啥狗在大便时总爱东张西望的原因。

盗狗贼偷狗方式多种多样。他们可能像扒手似的直接去偷，也可以用个伎俩把那只不幸的畜生骗到手。认为狗是最忠实的动物，这不过是教科书或是自然史入门上的说法而已。你只要让一条哪怕是最忠实的狗闻一闻油炸马肉香肠，那忠实就丢得没影了。它会忘记身边走着的主人，掉转头跟你走。它直流口水，陶

醉在准备吃香肠的巨大的快乐中。它鼻孔张得大大的，活像一匹即将牵去与母马交配的顽劣的种马。

在城堡台阶旁边的小城广场，有一家小酒馆。一天，在昏暗的灯光下，有两个人在酒馆后排坐着，其中一个当兵的，另一个是普通老百姓。他俩把头凑在一起，神秘地咬着耳朵。他们看上去就像是威尼斯共和国时期的阴谋家。

“每天8点钟，”那个老百姓小声说，“女仆就会牵着它从哈维利塞克广场到公园去。然而这狗相当凶狠，见什么咬什么。你没法得手。”

那老百姓往士兵面前又凑了凑，对着士兵的耳朵说：“这畜生连香肠都不吃。”

“炸香肠它也不吃？”士兵问道。

“不吃。”

两人都吐了口唾沫。

“那么，这畜生吃什么？”

“天知道它吃什么。这些狗都被娇纵惯了，就像大主教似的。”

士兵和老百姓碰了碰杯，那老百姓又小声说道：“有一回，我想给科拉莫维卡养狗场弄一条小黑狗，那狗也是对香肠瞧也不瞧一眼。我跟了它三天，最后我实在忍不住了，就径直去问那位牵着狗的太太这狗都吃些什么东西才长得这么漂亮。那位太太听我这么一说，非常高兴，对我讲她的狗最爱吃炸猪排。因此我就去买了一块炸牛排来，我想炸牛排要好得多。你猜怎么着：那畜生连看也不看一眼，就因为这是用牛肉做的而它喜欢猪肉做的。后来，我就只好再去买一块炸猪排来。我让那畜生闻了闻，就拿着炸猪排往前跑，那畜生就跟着我了。那位太太还在后面不停地喊：‘波吉克！波吉克！’可她亲爱的波吉克才不理这个茬呢。它跟在炸猪排后头一直跑到一个拐角上，我给它脖子上拴了一根皮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带，第二天它就成了科拉莫维卡养狗场中的一员。那狗脖子下面有一撮白毛，它被他们染成黑色，这样就不会被认出来了。还有许多其他品种的狗，它们爱吃炸马肉香肠。你最好去问那女仆她的狗爱吃什么，因为你是军人，长得也不赖，她很可能会告诉你。我问过她这个问题，可她像是想刺我一刀似的，说：‘这关你什么事？’她长得并不漂亮，瘦得像猴子，可她肯定会跟你这样的军人讲话。”

“真的是一只看马狗吗？我的中尉不想要别的狗。”

“是一条绝对漂亮的看马狗，浅灰黄色，绝对是一条纯种狗，就像你叫帅克，我叫布拉尼克一样，错不了。我只要知道了它吃什么，就去找东西给它吃，绝对能把它弄到手。”

两个朋友再一次碰杯。战前，帅克当狗贩子时，就是由布拉尼克给他提供狗的。他搞这一行是高手，据说他从剥兽皮的那儿非法买些可疑的狗再把它们卖给狗贩子。甚至有一回他也得了狂犬病，还到维也纳的巴斯特研究所住了一阵子。现在，他认为有责任不计报酬地帮助帅克。他对布拉格及其周围地区的狗都了如指掌。他小声地跟帅克谈的原因，是不想让酒店老板对他起疑，因为半年前他在大衣底下把店老板的德国小猎狗给揣走了。他拿婴儿用的奶瓶给它吮，那个小笨蛋错把他当成了自己的妈妈，在他大衣底下一句话也没有说。

原则上来说，布拉尼克只偷纯种狗，而他本人可以算得上是鉴定纯种狗的专家。他给所有的养狗场和狗贩子提供狗源。当他在街上走时，所有被他偷过的狗都冲他愤怒不停地叫着。有时他在商店橱窗附近站着，就会有一条想要报复他的狗，在他身边抬起一条腿，朝他裤子上撒泡尿。

第二天早上8点钟，好兵帅克在哈维利塞克广场靠近公园的拐角处溜达，他是在等那位牵着看马狗散步的女仆。最后她终于来了，那条样子凶猛长着一身刚毛和一双机警的黑眼睛的胡子狗

先从他身边跑过去了。它跟所有解过大小便的狗一样轻浮，追赶着在大街上啄马粪的麻雀。

接下来，照看那条狗的女仆也从帅克身边走过。她是位老姑娘，把头发光溜溜地挽成一个髻盘在脑后。她吹口哨唤着狗，手里甩着一条拴狗的链子和一条精美的鞭子。

帅克上前跟她搭话：

“小姐，请问到日什科夫去怎么走？”

她停下来，瞅了他一眼，想瞧瞧这人是不是诚心想问路。帅克那副善良的样子使她相信这个士兵真的想去日什科夫。她脸色温和起来，欣然给他指点到日什科夫去的路。

“我是刚刚调到布拉格来的，”帅克说，“我不是这里的人，我是从乡下来的。您也不是布拉格人吧？”

“我是沃德尼人。”

“那我们离得不远啊，”帅克接口说，“我是普洛季维人。”

帅克这一点点在波希米亚南部搞军事演习时得来的地理知识，使那老姑娘的心里感到一种家乡的温暖。

“这么说，你认识普洛季维广场上卖肉的培卡尔罗？”

“那肯定啦，他是我哥哥。街坊邻居可喜欢他啦，”帅克说，“他人缘好，又肯帮忙，他卖的肉新鲜，给的分量也足。”

“那么您是雅列什家的人啰？”女仆问道，她开始对这位素不相识的士兵产生了好感。

“是呀！”

“您是哪一位雅列什的儿子？是住在普洛季维附近格尔契的那一位，还是住在拉希采的那一位？”

“是住在拉希采的那一位。”

“他现在还贩运啤酒吗？”

“还运着呢！”

“他有六十好几了吧？”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今年开春他就满 68 了，”帅克镇定自若地答道。“现在，他养了一条狗，他到哪儿，狗也跟着到哪儿。那狗常坐在他车上。就跟这儿追赶麻雀的那只狗一样，是一条非常可爱的小狗。”

“那是我家主人的狗，”帅克的新朋友向他说道，“我在一位上校家里做事。我们上校你认识吗？”

“认识，他可是一位有学问的人哪，”帅克说，“我们布杰约维策也有这么一位上校。”

“我们老爷非常严厉。这段时间人们盛传我们在塞尔维亚吃了败仗，他回到家里还怒气冲天，把厨房里的盘子扔的到处都是，还想把我也给辞了。”

“噢，那是你们的狗啊，”帅克打断她的话，“可惜我们家中尉不喜欢狗。我倒蛮喜欢狗的。”他沉默了一会儿，忽然又冒出一句：“并不是什么东西狗都吃的。”

“我们的‘福克斯’嘴巴刁得很。有一阵子，它一点肉也不吃，可最近又吃了的。”

“那它最爱吃的是什么东西？”

“肝，就是煮熟了的肝。”

“是牛肝，还是猪肝啊？”

“这倒没关系，”帅克的女老乡笑着答道。她把帅克的最后一句问话当做是一句不成功的俏皮话了。

他们一起走了一段路，后来那条看马狗也参加进来，因为它已经被女仆用链子套上了。那狗对帅克非常友好，还想隔着嘴笼套去咬帅克的裤腿。它不断地往帅克身上蹦，可它好像忽然察觉到帅克不怀好意似的，伤心而又失望地走到一边去，不时还拿眼睛瞟着帅克，似乎想说：“原来，你是冲着我来呀！”

后来，她又对帅克说她每天晚上 6 点钟也带狗来这儿溜达，还说，她觉得布拉格的男人没一个可靠的。有一回，她在报纸上登了一份征婚启事，应征者中来了一个锁匠，说是愿意娶她。可

他说要搞什么小发明，从她那儿骗走了 800 克朗，从此就没了踪影。她说，乡下来的人肯定可靠得多。她要是嫁人的话，只会嫁给乡里人，但要等到把仗打完再说。她认为战争期间结婚是最愚蠢的选择，因为战时结婚的新娘一般都会变成寡妇。

帅克给了她很大的希望，说自己 6 点钟会再来。然后他就去找他的朋友布拉尼克，告诉他那狗什么肝都吃。

“那我给它来点牛肝，”布拉尼克就这么决定了，“我就是用这种法子把公司经理维德拉的那条圣伯纳德狗弄到手的。那可是一条非常忠实的狗。明天我准会把那狗好好儿的给你送来。”

布拉尼克绝对不会失言。第二天清晨，帅克刚把屋子收拾干净，就听见门口传来一声狗叫——布拉尼克拖着那条拼命反抗的看马狗进来了。它的毛比平时竖得更直，眼睛不停地转着，样子尤其凶猛，就像是被关在动物园笼子里的饥饿的老虎，死盯着笼前站着的肥胖的看客。它咯咯地磨着牙齿，嗥叫着，似乎想说：“我要把你们撕成碎片，再把你们吃掉！”

他们把狗拴在厨房里的餐桌腿上，布拉尼克就讲起了自己捉狗的经过：

“我拿着用纸包好的熟肝，故意从它身旁走过，它马上闻出味道，朝我身上直蹦。我一点儿也没给它吃，只是接着赶路，那狗就跟着我走了。我过了公园就往布莱托夫斯卡大街拐，到那儿，我才给它一块肝吃。它一下子就咬到嘴里，一边嚼着，一边还生怕我走掉了，紧紧地跟在后头。我转到英德希什卡大街后又丢给它一块肝。等它把这块也吃完了，我就给它拴了一根链子，牵着它从瓦茨拉斯广场到维诺拉迪，再到沃尔舍维采。路上它跟我使了不少性子：我要过电车道时，它却趴下不肯动弹，也许它想让电车把它轧死吧。我还带了一份空白血统证书来，是在伏舍茨文具店买的。你会伪造血统证书，是吗，帅克？”

“还是你来写吧。就写上它是从莱比锡的冯·毕罗狗场来的，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父亲是阿尔尼姆·冯·卡勒斯堡，母亲是爱玛·冯·特劳顿斯朵尔夫，父亲方面是谢格弗雷德·冯·布森陀的嫡传。它的父亲在1912年柏林看马狗展览会上荣获头奖。它的母亲因为生纯种狗有功，被纽伦堡协会授予金质奖章。你看它有几岁了？”

“看牙齿得有两岁了吧。”

“那就写上一岁半吧。”

“帅克，它的毛剪得不整齐。你看那耳朵边上。”

“这事好办。等咱们跟它混熟了再去剪吧。现在要剪的话，只会惹它火气更大。”

那条被偷来的狗“汪汪”地叫个不停，鼻孔直出粗气，愤怒得在原地乱窜，终于闹腾得筋疲力尽，伸着舌头在地上躺下，静待着下一步的发落。

它慢慢地安静下来了，还时不时哀哀地叫上几声。

帅克把布拉尼克给它吃剩下的肝全丢给了它，可它连碰也不碰一下，只是用挑衅的目光盯着帅克，仿佛想说：“我已经上过一回当了。你留着自己受用吧。”

它无可奈何地躺在那儿，装作想要打瞌睡的样子。突然，它想起了什么事，跳起来，用后腿蹲坐在地上，用前爪子向他们求情。它终于屈服了。

可帅克并没有被这种感人的场面所打动。

“躺下！”帅克冲那只可怜的东西吼了一下。那狗就只好又躺下，一边还哀哀地叫个不停。

“我在血统证书上给它填个什么名字好呢？”布拉尼克问道，“它原来叫福克斯，因而我们必须得找一个跟这名字相似的，让它很快能懂得是在叫它。”

“那就叫‘迈克斯’吧。你看，布拉尼克，它的耳朵都竖起来了呢。站起来，迈克斯！”

那条倒霉的看马狗站了起来，等候命令。现在，它连家带名

字都被改掉了。

“我觉得该把它解开了，”帅克决定说，“我们看它的反应。”

狗被解开之后，马上向门口冲过去，对着门把手叫了三声，显然是在期待这两个恶人的恩典。当它发现他们对自己要出去的愿望不予理睬时，就在门边撒了泡尿，把地上弄得水汪汪的，它满以为这下子会被丢出门外。因为它小的时候，上校严格按照军队的要求对它进行训练，每当它把尿撒在屋里，它一定会被人们丢出去。

帅克不仅没放它出去，还说：“这家伙很狡猾，可以说，跟耶稣会教徒不差上下。”

他用皮带抽了它一下，还把它的嘴巴摁在那片小水坑里。这狗只好迫不得已地把自己的尿舔干净。

面对这般羞辱，它哀嚎了一阵子，然后就开始在厨房里窜来窜去，绝望地闻着自己的脚印。忽然它又走到桌边，把地上的那点肝吃掉，在炉边躺下。经过这一番折腾，它便昏沉沉睡去了。

“我该给你多少钱？”布拉尼克要走的时候，帅克问道。

“帅克，别提钱的事，”布拉尼克轻轻地说，“为老朋友，特别是当了兵的老朋友，我啥事都肯干。再见了，老伙计，你可别把它牵到哈维利塞克广场去，免得惹出祸来。假如你还想弄条狗，就直接去找我好了。”

帅克让迈克斯睡了很久。这期间，他到肉铺里买了半磅肝，煮熟了。等迈克斯一醒过来，他就把那块热乎乎的肝放在它鼻子底下让它闻闻。

迈克斯睡意朦胧地舔了舔嘴巴，伸了伸懒腰，闻了闻肝就一口吃了下去。吃完后，它走到门边，再一次企图想把门把手打开。

“迈克斯，”帅克叫道，“过来！”

它犹豫着走了过来。帅克把它抱到腿上，抚摸它，迈克斯也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破天荒地冲他友好地摇摇那剪剩下的一节尾巴，轻轻地咬着帅克的手，识相地望着帅克，好像想说：“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我明白，我彻底输了。”

帅克继续抚摸着它，用柔和的声音对他说：

“从前，有一条小狗啊，名叫福克斯，住在一个上校家里。它家的女仆带它出来散步的时候，来了一位先生，就把它偷走了。这样，福克斯就到了军队里一位中尉的家中，他们给它改了名字，叫迈克斯。迈克斯，把爪子给我！你瞧，你这笨蛋，要是你表现乖点、听话点，我们就会成为好朋友。否则，可有你受的。”

迈克斯从帅克的膝上跳下来，开始高兴地往他身上扑着、蹦着。晚上，中尉从军营里回来的时候，帅克和迈克斯已经成了最好的朋友。

帅克看着迈克斯，猛然产生了一种富含哲理意味的想法：“其实，每个士兵都是被从各人的家里偷出来的。”

卢卡什中尉见到这条狗，非常奇怪，但同时又很高兴，而迈克斯一看来了一位身挎马刀的军人，也格外欢喜。

对诸如狗是从哪儿弄来的、花了多少钱等问题，帅克从容不迫地说这狗是一位刚刚应征入伍的朋友白送的。

“帅克，你做得很好，”中尉一边说，一边逗弄着迈克斯，“下个月1号我会发给你50克隆的赏钱。”

“长官，那钱我不能要。”

“帅克，”中尉板起面孔说，“你刚来这儿侍候我的时候，我跟你讲过，你必须听从我的命令。我既然说要给你50克隆，你就得收下，拿去痛饮一番。帅克，你准备拿这50克隆去干什么？”

“报告长官，遵照您的命令去痛饮一番。”

“如果我忘了这事的话，帅克，我命令你提醒我为这条狗给

你 50 克朗的赏钱。明白了吗？你敢肯定这狗身上没有跳蚤吗？你最好去给它洗个澡，梳梳毛。明天我值班，后天再带它出去溜达溜达。”

帅克在给迈克斯洗澡的时候，狗的前任主人——上校正正在家里大发雷霆，咬牙切齿地说，要把偷狗的人交给军事法庭审判，把他枪毙、绞死、关 20 年监狱，再把他给大卸八块。

“挨天杀的混蛋，”上校用德语大声地叫骂着，连窗户都被震的咣当咣当直响，“我一定不会放过你这杀人犯！”

一场灾祸正要降临在帅克和卢卡什中尉头上。

第十五章 大难临头

弗里德里希·克劳斯·冯·齐勒古特上校是有名的蠢货，“冯·齐勒古特”本是扎尔茨堡附近一个村庄的名字，他的先人早在18世纪的时候就在那儿以剪羊毛为生。他专门讲一些老掉牙的事情，并且还总要问问人家听没听懂他那些最简单不过的话。比如：“各位，这是窗户。对了，你们知道什么叫窗户吗？”

又比如：“夹在两条沟之间的路叫做公路。嗯，诸位，你们知道什么叫沟吗？沟就是人们把里面的土挖出来而形成的。沟的中间是空的。嗯，人们是用锄头挖沟，但你们知道什么叫锄头吗？”

他为人解释的癖好，作起解释来他那股兴奋劲丝毫不亚于发明家向人讲述自己发明时的情形。

“诸位，书本就是由裁成各种形状、大小各异而又在上面印了字的方纸片汇集在一起，装订粘合而成的。嗯，诸位，你们知道什么是粘胶吗？粘胶是一种粘乎乎的东西。”

上校愚蠢至极，军官们都躲离他远远的，免得听他唠叨什么：“人行道就是大街上车行道外侧的、在建筑物前面高出街面的那一长条平整的路；而建筑物的正面就是我们从大街上或是从人行道上看见的那部分；我们站在街道上看不见建筑物的背面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站到车行道上就可以证明。”

说完，他马上就兴高采烈地演示给人们看，可不凑巧车子把他撞了一下。打那以后，他就越发蠢得离谱了。他常常在大街上把军官叫住，滔滔不绝地跟他们谈着诸如鸡蛋饼、太阳、温度计、炸面饼圈、窗户和邮票之类的事。

而令人惊奇的却是：这样的蠢货竟然也能官运亨通。虽然他在军事上是毫无所知，但他却得到像军长一级的权贵人物的庇

护。

军事演习的时候，他常带领他们团干出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来。他从来没有准时到达过阵地，却将一团人分成若干纵队，朝着敌人的炮火开过去。几年前有一回，皇家军队在波希米亚南部进行军事演习，可他却率领全团人马走迷了路，一直开到摩拉维亚。演习结束后，各部队都已回到军营里去了，他们一团人还在那儿瞎折腾了几天。

他跟将军以及旧奥地利帝国那些比他还蠢的军官们私交甚好，因此他捞了不少头衔和勋章。这些奖赏使他感到非常荣耀，自认为是天底下最有才干的军人，是战略上乃至军事科学方面的最出色的理论家。

每回军队检阅时他都要先跟士兵们聊一阵子，而他的问题总是一成不变：

“为什么我军使用的步枪叫‘曼利舍’枪？”

为此他在团里得了个“曼利舍蠢瓜”的译名。他的报复心很重，害那些他不喜欢的下级军官经常受到他的迫害。要是他们申请结婚，他就在申请报告上签署很坏的意见呈上去。他的左耳朵缺了一块，这是他年轻时跟人决斗被对手割掉的。那对手只是想向人证明他弗里德里希·克劳斯·冯·齐勒古特是十足的大笨蛋。

如果我们分析一下他的智力，就会发现：他并不比那位长着一张奇大无比的嘴巴的著名白痴，奥地利皇室的弗兰西斯·约瑟夫强到哪里去。

他们俩说起话来一样低级粗俗，用起词来一样幼稚荒唐。有一次在军官食堂的宴会上，大家谈起了席勒，这位克劳斯·冯·齐勒古特却忽然说道：“诸位，昨天本人亲眼见到了一个由蒸汽机车牵引的蒸汽犁。诸位，你们想一想吧，这蒸汽犁是用两辆机车牵引而不是用一辆。我看见它冒着烟，便走近去看，结果看到一边有一辆蒸汽机车。诸位，你们说，这难道不是很滑稽吗？好像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一辆不够似的，还搞了两辆机车来拖。”

他停了一会儿，又说起来了：“我昨天还亲眼看到：一辆小车的汽油用光后，它只好停下来了。诸位，车停了以后人们还在那儿胡诌什么永恒运动之类的话。车子不走了，静静地站在那儿，动也不动一下，因为它没油了呀。你们看这不可笑吗？”

他尽管很笨，但却是虔诚的教徒。他在家搞了一个家用的祭坛。他常去圣·伊格纳秋茨教堂忏悔、领圣餐，而开战以来他就跑到那儿去为奥地利和德国军队的胜利祈祷。他将基督教和德国称霸天下的梦想混为一谈，认为上帝该帮助他们去掠夺被占领国的财富和土地。

每当报上说又抓住一批俘虏时，他就气势汹汹地说：

“把他们抓来有什么用？该把他们全部毙了，一个不剩！我们要在他们的尸体上跳舞。应该把塞尔维亚的成年人全都死，把小孩全都用刀刺死！”

他和德国诗人维罗尔特一样一肚子坏水，那家伙在战争期间写了一首诗，要德国人怀着铁石心肠去仇恨和杀害千百万的“法国魔鬼”：

让那成堆的尸骨和烧焦的血肉，
与山边的云彩试比高……”

卢卡什中尉在一年制志愿兵学校上完课，就带上小狗迈克斯出去散步。

“长官，请容我冒昧地提醒您，”帅克关切地说，“您得小心看着这条狗，别让它跑了。没准它有点想它的老窝，要是您松了皮套的话，它就可能跑掉。而且，您最好不要带它走哈维利塞克广场那条路，那儿的圣女肖像店里有人养了一条恶狗，它咬起人来凶猛异常。只要一看见别的狗在它地盘里出现，就嫉妒得很，生怕人家会抢了它什么东西吃。它有点像圣·哈什塔教堂的那个叫花子。”

迈克斯高兴地蹦着跳着，在卢卡什中尉的脚边蹭来蹭去，用皮套缠住了他的军刀。它知道中尉要带它出去散步，显得格外快活。

卢卡什中尉带着狗来到街上，朝普里考培走去。他要到潘斯卡大街的拐角处去跟一位太太约会。他一边走着还一边想着工作上的事：明天该给学校里那些志愿兵讲些什么呢？怎样去确定一个山峰的高度？为什么山峰的高度要根据海平面来计算？我们怎样才能根据海平面确定一座山峰从山脚到山顶的高度呢？该死的！军政部干嘛要把这些东西编到志愿兵学校的课程里来呢？明摆着这该是炮兵学的课程嘛！而且现在还有总参谋部发的地图。要是敌军已经占领“三一二”高地，根本就没必要再去想为什么要根据海平面来测定山高以及山有多高，我们只要看一眼地图就清楚了。

快到潘斯卡大街时，他突然听声一声断喝：“站住！”这才打断他的思路。

随着这一声“站住！”那狗拼命想要挣脱皮套，高兴地“汪汪”直叫，朝刚才叫喊的人身上扑去。

站在中尉面前的正是克劳斯·冯·齐勒古特上校。卢卡什中尉向上校敬了个礼，对上校抱歉地说他刚才没看到上校。

克劳斯上校喜欢随时拦住军官，这是出了名的。他把下级军官的敬礼当作是关系战争成败、壮大军威的头等大事。

“当兵的必须诚心诚意去敬礼，”他经常说道，“这是一种绝妙的军事神秘主义。”

他强调，军人敬礼一定得根据条例上的细节要求，准确而又威风。

他虎视眈眈地看着从他身边走过的每一个人，小到步兵大到陆军中尉他一个都不放过。要是哪个步兵行礼不认真，就像说声“你好”似的漫不经心地碰碰帽子，上校就准把他带回营里收拾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一番。

对他来说，“上校先生，我刚才没看见您”这种话根本不顶用。

“一名军人，”他经常说，“必须能在人群中一眼发现自己的长官，必须一门心思想着去履行军法中规定的义务。如果在战场上倒下，临死前他也得敬礼。那些不会行军礼或是假装没看见我，或是随随便便行礼的人，就是我们军队里的害人虫！”

“中尉，”克劳斯上校威风凛凛地说，“下级要永远尊敬他的上司，这一条规定还没废除吧？再者，什么时候说军官可以牵着偷来的狗散步了？没错，是偷来的狗。本来属于别人的狗，就是偷来的狗。”

“上校先生，可这条狗……”卢卡什中尉申辩说。

“中尉，这狗是我的，”上校生硬地打断了他的话，“这是我的‘福克斯’。”

这条现在被唤作“迈克斯”的“福克斯”记起了它的旧主人，马上把新主人忘得一干二净了。它挣开索套，蹦跳着向上校扑过去，高兴得就像一个患了相思病的六年级学生得到了意中人的认可一样。

“中尉，牵着偷来的狗散步，这可跟军官头衔不大般配啊！你难道还不懂？军官在不能确定买的狗会不会给他带来恶果之前，压根就不该买狗！”上校一边捋着“福克斯”即“迈克斯”的毛，一边继续咆哮着。那狗也可耻地对中尉龇牙咧嘴，叫个不停，好像上校对它说了“把这家伙给我带走！”似的。

“中尉，”上校继续说，“你觉得骑在一匹偷来的马上也是对的吗？你难道没看到《波希米亚报》和《塔格布拉报》上我登的寻狗启事吗？你从来不读你的长官在报上登载的启事？”

上校气得两手一拍，说道：

“真是的，你们这帮年轻军官！你们的纪律都到哪儿去了？”

上校在报上登启事，而中尉居然敢不拜读。”

卢卡什中尉望着上校那脸像猩猩一样的络腮胡子，心里想道：“你这老不死的东西，我恨不得给你几耳光。”

“你跟我来一下，”上校说道。于是他们一块儿走着，“愉快”地谈着话。

“中尉，到前线，你就不会再出这种事了！在后方牵着偷来的狗散步确实是一件很惬意的事情。嗯，在战场上，我们每天都要损失上百名军官，你却牵着从长官那儿偷来的狗散步。你也不去拜读一下启事！没准儿我该把寻狗启事登上 100 年、200 年乃至 300 年！”

上校大声地擤着鼻涕，这是他极端愤怒时的动作。过一会儿他说：“你可以接着散你的步了。”说完，他扭头走了，还生气地用马鞭抽抽自己军大衣的下摆。

卢卡什中尉刚走到对面的人行道上，又听到一声断喝：“站住！”这回被上校拦住的是倒霉的后备步兵。那个士兵只顾想着家中的老母亲，没看到他。

上校亲自把他拖回军营去责罚一番，骂他是猪，是畜生。

“我该怎么处置那个帅克呢？”卢卡什中尉思忖着，“我要敲碎他的下巴！这还不够，就是把这混蛋的皮扒下来也还便宜了他。”他已经忘了要和一位太太约会的事，气汹汹地向家走去。

这时候，好兵帅克正跟军营里的一个传令兵谈得火热。那传令兵是送文件给中尉批阅的，正等着中尉回来签字。

帅克招待他喝些咖啡，两人一块儿谈着奥地利将来准会一败涂地的事。

他们谈得正高兴，好像真有那么回事似的。如果有人告上法庭，他们的每一句话都足以治他们叛国罪，两人都得被绞死。

“现在皇上陛下肯定是完全疯了，”帅克说，“他从来就没聪明过。不过，这场战争会使他彻底完蛋。”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他当然是疯了，”军营里来的传令兵肯定地说，“他那么糊涂，肯定不知道仗已经打起来了。没准儿，他们臊得不敢告诉他。要是百姓发的宣战书上有他的签名，那准是别人捣的鬼。他们肯定是在皇帝老儿不知道的时候印出来的，何况他已经丧失思维能力啦。”

“他完蛋了，”帅克很在行地说，“他屎尿都拉在身上，连吃饭都得让人像喂小孩一样地侍候。最近，有一个家伙在酒馆里跟我们说皇上有两个奶娘，一天要给他喂三次奶。”

“假如一切都结束了，”军营里来的传令兵叹了一口气说，“就算咱们给人家打败也好啊，毕竟奥地利也有了安宁的日子。”

他们就这样继续大侃特侃，最后帅克大声咒骂着奥地利：“这样昏庸的王朝压根儿不该在这世上存在！”而那当兵的，像为了给这句话加例证似的，说：“我一上前线，就会加速它的完蛋！”

当他俩又扯到捷克人对战争的看法时，军营里来的传令兵就提起他某天在布拉格听到的传闻：纳霍特城都能听到枪声了，俄国沙皇就要攻到克拉科夫城下了。

接下来，他们又谈起粮食被成车成车地运到德国，德国士兵有香烟抽有巧克力吃等等。

他们还一起回忆了古代战争。帅克严肃地指出，那时候人们把臭气熏天的坛坛罐罐丢进被围困的城堡里去，在那种臭气中作战可不是好受的事。又说他在一本书上看到过：有一座城堡被人围困三年，在这三年中，敌人啥事也不干，专门把臭罐子丢进城，拿被围困的人开心。如果不是中尉的归来打断了他们的高谈阔论，他还准会加上一些妙趣横生的描写。

中尉恶狠狠地盯了帅克一眼，签了字以后就把那传令兵打发走了。他示意帅克跟他进屋去。

中尉的眼中闪露着凶光，他坐在椅子上，定定地看着帅克，

琢磨着该如何开始这场“屠杀”。

“首先，我得扇他几个耳光，”他想到，“然后再打断他的鼻梁骨，拧掉他的耳朵。下一步再走着瞧。”

可是帅克用那双善良纯真的眼睛坦率真诚地望着他，居然还有胆子打破这暴风雨前的平静，说：“报告长官，您的猫死了。它吃了一盒鞋油，结果就死掉了。我把它丢到地窖里了——是隔壁家的那个地窖。您再也找不到这么好、这么漂亮的安哥拉猫了。”

“我该拿他怎么办呢？”中尉的脑中闪过这个问题，“天哪，你看他这副蠢相！”帅克那对善良天真的眼睛依然流露着和善温柔的目光，他神色坦然，似乎一切都很正常，什么事都没发生过，即使出过什么乱子，现在也恢复正常了，没什么大不了的事。

卢卡什中尉跳了起来，本打算揍帅克一顿，可他忍住了，只是在帅克的鼻子底下晃了晃拳头，咆哮道：“帅克，那狗是你偷回来的！”

“报告长官，这事压根儿就不可能呀。长官，容我解释几句：今天下午，您亲自带狗出去散步，我根本没法把它偷回来呀！您回来的时候没带着狗，我一瞧就知道出事了。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有情况’。斯帕尔纳大街上有一个做提包的师傅叫古奈什，他每回带狗出去散步都会把狗弄丢。他通常不是把狗丢到了酒店的哪个地方，就是被人偷去了，要不就是被人家借去不还了……”

“帅克，你这混蛋！你，我的天哪，你给我住嘴！你要不是一个狡猾的恶棍，要不就是一头绝对十足的笨骆驼。你看都被你搞成什么样子？！我警告你，少跟我来这套！你从哪儿弄来的那条狗？你是怎么抓住它的？你知不知道那狗是上校的？今天我们不巧碰上了，他就把狗牵走了。你知不知道，这是天底下最丢脸的事情？你给我从实招来，你到底是偷了还是没偷？”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报告长官，我没偷。”

“那你知不知道那条狗是偷来的？”

“报告长官，我知道那条狗是偷来的。”

“我的天哪！帅克，我把你给毙了！你这混蛋，你这畜生，你这蠢货，你这头猪。你真是那么不开窍吗？”

“报告长官，真是如此。”

“你为什么把那条偷来的狗弄给我？你为什么把那畜生弄到我家里来？”

“长官，我这是为了让您高兴啊！”

帅克和善温柔地望着中尉，中尉坐在那儿叹了一口气：“上帝为什么要用你这么个混蛋来惩罚我呀？”

中尉万般无奈地坐在椅子上，觉得不仅没有力气去扇帅克几个耳光，就连点烟的力气也没有了。他自己也弄不明白自己是怎么回事，居然打发帅克去买《波希米亚报》和《塔格布拉报》，让他给自己读读上面登载的上校的寻狗启事。

帅克将报纸买回来了，还把登着启事的那一版翻在上面。他容光焕发、兴高采烈地说：“长官，在这儿登着呢。上校把那条被偷的看马狗夸得一朵花似的，读读可真令人开心哪！而且上校还悬赏 100 克朗给帮他找到狗的人呢！这可是相当丰厚的笔赏钱，一般说来，人家只出 50 克朗。科希什有一个叫博日捷赫的家伙就专门靠干这种营生发财。他总是先把人家的狗偷走，然后到报上翻阅寻狗启事的广告栏，看有谁丢了狗，他就到谁那里去。有一回他偷了一条漂亮的黑狮子狗，因为狗主人没在报上登寻狗启事，他就自己到报上登一则招领启事。他为此花了十克朗的广告费。终于有一位先生来认领，说这狗正是他的。又说，他的狗丢了以后，他想找也是白找，因为他不相信现在还会有什么老实人，可如今却亲眼见到了，这使他感到无比的欣慰。他说他一惯不主张奖赏诚实人，可他还是准备把自己那本关于家庭养花

的技术手册留给他作个纪念。可爱的博日捷赫抓住狗的两条后腿，拎起来往那位先生的头上砸去。从那之后，他发誓绝不再登什么招领启事了。要是没人登寻狗启事，他索性把狗卖到狗场里去。”

“去睡吧，帅克！”中尉下了命令，“这种蠢话，你就是说到明天早上也说不完。”

说完，他径自去睡了。夜里，他梦见帅克把皇储的马偷来给他，可在一次阅兵仪式上，倒霉的卢卡什中尉骑着那马走在连队的前头，结果被皇储认了出来。

第二天早上，中尉感到像是喝了一夜的酒似的，脑子里乱糟糟的。有一个可怖的噩梦总是缠着他，这梦折腾得他疲惫不堪，天快亮的时候他才睡着，却被一阵敲门声闹醒了。门口出现了帅克那张善良的脸庞，他问什么时候该把长官叫醒。

中尉在床上呻吟着说：“滚开，你这畜生！真是太可怕了！”

待中尉起床后，帅克给他把早餐端了进来，还问他：“报告长官，您想不想让我再给您找一条漂亮的狗来？”中尉真是怎么也没有料到他还敢再提这个问题。

“你知道吗，帅克？我真想把你送到军事法庭上去，”中尉叹着气说道，“但他们只会判你无罪，因为他们这辈子也没见过像你这样蠢的货色。去照照镜子吧，你那副傻相难道自己看了就不觉得恶心？你是我见过的最蠢的蠢货。帅克，说句真心话，你喜欢你自己吗？”

“报告长官，不喜欢。我从镜子里看到自己长得相貌平平，不过是那镜子没磨制好。以前，斯坦内克的中国店里放着一面哈哈镜，谁往镜子前面一站，看着自己的尊容就都会想吐。嘴巴这么扯着，脑袋像污水桶，肚子跟烂醉的牧师一样，总而言之，活脱脱是一副跳梁小丑的模样。后来，波希米亚省省长打那儿走过，往镜子里看了一下自己的形象，结果马上命令人把镜子搬走

了。”

中尉转过身去叹了一口气，觉得最好是喝自己的咖啡，不要再去想那个混蛋帅克。帅克跑到厨房里忙活开了，中尉听到他唱起歌来：

格列尼威尔雄赳赳地穿过土尘门，
腰间的刺刀亮闪闪，漂亮的姑娘泪水淌

接着，厨房里又传来了另外一首歌：

我们当兵的，活得多气派！

姑娘们全把我们来疼爱。

我们领饷拿到钱，

走到哪儿过得也不赖。

“你当然过得不赖，混蛋！”中尉的心里骂了句，朝地上吐了一口痰。

帅克又把脑袋从门口伸进来，说：“报告长官，兵营里派人来请您去一趟。要您马上去见上校，他的传令兵正等着呢。”

他还故作神秘地加上一句：“可能是为了那狗的事。”

“我都清楚了，”卢卡什中尉对站在前厅里准备向他报告的传令兵说。

他沮丧的说着话，临走出去还狠狠地盯了帅克一眼。

这回不是一般的团部召见，恐怕是凶多吉少。中尉走进办公室时，发现上校神情恐怖地坐在椅子上。

“中尉，两年前，”上校开口了，“你要求调到布杰约维策的九十一团去。你知道布杰约维策在哪儿吗？在伏尔塔瓦河边，不错，是伏尔塔瓦河边，奥捷热河还是别的什么河汇入伏尔塔瓦河的地方。那个城很大，可以说，那城还蛮惹人喜爱的。如果我记对了的话，那儿还有一道河堤。你知道河堤是什么吗？就是筑在水边上的一堵墙。不过，这些都关系不大。我们在那儿搞过军事演习。”

上校停了一下，眼睛瞧着墨水瓶，马上又换了话题：“我那条狗在你那儿给惯坏了，现在它什么也不肯吃。瞧，那墨水瓶里有一只苍蝇。真奇怪，大冬天还会有苍蝇掉进墨水瓶里去。真有点乱套了。”

“你这老不死的，有话快说，有屁快放！”卢卡什中尉在心里骂道。

上校站起身来，在办公室里来回踱了一两趟。

“中尉，我思索了好一阵子，不知该如何教训你一下，也好让这类事情不再发生。我记得你曾想调到九十一团去。前一阵最高指挥官还跟我们说，九十一团非常缺军官，因为原来的军官都给塞尔维亚人打死了。我以人格向你担保，三天之内就准可以把您调到布杰约维策的九十一团，正好他们在编组开赴前线的先遣营。您不用谢我，军队很需要像你这样的军官……”

上校不知往下该说点什么，就瞧了瞧手表，说道：“10点半了，我得去听团队报告了。”

他们就这样结束了这场“愉快”的谈话。中尉走出办公室，长长地舒了一口气，随后他就到志愿兵军校告诉大家他很快就要奔赴前线了，因而打算在内卡赞卡举行一个告别晚会。

回家后，中尉意味深长地对帅克说：“帅克，你知道什么叫先遣营吗？”

“报告长官，先遣营就是派到前线去的营，先遣连就是派到前线去的连。我们总习惯于用简称。”

“那好，帅克，”中尉严肃地说，“既然你喜欢这种简称，那么我告诉你，你将跟我一道去先遣营。到了前线，你别想再像在这儿一样玩你那套鬼把戏。这下子你非常高兴吧？”

“报告长官，我高兴极了，”好兵帅克答道，“要是我们俩都能为效忠皇上和王室而战死疆场，那该有多棒啊……”

第一卷 《在后方》跋

值此结束《好兵帅克》第一卷（《在后方》）之际，谨预告诸位读者，本书其余两卷：《在前线》和《在俘虏营中》很快将相继与读者见面。在后两卷中，无论是士兵还是老百姓，他们的一举一动仍与现实生活中一模一样。

生活绝不是培养淑女风范的学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说话方式。礼仪专家古特博士和“杯杯满”酒家老板佩利维克的谈吐风格就迥然不同。这本小说并非是为沙龙中或上流社会那些徒有虚表的人撰写的行为指南或是什么教科书。本书是如实地反映一个时代的历史画卷。

如果需要用一些脏话来如实地反映现实，我绝不会以写出这样的话为耻。我觉得，使用一些自以为文雅的遁词和省略代替符号是最愚蠢的矫饰。议会里使用的就是这种矫揉造作的语句。

常言说得好，受到良好教育的人什么样的书都愿意读。那些对最自然的东西也要横加非议的人是最愚不可及的猪，是猥亵的下流痞。他们满肚子伪善道德，不管内容，却只是气急败坏地非难个别字词。

几年前我读过一篇评论一本中篇小说的文章。批评家大发雷霆，却只是因为小说的作者写了这么一句话：“他擤了一把鼻涕就把它抹掉了。”他说这与文学应当给国人一种美的、崇高的享受这一宗旨大相径庭。

这只是一个很小的例子，证明天下那帮蠢货是多么不可理喻。

凡是对文中的那些脏话横加非议的人都是些懦夫，因为现实生活动使他们感到震惊，而正是这群胆小鬼给文化和道德带来极大的危害。他们巴不得把国人都培养成那种多愁善感而又心胸狭

窄的人——像圣徒阿罗依斯型的虚伪文化的产物。在关于修士奥伊斯塔赫的书中讲到过这个所谓的圣徒，他听到有人小声放个屁都会悲痛欲绝，惟有祷告才能让他平静下来。

这种人在大庭广众之下对一些事情表现得义愤填膺，可却怀着无比的乐趣去公共厕所里欣赏那些涂在墙上的不堪入目的字句。

一些脏话出现在我的拙作中，只不过是想要顺便证实一下现实生活中人们的谈话方式罢了。

我们不能要求酒店老板佩利维克像劳多娃太太、古特博士、奥尔卡·法斯特罗娃太太以及其他那些想要把整个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变成一座装有嵌木地板的沙龙的人一样，讲起话来温文尔雅。他们那些人身穿燕尾服，戴白领带，戴白手套，说起话来文诌诌的，装模作样，一派沙龙式的典雅模样。

趁此机会，我愿向诸位报告：酒店老板佩利维克还健在。他在监狱里熬过了战争岁月，仍同当初因为弗兰西斯·约瑟夫皇上画像的事被抓起来时一样。

当他看到自己也被写进书里后，还来看过我，他把第一次出版的书买下了二十几本，分赠给自己的亲朋好友，从而也增加了本书的销售量。

他为我书中谈到他，把他描绘成因祸从口出而为人熟悉的这么个人感到由衷的高兴。

“这下可没谁能改变我了，”他说，“我一辈子就是这样，说话时无所顾忌，以后我还要这样下去。我不会因为哪个什么笨蛋就用餐巾把自己的嘴巴堵起来。现在我也算是名人了。”

他的自信心倒是长了不少。他的几句脏话使他出了名，这一点足够使他快活了。如果我真实而又准确地再现他的谈吐风范，只是想给他提个醒，让他不要再这么讲话的话（当然这并非我的本意），那一定会使这位好人感到受了侮辱。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他用一些不加雕琢润饰的话，简单而又实在地表达了普通捷克人对于玩弄权术耍鬼计的厌恶。他从骨子里看不起和那些文雅的语言。

奥托·卡茨也还活着。这是一个确有其人的随军教士。帝国垮台的时候，他把一切都抛到九霄云外，退出了教会，如今是波希米亚北部一家青铜和染料厂的经理。他给我写了封长信，威胁我说要和我算账，因为有一家德文报纸把描写他的那几段文章的译文登载出来了。于是，我就去访问他，结果访问进行得非常顺利。到凌晨两点钟的时候，他喝得站都站不稳了，还在那儿不停地：“我是奥托·卡茨，随军教士！你们这些石膏脑袋！”

像已故的布雷特施奈德——奥地利帝国的国家密探这种人，现在仍然活跃在共和国的各个领域。他们对人们在谈论些什么，出奇地感兴趣。

我不知道这本书是否能实现我的最初愿意，我听见一个人骂另一个人时说：“你就跟那帅克一样蠢！”这只能证明我并未达到自己的初衷。但假如“帅克”一词成为本已色彩缤纷的辱骂语言中的又一“奇葩”，那我也只好满足于“丰富捷克语言”这一殊荣了。

雅·哈谢克

第二卷 在 frontline

第一章 帅克在火车上的倒霉运

在布拉格开往捷克布杰约维策快车上的一间二等包厢里，有三位乘客：一位是卢卡什中尉，一位是坐在对面的上了年岁的秃顶先生，而另一位则是帅克。帅克老老实实在门口，壮起胆子听着卢卡什中尉又一轮的臭骂。卢卡什中尉并不顾秃顶先生在场，一路上不停地对帅克大声咆哮，骂他是十足的畜生等等。

其实，不过是为了一点儿小事：该帅克照看的行李在件数上出了点差错。

“我们的一只箱子被人偷走了！”中尉训斥帅克说，“就这么报告一下，满不在乎的。你这个混蛋！”

“向您报告，长官。”帅克小声地回答，“箱子的确是被人偷走了。在火车站总是有很多小偷走来走去的，我猜他们中间的某一个准是看上了您那口箱子。那家伙准是趁我离开行李去向您报告我们的东西完整无缺的那一会儿下手的。他也只能在对他有利的一刹那偷走我们的箱子。他们总是在寻找这样的空子，这您也知道。两年前，西北车站有人把一位少妇的小孩推车连同躺在小被子里的女孩一块儿偷走了，他们倒很大方地把小女孩交给我们街道上的警察所，说是别人扔在车厢门口的。事后，报纸披露了此事并把那可怜的少妇骂成狠心的母亲。”

帅克还强调说：“火车站一贯是有窃贼的地方，今后也还会有，要不就不叫火车站了。”

“帅克，我的确相信。”他的话被中尉打断了，“你总有一天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会没有好下场的，我至今不明白你到底是假装的呢，还是生下来就是这么一头笨驴？箱子里装的是什么呢？”

“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真的，先生。”帅克回答说，眼睛却一直盯着对面的秃顶先生。秃顶先生好像对周围不论发生什么事都毫不感兴趣，只是专心看他的《新自由报》。帅克又说道：“整个箱子里只有从客厅里取下的一面镜子和从过道里拆下来的一个铁衣架。其实，我们真的啥也没有损失，镜子和铁衣架本来就是房东的嘛。”

尽管看见中尉做了一个威胁的手势，帅克还是如实地继续说：“向您报告，长官。我事先根本不知道箱子会被偷走。至于镜子和衣架，我已跟房东讲好，等战争结束后我们回家时就还给他。反正敌国有的是镜子和衣架，因此，房东和我们不会有什么损失。只要我们占领一座城市……”

“住嘴，帅克！”中尉用令人生畏的口吻打断了他的话，“有那么一天，我会把你送到战地法庭的。好好想一想，看你是不是天下的头号傻瓜，别人一千年也干不出你几个星期之内所干的蠢事。我想，你自己也该清楚吧？”

“是，长官。我知道了。我也有如别人所有的发达的观察能力，只不过是来得迟了点，总是在发生了什么事之后，才明白过来。我就跟常去母狗林小酒店的内卡参卡人纳切莱巴一样不走运。他总想干点好事，想要从星期六起开始过新生活，然而，到了第二天他总是说：‘伙计们，到了早晨我发现我是躺在铺板上（指进了警察所）。’他老是不走运，例如，他本打算体体面面地回家去的，结果证明：要不是在那儿弄倒了一片篱笆，就是给马车夫卸了套，或者是想用巡警帽子上的公鸡毛来清扫他的烟斗。他对此也毫无办法，而且最令他烦恼不已的是，这股霉气在他家传了一代又一代。有一次，他爷爷出门去闯荡……”

“哦，帅克！别再胡扯你那一套来烦扰我。”

“报告，长官。我讲的事情绝对是真的。他爷爷出外去闯荡……”

“帅克！”中尉冒火了，“我再命令你一次：别跟我啰嗦了。我不要听你的那些话。等我们到了布杰约维策，看我怎么收拾你。我要把你关起来，你知道吗？帅克！”

“报告，长官，我不知道，”帅克温柔地说，“您还没有对我提起过这事呢。”

中尉下意识地咬了咬牙，长长地叹了口气，从大衣兜里掏出一份《波希米亚报》，开始读起德国人的“E”型潜水艇在地中海的多次行动并取得巨大胜利的报道。正当他看到一条关于德国用飞机空投一种连续爆炸三次的特殊炸弹来摧毁一座城市的新发明时，被帅克的声音打断了。帅克对那位秃顶先生说：

“请问，阁下，你不是斯拉维亚保险公司的代理人普尔克拉贝克先生吗？”

秃顶先生没有回答他，帅克便对中尉说：

“报告，长官。有一次，我在报纸上读到一般人的脑袋上应该有六七万根头发，而黑头发的人还要密一些，就像我们常见的那样。”

他毫不留情面地接着说：“一次，在什皮列克咖啡馆，一位医士说，掉头发是因为生孩子时情绪激动所引起的。”

正在此刻可怕的事情发生了：秃顶先生跳了起来，冲着帅克用德语吼道：“滚出去！你这蠢猪！”他一脚把帅克踢到过道后又回到包厢来，向中尉作了自我介绍，使中尉略吃一惊。

帅克显然是搞错了。这位秃顶先生根本不是斯拉维亚保险公司的代理人普尔克拉贝克，而是陆军少将冯·施瓦茨堡。少将这次是穿便服出来视察部队，忽然前往布杰约维策。

冯·施瓦茨堡是有史以来最令人可怕的视察将官，一旦发现哪儿秩序不好，他就对驻军司令官这样说：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你有手枪吗？”“有。”“那好，我要是处在您的位置，我准会知道该用它来干什么，因为我在这里看到的不是军队的驻防区而是猪圈。”

确实这样，凡是冯·施瓦茨堡视察过的地方，总有人开枪自杀。只有这样，冯·施瓦茨堡将军才会心满意足地认定：“就该这样！这才像军人！”

似乎冯·施瓦茨堡对在他视察之后的地方居然还有人活着大为不快。他的另一个癖好则是把军官调到条件最差的地方去。一个军官会因为屁大点儿的小事而被迫离开自己的部队，被撵到黑山前线或者是加利西亚某一肮脏角落里的糟透了的驻军去。

“长官，”他说，“您是在什么地方上的军官学校？”

“布拉格。”

“原来你还上过军官学校，然而连军官要对部下负责都不懂。真有你的！另外你跟勤务兵闲扯简直跟知心朋友一样，竟然准许勤务兵抢在你开口之前说个没完。你可真行！第三，你甚至可以让侮辱你的上司，真是妙极了！我将根据这一切来采取必要措施。你叫什么名字，长官？”

“卢卡什！”

“在哪个部队服役？”

“我曾经是……”

“少废话。我们并不是在讲你过去如何，我只想知道你现在是哪一部分的。”

“在第九十一步兵团，少将先生，我被调到……”

“调动你啦？调对了。你尽快同第九十一兵团到前线去看看，这对你没有坏处。”

“这一点已在定局，少将先生。”

这时，少将开始高谈阔论，说是根据他近几年的观察，军官们养成了跟他们的部下以称兄道弟的腔调讲话的习惯。他认为，

这样会助长民主思想蔓延的危险倾向。士兵一定得持有一种恐惧感，士兵在上司面前必须提心吊胆，畏惧官长。军官则必须与士兵保持十步的距离，不许士兵有独自的见解，甚至根本禁止想问题。这正是近几年来悲剧所在。以往，士兵害怕军官就像惧怕下地狱一样，可现在……

少将失望地挥了挥手，说：“眼下多数军官惯坏了他们的士兵，我要讲的就是这个。”

少将重新拿起报纸，埋头看了起来。卢卡什中尉脸色死一样的苍白，到过道里去找帅克算账。

他找到站在窗口旁的帅克。帅克神情愉快，心满意足，简直像刚满月的婴儿，把水喝足了，奶饱了，正准备美美地睡上一觉。

中尉止住脚步，朝帅克点了点头，指着一间空包厢要帅克进去，他自己也跟了进去，关上了门。

“帅克，”中尉拿腔拿调地说，“这次，我可得扇你两大耳光了，世上少有的两大耳光！你为何要去惹那位秃顶先生啊？你知道他是冯·施瓦茨堡将军吗？”

“向您报告，长官！”帅克带着一副苦恼无比的表情诉苦说，“我这辈子还始终没有过半点要侮辱别人的打算，我也根本就没有想到过少将什么的。他真的是长得和斯拉维亚保险公司的代理人普尔克拉贝克先生一模一样。那位代理人常去我们那儿的酒店，有一次，趁他趴在桌子上睡着的时候，不知哪位大好人用耐久铅笔在他的秃顶上写了一句‘遵保险章程第三条丙款，请借助本公司人寿保险替您子女积攒婚娶与嫁妆费’。所有在场的人自然是都开溜了，只剩下我和他，因为我总是背时。等他醒来，对着镜子一照，就大发雷霆，咬定是我干的，也要给我两大耳光。”

帅克的“也”字讲得是那样动人与温厚且带有点儿责备的口吻，中尉已经扬起的巴掌禁不住放了下来。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帅克接着说：“这位先生犯不上为这么丁点儿的误会就发那么大的火。他真该有六万到七万根头发，和大家一样，就像报纸上讲的，每个正常人该有的头发数量。我今生从未想过世界上竟会有秃头将军。这就是常言所说的‘悲剧性的误会’，你说了句什么，而与你毫不相干的某一人却马上接上碴，这种误会谁都会碰上。前几年，有一个叫伊维尔的裁缝跟我们讲过这么一件事：一次，他从他做衣服的地方斯迪尔马克经过莱奥本到布拉格去，身上带了一块在马利博尔买的火腿。他坐在火车上，心想自己是旅客中惟一的捷克人。火车快到圣摩里茨时，他开始切火腿。坐在他对面的一位乘客对火腿投来羡慕的眼光，嘴里也开始淌口水了。那位裁缝发现之后，大着嗓门自言自语地说：‘你也想啃一口吗，讨厌鬼？’这位先生居然用捷克语答道：‘当然啰！你如果舍得，我就啃一口。’这样，他们两人在火车到达布杰约维策之前一块儿把火腿狼吞虎咽地吃光了。这位沾光的先生名叫沃依捷赫洛斯。”

中尉卢卡什看了帅克一眼，从包厢里走出，重新回到自己的座位。没过一会儿，帅克那张天真单纯的脸庞又出现在门口。

“报告，长官，再过五分钟就到塔博尔了，火车在那儿停五分钟。您要不要叫点什么吃的东西？以前这儿总是有不少好吃的……”

上尉气呼呼地蹦起来，在过道里对帅克吼道：“我再警告你一次：你越少在我面前露面，我越高兴。假如我根本就不用看你，那真是幸运之极。你要相信，我关注的就是这个。离我远远的，别在我面前晃来晃去。你这畜生，笨蛋！”

“是，遵命，长官！”

帅克行完军礼，转过身，迈着军人的步伐来到过道的尽头，他在角落里乘务员的座位上坐下，开始和一位列车管理员攀谈起来：“劳驾，我能问您一个问题吗？”

列车管理员显然对闲扯一点兴趣也没有，只是冷淡地点了点头。

“有一位叫霍夫曼的大好人，”帅克开口了，“他坚持认为，这些紧急刹车装置根本不灵。也就是说，你拉了把手它也不管用。说句实话，我对这种事从来是不上心的，但是今天我看见了这玩意儿，就很想知道万一哪天需要用到它的时候，我该怎么弄一下。”

帅克站了起来，随着列车管理员走到刹车器前，上面写着：“紧急时动用。”

列车管理员觉得自己有责任向帅克讲清楚这紧急制动器的用法：“他说，要拉这个把手，他倒是告诉对了，可是他说就是拉了也不起作用，那他是胡说。一拉这把手火车就会停下来，因为这个刹车装置通过整列火车的车厢与车头连接起来。刹车装置一定得灵。”

说话间，他们两人的手都放在刹车器的把手上，不知怎么的，把手忽然被拉了下来，火车停了。

究竟是谁拉动了把手，发出了紧急停车信号，他们两人分别指责是对方所为。

帅克硬说不可能是他干的，说他不是爱胡闹的无赖。

“我自己也感到分外意外，火车怎么会突然停了。”帅克还诚心诚意地对列车员说，“火车开得蛮好的，‘轰隆’一声就停啦！这下子我比你还着急呢。”

一位行为端庄的先生过来袒护列车管理员，说他听到是这个当兵的先开口说起制动装置。

帅克不住地申述自己绝对诚实，不承认是他的责任。他说，火车晚点对他没有一点好处，因为他是开赴前线去的。

“站长会给你讲明白的，”列车管理员说，“这事你得破费 20 克朗。”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这时，旅客们纷纷从车厢里爬出来，列车长吹着口哨，一位太太提着旅行箱拼命地越过铁轨向田野跑去。

“这的确值 20 克朗。”帅克镇定自若一本正经地说，“这个价钱太便宜了。有一次，皇帝陛下出巡到日什科夫，一个叫弗兰塔·史诺尔的家伙在大道中央跪在皇上前面，挡住了皇上的马车。事后，这个地段的警官含着泪水责怪史诺尔先生不该在他管的地段那么干。要么就到下一条街道，到由克劳斯段长管辖的地段上去下跪，在那儿向皇上敬献忠诚。后来，那位史诺尔先生被关进了牢房。”

当列车长也加入到听众之列时，帅克向四周瞅了一眼。

“好了，咱们继续开车吧，”帅克说，“火车晚点没有什么光彩的。要是在太平盛世，谁还会在意它。但是如今是在打仗，谁都知道，每趟火车上都运有军人：少将啦，上尉啦，勤务兵啦。像这样的每次晚点都是不得了的事。拿破仑就是在滑铁卢晚了五分钟，结果他的一切荣耀都付之东流……”

此刻，卢卡什中尉也挤进来了，他铁青着脸，嘴里迸出一声：“帅克！”

帅克举手行礼说：“报告，长官。他们都诬赖我，怪我让火车停下来了。铁路管理局在他们的紧急刹车器上是装有特别铅封的。别人千万可不能靠近，否则的话就会出事的。他们可能诈你 20 克朗，就像现在诈我一样。”

列车长走出听众圈，发了信号，火车又开动了。

帅克的听众们回到车厢里自己的座位上，卢卡什中尉也一声不响地坐进包厢里。过道里只剩下乘务员、帅克和列车管理员。乘务员掏出记事本，记下了整个事件的经过。列车管理员气愤地瞪着帅克，帅克却无所谓地问：“您在铁路上干很久了吧？”

列车管理员没理他。帅克郑重其事地说他认识一个什么叫做姆利切克·弗朗迪谢克的人，是布拉格附近乌赫希涅维斯的，他

也拉过一次紧急制动器，可把他吓蒙了，有两个星期他没有出声。直到他上霍斯进瓦什的一位花匠万尼克家去串门，跟别人吵了一架，人家为他抽断了一根鞭子之后，他才恢复了说话的本事。“那是 1912 年 5 月的事。”帅克接着补充了一句。

列车管理员打开厕所门，进到里面，随手锁上门。

只剩下乘务员和帅克了。乘务员想诈帅克 20 克朗，威胁他说，如果他不出钱，等到了塔博尔车站就非得把他交给站长处理不可。

“那好啊，”帅克说，“我很愿意跟有知识的人打交道。要是我能会见塔博尔车站的站长，那我一定会非常高兴。”

帅克从上衣里掏出烟斗，点燃吸着，吐出一股军用烟草的刺鼻烟雾来。他接着说：“多年以前，斯威达瓦车站的站长瓦格纳先生在他的下属面前简直是魔鬼，只要一有机会就折腾他的部下，又指责最凶的是搬道夫容维尔特，后来这位搬道夫失望之极投河自杀了。不过，他在跳河之前给站长留下了一张纸条，说是晚上做了鬼也要来吓唬他。我不是跟你瞎扯，他还真的那么干了。晚上，那位可敬的站长坐在电报机前，铃响了，站长收到一份电报：‘你好吗，老混蛋？容维尔特。’就这么闹了足足一个礼拜，站长开始向沿线各站发出如下电报表示对这吓人妖魔的答话：‘宽恕我吧，容维尔特！’到了半夜，电报机又哒哒地敲出这样的话来：‘到桥边灯上去上吊。容维尔特。’站长果真照办。事件发生之后，他们把邻站的报务员逮捕了。你瞧瞧，天底下的怪事我们连想都想不到呢。”

列车开进塔博尔车站，帅克在乘务员陪同下离开火车之前去向卢卡什中尉报告，就如同他每次都得报告一样：“报告，长官。我要被他们带去见站长。”

卢卡什中尉没有理他。中尉对一切都不在乎了，他脑子里闪动着这样的念头：无论是帅克还是对面的秃顶少将，最好是一概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不予理睬，自己就安稳坐着，到了布杰约维策下车就到兵营去报到，然后随先遣连上前线。在前线，自己可能会阵亡，这样的话也就摆脱了任帅克这类怪物四处荡悠的可怜的尘世。

火车开动了。卢卡什中尉从窗口向外张望，只见帅克站在月台上，正专心致志地同站长一本正经地谈话，一群人围着他们，其中有几个穿着铁路制服的人。

卢卡什中尉叹了口气。这口叹气并不表示可惜，而是一种自我解脱：帅克丢在月台上了。谢天谢地！连秃顶少将也不再使他感到是可恶的怪物。

火车早已呼叫着向布杰约维策方向驶去，可是在塔博尔车站月台上围观帅克的人群丝毫儿也不见减少。

帅克申辩着他的无辜，人群都确信他，一位太太甚至说：“瞧，他们又在刁难一个小当兵的。”

大家都同意这种看法。一位绅士对站长说他愿意替帅克付那20 克朗的罚款，他相信这个大兵没有做错事。

“你们大家瞧瞧他这副可怜的样儿吧。”他指着帅克那张天真无邪的脸说，帅克转身面向人群大声宣布说：“我是无罪的呀，乡亲们！”

接下来，来了一个宪兵队长，他从人群中抓出一位公民，逮捕了他，说道：“这是你活该！我要好好地教训你，看看蛊惑民众胡说什么‘要是这样对待士兵，谁也别指望他们转为奥地利打赢这场战争’会是什么样的下场。”

这位不幸的公民一再强调说他是老城门街上的屠户，完全没有煽动民众的意思。

与此同时，那么相信帅克无罪的好心先生在办公室里付了罚款，又把他带到一家三流的小餐馆替他要了一杯啤酒。当他得知帅克所有的证件和乘车证都在卢卡什中尉那儿时，他又大方地给了帅克10 克朗钱供买火车票和零用。

分手时，他还热情地对帅克说：“好吧，我说小伙子，要是你在俄国被俘，请你替我向兹多波诺夫酿啤酒的泽曼问好。你已记下了我的名字，是吧？灵活点，别老在火线上呆着。”

“请您不要为我担忧，”帅克回答说，“不用花一分钱去看看外国的神气也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

帅克一个人留坐在桌旁，默默地喝着用那位好心人慷慨馈赠的克朗买来的啤酒；而月台上有些人并没有亲耳听见帅克与站长的对话，只是远远地看见围观的人群，这些人互相传说有一个间谍在车站拍照时被抓住了。可是一位太太反驳说根本不是抓到什么间谍，她听说的是一个骑兵在女厕所附近把一位军官揍了一顿，因为这个军官盯梢前来给骑兵送行的女友。

这些反映了战争期间人们神经质的离奇猜想，被一队宪兵结束了，他们把月台上所有的人轰走了。帅克依然静静地喝着啤酒，一边深切地思念着他的长官：“等火车到了布杰约维策，中尉在整列车上找不到他的勤务兵时，他该怎么办呢？”

旅客列车到站之前，这家三流餐馆挤满了士兵和平民百姓。有各团各民族的士兵，是战争的旋风把他们卷入塔博尔的医院。现在他们将重返前线，以便再次负伤，变成伤残，忍受痛苦；所挣得的回报只不过是坟头上简陋的木十字架。若干年后，在东加利西亚凄凉的荒原上，在风雨交加之中，那些摇摇欲坠的木十字架上或许还飘摇着顶上钉有锈迹斑斑的皇室帽徽，退了色的奥地利士兵的军帽。偶尔间也还会有哪只悲哀的老鸦栖歇在这顶挂在十字架上的帽子上，回忆起昔日的丰盛宴席。那时候，这儿常有为它摆着无数的人尸马肉。而当年它吃着最精美的佳肴——人的眼睛，或许正是在它此刻蹲着的这顶帽子下面。

一位将要承受这种痛苦的候补人员，从军队医院动过手术出院，穿着一身沾满血污和泥土的军服，凑到帅克旁边坐下来。他是身材瘦小、神情悲哀的士兵。他把一只小包裹放在桌上，摸出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一个破钱夹来数钱。然后，他看了看帅克，问道：“你会讲匈牙利语吗？”

“我是捷克人，老兄。”帅克回答说，“想喝两口吗？”

“我听不懂你的话，朋友。”

“这没关系，老兄，”帅克友好地说着，同时把他那一满杯啤酒送到这位悲伤的士兵面前，“痛痛快快地喝一杯吧！”

他懂了帅克的意思，把酒喝了下去，感激地说：“衷心感谢！”接着又去翻他的钱夹，最后叹了口气。帅克意识到这位匈牙利人还想喝啤酒，但是钱不够。帅克于是给他叫了一杯啤酒。匈牙利人再次谢过帅克，他打着手势，试图想对帅克解释些什么，指着受了枪伤的胳膊用一种国际通用语说：“Pif, Paf, Poof!”（噼，啪，干！）

帅克同情地点点头。这位初愈的伤残兵用左手比着离地面约半米高的地方向帅克做进一步的解释，他把三个指头伸出来，告诉帅克说他有三个孩子。

“Nincsham, nincsham。”（没有吃的，没有吃的。）他连连说着，想向帅克说明他们家里没有饭吃，随着话语泪水夺眶而出。他用那脏兮兮的军大衣袖子擦了擦眼泪。他的军大衣的袖子上有一个弹孔，正是这粒子弹洞穿了他的胳膊——使得他为匈牙利的国王而受伤。

帅克在这么一番花消后，逐渐用完了那十个克朗，他慢慢地，但是确定无疑地切断了自己通往布杰约维策的道路，这是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每一杯用来款待自己和这位匈牙利伤兵的啤酒使得他越来越多地失去购买火车票的可能。

又一趟开往布杰约维策的列车经过这个车站，而帅克仍然坐在桌旁听匈牙利人重复他的：“Pif, paf, poof！三个孩子，没有吃的，祝你健康！”

他说完最后一句话，帅克同他碰了碰杯。

“ 尽管喝吧，匈牙利老兄，” 帅克对他说，“ 喝个够吧！你们不见得会这样款待我们吧！”

一个坐在旁边桌子上的士兵说他们随第二十八团开到塞格德时，匈牙利人用枪比着他们要他们举起手来。

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显然那位士兵为此而感到蒙羞，尽管当时这在捷克军队中是普遍现象。但是后来，当匈牙利人对为他们国王的利益而进行殊死搏斗感到厌倦时，他们自己也同样举起手来了。

接着，那个士兵同帅克坐到一张桌上来，谈起他们在塞格德怎样收拾匈牙利人，把他们从好几家酒店里打了出去。同时，他还带着钦佩的口气说那些匈牙利人也很会打架，他还挨了一刀，结果不得被送到后方医院治疗。

然而，他如今归队时，他的营长肯定会关他的禁闭，因为他已没有机会给那个匈牙利人以应有的报复，以报一刀之仇，也让那个家伙尝尝同样的味道，只有如此，全团的名誉也许可以得到维护。

“ IhreDokumenten，（德语。你的证件）你的证件呢（不太准的捷克语。你的证件呢）？” 帅克被这突如其来的命令声喝得站了起来，只见一名巡逻队长向帅克索要证件，后面跟着四个肩扛刺刀枪的士兵。“ 我看你老坐下的，喝酒，老喝得不走！光喝，你这个兵！”

“ 我没有证件，米拉切克（捷语。亲爱的）！” 帅克回答说，“ 证件在第九十一团的中尉卢卡什手里，而我留在了这个火车站上。”

“ 米拉切克是什么意思？” 巡逻队长用德语问身后的一名士兵——老后备兵。这个老兵给他的队长瞎编了一句，慢腾腾地回答说：“ 米拉切克嘛，就是巡逻队长先生。”

巡逻队长继续对帅克说：“ 每个士兵都该有证件的，没有证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件的，就会被我抓起来，送到军运管理处去，你这像疯狗的小子。”

他们把帅克带到车站军运处，守卫室里坐着的士兵看上去个个都与老后备兵一模一样，老后备兵就是那位替他的天生敌人——巡逻队长——巧妙地把“米拉切克”译成德语的那一位。

几块石版画在守卫室里挂着。那个时候，军政部门经常把这类画片分发到士兵们常去的各机关办公室、军事学校以及兵营。

在好兵帅克对面墙上挂的一幅画是帝国皇家第二十一炮兵团的排长弗朗梯谢克·哈梅尔和班长保罗哈特与巴赫曼耶在鼓励士兵们坚持战斗的场景。另一面墙上挂的画的标题是“第五骠骑团排长杨·丹柯侦察敌军火炮连阵地图”。图画的右下角挂着一条标语：“勇猛顽强的可贵榜样”。

各种各样的德国随军记者，瞎编写出各种榜样和范例，印成类似的标语传单，愚蠢腐朽的奥地利当局企图用这来鼓舞士气，可士兵们从来不看这些东西。每当这些勇猛顽强的可贵榜样被写成小册子分发到前线的士兵手里后，士兵们就用它来卷烟或派做别的什么用场，要不怎么能与被书写得闪闪发光的勇猛顽强的可贵榜样的精神和价值所相符合呢？

趁巡逻队长外出去找某个长官的空子，帅克看完了下面的传单：

勇敢的运输兵约瑟夫·伯恩

急救队的士兵们将重伤员抬运到隐蔽在峡谷里的准备好的车辆上，装满车之后，马上向急救站进发。俄国人发现了车队，开始炮击车队。帝国皇家第三运输中队运输兵约瑟夫·伯恩的马被炸死。伯恩悲伤地说：“我可怜的伙计，你完蛋了！”这时他自己也挨了弹片，可他坚持解下马具，驾驶着三匹马拉的车，回到安全地点。随后，他返回去卸那匹死马身上的马具。俄军的射击一

直不停。“你们只管打吧，该死的疯子！我决不把马具丢下！”他一边说着一边继续从马身上卸马具。最后他终于取下马具并把它拖回车队。急救队的士兵见他长时间不在，对他进行了严厉的训斥。这位勇敢的士兵解释说：“我不情愿丢下那套马具，那还是崭新的呢！我想扔了怪可惜的。这样的东西我们也不是很多。”而后他去了急救站。只是到了急救站他才说自己挂了花。不久之后，他们的大尉在他胸前挂上一枚银质勋章，以表彰其勇敢精神。

帅克看完了传单，巡逻队长还没有回来。他对守卫室的后备兵说：“这真是一个勇敢坚强的光辉典范。我们都这么干的话，军队里就尽是新马具了。当初我在布拉格的时候，在《布拉格官方新闻报》上看到一个比这更突出的榜样，报道的是仅当兵一年的志愿兵约瑟夫·沃杨纳博士的事迹。他是驻扎在加利西亚第七野战营的。在一场激烈的肉搏战中，一颗子弹命中了他的脑袋。当别人把他抬到急救站时，他却冲着他们大叫：这么一点儿小伤根本用不着包扎。说完又要立即随他的那个连队往前冲，然而一颗手榴弹把他的踝骨炸断了。人们再一次想把他抬走，他却拄着拐棍，跛着腿上火线，用拐棍抵挡敌人；但又是一块弹片朝他飞来，打掉了他拄拐棍的那只手，他把棍子换到另一只手上，嘴里叫嚷着：绝对饶不了他们！如果不是那时榴霰弹没能最终把他炸死的话，天知道他还会怎么样呢。要不是他被炸得四分五裂，他或许也能得到一枚表彰勇敢的银勋章。他的头颅被炸到地上打滚，嘴里还叫着：‘效忠尽职，死不足惜！决不退却！’”

“这是报纸上瞎编的吧，”一个士兵说，“这种编辑要是看到这样的胡说，一小时后自己也会感到脸红的。”

后备兵蔑视地说：“在我们卡斯拉夫有一个从维也纳来的编辑，是德国人，准尉军衔。他根本不屑与我们讲捷克话，但是当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把他分配到全是捷克人的先遣连之后，他立刻就会讲捷克话了。”

巡逻队长在门口出现了，一脸怒气，大声喊道：“我刚走开三分钟，就听见这里说的尽是捷克话。”

他一边往外走（准是去饭馆），一边指着帅克对后备兵班长说，只等中尉一到，就把这个浑身长满虱子的兵痞带到中尉那儿去。

“中尉先生正在车站与女电报员寻开心呢，”等他走后班长说，“他已经纠缠她两个星期了，每次从电报室出来总是满肚子的气恼，说，‘这个婊子，她竟不肯跟我睡觉！’”

这一次，中尉也是这么一种心情，因为他刚进来就听见他往桌子上摔书的响声。

“没法子，老弟，你得到他那里去一下，”班长同情地对帅克说，“已经有一大帮子人从他手里经过了，老头兵和青年兵都有。”

他把帅克带进办公室，桌子上乱糟糟地堆着文件，桌子后面坐着气呼呼的年轻中尉。

当他看见班长把帅克带进来时，便满怀希望地“啊哈”了一声。班长向他说：“报告，中尉先生！这个人是在车站抓到的，他没有任何证件。”

中尉点了点头，他的神情似乎在说他多年前就算定了在这一天的这一时刻将要在车站抓到这个没有证件的帅克。因为，只要看一眼此时的帅克，谁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指望生着这么一副脸孔，长着这么一副模样的人身上有什么证件，是完全不可能的。而此刻的帅克则好像是从天外另一个别的什么星球掉下来的似的，样子天真而又惊讶：这个新奇世界的人竟然向他要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愚蠢的证件。

中尉盯着帅克，思考了一会儿，看看该对他说什么，盘查他什么样的问题。最后，他终于问了起来：“你在车站做了些什

么？”

“报告，中尉先生，我在等去布杰约维策的火车，我要到第九十一团去归队，我是那里卢卡什中尉的勤务兵。由于他们怀疑我扳动了火车的紧急刹车导致我们乘坐的快车停了下来，把我带到站长那儿去交罚款，我希望与我的长官分手了。”

“你把我都搞糊涂了，”中尉嚷道，“把事情讲得连贯些，讲到点子上，别那么啰啰嗦嗦的。”

“报告，中尉先生，我跟卢卡什中尉坐上了那趟应该把我们尽快运到帝国皇家第九十一步兵团去的快车，打从我们一上火车就尽碰上倒霉的事：先是我们把一口箱子丢失了，后来，我可别说颠倒了，后来，碰上一位什么少将先生，他的脑袋全秃了……”

“Himmelherrgott（德语。我的老天哪）。”中尉叹了口气。

“报告，中尉先生，我得全部抖露出来，像从棉褥子里往外掏棉絮一样，您就能弄清全过程了。这事就像死去的佩特利克皮匠命令他的徒弟时最喜欢说的那样：再脱裤子，先解皮带！”

中尉气得哼哼叫。可是帅克还是继续讲他的故事：

“您瞧，我也搞不清楚是什么事情惹得那位秃头少将先生不高兴，卢卡什中尉，就是我替他当勤务兵的那位长官，把我撵到过道里。就是在过道里，他们指责我干了刚才我告诉您的那件事。还没等事情弄清楚，我就给一个人留在月台上了。火车一走，上尉带着行李箱和我的所有证件就走了，我就像孤儿似地呆站在那儿，什么证件也没有了。”

帅克温顺感人地望着中尉。中尉内心顿时觉得他从这个天生的傻瓜这儿所听到的一切绝对是真实的。

于是，中尉便把那趟快车过后所有开往布杰约维策的列车都一一给帅克数了一遍，然后问他为什么一趟也没有赶上。

“报告，中尉先生，”帅克脸上出现着可亲的微笑，回答说，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趁着一班车还没到站的空档，我喝了一杯又一杯的啤酒，就出了点岔子。”

“我从未见过这样的蠢货，”中尉内心说，“他倒是什么都承认。在我面前经过的所有人都矢口否认自己有什么错，可是这位却若无其事地供认：‘我一杯接一杯地喝啤酒，结果错过了一趟又一趟火车。’”

中尉把所有这些思量归结成一句话，他对帅克说：“喂，你是退化的家伙。你明不明白在你说别人退化时是什么意思？”

“报告，中尉先生，在拿·波吉斯蒂街和卡德林斯克街拐角上以前有过一个退化的人，他的父亲是波兰伯爵，母亲是接生婆。他整天打扫街道，但是在酒吧里，他非要别人喊他‘伯爵’不可。我住在那里，要不我怎么知道。”

中尉思忖着还是想个办法把这件事儿了结啦，于是斩钉截铁地说：“听着！你这笨蛋，你这蠢猪，现在就到票房去买票给我滚到布杰约维策去。如果再让我在这儿看见你，我就把你当逃兵给处理了，解散！”

帅克一动也不动，他的手仍然举在帽檐行着礼。中尉大声用德语吼道：“滚出去！你听见没有！巴拉涅克下士，你把这个半痴呆的家伙带到票房去给他买一张到布杰约维策的票。”

没过一会儿，巴拉涅克班长又出现在办公室了。在他身后，帅克那张善良的脸盘子正从半开的门缝往里偷看。

“这次又怎么啦？”

“报告，中尉先生，”巴拉涅克班长非常神秘地说，“他没有钱买车票，我也没有。他们不肯让他白搭车，因为他没有任何军方的证件可以证明他是开到第九十一团去的。”

中尉很快就找出了解决这个难题的好办法。

“那就叫他走着去，”他坚定地说，“等他迟到了，让他们的部队关他的禁闭。谁还想让他在此，烦死人了。”

“没办法啊，伙计，”巴拉涅克班长从办公室出来对帅克说，“你不得不步行到布杰约维策去，老弟。守卫室里还有点儿配给的面包，你拿着到路上吃吧。”

半小时后，就是在那些后备兵们招待了帅克一杯纯咖啡，送给他一袋军用烟草和一点儿赴团队去路上吃的面包之后，帅克徒步走出塔博尔，消失在茫茫夜色之中，夜空中他的歌声在回响。

他唱的是一首旧军歌：

我们正向雅罗涅什进发，

信与不信请听尊便吧……

好兵帅克本该往南向布杰约维策前进，但是鬼使神差地，他却一直朝西走去。

他踏着积雪的公路，裹着挂满霜露的军大衣，活像从莫斯科战役溃败下来的拿破仑的最后一名卫兵，惟一不同的是帅克还在欢快地唱着歌儿：

我悠然自得出门逛，

来到绿绿的树丛中……

在大雪覆盖的林子里，在黑夜的寂静里，歌声回荡，逗得四周村庄的狗开始吠叫起来。

帅克唱厌了，就在一堆石子上坐下，把烟斗点燃，小歇一会儿，又开始他远征布杰约维策的冒险之行，继续前行。

第二章 帅克进军布杰约维策

古代名将色诺芬把小亚细亚踏遍了，天知道还去过什么地方，手里没有一张地图也能行。古时候的哥特人也是在没有地形勘测知识的情况下完成他们的远征探险的。所说的远征，其实就是一往无前地向前迈进，穿过荒僻的地区，置身于等待着一有机会就扭断你脖子的敌人的包围之中。谁要是像色诺芬那样的好脑瓜，或者像天知道是从里海还是亚速海来到欧洲的强盗部族那样的脑袋，谁就能在远征中创造出奇迹。

凯撒的罗马军团没有地图也照样打到了遥远的北方，来到加来海岸。有一次，他们说要从另一条路回到罗马去以便增长更多的见识，最终也回到了家。很明显，从这时起就有了“条条道路通罗马”这句名言。

同样，条条道路也都通向布杰约维策。好兵帅克对此确信不疑，尽管他看到的是米莱夫斯科地区的村庄而不是布杰约维策地区的村庄。

他照样不停地坚定地往前走，因为没有一座米莱夫斯科的村落可以阻碍一位好兵通向布杰约维策。

就这样，帅克来到了米莱夫斯科西面的克维多夫。当他轮换着把所有行军时学来的军歌都唱了一遍之后，在克维多夫村前不得不又重唱一遍这首歌：

每当我们行军出发，
姑娘们哭声一片……

一位老大娘从教堂出来回家去，从克维多夫朝伏拉什方向往西走。她用基督徒的礼节向帅克打招呼：“您好！当兵的，你去哪儿？”

“我去布杰约维策找部队，老大娘，”帅克回答说，“去那儿

打仗。”

“但是你走错路了，当兵的，”老大娘恐惧地说，“你走这条路经过伏拉什，永远也到不了那儿。你要是一直走下去就到克拉托维了。”

“我想就算从克拉托维也能走到布杰约维策去的，”帅克恭敬地说，“当然，这是一大段要走的路，可我是急忙地赶回部队去的，我并不是存心要迟到，但愿不会因为误了期而遇到什么麻烦。”

“我们那儿也有一个你这样的调皮鬼，他叫托尼切克·马什库。他要到比尔森去加入后备队，”老大娘叹了口气，“他是我外甥女的亲戚，他走了。一个星期之后，宪兵来找他，说他没到团队去报到。又过了一个星期，他穿着一身便服回来了，说是批准他度假。可是村长报告了宪兵队，他们就把他抓走了。他从前线写回了一封信，说他受了伤，一条腿没了。”

老大娘怜惜地望着帅克说：“当兵的，你在那片矮树林子里等我，我给你弄点儿土豆汤来，把你的身子暖暖，从这儿可以看到我们的小木房，就在小树林后面的右边。你千万别从我们伏拉什村子里穿过，村里的宪兵像鹰一般。呆会儿你可以从小树林向马尔琴走去。到那儿之后，当兵的，可得记住，绕过威若沃，那里的宪兵很厉害，专门逮逃兵。你照直走，穿过树林，到霍拉日乔维采旁边的塞德莱茨去。那里有一个好心肠的宪兵，他放每个人通过林子。你身上有什么文书吗？”

“没有，老大娘。”

“那么别去那里了，不如到拉多米什尔去。注意，要在晚上到那儿，晚上宪兵都到小饭馆去了。在圣·弗洛利扬塑像后往下的一条街上，有一间墙根涂着蓝颜色的房子。你去打听一个叫麦利哈列克的农夫，他是我的弟弟。你就说我向他问好，他会告诉你怎么走到布杰约维策去。”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帅克在小树林里等了老大娘半个多钟头。老大娘把土豆汤盛在罐子里拿来了。帅克喝了土豆汤，身子也暖和过来了。老大娘又拿出一个小布包，一大块面包和一块咸肉包在里面。把这些东西塞给帅克后，老大娘画“十”字为他祝福，并告诉他说，她有两个孙子也在军队里。

然后，老大娘再一次详细地说了说他必须经过和不得不绕开的村庄名字。最后，她从上衣兜里掏出一个克朗，供帅克到马尔琴打点酒在路上喝，由于到拉多米什尔的路程十分遥远。

帅克按照老大娘指引的方向从戚若沃朝东向拉多米什尔走去，心想不管从哪一个方向，他总会能走到布杰约维策。

从马尔琴开始，有一个年老的手风琴手跟帅克结伴而行，那是帅克为了对付去拉多米什尔这一大段路在一家小酒店买酒时碰上的。

拉手风琴的老人把帅克当成了逃兵，就出主意要帅克与他一起到霍拉日乔维采去，说他有一个女儿嫁在那儿，女儿的丈夫也是逃兵。这位老风琴手显然是在马尔琴喝多了酒。

“她丈夫被她藏在马厩里有两个月了，”他向帅克吐露说，“因此，她也可以把你藏起来，你可以一直呆到这场战争结束。你们有两个人在一起，日子也会快乐些。”

帅克礼貌地谢绝了老风琴手他的邀请。老风琴手忽然发火了，朝左往地里走去，一边威胁着说要到戚若沃的宪兵队去把帅克告发。

傍晚，帅克在拉多米什尔的圣·弗洛利扬塑像后面的街道上找到了麦利哈列克。帅克向他转达了他在伏拉什的姐姐的问候，但是这对位农夫并没有产生什么效力。

麦利哈列克再三坚持要看帅克的证件。他是极其抱有偏见的人，一直谈到他们这个地区大批出没的强盗、无赖和小偷。

“他们从军队中开小差出来，不肯在军队服役，于是就到处

流浪，能偷就偷，”他死盯着帅克的眼睛冲着他说，“他们都还装得像羊羔一样的温顺。”

“是啊！一揭开真相时人们总是会跳起来的，”看到帅克从长凳上起身，他又补了这样一句，“一个人要是心地坦然，那就安静地坐着，把他的证件拿出来看一看。可是他要是没有证件……”

“那好吧，再见，老大爷。”

“再见！再一次试试找一个比我更笨些的家伙。”

在黑暗之中帅克消失了，老人还咕咕哝哝了好一阵子：“说什么是到布杰约维策去找部队的，怎么会从塔博尔来？这个无赖却先到霍拉日乔维采，再到皮塞克。他这不是在环球旅行吗？”

帅克走了几乎一整夜，一直到了普津姆附近才在地里找到一堆干草。正当他扒开草堆时，近处传来一个声音说：“你是哪个团的？要到哪儿去？”

“第九十一团的，到布杰约维策去。”

“到那里去干嘛？”

“我的中尉在那里。”

听得出来，他身边不止一个人，而是三个人在笑。笑声一停下来，帅克就问他们是哪个团的。他发现其中两个是第三十五团的，一个是当炮兵的，都是从布杰约维策来的。

两个第三十五团的士兵是一个月前正当他们应该开到前线时逃出来的，那个炮兵是从他入伍时就开了小差。他就是普津姆本地人，草垛就是他家的。他夜晚总是睡在草垛里。前一天，他在林子里发现了另两位弟兄，就把他们带来和他自己一起涉险。

他们三人都指望一两个月就能结束战争。他们猜想，俄国人已经越过布达佩斯，朝着摩拉维亚逼进。在普津姆，人们都普遍这么说。早上天亮之前炮兵的妻子给他们三人送早饭来。接着两位第三十五团的准备到斯特拉科尼采去，因为他们其中一位有一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个姑姑在那里，那姑姑在苏希茨后面的山区有熟人。那熟人开了一个锯木场，在那儿可以找到藏身之所。

“你这个第九十一团的要是愿意也可以跟我们一起走，”他们向帅克建议说，“甩开你的中尉吧。”

“这可没有那么轻巧。”帅克回答后，挤了挤，更深地钻进草堆里去了。

早上他醒来时，他们三人都走了，其中一个——显然是那个炮兵，在帅克的脚边放了一块面包，让帅克路上吃。

帅克穿过树林，快到史捷克洛时，碰到一个流浪汉——乡下的老大爷，他像欢迎老朋友一样请帅克喝了一口白兰地酒。

“别穿着你这身行头到处逛了，”他告诉帅克说，“你的这身军服说不定让你撞上鬼。现今到处都有宪兵，你穿着这一身什么也讨不到。如今宪兵当然不像以前那样抓我们这号人，他们专找的就是你们。”

“专找你们这号人。”他是那样毫不疑问地重复了一句，使得帅克暗自盘算：明智的一着是不跟他讲一星半点儿关于第九十一团的事。他爱怎么想就怎么想，随他的便。何苦去打破这位好心的老人的幻想呢？

“你现在到什么地方去？”过了一会儿流浪汉问道，这时他们两人都点燃了烟斗，慢慢地绕着村子走着。

“到布杰约维策去。”

“我的天哪！”流浪汉大惊失色，“在那里还没等你回过神来，他们立即就会把你抓起来的。你非得穿便装而且还得是破破烂烂的，你还得装成跛子，一瘸一拐地走路。”

“但是，你用不着害怕。我们一块儿到斯特拉科尼采，沃里尼和杜布这几个地方去，要是在那些地方找不到几件便服那才叫见鬼呢！在斯特拉科尼采有不少诚实的傻瓜，他们经常夜不闭户，白天更是门不上锁。现在是冬天，趁他们出门到邻居家聊天

时，你可以轻易地随手拿几件衣服。你想要什么？你已经有靴子了，这样就只缺一件套在外面的衣服。你的军大衣旧了吗？”

“旧了。”

“那就留着吧，乡下人出门也有穿这个的。你还缺一条裤子和一件夹克。等我们有了便服之后，就把你的军裤和军衣卖给沃德尼亚尼的犹太人海尔曼。他收购一切军用品，然后沿村出售。”

“现在我们到斯特拉科尼采去。”他进一步谈了他的计划，从这儿走四个小时就到了斯瓦尔岑堡的老羊圈。我有一个朋友住在那里，他是老羊倌。在那儿，我们可以过夜，次日早晨再到斯特拉科尼采去看能不能在老乡家里搞到便服。”

在老羊圈，帅克结识了那个和蔼可亲的老羊倌，老人还记得他爷爷讲给他听的法国人打仗的故事。老羊倌大约比流浪汉老头大二十来岁，因此，老羊倌像对待帅克一样也叫流浪汉老头为“小伙子”。

“听着，小伙子们，”他们围着正在煮着带皮土豆的炉子旁坐下后，老羊倌打开了话匣子。“那时，我爷爷跟你们今天当兵的一样，也开过小差，可是在沃德尼亚尼就被逮住了。他们用皮鞭狠狠地抽打他的屁股，揍得他皮开肉绽。那还算是他走运呢。雅列什家的儿子，普洛季维附近的拉日茨鱼塘的看守人，老雅列什的爸爸因为开小差在皮塞克村挨了一梭子子弹。他们在皮塞克村的土垒墙枪毙他之前，还在大街上让他受士兵棍打的刑罚。他挨了600多军棍，打得他希望早点死去，以解脱自己的痛苦。你是什么时候跑出来的？”

老人两眼泪汪汪转向帅克问道。

“动员参军之后，在他们把我们送到兵营去的时候。”帅克回答说，他意识到：老羊倌肯定不会动摇他认定自己是逃兵的看法。

“你是翻墙而逃的吗？”老羊倌奇怪地问道，心里显然回想他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爸爸告诉他是怎样翻越兵营围墙的情景。

“没有别的办法，老爷爷。”

“看守非常严密，对吗？他们开枪了吗？”

“开了，老爷爷。”

“那你现在准备到什么地方去？”

“他发疯了，”流浪汉替帅克回答说，“他非要去布杰约维策。你看，他这个年轻人，不懂事，自己要往火坑里跳。我得教他几招。我们设法给他弄几件便服那就好应付多了，好歹熬到春天，就可以到哪位农民家去找点儿活干。今年劳动力会缺得厉害，还会闹饥荒。听说要把所有流浪汉抓起来去干地里的活儿。我想还是自动去为好。不会有太多的人手，大家都会被榨得干干的。”

“你认为这个仗今年打不完吗？”老羊倌问道，“小伙子，你当然估计对了。长期的战争在过去就打过不少了。有拿破仑的战争，还有人们常说起的瑞典战争啦，七年战争啦，大家都得参军打仗。善良的上帝再也忍受不了：人们变得盛气凌人，非常骄傲。他们长满胡子的嘴巴甚至连羊肉都不要吃了，他们咽不下去啊，小伙子们！以前还有人常到我这里排着队希望我偷偷地卖点羊肉给他们，可是这几年，他们只吃猪肉和鸡鸭，什么都要抹上黄油和油脂。上帝为他们的傲气发火了。这非要等到他们像在拿破仑战争时期一样地煮野菜吃时才会醒悟过来。就连我们这里的老爷们也给撑得不知道怎样才好。斯瓦尔岑堡的老公爵驾着马车四处兜风，小公爵还是毛孩子，什么都不做只知道开着汽车放油烟熏人。总会有一天上帝要把汽油抹到他的鼻子上。”

炉子上煮土豆的水开始冒泡了。老羊倌沉默了一会儿，用未卜先知的口吻说：“我们皇上是打不赢这个仗了，没有一点希望。就像斯特拉科尼采的教书先生说的那样，皇上不愿意加冕。谁想阿谀奉承就让谁去吧。既然你答应了加冕，就该说话算数。”

“说不定他现在会想个法子弥补上。”流浪汉说。

“到如今谁也不会理这个茬了，小伙子，”老羊倌怒气冲冲地说，“等乡亲们在斯科奇采相聚时，你去看看吧。他们每个人都有亲人朋友在前线，你听听他们说些什么吧。他们说，只要战争一结束，就会拥有自由。再也没有皇帝和贵族们的宫廷，再也没有皇上，公爵们的财产也给没收了。就是因为说了这些，一个叫柯希涅克的人已被宪兵已抓走了。他们说这是进行煽动。可了不得，今天的宪兵权利可大啦。”

“他们以前就有这么大的权利，”流浪汉回答说，“我记得在克拉德诺有一个宪兵队长，名叫罗特尔。一天，他忽然开始喂养一种带有狼性的狗，也就是你们叫的警犬。经过训练后，这些警犬什么都能探出来。从此，克拉德诺地方的这个宪兵队长屁股后面就跟满了这种受训的警犬。这些警犬还有一栋专门的房屋，过得跟伯爵一样舒服。有一天，这位宪兵队长突发奇想：要拿我们这些可怜的流浪汉做训练的试验品。于是，他命令全克拉德诺地区的宪兵搜捕流浪汉，每个士兵都得动手，把抓到的流浪汉全都送到他那儿。有一次，我从朗朗恩离开了，钻进一片林子深处，可还是没有用，还没等我走到我想去的看林人的木屋子就被他们抓住了。你们无法想象出我在宪兵队长和他养的狗那里吃了多少苦头！开头是把我交给那些狗闻气味，然后我被命令爬一架梯子，等我差不多爬到了顶上，他就放出一条恶狗跟着我爬上梯子。这条凶恶的狗把我从梯子上拖到地面，在我面前趴下来，冲着我恶狠狠地吠着。再往后，他们把这畜生牵走了，我又被藏了起来，还说随便我藏在什么地方。我走向林子来到哥卡克峡谷，躲进了一条深沟。半个钟头后，两条狼狗追上了我，我被扑倒在地上，其中一条咬住我的脖子，另一条跑回去报信。一小时后，大队长亲自带着他的宪兵来了，把狗叫开，给了我五个克朗并允许我在克拉德诺地区讨饭两天。你说我敢吗？我赶紧拼命向贝洛恩地区逃去，再也不敢在克拉德诺附近露面了。所有的流浪汉都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躲着这位队长，因为他无论拿住谁都用作训狗的试验品。他对这些狗喜欢得不得了。在宪兵驻地，他手下的士兵说，他出来视察工作，只要在哪里一看见狼狗，就根本不视察了，而是整天跟小头目开怀痛饮。”

这时，老羊倌把煮土豆的水滤掉，又往盘子里倒进酸羊奶，流浪汉接着回忆起宪兵耍威风的事情。“在刺普尼采的城堡下面有一个宪兵分队长，他住在宪兵分队的驻地。我这个老糊涂总认为宪兵队的驻地总是在醒目的地方，如广场一类的地方，而决不会在一条偏僻的小巷子里。我就在那座乡下小镇的边角巷子里要饭，也不看门牌。我挨家挨户地讨饭，来到一栋普通房屋的一楼，我推开门，说：可怜可怜我这个穷要饭的吧！抬头一看，我的老天爷！是宪兵队！我几乎一下子摔到地上。屋里墙上挂着枪，桌上放着耶稣受难的十字架，柜子上摆着文件册，画像里的皇上正从桌子上方盯着我。还没等我开口说话，宪兵分队长一个箭步冲到门口，上来就狠狠地一拳打在我的下巴上。我从门口木阶梯上滚了下来。打那以后，我就到克日利采去了。这就是宪兵的大权啊！”

他们吃了饭，不久就躺到那间暖和的小屋里的条凳上睡觉了。

半夜里，帅克悄悄把衣服穿上，溜了出来。月亮刚从东方升起，帅克借着月光朝东走去，一路上反复自语：“不可能到不了布杰约维策！”

帅克走出树林，看见右边有座小镇，便朝北一拐，然后往南，可能又看见一座什么城镇（这是沃德尼亚尼）。帅克从相反的方向越过草地，绕过了这座城市。等他来到普洛季维的雪山坡上时，他的身上已披满了清晨的阳光。

“勇敢向前！”好兵帅克对自己说，“职责在召唤，我一定要到布杰约维策。”不巧的是，帅克并没有从普洛季维往南朝布杰

约维策走去。正好相反，他迈着步伐向北朝皮塞克走去。

大概到了中午时分，帅克望见前面有一座村庄。他一边走下小山坡一边想：“照这样走下去恐怕不行，我得打听一下到布杰约维策该怎么走。”

他走进村庄，当看到村里第一间房子上的标牌上写着“普津姆”时，不禁大吃一惊。

“我的上帝！”帅克叹了一口气，“又回到了普津姆村，我不是在这儿的草垛里过了一夜吗？”

可是当一个宪兵，像一只守护着网子的蜘蛛，从小池塘后边一座挂着“老母鸡”（奥地利国旗上的“鹰”）的白房子里钻出来时，帅克倒一点也不感到惊讶了。

宪兵逼近帅克，开口喝道：“你到哪里去？”

“到布杰约维策找我的团队。”

宪兵讥讽地笑道：“可你却是从布杰约维策那儿来的啊！你的布杰约维策就在你的身后！”说罢就把帅克带到宪兵分队去了。

普津姆地区的宪兵分队长以办事干练机灵而远近闻名。他从不辱骂被拘留和被逮捕的人，而他们对他们进行一种交错审讯，巧妙地问得无罪者承认有罪。

在宪兵队有两名宪兵帮他进行这种审讯。每次交错审讯都是在全体宪兵面带笑容的陪同下进行的。

“办理案件的要领在于机敏和得体。”这位分队长常常这样教诲他的部下，“对人大喊大叫是毫无用处的。对待罪犯和嫌疑犯的态度要温和，但同时必须把他们淹没在潮水般的提问之中。”

“欢迎你，当兵的，”分队长说，“请随便坐，不要客气，一路辛苦了。好，请告诉我们你到什么地方去，好吗？”

帅克把去布杰约维策找团队的话又重复了一遍。

“那么你肯定是走错了路，”分队长微笑着说，“因为你正背着去布杰约维策的方向走，我能够非常容易地向你证实这一点。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你头顶上面就挂着一张波希米亚地区的地图。当兵的，我们来看这幅地图吧：我们的南面是普洛季维，从普洛季维往南是赫卢博卡，再往南就是布杰约维策。现在清楚了吧：你不是朝着布杰约维策走，而是离布杰约维策越走越远了。”

分队长和蔼地看着帅克，可帅克却镇定而庄重地说：“可是我终归要走到布杰约维策的。”这话说得比当年伽利略的著名论断“地球终究是在转动的”还要有力。要知道伽利略是在盛怒之下说出那句话来的。

“你要知道，当兵的，”分队长还是那样温和地对帅克说，“我有责任使你醒悟，而你自己也会得出同样的结论：越否认就越难以表明心迹清白。”

“您说的对极了，”帅克说：“越否认就越难以表明心迹清白，越难表明心迹清白就越是否认。”

“这就对了，当兵的，你自己清楚了吧。就请坦白地告诉我，你是从什么地方出发往你的那个布杰约维策去的。我说‘你的那个’，是由于照你的走法，在普津姆的北面某个地方应该有另一个布杰约维策，还没有标在地图上的布杰约维策。”

“我是从塔博尔动身的。”

“你在塔博尔干了些什么？”

“等候开往布杰约维策的火车。”

“那你怎么没有搭上去布杰约维策的火车？”

“由于我没有车票。”

“你是一个士兵，他们为何不发给你一张士兵免费乘车证呢？”

“因为我身上什么证件都没有。”

“啊哈，问题就在这里，”分队长洋洋得意地对另一个宪兵说，“这家伙并不像他装出来的那样傻。他开始乱扯了。”

分队长就像没有听见关于证件的回答似的，他接着往下问：

“这么说你离开了塔博尔，那么你去什么地方呢？”

“到布杰约维策去。”

分队长的表情有了几分严厉，把目光落到了地图上。

“你可不可以在地图上指给我们看看，你是走哪条路到布杰约维策去的？”

“我记不清那些地名了，我只记得我来过一趟普津姆。”

所有在场的宪兵互相交换了一下不解的眼神。分队长接着讯问：“这么说，你是呆在塔博尔火车站上。你口袋里装了些什么？掏出来看看。”

他们把帅克彻底搜查了一番，除了一只烟斗和几根火柴外，什么也没搜着。分队长问帅克：“告诉我，为什么你身上什么东西都没有？”

“哎呀，我的上帝！”分队长叹了一口气，“跟你这号人打交道真是活见鬼。你刚才说你来过普津姆一趟，你上次来这里都干了些什么？”

“打普津姆路过，到布杰约维策去。”

“你看你又胡说些什么。你自己说是去布杰约维策，可是我们已经跟你证实了你是朝着布杰约维策相反的方向走。”

“我想我肯定绕了一个圈子。”

分队长又与所有的宪兵会意地相互看了一眼，“好一个圈子，你的这个圈子，绕得好啊！我看你的这个圈子就是在我们这个地区转悠。你在塔博尔车站呆的时间长吗？”

“一直等到最后一班去布杰约维策的火车开走。”

“你在那里干了些什么？”

“与当兵的聊天。”

又一个意味深长的目光从分队长飞向他的部下。

“你跟他们聊了些什么？比如说，你问过他们什么没有？”

“我问过他们是哪个团队的，现在要到什么地方去。”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好极了。你有没有随便问过类似他们团有多少人，以及人员分布情况这样一些问题？”

“没问过，这些我早已能背下来。”

“这么看来，你完全掌握了我们军队的编制情况喽？”

“当然啦，分队长先生。”

此时，分队长洋洋自得地扫了一眼他的那些宪兵，打出了最后一张王牌：“你会说俄国话吗？”

“不会。”

分队长对宪兵班长点头示意，两人一起来到隔壁房间。分队长满怀着大获全胜的激情，一面搓着双手一面肯定地说：“你听见了吗？他不会说俄语！这小子滑头透顶了！他把一切都承认了，可这个最重要的问题却不认账。明天我们把他送到皮塞克县长那里去。罪行调查学的成败取决于机敏和方法得体。你看见我是怎样把他淹没在我的滔滔不绝的提问之中了吧？谁能料到他竟是这种人？表面上看是傻瓜，是那样的愚笨。可是，正是要对付这号子人，你保持警惕防他一手。好吧，你去找个地方把他关起来，我得去写一份报告。”

于是，从那天下午到晚上，分队长都在兴致勃勃地写他的报告。在报告的每一句话中都使用了德语写的“间谍嫌疑”的字样。

在分队长弗兰德涅卡费了一番周折，用了一句蹩脚的官样德语之后，在他看来情况渐渐变得越来越清楚。他用如下的话来结束他的这份报告：“谨呈钧座，该敌方军官即于本日押往皮塞克县宪兵司令部。”他望着自己的杰作笑了笑，然后叫来了宪兵班长：“给这名敌方军官吃了东西没有？”

“按照您的命令，分队长先生，只有在10点钟以前带来并受审的人才供给饭吃。”

“这一次是非同小可的例外，”分队长神气地说，“这是一个

高级军官，可能是参谋总部的什么人。你要知道，俄国人绝对不会把一个上等兵派到这里来当间谍的。你派人到‘老公猫’酒馆去给他弄顿饭来。如果没有现成的，叫他们最好专门做一点。接着，让他们泡上茶，放点儿罗姆酒，把东西都送过来，别说是给谁准备的，对任何人也别提起我们这儿关着什么人。这是军事秘密。他现在在干什么？”

“他要过一点儿烟草，现在坐在守卫室里。看样子挺心满意足的，像坐在自己家里一样。他说：‘你们这儿挺舒服暖和的，炉子也不漏烟，我很高兴在这里跟你们呆在一起。炉子要是冒烟的话就把烟囱清扫一下，仅仅只能在下午通烟道，绝不能在太阳正对着烟囱的时候干。’”

“真是个好练的家伙，”分队长的嗓音里充满了喜悦，“他装出事不关己的样子，可他知道，他是要被枪毙的。这种人，就算是我们的敌人，也值得我们尊敬。这种人视死如归。我不清楚，处在他的位置上，我们能不能做到这一点。我们或许会动摇，会沮丧，可他却毫不在乎地坐在那里，说：‘你们这儿很舒服暖和，你们的炉子也不漏烟。’这就是胆子，班长先生。做到这一点，你需要有钢铁般的神经、自我牺牲精神、坚强和富有热情……要是我们奥地利也有这样的热情……还是不讲这些了吧。毕竟我们还是充满热情的人。你看过《民族政治报》上登的炮兵上尉贝尔格爬上一棵高大的松树，在树枝上设立观察哨的事迹吗？我们的人撤走后，他没没办法从树上下来，要不就会被俘虏。因此，他在树上一直等到我军把敌人赶跑，整整等了14天，他在树上整整14天，为了不饿死，他啃光了树上的松果，又以树枝尖和松针充饥。等到我们的人来到时，他虚弱得再也无法在树上支撑下去，结果掉下来摔死了。死后他被授予了金质奖章，以表彰他坚强的毅力。”

分队长还庄严地加了一句：“这才叫牺牲，班长先生，这才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叫英雄！啊，你瞧，我们这一扯又扯得好远了。快去搞顿饭吧，顺便叫他到我这里来。”

班长把帅克带了过来，分队长友好地示意让他坐下，一开始就首先问他双亲是否健在。

“不在了。”

分队长立刻想到这样更好，起码谁也不用为这个不幸的人而悲痛。他盯着帅克那张善良的脸，忽然友好地拍拍帅克的肩膀，往前靠了靠，语气慈祥地问：

“怎么样，喜欢呆在波希米亚（捷克）吗？”

“我喜欢波希米亚的每一个地方。”帅克回答说，“一路上，我到处都碰上好人。”

分队长赞同地点点头，“我们的人民非常好，非常可爱。偶尔发生的盗窃和吵架也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事。我在这儿干了15年了。根据我的计算，一年之中只有大约四分之三的人被谋杀。”

“您的意思是不是没有完全杀死？”

“不，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15年来我们仅审讯了11起凶杀案，其中5起是抢劫杀人，余下的6起是一般凶杀案件，不值一提。”分队长沉默了一会儿，又开始了他那种讯问，“你到布杰约维策去打算干什么？”

“到第九十一团去服兵役。”

分队长命令帅克回到守卫室后，生怕忘了帅克的供词，他急忙在要送往县宪兵司令部的报告上添了一句：“此人精通捷克语，企图混进在布杰约维策的步兵第九十一团。”

分队长高兴地搓着手，他对自己收集了丰富的材料和用他的那种审讯方法所得来的准确结论感到十分得意。他想起了他的前任——比尔格分队长。那位分队长从来不跟被拘留的人对话，也不问什么问题，把抓到的人马上送到县法院，只是附上一个简短

的报告：“据宪兵班长报告，此犯因流浪与行乞而扣押。”难道这也是审讯？

分队长看着自己写的报告，心满意足地笑笑，从书桌里取出布拉格宪兵总部发出的一份照例盖有“绝密”印章的指示令，再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兹严令各宪兵分队对所辖区内一切过往人员务必严加戒备。我军从东加利西亚转移后，数支俄军部队已乘虚越过喀尔巴阡山入侵到我帝国内地，使战线推至我帝国西部腹地。在这一新形势下，战线变幻莫测，俄军间谍得以潜入我帝国领土腹地，尤其是在西里西亚和摩拉维亚。据密报，大量俄军间谍已侵入波希米亚地区。现已查明，其中有俄籍捷克人多名，他们曾受训于俄国高级军事学校，操地道捷克语，系特别危险之间谍。因彼等能够，且定会在捷克居民中宣传策反。特令各宪兵分队扣留一切形迹可疑分子。警备部、军事据点及军用专列通过之车站，尤应严加防范。对被扣留者应即刻审讯，并报上级审理。

弗兰德涅卡分队长又一次满意地笑了笑，将密令依旧放回标有“密令”的文件夹中。

有许多密令，它们都是由内务部和掌管宪兵机构的国防部共同拟定的。

布拉格宪兵总部整天忙于复制、分发这些密令，都还忙不过来了。这些密令有：

- 关于监控当地百姓思想状况的指令；
- 关于怎样通过交谈以探查前方消息对各地居民情绪有何影响的指示；
- 当地居民对发行战时公债和认购态度调查表；
- 已经应召入伍和即将应召入伍者的情绪调查表；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地方政府人员和知识分子情绪调查表；

——关于立刻查清各地居民参加何种政党和各政党势力情况的指令；

——关于考察各地方政党领袖人物之活动以及查实当地居民中对所参加之政党忠诚程度的指令；

——宪兵分队辖区内所发行之报纸、杂志、小宣传册子的调查表；

——关于查清叛国涉嫌分子所交结之人员以及其叛国表现的指示；

——关于怎样从当地居民中物色密探、情报员的指示；

——关于各地正式在宪兵队登记领取津贴的情报人员的指示。

每天都有源源不断的各种新指示、指令、调查表和命令。

弗兰德涅卡分队长每埋头于来自奥地利内务部的这些发明之中，手中积压了许许多多的待处理文件。他也以某种固定的格式来对付这些调查表：这儿的一切正常，当地居民的忠诚程度可列为一类一类。

奥地利内务部发明下列标等级的方法来说明人民对帝国的忠诚程度：一级一类，一级二类，一级三类；二级一类，二级二类，二级三类；三级一类，三级二类，三级三类；四级一类，四级二类，四级三类。在最后一个等级中，属于一类的表示有叛国行为，要判以绞刑；第二类属于应给予监禁；第三类则应加以监视或关押。

在分队长的办公桌里充满了各式各样的文件和表格，当局想知道每个公民对它的看法。

弗兰德涅卡分队长对随着每趟邮件无情地添加的一宗又一宗的印刷品经常感到束手无策。只要一看到盖有“公文——邮资已付”邮戳的信封，他的心就沉甸甸地跳起来。夜里，经过周密

考虑，他断定自己活到战争结束；宪兵总部快要把他逼得失去理智，他也无法分享奥地利军队胜利的欢乐，因为到那时，他恐怕早已神志不清了。县宪兵大队长天天质问他：为什么还不填报 d72345/721af 号调查表？对落实 288992/822gfeh 号指示采取了什么措施？或者 V123456/1922bir 号指令的实际成效如何？等等问题。

他最感到棘手的难题是那份在当地居民中物色密探和情报员的指令。最后，他自己也认为要在布拉塔地区找一个这样的人是不可能的，因为这儿的老百姓都是一些笨头笨脑的死顽固。这时，他忽然一下子想到了那个乡下的羊倌。这羊倌是傻瓜蛋，是被自然界和人类不屑一顾的可怜虫，腿也残废了，替村里放牧牲口，一年只挣得几个小钱，勉强糊口过日子。

分队长派人把他叫来，对他说：“贝比克，你晓得普罗切斯卡老头是谁吗？”

“咩……”贝比克叫了起来。

“别叫！你得记住，他们就是这样称呼皇上陛下的。你清楚皇上陛下是谁吗？”

“就是皇帝。”

“说得好，贝比克！那你就记住，在你挨家挨户串门要饭时，听到有人说皇帝陛下是头蠢牛或是别的畜生什么的，就马上跑来告诉我，这样你就可以得到 6 克里泽（德国和奥地利通用的一种铜币）。

“要是听到有人说我们打不赢这场战争，你就要来向我报告，懂吗？告诉我是谁那么说的，那么，你又可以得到 6 克里泽。不过，我要是听说你有什么事对我隐瞒的话，那你就要倒霉了。我就把你抓起来送到皮塞克去。现在你跳吧！”贝比克跳完了，分队长给了他 12 克里泽，接着十分兴奋地给县宪兵大队打了个报告，说是已经找到一名情报员。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谁知第二天，牧师跑来见分队长，小声地告诉他说，今天早上在村外碰到村里的羊倌贝比克，羊倌跟他说：“尊敬的大人，昨天宪兵分队长对我说皇帝陛下是头蠢牛，还说我们打不赢战争。咩……跳！”

分队长经过与牧师进行一番长谈和密谋后，派人把羊倌抓了起来。后来，他在赫拉德昌尼被判了 12 年监禁，被指控的罪名有：叛国阴谋，煽动民众，侮辱皇帝陛下以及其他的罪行。

羊倌在法庭上的表现跟在牧场上与左邻右舍在一起时所表现的一个样，对所提的问题都以山羊的“咩咩”叫声回答。宣判之后，他叫了一声：“咩！跳！”就跳了起来。为此，他被以藐视法律论处，罚睡硬板床，单独禁闭，三天不给饭吃。

从这以后，宪兵分队长再也没有情报员了，他不得不臆想出一个来取悦自己。他捏造出一个名字，给自己每个月涨了 50 克朗的薪水，而这笔钱他都花在“老公猫”酒馆了。每当他喝下第十杯啤酒时，他自觉受到良心受到遣责，嘴里的啤酒也变得苦了起来。此时他经常听到酒馆里的人说着同样的话：“今天我们的分队长很不开心，好像心情不好似的。”他起身回家。等他走后，总有人这么说：“我们的人准是在塞尔维亚的某个地方把屎拉在裤裆里了。要不，分队长为什么无话可说？”

回到家里，分队长至少得填上又一张调查表：“居民思想情绪状况：一级一类。”

分队长经常好几个晚上连续失败。他总是在盼望着检查或是调查。夜里，他梦见了绞索，梦见人们是怎样被带上绞刑台；最后又梦见国防部部长站在绞刑架下向他问道：“分队长，对 X. Y. Z. 1789678/23792 号通令的回文在哪儿？”

现在分队长感觉得到，在宪兵分队的每个角落里都似乎在回响着一句古老的德国人打猎时的祝福话语：“祝你打猎成功！”弗兰德涅卡分队长确信县宪兵大队长会拍着他的肩膀说：“分队长

先生，向你祝贺。”

分队长在心里早已描绘了一幅又一幅更令人神往的图画。这些图画已占据了他充满官瘾的头脑：功名、升迁，以及对他办案能力的赞扬，这些为他辉煌的事业开创了通道。

分队长把班长叫来，问道：“午饭送去了吗？”

“给他送去了熏肉，白菜和包子。汤已卖完了。他喝了一杯茶，还想再来一杯。”

“给他喝吧！”分队长大方地答道，“等他喝完茶，把他带到我这里来。”

“怎么样，吃得还好吗？”半小时后，班长把吃饱喝足，仍旧是乐呵呵的帅克带进来时，分队长这样问道。

“还不错，分队长先生。还可以再多给我来点白菜就好了。不过，没关系！我知道你们事先并没有准备好。熏肉挺不错，肯定是用自家喂养的猪熏成的。兑了罗姆酒的茶喝得也挺舒服的。”

分队长看着帅克，开始了审讯：“俄国人也挺喜欢喝茶，是不是？他们也有罗姆酒吗？”

“全世界都有罗姆酒啊，分队长先生。”

“别在这里跟我猜谜语了。”分队长暗自想道，“你该早点注意你都说了些什么！”他弯下身子信心十足地对着帅克说：“俄国有漂亮姑娘吗？”

“全世界都有漂亮姑娘啊，分队长先生。”

“哼，你这小子，”分队长再次暗自想道，“这次你又想溜过去。”想到此，分队长的42磅的重磅炮弹开火了。

“你要在第九十一团干什么？”

“随团队一起上前线。”

分队长心满意足地盯着帅克，想到：“不错，那是到俄国去的最佳办法。”

“这个主意的确妙极了。”分队长眼内闪着满意的光彩，同时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注意观察他的话对帅克所起的作用。

可是从帅克眼神里所看到的是绝对的镇静。

“这小子连眼皮都不眨一下，”分队长内心感到了害怕，“这就是他们的军事训练。如果换了我，有人这么问我的话，我的膝盖保准会哆嗦起来……”

“明天我们要把你送到皮塞克去，”分队长用一种随便的口吻说，“你去过皮塞克吗？”

“1910年帝国军事演习的时候去过。”

分队长听到这样的回答后，脸上的微笑变得更加友好、更加得意，感到一系列的提问已超出了他的估计。

“你从头到尾参加了那次军事演习吗？”

“当然啦，分队长先生，当时我是步兵。”帅克仍然用他那镇定自若的眼光看着分队长。分队长心里却乐开了花，巴不得即刻把这些新供词加进报告里去。他叫班长把帅克带走，赶快对报告进行了补充：“其计划如下：打进第九十一兵团，并要求立即转到前线，伺机逃往俄国。该犯已观察到我方戒备森严，非此则不能返回俄国。可以判断，该犯与第九十一兵团的关系甚好。现经卑职进一步地交错讯问，该犯供认1910年曾以步兵的身份参加过帝国在皮塞克地区举行的全部军事演习。由此可见，该犯对间谍之道十分娴熟。又及：所有这些罪证之收集乃卑职所独创交错讯问法的结果。”

这时，在门口班长出现了：“分队长先生，他要上厕所。”

“上刺刀！”分队长下令，“不！等一等，把他带到我这里来。”

“你要上茅房？”分队长温和地问，“这里面没有别的什么意思吧？”他紧盯着帅克的脸。

“真的，这里面只有解大便的意思，分队长先生。”帅克回答说。

“的确，这里面没有什么别的意思。”分队长意味深长地重复了一遍，他一边说一边别上自己值勤用的左轮手枪，“我陪你去！”

“这支左轮枪很不错，”分队长在路上对帅克说，“七颗子弹连发，而且七发七中。”

来到院子里之前，分队长把班长喊过来，悄悄地对他说：“把刺刀上好，等他一进厕所，你就站到厕所后面去，防止他从粪坑后面挖洞逃掉了。”

厕所是一间很小的普通木屋，孤零零地矗立在院子中间，下面是积满粪水的粪坑，粪水已渗透着从粪堆旁淌了出来。

这是一间用旧了的厕所，宪兵们就是在这里面释放生理的需要。此刻，帅克蹲在里面，一手抓住门把上的绳子。与此同时，那班长正从后窗盯着他的屁股，以防他挖洞逃跑。

分队长睁大老鹰般的眼睛盯着厕所正门。他正在掂量，一旦帅克企图逃跑，该朝他哪条腿开枪。

这时，门轻轻地开了。帅克满意地走了出来，对分队长说：“我在那儿呆得不算太久吧？有没有耽搁你们的事？”

“噢，没有没有，一点儿也没有。”分队长嘴上回答，心里在想：“人家多么有礼貌，多么讲客气啊！明明知道等待着他的将会是什么，却一点也不失体面。到了最后一瞬间还是一副绅士派头。要是换成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处在他的位置上能做到这一点吗？”分队长继续挨着帅克坐在宪兵分队一个叫朗巴的宪兵的空床上。朗巴今天值班，明天早晨才回来。他要到附近村庄去巡逻，可此刻却正泰然自若地坐在普洛季维的“里马”酒店里，一边跟鞋匠师傅玩“马利亚什”（一种纸牌的玩法），一边偶尔讲几句奥地利一定会赢之类的话。

分队长把烟斗点燃，让帅克也把烟斗装上。班长往炉子里添了一块木头，因此这个宪兵队就成了世界上最令人惬意的角落，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成了一个安静温暖的巢儿。暮色降临，正是促膝聊天的好时光。然而，大家都闭口不

分队长正在寻思着什么，终于转过脸来对班长说：“依我看把间谍绞死也不对。一个人为了自己的职责，比如说，为了自己的祖国而牺牲自己的生命，他应该享有一种体面的处死方式，例如，让他吃子弹。你说呢，班长先生？”

“当然，只应该枪毙而不应是绞死。”班长同意说，“比如说，要是把我们派出去，向我们交待说：‘你们必须侦察出俄国人的机枪队里有多少挺机关枪。’那么我们也会化装出发。难道我就应该被他们像对待强盗和凶手一样地绞死吗？”班长激动万分，站起来大声喊道：“我会坚决要求把我枪毙，按军礼下葬。”

“可是这里面有个问题，”帅克说，“要是这个人很机灵，那么，他们也就抓不到他什么把柄了。”

“不，抓得到的！”分队长加重了语气说，“要是他们也同样机灵，而且有他们自己的一套办法的话，就抓得到。过一会儿你自己对这一切会看到的。”

“你自己会看到的，”分队长用缓和的口气又说了一遍，又温和亲切地笑了笑，“在我们这儿没有人能够蒙混过去。对吗，班长先生？”

班长点头称是，并且说到有些人其实早就输定了，故作镇静也于事无补，而且越是装作镇静，越是要露出真相的。

“你真是我的好学生。”分队长骄傲地赞许说，“镇静，那只不过是一个肥皂泡。假装镇静就是犯罪事实。”分队长停止解释他的这套理论，转向班长问道：“今天晚饭准备吃什么？”

“你今晚不到饭馆去吃饭了吗，分队长先生？”

这一问给分队长带出另一个他必须立即解决的难题：万一这个犯人趁他晚上不在的时候跑掉了怎么办？班长当然是可告而又谨慎的，但是，有一次从他手中跑掉过两个流浪汉。那次事件的

发生实际上是因为他不愿押着他们冒着冰雪严寒步行到皮塞克去，所以到了拉希采附近的野外把他们放跑了，只是装模作样朝天开了一枪。

“我们派那个老太婆去买晚饭吧，另外叫她还给我们买一罐子啤酒，”分队长吩咐说，“让那个老娘儿跑跑，活动一下身子骨。”

贝兹莱卡老婆婆是侍候他们的打杂女工，当然得为他们来回地跑路。

晚饭后，由宪兵分队到“老公猫”酒馆之间的那条路一直十分繁忙。从这条交通线上印着的贝兹莱卡老婆婆又重又大又密的靴子印可以验证：分队长本人虽然没有亲临“老公猫”酒馆，但是也得到了充分的补偿。

当贝兹莱卡老婆婆最后一次来到酒馆，转达宪兵分队长对老板的问候，并要买一瓶波兰伏特加白酒时，老板的好奇心再也按捺不住了。

“谁在他们那儿？”

贝兹莱卡老婆婆回答说：“啊！是一个可疑的人。刚才就在我出来之前，他们两个人把他的脖子搂着，分队长一边摸着他的脑袋一边对他说：‘我亲爱的斯拉夫小子，我可爱的小间谍！’”

午夜过后，到了下半夜，班长全副武装，四肢朝天地摊在他的行军床上，打着呼噜酣睡。

分队长在他的对面坐下，酒瓶的底部还有点剩余的波兰伏特加酒。他搂着帅克的脖子，泪水淌在他通红的脸上，胡子上沾着伏特加酒，嘴里一个劲儿地嘟哝道：“说实话，俄国没有像这么好的伏特加吧！说呀，说了也好让我安安静静地睡一觉。说实话，男子汉大丈夫！”

“他们没有。”

分队长滚倒在帅克身上。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真叫我高兴，你承认了。在审讯的时候就该这样了。既然犯了罪，为何要抵赖呢？”

他站了起来，拿着空酒瓶子蹒跚地走进他的房间，嘴里还在嘟哝着：“如果不是他出了点小岔……岔……小岔子，一切就都……都会是另……另……另一个样子了。”

在他没脱军装就栽倒在床上之前，他把他的报告从办公桌里取出，打准备上以下的材料：

“根据第五十六条，卑职须补充，俄国的伏特加酒……”他在纸上弄了一滩墨水，用嘴舔了舔，然后傻笑着一头栽倒在床上，睡得像头死猪。

清早，躺在对面墙边床上的宪兵班长鼾声如雷，伴着尖细的鼻音，吵醒了帅克。他爬起来，把班长摇了摇，然后又躺下接着睡觉。这时候，公鸡开始打鸣，太阳升起来了。贝兹莱卡老婆婆过来点炉子，她也因为头天晚上忙得跑来跑去而睡过了头。她看见大门敞开着，一个个都还在酣睡，守卫室里的油灯还在冒烟。贝兹莱卡老婆婆高喊了一声，把班长和帅克从床上拖起来，对班长说：“你也不难为情，衣服不脱就上床睡觉，跟牲口似的。”又教训帅克说，看见女人过来了，至少要把裤裆纽扣扣上。

最后，她硬逼着睡眼醒松的班长去把分队长叫醒，说这样睡下去太不成体统了。

“你真是落到一群好人手中了，”在班长去叫分队长起床时，老婆婆对帅克抱怨说，“每个人都是大酒鬼，喝起酒来就不要命了。他们欠了我三年的工钱，我一提起，分队长就说：‘别啰嗦，老太婆。要不就把你关起来。我们已经了解到你的儿子偷猪，还盗窃财主家的木材。’我跟着他们受罪已有四年了。”老婆婆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接着嘟哝道：“你可要当心那个分队长，别看他满口的甜言蜜语，却是头号大坏蛋，他一有机会就整人、关人。”

叫醒分队长真不容易，班长费了好大的劲才使他相信已经是

早晨了。

分队长终于露面了。他把眼睛揉了揉，慢慢地记起了昨天晚上来的事。忽然，一个可怕的念头闯进他的脑袋，他心神不定地看着班长问道：“他跑啦？”

“没事，这小子挺老实的。”

班长开始在屋里徘徊着，瞧了瞧窗外，又踱回来，从桌上撕下一小块报纸，用两根手指把它搓成小纸丸。显然，他还想说点什么。

分队长不安地看着他，为了弄清班长在迟疑什么，便说：“班长先生，我会帮助你的。我昨天大概又出了什么洋相吧？”

班长用责备的目光望着他的上司：“分队长先生，您要知道您昨天都跟他说了些什么，您把一切都跟他说了！”

班长弯下腰，凑近分队长的耳朵轻声说：“您说，我们所有捷克人和俄国人都斯拉夫血统；您说，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俄军总司令）下星期就要到普舍洛夫，奥地利坚持不住了；还要他在受审时什么也别招供，尽管乱说一气，让他一直拖到哥萨克人来把他救出去。您说奥地利快完蛋了，现在就与胡斯战争时期的情况一样，农民们将会举着镰刀上维也纳。您甚至说皇帝陛下是年老体弱的病老头，很快就要四脚朝天了，说威廉皇帝是小爬虫。您答应捐钱到监狱给他改善条件。此外，您还说了好多这类的话……”

班长从分队长身边走开时补充说：“这些我都记得非常清楚，因为开头我只喝了一点酒。后来我也醉得稀里糊涂了，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分队长望着班长。

“但是我记得，”分队长宣布说，“你说了，我们跟俄国人比起来，简直是黄口孺子。你当着老太婆的面叫嚷：‘俄国万岁！’”

班长开始紧张地在房里来回走动。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你吼叫起来像头牛，”分队长说，“后来你就一头栽倒在床上，打起呼噜来。”

班长站在窗前，用手指敲着窗子大声说：“分队长先生，您在老太婆面前也没有闭口不说啊。我记得您对她说：‘你记住，老太婆，每个皇帝、国王只关心他自己的口袋，因此他们要打仗，就算像普罗切斯卡老头这样的老朽也不例外。他们都不敢放这糟老头独自出去拉屎，怕他把整个申布隆宫都弄脏了。’”

“这样的话我说过吗？”

“是的，分队长先生，您说了这些话。在您跑到院子里去呕吐之前还叫喊着：‘老太婆，你用手指头在我喉咙里捅一下。’”

“你说的事儿可真够悬的。”分队长打断了班长的话，“你是什么时候有这么个愚蠢主意的，要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当波希米亚的国王？”

“我不记得这事。”班长胆怯地回答。

“当然不会记得。你烂醉如泥，眯缝着一双猪眼。你想要出去一趟，结果没有走门口，相反却往炉子上爬。”

两人沉寂下来。最后，这长时间的沉默被分队长打断：“我经常跟你说烈酒害死人，要你别喝多了，可你偏喝。要是那家伙跑了怎么办？我们怎么交差？哦，上帝！我的头都要炸裂了。”

“我告诉你，班长先生，”分队长继续说，“正因为他没有跑掉，就更清楚说明他是多么危险，多么狡猾的家伙！等到他们审问他时，他将会说我们这儿的大门通宵开着，我们都喝醉了，要是他真的犯有什么罪的话，他要逃跑一千次都逃得成。好在他们不会相信他这号子人的。到那时，我们可以打赌发誓，说那是这家伙编造的可耻谎言，那么上帝老爷也帮不了他忙。这家伙只能是在自己的脖子上多套上一条绞索。然而，在这小子的案子中，这点事算不了什么。哎哟哟，要是我的头痛得没这么厉害就好了！”

一片沉寂。过了一会儿，分队长下令：“叫来那个老太婆。”

“听着，老太婆，”分队长对贝兹莱卡老婆婆说，两眼严厉地瞪着她的眼睛，“你去找一个耶稣受难的像拿到我这里来。”

分队长对着贝兹莱卡老婆婆大惑不解的目光爆炸似地吼道：“你最好是赶快！”分队长从办公桌抽屉里拿出两支蜡烛，上面还留有他用来封公文的火漆痕迹。等害怕得颤颤抖抖的贝兹莱卡老婆婆终于拿着耶稣受难像进来后，分队长把十字架放在桌子边缘上的两支蜡烛中间，他点燃蜡烛，庄重地说：“坐下，老太婆。”

吓得发抖的贝兹莱卡老婆婆坐到沙发上，害怕地看着分队长、蜡烛和耶稣受难像。她十分恐慌，在她把双手摆放在围裙上时，看得出她的双膝也在发抖。

分队长严肃地绕着老婆婆走了几步，又一次站在她的面前，庄重地说：“昨天晚上你目睹了一个重大的事件，老太婆。可能你这副笨拙的脑筋难以理解。那个士兵是间谍、特务。知道吗，老太婆？”

“啊！圣母马利亚！”贝兹莱卡惊叫了起来。

“安静，老太婆！为了骗他招供一些事情，我们就得跟他说各种各样的话。你听见我们讲的那些稀奇古怪的事，对吗？”

“听见了，分队长先生。”贝兹莱卡用颤抖的声音低声回答说。

“可是我们讲的那些话，老太婆你要清楚，是为了让他坦白招供，让他相信我们才说的。我们的这一手成功了。我们从他口里套出了一切，我们抓住了他的把柄。”

分队长忽然停止了演说，把烧完的蜡烛芯弹掉，然后两眼严厉地盯着贝兹莱卡老婆婆，郑重地说：“老太婆，你当时在场，你知道其中的一切秘密。这是国家机秘，对谁都不能吐露半个字。就算是临死也不能说出来。否则的话，就要你死无葬身之地。”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啊！圣母马利亚，约瑟夫呀！”贝兹莱卡呼喊起来，“我真是倒霉，怎么会走进这个门啦！”

“别嚎了，老太婆，起来，到十字架跟前去举起右手，伸出两个指头发誓，我说一句，你跟着说一句。”

贝兹莱卡老婆婆蹒跚着走到桌前，嘴里不停抱怨着：“圣母马利亚，我为什么要走进这道门呢？”

十字架上耶稣受难的脸直接盯着她，蜡烛冒着烟。对贝兹莱卡老婆婆来说，这一切都显得鬼怪似的可怕，她已吓得魂不附体，手脚不停地颤抖。

她伸出两个指头，举起了手。分队长庄重地、一字一顿地领着她发誓：“我向全能的上帝，还有您，分队长先生，起誓我在这儿所见所闻的一切，至死不往外传，即便受到审问也肯定不说出去。求主保佑我。”

“现在老婆子，吻十字架。”在贝兹莱卡老婆婆抽噎着发过誓，虔诚地在面前画了十字后，分队长命令说。

“好了，现在你可以把十字架拿回你借来的地方去，就说我在审讯时用了一下。”

精神崩溃的贝兹莱卡老婆婆怀抱着十字架，踮着脚尖走出了房间。从窗口可以看见，她一路上不断地回头张望宪兵队，似乎想使她自己断定这并非只是在梦中，而是就在刚才，自己的确度过了一生中最可怕的一段时刻。

此时，分队长重新抄写他的报告，因为昨天晚上他作补充时在手稿上洒上了墨水，经过他一舔，纸上就像是抹了一层果浆。

他重新加工完后，又想还有一个问题他得问问帅克。他下令把帅克叫来，问道：“你会照像吗？”

“会！”

“那你为什么没有随身带照像机？”

“因为我没有照像机。”回答即诚实又明确。

“要是你有照像机的话，那你是会照像的喽？”分队长问。

“可惜得很，我没有啊。”帅克诚实地回答说，平静地任分队长用诧异的表情看着自己。

分队长的头这时又痛了起来，他惟一还能想起来要问的问题是：“拍车站的照片难吗？”

“比拍别的要容易，”帅克回答说，“因为车站不晃动，老是钉在一个地方，用不着对它说：‘笑一下。’”

现在分队长又能够在他的报告上作如下的补充：“谨对卑职的 2172 号报告补充……”

分队长继续写了下去：“经卑职交错审讯，该犯还供认善于拍照，尤其喜欢拍摄车站。其随身虽未带照像机，他能推断出：彼已将照像机藏匿某地，故未携带，实为遮人耳目。因据其供认，如带照像机，必拍照无疑。此足以证明卑职之推测基于证据之上。”

分队长因为昨晚醉酒，现在还头脑晕晕的，报告里关于拍照一事越搞越糊涂。他信笔写道：“据该犯亲口所供认，彼仅因未随身带照像机，故无法拍摄车站建筑和一般战略要地。卑职深信，该犯当时若带有所需之照像器材，定当拍照。而该器材不过隐藏他处，故未能于其身搜得照片，仅由于该犯未带照像机而已。”

“这已足够了。”分队长说罢，把名字签在报告上。

他对自己的这篇杰作十分满意，洋洋自得地给班长念了一遍。

“好极了，”他对班长说，“你看，报告就是该这样写的。一切细节都要写进去。老弟，审问可不是轻而易举的事，要紧的是在报告中把所有的情节写得有条理，让上级机关的人感到案件的难度之大而对你的办案能力感到惊讶。把那人带来，我们该结案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现在，班长先生要把你送到皮塞克县宪兵大队那儿去，”他对帅克郑重地说，“照规矩是应该给你把手铐戴上，不过我觉得你是懂得体面的人，手铐就不给你戴上了。想必你半路上不至于企图逃跑吧？”

分队长显然是被帅克那张老实的脸孔所感动，又说：“希望你不要怨我。把他带走吧，班长先生，报告在这里。”

“那么，再见了。上帝保佑您。”帅克和蔼地说，“谢谢，分队长先生，让您替我费心了。有机会我会给您写信的。假如我什么时候打这儿路过，一定来看望您。”

帅克和班长上路了。每一个行人看到他们谈得那么亲热，都以为他们是偶然相见的老朋友，一块儿结伴到城里去，或许一块儿到教堂去。“我真没想到，”帅克说，“到布杰约维策去一路上会有这么难。这使我想起科比利斯城的屠户霍乌拉碰到的一件事。有一天夜里，他走到摩拉尼的巴拉茨基纪念碑那儿，就围着它一直走到天亮，因为他以为是沿着一堵墙走，而这堵墙又没有尽头。他几乎要急疯了，到了清早，累得再也走不动了，就喊了一声：‘救命啊！’跑来了警察，他就问他们回科比利斯怎么走，还说他围着一堵墙已经走了五个小时也没有走到头。于是他被警察带走了。在牢房里，他把一切都砸了个乱七八糟。”

班长也不搭言，心想：“尽在这儿瞎扯！又要开讲你那个布杰约维策的神话了。”

他们路过一个水塘，帅克饶有兴趣地问班长附近偷捕鱼的人多不多。

“这儿每个人都偷鱼，”班长答道，“偷鱼的人想把前任分队长扔进水里。鱼塘的水警用钢毛刺扎他们的屁股，可也还是白搭，他们在裤档里垫块洋铁皮挡着。”

班长又谈到如今的进步，说人们学坏是多么容易，他们互相欺骗。他还指出了一条他的新理论，说战争对人类是极大的幸

事，因为在战斗中除了好人死去外，一些流氓无赖也要被枪杀掉一批。

“不管怎么说，这个世界上的人太多了，”班长若有所思地说，“一个挤着一个。人类的繁殖真是可怕。”

他们走近一家路边小店。

“今天的风真他妈的刮得厉害，”班长说，“我看我们喝上一两口是不会有事的。不许对任何人说我押你到皮塞克去，因为这是国家的秘密。”

此刻，班长的眼前好像晃动着中央政府关于嫌疑分子与犯人以及各宪兵分队职责的指令：“隔绝他们与当地居民的接触，在押送犯人至上级机构的途中严禁与周围的人们闲聊。”

“绝不允许把你的身份暴露，”班长再次说道，“你所干的一切跟别人不相干。不许引起恐慌。在如今战争年代，惊慌失措是最糟的事。”他接着说，“谁要是随便说了点什么，就会闹得满城风雨。你明白吗？”

“明白。我绝不扩散恐慌。”帅克说得到，也做得到。当店老板跟他聊天时，帅克说：“我的这位老兄说我们1点钟将到达皮塞克。”

“这么说你那位兄弟是休假？”好奇的店老板问班长。班长连眼皮都不眨一下，粗声粗气地说：“今天是他最后一天！”

“我们巧妙地把他对付过去了，”当店老板出去后，班长冲着帅克笑了说，“绝不能显得恐慌，现在是战争时期。”

班长在进这家路边小店时以为喝一两口并不碍事，他真是乐天派，由于他忘记这一两口的量是多少。他喝完第12杯后，便大声肯定说，3点钟以前，县宪兵大队长还在吃午饭，早去了也没有用，再说开始下大雪了。假如他们要在下午4点赶到皮塞克，时间还有的是。即使到6点钟，时间也是足够的。从天色来看，反正是得摸黑了。所以现在走也罢，晚走一点儿也罢，没有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什么区别。皮塞克跑不了。

“有这么个暖和的地方呆着，应该是我们的运气，”他做出了决断，“遇到这样的坏天气，呆在战壕里的那些家伙可比我们围着火炉要受罪多了。”

热气从古老的大火炉散发着手。班长断言：正如加利西亚那边的人们所说的，借助于各种品牌的葡萄酒和烈性白酒产生的体内热量能补充体外的热量。

在这家孤独的小店里，店老板藏有八种酒，在酒店屋内各个角落呼啸的风声中，他慢慢地品着酒，打发着无可奈何的寂寞与无聊。

班长一个劲儿地敦促老板与他齐头并进，不停地责怪他喝得太少。这显然不公平，因为老板已经醉得东倒西歪，站立不稳，一直要求玩“费布尔”（一种赌博性的扑克牌玩法），而且还硬说头天晚上听见东方有火炮声。班长冲他打了一个嗝，说：“别制造恐慌，看在上帝的份上。这方面上级有命……命令。”

接下来，他滔滔不绝地解释说命令即各种最新指令之集合。解释的过程中，几条机密指令被他泄露了。只是老板酩酊大醉，听不懂什么密令了，他惟一能声明的是：靠命令是打不赢仗的。

当班长决定与帅克该上路去皮塞克时，天已黑下来了。大雪纷飞，看面的路根本看不清楚。班长不住地唠叨：“照直走下去就会到皮塞克。”

他第三次这么说的时侯，声音已不是从路上而是从哪个低处传上来，因为他顺着斜坡上的积雪滑了下去，靠着他手中步枪的支撑，费了好大的劲才重新爬到大路上来。帅克听到他在自嘲：“像在溜冰场上溜冰一样。”过了一会儿，他的声音就听不到了。原来他又一次滑到了坡底。透过呼啸的风声传来了他的嚎叫：“我跌倒了！不好了！”

班长变成了一只辛勤劳作的蚂蚁，摔倒了，又倔强地攀爬上

来。

班长反复了五次到坡底的游览，当他再次回到帅克身边时，垂头丧气地说：“我差点儿就把你丢掉了。”

“不用担心，班长先生，”帅克说，“最好是把我们俩拴在一起，就谁也不会丢掉谁了。你拿着手铐吗？”

“每个宪兵都必须随身带手铐的。”班长一边在帅克身边跌跌撞撞地走着，一边使劲地说，“这是干我们这行的饭碗。”

“那咱俩就铐上吧，”帅克建议，“为何不试一试？”

班长熟练地一抖手，把手铐扣在帅克手上，把另一端扣在自己的右手腕上。这下他们像双胞胎一样连在一起，一路上磕磕绊绊地走着，再也分不开了。班长拖着帅克走过一堆又一堆的石子，他一摔跤，帅克也被带倒在地上了。这样一来，手铐就磨破了他们的手腕。班长终于说再也不能这样走下去啦，他得把手铐松开。班长费了好半天的劲也没能把套住他和帅克的手铐打开，他叹了一口气：“我们连着一起上西天吧。”

“阿门！”帅克补上一句。他们又继续着艰难的旅程。

班长的心情非常沮丧。他们历尽磨难，天黑后好久才到达皮塞克县宪兵大队。班长疲惫不堪，一屁股坐在台阶上说：“眼下情况不妙，咱俩谁也离不开谁了。”

情况果然很不妙。县大队副派人请来了大队长凯尼格。

大队长的第一句话就是：“对着我哈一口气！”

“现在我全清楚了。”大队长凭他那敏锐而富有经验的鼻子一下子就弄清了事情的底细，他一一数着说：“罗姆酒、波兰伏特加、‘鬼酒’、山梨酒、核桃酒、樱桃酒、香爽兰酒。”

“大队副先生，”他转身对他的部下说，“你看，我们宪兵绝不该是这个样子啊！做了这样的事就是犯了该上军事法庭受审判的罪行。居然把自己和犯人用手铐锁在一起！酩酊大醉，如同一头牲口样的爬来！解开他们的手铐！”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什么事？”大队长转身问班长，后者正在用没有扣上手铐的手臂向他行礼。

“报告大队长，我带来一份上报呈文。”

“对你的控告呈文会到法庭上去的，”大队长简单地说，“大队副，把他们两个都关起来，明天带上来提审。你把普津姆来的这份报告仔细看一遍，再送到我房间里来。”

皮塞克县宪兵大队长是好管闲事的人，对下属十分严厉，是十足的官僚。在他管辖下的各宪兵分队里，谁也说不得：风暴已平息了。这种暴风雨常常随着大队长签署的每一份公文卷土重来。这位大队长整天就是给全县发出各种各样的责难、训戒和警告。

自从爆发战争以来，浓厚的乌云总是笼罩在皮塞克县各宪兵分队的上空。

这是一种名副其实的恐怖气氛。官僚机构的响雷在宪兵分队长、班长、普通宪兵和幕僚们的头顶上隆隆地炸响。每桩一文半文的小事都要受到纪律的制裁。

“要想打赢战争，”他在视察各宪兵分队时说，“就得说一是一，说二是二，该怎么办就得怎么办。”

他总感到自己置身于叛逆之中，而且坚信县里每个宪兵不但都犯有由于战争而产生的良心上的罪过，而且在这非常时期都有失职的过错。

除此之外，从上头，就是从国防部往他这儿发的种种公文也压得他透不过气来。国防部的文件中指出：根据军政部的情报，从皮塞克县征来的士兵正在投向敌人方面。

上头催逼大队长对他的辖区内居民的忠顺程度严加注意，搞得人心惶惶。妻子送丈夫当兵去打仗，他就认为：那些丈夫向他们的妻子保证决不会为皇帝陛下而送死。

暗黄的地平线上开始出现革命的云霞。在塞尔维亚和喀尔巴

阡山，有好几个营投向了敌人，他们是第二十八团和第十一团的。而第十一团的士兵是来自皮塞克州和县的。在即将到来的革命暴风雨之前的闷热气氛中，从沃德尼亚尼来了一批手持人工制作的黑郁金香的新兵；从布拉格来的士兵们在经过皮塞克车站时，将皮塞克妇女劳军团体送到运猪车厢慰问他们的香烟和巧克力糖扔了回去。

在一个开往前线去的先遣营路过皮塞克时，有几个皮塞克的犹太人用德语高呼：“上帝保佑皇上！打倒塞族人！”结果这几个犹太人被狠狠揍了一顿，整整一个礼拜没敢上街。

这些插曲的发生显然表明，教堂里的风琴演奏“上帝保佑皇上”时，只不过是一种可怜的表面文章和随处可见的虚饰；与此同时，从各宪兵分队传来的对普津姆调查表熟悉的回答却是“平安无事，没出现任何反战宣传，居民思想状况属于一级一类，情绪属于一级二类。”

“你们根本不配当宪兵，只是一些乡村警察。”宪兵大队长在视察时经常这样叫骂，“你们不但没有百倍地提高警惕，相反正在逐渐地变成了一群愚蠢的畜生。”

得到这样的动物学发明后，大队长又补充说：“你们天天躺到屋里，心想：‘战争关我们什么事。’”

接下来，大队长列举出倒霉的宪兵职责，再宣讲一番当前的形势，以及怎样振作起来，把一切事情照该办的那样去办好。之后，他还要将旨在加强奥地利专制政权的宪兵队伍的完美理想进行描绘，再往下讲的就是种种威胁、纪律制裁、调离和训斥了。

这位大队长坚信：他站在这个把关的岗位上，正在保障着某种东西，而听命于他的所有各宪兵分队的宪兵却是一帮子什么都不干的自私之徒、无赖、骗子，他们只认得白兰地、啤酒和白酒。他们收入微薄，为了豪饮就受贿，慢慢地，可是肯定无疑地会毁掉奥地利。他惟一信得过的人就是他的下属——本县宪兵大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队的大队副。但是，就是这位大队副也常常在酒店里说：“今天又有一段我们那位老混蛋的趣闻……”

宪兵大队长把普津姆宪兵分队长的那份关于帅克的报告呈文仔细研究了一番。他的部下马铁卡大队副站在他的面前，心里暗暗诅咒：让大队长和那些报告见鬼去吧。免得把他拖住了，因为在下面的奥塔瓦有人正等着他去凑成一桌牌局。

“不久前我对你说过，马铁卡，”大队长说，“我生平见到的头号蠢货是普洛季维的宪兵分队长。可是从这份报告的呈文来看，普津姆的这位分队长比起他来只有过之而无不及。由酩酊大醉的混蛋班长押来的那个士兵根本就不是什么间谍，他们两个人拴在一起像两只狗一样。这肯定是普通的逃兵。你看，那个笨蛋写的报告废话连篇，连三岁的小孩都能一眼看出，那家伙写报告时也是醉得颠三倒四的。”

“马上把那个士兵带来。”他把普津姆送来的报告又仔细看了一会儿，说道，“我这辈子还没见过这么一大堆废话。这还不算，还派像他的班长这样的畜生送来一个嫌疑犯。这些人还不明白我的厉害，我要让他们知道知道。一天不挨我三次恐吓，他们还以为我好欺骗呢。”

大队长开始大谈起如今的宪兵对一切命令都持有抵触的情绪，一写报告就可看出，所有的宪兵分队长把一切都当做儿戏，把事情给搅和得乌七八糟的。

上面提醒这些宪兵分队长注意：不可排除有奸细在他们辖区流窜时，他们便开始大肆滥抓奸细。假如战争继续下去，他们那里准会变成一所巨大的疯人院。在办公室里，大队长派人给普津姆拍了一个电报，把那个分队长明天召到皮塞克来。大队长要把分队长在报告中一开头就写到的那个“重大案件”的提法从他的脑袋中给一笔勾销。

“你是从哪个团开小差的？”大队长直接就这样问帅克。

“我没有从哪个团开小差。”

大队长看了看帅克，只见他安详的脸上是那样的镇静，使得他不得不问：“这件制服你是如何搞到的。”

“每个士兵入伍时都可以领到一套制服，”帅克平静地微笑着回答，“我在第九十一团服役。我没有从那儿开小差出来，而是恰好相反。”

帅克把说“正好相反”的语气加得如此之重，使得大队长带着几分讥讽几分怜惜表情问道：“怎么个‘正好相反’法呢？”

“这件事简单极了，”帅克诚恳地倾诉说，“我是到我的团队去的。我正在找它，而不是从那儿逃跑。我只想尽可能快地赶到我的团队。当我知道我明摆着是离布杰约维策越来越远时，我都快急疯了。我想整个团队正在那儿等着我哪。普津姆的宪兵分队长在地图上指给我看，布杰约维策是往南走。他不仅没有把我送到那儿，却相反打发我往北走。”

大队长挥了挥手，那意思是：“这家伙还干过比打发人往北走更愚蠢的事情。”

“这么说，你找不到你的团队喽？”他说，“你去找过吗？”

帅克详细地向他说明了整个过程。他提到塔博尔和他要去布杰约维策一路上所有经过的地方：米莱夫斯科—克维多夫—伏拉什—马尔琴—戚若沃—塞德莱茨—霍拉日乔维采—拉多米什尔—普津姆—史捷克诺—斯特拉科尼采—沃里尼—杜布—沃德尼亚尼—普洛季维，最后仍旧回到普津姆。

帅克带着极大的兴致叙说着他与命运的搏斗，他是怎样坚韧不拔，历尽艰险，想尽办法到布杰约维策去找团队，但所有努力又是如何徒劳无益的。

帅克兴致勃勃地说着，大队长机械地用铅笔在一张纸片上画着好兵帅克在寻找他的团队时怎么也逃不出去的那个魔圈。

“这真是历尽了千辛万苦啊。”大队长颇感兴趣地听完帅克关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于走了如此长时间的路程仍找不到团队所带来的烦恼的故事之后，又说了这么一句：“你在普津姆转悠了一趟又一趟，一定很引人注意吧？”

“问题早就该解决了，”帅克说，“要是在那个倒霉的地方没有那个分队长先生。他不问我的姓名，也不问我们团队的番号。在他眼里一切都是怪事。他本该派人把我带到布杰约维策去，在兵营里人们就会告诉他我究竟是不是寻找团队的那个帅克，或者是什么可疑的人。要那样的话，现在我已经在团队里呆了一整天，正在尽我军人的职责了。”

“在普津姆，你为什么不说这是一场误会？”

“因为我看出来了对他说也没有用。正如维诺拉迪有一个叫拉姆巴的酒店老板所说的：一个人想要找他赊账买东西时，帅克耳聋得连打雷都听不见的时候有的是。

大队长稍加思考，决断就出来了：一个急于返回团队的人，并为此进行了这么一套循环的旅行，这真是人类最深堕落的兆头。他让办公室打出了如下的一件公文，此公文中遵照了所有公函的格式：

布杰约维策第九十一兵团团部公鉴：

随函送来贵团士兵约瑟夫·帅克，据彼称为贵团步兵，望查。我皮塞克县所属普津姆宪兵分队根据其行为，曾以潜逃嫌疑犯将其扣留。彼称正在前往贵团。此人身材矮胖，五官端正，眼呈蓝色，无其他显著特征。随函奉上附件乙壹号。系我大队为此人所垫付之伙食费用，请即赐转国防部。并恳开具接收此人收据公文。另奉附件丙壹号，系此人拘留时随身所携之官方分发物件清单，亦请开具收据，为荷。

帅克乘火车由皮塞克到布杰约维策的旅程既顺利又快捷。护送他的是一个年轻宪兵，是新手。他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帅克，

害怕得要命，惟恐帅克跑掉。一路上他都在想着一个难题：“我现在要是解大便或是解小便，那该怎么办呢？”

他是这样解决这个问题：接受帅克为大叔领他一块去那儿。在同帅克从车站到布杰约维策的玛利扬斯克兵营的一段路上，他神态紧张，眼睛盯着帅克，每到一处拐角或是交叉路口，他就假装随便的样子对帅克说，上级给押送人员发了多少颗子弹。对此，帅克的答复是：他相信任何一个宪兵是不会有在街上对人开枪的，以免造成不幸。

宪兵和帅克争吵着，不知不觉地到了兵营。

卢卡什中尉已在兵营值了两天的班。他坐在办公室书桌前，根本就没有料到突然之间帅克会被人连同押解公文一并带到他的面前。

“报告，长官。我归队了。”帅克敬着军礼，庄重地说。

当时，科恰特柯军士目睹了这一场景，事后他是这样对人描述的：帅克报告完后，卢卡什中尉跳了起来，双手抱着脑袋，向后倒在了科恰特柯身上。经过抢救苏醒过来之后，帅克还一直举着手在行礼，又重复了一句：“报告，长官。我归队了。”这时的卢卡什中尉，脸色惨白，用颤抖的双手拿起关于帅克的公文，签上字，叫大家都退出去，告诉宪兵说一切都办完了，然后把自己和帅克单独关在了办公室里。

帅克就如此这般地结束了向布杰约维策的进军。要是能让帅克有行动的自由，他自个儿是能走到布杰约维策来的，这一点不用怀疑。不管拘留帅克的机构怎么吹嘘是他们把帅克送到他服役的地点的，那只不过是一场误会而已。对于帅克的旺盛精力，锲而不舍的求战欲望，他们的所作所为恰恰起到了百般阻挠的作用。

帅克和中尉卢卡什两人的眼睛呆愣愣地对视着。

中尉眼里充满着非常可怕的绝望神色，帅克却温柔和善地望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着中尉，像是见到了他失而复得的情人一样。

办公室里寂静如坟场。走廊上能够听到有人来回踱步的声音。那是一个自觉的一年制志愿兵因为感冒而留在屋里，从他的噪音中可以听得出，他正在用鼻音吟诵着他熟记的东西：如皇室成员巡视要塞时该怎样接待等等。能清楚地听到他说的话：“高贵的皇上一走近要塞，所有的碉堡和要塞立即鸣礼炮致敬。指挥官则手持指挥刀骑马上前恭迎，然后在前面带路。”

“住嘴！”中尉冲着走廊吼道，“滚得远远地见鬼去吧！你如果要发烧，就回屋里去躺着。”

这位用功的志愿兵渐渐走远了，从走廊的尽头还传来他带有鼻音吟诵的微微回声：“指挥官敬礼之际，礼炮继续鸣放，到第三遍后，皇上就从车上下来。”

中尉和帅克仍旧互相对视无言。最后，卢卡什中尉用辛辣的讥讽口吻说：“非常欢迎你来到布杰约维策，帅克！该吊死的人决不会淹死。逮捕你的命令已经下达，明天你就到团部禁闭室去。我再也不用为你烦扰了，我跟你受尽了罪，我的耐心已经到头了。一想到我怎么会跟这么一个可恨的白痴在一起那么久……”他开始在办公室里来回走着，“不行，我受不了！我现在都奇怪我为什么不枪毙了你。枪毙了你又会怎么样？屁事没有。我还能得到解脱，你懂吗？”

“报告，长官。我完全明白。”

“别又耍你那一套混蛋蠢把戏，帅克，要不真的要你完蛋。这一次要你永远收起你的鬼把戏。你发疯发得越来越厉害，这次该你倒霉啦。”

卢卡什中尉搓着手说：“帅克，该结束了。”他回到桌前，在一块纸片上写了几行字，把办公室门口的卫兵喊了过来，命令他拿着便条把帅克带到禁闭室交给看守。

帅克被带走，穿过院子，中尉带着毫不掩饰的喜悦心情望着

看守把挂有黑底黄字“团禁闭室”牌子的门打开，看着帅克消失在这扇门里，过了一会儿，看守独自一人从里面走了出来。

“啊！谢天谢地！”中尉边想边叫道，“他总算是进去了。”

在玛利扬斯克兵营黑暗的牢房里，有一个胖乎乎的一年制志愿兵躺在草垫子上，他对帅克表示了热烈的欢迎。在这里他是惟一的囚犯，在这里已经闷了两天。帅克问他为什么被关起来了？他的答复是为了一点儿小事。因为喝醉了酒，有一天晚上在广场的拱门过道上错打了一位炮兵中尉一记耳光。实际上他并没有打着中尉，只是把他的帽子碰掉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那个炮兵中尉夜里刚巧站在拱门过道里，肯定是在等着跟妓女约会。他背对着这个志愿兵，样子很像志愿兵的一个朋友——名叫马德尔蒙·弗郎吉舍克的志愿兵。

“这小子真像他，”他对帅克说，“我轻轻地走近他背后，把他的帽子掀了下来，说：‘你好啊，弗郎吉舍克！’那混蛋真是蠢货。他马上吹响哨子，召来军警把我带走了。”

志愿兵承认：“在那场混战中，也可以给他几耳光，不过我想这于事无补，因为这事的起因是认错了人。他自己承认说我喊了：‘你好啊，弗郎吉舍克。’而他的基督教名是安东，这就很清楚了。惟一对我不利的事情是，我是从医院跑出来的，要是我的病员证暴露出

“我参军时，”他接着说，“首先在城里租了一间房子，我尽办法让自己患上风湿病。连续三次，我喝得大醉躺在城外一条水沟里，天下雨时，我就脱下靴子，都没有用。后来在冬天的夜里，我又到马尔夏去洗了整整一个星期的冷水澡，可是，我得到的却是恰恰相反的效果。老兄，你要知道我变得结实极了。我可以我住的房子外面院子里的雪地上躺上一整夜，到了早上屋子里的人把我叫醒时，我的两只脚热得就像穿了毛毡鞋一样。我想，至少得上咽喉炎也好啊。可还是什么病也没得上。就连他妈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的淋病都没染上。我天天逛窑子，有几个同事得了睾丸炎，还做了开刀切除手术，而我抵抗力始终很强。真是不幸呀！老弟，有一天，我在‘玫瑰’小店里认识了一个从赫卢博卡来的伤残士兵，他叫我星期天到他那儿去一趟，说保证让我的腿第二天就会肿得跟水桶一样。他家里又有针又有注射器，我真的给弄得几乎不能从赫卢博卡那儿回来了。这个大好人总算是没骗我！我终于得了肌肉风湿症。我被立刻送进了医院——万事就如意啦。后来我又碰到一次好运气，我的姐夫马萨克大夫从日什科夫调到布杰约维策来了。我能在医院里呆这么久的时间，这真该好好谢谢他。要不是我自己在那个‘病历手册’上把事情搞坏的话，他甚至可以保我在那里混到由于身体不适的理由而退役。我想到的点子倒是很不错，第一流的。我搞到一本很大的病历册，在上面贴了一个标签，标签上写着‘第九十一团病历本’，把病历本上的各栏都填好，写了个假名字，填上体温和病名。每天下午医生查完病房后，我就拿着病历本大摇大摆地进城去。医院大门口守卫的是后备兵，从这点来说，我也是完全有把握的，我向他们亮出本本，他们还向我敬礼。随后我就到税务局我的一个熟人那儿去换上便服，来到酒店，与我的一帮子老熟人大扯起叛国话语。后来，我的胆子大了，嫌麻烦，连老百姓的衣服也不换，干脆穿着军装逛大街，进酒店，到第二天早上才回到医院爬上我的床位。要是夜里巡逻队把我拦住，我给他们看看‘第九十一团病历本’，就再也没有人说什么是了。在医院大门口，我也是不哼不哈地把我那个本子给他们一看，就总能平安地回到我的病床上。我的胆子越来越大，我想谁也不会怎么着我，于是就发生了半夜在广场拱门过道里那件要命的错误事情。这事充分证明了任何一棵树也长不到天上去。老弟，骄者必败。人生如梦，荣誉不过是过眼烟云，伊卡洛斯也还是烧掉了自己的翅膀。有的人想当伟人——他只不过什么也不是。老弟，不要相信碰巧，一早一晚都要敲打自

己、提醒自己，谨慎是勇气之本，什么事情一过头就必有害，暴饮狂乐必然引发道德上的败落。这是自然的规律，朋友。我想只能怪自己把事情弄坏了，我本能列入不适应战斗兵役的，也本不该被列为三级三类，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否则我本可以呆在后备部队的办公室里，可是我的不慎砸了自己的锅。”

志愿兵庄严地结束他的忏悔说：

“迦太基毁了，尼尼韦也只剩下一堆废墟。然而，朋友，我要振作起来。别让他们以为把我送上前线我就会放一枪一弹。上告团部！开除出校！皇帝和国王陛下的愚侏症万岁！我为什么赖在他们的学校里吃苦受罪，参加他们的什么考试？什么后备军官，准尉，中尉，上尉！我考它个屁！军官学校！怎么给留级生上课！军队都涣散了！步枪该挎到左肩还是挎到右肩？班长有几颗星？查一查后备兵是什么意思！我的老天爷！连一根烟都抽不上，伙计！要我教你如何往天花板上吐唾沫吗？你瞧，就这么吐：吐的时候心里默默想着你的心愿，那你就准能实现。你要是喜欢喝啤酒，我劝你喝那个罐子里蛮不错的水；你要是饿了，想吃点儿什么东西，我劝你到‘市民俱乐部’去。我还要建议你写诗来解闷。我已在此写了一首长诗：

看守在家吗？

小伙子昏睡正酣。

在司令部传来命令说

战场上完蛋之前

我们要继续冲锋。

在此为抵挡敌人偷袭

他用床板构成工事。

工事构筑得顺畅又迅速，

随即顺口把歌唱：

‘奥地利帝国永不落，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上帝授予帝国威力与荣耀。’

“你瞧，老弟，”胖墩墩的志愿兵接着说，“到底谁还敢说我们可爱的君主制在老百姓中失去了尊敬。这儿就有一名囚犯，虽然没有烟抽，等待着军法处的惩罚，却做出了怀恋皇室的最好榜样。在他的诗歌里表达了他对四面受到敌人威胁的祖国的敬意。他的自由失去了，可是从他的嘴里却编出了对皇上忠诚不渝的诗句。Morituri tes a lunt Caesar！（赴死者向您敬礼！凯撒！）死者向您敬礼，凯撒！然而，看守是混蛋，在这儿干事的是一帮无赖。前天我给他五个克朗，要他给我买点香烟，可是这个兔崽子今天早晨对我说，这儿禁止抽烟，说是如果 he 要是照我说的去做，也会跟着陷入麻烦之中。还说等到他发饷时会还给我那五克朗的。是啊，老弟，我现在是什么都不相信了。最响亮的口号也变了调子，连犯人的东西也打劫！这家伙还整天喝道：‘哪儿歌声嘹亮，哪儿睡觉香甜！邪恶的人不会把歌唱！’这个无赖，蠢货，恶棍，叛徒！”

至此，志愿兵才问帅克犯了什么法。

“你要寻找你的团队？”他说，“那倒是有几分刺激。塔博尔、米莱夫斯科、克维多夫、伏拉什、马尔琴、戚若沃、塞德莱茨、霍拉日乔维采、拉多米什尔、普津姆、史捷克诺、斯特拉科尼采、沃里尼、杜布、沃德尼亚尼、普洛季维，又到了普津姆、皮塞克、布杰约维策。一条布满荆棘之路啊！明天你也要到团部去交待问题？兄弟！咱们刑场上见吧。我们的施诺德上校又有高兴的事可干了。你简直不可想象他一看见团里出了什么事他那气疯了的样子。他简直像一条疯狗似的在院子里上蹿下跳，吐着长舌头跟一匹垂死的老馱马一样。

“听他的那些话，他的那些警告吧！他嘴边白泡直翻，像一头淌着口水的骆驼。他罗嗦起来就没个完，叫你感到整个玛利扬斯克兵营马上就要塌了。我很了解他，因为我向他交待过一次问

题。那次是因为裁缝没有按时把我的军服做好，我只好脚穿高统鞋，头戴高礼帽。作为一年志愿兵军校毕业生的我就这身穿戴加入了操场上队列操练的行列。我站在队伍左侧，跟着别人一起行走。施诺德上校骑着马冲着我跑来，几乎要把我撞倒。‘去你妈的，’他用德语咆哮着，吼得连远在舒马瓦山都听得到。‘你在这儿干什么？你这个臭老百姓？’我礼貌地回答他说我是一年志愿兵，是来参加操练的。可惜你没看到他那副嘴脸！他唠叨了半个小时，后来发现我戴着高筒礼帽在行礼，他的惟一反应是高声叫着要我第二天到团部去交待问题，随后他十分生气地骑上马，像疯子一样，天知道他向哪儿冲去了。但是，没过多久，他又骑着马跑回来了，又是吼又是叫，捶着胸膛，命令我滚出操场到禁闭室去。在团部，他罚我关两个礼拜的营房禁闭，要我穿上一套从仓库找来的破衣服，威胁说要把我的军阶取消。

“‘一年制的志愿兵，’笨蛋上校扯着嗓门说，‘这是一种高尚的荣誉，是光荣、军衔、英雄的起点！一年制志愿兵沃尔达特在经过一般考查后晋升为班长，他自动要求上前线，活捉了15名敌兵。在押解俘虏时，他被炮弹炸得粉碎。五分钟后，下来了一道命令，提升沃尔达特为初级军官。你也可能指望有同样光荣的前途，升级、奖赏。你的名字本可以载入我们团的荣誉册的。’”

这位志愿兵吐了一口唾沫说：“你看，老弟，天底下竟生就了这样的蠢货。我才不在乎一年制志愿兵的军阶和他们能给我的所有待遇呢。‘先生，您是白痴。’说得有多好听，称呼：‘先生，您是……’而不是粗俗地直呼：‘蠢猪！’死后还给你一枚大银质勋章——皇帝陛下和国王陛下都是戴星或不戴星的死尸的制造者。随便一头公牛都比我们命强一些。事先不让人家上练兵场去打靶，而是直接送上屠宰场。”

胖子志愿兵翻滚到另一张草垫子上，又说：“肯定地说，这些事总有一天是会了结的。这种情况也维持不了多久。使劲往身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上添荣誉，最后，终会垮台的。我如果上前线，我就要在列车车厢上写下这么一句：

你们的躯体将去肥地，
八匹马或是四十八只脚。

禁闭室的门开了，看守走进来，送来四分之一份士兵口粮和一点儿清水，供他们两人吃喝。

志愿兵躺在草垫子上，并不欠起身子，对看守说：“探视犯人是多么美好和崇高啊，第九十一团的圣·阿格涅斯！欢迎你，心底充满同情的仁慈天使。你被饭菜饮水的重荷而压弯了腰，为的是减轻我们的痛苦。我们将一辈子也忘不了你对我们的慈悲。你是我们黑牢里明亮的阳光。”

“到团部交待问题时，你很快就会忘掉你还会开玩笑的。”看守咕哝着说。

“别神气，你这可怜的老仓鼠！”志愿兵躺在床板上回答说，“你最好告诉我们，如果你不得已要关押10个一年制志愿兵，你该怎么办？别做出一副傻瓜相，你这个玛利扬斯克兵营的监狱看守！你会关20个，放跑10个，你这只老仓鼠。我的老天爷，让我当了军政部长，我要你给我上前线！你明白不明白，入射角等于反射角？我只要求你一件事：请你在宇宙间给我一个牢固的支点，我就把你连同整个地球给撬起来。你这个自大的白痴！”

看守气得眼睛直鼓、身子发抖，把门“砰”的一声关上走了。

“应成立一个反看守互组会，”志愿兵一边讲，一边把那块面包公平地分成两份，“根据监狱规则第十六条，囚犯在判决之前均应享有士兵全部份额的口粮。然而这里实行的是强盗的法律：谁能抢先吞掉囚犯的份额，谁就抢先干。”

帅克和志愿兵坐在板床上啃着士兵面包。

“从看守身上你可以清楚地看出战争是如何使一个人变得野

蛮残忍起来的，”志愿兵继续发表他的感想，“我们这位看守在参军之前肯定是有理想的年轻人，是长着满头金发的天使，温柔，仁慈，保护不幸者，爱打抱不平，每逢家乡的狂欢节为姑娘们而奋不顾身地打斗。毫无疑问，我真想抽他一大耳光，把他的脑袋抓住往床板上撞，把他倒扔进粪坑，老弟，这也是军队这个行当如何使人的理智变得彻底野蛮残忍的又一证据。”他唱了起来：

即使魔鬼也吓不倒她，

可偏偏一个炮手遇上了她……

“亲爱的朋友，”他继续说，“我们要是对我们可爱帝国的各个方面来考虑这一切的话，我们一定不可避免地得出这样的结论：现在的局势就跟普希金的伯伯的事儿一个样。关于这个伯伯，普希金写过：由于他是一个垂死的鸭子，什么事也不做，只是唉声叹气不停地想，哪一个时刻你会被魔鬼带走！”

门上的钥匙又咔咔响了，过道里的油灯被看守点着了

“黑暗中的一线光明！”志愿兵叫了，“文明进入了军队！晚安，看守先生！向所有长官致敬，祝你做个好梦。或许你梦见已还给我五克朗了，就是我请你帮我买烟，你拿去买酒为我的健康干杯的那五克朗。甜蜜的梦想，老怪物！”

只听见看守在咕哝着关于明天团部审判的事。

“又只剩下我们，”志愿兵说，“现在我要用睡觉前的这一点时间，讲一讲军士和军官们动物学知识增长的情况。为了把新的战争活物和具有军事觉悟的佳肴投入大炮的炮膛之中，就需要熟读自然史和科威出版的《经济繁荣的源泉》一书。那本书上每一页都谈到了牛、小猪、大猪。然而最近我们注意到，咱们进步的军界对新兵采用了新的名称。在第十一连，阿托夫班长用的字眼是‘瑞士山羊’；一位来自卡什巴尔斯克的德国小学校长米勒上士，把新兵叫做‘捷克臭猪猡’；苏德罗姆军士长则称新兵是‘牛蛙’，‘约克小肥猪’。他同时还保证：他能把每个新兵给加工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成型。他表现出行家里手的样子，仿佛他是出身在一个畜牧屠宰世家。我们的长官就是这样通过某些特殊的手段尽力激发新兵对祖国的热爱，就如围着新兵咆哮、狂跳、怒吼着，就像非洲土人准备剥掉无辜羚羊的皮或者准备将传教士就餐用的猪腿加以熏烤时发出的狂叫。当然，这些字眼是不会用在德国人头上的。假如苏德罗姆军士长一提到‘一帮肥猪猡’时，他总是即刻加上‘捷克的’，以免伤害了德国人，认为是指他们自己。在这种时候，第十一连所有的士官都鼓起眼睛，像一条可怜的狗，因为贪婪，在吞吃一块浸满油的海绵布丁，卡在喉管里下不去时的惨状。有一次，我听到米勒上士和阿托夫班长的谈话，谈的是关于自卫军士兵训练的下一步程序问题。在这个谈话中特别突出了这几个字眼：‘几耳光’。起初我以为他们之间在争吵，德国军队的一致性发生了动摇呢，但是我大错特错了。他们事实上讲的仅仅只是普通士兵的问题。

“阿托夫班长小心谨慎地教训对方说：‘这些捷克猪崽要是在你叫了50声后还直挺挺地立着像蜡烛时，那光给他几耳光是不够的。你应一只手朝他肚子上狠揍一拳，另一只手把他的帽子拽到耳朵根，对他说‘向后转’，等他一转身，朝着他屁股踢上一脚，你就会看见他是怎样卧倒的，也会看见达乌埃林准尉开心的大笑。’

“啊，老弟，我一定得给你讲讲达乌埃林的事情，”志愿兵接着往下说：“第十一连的新兵讲起他来，就跟墨西哥边境附近一个农场的那个孤老太婆叙说某个闻名的墨西哥大盗一样。达乌埃林的名声是吃人魔鬼，是来自澳大利亚部落的类人猿，这种部落常常把落到他们手中的别的部落的成员生吞活剥地吃掉。他的生平很奇特。他刚生下来没多久时间，保姆抱他的时候把他给摔了一跤。小达乌埃林的脑袋狠狠地撞了一下，至今还可看见头上扁平的一块，就像彗星撞在北极上那样的痕迹。大家都怀疑他还能

有什么用，就算他能从严重的脑震荡伤活下来。惟独他那当上校的父亲却不这样认为，他坚信这点儿小事完全没关系，因为，实际上，小达乌埃林长大后就会到军队做事。小达乌埃林在家庭教师辅导下费了很大的力气读完了初级技术学校四年级后进入了海因堡军校。为此，第一个家庭教师急成了少白头，疯了；第二个家庭教师在绝望之余，打算从维也纳的圣·斯特凡塔上跳下去。在军校，校方根本就不重视入学前的教育，因为那些东西对于做一名奥地利现役军官来说是用不着的。军事教育的理想是进行普鲁士或士官训练。教育可培养高尚灵魂，然而这在军队里不需要。当军官越野蛮越好。

“在军校，每一个士官生好歹都能对付下来的科目对于达乌埃林来说学起来确实费劲。他幼年时头部受伤所留下的痕迹在军校里也可以看得出来。”

“考试回答问题时他形象地描述他那不幸的事件，联系到他的愚蠢，他的回答还不错，并被认为是迟钝和混淆的典型例子。因此军校的教官只能称他为‘我们的笨朋友。’他的愚笨叫人觉得最大的希望或许只能在几十年之后才能进入特列济安军事学院或者军政部。”

“爆发战争时，所有年轻的士官生都当上了准尉，达乌埃林也被列入了海因堡军校士官生晋升的名单。就这样，他来到了第九十一团。”

志愿兵停顿了一会儿，又继续说：“军政部出了一本小册子《训练与教育》。达乌埃林从这本书里读到‘对士兵必须采用恐怖手段，训练的成绩总是成功的。’士兵们为了不听他的吼叫，就整排地递上病假单，但是这种做法也不成功。谁要报告病假，就会受到三天的‘严厉’处罚。你知道三天‘严厉’处罚意味着什么吗？白天你被赶到操场训练一整天，晚上再把你关起来。这么一来，在达乌埃林的连里再也没有一个士兵敢请病假了。谁请病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假谁就等于蹲监狱。达乌埃林在上操时总是拉起兵营长官那种不紧不慢的调门，以‘猪猡们’开始；以稀奇古怪的动物学上的术语‘猪猡式的狗’结尾。但是与此同时，他自己却是自由散漫分子，也给士兵留下选择的自由。比如，他会说：‘你想要哪一样，笨象，是让鼻子挨几下呢还是三天的严厉？’要是有人选了‘严厉’，鼻子上照样还是要挨两下子。对此，达乌埃林附加上的解释是：‘胆小鬼，担心鼻子挨揍啊？要是以后重型炮弹来了你怎么办？’

“有一次，一位新兵的眼睛被他打坏了，竟用德语说：‘嗯，跟一个畜生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反正迟早该死。’康拉德·冯·霍林多夫元帅也这么说过：‘所有当兵的迟早都得死。’

“达乌埃林最喜爱用的，最有效的一个手法是对捷克士兵训话，讲述奥地利的军事任务，同时也解释了军事教育的总原则，即从‘脚手铐’到绞刑或枪决。初冬之时，我还没有进医院，我们在第十一连旁边的操场上训练。休息时，达乌埃林对捷克新兵讲了话。

“‘我知道，’他开口说，‘你们都是些无赖，必须把你们脑袋里一切捷克式的愚蠢想法给敲打出来。带着满口的捷克话，就是连绞架你们都走不到。我们的最高统帅也是德国人。你们听着：哎！立即卧倒！’

“大家都卧倒在地，而达乌埃林在他们面前踱来踱去，继续训话。听到‘卧倒’的命令就得‘卧倒’，你们这帮土匪，就是在稀泥里有刀割你们，也得倒下。‘卧倒’这个口令在古罗马时代就有了。那个时候，每个从17岁到60岁的人都得参军，在军队里服30年兵役，在兵营里不允许像猪猡似的游手好闲。那时候军事用语和口令是全军统一的，要是有人尝试讲伊特拉斯卡语，那些罗马军官就要让他们见鬼去。我也要你们大家都用德语回答问题，而不是用你们那些乱七八糟的话语。你们瞧，躺在稀

泥里是多舒服，要是有人不愿继续躺下去而要企图站起来的话，那就好好想一下后果吧。我会如何呢？我就把他的嘴巴一直撕到耳朵根，因为他的这种行为属于不服从命令，属于叛乱、对抗、违反正规军人的职责、破坏制度和纪律、无视兵役法规。等着这种家伙的只能是绞架，并丧失他的尊严和人权。’”

志愿兵沉寂了一会儿，想把兵营里的情形描述一番，便继续说：

“事情发生在阿达米契卡当大尉的那一阵子。大尉是极其冷酷无情的人。坐在办公室里，他经常两眼发愣，像痴呆病人盯着前方，那神情好像在说：‘我太操心了！’在营里的报告中，天知道他在想些什么。有一次，第十一连的一名士兵到营里告状，说达乌埃林准尉一天晚上在街上叫他‘捷克猪猡’。这名士兵在参军前是书籍装订工，是有民族自尊感的工人。

“阿达米契卡大尉小声地说（因为他一贯轻声讲话）：‘事情就是这样的嘛，他晚上在街上是那样叫你的。我们还得查一查你是否经过允许才出兵营的。解散！’过了些日子，阿达米契卡大尉召去那个告状的人，‘已经查得水落石出了，’又是轻声地说，‘你那天得到许可离开兵营到晚上10点钟，所以不惩罚你了，解散！’

“在那之后，老弟，人们说阿达米契卡大尉还算是讲公道的。结果他被派遣上了前线。他的职务由文策尔少校接替。当人们一激起民族冲突这样的事，文策尔少校简直就是魔王。正是他继承了达乌埃林准尉的衣钵。文策尔少校的老婆是捷克人，他最怕的是民族纠纷问题。几年之前，他在古特纳山当大尉时，有一次喝醉了酒，在一家旅馆骂一个招待并叫他‘捷克恶棍’。请注意，在公共场合文策尔少校就像在家里一样只讲捷克话，他的几个儿子也学捷克文。但是，他的那句骂人的话一出口，地方的报纸就给登出来了。后来有一个议员在维也纳议会上就文策尔少校在旅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馆里的行为提出了疑问。这一来他就倒了大霉，因为当时正在审议军队的预算，辩论之中杀出了一个来自古特纳山的醉鬼文策尔大尉的事件。”

“后来文策尔少校了解到，所有这一切都是由那个一年制志愿兵出身的西特柯准尉做的手脚，这件事是被倔捅到报纸上去的，因为他当时与文策尔之间早就不和。那是在一次聚会上，当着文策尔的面，西特柯发表了一番宏论，说是只需要欣赏欣赏大自然，观察一下云彩是怎样笼罩地平线，高山是如何耸入天空，听一听林中瀑布的轰鸣和鸟儿的歌唱就足够了。

“西特柯见习准尉说：‘只要想一想和绚丽的大自然相比，任何一个大尉又算得了什么呢？跟见习准尉一个样，一文不值。’”

“因为当时所有的军官都酩酊大醉，文策尔想把这个可怜的哲学家西特柯像对待蠢驴一样地狠揍一顿。这样，他们的隔阂就加深了。一有机会，文策尔就设法刁难西特柯，而且越来越甚，因为西特柯的那句话成了口头禅。

“‘与大自然的绚丽相比，文策尔算得了什么？’这句话成了整个古特纳山的名言。

“‘这个混蛋！我要把他逼得上吊！’文策尔常常这样说。可是西特柯退役了，继续学他的哲学去了。但是，从那时起，文策尔少校对所有的青年下级军官就很凶了。在他暴跳如雷的时候，连中尉都吓得不知所措，就更不用说那些士官生和准尉了。

“‘我要把他们当臭虫一样地捻碎！’文策尔少校说。要是哪个准尉为了一点儿鸡毛蒜皮的事也派人到营部告状，那他准倒霉。在文策尔少校的眼里，只有重大而又吓人的过失才值得他过问：比方说，火药库的士兵站岗时打瞌睡，或者干了更吓人的事，又比如士兵在夜里翻爬到利斯柯兵营的围墙时在墙头上睡着而掉下来让巡逻兵或炮兵抓获。总之，必须是玷污团队名声的恶性事件。

“‘我的老天爷！’有一次我听见他在走廊里大声嚷嚷，‘他已经是第三次被巡逻队逮着了，快把这小爬虫扔进牢房！得把这杂种赶出团队，遣送到辎重队去拉粪，他就不会跟他们打架了。这不能算是士兵，这些狗东西，他们只配扫大街。饿他两天！拿掉他的床垫，关到单人禁闭室里，什么毯子也别给他，混账东西！’

“现在，你想象一下，老弟，这位少校一到任，那个白痴准尉达乌埃林就追着一个士兵到营部来告状，说他在星期天下午带着一位小姐坐马车横越广场时，这个士兵故意不向他行礼。后来听士官生们说，这次到营部告状情形跟上次的一样。营部办公室的军士长拿着登记的文件跑到走廊里去了，文策尔少校冲着达乌埃林又是喊又是叫：‘下次再不要如此胡闹！真是他妈的活见鬼！我不准你们这样！明白吗，准尉先生，到营部来报告是什么意思？到营部报告决不是赴什么周末宴会！你坐马车逛广场，他怎么就该看见你呢？难道你不知道，你自己也是这么教的：向你正面相遇的军官敬礼？这并不意味着士兵就得像陀螺旋转着脑袋去寻找一个驾着马车跨越广场的准尉先生。你老老实实闭上嘴巴！到营部来报告是严肃的事情。倘若士兵向你申辩他没看见你是因为在那个时候他正在向我敬礼，脸冲着我，眼光转向朝我的方向，你明白吗，向着文策尔少校，要是士兵说他不可能看见他身后拉着你的马车，我想你应该信任他。以后可再也别拿这等琐事来烦我了。’

“从此达乌埃林就变样了。”

志愿兵打了个哈欠：“上团部之前，我们得把觉睡足。我只是想把团部里的内幕告诉你一点儿。施诺德上校并不欣赏文策尔少校。他真是怪人。而负责志愿兵学校的扎格纳上尉却把施诺德看成是真正的军人典范，尽管世上没有什么比可能不得不上前线更叫施诺德上校感到害怕的。扎格纳是大滑头，跟施诺德一样不喜欢后备军官，把他们叫做‘臭老百姓’。他把志愿兵看作野兽，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要把他们变成军事机器，给他们的衣领绣上五星，送到前线去替那些出类拔萃的军官挨枪子儿，好把替下来的军官保存下来做种子。”

“总之，”志愿兵把身上的毯子拉了拉说，“军队里的什么东西都散发着腐臭味道。到现今为止，那些瞪大眼睛的伙计们还没有醒悟过来。他们睁开两双大大的眼睛，任人送上前线被切剁成碎片，如果挨了枪子儿，也只是轻叫一声‘妈呀！’根本不存在什么英雄，有的只是供人宰割的畜口和参谋总部里的屠夫。不过归根结底，每个人都会起来造反，那将是一场真正的大混战。军队万岁！晚安！”

志愿兵安静下来了，在毯子里翻着身体，问道：“你睡着了吗，朋友？”

“没睡着，”躺在另一张板床上的帅克回答，“我正在想一件事。”

“什么事啊，朋友？”

“我在想一个名叫姆里契柯的细木匠得到的那枚大银质勇敢奖章。他住在维诺拉迪的瓦沃洛瓦街上。在战争开始时，他是全团第一个被炮弹炸断了腿的人。他装了一条假腿，开始到处吹嘘他的奖章，说他是团里在战争初期第一个残疾。一天，他来到维诺拉迪的‘阿波罗’酒店，和屠宰场的几个屠户吵了起来。在后来的打斗中，他们把他的假腿卸下来，用它敲打他的脑袋。那个扯下他假腿的人不知道这是假腿，吓得晕了过去。在警察局里，他们又给姆里契柯装上了他的假腿。可是从那以后，姆里契柯对那枚表彰他勇敢的大银质勇敢奖章大为气恼，到书铺去要把奖章典当。在当铺，他同他的奖章一块儿被抓，这给他带来了一些麻烦。一个专门审讯残废军人荣誉的法庭负责判他的案子。结果，判决没收他的银质奖章，后来连他的假腿也收回去了……”

“那为什么呢？”

“很简单。有一天，他那里来了个一个委员会的人，通知他说他不配用假腿，接下来他们卸下螺丝，取下假腿扛上就走了。”

“哦，”帅克接着说，“还有一件挺高兴的事。有些在战争中阵亡的人的亲人突然收到一枚像那样的奖章，并附有一封函件说，这勋章是授给他们的，让他们把奖章挂在显眼的地方。维舍堡的波热捷霍夫街上有一位脾气急躁的前辈，以为这是当局跟他开玩笑，就把奖章挂在了厕所里。有一个警察与他共用这间设在过道里的厕所，于是告他犯有叛国行为，这可怜的家伙可就倒霉了。”

“由此可见，”志愿兵说，“一切生命如草芥，一切人类的荣誉也如草芥。维也纳出版了一本《志愿兵日志》，那里面有一首译成捷克文的绝妙好诗：

从前有个志愿兵，
英勇为国把命献。
如何尽忠为祖国，
他给来者树典范。
躯体运送上炮架，
荣誉勋章系胸前。
亡灵归来复王令，
祈祷安魂升上天。

“因此我想，”志愿兵沉默了一会后说，“我们的尚武精神正在衰退。为此我提议，老弟，让我们在这夜色的黑暗之中，在这牢房的寂静之中，唱支炮手雅布尔克之歌吧。这将鼓舞我们的战斗勇气。可是我们得尽量放开嗓门使劲唱，让整个玛利扬斯克兵营都听见。因此，我们站到门口去吧。”

不多一会儿，吼声从牢房里发出了，这强劲有力的吼声使得走廊里的窗户玻璃颤抖起来：

他屹立在大炮旁，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把炮弹不停地装、装、装；
他屹立在大炮旁，
炮弹一发一发进炮膛，
炮声隆隆战斗酣，
炮弹倾泻炮手双臂断。
他坚守岗位在炮旁，
炮弹不停装呀装，
泰然自若坚守大炮，
炮弹出膛再上膛！

脚步声和人声从院子里响起来。

“是看守，”志愿兵说，“跟他一起来的是今天值班的贝利康中尉。他是后备军官，是我在‘捷克俱乐部’的朋友。他入伍前在一家保险公司当统计。从他那儿我们能搞到香烟抽。咱们接着吼吧！”

吼出的歌声又飘出牢房：“他屹立在大炮旁……”

牢门开了。显然是因为值班军官在场，看守变得狠了起来，他粗野地嚷道：

“这里不是牛栏马棚！”

“很抱歉，”志愿兵回答说，“这儿是鲁道尔夫分院为囚犯在举行音乐会。刚刚演完第一个节目：《战争交响曲》。”

“别胡闹。”贝利康中尉装出严厉的样子说，“我希望你们知道：你们该在九点钟上床睡觉，而不是大吵大闹。你们的音乐节目远在广场都能听到。”

“报告，中尉先生。”志愿兵说，“我们排练得还不够好，要是有什么不够谐调的话……”

“他每天晚上都这么吼，”看守努力要激起这位军官去整治自己的对头，说，“完完全全丧失了理智。”

“中尉先生，”志愿兵说，“我想跟你单独谈一下，让看守在

门外等着。”

要求得以实现，志愿兵亲热地说：

“来吧，给点烟抽抽，弗兰塔……”

“‘运动’牌的？你当中尉的就没有好一点的？那好吧，临时对付对付，多谢了。再给几根火柴。”

“哼，‘运动’牌！”在中尉走了之后志愿兵有点瞧不起地说：“一个人在最困难的时候也要把他的胸膛挺起。抽一支吧，朋友，晚安了。明天等着我们的是最后审判。”

志愿兵在入睡之前也忘记再唱一曲：“高山峡谷和悬崖，都和我是好朋友；我们一度心爱的这一切，再也不能够挽留。可爱的姑娘……”

施诺德上校被志愿兵描绘成恶汉，那是错误的，因为施诺德上校还是有几分正义感的。这正义感表现得最明白的时候是在他同他的伙伴们一起开心地在饭店里度过的晚上。可是，要是过得不高兴呢？

就在志愿兵对兵营内部的情形给予毁灭性的抨击时，施诺德上校正和军官们坐在饭店里，听着一个从塞尔维亚回来的、伤了腿的（牛顶伤的）克莱奇曼中尉瞎吹。他在讲述从他任职的参谋部所见到的向塞尔维亚阵地进攻的情况：

“瞧，现在他们跳出战壕，整整爬行了两公里，翻越了铁丝网，向敌人扑去。他腰间别着手榴弹，头戴防毒面具，端着步枪，准备开火，准备进攻。子弹‘嗖嗖’呼啸而过。跳出战壕的士兵，倒下了一个；工事旁边的士兵倒下一个；第三个士兵冲出几步后也倒下了。可是战友们疾呼着‘乌拉’，冒着浓烟炮火继续前进。敌人从战壕、从弹坑、从四面八方向我们射击，用机关枪扫射。士兵们又倒下了。一小队士兵试图攻下敌人机枪阵地，一些士兵倒下了，另一些冲上去。乌拉！一个军官倒下，听不见枪声了，可怕的事情正在酝酿着。又一个小队的士兵倒下了，只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听见敌人的机枪哒、哒、哒，……又倒下了……对不起，我讲不下去了，我醉了

腿受伤的军官沉默了，愣愣地坐在椅子上。施诺德上校和善地微笑着，听着对面的斯比罗上尉挥拳擂着桌子像跟谁吵架似的东一句西一句地说着废话，谁也无法猜出他到底想说些什么：

“请你们认真想一想，我们充分动员了奥地利义勇枪骑兵、奥地利义勇兵、波斯尼亚步骑兵、奥地利步骑兵、匈牙利步兵、狄罗尔皇军、波斯尼亚步兵、匈牙利骠骑兵、匈牙利国防义勇骠骑兵、猎骑兵、龙骑兵、枪骑兵、炮兵、辎重队、工兵、卫生兵、海军。明白吗？比利时呢？第一批和第二批应征的部队参加作战行动，第三批主管后方的后勤工作……”

斯比罗上尉往桌子上捶了拳，说：“和平时期由后备兵执行国内的勤务。”

在他旁边的一位年轻军官为了让给上校留下好印象——他是坚强刚毅的军人，便提高声音对他旁边的人说：“该把那些痼病鬼送上前线，这对他们有好处。再说死掉这些病号总比健康人死掉要强得多。”

上校微笑了。但他忽然皱起眉头，转过身对文策尔少校说：“我很奇怪为什么卢卡什中尉老是躲着我们？自从他到这儿后，他一次都没有跟我们一块儿呆过。”

“他在写诗呢，”扎格纳上尉用嘲讽的口气说，“他刚到这里就爱上了在剧院里认识的工程师史瑞特的太太。”

上校紧锁眉头望着前面说：“听说他会唱‘顺口溜’。”

“是的。他在士官学校里时就经常用‘顺口溜’逗我们开心，”扎格纳上尉回答说，“他有许多笑话故事，听起来过瘾极了。可是他为什么不肯参加到我们一起，我就不清楚了。”

上校难过地摇摇头说：“如今再也没有当年我们军官之间的那种友情精神了。在过去，我记得我们每一个军官都想方设法在

军官俱乐部让大家娱乐开心。记得有一次，一个叫达克尔的中尉脱得一丝不挂，趴在地板上，把一条青鱼尾巴塞在屁股缝里，给大伙表演美人鱼公主。另一个叫谢斯纳尔的中尉会扇耳朵，学马嘶叫，模仿猫的‘咪咪’叫和蜜蜂的‘嗡嗡’声。我还记得斯柯达上尉。如果我们愿意，他就把三姐妹带到俱乐部来。他把她们训练得跟狗似的，把她们往桌子上一放，她们就立刻开始当着我们的面脱光衣服。他有一根乐队指挥的小棒，他是出色的乐队指挥。瞧他跟她们在沙发上胡闹些什么呀！有一次他端来一盆热水，放在屋子中间，我们得挨个儿跟那三姐妹一块儿洗澡，他就给我们拍照。”

回忆着这个场景，上校施诺德乐滋滋地笑着。

“我们在澡盆里打闹得真高兴，”他继续说，放荡地咂着嘴、嘖着唇，在圈椅里摇来摇去，“而现在呢？有什么娱乐呢？连那位‘顺口溜’歌手也不露面。现今年轻一些的军官连喝酒都不行。还不到12点，看看这张桌子周围，就有五个人醉得不行了。想当初，我们一坐下来就喝它两整天，而且越喝越清醒。啤酒、葡萄酒和烈性酒一杯接一杯不停地喝。如今已谈不上真正的尚武精神了，鬼知道是什么缘故。说笑话没有笑话，尽是一些没完没了的胡扯。不信你就听听坐在桌子那头的人是如何谈论美国的吧。”

从桌子的另一端传来某个人认认真真的讲话声，说：“美国不能参战。美国人和英国人正在闹得水火不相容。美国人没有做好参战的准备。”

施诺德上校叹道：“这就是后备军官的瞎扯淡。真叫人乏味。昨天还只是在哪家银行抄写数字，或是包装纸袋，卖香料、桂皮和鞋油，要么就是在学校里给小孩子讲饿狼走出森林的故事，今天就想跟正牌军官平起平坐，什么都打听，什么都要管一下。然后像卢卡什中尉这样的正规军官偏偏又不肯到我们中间来。”

施诺德上校心情沮丧地回家去了。第二天早上他醒来时，情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绪更坏，因为他在床上看报时，有好几次从前线战报的报道中看到这样的一句话：“我军已转移至事先预备的阵地，这是奥军的光荣时期，就跟在沙巴茨的那些日子时一模一样。”

正是带着这样的心情，施诺德上校在早上 10 点钟来履行他的职责。这个职责曾被志愿兵正确地称为“末日审判”。

帅克和志愿兵站在院子里等着上校。已经到场的人有：军士们、值日的军官、团部的副官，还有手持等待判罪的案犯宗卷——团部起诉状的文书。

在志愿兵学校扎格纳上尉的陪同下，一筹莫展的上校施诺德总算是出场了。他神经质地用马鞭抽打自己的高统靴。

上校把报告接过，在死一般的寂静中，好几次从帅克和志愿兵身边走过，而他们俩则根据上校所在的方位一会儿“向右看齐”，一会儿“向左看齐”。上校踱步的时间很长，他们俩做向右看齐或向左看齐的姿势又做得相当正规，几乎可以轻易地把脖子拧断。

最后，上校在志愿兵面前停了下来。志愿兵向上校报告：

“一年制志愿兵……”

“知道了，”上校干巴巴地说，“志愿兵中的败类。入伍前你学了什么？是学古典哲学的吗？那么，我看你是醉鬼知识分子……”

“长官，”上校对扎格纳说，“给我把志愿兵军校的全体学员都带来。”

“当然喽，”他继续对志愿兵说，“古典哲学的大学生老爷，连我们这些人都是要跟您一起声名扫地。向后转！果然不出我所料，大衣上的折缝没有了，活活像刚刚从妓女那儿出来或是在窑子里鬼混过似的。让我来教训你，小暴发户。”

志愿兵军校的学生列队走进了院子。

“排成方阵！”上校命令说。他们排成一个拥挤的方阵，把上

校和受审者紧紧包围住。

“你们瞧瞧这条汉子，”上校用马鞭指着志愿兵高声叫着，“他把你们的荣誉、全体志愿兵的荣誉全都喝酒喝光了。本应从志愿兵中培养出体面的军官，他们能带兵到战场上争取光荣。然而像他这种醉鬼能把士兵带到哪儿去呢？只能是这家酒店出那家酒店进。他会把分给整个部队的罗姆酒喝个精光。你能说出为什么替自己辩解吗？不能吧。你们看看他这副德行，他根本就无法为自己辩护。入伍前还是学古典哲学的呢！真是一个经典的案例。”

上校的后几句话讲得很慢，语气相当重。他吐了一口唾沫又说：“好一个古典哲学家，在夜里醉醺醺地把军官的帽子从头上摘下来。我的上帝，幸好那人是炮兵队的军官！”

在这最后的一句话里集中了第九十一团对在布杰约维策的炮兵部队的敌意。如果炮兵队的人在夜里落到了步兵团巡逻的手中那就要吃苦头了；反之也是一样。这种敌意既可怕又不可调和：简直是血的报复，它一年又一年地传了下来。敌意表现在双方传统的做法上：不是步兵把炮兵扔进了伏尔塔瓦河就是炮兵对步兵这样干了，或者是在“波特阿都尔”、“玫瑰园”酒店和南波希米亚地区的娱乐场所大打群架。

“可是，”上校继续说，“这种行为一定严惩。这样的败类必须从志愿兵中开除出去并且在道德上清除这种堕落。在我们的部队里这种知识分子太多了一点。团部文书！”

团部文书拿着文件和铅笔严肃地走上前来。

场上一片寂静，好像在审判杀人犯的法庭上，法官宣布说：“现在我宣布判决。”

上校正是用这种腔调宣布：“兹判处志愿兵马列克三周禁闭。禁闭期满后罚到炊事班削土豆。”

上校掉转头来面对志愿兵军校的学生，发出解散方排列成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纵队的命令。能够听得出来他们马上列成四路纵队开走了。与此同时，上校对扎格纳上尉说，这队列的步伐零乱，要求他下午带着他们在院子里重复操练。

“步伐声一定响亮，长官。还有一件事，我差点忘了。你告诉他们，全体军校学员五天之内不准离开兵营，让他们永远不要忘记这个混账东西马列克是他们以前的同事。”

不过“混账东西”马列克站在帅克旁边，看上去很满意。在他看来这是再好也没有的了。在厨房里削土豆，做馒头，剔骨头，肯定比冒着敌人猛烈的炮火拖着一副血肉之躯去喊“两人一伍，上刺刀！”要强得多。

施诺德上校离开扎格纳上尉，在帅克面前停留，认真地瞧着他。此刻的帅克：一张丰满的笑脸，脸的边缘生着的两只大耳朵从军帽底下露了出来，军帽被扣在头上压得低低的。他的整个外表给人一种十分平静和完全没有做错事的印象。他的眼睛在问：“请问我干了什么错事？”他的眼睛又在说：“你没看见我像一只小羊羔那样清白无辜吗？”

上校向团部文书提了一个问题，集中反映了他的观察：“是白痴吗？”

这时，上校看到的是这张善良的脸上嘴巴张得大大的。

“报告，上校先生。是的，是白痴。”帅克替文书做了回答。

施诺德上校对副官点点头，把他拉到一边。接着又把文书叫过去，一起翻阅帅克的材料。

“啊哈，”施诺德上校说，“原来这就是卢卡什中尉的勤务兵，就是上尉在报告上所提起的，在塔博尔失踪的那一个。如果我说军官先生们应该自己训练好自己的勤务兵。卢卡什中尉既然挑选了这么一个专门的白痴做勤务兵，那他就自作自受吧。他反正哪儿都不走动，他有的是时间来训练勤务兵。你们不是从来没见过他跟我们一起玩过吗？很好。他有足够的时间管教他的勤务兵。”

施诺德上校走近帅克，望着他那善良的脸说：“你这头愚蠢的畜生，我关你三天的禁闭。蹲完三天之后，再到卢卡什中尉那儿去报到。”

如此这般，帅克与志愿兵在团部禁闭室里又会合了。卢卡什中尉也能够得到极大的欣慰，因为施诺德上校把他叫去对他说：“长官，大约一个星期之前，在你来团队的时候，你曾向我申请要一名勤务兵，因为你的勤务兵在塔博尔车站失踪了。现在，由于你的勤务兵已经回来了……”

“上校先生……”卢卡什中尉恳求道。

“我已经决定，”上校果断地说，“先关他三天禁闭，而后派他回到你……”

卢卡什中尉失望地摇晃着从上校的办公室走出来。

在帅克与志愿兵马列克关在一起的三天里，他过得很愉快。每天晚上，他们俩都在床上进行爱国主义的表演。

晚上，他们唱的歌曲从禁闭室里飘出来：《主啊，保佑陛下》和《王子叶甫根尼，高尚的骑士》。他们还唱了一大串军歌。看守走过来，他们用歌声欢迎他：

我们的这位老看守，
长生不死活个够。
地狱魔鬼找上门，
要来抓走老看守。
拉来车子要他坐，
却又按倒在地一顿揍。
大鬼小鬼终发现
阴间的柴火……

还在床板上志愿兵把看守的像画下了，写了下面这一段老歌谣：

我到布拉格去买香肠，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惟一碰到的是小丑郎。

那小子碰巧恰好是看守。

我要不跑定被他咬伤。

他们俩就这么合起来气看守，仿佛在塞维利亚用红布来逗安达鲁西牛一样。与此同时，卢卡什中尉却在痛苦中等待着帅克重现在他面前向他报到履行自己的职责。

第三章 帅克涉险基拉利希达城

第九十一团调防至利塔河畔布鲁克城，即基拉利希达。

帅克被关三天禁闭，还差三个钟头应该释放出来了。就在这个时候，他跟志愿兵一起被带到总禁闭室，然后由武装押送火车站。

在路上志愿兵对他说：“我早就知道，我们会被转到匈牙利去。那儿要组成先遣营，训练士兵学会野战射击，就跟匈牙利人开仗。我们将乐呵呵地开到喀尔巴阡山，匈牙利人就到布杰约维策来驻防，然后就种族大混杂。有这么条理论：说是强奸外族妇女是防止人种蜕化的最好办法。瑞典人和西班牙人在 30 年代战争中就这样做过，法国人在拿破仑时期这么干过，今天匈牙利人在布杰约维策地区也会仍旧干，当然这不会是粗暴的强奸。到时候一切都会自然发生。公平的交换算不上是抢劫。捷克士兵跟匈牙利姑娘睡觉；可怜的捷克姑娘又把匈牙利大兵引到她的床上。几百年后，人种学家将会感到分外地惊喜：为什么马尔夏河两岸会出现颧骨鼓出的骷髅？这将引起他们的兴趣。”

“这种相互配种，”帅克作出评论，“原本就是一件相当有趣的事。在布拉格有一个黑人跑堂的，名叫克里斯蒂安。他爹是埃塞俄比亚的国王，国王来到布拉格的什特瓦尼采马戏团，一位常给《拉达》杂志写些关于牧童和森林小溪诗歌的女教员跟着国王进了一家旅馆，正如《圣经》上所说的，他们私通了。令这个女教员大吃一惊的是她生下了一个浑身精白的小男孩。然而两个礼拜之后，小男孩开始发黄，而且变得越来越黄。一个月后他开始变黑，半年的时间他就变成跟他的祖先、埃塞俄比亚的国王一样黑了。他被他妈妈去看皮肤科，想把他的黑皮肤褪色变白。可是医生说这男孩是真正的纯黑人皮肤，根本就不能褪色。这可把她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急疯了，她开始给各个杂志写信征询治疗黑皮的办法。后来人们把她送进了疯人院，黑皮小孩被送进了孤儿院。在那儿别人尽拿他开心。后来他学会了当堂倌，还常去夜总会跳舞。现在有不少像他这样的捷克杂种都长得比他漂亮，不像他那么黑。一位常去‘杯杯满’酒家的医生有一次跟我们说，这件事不像说的那么简单：这样的混血儿生出来的下一代混血儿可能跟白种人一样；可是说不定哪一代又忽然生出个黑人来。你想想看，那该多倒霉。比如，你娶了一位小姐，这小精灵全身雪白，但是忽然却给你生下个黑人小宝宝。要是她在九个月之前，在没有你的伴随下去杂技团看过黑人的角力比赛，我看整件事可能会叫你大伤脑筋呢。”

“你讲的黑人克里斯蒂安的情况，”志愿兵说，“还可以从战争的观点来分析。我们假想：把这个黑人拉去当兵，他是布拉格人，那么就会被编入第二十八团。你已听说第二十八团是如何跑到俄国人那边去的。要是俄国人俘虏了这个黑人克里斯蒂安，他们将会是多么惊讶。俄国人的报纸肯定会宣传说奥地利把殖民的军队驱赶上了战场。其实奥地利没有殖民军。他们还会说奥地利已经开始征用黑人后备军了。”

“有人说过，”帅克插嘴说，“奥地利在北方某地确有殖民地。一个由弗兰茨·约瑟夫当皇帝的国家或是什么别的……”

“停住吧，弟兄们，”一个押送兵说，“现在最好还是小心些不要去议论什么弗兰茨·约瑟夫皇帝的国家，谁的名字也不要提起，这对你们会有好处的……”

“那你看一下地图吧，”志愿兵打断了他的话，“确实存在归我们最慈祥的皇上弗兰茨·约瑟夫管辖的一块国土嘛。根据统计数字，那儿全是冰，布拉格制冰厂的破冰船从那里出口冰块。这个冰冻工业受到外国人的高度赞扬，因为这是一个有利可图却又相当危险的行当。其中最危险的是将冰从弗兰茨·约瑟夫皇帝的国土越过北极圈运输冰块。你能想象得出吗？”

那个押送兵莫名其妙地嘟哝着什么。而押送班长却又走近了一些，全神贯注地听志愿兵的进一步宏论。志愿兵认认真真地接着说：“这个奥地利惟一的殖民地可以供应整个欧洲的冰块，它是极其重要的国家经济资产。当然，殖民化进展缓慢，因为一部分殖民者不愿意上那儿，另一部分殖民者又已冻僵了。可是，贸易部和外交部极感兴趣的气候条件的改善，很有希望使大面积的冰场得到充分的开发利用。再盖几所旅馆，就可吸引蜂拥而至的旅游者。当然还必须修通冰山之间的旅游小道，在冰山上设置导游路标。惟一的麻烦是那些爱斯基摩人，他们会使我们驻扎在当地机关的工作难以进行……”

“这些小子不肯学德文，”志愿兵继续说。

押送班长听得津津有味。他是超期服役的士兵，入伍前是长工，又笨又粗鲁，对他不知道的一切都一股脑儿地吞下去。他的理想是在奥地利军队服役一直到老。

“班长先生，教育部花了很多钱和代价为他们盖学校。五名建筑师还被冻死了……”

“泥瓦匠们活下来了，”他的话被帅克打断了，“因为他们靠点燃的烟斗取暖。”

“并不是所有的泥瓦匠都保住了命，”志愿兵说，“有两个忘了使劲吸，烟斗灭了，结果遭到了不幸。人们只得把他们埋在冰里。最后，学校终于用冰砖和水泥预制板盖起来了，盖得很牢固。可是爱斯基摩人却从冻在冰里的商船上拆下木材围着学校点起了火，达到了他们的目的：上面盖有学校的冰融化了。整个学校，连同校长和准备第二天参加学校隆重落成典礼的政府官员全都沉进了大海。政府的代表在海水淹到脖子的时候，还在高呼：‘上帝，惩罚英国人吧！’现在，也许要派军队去那儿在爱斯基摩人之中恢复秩序。当然，跟他们打仗是很困难的，对我军造成最大损失的将是那些受过训的北极熊。”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这将会是最后的一击，”押送班长明智地指出，“好像还没有足够多的战争发明似的。比如说，用煤气面具来对付煤气中毒。你把它往头上一罩，自己马上就中毒，这是士官学校的人对我们讲的。”

“他们总是想吓唬你们，”帅克说，“士兵应该什么都不怕。打仗的时候即使掉进了粪坑，也要舔舔干净再返回战斗。至于有毒的煤气，每一个兵营里吃过新鲜面包和带壳豌豆的士兵早已对它习惯了。听说俄国人发明了反对士官生的什么玩意儿……”

“可能是特殊的电流，”志愿兵补充说，“把它与士官领章上的星星连起来，由于那些星星是赛璐珞制成的，星星就会爆炸。这将又是一场新的灾难。”

虽然押送班长以前只是挤奶工，而且又笨，然而他好像终于明白了他们在逗他，便离开了他们，走到了队伍的前头。

他们走近了车站，布杰约维策的居民们正在那儿跟他们的团队告别。这虽不是官方操办的，可车站前面的广场上还是挤满了等着军队到来的人群。

帅克的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夹道欢送的人群身上。跟平时一样，老实、规矩的士兵走在最后面，而被押送的人走在前头。老实兵随后被塞进装牲口的车厢，而帅克和志愿兵则被推进一节专门的囚车。装囚犯的车厢总是挂在军列的军官车厢的后面。囚犯车厢里面总是有足够的空位。

帅克挥动军帽，情不自禁地对着人群喊出：“你们好！”这一声喊产生了强烈的反应，人群高声回喊着：“你们好！”这欢呼声向四方传去，在车站前回响。那儿的人群开始嚷道：“他们来了。”

押送班长很着急，冲着帅克叫着要帅克闭嘴。可是欢呼声此起彼伏如波涛一般，宪兵们推开人群，让出一条道给押送队通过。人群继续高呼：“你们好！”并且用力地挥动帽子。

呼喊声汇成了一场真正的示威活动。车站对面旅馆的窗口里，有些妇女挥动手帕，高呼：“万岁！”在人群中，混杂着捷克语的“你们好”和德语的“万岁”。有个狂热分子还借机用德语高呼：“打倒塞尔维亚人！”可他被绊倒了，并且在拥挤的人群中给轻微地踩了几脚。

“他们来啦！”这喊声像电流的火花一样向远方传送。

押解队过来了。帅克在武装押解下对人群亲切地挥手致敬，而志愿兵则庄严地行着军礼。

就这样他们走进了车站，走向指定的军用列车。步兵团管弦乐队的指挥被这突然到来的游行队伍弄得晕头转向，差点儿指挥乐队奏起《主啊，保佑我们的皇上》的乐曲。幸亏头戴黑色硬帽的第七骑兵师的随军神甫拉齐纳及时赶到，开始整顿秩序。

他到这里来的经过很简单。他是头一天刚到布杰约维策的，好像是碰巧参加了即将出发的团队军官的小型酒会。他是非常贪婪的食客，是所有军官餐厅里声名显赫的人物。他以一当十地大吃大喝，乘着几分酒劲摸进军官食堂，甜言蜜语地哄骗伙夫给他些残汤剩菜，像只野猫，狼吞虎咽般地将盘子里的肉汁和馒头，连肉带骨头地吃了个够。最后又在厨房里弄到了罗姆酒，直到他喝得直打嗝，才回到告别酒会上。好像新来的一样，又痛饮了一番。他在这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在第七骑兵师，他总能使军官们为他大把大把地破费钱财。到了早晨，他突然记起团队的第一列军车开出时他该清点物品。因此，他沿着夹道的人群逛了一圈，在车站大大发挥起他的作用，搞得负责团队运输的军官们都把自己关在站长办公室里不去见他。

就这样，当他再次出现在车站前面时，刚巧乐队指挥要指挥管弦乐队演奏《主啊，保佑我们的皇上》乐曲之际，他能及时地一把夺过指挥棒。

“停！”他说，“还早，等我打招呼再开始。稍息呆着，我过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会儿来。”他走进车站，紧跟着押送队，大喊了一声：“站住！”他们被叫住了。

“你们去哪儿？”他对班长厉声喝道，把班长弄得不知所措。心地善良的帅克替他回答说：“他们把我们送到布鲁克去，神甫先生。要是你愿意跟我们一起走的话，你也可以搭车。”

“很好，我会去的，”拉齐纳神甫说。然后，他转过身对押送兵补充说：“谁说我不能去？向前起步走！”

这位老资格的随军神甫走进囚犯车厢，在座位上躺下。好心的帅克脱下军大衣，垫在神甫的头下面。志愿兵低声地对吓坏了的班长说：“精心侍候神甫吧。”

拉齐纳神甫躺在座位上伸伸懒腰，话匣子打开了：“诸位先生，蘑菇闷肉，蘑菇越多越好。不过得先用洋葱头把蘑菇煨熟，然后再加点桂树叶和洋葱……”

“您已经放进了洋葱，先生。”志愿兵说。班长用绝望的眼神看了志愿兵一下，因为他知道神甫虽然喝醉了酒，但毕竟还是自己的上司呀。

班长的处境确实是无望的。

“对，”帅克插嘴了，“神甫先生的话一点不错。葱越多越好。帕科姆尼西来有个酿啤酒的，他连啤酒里也放进洋葱，他的道理是葱能诱人口渴。洋葱是很有用途的东西。烤葱还能用来治疗疮……”

此时，神甫拉齐纳如梦中般地喃喃低语：“全靠佐料，放什么调料，放多少。胡椒不能太多，辣椒面也不宜多放……”

拉齐纳越说越慢，声音越来越轻：“香料不要多，柠檬不要多……太多的……香椒不要……太多……”

没等讲完，他就睡着了，时而地传来一阵阵鼾声，间或夹杂着从鼻孔里吹出口哨似的尖细呼啸声。

班长面无表情地看着他，其余的押送兵坐在椅子上偷偷笑

着。“他一下子不会醒过来，”过了一会儿帅克发出预告，“他醉到家了。”

“这没关系，”当班长不安地示意帅克把嘴闭住时，帅克还是接着说，“一点办法都没有。他已烂醉如泥。他还被授予了上尉军衔呢。这些随军的神甫，不管他资格深浅，都从上帝那儿得到特殊的才干，那就是不放过任何机会喝酒，一直喝到不醒人事。我给卡茨神甫当过勤务兵。他喝酒跟喝凉水似的。这一位现在的表现比起以前的那一位要相差十万八千里。有一回，我们把圣饼盒都拿去换了酒喝。要是有人肯借钱给我们的话，我们恐怕连上帝本人都会被拿去换酒喝了。”

帅克走近拉齐纳神甫，把他翻了个身，面朝座椅靠背，然后用内行的口气说：“他将一直睡到布鲁克。”说完这话，他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不幸的班长绝望地目送着帅克坐下，接着说：“我想恐怕我得去报告一下。”

“一定不要这么做，”志愿兵说，“是你指挥押送队，当然不能离开我们，按照规定也不能派别的押送兵去报告，除非有人代替他。你是知道的，这事还真棘手。你也不能鸣枪为号通知别人过来，这不可能，因为这儿没发生什么值得开枪的事。另一方面，除了被押囚犯和随行的押送人员，外人是允许在囚车逗留的，严禁外人入内。偷偷地把神甫从火车上扔下去，这也行不通，因为这儿有的是亲眼目睹你违反规定把他放进了车厢的证人。班长先生，您肯定要降级的。”

班长非常狼狈地辩解说他并没有放神甫进来，是他自己跟进来的，而且他毕竟是上司啊。

“您是这里惟一的上司，”志愿兵强调说。

帅克接着补充他的话说：“就是皇帝老子要进来，您也不能让啊。就比如新兵站岗时，一个检查官走上前要他跑一趟去买香烟，新兵问了一声他要什么牌子的，就为这样的事，他就得坐

牢。”

班长胆怯地反驳说，是帅克第一个要神甫跟他们一起走的。

“我这样做是能行的，班长先生，”帅克回答说，“由于我没主见，可是您可不能指望别人相信你跟我一样啊。”

“您在军队服役时间长吗？”志愿兵在他们对话时问了一句。

“三年了。如今我想该升排长了。”

“您会落得一场空，”志愿兵尖刻地说，“告诉您，您会降级的。”

“反正都一样。”帅克说，“不管您倒下的时候是排长还是小兵。听说降职的人是要派往火线上最前沿去的，这事可当真？”

神甫抖动了一下。

“他在打鼾，”帅克见一切都正常时说，“他准是梦见某次盛宴大吃大喝。我只担心他在这儿拉上一裤子的。我的那位卡茨神甫酒醉后，他在睡梦中做的事情。有一次他……”

帅克开始详细叙述他亲身经历的有关卡茨神甫的故事，讲得又仔细又有风趣，以至大伙一点也不知道火车已经开动了。

直到从后面车厢传来一阵吵闹声，才把帅克的话打断。从克鲁姆罗夫和卡什贝尔斯柯来的全部由德国人组成的第十二连在那儿放开了嗓门高唱：

等我回归，等我归来。

等到，等到我再归来。

可是从另外一节车厢里，不知哪位绝望了的家伙朝着正在消失中的布杰约维策尖声嚎叫：

可是你呀，我心爱的宝贝儿，

你却留在了这儿。

嗨啦哟，嗨啦哟，哈啰！

这种尖叫声真是令人感到可怕，他的战友不得不把他从敞开的牲口车厢门口拖进车厢里面。

“真奇怪，怎么没有检查官过来？”志愿兵对班长说，“按照常规，一到车站，您就该向列车指挥官报告我们上车的事，而不该在一个醉酒的神甫身上浪费时间。”

可怜的班长固执地一声不响，两眼呆呆地盯着向后掠过的一根又一根的电线杆子。

“我一想到我们没有把情况向任何人报告，”志愿兵继续嘲讽着说，“到了下一站，列车指挥官肯定会过来检查，我所有军人的勇气就要提出抗议：凭什么对待我们像对待……”

“吉普赛人，”帅克马上去说，“流浪汉。好像我们害怕见阳光似的，到哪儿也不敢露面，生怕我们会被别人逮起来。”

“这还不说，”志愿兵接着说，“遵照 1879 年 11 月 21 日颁布的命令，用火车运送军事犯人必须按照下列规定办理：第一，囚犯的车厢必须装有铁栅栏。这一条订得明明白白，在这儿也是按照规定办的，我们就是被关在牢固的栅栏里面，这条不差。第二，遵照 1879 年 11 月 21 日皇上与国王命令的补充条文规定：每节囚犯车厢必须配备有厕所，如没有厕所，得配备带盖子的便盆供犯人和押送人员大小便时使用。看看我们的情况，别说是带有厕所的囚犯车没有，挤在这个备用的小包厢里，与外界隔绝，可连个便盆都没有……”

“您可以到窗口去行方便。”班长以绝望的口吻说。

“你忘了，”帅克说，“犯人是不能到窗口去的。”

“第三，”志愿兵继续说，“车厢里必须配有盛饮用水的容器。这一条您也没遵守。顺便问一声，您知道在哪一站领干粮？您不知道吧？我早就知道您怕费力去打听这事……”

“您瞧，班长先生，”帅克说，“押运犯人可不是轻轻松松的事。我们得有人给予照顾，我们不是可以自己照看自己的普通士兵。一切东西您都得送到我们鼻子底下。命令和条款是这样定的，大家都得遵守，否则的话一切就乱套了。曾经有个著名的浪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子对我说过：‘被禁闭的人就好比是一个包在襁褓里的婴儿，得细心照顾，防止着凉，也别让他生气，让他满意自己的命运，也别让人欺侮他这个小可怜的。’”

“还有一件事，”过了一会儿，帅克友好地看着班长说，“到了11点钟的时候，请麻烦您告诉我一声。”

班长疑惑地望着帅克。

“班长先生，您一定是想知道为什么到了11点钟的时候要您告诉我一声？因为从11点钟起，我就属于那节牲口车厢的人了，班长先生，”帅克加重了语调，接着庄严地宣布：“根据团部的审判，我被判处三天禁闭。我是11点钟开始服刑的，今天11点钟我就应该得到释放。从11点钟起，这儿就没有我的事了。任何一名士兵都不能关押超过他的禁闭期。因为在军队里，一定要服从纪律和命令，班长先生。”

倒霉的班长挨了这一击后，过了好半天才回过神来，最后，他反驳说他还没有收到任何公文。

“亲爱的班长先生，”志愿兵说，“公文不会自动地飞到押送官的手中。圣山不会自己向穆罕默德走去，押送队长得亲自去取公文。您现在又碰到了新问题。您根本没有权力扣留该释放的人；可另一方面，根据现行规定，谁都不能离开囚车。说实话，我真不知道您打算怎样摆脱这个困境。越拖越糟糕，现在已10点半了。”

志愿兵把怀表放回衣袋里，说：“班长先生，我倒极想看到您在半小时之后怎么办。”

“半小时以后，我就属于那节牲口车厢的人了。”帅克充满幻想地重复着。

班长此时心慌意乱，垂头丧气，转过身对他说：“要是没有什么不方便的话，我想你呆在这儿比到牲口车厢去要舒服得多，我相信……”

班长的话语被神甫在睡梦中的一声大喝打断了。神甫喊道：“多给点肉汁！”

“睡吧，睡吧，”帅克亲切地说，同时把掉下座位的大衣衣角塞到神甫的头底下，“继续在梦里大吃大喝吧。”

志愿兵唱起歌来：

睡吧睡吧，树尖上的小宝贝，

微风儿吹，摇篮儿晃。

嫩枝弯下腰，摇篮落下来。

宝宝要出来，摇篮空摇荡。

神情沮丧的班长对什么都没有反应了。他呆呆地对着田野望着，对囚犯车厢里的混乱一概撒手不管。

座位靠板隔壁，押送兵在打“挤肉堆”（一种纸牌的玩法），清脆又扎实的拍打落在他们的屁股上。班长向他们望去，只见一个士兵的屁股正挑衅性地对准他。他叹了一口气，又转身回到窗前。

志愿兵思索了一会儿，然后对绝望的班长说：“您知道《动物世界》这本杂志吗？”

“我们村里一个酒店老板订过这份杂志，”班长带着一种明显的快乐的表情，因为谈话可以转到另一个题目了，“他非常喜欢长毛山羊，可是都给喂死了，所以他想从这份杂志里找到办法。”

“亲爱的朋友，”志愿兵说，“我要告诉你的故事清楚地证明：谁也免不了做错事！我相信，先生们，你们那边不要玩‘挤肉堆’了，我马上要讲给你们听的故事非常有趣，只是有些专门术语你们还不懂。我要讲一个《动物世界》的故事，好让我们忘掉今日战争的烦恼。

“我到底是怎样当上那份非常有趣的杂志《动物世界》的编辑的呢？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对我也是一个相当难以解释的谜。后来，我得出了这么一个结论：我只有在完全丧失责任感的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状态下才能干这档子事，我被对老朋友哈耶克的友情引入了从事不能由自己做主的行当之中。哈耶克呢，直到那时他都一直老老实实地干着这份杂志的编辑，可是后来却爱上了老板的女儿。老板伏克斯先生马上把他辞退了，要他推荐一个老实本分的编辑来代替他。

“你们由此可以看到那时的雇佣关系是多么奇特。当我朋友哈耶克把我引见给杂志老板的时候，他非常客气地接待了我并且询问我对动物有何见解。他对我的回答很满意。我说：‘我对动物一贯是很尊重的，我认为它们是动物过渡到人的一个阶段；特别是从保护动物的观点出发，我总是考虑并重视动物的要求与愿望；每一种动物只求在被吃掉之前让它们死得尽量少受一点痛苦。鱼从它一出世就只有一个念头：认为厨师活活地给它开膛破肚就很不像样；再说砍掉公鸡脑袋的传统做法，保护动物免受痛苦协会正在促成这样的原则，即没有经验的双手不得宰杀家禽。油炸鳊鱼的弯曲身躯是它们在丧命之际对“波多里”饭店的人把它们放在奶油中活活煎死的抗议。追猎一只火鸡……”

这时，老板打断了我的话，问我对家禽、狗、兔、蜜蜂等等世界繁多的动物种类是否了解，会不会从外国杂志上把图片剪下来复制，能不能翻译外文期刊上有关动物的专业性文章，还问我会不会查阅布雷姆（著名动物学家）的著作，能不能与他合作撰写有关动物生活的社论，社论必须结合天主教的节日，四季气候的变化，赛马、狩猎，警犬训练，民族和宗教节日。简言之，要有记者的眼光，把握时代的特点，要有用简短而内容丰富的社论表述时代风貌的能力。

“我声称我对如何办好像《动物世界》这样的杂志已进行过深思熟虑，等我把他提到的各方面材料掌握了，完全可以处理所有那些栏目和要点。凭我的努力，这个杂志将提高到空前未有的新水平，我将让它从内容到形式都得到极大的改观。

“我说：‘开辟一些新专栏，如《谐趣动物角》、《动物论动物》等，同时注意密切联系政治形势。

我将让杂志向读者逐次地介绍每一个动物，给读者一个又一个的惊喜，让读者赞叹不已。安排《动物的一天》、《解决家禽问题的新纲领》和《牲口间的运动》等专栏交替刊出。’

“老板又打断了我的话，说我的想法很全面，只要完成计划的一半内容，他就要送我一对矮体肉鸡，说这种肉鸡在最近的一次柏林家禽展览会上荣获优良配种金质奖章。

“我可以说我尽了最大的努力，坚持了我的办杂志的纲领，并在我的职责之内执行了行动纲领。后来我发现，我的文章超过了我的能力。

“为了向读者提供一点新的花样，我还臆造了一些动物。……一些基本动物，如象、虎、狮、猴、鼩、马、猪等，早已是《动物世界》读者所熟悉的，因此有必要拿出新材料、新发现来刺激读者的兴趣。于是，我推出了试验品，一种硫化鲸。这种新鲸鱼大如鳕鱼，身上有一个充满蚁酸的鱼泡和特别的管道，从这个管道可将蚁酸喷到它想吞吃的小鱼身上，能使这些小鱼麻醉。一位英国科学家——如今我已不记得他的姓名了，把这种酸命名为鲸鱼酸。鲸鱼膏是众所周知的，可是这种新的鲸鱼酸引起了几位读者的注意，来信打听生产这种酸的公司。

“我可以肯定，《动物世界》的读者一般说来都是些非常好奇的人。

“发明了硫化鲸之后不久，我又发明了一系列别的动物。我向你们介绍其中的一些吧，如：‘狡猾的幸运儿’，这是一种袋鼠科的哺乳动物；‘馋嘴公牛’，‘母牛的老祖宗’；‘乌贼鞭毛虫’——我把它归入啮齿科。

“我每天增添新动物，我对自己在这个领域里的成功感到不可思议。我从来没有想过动物王国还需要作这样多的补充，布雷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姆在他的《动物生活》一书中居然漏写了这么多动物。布雷姆和他的追随者知道和我的‘远方蝙蝠’——来自冰岛我的‘暴躁的鹿香猫’——来自乞力马扎罗山上的家猫吗？

“以前的动物学专家是不是了解‘库纳工程师的跳蚤’？这是我在琥珀里找到的，这只跳蚤双目失明，因为它生活在地底下的史前期鼯身上。而这只鼯也是瞎子，因为根据我所写的，这只鼯的曾祖母与波斯托伊纳山洞底下的一只瞎‘神蛙’交配过。那时这个山洞与今天的波罗的海相通。

“这一微不足道的小发明引起了《时间报》和《捷克人报》之间一场广泛的论战。因为《捷克人报》的文艺栏的小品文中引用了我所发现的跳蚤，说：‘上帝所造，造得奇妙。’《时间报》则理所当然地从纯现实主义的角度出发，把我的跳蚤连同那尊严的《捷克人报》驳斥得一无是处。从此以后，发明创造新动物的福星好像离我而去，《动物世界》的订户也开始不满。

“这种不满是由我的几篇关于蜜蜂和家禽的短评引起的。在短评中我提出了新的理论，这些新理论又引发了恐慌。因为，一位著名的养蜂家巴佐瑞先生在阅读了我的这些简单的建议后中风了，在舒曼瓦和波特克尔克诺什山区的蜜蜂也纷纷死了，家禽也遭到瘟疫袭击。总之，什么都死了。订户寄来恐吓信，我们的杂志被拒绝订阅。

“我便开始转向写野生鸟类。我如今还记得我与《农村天地》杂志编辑、教权派议员约瑟夫·卡德恰克先生的那场冲突。

“我从英国杂志《农村生活》上剪下一幅照片，上面有一只蹲在核桃树上的小鸟。我给它取了一个名字叫‘核鸦’，就像我往常坚决地按逻辑推论出的那样，把蹲在柏树上的鸟称为‘柏鸦’，杏树上的称为‘杏鸦’。

“这下可炸锅了。卡德恰克先生写了一封公开的来信对我进行攻击，说这是松鸦而不是‘核鸦’，说‘核鸦’是对德文‘松

鸦’一字的误译。

“我给他回了一封信，用我的全部理论对‘核鸦’进行了阐述，信中全是骂人的话和瞎编的布雷姆的引语。

“卡德恰克议员在《农村天地》上的一篇社论作了回答。

“我的老板伏斯克先生跟往常一样坐在咖啡馆里看周报，因为在那段时期，他常常寻找有关对我在《动物世界》上发表的有关引人入胜的文章的评论。我一走进咖啡馆，他就把放在桌子上的——一份《农村天地》指给我看，轻声地说着话，用忧伤的眼光看着我——那个时期他的眼中一直充满了忧伤。

“我在咖啡馆当众大声宣读了那篇社论：

尊敬的编辑：

我曾经提请你注意：贵刊正使用一些不习惯和无根据的术语。

忽视了捷克语言的纯洁性，编造种种动物。

我已指出：贵刊不用自古以来普遍使用的‘松鸦’一词，而采用‘核鸦’的名字，这个名字的缘由是对德文‘松鸦’一词的误译。

“《松鸦》杂志的老板沮丧地跟着我重复了一遍。

“我镇定自若地往下读：

此后，我收到了一封你们《动物世界》编辑部寄来的信。这封信写得庸俗得令人难以忍受，对我进行不恰当的人身攻击，信里说我不学无术的畜生。这样的侮辱会遭到强烈的抨击。正派的人是不应该用这样的方式对待学术上反对者的批评的。我倒想知道，我们俩之间究竟谁是更大的畜生。的确，也许我不该用公开信的方式表示我的反对意见，而应该以正常书信作答。只是由于工作太忙，把这类芝麻小事给忽视了。不过现在，既然遭受到你们《动物世界》编辑粗蛮的攻击，我只得公

开对他还以谴责。

贵刊的编辑犯了一个绝大的错误，认为我是连什么鸟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没有受到教养的畜生。我从事鸟类研究多年，绝不是死啃书本，而是在自然界进行观察。我鸟笼子里喂养的鸟比你们那位把自己的生命常年耗在布拉格酒店的编辑先生有生以来所看见的鸟还要多。

其次一点是，如果你们《动物世界》的编辑在动笔攻击别人之前费点劲搞清楚被他骂为畜生的人是谁，是不会有坏处的。本人正是住在摩拉维亚的米斯德克附近的弗利特朗特，直到登载了这篇文章为止他一直订阅贵刊。

这不是与哪个神经病之间的个人争执问题，而是一个尊重事实的问题。所以我再重复一遍：在我们自己语言里已经有了众所周知的本国名字‘松鸦’的情况下，另外翻译编造名称是不可饶恕的。

“‘嗯，松鸦。’我的老板用极其委顿的声调说。”我继续平静地读下去，旁人不许打断：

此事出自一个无知蠢人和莽汉之手，简直是可耻卑劣。谁把一只‘松鸦’称呼过‘核鸦’？在《我国鸟类》一书第一百四十八页上有个拉丁名字：ganulusglandariusB. A. 这就是我的那只鸟——松鸦。

贵刊的编辑当然会认为：我对鸟类的了解要强过一个门外汉所知道的。根据巴耶尔博士的说法，核鸦应该叫做 mucifragncarycatectesB. 而这个拉丁文的 B 并不意味着贵刊编辑写给我信中‘傻瓜’的头一个字母。捷克鸟类学家只认得普通的松鸦，当然不认得贵刊编辑先生头脑中想象出的‘核鸦’。按照他的理论，他自己才属于

那头一个字母为 B（捷克文傻瓜的第一个字母为 B）的先生。事情的本来面目不是被野蛮的人身攻击就改变了的。

即使贵刊的编辑对此勃然大怒，然而松鸦仍是松鸦。尽管他极其粗鲁地引用了布雷姆的论证，但这只能证明他写文章时是多么草率和不顾实际。这个蠢货卑鄙地写道：根据布雷姆著作第四百五十二页上的论述，松鸦属于鳄鱼类，与它相近的有乌鸦、穴鸟类。之后，这个蠢人，假如我客气地称呼，再次引用布雷姆的权威来替他的观点助威：松鸦属于第十五科，而布雷姆实际上把乌鸦归于第十七科。他甚至粗暴到把我跟乌鸦、喜鹊类混杂的穴鸟一样，属于笨蛋一大类。尽管在同一页上谈的是森林松鸦和花喜鹊……

“‘森林松鸦，’我的杂志老板深深叹了一口气，双手捧着脑袋说，‘给我，让我把它读完。’”

“他读着，读着，声音嘶哑了，我真害怕。”

小圆蘑菇鸟，或者土耳其里山鸟译成捷克文也还是小圆蘑菇鸟，就好比大鸫永远叫大灰鸫一样。

“‘大灰鸫应该叫“柏鸟”，老板先生，’我指出说，‘因为它靠吃我们用来制杜松子酒的柏树长大。’”

“报纸被伏斯克先生扔到桌子上，溜滑到弹子桌底下，喘着气吐出他读的最后几个字：‘小圆蘑菇鸟。’”

“‘根本不是松鸦，’他在弹子桌底下叫嚷着：‘我敢一口咬定是核鸦，诸位先生！’”

“好不容易他被从桌子底下拖出来。两天后，他得流行性脑炎死掉了，临终前家属在场。”

“他临终前神志清醒的瞬间，留下的遗言是：‘这不是我个人利益的问题，而是整体的福利，从这个观点出发，你们一定要接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受我的判断，这个判断的客观真实性就像……’说到这里，他咽气了。”

志愿兵一口气说到这儿后沉默了一会儿，又刻薄地对班长说：“通过这个事件我惟一想说明的是：在这样和那样的情况下，每个人都有陷于困境的时候，也有做错事的时候！”

班长从这一切的一切中把一点给弄懂了，那就是，他自己正是那个犯了错误的人。因此，他转回身走到窗前，伤心地呆望着向后倒退着的风景。

帅克对这个故事表现出了很浓的兴趣，而押送兵们却一个个呆头傻脑地大眼瞪着小眼。

帅克开腔了：“世界上没有藏得住的秘密，一切事实最终会水落石出。你们也都听见了：连那么个混蛋松鸦不是核鸦的事儿到头来也一清二楚了。有人在这种小把戏上着了道儿，真是太有趣了。想出那么些动物来的确是件难事，但能指出这些动物是瞎编的就更难了。许多年以前，布拉格有一个叫麦斯特克的家伙说他发现了一条美人鱼。他把它陈列在维诺堡的哈夫利契科夫大街一张围屏里供人观看。围屏上有一个洞，从这个洞可以看到里面昏暗不明的光线下放着一张普通的沙发，沙发上趴着一个伊什科瓦来的女人。她的两条腿裹在一块绿色的薄纱里——这算是鱼尾巴，头发染成绿色，两只手上戴着手套，上面装有硬纸板做成的鱼翅，也是绿色的，脊背上用一根细绳拴了一个舵。16岁以下的少年禁止参观，16岁以上的那些人须购买门票入场。他们对美人鱼肥大的屁股十分满意，那上面还写上了‘回头见’的标签。至于她的一双乳房，就不值得惊讶了，跟那些老妓女的一样，松软地耷拉在肚皮上。到了晚上7点钟，麦特斯克关闭场地时说：‘美人鱼，你可以回家了。’她把衣服换上。到了晚上10点钟，你还可以在塔博尔斯柯大街看见她在闲逛，对过往的每一个男人小声地说：‘亲爱的，跟我一块儿消遣消遣怎么样？’因为

她没有注册本，警察在一次忽然搜查中把她以及跟她一样的暗娼抓走关了起来。麦斯特克的生意也就完蛋了。”

这时，神甫从长椅子上滚下来，躺在地上接着睡。班长直直地看着他，在大家默不做声的气氛中把他拽回到座位上去。没有一个人帮他，显然，班长的权威已经完全丧失，当他用有气无力，充满绝望的口气说“你们总该帮一把”的时候，所有的押送兵痴痴地望着他，没有一个人动一下指头。

“你该让他躺在原地打呼噜，”帅克说，“我对我那位神甫就是这样办的。有一次我任他睡在厕所里，有一次睡在衣柜上，还有一次睡在人家的洗衣槽里。只是上帝才知道还有什么鬼地方他没有去睡过觉，打过呼噜！”

这时，班长忽然变得坚强起来，他要表明他是这儿的主宰者，于是粗声粗气地说：“住嘴，别胡扯了！当勤务兵的尽说废话，臭虫都不如！”

“对，班长先生，当然喽，您就是上帝。”帅克回答说。他不动声色，带着一个要把和平带给全世界的哲学家的镇定风度，同时又挑起可怕的争论：“您就是受难的圣母！”

“哦！上帝，我们的天父！”志愿兵拱手呼叫了声，“让我们的心灵充满对所有长官的爱，愿我们对长官毫无鄙视的眼光，为我们在囚车上的旅行保佑吧！”

班长憋红了脸，跳了起来，说：“别跟我来这一套，你这志愿兵小子！”

“这不能怪您，”志愿兵安慰他说，“大自然否认在许许多多种类的动物中有什么种类是高贵的。您听说过有关人类的愚蠢性的说法吗？您要是生来就是其他什么哺乳类别而不挂上人这么个愚蠢的牌子或者班长什么的，那不是会更好些吗？您倘若自以为是最完善最发达的生物，那就是个天大的错误。如果把您的那颗星摘掉，那您就是个可以随便在哪个前线哪条战壕里挨子弹去死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的无名小卒，谁也不会在意您的存在与否。如果再给您添上一颗星，那您就变成了称为‘老手’的另一种动物，您依然也还是没有个顺当的时候。您的智力水平会更低劣，当什么时候在前线某个地点您把您那副没有开化的骨头摊在战场上的时候，整个欧洲都不会有一个人替您挤出一滴眼泪。”

“你会被我关进监狱！”班长绝望地叫道。

志愿兵笑了笑说：“您当然要把我关起来，因为我骂了您。但是您在撒谎，因为凭您的智力，您是听不出什么侮辱的；另外，我敢跟您赌任何东西，您根本不记得我们刚才的谈话，如果我说您还没长成形，是胚胎，那您准会在到达下一个车站之前，甚至在下一个电线杆还没晃过去就会忘掉。您是枯干了的脑干片。我简直不能想象，您是否能把听到我说的什么话连贯地复述出来。您可以问问在场的任何一个您愿意问的人，看我说的含有涉及您智力的话语是否有一星半点的侮辱。”

“当然没有，”帅克作证说，“这儿没有任何人说过一句会使您可能往坏处想的话。一个人如果感到自己受了侮辱，那总是一件很不幸的事。有一回，我在‘地道’夜咖啡馆里和人谈论起了猩猩。有一个水兵和我们坐在一起，他对我们说，有时很难把猩猩和长着胳膊胡子的人区分开来。猩猩下巴颏上长满了毛，就像……他说：‘像，好比说，像坐在旁边桌子上的那位先生。’我们转过身，那位大胡子冲着水兵走了过来，‘啪’地给了水兵一记耳光，水兵把啤酒瓶一把抓起，把大胡子的脑袋砸开了花。大胡子先生倒在地上，昏了过去。我们跟水兵分了手，因为水兵一看到他差点儿把大胡子打死，马上就溜掉了。而后，我们把那位先生救活了。这事我们真不该管。因为那位先生一醒过来就给警察打电话把我们告了。尽管我们都与此事毫不相干，大伙正是被警察带到了警察局。在警察局里，那位先生坚持说我们把他当做猩猩，一直在议论着他。他老是这样一口咬定。我们当然不承认，

根本没说他是猩猩。但他一个劲儿地说我们说了，说他是猩猩，他亲耳听见的。我请求警察局长帮助给他解释一下。局长也好心地向他做了解释，可那家伙一点也就不听解释，说局长根本就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还说局长跟我们是一伙的。于是，他被警察局长关了起来，让他清醒清醒。我们大伙准备返回‘地道’咖啡馆去，可是没有走成，因为我们也被关进了监狱。因此，你瞧，班长先生，一点点芝麻大的误会也能惹出事来。有一位奥克洛赫利采城的公民，在布罗德有人说他是意大利蟒蛇，他就觉得受了侮辱。还有许多类似这样的字眼，但这些词并不是该遭惩罚的呀。比方说，我们要是对您说您是麝香猫，为这事您真能跟我们生气吗？”

押送班长嚎叫起来——不能说他吼了，义愤、狂怒、绝望，一起合并成这有力的强音。神甫鼻子里吹出的尖细哨音为这个音乐节目起了伴奏的作用。

班长凶猛地嚎啕完后，完全陷入了消沉之中。他一屁股坐到椅子上，眼里噙满泪水，两眼呆呆地盯着远方的森林和山脉。

“班长先生，”志愿兵说，“您现在凝视风声飒飒的高山和芬香四溢的森林的样子使我想起了但丁的形象。您有着同样的诗人般的高贵面容，温和又善良的灵魂，对文雅风度的敏感。请您就这么接着坐下去，这姿势太适合您了。没有任何做作和哗众取宠，您带着创作的灵感凝视着田园风光。您肯定在想着，春天里，当这一片荒凉的原野变成了铺满鲜花与绿草的地毯，该是多么美丽啊！……”

“一条小溪环绕着地毯，”帅克插嘴说，“班长先生舔着铅笔，坐在树墩子上，在为《小读者》杂志写诗歌。”

班长完全陷入冷漠麻木之中，而志愿兵却硬说他在一次雕塑展览会上看到过班长的一尊头像：

“请问，班长先生，您给雕塑家史都尔扎当过模特儿吗？”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班长看了他一眼，忧郁地说：

“没当过。”

志愿兵不说话了，伸开四肢躺在椅子上。

押送兵和帅克在打扑克。班长在一旁沮丧地观看，还不时地插嘴，甚至发表意见说帅克不该打出黑桃 A，那是个错误；说不该打出王牌，留到最后甩牌可得七分。

“在酒店，”帅克说，“以前总有一些提醒看牌人的标语。我记得其中一条是这么说的：‘看牌者，别多嘴，小心被打翻在地。’”

军用列车开进了车站，很快要检查车厢，火车停了。

“错不了，”志愿兵会意地瞟了班长一眼，冷淡地说，“检查官已经到了……”

检查官进了车厢。

后备军官摩拉斯博士是参谋部任命的军列指挥官。他们一直把后备军官推到像这样的乏味的工作岗位上。摩拉斯博士已被搞得稀里糊涂。尽管战争前他担任过一所现代中学的数学教师，但是列车少了一节车厢他却无论如何也数不出来。另外，前一站报上来的各个车厢的人数就是与在布杰约维策上车后所报的人数不相符。当他按名册查对时，结果却突然意外地多出了两个野战炊事班。当他发现莫名其妙地多出了许多马匹时，他惊得后背直打颤。在军官的名单中少了两名士官生，设在第一节车厢的团部办公室里，一台打字机怎么也找不着了，所有这些糊涂账令他头疼得要命，他已经把三片阿斯匹林吞下了。现在，他带着满脸痛苦不堪的表情来检查这趟列车。

检查官随着陪同人员走进囚犯车厢，看了看名册，然后听取神色紧张的押送班长的报告：他押送两名囚犯，押送队员有若干，若干名和他一起。检查官再次对着名册，把人数核实了一下，又四处看了看。

“你带的这个人到底是什么人？”他指着神甫厉声问道。神甫此时正趴着睡觉，他的屁股挑衅性地冲着检查官。

“报告，检查官先生，”班长结结巴巴地说“这个，这……”

“这个什么？”摩拉斯博士怒喝着，“讲明白！”

“报告，检查官先生，”帅克替班长作了回答，“趴着睡觉的是神甫先生，他喝醉了酒。他是自己尾随着我们钻进这个车厢里来的。他是我们的上司，所以不能把他撵出去，以免犯下不尊敬长官的过错。他显然是把囚犯车厢当成了军官车厢。”

摩拉斯博士叹了一口气，查看了名册。名册上并没有提起搭这趟车去布鲁克的神甫。他使劲地眨着眼睛。在上一站多出了好几匹马，这一站神甫恰似从天而降出现在囚犯车厢。他毫无办法只好命令班长把睡觉的人翻过身来，要不然，就趴着睡觉的姿势是无法认出他是什么人的。

班长费了好长时间才把神甫翻了个身。这时，神甫也醒了，看见面前站着一个军官，便用德语问：“喂，你好！弗雷迪，有什么事？晚饭好了吗？”而后又把眼睛闭上，转身面朝里睡。

摩拉斯博士立刻就认出他就是头天晚上在军官餐厅里的那个馋鬼，是条以吞吃军官伙食而闻名的鲨鱼。他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这件事你得再向上面报告一下。”他对押送班长说。他正要离开时，他被帅克给叫住了。

“报告，检查官先生，我现在不应该呆在这儿。我的禁闭时间是到11点为止，因为今天正好期满，我已经被关闭了三天，我现在应该出去，和别人一起坐在牲口车厢里。鉴于早就过了11点，请求您，检查官先生，要么放我下车，要么把我送到我该去的牲口车厢或是把我交给卢卡什中尉。”

“你叫什么名字？”摩拉斯博士问道，再次查看他手中的名册。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约瑟夫·帅克，报告检查官先生。”

“喔，原来你就是威名远扬的帅克啊，”摩拉斯博士说，“你确实应该在 11 点钟解除禁闭，可是卢卡什中尉叫我在到达布鲁克之前不要放你出来。他说这样安全一些，因为至少你在路上不至于淘气而闯下什么祸。”

检查官一走，班长再也忍耐不住了，他尖酸地说：

“你瞧见了，帅克，你向更高一级告状有屁用。我如果愿意的话，可以把你们两个拿来点炉子。”

“班长先生，”志愿兵说，“放屁的说法或多或少还是一种让人信服的论证形式，可是一个文明的有智力的人就算是生气或者要对别人进行攻击，也不该使用这一类的语言吧。说什么我们俩可以被点炉子了，这更是您那可笑的威胁。真见鬼，现在您就有这个机会，您为什么没有照办呢？这恰好表现了您智力的极大成熟和您少有的圆滑。”

“够了！”班长边喊边跳了起来，“你们两人可以被我都送进牢房去。”

“什么罪名呢，宝贝？”志愿兵假装天真地问道。

“那是我的事。”班长鼓足勇气说。

“您的事，”志愿兵微笑着说，“您的事也是我们的事。就跟打扑克一样，‘您的牌就是我的牌！’我倒是认为您不得不亲自去报告才使得您如此气恼，才冲着我们大喊大叫。这完全是以权谋私。”

“你们这些下流痞！”班长鼓足他最后的勇气，装出一副吓人的样子说着。

“我来告诉您，班长先生，”帅克说，“我是个老兵。战前我就服过兵役，我看骂人是得不到任何好处的。记得当初我服役的时候，我们连有一个叫做史莱特的老兵，他在超期服役，正如常言道：混碗汤喝喝！他当上了中士，本来早就可以回家的，然而

他有点儿呆狂症，一直跟我们当兵的过不去，就像衣服上的屎一样老是粘着我们，这样做也太不地道了。他不顾一切法令，想着法子欺侮别人。他经常对我们说：‘你们还能算得上是当兵的吗？只不过是一帮懒惰的守夜汉子。’有一天，他把我惹火了，我就去向连长报告这事。‘你有什么事？’连长问，‘报告，中尉先生，我要告我们的史莱特军士长。我们好歹是皇帝陛下的士兵，而决不是什么懒汉守夜的。我们给皇帝陛下尽忠，不是看管果树的。’

“‘听着，瞧你这只苍蝇，’连长回答我，‘再也别让我看见你！’为了这事，我要求把我转到营部去上诉。

“在营部，当我对大尉说我们不是果园看守而是帝国的士兵时，他关了我两天禁闭。可我又要求到团部上诉。到了团部，我把此事说了一番，上校冲着我直吼，说我是可恨的白痴，叫我去见鬼。我还是老一套：‘报告，长官，请把我转到旅部，我要去上诉。’他吓了一跳，匆忙把我们的史莱特军士长召来，他不得不当着所有军官的面为说了‘看守果园的’而向我道歉。事后，他在院子里赶上我，对我说从今后再也不骂我了，然而要盯着我直到把我关进警备司令部的大牢。打那以后，我是倍加小心。这你们可以想象得到。可是我还是小心谨慎得不够。一天，我在仓库站岗。哨兵总是爱在墙上写写画画的，不是画个女人的下身什么的就写两句歪诗。我实在想不出该写些什么，出于无聊，在‘史莱特军士长大坏蛋’的题词下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这下流氓军士马上就把我给告了，因为他一直像条警犬似的在盯我的梢。十分不幸的是那条题词上面还有另一条题词：‘我们不打仗，拉它一泡屎。’这事发生在1912年，正是因为普洛哈斯卡事件，我们的军队随时准备向塞尔维亚进军，因此立刻把我送到了特莱辛的军事法庭。军事法庭的大人们先后15次把仓库墙上的题词和我的签名进行了拍照，10次强迫我写‘我们不打仗，拉它一泡屎’，为的是可以核对我的笔迹。我还当着他们的面写了15遍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史莱特军士长大坏蛋’。后来他们找来一个辨认笔迹专家让我写‘一八九七年七月二十九日，艾尔伯河上的宫廷遭受到艾尔伯河洪水泛滥的威胁’。‘这还不够，’军事官员说，‘我们感兴趣的是‘拉屎’这个词，您多挑些含有字母 S 和 R 的词让他写。’这样他口述，我书写：雷利酒，酋长，鲨鱼，帕夏，郡长，讼棍，敌痞。法院来的字迹专家忙得眼花缭乱，老是回头瞅瞅站在他身后端枪的大兵。最后他说这事得呈报到维也纳，并要我连写三遍‘太阳也开始烤人，天也热得厉害’。他们把全部材料都送到了维也纳，结果宣布墙上的题词不是我的笔迹，但是签的名字是我的笔迹，因为我早已提供了这一点。因而我被判刑六个礼拜，因为我在站岗的时候写名字，也就是说我在墙上写名字的时候决不能同时站好岗。”

“这不就明白了，”班长得意地说，“你到底没有逃脱掉受惩罚，你这个不折不扣的罪犯。这事要是碰上我而不是那个法官，我就要判你六年而不是六个星期。”

“别那么神气了，”志愿兵说，“还是回过头来想想您的结局吧。检查官刚刚对您说过，要您亲自去报告，这种事儿您得认真真地做好准备，考虑您丢掉班长头衔的问题吧。跟宇宙比起来，您真正能算个什么呢？您认为，离我们这趟军用列车最近的一颗恒星比太阳远 27 万倍，因此它的视差等于一弧形秒。如果您也是宇宙间的一颗恒星，那您准是一颗即使用最好的天文仪器也观察不到的小星星。在宇宙中，您太渺小了，找不到您的概念。用半年的时间，您在天上划一道小弧，一年之后划一个小椭圆，可还是小得无法用数字表示。您的视差数小得无法测量。”

“在这种情况下，”帅克插嘴说，“班长先生应该引以为自豪的是没有任何人可以测量他。在部队报告时，无论发生什么事都要保持镇静，不能太上火，因为每次发怒都有碍健康。而值此战争期间，大家尤其要注意珍惜健康，因为战争的苦难要求每一个

人不应该成为跛腿的鸭。”

“如果你被他们关进监狱，班长先生，”帅克带着亲昵的微笑接着说，“要是您受了冤枉，您也不应当丧失勇气，要是他们坚持说他们的，您也要坚持您的。我认识一个煤炭工，战争开始时跟我一起关在布拉格警察局，原因是叛国罪。他叫弗朗季谢克·史克沃尔。因为对实用主义的制裁，后来他被处决了。这家伙在受审的时候问他对审问的记录有什么不同意见时，他说：

‘说是怎么回事就算是那么回事，反正就是这么回事，从来没见过说过的事情不是说过的那样。’”

“为了这几句话，把他关进了黑牢，两天不给吃喝。后来又带他上堂提审，他还是坚持继续说：‘说是怎么回事就算是那么回事，反正就是这么回事，从来没见过说过的事情不是说过的那样。’他们把他送到军事法庭，可能还是因为这几句话，他被送上了绞架。”

“如今有人说绞死和枪毙的人不少，”一个押送兵说，“不久前在练兵场上我们听到了一道命令，说在摩托尔枪毙了后勤兵古德尔纳，因为他老婆到贝纳舍夫来和他告别时，老婆手中的小男孩被上尉用马刀砍死了，惹得他大怒。另外，从事政治活动的人当然要给抓起来。在摩拉维亚枪毙了一名编辑。我们的上尉说，其他的人也全会有这么一天的。”

“什么事情都会有个限度。”志愿兵模棱两可地说。

“你说得对，”班长说，“这种编辑该枪毙。他们只会煽动大伙儿。去年，我还是上等兵，在我手下就有一个曾经当过编辑的。我被他称为‘军队的祸害’。然而当我教他徒手训练时，他弄得满头大汗。他总是说：‘请您把我当人看待。’等到兵营院子里到处是水坑时，我就命令他做‘卧倒’，让他的‘当人看待’见鬼去。我把他带到一个小水坑面前，这小子不得不倒进水坑，溅起的水就像在游泳池里一样。到了下午，要求他必须穿得干干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净净的，军服必须平整洁净。他边刷边叹气，嘴里不停地咕嘟着。第二天，又跟一头猪似的在烂泥里打滚。我站在他面前，对他说：“你明白了吗，编辑先生？哪一样更重要啊，是我这个军队里的祸害，还是你那个当人看待？”这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有文化教养的分子！”

押送班长得意地瞅了志愿兵一眼，接着说：“正是因为他是文化教养的分子，就给报纸写文章说什么虐待士兵的问题，结果把他的一年制志愿兵的牌子也弄丢了。像他这么个有学问的人连拆卸步枪的枪栓都不会，就是给他示范十遍也还是不会，你说能不收拾收拾他？命令他‘向左看齐’，他却把他的愚脑袋有意似地转到右边，而且还像乌鸦一样瞪着眼睛盯着你。操练步枪时，他怎么也弄不明白该先抓住枪的哪个部位，是枪的背带还是枪的子弹盒？你要告诉他怎么用手取下枪带，他瞪着眼睛傻看着你，就像一头小牛犊盯着一扇新门。他甚至闹不清枪该扛在哪个肩膀上，行起礼来像猴子。要他向左转或是向右转时那真是命。队列训练正步走时，你还没见他学踏步的德行呢。要他转身，他根本不知道他的腿该往哪边迈，啪，啪，啪，他可能要往前走五六步，然后像站在转盘上的公鸡转过身来。齐步走时他像风湿痛的人走路，要不就像祭把节跳舞的老娘儿们似扭动着走路。”

班长吐了一口唾沫，继续说：“我特意从仓库里拿来一只生锈得不行的步枪发给他，好让他学会擦枪。可他就像公狗摆弄母狗一样，他就是再多买两公斤麻絮，也擦不干净一支步枪。他越擦锈越多。报告时，大伙一个接一个地轮着看他的枪，谁都奇怪他的枪怎么会是除了铁锈还是铁锈。我们的上尉总是对他说他永远也成不了一个军人，还不如去上吊，简直是浪费军饷。可是他只是隔着那副眼镜玻璃片挤挤眼。只有休息日或不执勤，他才没有那么难过。在这种时候，他常写些有关折磨士兵的文章寄到报

纸上发表，结果有一天他的行李箱子受到搜查。啊！他的书真不少，都是些关于裁军与世界和平的书。因为这，他很快就去了警备司令部的监狱。从此我们清静了。后来，他忽然在办公室里重现，干着抄写分发军饷名册的事儿，这样我们当兵的就不能与他接触了。这就是这个知识分子的可怜下场。要不是由于胡闹，他也不会失去志愿兵晋升的机会，他也就成为一个完全不同的人，有也许当上中尉呢。”

班长叹了一口气说：“他连大衣上的褶都不会打。他从布拉格订购了一些水剂和各种抛光油擦纽扣，然而他的纽扣看上去依旧还是锈得跟以扫（《圣经》中的人物）一样。不过他唠叨起来还是挺在行的。他在办公室工作时，别的什么都不干，就只是地发表他的哲学高论。他以前就有这个喜好，就像我对你们说过的，他开口就提他的‘人’。有一次他对着该‘扑通’一下子倒进去的水坑又扯谈起来。当他趴下后，我对他说：‘当你躺在稀泥中喋喋不休地谈论“人”时，请你记住：人是上帝用泥巴创造的，所以人必须呆在泥巴里。’”

说完了想要说的话，押送班长在自我陶醉中沉浸着，并等着看志愿兵能说出什么话来。

没想到，帅克开腔了：“多年之前，也是因为这种事情，也是像那样折磨士兵，第三十五团有一个叫科尼切克的拿刀子捅死了他的班长和他自己。我是在《通讯员》杂志上看到的。班长身上挨了30刀，其中12刀以上是致命的。那士兵行凶后坐在死去的班长尸体上把自己也捅死了。许多年前，在达尔马提亚也发生过另一件案例：他们砍断了班长的脖子，到现在也不知道是什么人干的。此事依然笼罩在神秘之中，只知道班长名叫费雅拉，来自都尔诺夫附近的德拉波夫纳村。此外，我还知道另一个班长，他是第七十五团的，名叫莱曼克……”帅克高兴的叙说终于被躺在椅子上酣睡的神甫拉齐纳那大声的叹息打断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神甫醒来了，保持着他的尊严与风度。他醒来时的神态与欢乐的老拉伯雷笔下的馋鬼巨人卡冈都亚早晨醒来的表情一样。

神甫在椅子上放完屁，打着嗝，又张开巨嘴大声打哈欠。最后终于坐了起来，惊奇地问道：

“见鬼了，我这是在什么地方？”

班长见这位长官醒来，奴颜婢膝地回答说：

“报告，神甫先生，您光临到囚犯车厢了。”

从神甫脸上掠过一丝惊讶，他默不做声地坐着，拼命地回想但什么也记不起来了。头天深夜所发生的事情和他一觉醒来却在装有铁栏杆窗的火车车厢里之间似乎隔着一片茫茫的海洋。

最后，他问那个奴相十足地站在他面前的班长：

“是奉什么人的命令把我在这儿当做……”

“报告，神甫先生，没有人下命令。”

神甫站起来，在椅子之间来回踱步，嘴里絮絮叨叨、自言自语地说他弄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后来他又坐下说：“我们到底往哪开？”

“报告，神甫先生，往布鲁克开。”

“那么，去布鲁克去干什么？”

“报告，神甫先生，我们第九十一团全部调防到那儿。”

神甫又开始费尽心思回想事情的经过：他是怎么啦，又是怎么上了这节车厢，究竟为什么去布鲁克，而且是在押送之下跟第九十一团一起前往。

他总算完全从昏睡中醒来，能够认清楚志愿兵了，于是掉过头问道：“你是有文化的人，能不能跟我解释清楚，不要废话连篇，要实情实说，我是怎么跟你们在一起做伴的？”

“愿意为您效劳，”志愿兵友好地说，“早上我们在车站上火车的时候，您自己加入我们的队伍上了车。因为您喝多了一点。”

班长瞪了志愿兵一眼。

“您上了我们这节车厢，”志愿兵接着说，“事情就是这样的。您躺在椅子上，这位帅克把他的军大衣垫在您的头下面。在上一个车站检查官检查时，您还被列入了在这趟车上旅行的军官名单之中。可以这么说，您被正式地发现了，为这件事儿，我们的班长还得自己交代呢。”

“我懂了，原来是这么回事，”神甫叹了一口气说，“到了下一站我还是挪到军官车厢去为好。你们知道午饭开了吗？”

“到了维也纳才开午饭，神甫先生。”班长插嘴回答。

“原来是你把自己的大衣给我当枕头的，对吗？”神甫对帅克说，“多谢你了。”

“不值得谢，”帅克回答说，“我不过做了每个士兵都应该做的事。看到自己的长官脑袋下面什么都没有垫着而且长官还——您怎么——怎么说来着，谁都会尊重他的长官的，即便是长官处于半醉半醒之中。在侍候神甫方面我是老手了，因为我给神甫奥托·卡茨当过勤务兵。随军神甫都是仁慈又可爱的人。”

头一天的醉酒使得这位资深的随军神甫焕发出了一种民主精神，他把一支香烟掏出来递给帅克说：“抽一口吧，我的孩子。”

“因为我的事你还得去交待问题，对吗？”他又对班长说道，“不用怕，我会让你开脱掉的，你不会出什么的。”

“至于你，”他对帅克说，“我将让你跟着我。跟我在一起你准会过得像躺在鸭绒袋子里一样舒服。”

此时的神甫空发善心，对大家许愿说要为每个人尽点力。他要买巧克力糖给志愿兵，买罗姆酒给押送队，要把押送班长调到第七骑兵师参谋部摄影队去，总之，要把这儿所有的人都解放出去，肯定不会忘记他们。

他不仅给帅克香烟抽，还把烟盒掏出来把香烟分发给大家抽，并宣布他允许所有的囚犯抽烟，他要尽他的努力来减轻对他们的惩罚，让他们恢复正常的军队生活。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不想要你们将来怪我。我认识许多人，我是不会让你们不走运的。你们每一个给我的印象都是上帝喜欢的正派人。即使犯有过失，也正在为自己的行为悔过。我看得出，你们是很高兴地，心甘情愿地接受上帝对你们的考验。”

他转身问帅克：“你是为什么事儿受罚的？”

“上帝对我的惩罚，”帅克虔诚地说，“是对到团队报到的惩罚，神甫先生，由于我到达团队的时间晚了，可这并不是我的错。”

“上帝是最公正、最仁慈的，”神甫肃穆地说，“他知道应该罚谁，以此来显示上帝的智慧和万能。那么，你这位志愿兵又是怎么会被关起来的呢？”

“这是因为慈悲为怀的上帝亲切地把风湿症降临到我身上，”志愿兵回答说，“我便骄傲起来。等我服完刑罚，就要被打发进厨房了。”

“上帝所为全然正确，”神甫听到厨房情绪就振作起来，他说，“正派的人就是在厨房也能造就一番事业。厨房正是应该把有文化素养的人分派去的岗位，因为需要完成各种各样的配菜任务。重要之举不在煮和烧，而在于调配之精心的安排。比方说做烧汁，有文化的人做洋葱烧汁时，准会各种青菜都用一点，放在黄油里焖，然后加进各种调料，胡椒，香料，一点儿韭菜花和姜片。可是普通的厨子就只知道把洋葱拿来一煮，然后浇在黑乎乎的油炒面上算是完了事。我希望在军官餐厅里能看见你谋得一份差事，这是最好不过的了。一个人要是没有文化照样可以从事某个行业而生活，可是如果在厨房里就得露馅啦。昨天晚上，布杰约维策军官餐厅准备的菜中有一样马德拉酒黄焖腰花。愿上帝宽恕这个厨子的罪过。能做出这种黄焖腰花的厨师一定是一个来自斯库特茨的教师。我在第六十四预备团的军官食堂也吃过一回马德拉酒黄焖腰花。他们像普通小饭店往腰花里加胡椒一样往里面

加了些茴香。谁这么做的？你猜那个厨子战前是做什么的？是在一个大庄园喂牲口的！”

神甫停了一会儿，而后把话题引到新旧约中的烹调方面的问题上。他说，那个时候人们对在祭神和其他宗教庆典活动之后安排的盛宴是非常看重的。随后，神甫又提议大家一起唱歌。对此，帅克积极附和，只可惜与平时一样走调。他们开始唱了起来：

调皮的卡罗琳娜丢了个飞眼，

抱着酒桶的牧师紧跟在后面。

但是神甫听了一点也没有生气。

“要是这儿有一点罗姆酒就好了，并不一定需要葡萄酒。”他满脸充满友善的气色微笑着说，“没有那个卡罗琳娜也行，她只会勾引人走邪路。”

押解班长极其小心地从上衣口袋里摸索出一只扁瓶子，里面装有罗姆酒。

“报告，神甫先生。”他细声细语地说，从声音里可以感觉出他作出了牺牲，“请您不要见怪。”

“我当然不见怪，小伙子，”神甫兴高采烈地说，声音里充满了欢快，“为我们一路平安干杯！”

“我的老天，”看到神甫一口下去，就没了半瓶酒，班长忍不住叹息道。

“你这个淘气鬼，老弟，”神甫微笑着，眨着眼睛意味深长地说，“你连对上帝都不恭敬，上帝会惩罚你的。”

神甫又对着扁酒瓶痛饮了一大口后把酒瓶递给帅克，不容分辩地下达命令：“喝掉它！”

“命令就是命令。”帅克把空瓶子还给班长，心情愉快地对班长说。盯着空空如也的瓶子，班长眼里闪烁着奇特光彩，而这种眼光只有在精神病人的眼中可以找到。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在列车到达之前，我要先睡一下，”神甫说，“等我们一到维也纳，请劳驾把我叫醒。”

“你，”他对帅克说，“先到咱们军官食堂去，拿副刀叉，把我的午饭弄来。就说是神甫拉齐纳要的。记住要双份，假如是馒头的话，不要拿两头的。两头的小些，会吃亏的。然后到厨房去搞瓶葡萄酒来，把你的饭盒带上，让他们给你倒点罗姆酒。”

神甫在兜里掏了一阵子。

“喂，”他对班长说，“我没带零钱，借给我一个金元。喏，给你吧！你叫什么名字？帅克？”

“把钱带上，帅克，这是给你的！班长，再借给我一个金元。你瞧，帅克，等你把事情办成后，还会得到这第二个金元。还有，记得盯着找他们要些香烟和雪茄给我。如果他们还发巧克力糖的话，给我拿两份；要是发罐头，要他们给你熏舌头或者鹅肝的；要是发瑞士干酪，记住别让他们发给你边边上的那一份；发匈牙利香肠也是一样，不要两头的，要中间切下来的一截，软和一些。”

神甫在椅子上伸了伸懒腰，不久就又睡着了。

“我想你对我们俩捡来的这个弃儿一定非常满意吧，”伴着神甫的呼噜声，志愿兵冲着班长说道，“真是个可爱的宝贝儿。”

“正如俗话说，断了奶的孩子，”帅克说，“可以自己抱着瓶子喝了。”

班长寻思了一阵子，忽然抛弃了他的那份恭顺，没好气地说：“真是荒唐到家了！”

“说什么身上没带零钱，这倒使我想起了德衣维来的一个石匠，他名叫姆里契柯，”帅克说，“他同样也总是说没带零钱，到他因诈骗坐牢时，欠了一身的债。他大把大把地花钱吃喝，身上总是不带零钱。”

“战争爆发以前，在第七十五团，”一个押解兵说，“有一个

大尉把团队的款子都喝光了，结果被撤了职。现在他又当上了大尉。还有一个军士长，偷走了部队的 20 多包做领章的呢布，现在却当上了准尉军官。可是不久前，塞尔维亚有一个步兵因为把应该吃三天的罐头一次就吃光了，结果被枪毙了。”

“这算不了什么，”班长说，“但是向一个穷班长借两个金元去给小费，那才真是……”

“拿去吧，这钱是你的，”帅克说，“我并不想靠你的钱来发财。即使神甫给我一个金元，我也会还给你，这样你就不会哭鼻子了。有长官找你借钱供他自己开销，你应该感到高兴。你也太自私了。这只不过是区区两个小小的金元的事。要是叫你为你的长官去牺牲性命，比方说他负了重伤躺在敌人的阵地上，要你去救他，用你的手把他从敌人的炮火中抱回来，敌人向你扔榴霰弹或者别的什么东西，我倒想看看此时你会是个什么样子。”

“你准会吓得拉下一裤裆屎，”班长以攻为守地说，“你是非常胆小的臭勤务兵。”

“打仗时拉一裤裆屎的人有的是，”刚才那个押送兵又附和说，“前不久，在布杰约维策有一个伤兵告诉我说，他在进攻的时候，连拉了三次屎：第一次是从掩体爬到铁丝网前的开阔地的时候；第二次是他们开始剪铁丝网的时候；第三次当俄国人端着刺刀枪高呼‘乌拉’，朝着他们冲过来的时候。接着，他们又退回战壕里，在那个连队里，没有一个人不把屎拉在裤裆里的。有一个被打死的士兵倒在尸体的上面，他的两条腿悬空吊着，他的脑袋被榴霰弹炸去了一半，就像是被削去了一半似的。这个士兵在最后的时刻也拉了一裤裆屎，屎和血混在一起，顺着裤腿淌到靴子上又滴进战壕里，和他那半边脑袋和脑浆都泡在了一起。这种事谁都料想不到是怎样发生的。”

“有的时候，”帅克说，“交战中会有人恶心，想呕吐。在布拉格的波霍舍列茨区‘观景楼’酒馆里，一个从普舍米斯尔来的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伤兵给我们讲了一个在碉堡下肉搏战的故事。一个俄国大汉忽然出现在他的面前，端着刺刀，一大把鼻涕在鼻孔里挂着，冲着他过来了。当他一看到俄国兵鼻子上的那串鼻涕。忽然感到一阵恶心，就马上返身向急救站跑去。那儿说他得了霍乱，把他送到了布达佩斯的霍乱防治所。谁知到了那儿真的得了霍乱。”

“那是一个普通列兵还是班长？”志愿兵问。

“是班长。”帅克随口回答道。

“这样的事也会在每个志愿兵身上发生，”班长愚蠢地说，一边得意洋洋地看了一眼志愿兵，那神态似乎在说：“我就是冲着你说的，看你能怎么办？”

但是志愿兵并没有理睬他，而是在椅子上躺了下来。

列车快到维也纳了。那些没有睡觉的人望着窗外的铁丝网设置的障碍物和维也纳郊外的各种工事。这种景象很明显在整个列车上唤起了一种抑郁感。

车厢内一直回响着的卡尔贝什山民歌的歌声：“等我归来，等我归来，等待着我再次归来……”然而现在，在维也纳被铁丝网包围起来所带来的不愉快的印象中，这歌声沉静了下来。

“一切都准备好了。”帅克看着窗外的工事说，“一切都井然有序，只是星期天维也纳人外出郊游时有可能挂破裤子，他们得小心才是啊。”

“维也纳真是一座重要的城市，”他继续说，“想想那些野兽够刺激的了！想当初在维也纳时，我最喜欢去看猴子。可是要是皇家宫殿的人驾车出来，任何人就不许越过警戒线。有个第十区来的裁缝跟我在一起，他竟铁了心不顾一切地要去看猴子，结果被抓了起来。”

“你去过皇家宫殿吗？”班长问。

“那儿相当漂亮，”帅克回答说：“没去过那儿，有一个去过的人跟我说过。最精美不过的是皇宫的卫士了。每个卫士必须身

高两米，退役后每个人都可得到一座杂货店维持生计。说到公主，简直多得成群。”

列车驶过一个车站，他们身后传来了管弦乐队演奏的奥地利国歌。这个乐队很可能是把地点搞错了，因为列车走了好大一会儿才进了另一个车站停下来，分发了配给，举行了欢迎仪式。

这个欢迎仪式与战争初期的仪式大不相同了。那时候士兵上前线，每到一车站都能饱餐一顿，有穿着愚笨的白色裙子的少女们来欢迎他们；她们带着一副副更加愚蠢的面孔，手持着愚蠢的花束；最愚蠢不过的是某位太太发表的欢迎词；而他的丈夫此时却装成一位伟大的爱国者和共和国的公民。

维也纳的接待团由下列人组成：三名奥地利红十字会的女委员，维也纳妇女战时工作委员会的两名会员，维也纳市政当局的一位官方代表和一位军方的代表。

他们一个个满脸倦容。装运士兵的列车白天黑夜地打这儿经过，运载伤兵的救护车每小时都有。车站不停地把装有俘虏的列车从这条轨道调到另一条轨道。每到一趟列车，各协会、各团体的人都得到场迎送。这些事情日复一日地进行着，他们开始的热情已变成了打不完的哈欠。他们也轮班，可是每一个到维也纳车站来搞接待的人都像今天迎接从布杰约维策开来的团队专列的人一样非常疲倦。

装牲口的车厢里的士兵凝视着车厢外面，他们的神情就像正要上绞架的人那样绝望。

妇女们走上前，向他们分发姜汁饼，饼上面用糖汁写着：“胜利与复仇”，“上帝惩罚英国佬”，“奥地利人有祖国，热爱祖国，为祖国而战”。

来自卡尔贝什山区的山民们虽然给姜汁糖饼塞得饱饱的，但是仍然可以看得出，他们的绝望神情并未因此而消失。

随后传来命令，各连到车站后边的野战伙房去领午饭。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军官食堂也在那儿，帅克便照神甫的吩咐前去领取食品。志愿兵留在车厢内等着开饭，因为押送队派了两名押送兵去替整个囚犯车厢的人领午饭。

帅克出色地完成了神甫的命令。过铁路的时候，他看见卢卡什中尉在轨道间漫步，期待着军管食堂能给他留下点什么食品。

他目前的处境令他感到非常不快，因为他暂时与克什纳尔上尉共用一个勤务兵，而这家伙只是侍候他自己的主子，轮到卢卡什中尉时，则完全采取消极怠工的态度。

“帅克，你这是在给谁送东西？”快快的中尉问道。此时帅克正把一堆东西搁在地上，这堆用他军大衣包起来的東西正是他连欺带骗从军官食堂弄到手的食品。

帅克忽地吓了一跳，但马上就清醒过来了。他的脸上堆满了欢乐与镇静，回答说：

“这是给您的呀，报告长官。只是我找不到您的车厢，另外，我不知道，要是我跟随了您，列车指挥官会不会发火。他是地地道道的猪猡。”

卢卡什中尉疑惑地看着帅克。然而，帅克却继续亲切而又大胆地说：“那家伙真是头猪猡，长官。他来检查列车的时候，我当时就向他报告过。我告诉他说已经 11 点钟了，我的服刑期到了。我应该到装牲口车厢去或是到您那儿去。可他却粗鲁地斥责我，假如我呆在原来呆着的地方，说这样的话，一路上我就不会给您丢脸。”

帅克摆出一副殉难者的神色说：“好像我真的给您丢过脸似的，长官。”

卢卡什中尉叹了一口气。

“我当然从来没有给您丢过脸，”帅克继续说，“如果说出过什么事儿，那纯粹是巧合，是上帝的安排，就像佩赫希姆瓦的凡尼切克老头第 36 次坐牢时说的那样。我从来也没有想到过有意

闯乱子，长官，我总是想做点有用的事，做点漂亮的事。要是我们俩谁都没得到好处，只招惹来倒霉和折磨的话，那也不能算是我的错啊。”

“别哭得这么伤心了，帅克，”卢卡什中尉温和地说，这时他们已快要到军官车厢了，“我一定想方设法让你再回到我身边。”

“报告，长官，我不哭了。只不过是一想到在这场战争中，在这个世界上，在所有的人中我们俩是那么的倒霉，听凭命运的折磨，我心中就很难受。我心想，我已尽了平生最大的力气，可命运也太残酷了。”

“平静一点，帅克。”

“报告，长官，要不是遵守下属服从上司的规矩，可以说我是难以平静的。但是正如事情本该是的那样，遵照您的指示，我还是完全平静下来了。”

“那么就钻进车厢去吧，帅克。”

“报告，我正往里钻呢，长官。”

寂静的夜色笼罩着布鲁克的军营。士兵们在营房里冻得直发抖，而军官的营房里却因炉火太旺不得不把窗子打开。

从一个个设了卫兵的哨位上，不时地传来哨兵的脚步声，他们正用踏步来把睡意驱赶。

利塔河畔的布鲁克城里，皇帝陛下的肉类罐头厂灯火通明。罐头厂日夜开工，把各种碎骨烂肉猪肠牛肚加工成罐头。风从厂区吹来，刮过营房的每个角落，带来了腐烂的腱子肉、蹄子、脚爪和熬骨头的臭气。

一间遗弃了的照像馆，战前有一位摄影师在这儿专为在打靶场上消磨青春岁月的士兵拍照。从照像馆放眼望去，能看到利塔河河谷的全景。“玉米穗”妓院在闪烁着红灯。斯特凡公爵于1908年在参加肖布罗大演习时宠幸过这家妓院。现在军官们天天到这儿来寻欢作乐。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这是最豪华的妓院，普通士兵和志愿兵禁止到此惠顾。

士兵和志愿兵只能去“玫瑰屋”。从那间遗弃的照像馆也可以看见“玫瑰屋”的绿色灯光。

在前线此时也保持着与以前相同的等级划分，那时的君主政权只有在旅部设立称为“噗”的流动妓女院来维持军队的士气，除此而外，别无他法。

由此产生出供军官、军士和普通士兵等三种皇家妓院。

利塔河畔的布鲁克城灯火辉煌，河对岸的基拉利希达、齐斯莱依塔尼亚和特朗斯莱依塔尼亚也闪烁着灯光。在匈牙利和奥地利的这两座城里，吉普赛人的管弦乐队在奏乐，咖啡馆和饭店的窗口灯光灿烂，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当地的富豪和官吏带着他们的太太和成年的女儿来到咖啡馆和饭店，这利塔河畔的布鲁克和基拉利希达就成了巨大的纵情作乐的妓院。

一天晚上，卢卡什中尉到城里剧场看戏，还没有回来，帅克正在兵营的一间军官营房里等他。帅克已经给中尉把床铺好，他坐在床上，而文策尔少校的勤务兵则坐在对面的一张桌子上。

少校又返回到团里来了，他在塞尔维亚的德里纳河打了败仗，彻底地暴露出来他的无能。听说当时他的营还有一半的人在河对岸，而他却下令毁掉浮桥。现在他被调到基拉利希达打靶场当指挥官同时兼管兵营的军需供应。军官们都说文策尔少校将会大捞一笔。卢卡什中尉和文策尔少校的房间共用一条过道。

文策尔少校的勤务兵米古拉谢克是麻脸小个子，他一边摇晃着双腿一边骂道：“想不到我那个老混蛋怎么还不回来，我倒要看看这个死老头子去哪儿鬼混了一整夜。如果给我留下房间的钥匙就好了，那我就可以上床躺着，喝它几口。他的葡萄酒海着呢。”

“听说他还卖掉了不少，”帅克说着，一边很自在地吸着中尉的香烟，因为中尉严禁他在房间里抽烟斗，“可是，你肯定知道

他的那些酒是从哪儿弄来的吧？”

“他叫我去哪儿弄我就去哪儿弄，”米古拉谢克气虚地说，“他给我开一张单据，我就到医务所把东西领回来拿回房间。”

“要是他要你去偷团部的钱柜，”帅克问，“那你也去偷吗？在背后你敢骂他，可当着他的面你却像根杨树枝一样的发抖。”

米古拉谢克的眨了眨细小的眼睛说：“那我要仔细考虑考虑。”

“没有什么要仔细考虑的，你这个傻小子！”帅克对着他喊道，但是突然住嘴了。只见门开了，卢卡什中尉走了进来。立刻可以看出，他的心情十分愉快，因为他头上的帽子前后戴反了。

米古拉谢克吓呆了，忘了从桌子上蹦下来，就坐在桌子上行礼，也忘了自己根本就没戴军帽。

“报告，长官，家中一切情况正常。”帅克大声报告说，行动上所表现的是完全按军事条例上规定的坚强军人的外表，只不过香烟还叼在嘴里。

可是，卢卡什中尉并没有在意到这些，而是径直冲着米古拉谢克走去，后者正瞪着眼睛盯着中尉的一举一动，行军礼的手还没有放下，仍旧坐在桌子上未动。

“我是卢卡什中尉，”中尉自我介绍着说，同时迈着不太坚实的步伐走近米古拉谢克，“你叫什么名字？”

米古拉谢克没吭声，卢卡什把一把椅子拖过来，坐在了米古拉谢克的面前，抬头望着他说：“帅克，把我箱子里值班用的左轮手枪拿来。”

当帅克在箱子里找手枪的时候，米古拉谢克恐慌地盯着中尉，嘴里一声不吭。要是他此刻意识到他正坐在桌子上，那他只会更加丧魂失魄，因为他的两只脚正碰着坐在面前的中尉的膝盖。

“喂，你叫什么名字，老弟？”中尉朝上对着米古拉谢克猛喝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了一声。

然而这位勤务兵仍不吭声。据他自己事后解释说，他被中尉的意外归来吓瘫痪了，他想从桌上蹦下来，但做不到；他想回答问题，可是做不到；他想把行礼的手放下来，可是还是做不到。

“报告，长官。”帅克插进来说，“手枪没有上子弹。”

“那就把子弹装上，帅克。”

“报告，长官。没有子弹了。再说把他从桌子上打下来也很困难。请允许我多嘴，长官。他叫米古拉谢克，是文策尔少校的勤务兵。每当他看见当官的大人，就总是吓得不会说话了。他胆小如鼠而不敢出声。可以说他是十足的草包，是乳臭未干的傻小子。文策尔少校每次进城去，总是让他在走廊上呆着，可怜巴巴地在兵营里的勤务兵之间逛来逛去。他要是因为什么原因而吓成这样的话，那倒还情有可原，可是他的确没有干什么坏事呀。”

帅克吐了一口唾沫，从他的口吻中，从他在称呼米古拉谢克时用“他”中可以看出：帅克对文策尔少校的勤务兵的懦弱和非军人的举止是不屑一顾的。

“长官，请允许我闻一闻他。”帅克接着说。

帅克一把拖下米古拉谢克，他依旧坐在桌子上傻子般地看着中尉。帅克让他在地上站稳，开始闻他的裤子。

“还没有呢，”他报告说，“可是眼看着要来了，要不要趁早把他撵出去？”

“把他轰出去，帅克。”

帅克把浑身发抖的米古拉谢克带到走廊里，随手关上门后对他说：“看你这个笨蛋，我算是救了你一命。文策尔少校回来后，给我拿瓶酒来，什么也不要说，你懂了吗？我可不是在开玩笑，我救了你的命，真的是救了你一命。我的中尉喝醉了酒的时候，那可不是闹着玩的。这种时候，我是惟一能应付他的人，别人都不行。”

“我……”

“你，你个屁！”帅克鄙视地打断他的话，“到门槛上去坐上去，等着你那个文策尔少校回来吧。”

“你够了吧，”卢卡什叫过帅克说，“我对你有话说。你不要像头呆猪似的老是站在那儿敬礼，坐下来，帅克，别‘遵命’，把你的嘴闭上，听清楚我的话。你知道基拉利希达绍普隆大街在哪儿吗？看在上帝的份上，你先别又来你的‘报告，长官，我不知道’。你要是不知道，那就说‘不知道’，这就够了。拿张纸条记下来：绍普隆大街十六号。那栋房里有一个五金店，你知道五金店是什么样的吗？天哪，别说‘报告’，就说‘知道’，或是‘不知道’。原来你知道五金店是什么样子的，你知道？那好。那家店主是一个叫卡柯尼的匈牙利人，你知道匈牙利人是什么吗？啊，真是见鬼，知道还是不知道？知道，那好。他就住在店子上的二楼，你知道二楼吗？不知道，他妈的！那我就告诉你，他就住在那儿，这你总该懂吧？明白了，好。你要是再不明白，我就关你的禁闭！你记下那家伙的名字没有？他叫卡柯尼。记下了，好。明天上午10点钟左右，你进城去，找到这栋房子，上到二楼，把这封信交给卡柯尼太太。”

卢卡什中尉把他的皮夹子打开，打着哈欠，把一个没写收信人地址的白色信封塞到帅克手里。

“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帅克，”他接着说，“越小心越好，所以，正如你也看到的，那上面没写地址。我相信你肯定能把信完好地送到。还有，再把那位太太的名字记下来，她叫艾蒂佳，写下‘艾蒂佳·卡柯尼太太’。我再告诉你：你要准确无误地把信送到，然后等着回信。我已在信中注明，你一定要等一个回信。有什么不明白吗？”

“长官，如果他们不给我回信，我该怎么办？”

“那你就说无论如何都要有个回信。”中尉一边回答，一边张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大嘴巴打了一个哈欠，“现在我要睡觉去了，今天实在太累了。天哪！我们喝了多少啊！换上任何别的人像我这样过一夜，也会跟我一样累倒的。”

卢卡什中尉开始并不打算在城里呆太长时间，傍晚离开营房到基拉利希达的匈牙利剧院去，只是想看看那里正在上演的匈牙利小歌剧。演出的主角是一些肥胖的犹太女演员，她们的拿手把戏是在舞蹈时把腿踢向半空中，为了更加取悦军官们，她们既不穿紧身裤也不穿三角裤衩。当然从中得到的满足与画廊的欣赏不可同日而语，可是对于炮兵部队的军官们却是一种特殊的享受，这些军官还坐在池座里拿着炮兵的野战望远镜来欣赏这种美景。

但是这种有趣的丑剧对卢卡什中尉失去了吸引力，因为他租到的看戏望远镜不是无色的，他看到的不是一条一条的大腿，而是一道一道晃动的紫色影子。

第一幕演完，幕间休息。一位太太把卢卡什吸引住了。这女人正把陪她的一个中年男子拖向衣帽室，对他说要立刻回家去，因为她不要看这样的东西。她用德语大声说着，而她的伴侣却用匈牙利语回答：“对，我的天使，咱们走，我同意。这种表演太没味道了。”

“叫人恶心，”女人气呼呼地说，那位先生替她披上到剧院穿的斗篷。她的双眼喷射出对这种淫秽表演的愤怒火焰。她那对乌黑的大眼睛，正和她那漂亮的身段般配。她说话的时候，朝卢卡什中尉看了一眼，又愤慨地说了一遍：“恶心，真令人恶心！”她的这一眼引发了一段简短的浪漫故事。

卢卡什中尉从衣帽室的侍从那儿打听到他们是卡柯尼先生和夫人，在绍普隆大街十六号开了一家五金店。

“他和艾莱佳太太住在二楼，”衣帽室的侍从以妓院老鸨特有的细致与殷勤介绍着说，“女的是来自绍普隆的德国人，男的是匈牙利人。这儿的一切都是混合起来的。”

卢卡什中尉从衣帽室取出大衣便进城了。他在“阿尔布雷希特大公”饭店碰上了第九十一团的几个军官。他没说什么话，酒却喝了不少。心里盘算着他该怎么给那位严肃、有道德而又挺漂亮的太太写封信。这位太太肯定比舞台上的那些被军官们称之为“疯娘儿们”的对他更有吸引力。他怀着极好的心情走出去来到一家小咖啡馆“圣·斯特凡十字架”，走进一小间雅室，在那儿撵走了一个声称可以为他脱得精光任他玩弄的罗马尼亚女人。而后要来笔墨纸张和一瓶法国白兰地，经过一番周密的考虑，写下了如下他自以为是平生最为得意的一封信：

亲爱的夫人，

昨天我在市歌剧院观看了使您深为不快的那场表演。

在第一幕演出过程中，我始终注视着您和您的丈夫。我觉察出……

“管不了那么多了，”卢卡什中尉自言自语地说，“那个家伙为什么该有这么漂亮的妻子，他看上去像是脱了毛的猩猩。”

……您的丈夫津津有味地凝视着舞台上淫秽的表演，而您，亲爱的夫人，对此却相当反感，因为它根本就谈不上是艺术，而是对人类情感世界最隐私处的无耻挑逗。

“这小娘子的胸脯真是丰满，”卢卡什中尉寻思着，“干脆照直说。”

请您原谅，亲爱的夫人，我如此冒昧地给您写信，而我对您而言却完全是陌生人。我一生见过不少女人，可没有哪一个能像您这样给我留下如此之深的印象，因为您对人生的看法和观点与我完全一致。我相信您的丈夫一定是纯粹的自私主义分子，硬把您拖在他身边……

“不行这样写不行。”卢卡什中尉对自己说。他画去了“硬把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您拖在他身边”而改写成：

……从他自己个人的趣味出发，亲爱的太太，带您去看仅仅只合他那种欣赏水平的表演。我喜欢坦诚，我并不希望干预您的私生活，只是期盼私下与您就纯艺术问题而交换看法……

“在这儿的旅馆不合适，我得把她带到维也纳去，”卢卡什中尉思量着，“我得找个出差的机会。”

……因此，亲爱的太太，我冒昧地请求与您会面，正大光明地与您进一步相互认识。我是即将奔赴前线艰难行程的人，想您不会断然回绝这一请求的。如蒙您慷慨应允，虽置身于战火的硝烟之中，我也将铭记这一最美妙的时刻，即您能理解我正如我理解您一样。您的决定就是对我的命令。您的回音是我一生中最具决定性的时刻。

他把名字签上，喝光了白兰地，又要了一瓶，然后，一杯接一杯地喝着，一边读着他信中的最后几行，几乎被感动得落下泪来。

早上9点钟时，帅克把卢卡什中尉叫醒。“报告，长官，您睡过了头，误了上班时间。我也该到基拉利希达去送信了。我7点钟时叫了您一次，7点半时叫了您一次，8点钟部队从这儿经过去上操时我又叫了您一次，可您只是翻了个身。长官，哎！长官……”

卢卡什中尉嘴里不知咕噜着说些什么，又要翻过身去，可这次没有翻成，因为帅克无情地把他摇醒，大声叫嚷着：“长官，我要到基拉利希达去送这封信啦！”

中尉打了个哈欠说：“送信？啊，对了，给我送信。这事要小心，明白吗？只有你知我知，去吧。”

中尉把帅克掀开的毛毯又裹在身上，继续睡觉，而帅克已出

发到基拉利希达去了。

如果不是帅克在路上意外碰上了老工兵沃吉契卡，要找到绍普隆街十六号也不至于有什么困难。这位沃吉契卡分在“施蒂里亚”人的团队里，他们的营地就在河边的帐篷里。多年以前，像这样相遇确实不同寻常，他们不得不一块儿到布鲁克的“黑羊”酒馆去喝几杯，再说那儿的女招待鲁仁卡是他们的一位相好，她也是捷克人，军营里的捷克志愿兵都欠她的账。

最近一段时间，老滑头的工兵沃吉契卡不停地向她讨好，他手头有一张所有即将离开军营的先遣营的清单，以便她去找那些捷克志愿兵并及时提醒他们别在未还清欠账的情况下就在战斗的呐喊声中消失了。

“你究竟是去哪儿？”沃吉契卡在他和帅克喝了一阵子美味葡萄酒之后问道。

“这是秘密，”帅克回答道，“不过你是老朋友了，我不妨跟你说。”

他把一切都详细地讲了一遍。沃吉契卡声称身为老工兵，决不能丢下帅克不管，他要跟帅克一道去送那封信。

他们一块儿大谈过去的事情，到了吃午饭的时候，他们才离开“黑羊”酒店，一切对他们来说好像自然而又顺利。

除此之外，他们俩的心里都有一个信念，那就是他们谁都不怕。在前往绍普隆街十六号去的路上，沃吉契卡表现出对匈牙利人的深仇大恨。喋喋不休地讲着他在每一处与匈牙利人打斗的故事，何时何地跟他们打过架，又是怎么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意外地没打完架。

“有一次，我们在鲍斯多尔抓住一个匈牙利小子的脖子，当时我们这帮工兵是在那儿喝酒。我想趁天黑用皮带狠揍这小子的脑袋，你瞧，在一开始我们就用酒瓶把挂灯给砸了。正在此时，他忽然叫了起来：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东达，是我呀！我是十六后备军的普尔卡拉贝克呀！’

“险些打错了，真悬！不过三个礼拜前，我们到聂齐德尔湖去游玩时，在那儿把那些匈牙利小子给狠狠地收拾了一顿。湖边的一座村庄里驻扎着匈牙利民防团的一个机枪连。我们走进一家酒店，恰巧碰上他们有一帮人在那儿疯狂地跳着他们的恰尔达舞，拉开了嗓门唱着‘先生，先生，法官先生’或‘姑娘，姑娘，乡村姑娘’。我们坐在他们的对面，把皮带示威性地往面前的桌子上一放，暗自说：‘兔崽子们，咱们走着瞧吧，有你们好看的。’我们中有一个名叫密西特西克的大个子，他的胳膊粗得像白山一样。他迫不急待地建议跳舞，从那帮正在跳着的下流痞手中抢一个姑娘来伴舞。你要知道，姑娘们一个个装扮得花枝招展，长得肥腿大屁股的，圆眼睛。那些匈牙利小流氓把她们搂得紧紧的，可以看见，姑娘们的胸脯丰满坚实如橡皮圆球。她们跳的蛮起劲的，贴得紧紧的，老练得很。于是我们的密西特西克跳进舞圈，打算下手把一个最标致的姑娘从一个匈牙利步兵手里夺过来。那个步兵急得叽哩咕噜地说着什么，密西特西克猛地一拳打在他下巴上，那家伙应声倒地。我们所有的人立刻把皮带抓起，绕在手上以防刺刀滑出来，而后几步跳进人群中间。我还高声喊着：‘管他有罪没罪，挨个儿揍！’从那时起，屋子里就像着了火似的。他们开始从窗子往外逃，我们就抓着他们的腿拖进屋里来。凡不是我们的人就狠狠揍一顿。他们的村长和一个宪兵试图干涉，屁股上也挨了好几下。酒店老板也没能幸免，因为他用德语咒骂我们，谴责我们破坏了娱乐舞会。出了酒店，我们到村里去抓那些想躲起来的人。在村头，我们在一座庄园阁楼上的干草堆里把一个他们的军士扒出来了。这是跟他们一起跳舞的那个姑娘告发的，因为他又跟别的姑娘跳舞了。她后来就和我们的密西特西克，跟着他打完架后一起去了基拉利希达路边树林子下面的晒草场。他被她拖进一个干草垛，完事后向他索取五个克朗，

但是他却以一记耳光作为代替。密西特西克后来一直到营房门前才追上我们。他对我们说他总以为匈牙利女人会很狂热。可是这头母猪却跟一块死木头疙瘩似的，只是嘴里不停地嘀嘀咕咕。

“总而言之，匈牙利人都是一些废物。”老工兵沃吉契卡作出了这个结论。

对此，帅克却不屑一顾，说：“许多匈牙利人是不能一概怪罪的。”

“为什么不能？”沃吉契卡生气地说，“都是一样的！你这是糊涂说法。你要是像我第一天到这里来落于他们手中那样遭到他们的毒手，你就会知道的。就是在那天下午，他们把我们如同赶牲口一样赶进学校。有一个混账东西开始给我们一边画着图一边讲解什么叫掩体，怎么打地基，怎么搞测验。他说到了第二天早晨要是有人画不出如他所讲解的那样的图来，就要把他关起来，捆起来。他妈的！我想，我在前线志愿参加训练班还不是为了不到前线去打仗，或者只是像愚蠢的小学生每天晚上拿着这个愚蠢的铅笔在一本愚蠢的练习本里画这些愚蠢的图画吗？我的火上来了，忍耐性也没了，我连看都不看一眼那个给我们讲解的白痴，恨不能把周围的东西砸它个稀巴烂。我简直是疯了。我没等到喝咖啡就直接出了营房向基拉利希达走去。在大怒之中，我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在城里找一个僻静的小酒店，喝它个醉醺醺的，大闹一场，逮着谁就揍谁，然后痛痛快快地回家去睡它一大觉。可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在河边的花园之间，我果然找到了一个正如我所想找的，安静得像教堂一样的小酒店，就专门供我去闹腾了。那儿坐着两个顾客，正在用匈牙利语交谈着，这一下我就更来火了。再者，我已经醉得连自己都不认识了。在我闹得最欢的时候，恰巧隔壁酒店来了八个轻骑兵，由于我烂醉如泥，并没有注意到他们的存在。我刚开始痛揍那两个顾客，他们就冲着我上来了。这帮混蛋给了我一顿好揍，撵得我满花园乱窜，结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果直到第二天早上我才找到回来的路。我只得马上去医疗所，撒谎说掉进了砖窑。我被他们用湿被单包裹了整整一个礼拜，这样才不至于背上的伤口化脓。噢！上帝，你有没有像我那样落到这帮混蛋的手里！这帮家伙根本不是人，是畜生！”

“耍刀舞剑者死于刀剑之下，”帅克说，“可是，你也不用对它们的火气那么感到奇怪。他们被迫放下桌子上的美酒不能喝，摸着黑在花园里追逐你，他们本该在酒店里揍你一顿，然后把你扔出去。如果他们就在酒桌上跟你把一切都永远地了结了，那对你或者对他们都会更好些。我认识利布尼一个叫巴洛贝克的酒店老板。有一次，一个箍桶匠在他那喝杜松子酒，喝醉了，便开始大骂，说他喝的杜松子酒太淡，肯定是老板掺了水。还说他要是四处行走用当 100 年的箍桶匠赚来的钱全部拿来买下这里的杜松子酒，他也可以一口气喝光也醉不了，照样能够抱着巴洛贝克走钢丝绳。他对巴洛贝克说巴洛贝克是无赖、走江湖的骗子。这时，他被可爱的巴洛贝克抓住了，用捕鼠夹敲他的脑袋，将他一脚踢出酒店，拿着挂窗帘的棍子一路把箍桶匠打到残废军人广场，追得他像疯子一样地越过广场，跑到卡尔利尼、日什科夫，又经过‘犹太炉’追到马莱西采。在那儿终于把棍子打断了，巴洛贝克这才回到利布尼。但是，他光顾着盲目生气，忘了酒店里还坐着一批顾客，而这些坏蛋说不定自己经营起酒店来。当他最后终于回到酒店时，他看到所担心的情形已经发生。店门半开着，门口站着两名警察，在他们尽力维持店内秩序时，他们自己也喝了个够。酒店的存酒喝去了一半，街上横着一只空罗姆酒酒桶，柜台底下，巴洛贝克看到躺着两个烂醉如泥的酒徒。这两个醉汉躲过了警察的搜查，把他们拖出来时，他们每人只想付两个铜子，说他们并没有喝得超过这个价钱。这个事件是对头脑发热的报应。就像打仗一样，起初，我们打败敌人，然后在后面追呀追呀。最后呢，我们自己恨不能跑得更快一些以摆脱敌人。”

“那些流氓我忘不了，”沃吉契卡说，“要是那些轻骑兵中有哪一个人单独让我撞上，我非找他算账不可。我们这些当工兵的可不是善种，要是把我们惹火了，我们可不像那些铁苍蝇。在普舍尔斯尔前线的时候，跟我们一起有一个耶茨巴谢尔上尉，他简直是天底下找不出第二个的大混蛋。他对我们的折磨真是到家了。我们连的彼得利奇虽说是德国人，却是很好的小伙子，他正是因为受不了这个耶茨巴谢尔的折磨而开枪自尽的。因此，我们大伙说好，要是俄国人一开枪，我们的耶茨巴谢尔上尉的末日也就到了。果然，俄国人一开始向我们开火后，我们就用交叉火力向他开了五枪。这混蛋还像猫一样地活着，我们又补了两枪把他给毙死了，免得惹出麻烦。他只不过是嚎叫了几声，显得那么的滑稽，那么的可笑。”

沃吉契卡笑了笑，接着说：“这种事儿在前线天天都发生。我的一位朋友，他现在就在我们工兵连。他对我讲，他在贝尔格莱德当步兵时，他们的中尉在他们连的战斗中被打死了。这个中尉也是那种恶狗，在行军期间，亲自枪毙了两名士兵，只因为他们实在没有力气继续走路了。这个中尉在要断气的时候忽然吹响口哨，发出撤退的哨音，周围的弟兄们都笑坏了。”

在这种富有吸引力和富有启迪意义的交谈声中，帅克和沃吉契卡终于找到了绍普隆街十六号卡柯尼先生开的五金店。

“我看你最好在这儿等着，”帅克在门口对沃吉契卡说，“我上楼去，交了信，把信拿回来，很快就下来。”

“你以为我会丢下你不管吗？”沃吉契卡惊讶地说，“你不了解匈牙利人，我一直在提醒你。我们得提防着点儿。我来收拾他。”

“你听着，沃吉契卡，”帅克严肃地说，“这次我们不是要对付匈牙利人，而是去找他的太太。我们跟那个捷克女招待坐在一起喝酒的时候，我全都告诉过你，记得吗？我手里拿着中尉写的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信，这得非常的保密。我的中尉一再嘱咐我，不许我告诉任何人。你的捷克女招待不是也说过中尉这样做完全对，办这事是得格外小心吗？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的中尉与有夫之妇通信，你自己也同意，你是点了头的呀。我已跟你讲清楚了，我得忠实地执行我的中尉的命令，可你现在死活非要跟我一块儿上楼去。”

“你还不了解我，帅克，”老工兵沃吉契卡用同样严肃的口吻回答说，“一旦我说了我不能丢下你的话之后，那你就得记住：我说话算数。两个人比一个人更安全。”

“我还是得说服你，沃吉契卡。你知道维舍堡的涅克拉瓦诺瓦街在哪儿吗？制锁匠沃波尼克的作坊就在那儿。他是善良正直的人。有一天他在外面多喝了一些酒把另一个醉汉带回在他们家过夜。从那天以后，他就在床上躺了好长一段时间。每天他老婆给他包扎头上的伤口时都说：‘你瞧，沃波尼克，要不是两个人进门，我就只会把你一人骂一通，而不会拿秤锤砸你的脑袋，后来当锁匠恢复了说话能力后，他说：‘你说得对，孩子他娘，下回我出门，再也不带旁人回来了。’”

“啊，要是那个匈牙利小子试图拿什么东西砸我们脑袋的话，那他就真的走到末日了，”沃吉契卡说，情绪也激动起来了，“我就把他的脖子抓起，把他从二楼扔到楼下去，让他像榴霰弹一样飞走。对这帮匈牙利小子，你不能抱任何侥幸，不能讲客气。”

“沃吉契卡，你喝得毕竟还不多嘛，我比你还多喝了两个四分之一公升呢。请你认真考虑一下，我们可不能莽撞。我要对这件事负责的。再说，这事与一位太太相关。”

“太太也一块儿揍，帅克，这对我来说没什么两样。你还是对我沃吉契卡老汉欠了解。一次在萨别赫利采的‘玫瑰岛’酒吧间，有一个妖里妖气的泼妇不肯跟我跳舞，她说嫌她的脸有点肿。那天我的脸是有点儿肿，因为我刚从霍什基瓦什舞会到那儿去。可是你替我想一想，我能受得了娘儿们的那种侮辱吗？‘那

好，尊贵的小姐，你瞧着办吧？我说，你可别后悔啊。’

“我给了她一家伙，她把花园里的那张桌子连同上面的玻璃杯一起掀翻在地上。她跟她爸爸妈妈和两个兄弟正坐在桌旁。但是，我连整个‘玫瑰岛’都不放在眼里。我有很多沃赫肖维茨的熟人在场，他们帮我打架。我们把五家人连同小孩子给揍了一通。这场打斗恐怕都传到了米赫尔。后来报纸上都登了有关某个城市某个市民慈善协会举办的游园会。所以我说，就像人家帮了我一把那样，我的朋友要是出了什么事，我也总是要出力的。我不会离开你的，不论发生什么事。你不知道那帮匈牙利无赖……你别想把我推开，咱们久别重逢，而且特别是在这种情况下。”

“那好吧，你跟我来，”帅克拿定了主意，“不过，请你当心点儿，别惹上什么不愉快。”

“放心，老弟，”沃吉契卡小声地说着，他们两人走上了楼梯。“我来对付他……”

他又更小声地加上一句：“你会看到的，这个匈牙利小子用不着我们费多大的劲。”

如果在这栋房子门口有个什么懂得捷克语的人，那他准能在楼梯上听到沃吉契卡老是挂在嘴边、一路上高声宣称的“你不太了解这帮匈牙利小子……”这句名言来自沃吉契卡，产生于利塔河畔那间寂静的小酒店，传到了群山环抱的名城基拉利希达的花园里。将来，士兵们在回忆世界大战之前和世界大战之中让他们为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屠杀而进行的所有那些“操练”时，这些群山将被他们永远诅咒。

帅克和沃吉契卡站在了卡柯尼先生寓所的门前。帅克在按门铃前又提醒说：“沃吉契卡，你有没有听说：勇敢贵在谨慎？”

“我不管那么多，”沃吉契卡回答说，“他还没来不及开口就……”

“我跟这儿的人也没有什么可说的，沃吉契卡。”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帅克把门铃按响了，沃吉契卡则大声说：“一、二，他就得滚下楼去。”

门开了，一位女佣出来用匈牙利语问他们有什么事儿。

“我不懂，”沃吉契卡鄙视地说，“小丫头，会说捷克话吗？”

“你会德语吗？”帅克用蹩脚的德语问。

“会讲一点点。”女佣的德语回答同样差劲。

“告诉你太太，我要跟她说话。对她说，走廊上有位先生送来一封给她的信。”

“真叫我纳闷，”沃吉契卡跟着帅克走进过厅，说，“跟那个小娘们你也能费上口舌讲一通。”

他们站在过厅里，关上通向走廊的门。帅克向四下里看了一下说：“他们这儿的摆设真不错，连两把雨伞也挂在衣帽架上，这副基督的画像也不差。”

女佣从那间发出刀叉碰响盘杯的房间里走出来，对帅克说：“夫人说她没有时间。有什么东西就交给我，对我说。”

“那好，”帅克严肃地说，“有一封信要给太太，你可别对别人说。”他取出卢卡什中尉的信。

“我，”他用手指着自已说，“我在厅里等着回信。”

“你干嘛不坐下？”沃吉契卡说。他自己在一张靠墙的椅子上坐了下来。“那儿有椅子。站在这里像个要饭的。别在那个匈牙利人面前把自己降低。你看吧，我们跟他有一架可干的。但是，我会收拾他的。”

“我问你，”过了一会儿他说，“你在哪儿学的德语？”

“我自己学的，”帅克回答说。又沉寂了一会儿。接着，只听到女佣送信进去的那个房间传来一阵怒吼，有人一件什么东西摔在地上，然后又清晰地听见扔玻璃杯和盘子破碎的声音，混合在一起的还有某人吼叫着的咒骂声。

门猛地一下子打开，一个脖子上系着餐巾的中年男子闯进过

厅，手中挥舞着刚刚送进去的那封信。

离门最近的是老工兵沃吉契卡。那位气势汹汹的先生首先冲着他说：

“这是什么意思？送这封信的那个坏蛋在哪儿？”

“安静点儿，”沃吉契卡一边起来一边说，“别吵吵嚷嚷的，否则就撵你出门。你如果想见见谁带来的信，就问问我的这位朋友。说话客气点，否则转眼间就把你扔到门外。”

现在轮到帅克来领教这位脖子上系着餐巾的怒火三丈的先生的好口才了，他结结巴巴地说他们正在吃午饭。

“我们听见了你们正在吃午饭，”帅克用德语结结巴巴地附和着，又用捷克语说，“我们也想过，或许我们不该打扰你们的午饭。”

“别低三下四的！”沃吉契卡说。

那位怒火三丈的先生，张牙舞爪，他脖子上的餐巾只剩下一只边角还挂在脖子上。他接着叫喊着说起初他以为信里说要把属于他太太的这栋房子拨给军队住。

“这里倒是能住下不少士兵，”帅克说，“可是信里讲的不是这个，你自己可能已经看过了吧。”

这位先生双手抱着脑袋，发出一连串的责难。他说他也是当过中尉的后备兵，他也乐意到军队服务，可是他患了肾病。他又说在他服兵役的时候，军官们决不会恣意放肆到打扰别人家庭宁静的地步。这封信他要把它送到团部去，送到军政部去，拿到报社去登报。

“先生，”帅克庄重地说：“是我写的这封信。我写的，不是中尉。签名是假的，我看上了你的老婆，我爱上了你的妻子，正像伏尔赫利茨基曾经说的那样，你太太把我迷住。她是第一流的女人。”

暴跳如雷的先生想朝着站在他面前神态安然镇静的帅克扑过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去，不料，一直在一旁监视他一举一动的老工兵沃吉契卡伸腿将他绊倒在地，一把抓下他手中一直挥舞着的那封信，塞进了自己的口袋。然后，当卡柯尼先生刚爬起来，沃吉契卡把他揪住，把他拖到门口，一只手把门打开，随后就可以听到某物滚下楼梯的声音。

这一切发生之快就如神话中的魔鬼把人的灵魂勾走一样。

暴跳如雷的先生所剩下的惟一痕迹是他落在过厅里的餐巾布，帅克拾起餐巾，彬彬有礼地敲了敲房门，五分钟前卡柯尼先生就是从这房间里走出来的。此时，房间里传出女人的哭声。

“我给您送餐巾来了，”帅克对着在沙发上哭泣的女人温柔地说，“要不，会被踩脏的，我尊敬的太太。”

帅克皮靴后跟一碰，敬了个军礼，走了出去来到过道里，楼梯上看不到一丁点儿打斗的痕迹，一切正如沃吉契卡所预料的那样，事态进展十分顺当，不过帅克出来时在门口捡到一条被撕下来的衣领。显而易见，当卡柯尼先生拼死命地抓着门框以避免被拖到街上去时，发生了这场悲剧的最后一幕。

然而，街上热闹非凡。卡柯尼先生被拖到对面房子的门楼里，被浇了一身水。在街心，老工兵沃吉契卡像一头雄狮跟几个出来护卫他们的同胞的匈牙利士兵、轻骑兵搏斗着。他熟练地挥舞着皮带上的刺刀，就像挥动链枷一样。不过他并不孤单，几个来自各团的捷克士兵经过这里，也与他并肩战斗。

就像帅克自己事后所说，他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参加到打架里面去的，他没有刺刀，也不知道是从哪一位吓破了胆的旁观者手中夺过了一根手杖。这场群斗持续了好一会儿，然而任何好事都得有个结尾。警察局的巡逻队赶来，把所有的头欧者都抓走了。

帅克拿着被巡逻队队长认定为罪证的那根手杖，与沃吉契卡并排走着。

他把手杖扛在肩上，像扛步枪一样，骄傲地走着。

老工兵沃吉契卡一路上固执地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在他们来到禁闭室门前时，他才用忧郁的口气对帅克说：“我对你说过，你太不了解这帮匈牙利小子。”

第四章 新的苦难

施诺德上校以寻求满足的神情看着卢卡什中尉苍白的面孔。卢卡什中尉的眼边圈上了一道黑圈，他拘束不安地躲避着上校的眼光，像是在研究什么似的偷偷摸摸地看营地部队人员部署图。这张图是整个办公室的惟一装饰品。

施诺德上校面前的桌子上有几张报纸放在那，报纸上有几篇文章用蓝铅笔圈了起来。上校又浏览一遍这几篇文章，而后看着卢卡什中尉说：

“这么说你已经知道你的勤务兵帅克被捕了，并且很可能转到师军法处去审问。”

“我知道，上校先生。”

“但是，那样使整个事情也不会完结。”上校强调着说，开心地注视着卢卡什中尉苍白的脸。

“的确，你的勤务兵帅克的这个案子令整个地区震惊不已，而且你的名字也跟这件丑闻牵连在一起，长官。师部给我们提供了一定的材料，我们这儿有几份对此事进行了报道的报纸。请你大声给我读一下。”

他把做了标记的报纸递给卢卡什中尉，中尉像朗读儿童初级读物一样用单调的声音开始念道：

“蜜比糖更加有营养而且更加容易消化。”

《我们将来的保障来自何方？》

“是登在《佩斯特使者报》的那一篇吗？”上校问。

“对，上校先生，”卢卡什中尉答道，并继续往下念：

战争的进行，要求奥匈帝国各阶层的合作。

要想决心维护国家的安全，各民族必须相互支持。

我们前途的保障正是依靠各民族自发的相互间的尊重。

要是后方的基地，即我们光荣军队的后勤与政治大动脉不能融为一体；假如在我们军队的背后，让破坏国家统一的分子存在，让他们恶意宣传动摇整个国家的威信，让这些人挑拨帝国各民族的团结，那么，我们已开赴前线并不断向前推进的英勇军队就不可能承受巨大的牺牲。在这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我们不能默许一小撮人企图从地方主义的动机出发，来破坏帝国各民族为惩罚非法侵犯我国、并企图毁坏我国传统的文化与文明的歹徒所进行的正义斗争。对于那些妄图瓦解各民族心中精诚团结的疯狂无赖的无耻行径，我们决不能视若罔闻。我们曾多次在报纸上向我们的读者指出：军事当局有必要严厉地制裁那些无视团队的光荣传统、违背整个捷克民族的意志、在匈牙利城镇肆意胡闹的捷克部队中极个别的分子。当然，整个捷克民族是无罪的，相反，它一向坚定地站在帝国利益这一边。这一点已被许多杰出的捷克军事将领所证明。他们之中有著名的拉德茨基元帅和无数奥匈帝国的捍卫者。与这些光辉人物相对立的只是区区几名捷籍歹徒，他们乘着世界大战爆发的机会混进军队，以在帝国各民族之间制造混乱，从中满足他们自己的卑劣私欲。我们已经提请注意某团在德布列岑的胡作非为，该团的过分行为已遭到布达佩斯议会的议论和谴责，后来，该团的军旗在前线……（此处被删）。到底谁该对这种罪行负责？……（此处被删）谁驱使捷克士兵去……（此处被删）。在我们匈牙利祖国大地上外来坏分子的无耻行为在基拉利希达的案件中得到了最好的证明。基拉利希达是我们匈牙利的前哨阵地。驻扎在它附近的布鲁克军营的士兵袭击并殴打了该城的商人卡柯尼先生，他们是属于哪个民族的呢？很清楚，地方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当局有责任调查此事，并应向军方证明材料，军方当然也要密切关注此事。我们想要知道在这次针对匈牙利王国的臣民的史无前例的迫害行动中，卢卡什中尉扮演的是什么角色？据本报当地通讯员提供的报道，该军官的名字与最近几天所发生的事件有关系。本报通讯员已收集了有关整个事件的许多材料，这一丑闻在当前局势严重时刻特别引人注目。《佩斯特使者报》的读者们对此案件调查的进展无疑十分关注并颇感兴趣。对此重大案件，本报保证详细报道。不过，我们依然期待有关殴打匈牙利居民的基拉利希达暴行的官方消息。布达佩斯议会显然也会查证这一事件，使大家都知道捷克士兵在借道匈牙利王国上前线的路上不可认为圣斯特凡王国的领土是他们的租借地。可是，假若该民族的某些代表人物，即在基拉利希达城杰出地表现出帝国各民族的团结合作精神的某些人，到今天他们仍不能把形势看透，那他们最好是保持沉默，因为在战争中，子弹、绞索、监狱和刺刀会给他们教训，让他们服从我们共同的祖国的最高利益。

“谁在文章上署的名，长官？”

“贝拉·巴拉巴斯。他是编辑，还是国会议员？上校先生。”

“一个臭名昭著的恶棍。这篇文章在《佩斯特使者报》上登载之前，就在《佩斯特记事报》上发表过，现在请你读一下官方从登在绍普朗的《绍普朗记事报》上的德语文章翻译过来的文章。”

卢卡什中尉大声读起那篇文章。编辑在文章中竭力为达到修辞的突出作用而使用了不少下列混杂词语，如“国家英明的要求”、“法律与秩序”、“人类的蜕化”、“践踏脚下的人类尊严与感情”、“野蛮残忍之徒的筵席”、“人类社会的屠杀”、“一帮兵痞”、

“背后操纵”等等。再往下读好像匈牙利人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倒成了最受迫害的对象，仿佛捷克士兵一来就把这位编辑打翻在地，用他们的皮靴在他肚皮上践踏，编辑则痛苦得哇哇大叫，旁人则用速记法将这一切记了下来。

“用危险的沉默不语来把某些非常重要的事情掩盖起来，什么事情我们都没报道。”《绍普朗记事报》哭诉着：

我们都清楚，驻扎在匈牙利和前线的捷克士兵是些什么东西；我们也还知道，捷克人都做了些什么，这儿正在发生着什么，他们中间是什么情况，谁又是所有这一切的策划者。当然，当局的警惕性被吸引到另外一些重要的事情上，但是这些事件不能从控制整个局势中孤立出去，以使这几天在基拉利希达所发生的事件才不至于重演。本报昨天登载的文章被删除了 15 处之多，那就是为什么我们没有别的选择而不得不向读者宣布，即便今天，由于技术上的原因，我们还是不能详尽地评论基拉利希达事件。本报特派记者从现场报道，当局对此事表现出真诚的关注，并迅速进行了调查。惟一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这次事件的某些参与者现在仍然逍遥法外。在此，特别牵扯到一位先生，据说此人至今仍然佩戴着鸚鵡领章在兵营中未受惩罚。他的名字前天已在《佩斯特使者报》和《佩斯特记事报》上公开过。他就是有名的捷克沙文主义分子卢卡什，他的可耻行为已遭到基拉利希达议员杰佐·萨尼克在议会中的质问。

“基拉利希达出版的《周刊》和普列什堡发行的一些报纸也用了同样亲切的词句称呼你，长官，”施诺德上校说，“可是你是不会感兴趣的，因为都是些一个模式的老调重弹。这里面有政治方面的原因，因为，不管我们是德国人还是捷克人，毕竟我们奥匈帝国的公民，拿我们与匈牙利人相比较，我们仍旧是相当地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你懂我的意思吗，长官？这里有一种倾向。你也许对《科马诺晚报》上的一篇文章会更感兴趣，文章里硬说你企图在饭厅里吃午饭的时间当着卡柯尼太太的丈夫的面要强奸卡柯尼太太，说你用马刀威胁他太太，强迫她丈夫用毛巾堵住她的嘴以防她喊叫出声。这就是有关你的最新消息，长官。”

上校笑了笑，继续说：“地方当局并没有把他们的职责尽到。这儿的报刊检查权也掌握在匈牙利人的手中。为了针对我们，他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我们的军官在像这样一个普通匈牙利混蛋编辑的侮辱之下得不到任何的保护，只是由于我们强硬的干预，师部军法处发来了通电，布达佩斯国家检查署采取了必要的措施，强令逮捕了所有有关报纸的部分编辑人员。最罪有应得的就是这位《科马诺晚报》的编辑，他至死都会记住他的《晚报》。师部授权予我作为你的上司来审讯案件中涉及到你的部分，他们同时还送来了所有关于调查本案的文件。如果是你那个倒霉的帅克，所有事件都会得以顺利解决。跟他一起的还有个什么士兵沃吉契卡，他们打架之后在把这名士兵送进禁闭室的时候，从他身上搜出你给卡柯尼夫人的那封信。审讯时，你的那个帅克死咬住说那封信不是你的而是他自己写的。可是，当把信拿给他看，并要他抄一份以便核对笔迹时，他把信吞了下去。这样，你的报告又转到了师部军法处，他们就能够与帅克的笔迹进行比较，这就是结果。”

上校翻了几页公文，让上尉注意看下面的一段记录：

“被告帅克拒绝书写要他写的文字，声称过了一夜，他忘记了如何写字。”

“我根本就不看重你的帅克和那个士兵在师部军法处的供词，长官。他俩都发誓说这件事只是一个被误会了的小玩笑引起的，还说他们遭到了老百姓的袭击，他们自卫是为了捍卫军队的荣誉。在此案审问中，发现你的那个帅克是地地道道的大活宝。比

方说，问他为什么不肯坦白时，从送来的审讯记录看，他回答说：‘我现在所处的境地正如学院派画家巴鲁什卡的仆人有一次为了几张圣母的画像所陷入的境地一样，当问题涉及到据说他已盗为已有几张画像时，他说不出别的而只是说：“你们要我把血吐出来吗？”’当然，作为团部的代表，我已嘱咐了所有的报纸要以师军法处的名义发表文章，我想，我已尽了全部力量来平息那些匈牙利混账记者发表的卑鄙文章所产生的恶果。

“我认为我的阐述十分恰当。

“某师军法处暨某团团部声明：地方报纸刊载所谓某团士兵暴虐行为的文章毫无根据之说，从头到尾纯属诬陷。对上述报纸的立案调查必将导致对犯诽谤罪者的严厉惩罚。

“师军法处在给我团的公文中作出的结论是，”上校继续说，“这件事的背后实质上只不过是对于从东利塔来到西利塔的军队的有计划的诽谤。只要比较一下从我们的地区开到前线去的士兵有多少人；从他们的地区开到前线去的士兵又有多少人。我跟你说我更喜欢一名捷克士兵而不是一名匈牙利的蠢货。我真不想回忆在贝尔格莱德，匈牙利人朝我们第二先遣营开枪射击的那次事件。当时第二先遣营不知道匈牙利人在朝他们开火，就开始向右翼的德国人步兵团射击；然后德国人步兵团也搞糊涂了，于是就朝跟他们相邻的波斯尼亚团开了火。真是一场混战。在那个当日，我正在旅部吃午饭。头一天我只随便吃了点火腿和罐头汤，而这一天我们的食品有美味的鸡汤，里脊肉炒饭和蛋奶酒甜面包。头一天晚上，我们正好在小镇上绞死了一个塞尔维亚酒贩子，我们的厨师在他的地窖里发现了30年的陈葡萄酒。你可以想象得到我们是多么盼望着吃午饭。我们喝完了汤，正要开始吃鸡，突然响枪了，接着枪声四起。而我们的炮兵，在一点儿都不知道这是我们自己人打自己人的情况下，开始向我们这边开枪了，一发炮弹正好落在了旅部的附近。塞尔维亚人多半认为我们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这里有兵变发生，于是从四面八方我们开枪射击，随后开始渡河向我们进攻。旅长被叫去接电话，师长对旅部乱作一团的局面气得暴跳如雷，说刚刚接到军部的命令，要在2点35分向塞尔维亚阵地的左侧发起进攻。说我们是预备队，命令我们立即停火。然而在这种形势下，你哪能指望停火。旅部电话总机说哪儿也接不通，只有第七十五团报告说他们刚收到旁边一个师部来的命令，要他们‘顶住’还说与我们师通话又办不到，塞尔维亚人已经占领了二一二、二二六和三二七高地，要求派一个营权当通讯部队去修复与我们师的电话线。我们想同师部联系报告情况，可是联络被打断了，因为趁这个机会，塞尔维亚人已从两边侧翼包抄到了我们的背后，把我们围在一个三角形中间。困在三角地带中的有团部、炮兵队、整个汽车运输队，后勤供应站和野战医院。我两天没下马鞍，师长被俘虏，旅长也被俘虏。所有这些都是匈牙利人的错误造成的，因为他们首先朝第二先遣营开枪。不用说，正像你可以想象的那样，他们把这一切都归罪我们团。”

上校吐了一口唾沫。

“现在你已经看到了吧，长官，他们是多么漂亮地利用了你在基拉利希达的小小冒险活动。”

卢卡什中尉尴尬地咳了一声。

“长官，”上校用一种亲昵的口吻对他说，“实话实说，你跟卡柯尼太太睡了几回觉？”

施诺德上校今天的情绪特别好。

“别扯淡，长官，你刚刚开始跟她通信。我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在艾尔罗的一个测量训练班呆过三个星期。你应该能想到，所有的那三个礼拜除了跟匈牙利女人睡觉外，我别的什么都没干。每天一个：年轻的、未婚的、中年的、有丈夫的，只要能碰上的。那才叫做放肆纵情，每次回到团队时，两条腿都迈不开步子了。有一个律师的老婆把我可折腾得够呛。她对我拿出了匈

牙利女人的本事，睡觉的时候咬我的鼻子，整个晚上不让我合眼。”

“你刚开始通信——”上校挺内行地拍拍上尉的肩膀说，“我们懂得这事，你什么都不用说。我对这件事有我自己的观点。你跟她有了关系，被她丈夫碰上了，而你那个笨蛋帅克又——”

“可是你要知道，长官，你的帅克真是有骨气，他能那样巧妙地处理你那封信。对这样的人真是让人同情。我说这是一个教育问题，这也正是我所喜欢这小子的地方。因此，审讯必须得停止。长官，报纸上把你骂了一通，你继续呆在这里也没有必要。先遣营将在一礼拜内开到俄国前线去，你是第十一连资格最老的军官，就到那个连当连长一块儿出发吧。一切都已经都在旅部办妥。告诉军需上士给你派个勤务兵代替帅克。”

卢卡什中尉十分激动地看着上校。上校接着说：“我把帅克分配给你们连当传令兵。”

中尉的脸色顿时变得惨白。上校站起身，与中尉握着手说：“现在一切都解决了，祝你好运，希望你在东部战线立功。要是有机会我们再次相见，希望到我们中间来，别像在布杰约维策时老躲着我们……”

卢卡什中尉在回去的路上始终重复着：“连长，连部传令兵。”

这时，帅克的形象又活灵活现地浮现在他面前。

军需上士万尼克在卢卡什中尉命令他找个勤务兵代替帅克时说：“我原以为，长官，你对帅克很满意呢。”

当他知道了上校提名帅克到第十一连当传令兵时，他不禁惊呼：“上帝保佑我们！”

在师军法处的一间装有铁栅栏窗口的牢房里，囚犯们按规定早上7点30分起床，把铺设在满是灰尘泥地上的草垫整理好，因为牢房里没有床铺。在长廊里用木板隔开的小房间里，犯人们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按规定把卷起的毯子在草垫子上放整齐，干完这一切的人就坐在靠墙的条凳上，要么抓虱子（从前线回来的人），要么瞎吹牛混时光。

帅克和老工兵沃吉契卡，还有几个来自别的团队和军事单位的士兵同坐在靠门的长凳上。

“你们看窗口边的那个匈牙利家伙，”沃吉契卡说，“那小子在向上帝祈祷，想要上帝保佑他一切平安呢。你们就不想过去撕裂他的嘴？”

“他可是老实人啊，”帅克说，“他仅仅是不愿意参军才被关在这儿的。他反对战争，是什么教徒，被抓是因为他不想去杀人。他严守上帝的十戒，他们就用上帝的十戒使得他得不到安宁。战前有一个叫涅姆拉瓦的人，住在摩拉维亚，他甚至连步枪都不愿意扛在肩上。召他参军时，他说拿起步枪是违背他的意愿的事。因此，这人被抓进监狱，被打得鼻青脸肿的，可是又拉他去宣誓。可是他说他不能干，因为那是违背他的意愿的事。他一直坚持不干，到底给顶住了。”

“这真是个笨蛋，”老工兵沃吉契卡说，“他满可以去宣誓，过后只当是放个屁就是了，宣誓也是放屁。”

“我已经宣过三回誓了，”一个步兵附和着说，“这也是我第三次因当逃兵被关起来。要不是我的那张医生证明说我在15年前因神经错乱我的姑妈被我打死的话，他们也许会在前线枪毙我三次。不过，我那死去的姑妈多次帮我渡过难关，到头来，我大概能平平安安地混过这场战争而活下来。”

“可是你怎么会打死你姑妈呢，伙计？”帅克问。

“那么人们又怎么会互相残杀呢？”那个逗人的家伙回答说，“你自己猜猜看，当然是为了钱。这老太婆有五个银行存折，那天当我没有办法到她那儿去时，她正好收到银行寄来的利息。除了姑妈外，我在世上没有一个亲人，我就求她照料我。但是这个

老泼妇一个劲儿地说我年轻力壮，身体健康，应当出外做工。我们就这样一句顶撞一句吵了起来。我只不过拿火钳在她头上敲了几下，结果把她的脸也打得稀里糊涂的，我自己都认不出她是我姑妈或者不是我姑妈。因此我挨着她坐在地上，不停地对自己说：‘这是我姑妈还是不是我姑妈？’第二天邻居发现我坐在姑妈身旁，后来我被他们送进了斯卢比疯人院。一直到战争之前，我又被送到波赫尼采区的检查委员会，证明我已痊愈，于是我又得马上去服役以弥补我这些年所耽搁的兵役。”

一个又瘦又憔悴的愁容满面的士兵拿着扫帚从旁边经过。

“他是先遣连的教员，”坐在帅克旁边的一位骑兵说，“眼下他也干起了扫地的活儿。他是非常正派的人，他被关进来是因为他写了几行愚蠢的诗句。”

“喂，教官，过来！”他冲着拿扫帚的人嚷，那个人一本正经地朝长凳走过来。“给我们念念你那首虱子诗歌吧。”

拿扫帚的士兵把嗓子清了清开始朗诵：

军队已经虱子化，整个前线把痒抓。

肥大的虱子背上爬。

将军大人也把灭虱的大军来参加。

因为将军睡不成觉，就连床上也躺不了。

虱子肆虐满兵营，个个大兵都怕它。

轮到军官也照样，又爬又咬不分上与下。

奥地利可恶的公虱有胆量，

胆敢粘上普鲁士母虱把尾交。

一脸愁容的士兵兼教员在长凳上坐下，叹了一口气说：“这就是我的全部罪过。为了这首诗我也被军事法官审讯了四次。”

“你这案子实际上不值得一提。”帅克不屑一顾地说，“问题在于法庭上的人认为谁是奥地利的公虱子？好在你写上了配偶交尾的事，这全使他们彻底迷糊，弄不清是怎么回事。你只需跟他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们解释说公虱子就是雄性的，只有公虱子才能爬上母虱子身上去。否则，你就难得开脱了。你写这首诗肯定不是要侮辱什么人，这是很清楚的。告诉法官大人，你只不过是自寻乐趣才写的，就像把雄性的猪叫做公猪，雄性的虱子就该叫做公虱。”

教员叹了口气说：“可糟糕的是那位法官大人的捷克话讲得不地道，我已试过用你说的对他解释，而他只是对我发脾气，对我叫嚷说雄虱子的捷克语是 fesak。”

“总而言之，”帅克说，“你已陷入困境，但是千万不要把信心丧失掉。事情还会有转机，正像一个叫杨纳切克的吉普赛人在比尔森所说的那样，当 1879 年他因两起谋财害命的罪行，脖子上已套上了绞索时，在最后时刻，他被从绞架上放下来，不对他执行绞刑了，因为要对他执行绞刑的那一天刚好是皇帝陛下的生日。第二天皇帝生日过后，他又被带上绞架绞死了。这小子真有运气，第三天他就得到了宽恕，他的案子要重新审理，因为所有的事实证实他这个案件是另外一个叫杨纳切克的人干的。这样，他们只好把他从犯人坟地挖出来，他的名誉得到了恢复，将他改葬在比尔森的天主教徒墓地。然而后来又发现他是新教教徒，他们只好把他转迁到新教的福音墓地。在那以后……”

“在那以后你将要吃我一记耳光，”老工兵沃吉契卡说，“你小子净胡扯！别人在师军法处遇到麻烦，昨天我们去过堂时，他这个该死的小子却要给我们讲解什么是风卷球。”

“这不是我编的。这故事是画家潘鲁什卡的仆人马捷依说的。有一个老太太问他风卷球是什么式样时，他解释说：‘拿一块干牛粪，放在盘子里，往上浇水，牛粪就会变绿变好看，这就是风卷球。’”帅克替自己辩解说。“并不是我编出那些废话。无论怎样，我们一块儿去挨审时，我们总得闲聊点什么吧，我只是想让你开心，沃吉契卡。”

“要我开心？”沃吉契卡蔑视地吐了一口唾沫说，“人家满脑

子的想着怎样摆脱困境，怎样设法出去，以便可以找到那帮匈牙利小子算账，可他这个该死的蠢货却拿什么牛粪来安慰人。

“现在我被关在这里，怎么找那帮匈牙利小子算账？特别是我还得对法官假装说一点儿都不恨匈牙利人。简直不是人过的日子，我这是实话。告诉你总有一天我会抓住那个匈牙利小子，到那时我要像掐一条小狗一样地掐死他。让我来教教他们什么是‘上帝匈牙利人’，我来跟他们算账，要他们记得我沃吉契卡老头。”

“咱们谁也别操那么多心。”帅克说，“事情自然会好起来的。要紧的是在法庭上永远别讲真话，谁要是被蒙骗而坦白了，那他准完蛋，坦白一切不会有好结果。当年我在摩拉维斯卡的奥斯特拉发做工的时候，就碰到过这样的一件事：一个矿工揍了一个工程师，当时只有他们两个人在场，因此没有别的见证人。矿工的辩护律师坚持要他别认账，他就啥事也不会有。而庭长一再劝说他，说是如实招供了就可从轻发落。那位矿工一直不承认，结果还不是把他无罪释放了，因为他证明了当时他自己不在现场，那天他到布尔诺……”

“圣母马利亚，”沃吉契卡发火了，“我再也忍受不了啦！我真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说这么些废话？昨天提审的时候和我们一起的正是这么个人，法官问他参军之前是干什么的，他说：‘在克西什送风。’法官不懂，他费了半个多小时才跟法官解释清楚，他在一个叫克西什的铁匠那儿拉风箱。他们又问他：‘这么说你是打工的？’他回答他们的是：‘我当然不干打更的活，那是弗兰塔·赫甫什干的。’”

过道里看守的脚步声和叫声传来了：“又来了一个。”

“我们的人又多了，”帅克开习地说，“他们说说不定还混着带进来了一点儿香烟头。”

门开了，一个志愿兵被推进来，他就是在布杰约维策和帅克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一起坐过牢，后来被差遣到伙房去的那一位。

“感谢上帝。”他一进门就说。帅克则代表大家回答说：“永远，永远，阿门！”

志愿兵十分欢喜地看看帅克，把随身带来的毯子放在地上，一屁股坐在捷克人那边的长凳上，把绑腿解开，取出精心卷起来的烟卷儿分给了大伙，然后从皮靴里取出划火柴的沙面纸和一两根故意折断的半截火柴。他划着了一根火柴，谨慎地点燃香烟，把火递给大家，这才满不在乎地说：“我被指控谋反。”

“那算不了啥。”帅克安慰着说，“玩笑样的。”

“不错，算是小事，”志愿兵表示赞同地说，“但是，我倒是要弄明白是否靠这些军法处就能打赢这场战争。如果他们一定要不惜代价跟我打官司，就让他们打吧。总而言之，一场官司改变不了整个局势。”

“你是怎样谋反的？”工兵沃吉契卡问，并同情地望着志愿兵。

“我拒绝打扫禁闭室的茅房，”他回答说，“他们就把我一直往上带到上校那儿。那人可真是头够得上的猪猡。他一开始就冲我叫喊着，说我是根据团部的报告才被关起来的，因此是普通的犯人。又说他很奇怪，地球居然还装载着我，没有因为感到羞愧而停止转动，军队中竟有这么个人，拥有伸手要官衔的志愿兵的優惠，但是他的举止却只能引起他的上级反感和蔑视。我回答说地球不会因为像我这样的志愿兵在上面出现而停止转动，大自然的规律要比志愿兵的肩章更有威力；我要看看谁能强迫我去打扫我根本不会拉屎的茅房，尽管我从早到晚在肮脏的团队伙房里与烂白菜咸肉打交道之后，完全有权利去那儿拉屎。另外我还对上校说，他关于地球如何还能容得下我的这个看法也很稀奇古怪，因为地球不会因为我而发生地震。在我讲话的时候，上校没有干别的事，只像一匹母马在吃了萝卜后而感到凉飕飕时把牙磨得格

格直响，终于对我吼道：‘那好，你到底去还是不去扫厕所？’

“‘报告，我什么厕所都不扫。’

“‘不行，你必须去扫，你这个志愿兵油子？’

“‘报告，不去！’

“‘你他妈的，你不光要扫一个厕所，100个厕所你都得扫！’

“‘报告，我不但不去扫100个厕所，就连一个厕所也不扫。’

“于是就这么着：你去不去打扫？一句又一句地不停地顶撞，‘茅房’、‘厕所’，就像作家帕沃拉毛德拉为幼稚园写的童谣似的满屋子飞过来抛过去。上校疯子样的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的，最后终于坐下来对我说：‘你仔细考虑一下吧，我要以谋反罪把你送进师部军法处。别以为你是这场战争中第一个挨枪毙的志愿兵。在塞尔维亚，我们有目的地绞死了两名第十连的志愿兵，枪毙了一名第九连的志愿兵。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在固执了。那两名被绞死的就是因为不肯去处死萨贝什附近的一个塞尔维亚游击队员的老婆与孩子，第九连的那个吃枪子的是因为借口脚肿了又是平脚板，因此不肯向前行军。你说，你究竟扫不扫厕所？’

“‘报告，上校先生，不扫！’

“上校盯着我说：‘喂，你不会是亲南斯拉夫分子吧？’

‘报告，上校先生，不是！’

“后来，我被他们押走，宣判我犯了谋反罪。”

“眼下你能做的，”帅克说，“最好是假装成傻子。”

“我在警备司令部坐牢时，有一个非常精明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跟我们关在一起，他是一个商业学校的教师。他‘逃离’前线，本来要对他进行严厉的公开审判，对他的行为给予谴责，然后施予绞刑，以杀鸡给猴看。可是他却轻而易举地死里逃生。他开始假装他有先天性的毛病，当参谋部的医生对他做检查时，他说他没有‘开小差’，只不过是从小就爱到处逛，老是想在某个遥远的世界里消失。有一次当他清醒过来时，他已在汉堡；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还有一次清醒过来后，看到自己是在伦敦，但他并不知道他是怎么去的那儿。他的父亲是酒鬼，在他还未出世之前就自杀了。他的母亲是妓女，也是整天酗酒，后来死于酒狂症。他的妹妹溺水身亡；他的姐姐卧轨丧命；他的哥哥摔死在维舍堡铁路桥的下面；他的爷爷杀死了自己的老婆后，给自己浇上煤油引火自焚；他的另一位奶奶经常跟着吉普赛人流浪，在监狱里吞火柴而把自己毒死；他的表兄因纵火被多次判刑，在卡尔托乌兹修道院监狱用玻璃碎片抹了脖子；他的一个堂妹在维也纳从六层楼上跳下寻了短见。他自己就落入可怕的无人领养的地步，长到十岁还不会说话，由于他刚满六个月时，家里的人给他换尿布，把他放在桌子上没有人管，一只猫过来把他从桌子上拖下来，落在地上时摔着了脑袋，所以常常头痛得厉害。只要头痛时，他就根本不明白自己都干了些什么。也正是在这样的状态之中，他从前线往布拉格走去，直到宪兵在‘弗莱克乌’酒店将他逮捕，他才清醒过来。我的天哪，你要知道，他们是多么想要他退伍啊。和他关在一起的五六个当兵的把他们家遭遇的不幸写在一张纸片上：

老爸是酒鬼，
老妈沦为烟花女；
妹子当水鬼，
姐姐卧轨断了头，
哥哥高桥飞下身亡，
爷爷杀奶奶终结于煤油焚身，
二奶奶浪迹于吉普赛，吞火柴归天。

“他们中有一个人对参谋部医生重述了相同的故事，还没等到他讲到他的堂妹，这位医生因为已听了两遍，于是就他的话继续说：‘你这臭小子，你堂妹在维也纳从六楼往下跳，你自己也落于可怕的无人领养的境地，那么就给你特殊处理一下吧。’于是他们把他带去受‘特刑’，把他捆了起来，他马上就不再瞎说

什么没人领养，父亲是酒鬼，母亲是妓女，别的一切说法也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并且他也准备自动上前线。”

“现今在军队里再也没有人相信遗传毛病这一说法了。”志愿兵说，“要是相信这一套，那总参谋部的人都该关进疯人院，每一个人都得去。”

这时，钥匙在加固铁门的锁孔里响起来，看守走进来，说：“步兵帅克、工兵沃吉契卡到军法官那儿去！”

他们站起来，沃吉契卡对帅克说：“你看他们这些混蛋，天天要审讯，天天无结果。活见鬼，给我们判了刑还好些，省得天天提审。咱俩一天到晚就这样窝在这里，而那帮成堆的匈牙利小子在外面荡来荡去……”

师部军法处在兵营另一端的一座房子里。在去军法处受审的路上，工兵沃吉契卡和帅克讨论着他们到底什么时候能得到真正的判决。

“老是审来审去的，”沃吉契卡气愤愤地说，“要是有个什么眉目也好。公文写了一大堆，连个真的法官都没看见，人站在笼子里都要长霉了。跟我说实话好了，是喝汤还是吃白菜煮冻土豆？去他妈的，我从来还没见过这场该死的愚蠢战争，我想象应该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样子。”

“不过对我来说，我倒是蛮乐意这样子，”帅克说，“当年我在正规军当兵时，我们的军需上士索尔贝拉常常对我们说，在军队里每个人必须要意识到自己的职责，他同时会给你一记耳光，叫你永远忘不了，还有那个见了阎王的克瓦塞尔中尉，他一来检查步枪时，就老是训斥我们，说是每个士兵一定要表现出最大的感觉上的无动于衷，因为士兵只不过是政府喂养的牲口，给他们猛吃，给他们痛饮，给他们抽烟，他们为这就该服从，就该像牛一样地听使唤。”

工兵沃吉契卡想了一会儿，停顿了一下，说：“帅克，到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军法官那儿，头脑可要保持清醒，记住上次过堂时怎么说的这次就怎么说，这样我就不至于乱了阵脚。要紧的是你亲眼看见那帮匈牙利小子是先攻击我的。不论怎么说，咱俩在这场乱子中算是绑在一起了。”

“放心吧，沃吉契卡，”帅克安慰他说，“啥也别怕，也别紧张。在像这样的师军法处受审又算得了什么？你真该看看多年以前那样的军事法庭的审讯有多么机灵。那时有一个叫赫拉尔的教员跟我一块儿当兵。有一次，因为我们同一个房间的人都被禁闭在兵营，不让外出，我们都躺在行军床上，他跟我们讲起在布拉格博物馆里保存着一本记载马利亚德莱齐亚女皇时期这种军事审判情况的书。书中说那时节，每个团都有一名行刑手，专门处决本团的士兵，每杀一名就领一个德莱齐亚金币。根据那些记载，这种刽子手有时候一天能挣到五个金币。”

“当然，”帅克深思地说，“那时团的编制大些，老是从乡下拉人补缺。”

“我在塞尔维亚时，”沃吉契卡说，“我们族就有人自动要求去绞死游击队员以领得香烟。一个士兵绞死一名男游击队员可以得到十支香烟，绞死一名女的或者一个小孩五支香烟。后来军需部开始节约起来，把他们赶到一堆一起枪毙。我们连有一个跟我们一块儿当兵的吉普赛士兵，很长一段时间，大伙都不知道他是干这种见不得人的勾当的，我们只是注意到他总是晚上被召到办公室去。那时我们驻扎在德里纳河。有一天夜里，等他离开后，有人突然想起去翻翻他的行李，发现这小子背包里有三整盒香烟，每盒有100支。早上这小子回到我们住的仓库，我们马上就解决了此事：把他打倒在地，有一个叫巴洛乌的用皮带勒住他，谁知这小子命还挺长的！”

老工兵沃吉契卡吐了口唾沫说：“简直是勒不死他，把他的屎都勒出来了，眼睛也鼓出来了，可他还是跟一刀子下去宰得不

是地方的公鸡一样不肯断气。我们就像对付一只猫一样，两个人抓着他的头，另外两个人抓住他的腿，结果把他的脖子给拧断了。事后，我们把他的背包装上香烟一起挂在他的肩膀上，他被扔进了德里纳河。谁还愿意抽他的肮脏香烟？上午，他们到处寻找他。”

“可谁能想到这些啊？”沃吉契卡接着说，“我们做了该做的，对别的事就不关心了。事情很简单，每天都有人失踪，他们也没有到德里纳河去打捞。一个被水泡胀的游击队员的尸体平静地在德里纳河上漂着，和他并排的还有一个我们的那位肢体残缺的后备兵，顺着河水漂向多瑙河，没有经历这些事的人头一次看到这种景象时，是会吓得有点儿发高烧的。”

“你应当给他们吃些奎宁片。”帅克说。

他们刚进师部军法处办公室的那栋房子，哨兵就立刻把他俩带到八号办公室，军法官鲁勒正坐在一张堆着公文的长办公桌的后面。

一本法典摆在鲁勒面前，一杯喝了一半的茶杯放在法典上面。桌子上右边摆设着一尊仿象牙做的耶稣受难的十字架，十字架上满是尘土，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绝望地望着十字架的底座，底座上全是烟与烟蒂。

面对着钉在十字架上耶稣忏悔的塑像，军法官这时正把又一支香烟的烟灰弹在十字架的底座上，他的另一只手把那只茶杯端起来，茶杯和法典的封皮粘到一块儿了。他把茶杯从法典的拥抱中分开，随手翻开了一本从军官俱乐部借来的书。这是弗兰茨克劳斯写的一本书，书名为《性道德发展史研究》。

军法官正入神地看着书中关于男女性器官图解和学者弗兰茨克劳斯在西柏林火车站厕所内所发现与图解相应的打油诗句，一点也就没有注意到有人进来。他的注意力只是到了沃吉契卡咳嗽了一声后才从图解上转移开来。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什么事啊？”军法官一边问一边继续翻书寻找后续逼真而又愚蠢的图画、素描和草图。

“报告，军法官先生，”帅克回答说，“我的朋友沃吉契卡着了凉，他眼下正咳嗽。”

军法官鲁勒这才抬眼看了看帅克，看了看沃吉契卡。他尽力装出一副严厉的样子。

“你们到底还是来了，臭小子。”他说。同时翻动着桌子上那一大堆文件，从中查找什么。“我叫你们9点钟来，现在差不多都11点钟了。”

“你那么站着是什么意思？可恶的畜生，”他向自作主张稍息站着的沃吉契卡问道，“只有我要你‘稍息’，你才能随便怎么摆放你的腿。”

“报告，军法官先生，他有风湿病。”帅克说。

“把嘴闭上，”军法官鲁勒说，“得到了许可再讲话。你到我面前受审都有三次啦，简直是白费力气。哎，你们的卷宗到哪去了？净给我添事，你们这帮该死的东西。无端地给军法处找麻烦对你们没有好处。”

“看吧，你这猪猡。”他从一大堆文件里抽出一份厚厚的卷宗，上面标明：帅克和沃吉契卡。

“别想借一次无聊的打斗就赖在师军法处不走，躲过上前线的时间。为你们这事我还得一路打电话打到军部军法处，可恶的笨蛋。”

他叹了一口气。

“别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帅克，一上了前线，你就再也没有与匈牙利人打架斗殴的兴趣了。”他接着说，“现在你们两人的案子撤消了，各人回到自己的部队去，在那里接受处罚，然后就随先遣连上前线。你们要是再落到我的手里，你们这帮混蛋，我就要把你们整治得连你们自己都认不出自己来。这是你们的释放

令，从现在起老实点，把他们带到二号房间去。”

“报告，军法官先生，”帅克说，“我们会把您的话放在心上，多谢您的恩惠。按老百姓的说法，我真想称你为大善人。同时我们俩都得再次请求您的原谅，原谅我们给您带来了那么多的麻烦。对您的恩惠，我们真是过意不去。”

“好了！跟我滚出去见鬼吧！”军法官朝着帅克大声喝到，“如果不是施诺德上校替你们两人说话，还不知道你们会落得个什么下场呢。”

当卫兵把他们带到走廊向二号房间走去时，沃吉契卡才回过神来是怎么回事。

领着他们的士兵担心自己误了吃午饭，就对他们说：“喂，跟上，快点。慢得像虱子爬似的。”

沃吉契卡要他讲话口气别那么大，说幸而他是捷克人，如果匈牙利人的话就把他像撕咸鱼一样地给撕烂。

由于军部办公室的办事员已经去吃午饭了，因此押送他们的士兵不得不暂时把他们送回师军法处监狱。这把他气得破口大骂，把军部的办事员都给骂遍了。

“把汤里的肉片会被别人捞个精光，”他拖着哭丧的声音说，“只会剩下点筋了而看不见肉。昨天也是这样，我押送两个人去营房，趁我不在，有人把分给我的那份口粮吃了一半。”

“你们师部军法处的人好像只想到填肚皮。”沃吉契卡说，此时他已完全恢复过来了。

帅克和沃吉契卡把他们结案的经过讲给志愿兵听了之后，志愿兵高呼了起来：“如此一来，你们要去先遣连了，我的朋友们。这就跟捷克旅游杂志上写的一样：‘祝你们一路平安。’出发前的初步准备工作已经完成，一切事情都已由光荣的军事管理部门安排妥当。你们已被专门选派参加去加利西亚的远征，轻轻松松，高高兴兴地上路吧。珍视对那将成为你们战壕的那个地区的热爱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吧。那是风景迷人很有趣味的地方。你们会在那遥远陌生的地方感到像在家中一样，如同在你们所熟悉了解的地方一样，不错，差不多就像在你们亲爱的祖国一样。带着崇高的感情，你们将开始踏上通向那些地方的漫长旅程。关于那些地方，就连老贡博士德都曾经说过世界上我从来还没有见过比如此不像样的加利西亚更加壮丽的地方。我们无上光荣的军队在第一次从加利西亚大撤退时所获得的大量珍贵的经验必然是我们为第二次远征加利西亚而制定纲领时的指导方针。勇往直前地朝俄国前进，高兴欢乐地朝天开火吧。”

午饭后，帅克和沃吉契卡还没来得及动身去二号房间，那个因写了虱子顺口溜而倒霉的教员走近他们，把他们拉到一边神秘秘地说：“千万别忘了，到了俄国那边就马上对俄国人说，‘你们好，俄国兄弟，我们是捷克弟兄，不是奥地利人。’”

在他们走出军法处时，沃吉契卡忽然想起要显示他对匈牙利人的憎恨，同时也是示威性地表明对他的逮捕和禁闭并没有使他动摇信念，他踩了一下那个不愿意上前线当兵的匈牙利人的脚，并朝着他吼了声：“把你的靴子穿上，混账东西。”

“他应该对我说点什么就好了，”工兵沃吉契卡事后抱怨着说，“他倘若开口顶我一句，我就将他的匈牙利人的猪嘴扯裂到耳根，没想到这个白痴不开口，还让我踩他一脚，他妈的。帅克，我没给判刑，心里有气啊！好像他们在笑话我们，跟那些匈牙利小子干仗似乎不值得一提，可我们还是像狮虎一样勇猛。没给我们判刑是你的过错，还给我们开条子证明无罪，就跟我们不知道如何打架一样，把我们看成什么啦？实际那是一场很值得称道的大打大闹啊！”

“我亲爱的老哥，”帅克乖巧地说，“我真不明白，师军法处正式承认我们是正派的人，对我们一点挑剔也没有，你为什么还不乐意呢？对，我在审讯时瞎说了一气，可那也是不得不那样的

啊。正像巴斯律师告诉他委托人的那样，你的责任就是要撒谎。所以在军法官问我为什么闯进那个卡柯尼先生家的时候，我就照直说：‘我想我们要结识卡柯尼先生的最佳方式就是到他家去看他。’在那以后，军法官就再也不进一步向我提什么问题了，这就已经足够了。”

“你也要记住，”帅克想了想继续说，“在军事法庭上什么也不要承认。我关在警备司令部的时候，隔壁牢房的一个士兵认了罪，难友们知道后把他狠揍了一顿，逼他去把供认状收回。”

“我要是干了什么不体面的事，我当然不会去坦白，”工兵沃吉契卡说，“然而那个军法官小子开口就问我：‘你打架了？’我说：‘对，我打啦！’‘你折磨人了？’‘是的，军法官先生！’‘你打伤人了？’‘当然，军法官先生。’他早该知道他是在跟谁打交道。但是，真正丢脸的是他们把我们释放了，他好像不想相信我揍那帮匈牙利小子时把武装皮带都打断了，也不相信我把他们打得鼻青脸肿。你当时在场，你都瞧见了，当时有三个匈牙利小子扑在我身上，可瞬间的工夫，那三个小子都倒在地，任我脚踏他们。可这一切过后，这个猪猡军法官却草草地撤消对我的案件，如此做就仿佛他在对我说：‘你会打架吗？你把自己当做什么啦？臭美！’战争打完后，等我退了伍，非把这头笨猪找到，让他当面看看我到底会打架还是不会。然后再到这个基拉利希达来打一场世人罕见的大架，所有的人将躲进地窖，让他们知道我已来了要看看那帮基拉利希达的小子，那帮胆小鬼，那帮臭猪猡。”

在办公室里马上就办妥了一切手续。一位刚刚吃完午饭，嘴上还沾满油腻的军士，带着一副极其庄严的神情把证件交给帅克和沃吉契卡，并且不失时机地对他们俩发表了一通演说，嘱咐他们捍卫军人气质。他是生在西里西亚的波兰人，讲话中夹带着几个地方口音的词语，说了些诸如下列的粗话：“markrium”，“glu-pirolmopsie”，“krajicovasedmina”，“svinaporypana”，“dumvambane-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namjesjnuckovvasigzichy”(捷克语的粗话)。

帅克跟沃吉契卡分手了，各自要回自己的部队。帅克说：“打完仗来看我啊。每天晚上6点钟起你都能在波基斯迪街的卡利什酒店找到我。”

“我肯定会去找你，”沃吉契卡回答说，“那儿有什么好玩的吗？”

“那儿每天都要闹点事儿的，”帅克打保票说，“要是太安静了的话，我们可以找点事。”

他们终于分手了。可当他们走开没几步远，老工兵沃吉契卡就在帅克身后喊到：“就这样了，帅克，我去看你的时候，一定要给我找点有趣的消遣啊！”

帅克大声回答：“可是一定要早点来！”

他们彼此越走越远，好一会儿过后，从第二排房子的拐角处还传来沃吉契卡的喊声：“帅克，你那个卡利什酒店有什么牌子的啤酒啊？”

帅克的回答似回音一样地飘来：“名牌货！”

“我以为是斯来霍夫产的啤酒呢！”工兵沃吉契卡从老远喊来。

“那儿还有姑娘呢！”帅克喊道。

“那么战争一结束，咱们晚上6点钟见！”沃吉契卡的喊声来自山下。

“最好6点半钟，万一我在哪儿耽搁了。”帅克高声回答。

而后，沃吉契卡这次隔着更远的距离喊道：“你就不能6点钟到吗？”

“好吧，好吧！我6点钟赶到。”沃吉契卡听到了远去朋友的回答。

好兵帅克与工兵沃吉契卡就这个样子分手了。正如德语中的俗话所说：朋友分别时总是说“下次再见”。

第五章 从利塔河畔的布鲁克到索卡尔

卢卡什中尉在第十一先遣连办公室里来回走着，内心十分恼火。这间办公室是连队营房里的一小间光线阴暗的屋子，是用木板在走廊里间辟成的，有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罐煤油和一张行军床。

站在他面前的是军需上士万尼克，他在这里编造士兵军饷的花名册，结算士兵们的伙食账。他是全连的财政部部长，整天都在办公室呆着，睡觉也在这里。

门口站着一个胖子步兵，长着满脸浓密的大胡子，就像传说中的巨人克拉科诺什，他叫巴伦，新调来给中尉当勤务兵的，入伍前是捷斯基克隆洛夫的一个磨坊主。

“你可真是给我挑来了一个优秀的勤务兵，”卢卡什中尉对军需上士说，“衷心感谢你给我的这份惊喜，头一天我派他到军官食堂给我拿午饭，他就在路上吃掉了一半。”

“我洒了一点，很抱歉，长官。”大胖子说。

“好，就算你是洒了，你也只能是把汤或者肉汁弄洒了，总不能让红烧肉肠也弄洒了吧。你给我拿回来的一小块肉只能盖住指甲，另外，你把苹果烤肉卷如何处置的？”

“长官，我……”

“别想抵赖，也被你吃了。”

卢卡什中尉说出最后这几个字时口吻是那么认真，那么严厉，巴伦不由自主地倒退了两步。

“我在厨房间过今天午餐吃什么，有肝沫丸子汤，那些丸子到哪去了？半路上你把它偷吃了，这很清楚。还有牛肉和泡酸黄瓜，你怎么处理的？也被你吞下肚了。有两块红烧肉肠，你只给我拿来了半块，不对吗？两块苹果烤肉卷，怎么都没啦？也填到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你肚子里去了，你这头可恶的脏猪！你说啊，你把苹果烤肉卷弄到哪去了？你说什么？掉到泥里了？你这该死的混蛋，你能指给我看掉苹果烤肉卷的地方吗？你说什么？忽然来了一条狗？我看是约好了的吧？那条狗把烤肉卷叼走了？我的上帝，真该给你一记大耳光，让你的脑袋肿得像水桶一样。你这猪猡还抵赖，你知道谁看见你了吗？就是这位万尼克军需上士，他亲自来向我报告说：‘报告，长官，你的那头馋猪巴伦在吃你的午饭。我从窗口往外看，看见他拼命往嘴里塞，好像一个礼拜没吃过东西似的。’听着，军需上士先生，你可不可以真的重新挑一头别的牲口来代替这个头号混蛋？”

“报告，长官，巴伦好像在我们全先遣连是最老实的家伙，他太笨了，他永远也记不住步枪的各个部位。要是交给他一杆枪，他准会闹出点事故来。上回我们练习打空弹，他差点儿把旁边一个人的眼睛射出来了。所以我想他至少还能够做得了像勤务兵这样的事吧。”

“并且他还能每天把长官的午饭吃掉！”卢卡什中尉说，“好像他那一份还不够他吃似的。喂，你现在还饿吧？”

“报告，长官，我老是觉得饿。谁要是有余下的面包，我就拿香烟跟他换，可还是不够。我天生就是这个样。我总是认为我该吃饱了吧，可是我想错了。一会儿过后，感觉好像又要吃饭了，肚子开始咕咕叫，你瞧，又开始叫了。有时候，我以为自己的确是吃饱了，肚子撑得再也吃不下去了，可还是不行。如果看见谁在吃东西，或是仅闻到食品的香味，我的肚子马上就感到像是刚洗过肠一样，在要求满足肠胃的需要驱使下，我甚至都可以咽下钉子。报告，长官，我请求过是否可以给我双份伙食。为这事我在布杰约维策时特地去找过团部的医生，他给我的处方恰好相反：三天病号饭，每天只给我喝一小碗清汤。他对我说：‘我叫你知道饿的滋味，小子！再来吧，你会知道你离开时是什么样

子的，我要让你变成根竹竿。’长官，我并不一定非要吃特别好吃的东西，我哪怕是看见最普通的食物，也馋得流口水。报告，长官，我求求您给我双份饭吃吧，就算是不吃肉，至少给我盖浇菜、土豆、馒头片，外加点肉汁汤。肉汁总是会有剩下的……”

“好啦，你这套厚脸皮的话我听完啦，巴伦，”卢卡什中尉说，“军需上士，你听说过还有哪个士兵比这小子更加卑鄙无耻的吗？把我的午饭吃了不算，还想要我批准给他两份口粮。我来教训教训你，巴伦，看看什么是饿，叫你饿个够。”

“军需上士，”卢卡什中尉转身朝万尼克说，“把他带到魏登霍费尔班长那儿去，告诉他，在伙房今晚分发炖牛肉时把这小子绑在靠近伙房旁边的院子里。把他捆住他两小时，让他的脚尖刚好着地，要他踮着脚看见锅里在炖牛肉，等到伙房分发炖牛肉时，还是把这小子捆在那里，让他馋涎直流，就像饿狗嗅到熟食店的味道一样。告诉伙夫把这小子的那份也分出去！”

“肯定照办，长官。走吧，巴伦。”

他们正要离开时，在门口他们被拦住，眼睛盯着吓坏了的巴伦的脸，趾高气扬地说：“你这是自作自受，巴伦。祝你好胃口！你要是下次还敢在我这儿试试，我就毫不留情地送你上军法处。”

万尼克回来报告说已经把巴伦捆绑好了。卢卡什说：“你是知道我的，万尼克，我并不想做这样的事，我也是迫不得已。第一，你得承认骨头被抢走了，连一条狗也会汪汪叫几声，我不想身边有这么个下流痞。第二，巴伦被绑了起来，这件事对全连的士兵在道德上和心理上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这些当兵的一分到先遣连，知道明天或者后天就会上前线，他们就很放肆，为所欲为。”

卢卡什中尉显得忧虑重重，有气无力地说：“前天我们进行了夜间演习，你知道我们应当是向糖厂后面的志愿兵教导队进军，我亲自带领的第一小队，也就是尖刀班，悄无声息地在公路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上行进。但是第二小队，他们担当左翼，应当在糖厂一带巡逻。他们的表现就像是外出郊游野炊一样，又是唱又是跳，连在营房都能听见他们的喧闹声。第三小队在右翼，要他们去勘察树林那边的地形。我们离他们有十分钟的路程，就是隔这么远，也能看见这帮家伙抽着烟，黑夜中星光闪闪。第四小队本应是后卫，天晓得他们是怎么弄的，突然出现在我们尖刀班的前面，并把我们将我们当做敌人。我不得不从朝着我前进的我们自己的后卫面前撤退下来。这就是我接任第十一先遣连的状态。我能拿他们怎么办？要是真上了前线他们会怎样行动呢？”

卢卡什中尉双手合十，做出祈祷的姿势，鼻尖尽量地往上翘。

“别为这些事太操心了，长官。”军需上士说，竭力想安慰他，“别让这些事情搞得头痛。我在三个先遣连呆过，每个连都得打散，和全营的合在一起，得一次又一次地重新编制。每一个先遣连都与别的先遣连一个样，没有哪一个先遣连比您的这个先遣连强半分，长官。最不幸的还得算第九连，从连长到士兵一起送去当了俘虏。我捡了一条命是因为我到团部供应列车去给全连拉罗姆酒和葡萄酒，没等我回来他们就出发了。”

“您还不知道吧，长官？在您刚才谈到的昨天晚上的演习中，志愿兵教导队预定是包围我们连的，结果他们一直开到了聂齐德尔湖，他们一直行军到第二天早晨，前哨部队都陷进了沼泽地。那是由扎格纳上尉亲自率领的。要不是天亮了，他们也许要走到绍普隆！”军需上士用神秘的口吻滔滔不绝地说着，他对这类事情津津乐道而且都放在心上。

“另外，您知道吗？长官？”他神秘地眨动着眼睛说，“扎格纳上尉要当上我们先遣营的营长了，不久前，据参谋部军需官黑格纳说，他们都认为应该任命您，因为您是我们这儿资历最老的军官。但是后来听说师部给旅部下了命令，任命了扎格纳中尉。”

卢卡什中尉咬了咬嘴唇，点了支香烟，这一切他已经知道了，而且坚信这件事对他不公平。扎格纳上尉已两次越过他晋升职务，但是他只是说：“啊，当然，扎格纳上尉……”

“我可以说我对这事也感到心中不高兴，”军需上士亲昵地说，“参谋部军需官黑格纳对我说：‘战争刚开始时，扎格纳上尉在塞尔维亚的门的内哥罗山区出尽风头，把自己营的一个连又一个连的士兵驱向塞尔维亚的阵地挨敌人机关枪的扫射，虽然步兵的冲锋是徒劳的，一点作用都没有，因为只有炮兵才能打得着山崖上的塞尔维亚人。那场战斗下来，全营只剩下 80 个人，连扎格纳上尉本人的一只胳膊也受了伤，后来在医院里还拉上了痢疾。再后来，他到布杰约维策，在我们团出现了。听说昨天晚上他在军官部说他期盼着上前线，说即使把整个先遣营拼光了，他也要显露出他的价值，争得一枚勋章。因为在塞尔维亚的败仗，他碰了一个大钉子，所以这一次，要么他与整个先遣营战死在前线，要么自己晋升被任命为中校，但是整个先遣营就得做好完蛋的准备。’我想，长官，我们也会面临着这场冒险。参谋部军需官黑格纳说不久前您与扎格纳上尉的关系相处得不是很融洽，他会第一个命令我们第十一连去进攻，把我们派到最危险的阵地上去。”

军需上士叹了口气说：“我觉得，在这场战争里，这么多的军队，这么长的战线，要想有更多的获胜，只有靠机动灵活地调遣部队，而不是凭拼命地盲目强攻。我在第十先遣连的时候，在杜克拉一仗中我就看到了这一点。那一次，一切都进展得相当顺利，这时来了一道命令：不许开枪。于是没人开枪射击，一直等到俄国人靠近了我们。我们本可以一弹不发就全部活捉他们的，不想在那个时刻，在我们左翼的‘铁苍蝇’，这些愚蠢的民团吓坏了，一看到俄国人离我们很近了就开始像坐雪橇一样顺着雪地滑下山坡逃跑。我们得到命令，说俄国人已突破了我军左翼，要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们必须设法增援旅部。当时我正在旅部核查连队的伙食军饷账目，找不到团部辎重地了。就在那时，第十先遣连的士兵们一个接一个地赶到了旅部，到了傍晚一共来了 120 人。其他的人很明显是在退却的途中迷失了方向，顺着雪地，像坐滑雪橇一样滑到俄国人的阵地上。这真是让人害怕，长官，俄国人在喀尔巴阡山的上上下下都设有阵地。后来，长官，扎格纳上尉……”

“噢，看在上帝的份上，别老是啰嗦扎格纳上尉，”卢卡什中尉说，“这一切我都知道。顺便说一下，你可别认为下一次进攻接火的时候，你又可以借机到团部辎重地去拉什么罗姆酒和葡萄酒。有人已经告诉过我，你可是一个十足的酒漏子。只要看看你的红鼻头，谁都会清楚你是在跟什么货色打交道。”

“这都是在喀尔巴阡山落下的毛病，长官，我们被迫喝酒，真是这样的。等饭菜送到我们所在的山头早已凉透了，战壕就在雪里，又不许生火，仅仅只有罗姆酒能使我们活着。如果没有我，就会落得跟别的连队一样，连罗姆酒都没有得喝，结果冻坏了不少人。罗姆酒也有它不利的一面，把我们的鼻子全部弄红了，营里下了命令，只有红鼻子的人才出去巡逻。”

“现在冬天已经过去了。”中尉意味深长地说。

“我说，长官，罗姆酒跟葡萄酒一样，在前线一年四季都不可以缺少的，可以这么说，酒能提神。喝上半瓶葡萄酒或者四分之一公升罗姆酒，士兵们就可以跟任何人开仗……是谁又在敲门？没有看见门上写着‘请勿敲门’？请进！”

卢卡什中尉把椅子转向门坐着，看见门慢慢地、轻轻地打开了。同样慢慢地、轻轻地，好兵帅克走进了第十一先遣连的办公室，他在门口就行着军礼，可能当他在敲门并且看见门上写着“请勿敲门”的字牌时，他就在行军礼。

帅克的举手行礼完全和他那张永远心满意足、没有忧虑的脸融合成一体了。他这副尊容看上去活像希腊窃神，只不过是把奥

地利步兵简朴的军装穿上。

卢卡什中尉一看到好兵帅克那亲切的眼光向他拥抱和亲吻过来，马上把眼睛闭上一会儿。

他大概怀有长期在外、新近归来的流浪儿看着父亲为自己的归来在烤叉上烤羊羔时同样的感情。

“报告，长官，我又回来了。”帅克这真诚而又镇定的声音使卢卡什中尉猛然清醒过来。自从施诺德上校通知他，要把帅克派到他身边听从他使唤那一刻起，卢卡什中尉心里每天都企盼推迟与他会面，每天早晨他都在心里说：“他今天不会来。他准是又出了什么事，被别人扣了起来。”

但是，帅克甜蜜而又纯朴的照面把他的那些盘算给纠正过来。

帅克此时看着军需上士，他带着愉快的微笑从大衣口袋里掏出证明递了过去，“报告，上士先生，我得把这些在团部开的证明都交给您，这是我的军饷和伙食关系文件。”

帅克在第十一先遣连的办公室里自在友好的举止，似乎他跟万尼克是最要好的朋友一样。但是军需上士万尼克对他的反应只是简单的一句：“把那些放在桌子上。”

“军需上士现在最好让我单独同帅克谈谈。”卢卡什中尉叹了一口气。

万尼克走开了，可是他站在门外偷听他们俩说些什么。

开始，他什么也没有听见，因为帅克和中尉都一声不吭，双方对视着持续了好长一段时间。卢卡什盯着帅克似乎在用催眠术将其催眠，好像一只大公鸡站在一只小鸡面前，等待着扑过去的机会。

帅克一如既往地极其温柔地望着卢卡什中尉，似乎在说：“心肝宝贝儿，咱们又团聚了！我们再不会被什么东西分开了，我的宝贝。”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可是卢卡什中尉长时间不开口，帅克的眼神好像在深情地哀求着说：“您说话呀，我亲爱的，告诉我您在想什么？”

卢卡什中尉终于把这难堪的沉寂打破了，他用挖苦的字眼说：“衷心地欢迎你呀，帅克！感谢你的光临，我的珍贵的客人。”

然而，他毕竟还是控制不住自己，积压多日的愤怒化作一记重拳爆发出来，猛地捶在桌子上。墨水瓶随着重拳的下落向上跳了起来，墨水溅出来洒满了军饷花名册。

卢卡什中尉也同时跳起，逼近帅克大声怒吼：“畜生！”接着，他在这间窄小的办公室里来回走动，每次走近帅克身边就吐一口唾沫。

“报告，长官。”帅克说。而卢卡什中尉依旧不停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每次走近桌子时抓起纸搓成纸团，一次又一次气冲冲地扔向房角。“按您的吩咐，我把信送到了。我很幸运地找到了卡柯尼太太。我敢说，他是漂亮的女人，虽然我看到她的时候，她正在哭泣……”

卢卡什中尉在军需上士的床铺上坐下，用嘶哑的嗓子叫道：“你这股蠢劲什么时候才有个完？”

帅克好像没有听见一样回答说：“后来有那么一点点不愉快的事发生了，可是我承担了全部责任。他们不相信我给那个太太写过信，于是在过堂的时候，我想最好是一口吞下那封信，以便断了他们的线索。后来，纯粹是由于碰巧——我无法用别的理由解释——卷入了一场小小的无足轻重的斗殴。不过，这也被我摆脱了。他们认为我是无辜的，并且在师部把整个案子给撤消后把我打发到团部，我在团部办公室刚刚呆了几分钟，上校就进来了，他教训了我几句，对我说要我马上到您这儿报到，长官，他叫我当您的传令兵。他命令我告诉您，要您即刻去他那里处理关于先遣连的事情。这已是半个多小时之前的事。但是上校不知道

他们之后把我拖到了团部办公室，结果在那儿坐等了一刻钟。您瞧，我在被关押期间，我的军饷留在了那里，得由团部重新发给我，而连里是不管的，因为我是被团部抓起来的。他们把一切都弄得如此混乱，老天哪，叫人都稀里糊涂的……”

当卢卡什中尉听说半个小时前他就应该到施诺德上校那儿时，他飞快地穿好服装，说：“你又替我做了一件漂亮的事，帅克！”他说话的口气是如此之沮丧和失望，以至于帅克竭力想用一句友好的话来安慰他。当卢卡什中尉快步冲出门时，帅克大声喊道：“不用着急，上校先生会等着您的，他反正也没有什么事干。”

中尉走后没多久，军需上士万尼克走进办公室。

帅克坐在椅子上，正在往敞开炉门的小铁炉里一块一块地添煤。炉子冒着烟，把人熏得够呛。帅克不停地添着煤，把这事当一种乐趣，全然没有注意到已经在一旁观望了好一会儿的万尼克。军需上士一脚把炉门踢关上，而且要帅克滚出去。

“上士先生，”帅克保持尊严地说，“请允许我告诉您，即便是世界上最善意的邀请，我也不能执行您的指示从这儿滚出去，更不能滚出营地，因为我只能服从我的上司。您也知道，我是这儿的传令兵。”他接着骄傲地说，“施诺德上校分配我到第十一先遣连来，到卢卡什中尉这儿来。我原先当过卢卡什中尉的勤务兵，因为我天性聪明，已晋升为传令兵了。上尉和我是老朋友了。您入伍前是干什么的，上士先生？”

好兵帅克如此熟悉与友好的声调使军需上士大为惊讶，甚至忘记了他平时喜好在连队士兵面前炫耀的那副官架子，似乎是帅克的下属一样，回答说：

“我叫万尼克，在卡拉鲁普开药店。”

“我也在一家药铺当过学徒，”帅克说，“是在布拉格的贝尔什丁纳街柯柯什卡先生那儿。她是可怕的怪人，有一回，我失手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把窖里的一桶汽油点着了，烧毁了房子，我就被他一脚给踢了出去。从那以后，行会里再也没有哪个地方接纳我了，就因为那一桶倒霉的汽油，害得我没有把手艺学完。你也配制给牛治病的草药吗？”

万尼克摇摇头。

“我们那时候给牛配制草药时还要放几张圣像在里面。我们的头头柯柯什卡先生是非常虔诚的教徒。有一次，他从书上看到圣皮利格林能治牲口的肚胀病，他就在斯米霍夫的某个地方印了一些圣皮利格林的像，又花费了 200 个金币在艾玛乌泽修道院教堂把这些像净化了一番，而后把它们放进给牛治病的药盒子里。这种草药一定和上温水、用一个盆子装着给牛喝，同时还要对圣皮利格林像做祈祷。祷词是我们药店的陶亭先生写的，要对着牛背诵祷词。您瞧，印刷圣皮利格林的画像时，反面还得印上几句祈祷词。晚上我们的老板柯柯什卡把陶亭叫来对他说，要他第二天一早必须把放在画像上的祈祷写好，和草药一起使用。当他上午 10 点钟到药店来时，必须准备好一切，以便送去印刷，因为牛已经在等着祈祷词。对陶亭先生来说，只有两条路可走，要是他写得好，他可以得到一个金币；否则的话，两个礼拜之后就得走人。陶亭先生急得一个晚上直冒冷汗，一夜没合眼。早上他来开店铺门的时候，一条都没写出来，他甚至连发明这些草药给牛治病的圣徒的姓名都忘记了。亏得帮工斐迪南帮他摆脱困境，那人是心灵手巧的人，什么都会干。当我们在阁楼上晾甘菊茶时，他就爬上来，把鞋子脱下来，教我们如何使脚不出汗。他会在阁楼上抓鸽子，会撬开柜台里放钱的抽屉，还教我们一些别的捞外快的办法。那时我还是孩子，我从铺子里拿回家的药都可以开一个药店，即使是‘兄弟医院’也没有一个药房比得上我家的药那么多，斐迪南帮了陶亭先生。他说，‘交给我吧，陶亭先生，让我来看看这件事。’陶亭先生便马上叫我去替他买啤酒来。我的

啤酒还没买来，斐迪南已经写好了一半。他读给我们听：

本人来自天国，
带下灵丹妙药；
公牛、母牛和小牛，
柯家草药均可服用；
一天只要吞吃一剂，
不用再求什么兽医。

“当他喝了啤酒，又深深地品了一口药酒后，编写进行得更加迅速了，瞬间的工夫，就整整齐齐地完成了：

此药是圣徒所造，
两个金币买一包。
圣皮利格林把牛治好，
喝了您的药，
牛儿马上欢蹦乱跳。
主人称赞又祷告，
求您施恩把牛群儿保。

“这时，柯柯什卡先生走过来，陶亭先生跟着他去了办公室。他出来时，给我们看他拿的两块金币，不是像许诺他的那样只有一块，他计划与斐迪南平分。但是，斐迪南一看见两块金币，就被钱财迷住了心窍。‘不，’他说，‘要么两块全得，要么一块不要。’这样，陶亭先生就什么都没有给他，自己把那两块金币独吞下来。随后，他把我拉到仓库，冲着我的耳根给了一拳，说我要是胆敢说祈祷词不是他写的，我就要挨他 100 多拳；还说要是斐迪南到老头子那儿去告状，我就要说斐迪南在撒谎；他还逼我面对着一个装香蜡的罐子发誓。于是后来，我们的那位帮工就开始了他对这些治牛草药的大报复。我们在阁楼上大桶里把草药搅拌好，斐迪南就把他随时收集到的老鼠屎带上阁楼混合在草药里；又在街上捡马粪，在家中晾干后，在研钵里研碎，全部撒进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带有圣皮利格林画像的治牛病的草药之中。这还不算完，他还在药桶里拉屎，然后搅拌一通，把草药搅得像糠皮糊一样……”

这时，电话铃响了，军需上士蹦过去一把抓起话筒，又生气地把话筒甩回原处，说道：“我得到团部办公室去了。总是这样有人忽然叫人，我一点都不喜欢这么一套！”又只剩下帅克一个人了。

不久，电话铃又响了。

帅克开始对着话筒讲话：“找万尼克？他刚去了团部办公室，你问我是谁？我是第十一先遣连的传令兵。你是谁呀？第十二先遣连的传令兵？啊哟！原来是同行。我叫什么名字？我叫帅克，你呢？布劳恩！你有没有个开帽子铺的亲戚叫布劳恩，住在卡尔林城的波勃雷什大街？没有？你不认识他？……不认识他，我只是有一次坐电车从那家店子门前经过看见那块招牌。有什么新闻啊？我什么也没有听说。什么？我们什么时间开拔？我从来没跟任何人说起开拔的事。你问我们开到哪儿去？”

“当然是跟先遣连上前线，你这混蛋。”

“我什么都没有听说到。”

“你真是个好传令兵？你知不知道你的中尉……”

“他不是中尉，他是上尉。”

“这都一样。你的上尉到上校那儿开会去了吧，对吗？”

“他被上校叫去了。”

“唔，那就对啦，你瞧，我们的这位也给叫去了，第十三先遣连的中尉也去了，我刚跟他们的传令兵通过电话。这种紧张我不喜欢。你知道乐队正在整装吧？”

“我什么都不知道。”

“别像傻子似的。听说你们的军需上士已得到供应的通知，是不是啊？你们有多少士兵？”

“不知道。”

“你真是个笨蛋，你认为我会把你给吃了？”

“（可以听得见电话里的那人在跟另一个人说：‘弗兰塔，你拿起那个话筒，听听第十一连的传令兵是什么样的草包。’）喂，你在那儿睡着了还是怎么回事？没有啊，你的同行问你话你就回答嘛。你是什么都不知道？好，现在实话实说，你们的军需上士有没有跟你说过要你去领罐头？你跟他根本就没谈过这类的事？你这个草包，什么？这不关你的事？（听得见对方的笑声。）你一定是有病了。好了，听到什么消息，打电话给第十二先遣连告诉我们，我的宝贝，头号大笨蛋！你是哪儿的人？”

“布拉格人。”

“那你应当灵敏些……等等，你们的军需上士是什么时候到团部去的？”

“刚去的。”

“天哪，你不能早点就告诉我吗？我们的军需上士也是刚去的。好像要发生什么事，你跟辎重队通过话吗？”

“没有。”

“上帝啊，你还说你是布拉格人呢，什么事都不管，你一天到晚都闲逛了些什么？”

“我刚从师军法处到这儿呆了只有一个钟头。”

“那是另外一回事。伙计，今天我会去看你的，摇两下铃吧。”

帅克正要点燃烟斗，电话铃又响了。

“见鬼去吧，”帅克暗自想道，“我干吗要浪费时间与你闲聊天？”

电话铃一个劲儿地响个不停，帅克终于按捺不住，他把听筒抓起来，冲着话筒喊道：

“喂，你是谁，我是第十一先遣连的传令兵帅克。”

从听筒里传来的回话声，帅克辨别出对方是卢卡什中尉。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你们都在那儿干什么？万尼克在哪儿？要他马上来听电话。”

“报告，长官，电话铃刚响没有一会儿……”

“听着，帅克，我没功夫听你的废话。战争期间电话里绝不能像请人来吃午饭那样闲扯，必须简单明确。战争期间电话里没有什么‘报告’，‘长官’这类浪费时间的话。帅克，我问你，万尼克在不在，叫他立即来听电话。”

“报告，长官，他没跟我在一起，几分钟之前，他被叫到团部去了。这大概是不到一刻钟以前的事。”

“等到回来后，我会收拾你的，帅克。你不会讲得简洁些吗？现在，把我的话听清楚，你要明白以后不许以电话里的杂音来替自己找借口，懂吗？你一挂上电话……”

电话断了。电话铃接着又响起来，帅克把听筒拿起，听到的是一大堆臭骂。

“你这畜生，混蛋，无赖，你到底在搞什么鬼？为什么把电话挂断？”

“很抱歉，是您指示我挂断电话的。”

“我过一个小时就回来，你等着瞧吧，帅克……现在赶快到营房去找一个排长来，找福克斯吧，要他马上带十个人到团部仓库去领罐头。重说一遍，要他干什么？”

“带十个人到团部仓库去领本连的罐头。”

“这次你总算是没有讲废话。现在我要往团部办公室打电话找万尼克，要他到仓库去领罐头。如果他在此期间回到营房，告诉他放下一切别的事，尽快赶到仓库去。现在你可以挂上听筒了。”

帅克费了好长时间，既没有找到福克斯排长，也没有找到别的士官们。他们正在伙房里一边啃着骨头上的肉，一边欣赏着被捆绑起来的巴伦；他们对他产生了怜悯，绑他的时候让他双脚着

地站在院子里。尽管如此，巴伦还是丑态百出。一个伙夫给他拿来一根羊肉的排骨，塞进他的嘴里，被捆绑起来的大胡子巨人，手是没法活动了，不得不用嘴小心翼翼地把骨头叼住，用牙齿和牙床摆弄着这根排骨，与此同时用森林中野人一样的表情啃着骨头上的肉。

“你们这儿谁是福克斯排长？”帅克问，他们终于被他找到了。

福克斯排长一看找他的是普通的步兵，觉得起身回答是丢了面子，就没有答理。

“喂，”帅克说，“要我站在这儿问多久才有人答应？究竟哪位是福克斯排长？”

福克斯排长走上前去，拉起架子把帅克骂了个遍，然后对帅克说他不是排长，而是排长先生；对帅克来说，也轮不上他问到底哪位是排长？而应问：“报告，长官，排长先生在这儿吗？”在他的排，要是有人敢不说“报告，长官”，他立马就给那人吃嘴巴子。

“别想在我头上耍威风，”帅克面色严厉地说，“马上行动，到营房去带上十个人立刻到仓库去，要你们到那儿去领罐头。”

福克斯排长大吃一惊，只是说道：“什么？”

“别跟我什么什么的，”帅克回答说，“我是第十一先遣连的传令兵，刚才我跟卢卡什中尉通了电话，他说：‘马上带十个人到仓库去。’如果你不去，排长先生，我这就去回电话。卢卡什中尉清清楚楚地点名叫你去，没有必要再谈论这个了。卢卡什中尉说，电话里说话应该简单明了，如果叫了福克斯排长去那么他就得去。这样的命令下来可不是像请人吃午饭时在电话里面说三道四的。在军队里，尤其是在战争期间，迟缓就是犯罪。要是那个福克斯排长在你告诉他之后他不马上去，那就即刻打电话告诉我，我亲自找他算账，把这个福克斯排长玩完蛋！啊！天啊！你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难道不了解卢卡什中尉吗？”

帅克神气地看着那些士官，他的这番表演真的让他们大为惊讶，神情非常沮丧。

福克斯排长咕哝着几句听不清的话，快步走了。帅克冲他背影喊道：“我可以打电话给长官，说事情办妥了吗？”

“我立即带十个人去仓库。”福克斯排长从营房里回答说。帅克听后一声不吭，丢下与福克斯排长一样惊讶的士官们就走了。

“已经开始，”小个子班长布拉热克说，“我们就要打行李包了。”

帅克回到第十一先遣连办公室，烟斗还没来得及点燃，电话铃又响了，还是卢卡什中尉的声音：

“你上哪儿逛悠去了，帅克？我打了三次电话，一直没有人接。”

“我已把事情办好了，长官。”

“他们去了吗？”

“当然，他们去了。可是，我不清楚他们到了那儿没有？要不要我跑去再看看？”

“你找到福克斯排长了吗？”

“找到了，长官，开始他说：‘什么？’只是当我解释说电话里说话必须简单、明确……”

“别浪费我的时间啦，帅克……万尼克还没有回来吗？”

“没有，长官。”

“别对着电话吼叫。你不知道那个该死的万尼克会跑到什么地方去吗？”

“他去过团部，然后又到别的地方去了。我想他也许在小卖部吧。”

“去找找看，帅克，要他必须马上到仓库去。另外，你现在就去找到布拉热克班长，告诉他立即放了巴伦，叫巴伦到我这儿

来。你可以挂上听筒了。”

帅克真的开始忙碌起来。他找到了布拉热克班长，向他传达了中尉关于给巴伦松绑的命令。布拉热克班长生气地吼道：“他们一遇上困难就紧张起来了。”

帅克看着给巴伦松绑，又陪着他一起走，因为他还得到小卖部去把万尼克找到，正好去小卖部是同一方向，他俩顺路。

巴伦把帅克看做是自己的救星，他许诺每次家里给他寄吃的东西来就跟帅克平分。

“我家的人就要杀猪了，”巴伦忧郁地说，“你喜欢带血的猪肉还是不带血的？你尽管说，我今晚就写信告诉家里。我家喂的那头猪大约有 150 公斤重了，头长得跟猛犬一样，这种猪肉是最好吃的，在所有的猪中，这种猪身上没有什么不中用的东西，这种猪非常好，非常结实，有八指厚的膘。我在家的时候，经常是自己做猪肝香肠。在吃的时候，也总是把自己撑得饱饱的，几乎要撑破了肚皮。去年，我家那头猪有 160 公斤重。这才叫猪呢。”他热烈地说着，分手时他强有力的手紧紧地抓着帅克的手，说，“我们只给它喂土豆，我自己也奇怪它怎么长的肉。告诉你，把火腿片泡在盐水里，烤好的猪肉片在盐水里蘸一下，加上白菜、土豆、馒头片，洒上油渣沫，吃起来真是可口极了。吃完后再大喝一顿啤酒，这样的日子真令人满足。可是战争把一切都从我们手中夺走了。”

大胡子巴伦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到团部办公室去了。而帅克则沿着一条两旁长着高高的菩提树的林荫道朝着小卖部的方向走去。

此时此刻的万尼克正开心地坐在小卖部里，跟一位相识的军士长讲述制搪瓷釉和水泥浆能挣多少钱。

军士长已经是半醉了。一大早，从帕尔杜皮茨来了一个有钱的地主，他的儿子在军营当兵，送给了军士长一笔可观的贿赂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款，还在城里盛情招待了军士长整整一个上午。

现在，这位军士长毫无兴趣地坐在那里，因为他一点胃口也没有，他根本就不清楚他们在交谈什么东西，对制搪瓷更是没有点滴反应。

他一门心思地盘算着自己的事，嘴里却在胡说一条地方性铁路线应该从特舍博尼通到佩尔赫希莫夫，然后再通回来。

帅克进来时，万尼克正在又一次使劲地用数字给军士长解释建房用的水泥浆一公斤能获得多少钱的利润，军士长对此的回答完全是答非所问：

“在回家的路上他死去了，身后只留下几封信。”

他看到帅克，显然把帅克与他不喜欢的某人混合成了同一个人，张口把帅克骂了一通，说他是会吹口技的人。

帅克走向同样醉迷糊了的万尼克，只见万尼克这时很温厚，很友好。

“军需上士先生，”帅克用报告的口气说，“您得马上到仓库去。福克斯排长带了十个人已经在那儿等着您，要领罐头啦。您得立即就去，长官已经来过两次电话了。”

万尼克忽然大笑起来，说：“我如果去了，我就成了十足的大傻瓜。我亲爱的老弟，我就得自己诅咒自己，我的天使。有的是时间，办一切事都来得及，我的小宝宝。又没有失火，对吗？我亲爱的老弟。等卢卡什中尉管过像我管过的那么多的先遣连时，他才可以跟我说话，他也不会拿他那套没有意义的‘赶快去’来麻烦别人。在团部办公室，我得到命令说我们明天开拔，让我们必须把行李包扎起来，赶快去领路上的口粮。我干什么了？我来这儿喝了四分之一公升葡萄酒，我现在舒舒服服地坐在这里，什么也不管。罐头归罐头，供应归供应。我比上尉更知道仓库的底细，我也知道会上军官们和上校讨论了些什么。认为仓库里还有什么罐头，那只不过是上校的想象而已，团部仓库根本

上从来就没有过罐头，仅仅是有那几次从旅部搞到一点，或者是从跟他们接触过的别的团队借来的。我们光是欠贝纳舍夫团的罐头就达 300 多听。嘿嘿！让他们在会上喜欢扯什么就扯什么去吧，不要紧，你等着瞧，等我们的人赶到仓库时，仓库管理员本人就会对他们说，说他们发疯了。没有哪个先遣团领到过一听路上吃的罐头。”

“情况就是这样的吧，老伙计，”他转过身对军士长说。而对方也许是睡着了，或者是在说胡话，因为他回答说：“她一边走着路，一边撑着一把雨伞。”

“你最好是什么也别管，”万尼克接着说，“让事情自己发展下去，如果他们今天在团部办公室说我们明天就出发，那么连三岁的小娃娃也不会相信。没有车辆我们能走吗？他们打电话给车站时，我恰好在场，车站上连一辆车皮都没有。上一个先遣连开拔时也是这样。那次，我们在车站等了两整天，一直等到某个人物大发慈悲，给我们调来一趟列车。可是，我们又不知道我们到哪儿去，连上校本人也不知道。结果，我们穿越了整个匈牙利，依然没人知道到底是去塞尔维亚还是去俄国。每到一站我们就直接跟师参谋部通话。我们成了掩盖错误的牺牲品，最后，我们被送到杜克拉附近，在那儿被打散了。哦！没有什么好着急的，一切事情都要顺其自然，不用着忙。对，事情就是这样的，又让我们碰上啦！”

“今天，他们这儿的葡萄酒特别好，”万尼克接着说，丝毫不理会正在用德语咕咕噜噜的军士长，“相信我，我至今都享受生活，这个问题让我惊讶不已。”

“我干嘛要为先遣营的出发白操心呢？我随第一先遣连行动时，两个小时之内就把一切准备工作都做完了。在我们先遣营别的连队里，他们用了两天的时间来准备。我们的连长谢若希尔中尉是浪荡公子，他对我们说：‘别忙，弟兄们，一切东西都乱糟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糟的。’仅仅在开车前两个小时，我们才开始收拾行装。你为什么不在这儿坐坐……”

“我不行，”好兵帅克说，“我得到办公室去，要是有人来电话呢？”

“那你就去吧，小宝贝。要记住：这样做对你一生并没有多大的好处。一个称职的传令兵不应该出现在需要他的地方，你千万对你的职业太热情了，没有比一个要一口吞下整个战争的冒失的传令兵更加糟糕的事，我亲爱的。”

但是帅克已经走出了门，匆匆忙忙地赶回到自己先遣连的办公室。

剩下万尼克孤独一人，因为谁也不可能把那个军士长算成是他的伙伴了。

军士长已是烂醉如泥，一边喝着酒，一会儿用捷克语，一会儿用德语，把一些稀奇古怪的毫不相干的事胡扯在一起。

“我数次走过这个村庄，根本就不知道这个村子的存在。再过半年，我就会通过国家考试，获得博士学位。我已成为老残废。谢谢你，露希。这些书装帧精良出版了——可能你们中有人还会记得这个吧。”

军士长无聊地敲起了一支进行曲，然而，这种无聊没有延续多久，门开了，军官食堂的伙夫约赖达走出来，一屁股落在一张椅子上。

“今天，我们接到命令去领路上喝的白兰地酒，”他用沙哑的声音说，“我们没有空的罗姆酒瓶子，还得腾空瓶子，把我们整得够呛！伙房里的人是累昏了。在算菜份额的时候，我少算了几份。上校来晚了，什么菜都没有给他留下。所以这时他们给他炒鸡蛋，这可真是开玩笑。”

“这是一次奇妙的冒险，”万尼克说，他一喝酒就喜欢漂亮的字眼。

伙夫约赖达开始讲起了实际上跟他以前职业相联系的哲理。战前他曾编辑过一本玄学的杂志和书名叫做《生死之谜》的系列小丛书。

战争爆发后，约赖达逃避服兵役混进了团部军官食堂。他常常是一边烤肉，一边饶有兴致地读着翻译过来的古代印度的佛经《启示录》。

施诺德上校把他当做全团的稀世珍宝，军官食堂可以夸耀他们有一个玄学大师当伙夫。他一边可以探测生与死的秘密，一边可以烹调出美味的白汁牛排或烧肉，每个人对他的手艺赞叹不已，以至于杜费克中尉在科马罗夫附近作战身负致命伤之际还念念不忘呼唤着约赖达的名字。

“嗯，”约赖达忽然开口说道，他很不自在地坐在椅子上，喷出的罗姆酒气味一英里之外都能闻到，“今天没有给上校留下饭菜，当他看到只剩下蒸土豆时，立即感到心里不是滋味。你知道‘不是滋味’是怎么回事吗？就是挨饿的神情。因此，我对他说：‘上校先生，没有给您留下烤牛肉，您还有足够的力量来克服命运的摆布吗？上校先生，佛经《命运》里已告示，您今天的晚饭能吃上美味的炒鸡蛋配红烩牛肝片。’”

“亲爱的伙计。”他停了一会儿，轻声地对军需上士说，同时漫不经心地挥了一下手，打翻了放在他面前桌子上的玻璃杯。

“所有的现象，形式和东西的存在都是无形的，”玄学大师家伙夫在打翻了玻璃杯之后沉着脸说，“有形即是无形，无形即是有形。无形并非不同于有形，有形也并非不同于无形。一切无形的东西亦即有形，一切有形的东西亦即无形。”

玄学加伙夫在一片沉默之中沉浸着，手托着脑袋，眼睛盯着湿淋淋弄脏了的桌子。

军士长依旧继续着他那既无节奏又无意义的胡扯：“田野里的玉米消失了，不见了——在这样的情绪之中他收到一份邀请，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朝她走去——降灵节是在春季。”

军需上士万尼克不住地在桌子上敲着进行曲，喝着酒，偶尔间断地记起有十个人和一个排长在仓库等着他。每当这种记忆出现在他心中时，他总是对自己微微一笑，挥一下手了之。

当他很晚回到第十一连办公室的时候，万尼克发现帅克坐在电话机旁边。

“有形即是无形，无形即是有形。”他一边有气无力地说着这些，一边和衣爬上床，倒下便呼呼地睡着了。

帅克依旧守着电话机，因为两个钟头之前卢卡什中尉来电话对他说过，他还在上校那儿开会；但是他忘了告诉帅克一声，不用在电话机旁等着。

后来，福克斯排长来电话说他带着十名士兵不但一直没有等到军需上士，而且看见所有仓库的门都关着。

打完电话，福克斯就走了，那十名士兵也一个接一个回到营房。

帅克不时地取下听筒偷听别人的对话来取乐。这种电话是军队里刚采用的一种新式电话，其优点是能清晰地听见整条电话线上别人的电话对话。

辎重队与炮兵在对骂，工兵对军邮发火，步枪射击靶场冲着机枪班怒吼。

帅克仍旧守着电话……

上校办公室的会议延续着，延续着……

施诺德上校正阐述他最新的关于野战勤务的理论，特别强调迫击炮的作用。

他的讲话一点条理都没有，一会儿讲到两个月前南方和东方战线是怎样形成的，一会儿讲到各个作战单位之间准确通讯的重要性，一会儿讲到毒气对敌机的射击、阵地上士兵的伙食，又讲到各部队之间的关系。

他又讲到官兵之间的关系，士兵与下级军官的关系，临阵投敌的问题，政治事件的问题以及捷克士兵百分之五十政治上值得怀疑。

“不错，诸位先生，克拉马什、谢依纳尔和克洛法奇三人为捷克政治上的领导人（战争期间因叛国罪而被监禁），……”大多数军官一直都在想这位老人何时停止胡扯。可是，施诺德上校接着扯起了新成立的先遣营的新任务，本团阵亡的军官，齐伯林式飞船，西班牙骑兵，士兵的宣誓……

当施诺德上校提到这最后一点时，卢卡什中尉想起宣誓时，好兵帅克没有参加，因为那时他正关押在师部军法处。

忽然，他忍不住笑了起来。这是一种发疯似的笑，坐在他周围的几名军官受到了感染，跟着笑了起来，引起了上校的关注。上校此时正在谈论德国军队在阿登撤退中所获得的经验。他被搞得一塌糊涂，只得收尾说道：“诸位先生们，这决不是什么笑料。”

后来，因为施诺德上校被旅部的电话叫走，大家就都到军官俱乐部去了。

帅克依旧坐在电话机旁打瞌睡。忽然，电话铃声把他从昏睡中闹醒。

“喂，”他听到电话里说，“我是团部办公室。”

“喂，”他说，“我是第十一先遣连办公室。”

“少废话，”他听见对方说，“拿支钢笔记下来，这儿有份电话记录。”

“第十一先遣连……”

这时，电话里传来一连串稀奇古怪的句子，因为第十二和第十三先遣连也在同时通电话，听筒里各方的对话混合在一起，一片喧闹，根本听不清什么电话记录。帅克一个字也听不，最后，听筒里安静下来了，帅克也能听清电话里的声音：“喂、喂，现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在请你复述一遍，快！”

“我复述什么呀？”

“你复述什么？你这混蛋，复述电话记录！”

“什么电话记录？”

“真见鬼，你聋了？我刚念给你听的电话记录，蠢货！”

“我刚才什么也没有听见，有人在里面一直干扰。”

“你这猴崽子，你认为我只是在跟你混时间吗？你到底打算记还是不记？笔和纸准备好了吗？还没有？你这杂种，我还得等到你找到笔和纸？你这也叫当兵的？喂，可以开始记录了吗？准备好，你总算是醒了，你这畜生，你要不要把自己打扮一下？好了，听着，第十一先遣连，重复一遍！”

“第十一先遣连……”

“连长……记下来没有？复述一遍？”

“连长……”

“明天的会议……记下了吗？复述一遍？”

“明天的会议……”

“在上午9点钟，署名，你知道‘署名’吗？猴崽子，就是‘签名’的意思，再说一遍？”

“在上午9点钟，署名，你知道‘署名’吗？猴崽子，就是‘签名’的意思。”

“笨蛋，听着，下面是签名：施诺德上校，小崽子，记下来了吗？复述一遍。”

“施诺德上校，小崽子。”

“完了。你这头笨牛，谁在做记录？”

“是我。”

“我的天哪！‘我到底是谁呀？’”

“帅克。还有别的事吗？”

“感谢上帝，没有了。可是你的名字应该改叫笨牛。你们那

儿有什么新闻吗？”

“没有什么，一切照常。”

“这你就高兴了，是吗？听说你们那儿有一个人被捆绑了，是吗？”

“那是中尉的勤务兵，中尉的午饭被他偷吃了，你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出发吗？”

“我亲爱的老弟，这真是好问题！这是连老头子自己都不知道的问题。晚安！你们那儿有跳蚤吗？”

帅克把听筒挂上，去叫醒军需上士万尼克，万尼克愤怒地反抗着。帅克摇他的时候，他揍了帅克的鼻子一下，而后，他翻身趴着，双脚还乱踢床铺。

然而，帅克终于把万尼克叫醒了。万尼克揉揉眼睛，翻过身来仰面躺着，恐慌地问出了什么事。

“目前没啥事，”帅克回答说，“只不过是我想找您商量商量。我刚才接了一个电话，让卢卡什中尉明天上午9点钟又到上校那儿去开会。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才好，是马上去传送消息呢还是等到明天清早？我犹豫了好久，不知道该不该把您叫醒，因为看到您睡得很香。可是我想没关系的，最好还是征求您的意见……”

“看在上帝的份上，还是让我睡觉吧，”万尼克哀求着说，同时打了一个大哈欠，“明天早晨再告诉他，别再叫醒我啦。”他侧转蜷伏着的身子，很快又睡着了。

帅克回到电话机旁坐下，把头歪在桌子上，打起了瞌睡，他被电话铃声吵醒了。

“喂，是第十一先遣连吗？”

“是，我是第十一先遣连，喂，几点钟了？我要不通总机，我等换班的人等了好半天啦。”

“我们的钟停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这么说，你们跟我们的情况是一样的啦。你知道我们何时出发吗？你跟团部通过话吗？”

“他们屁也不比我们多知道一个。”

“别这么粗俗，小姐。你们领了罐头没有？我们连的人到什么地方去？我们连的人去领东西，什么也没有领回，仓库都锁着。”

“我们的人也是两手空空地回来了。这么慌乱真是没有意义，你看我们会向哪里开拔？”

“向俄国开拔。”

“我觉得更有可能是去塞尔维亚。到了布达佩斯，我们就明白了。要是列车向右拐，那好像是去塞尔维亚；要是向左拐，那就是去俄国。你们的干粮袋领了没有？听说要增加军饷。你会玩‘红菜头’这种扑克游戏吗？会玩？那你明天到我们这儿来吧，我们每天晚上都玩。你那边有几个人守电话？就你一人？那就让电话见鬼去，睡觉吧！你们那儿的安排真是有趣，你说什么？你完全是侥幸被分配到这个岗位上的？啊，他们终于来换班了。美美睡一觉吧。”

帅克真的在电话机旁甜甜地睡着了，他把听筒忘记挂上了，这样一来也就没有人打扰他的好梦了。团部电话总机接线员怎么也接不上第十一先遣连，气得直叫唤。他又有一份电话记录，要第十一先遣连第二天12点钟之前向团部报告，还有多少人没有打伤寒预防针。

在这段时间内，卢卡什中尉始终在军官俱乐部里跟军医尚茨莱尔在一起坐着。军医叉开两腿骑坐在椅子上，拿一根台球棍有节奏地敲打着地板，嘴里还念念有词：

“撒拉逊人的苏丹王撒拉艾丁首先承认卫生兵的中立性。”

“必须护理交战双方受伤的官兵。”

“必须用对方的赔偿费来支付受伤官兵的医药和医疗费用。”

“必须准许为受伤官兵派遣持有将军签发的通行证의医生和护理人员。”

“被俘受伤官兵必须在将军的保护和保证下遣返或者交换，可是他们伤愈后仍可服役。”

“双方的伤员不能被俘虏或被杀害，而应该送到医院的安全地方。应该允许给他们派遣卫兵，卫兵应该与伤员一样，持有将军签发的通行证返回自己一方。”

以上各项也适用于：随军神甫、军医、外科医生、药剂师、护士、助理以及其他指定照料伤病员的服务人员。他们不能被俘虏，而必须以同样的方式遣返。

军医尚茨莱尔把两根台球棍敲断，还没有讲述完他那套关于战争时期护理伤病员的奇特高论，继续把他的高论与什么将军的许可证联系在一起。

卢卡什中尉把他的黑咖啡喝完就回去了，一到家他就发现了大胡子巨人巴伦正在用盘子在卢卡什中尉的酒精炉上煎色拉米香肠。

“我冒昧地用……”巴伦张口结舌地吐出几个字。“报告，请允许我……”

卢卡什中尉看了看他，此刻的巴伦在他眼中好像是大孩子，一个天真的尤物。卢卡什中尉忽然对自己下令将巴伦捆起来的做法感到不自在起来。

“你尽管煎吧，巴伦，”他一边把军刀解下，一边说，“明天我批准你多领一份面包吧。”

卢卡什中尉在桌子旁坐下，突然心血来潮开始给他姑姑写了一封深情的信。

亲爱的姑妈：

我刚才接到让我与我的先遣连做好准备开赴前线的命令。或许这是你收到的我的最后一封信，因为到处都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在恶战，我们的损失惨重。所以我难以在信的结尾写上“下次再见”几字，也许写上“永别了”更为准确。

“留到明天上午再写吧。”卢卡什心里这么想着，然后就到上床睡觉去了。

巴伦看到中尉睡熟以后，便像夜间的蟑螂一样溜进房间四处寻找。他打开中尉的手提箱，咬了一口巧克力糖。正在这时，睡梦中的中尉翻了翻身，他被吓了一跳，赶紧把咬了一口的那块巧克力放回原处，不敢弄出一点声响。

然后，巴伦一声不吭地走过去偷看中尉信中写了些什么。

巴伦看完信后，大为感动，特别是当他看到“永别了”的时候。

巴伦在门口自己的草垫子上躺下，想起了家乡，想起了宰猪的时节。他脑海里不断出现的图画是：他在香肠上扎着孔，把空气放出来，这样煮的时候就不会爆花。

由于想起了有一次隔壁家做的一整段肉肠煮爆了花，煮散开了，因此，巴伦睡着后也不踏实。

巴伦梦见被他请来了一个笨手笨脚的屠夫，在往肝肠里灌馅的时候，把肠衣给撑破了。随后他又梦到这位屠夫忘了做带血香肠，刚煮熟的猪肉找不到了，肝肠上的小木签扎得又不够多等等。后来他梦见受到战地军法审判，因为他在野战炊事房偷肉时被人当场抓住，结果梦见自己被吊在利塔河畔的布鲁克城军营林阴道的一棵菩提树上。

帅克在黎明中醒来，伴随着黎明迎接他的是全连各个炊事班煮罐头咖啡时的香味儿。他呆板地挂上电话机的听筒，就像他刚打完电话一样。然后，他在办公室内进行了一番晨间散步，一边走还一边唱着小调。

他就这样唱了起来。

一个士兵装扮成姑娘，来到磨坊去会见他的恋人，

磨坊主人将他与自己的女儿一起推上床，但是在此之前他却叫来他的老伴：

老伴啊，快去做好饭菜，

好让这小姑娘品尝。

磨坊老太太给这个下流痞拿来饭菜，接着便

闹下了一场家庭的悲剧：

磨坊老头老太太清晨起床，

可是门上有两行字：

您那可爱的女儿，大娘，

呜呼哀哉！

再也不是以前的黄花姑娘。

帅克如此卖力地唱着最后这一句，以至于整个办公室都开始恢复生机。军需上士醒来后问几点钟了。

“刚刚吹过起床号。”

“那我喝完咖啡再起来吧，”万尼克下了决心，他有充足的时间来应付一切。“无论如何，他们一定会来把我们逼得手忙脚乱的，就像昨天领罐头一样来回瞎忙活……”万尼克打了个哈欠，问他回来的时候是不是说话说多了。

“只不过有点儿离谱，”帅克说，“您不断地唠叨着关于形的事儿。什么有形就是无形，无形又是有形；又一次地讲有形就是无形。不过马上就不讲了，很快就打起呼噜，跟锯树场似的。”

帅克说完，走到门口，又走回到军需上士的床前，站在他面前说：“对我个人来说，上士先生，当我听到你在说什么有形无形的时候，我想起了一个叫扎特卡的煤气工人。他在莱特纳城的煤气公司工作，负责点亮路灯和关灭路灯。他是有见识的人，去过所有莱特纳城的酒店，因为从点灯到关灯之间有好长的时间。早上他回到煤气公司时，常常像你昨天一样，只不过他说的是：‘方木块带棱角，这也就是为什么说立方体是有棱角的。’这是我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亲自听见的，那次我在街上惹了点儿麻烦，一个醉汉警察没有我被带到警察局，而是把我带到了煤气公司。”

“在那以后呢，”帅克轻声说，“那位扎特卡的结局很惨。他参加了圣母团，常跟那些假装虔诚的人一起到查尔斯广场的圣伊格纳茨教堂去听叶梅尔卡牧师讲道。有一次，当传教士们在圣伊格纳茨教堂的时候，他忘记把他管区的路灯关灭，结果街上的路灯一直亮了三天三夜。”

“这可坏事啦，”帅克接着说，“当一个人忽然开始陷入大讲哲学时，却总是喷着酒醉后的臭气。数年之前，第七十五团的布吕歇尔少校调到我们团来，他总是每月一次让我们集合排成方块队形，跟我们畅谈什么叫军队的长官。别的酒他滴口不沾，只喝李子酒。在军营的院子里他老是对我们说：‘每一个军官，就跟他们所表现的那样，都是最完善的人物。弟兄们，一个军官的智慧比你们所有人的头脑加起来还要强 100 倍。知道吗，弟兄们，就算是你们一辈子想着耍花招，你们也不可能比一个军官耍得更圆满。每一个军官都是必须产生的人物。而你们呢，士兵们，只不过是一种偶然的产物。你们可以存在，也可以不存在。所以，弟兄们，打起仗来，你们是要为皇帝陛下捐躯的。这很好，事情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改变。但是，如果你们的军官死在你们之前，那么，你们马上会看到你们对军官的依赖性有多强；对你们来说，那会是很大的损失啊。军官必须生存，事实上，你们的生存全部取决于军官的生存；军官是你们的来源。没有他们，你们就不行。没有了长官，你们连屁都放不出来。对你们来说，士兵们，不管你们明不明白，军官就是你们的道德法规，因为每一条法规都必须有它的立法人。大兵弟兄们，对待长官，你们一定要感觉到，要意识到你们应尽的责任，一定要无条件地服从每一条命令，不管你们喜欢还是不喜欢。’

“有一次，当布吕歇尔少校训完话之后，绕着方块队列挨个

地问士兵：

“‘当你们喝醉了的时候，你们有什么感觉？’

“士兵们的回答五花八门，有的说从来还没有喝醉过，有的说喝了酒之后总有一种生病的感觉。有一个士兵说他感到就像要去被关禁闭一样。布吕歇尔少校把这些人轰出队列，命令他们下午在院子里作徒手操练，算是对他们没能表达出他们真实感觉的惩罚。快轮到我的时候，我想起他上次对我们的训话，于是当 he 来我面前问我时，我十分镇定地回答说：

“‘报告，少校先生，我喝多了的时候，内心总有一种不安的感觉，那是一种恐惧和良心上的谴责。可是，倘若允许我延长假期，然后我恰如其分地及时赶回营房时，一种幸福的感觉就会油然而起，我就会感到一种彻底的精神上的安怡。’

“周围的人都大笑起来，可是布吕歇尔少校却冲着我吼了起来：

“‘看上去更像是在你酣睡的时候，臭虫在你的身上抓满了，你这个混小子，你这可怜的畜生，竟然厚着脸皮开玩笑。’

“为此我被戴上镣铐以示惩戒，这可是没有半儿点的玩笑啊！”

“在军队里，事情就得如此，”军需上士说着，躺在床上伸了个懒腰。“这是大家都接受的事实：不管你怎么回答，不管你做什么，你的头上顶着，总是要挨一阵电击雷劈，没有这一套，也就没了纪律。”

“讲得好，”帅克说，“我永生难忘他们是如何把新兵贝赫关起来的。我们连队的中尉军官是叫莫茨的家伙，他把新兵集合起来，一个一个地问是哪儿的人。

“‘你这新兵毛孩子，你这该死的混蛋，’他对新兵说，‘你们要学会清楚明白地回答问题，就像啪啪舞鞭子那样干脆。好，开始啦。你是哪里的人，贝赫？’贝赫是读书识字的人，他回答说：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下波乌索夫。在下波乌索夫，有 267 所房子，1936 个捷克居民，英琴区，索波特卡县，以前是科斯吉的庄园；有 14 世纪修建的圣叶卡捷琳娜教区教堂，该教堂由瓦茨抽夫·弗拉吉斯拉夫·涅多利茨基伯爵修复；还有学校、邮局、电报局、捷克贸易铁路火车站、糖厂、锯木场，惟一个名叫瓦利哈的农庄，每年六个集市日。’听到此处，莫茨中尉猛地冲着他跳了过去，接二连三地扇他的耳光，同时嘴里还嚷道：‘这是教给你的第一个集市日，这是第二个，这是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尽管贝赫是新兵，他也忍不住到营部去申诉。营部办公室里那时恰好有一帮喜好逗乐的小子，他们把他到营部上访的原因写成是为了下波乌索夫的集市日的事。当时的营长是罗赫尔少校。‘什么事？’他问贝赫。贝赫开口道：‘报告，少校先生。在下波乌索夫每年有六个集市日。’罗赫尔少校一听到这话就气得火冒三丈，马上派人把他送到了军队医院的精神病科。打那以后，贝赫就成了一名最坏的士兵，受尽了一个又一个的惩罚。”

“教育士兵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军需上士万尼克一边说，一边还在打哈欠。“在军队里没有受过惩戒的士兵算不上是士兵。在和平时期里，一名士兵没有挨过惩罚而能够服完兵役，退伍后还能享受优待，或许是这样的；然而，眼下的情况不同：那些在和平时期经常关在禁闭室里调皮捣蛋的劣等士兵在战争时期都变成最棒的士兵。我记得第八先遣连有一个叫西尔瓦努斯的步兵，战前他总是受罚，整得他够呛！甚至连他战友的最后一个克娄泽（一种铜币）他都会盗走。但是一上前线，他第一个上前剪开铁丝网，抓了三个俘虏兵，在路上打死了其中的一个，说是他信不过那个俘虏兵。他被授予了一枚大银质奖章，还在他领章上添了两颗星星，要不是后来他在杜克拉被绞死的话，没准要不了多久就当上排长了。可是你们瞧，他们必须把他给绞死，因为在一次战斗之后，他主动要求出去侦察地形，另外一个团队的巡逻队在

他搜索死尸身上财物时将他抓获，在他身上搜出八块手表及许多戒指。于是他在旅部被绞死。”

“由此可以看到，”帅克精明地指出，“每个士兵必须自己尽力去为自己争得地位。”

电话铃响了。军需上士去接电话。卢卡什中尉的声音从听筒传来，询问他罐头的事是怎么搞的，接着就是一阵指责。

“可是真的没有罐头，长官，”万尼克对着话筒高声喊道，“绝对没有，长官。那只不过是上面军需供应处的胡扯。把那些人派去完全没有意义。我本想给您打电话，长官。什么？我去过小卖部？是谁说的？那个军官食堂的玄学伙夫？对的，我恰好路过那里。长官，您知道，那个玄学巫师把这阵繁忙说成是什么吗？他把这叫做‘子无虚有的恐慌’。不，长官，一点儿都不，我很清醒。帅克在干什么？他就在这儿，叫他接电话吗？帅克，过来接电话！”军需上士对帅克说，还偷偷地补上一句：“要是问起我回来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就说我一切正常啊。”

帅克接过电话：“报告，长官，我是帅克。”

“帅克，你说，领罐头是怎么回事？领到了吗？”

“没有，长官，连个罐头影子都没有。”

“帅克，只要我们还呆在营房，你每天早上就得向我报到，要不然上路之后你就得整天跟着我。昨天晚上你都干了些什么？”

“我一直都守着电话。”

“有什么消息吗？”

“有，长官。”

“帅克，看在上帝的份上，别又开始像白痴一样了。有人从什么地方报告了什么重要事吗？”

“有的，长官，不过是9点钟的事。”

“你为什么没有及时告诉我？”

“我不想打搅您，长官，这是我最不情愿干的事。”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那就告诉我吧，真见鬼，九点钟到底有什么重要的事？”

“有一份电话记录，长官。”

“你到底说什么，帅克？”

“我把它记下来了，长官。‘把电话记录下来，是谁在接电话？你记下来了吗？再说一遍。’”

“见你的鬼去，帅克，我得忍受你多少痛苦？告诉我是什么事，否则我抓住你少不了一顿好揍！快说，是什么？”

“上校又要召开一个会议，长官，是在今天上午9点钟。我起初想在晚上叫醒您，但我考虑再三，还是改变了主意。”

“嗯，早上有的是时间，你没有拿废话来打搅我，算你有运气。又开会，见鬼去吧！放下听筒，叫万尼克来听电话。”

军需上士接过电话听筒说：“我是军需上士万尼克，长官。”

“万尼克，马上再给我另外找一个勤务兵。那个混账东西巴伦半夜里把我的巧克力都啃光了。把他捆起来？不！把他派到卫生队去，这小子身高力大，要他上火线运伤兵对他来说是很容易的事。我这就叫他去找你。你跟团部办公室联系安排一下，马上返回连队。你看我们会马上就出发吗？”

“不用着急，长官。上次我随第九先遣连开拔的时候，他们整整愚弄了我们四天。我随第八先遣连时的情况也是如此。只是跟随第十先遣连时的情况稍微好一些。那次我们做好了一切出发的准备工作，中午接到命令，傍晚就开拔了。然而后来他们赶着我们走遍了整个匈牙利，也没有闹清他们究竟要我们去填补哪个战场上的哪一个窟窿。”

自从卢卡什中尉当上了十一先遣连的连长以后，他就觉得自己始终是处于一种所谓的和稀泥的心态之中，用哲学术语上的话来说，他要竭力用中庸的方法来解决各种矛盾，要让它们逐渐地消失它们的原貌。

于是他回答说：“是的，也许会是这样。那么，你认为我们

今天不会出发，是吗？9点钟，上校召集我们开会。顺便问一声，你知道你是今天值日的军士吗？我只不过是提醒你一下。现在替我找……等等，我要你找什么来着？……替我列一张军士的名单，把他们服兵役的年限……然后开一张连队库存物质的清单。要不要注明民族？对，对，要注上民族……但是首先给我派一个新勤务兵……今天普勒斯纳准尉和他的弟兄们安排什么任务？准备出发。连队的账单？我吃完饭后会来签字的。禁止任何人进城去。到营房小卖部去？饭后去一个钟头……现在把帅克叫来听电话

“帅克，你此刻不要从电话这离开。”

“报告，长官，我还没有喝咖啡呢。”

“那就把咖啡端到办公室来，你得在电话这守着等我找你。你明白什么叫传令兵吗？”

“就是跑腿儿的，长官。”

“对，要做到我随时叫你随时在。再跟万尼克说一次，叫他必须给我物色一个勤务兵。帅克，喂，你在哪儿？”

“在这儿，长官，咖啡刚叫他们端来。”

“帅克，喂？”

“我听着呢，长官。咖啡全凉了。”

“你完全清楚勤务兵是干什么的吧，帅克。你先大概地跟他说一下，然后向我报告这个新来的家伙怎么样。好了，就说到这。”

万尼克从贴有墨水标签（为了谨慎）的瓶子里倒了一点罗姆酒掺到咖啡里，品了一口咖啡，看着帅克说：“我们的中尉老是在电话里大声叫嚷，每一个字我听得都很清。你一定很了解中尉，帅克。”

“我们情同手足，”帅克回答说，“我们互相依靠，一起渡过了不少难关。他们多次想把我们俩分开，但是，我们总是又会合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到一起了。他的一切事务都靠我办理，以至于我自己有时都感到意外。你也一定听见了他让我再次提醒你去替他物色一个新勤务兵吧，我也得先考查一下勤务兵，然后向他汇报。他对哪一个勤务兵都不满意呀。”

施诺德上校把先遣营的全体军官召集起来开会，他很乐意这样，因为他又一次有了进行说教的机会。另一方面，他还得就志愿兵马列克拒绝清扫厕所一事做出处理决定。这个马列克已经以叛逆罪被送到了师部军法处。

马列克已于昨天晚上从师部军法处转回到团部，被关在团部禁闭室。随同马列克一道，团部还收到师部军法处转来的公文。这份公文通篇没有头绪，写得个乱七八糟，公文指出马列克这种情况不能指控为叛逆罪，因为志愿兵本不应该清扫厕所。但是，此种情况属于“违犯军纪”，这样的过失可以根据其在战场上的良好行为而得到宽大处理。有鉴于此，受指控的志愿兵将被送回该团，对于违犯军纪的调查审理将延期到战争结束时进行。如果志愿兵马列克重犯错误，则再行处置。

同时还有另外一件案子。跟志愿兵马列克一起的还有一个冒充排长的德维莱斯，他也被从师部军法处转回关在团部禁闭室。他是最近从萨格勒布军医院调到该团来的，曾经得过大银质奖章、志愿兵授带和三枚星章。他给大伙讲述第六先遣连在塞尔维亚的英雄业绩，说他是第六先遣连的惟一幸存者。经调查证实，战争开始时确实有一个叫德维莱斯的跟随第六先遣连开赴前线，可是这个德维莱斯并不是志愿兵。据指挥第六先遣连的旅部提供的材料证明：1914年12月2日从贝尔格莱德撤退时，当时提出推荐授予大银质奖章和获得大银质奖章的人员名单中根本没有德维莱斯。因而无从证实步兵德维莱斯在贝尔格莱德的战场上是否被晋升到排长军阶，因为整个第六先遣连的官兵在贝尔格莱德的圣·萨瓦教堂附近的战斗中消失了。在师部军法处的讯问中，德

维莱斯替自己辩解说当时真的答应过授予他大银质奖章，于是，他自己就在医院从一个波斯尼亚人手中花钱买了一枚大银质奖章。至于志愿兵的授带，是他在喝醉酒的情况下自己缝制的，并且始终佩戴在身上，因为他一直没有醒酒，再说不停地拉痢疾拉得他体弱不堪。

会议在讨论这两个案子之前，施诺德上校宣布说军队马上就要开拔了；在出发之前，要多多碰头；他已收到旅部的通知，他们等候师部的命令；士兵们得整装待发，各连连长要悉心尽职确保不能有一名士兵掉队。随后他又一次把他头一天讲过的话重复了一遍。又把各个军事行动评述一番，强调指出不允许有任何打击军队的士气和战斗进取心的行为。

他面前的桌面上有一张作战地图钉在那，地图上别着各种小旗，可是所有的旗帜都放倒了，战线也转移了。别着小旗的大头针散落到了桌子底下。

头天夜里，整个战局被团部文书喂养的那只小猫搞得一塌糊涂。这只猫在奥匈战场上拉了屎，想把屎盖起来，就东抓西抓的，小旗被一面一面地拔出来，将猫屎抹在所有的阵地上，还在前线 and 桥头堡撒了泡猫尿，把所有的军团都玷污了。

施诺德上校是近视眼。

先遣营的军官们满怀兴趣，眼看着施诺德上校的手指头越来越靠近那些一小堆又一小堆的猫屎。

“从这儿，诸位，从索卡尔到布格河，”施诺德上校带着一副具有先见之明的口气说，同时从熟练的记忆出发，将其手指头伸向喀尔巴阡山，结果一下子捅进一堆猫屎——那只可爱的小猫用它的屎把战场做成了立体地形图。

“这是什么？诸位！”他惊讶地问道，因为他的手指头被什么粘糊糊的东西给沾上了。

“似乎是猫屎，上校先生。”扎格纳上尉代表全体军官非常礼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貌地回答说。

施诺德上校马上冲进隔壁的办公室，从那儿传来他山呼海啸般的怒吼声，上校恶狠狠地威胁说要文书们把猫拉的屎尿舔干净。

经过一番简短的审讯，查出那只小猫是两个礼拜前由最年轻的文书茨维贝尔斐什带进办公室的。此案一经核实，茨维贝尔斐什卷起他所有的东西，由老文书带他到了团部禁闭室，关在那里静候上校的发落。

就这么着，整个会议实际上也就结束了。当上校施诺德返回办公室时，脸涨得通红，他已经忘记了要讨论志愿兵马列克和假排长德维莱斯这两人的命运。

他简单地说：“诸位军官先生，我请你们做好临战的准备，听我下一步的命令和安排。”

结果，志愿兵和德维莱斯依然在看守的监看下关在禁闭室里。小文书茨维贝尔斐什也加入了他俩的行列，他们三人就可以玩“马利亚什”牌了。把牌打完，他们又麻烦守卫帮他们抓草垫上的虱子。

后来，他们把第十三先遣连的上等兵罗乌特卡也被推进了禁闭室。当营房里传遍了要上前线的消息后，罗乌特卡就失踪了。早上巡逻队在布鲁克城的“白玫瑰”夜店里把他找到。他的理由是，他想在出发之前去观赏一下在布鲁克闻名的哈拉赫伯爵的温室养花房。在回来的路上迷了路，只是到了清早，他才十分疲倦地走到“白玫瑰”夜店（实际上他在“白玫瑰”夜店跟“玫瑰女”一起在床上过夜）。

战局一直扑朔迷离。他们是出发？还是原地驻扎？帅克在第十一先遣连连部办公室从电话中听到了五花八门的说法，既有悲观失望的，也有乐观豁达的。第十二先遣连打来电话，说他们办公室有人听说他们要等着进行移动靶的实弹射击，把实战条件下

的射击技术训练完成后再出发。可是这一乐观的说法被第十三连打来的电话否认了，他们说他们连的哈夫利克班长从城里刚刚回来，他听火车站的人说车皮已经到了火车站。

万尼克从帅克手中把电话夺过来，气冲冲地冲着话筒叫着说铁路工人一点儿都不知道，又说他刚从团部办公室回来。

帅克打心眼儿里喜欢守在电话机旁，他对所有打探消息的电话回答说还没有准确的消息可以相告。

他也以同样的方式回答了中尉的询问：

“你那儿有什么消息吗？”

“目前还没有确切的消息，长官。”帅克刻板地回答说。

“真是头笨驴，把电话挂上吧。”

跟着来了几个电话，帅克费了好大劲才记了下来。首先就是昨天夜里，因为他睡着而没有挂上电话，来电话的人根本无法向他口授电话内容，这就是关于哪些人打了防疫针，哪些人没有打防疫针的那个电话。

接着是一个迟到的电话，是关于罐头问题的。这个问题头天晚上就已经解决了。

下一个电话记录是给本团所属各营、各连和各单位，记录如下：

旅部电话记录 75692 号抄件，旅部字第 172 号。根据战地炊事班管理的统计报告，所需各项食品按下列次序供给：（1）肉；（2）罐头；（3）新鲜蔬菜；（4）干菜；（5）大米；（6）通心粉；（7）麦片；（8）土豆。更改以前两项次序：（3）干菜；（4）新鲜蔬菜。

帅克把这份电话记录读给军需上士万尼克听的时候，他严肃地说按照规矩，这种电话记录要扔到粪坑里去。他说：

“这是军部的哪个蠢货凭空想象出来的东西，现在却传遍各师、各旅、各团。”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后来，帅克又接了一个电话，其口授速度之快使得他在笔记本上记下来的东西看起来像电报密码一样：

“由于更加详细的结果它已得到许可或者同样的事能够在另一方面然而被补充。”

“这全是胡说，”万尼克说，而帅克对他所记下来的东西则十分惊讶，他大声连续读了三遍。“纯粹的废话。天知道！这也许是密电码；可是在连队里，我们没有破译密电码的设备，你干脆也把它扔了。”

“我也是这么考虑的，”帅克说，“要是我给长官报告说他已经由于更加详细的结果它已得到许可或者同样的事能够在另一方面然后被补充，我想他肯定会气疯。”

“你简直无法相信，有些人你根本就惹不起，”帅克接着说，又深深地陷入对往事的追忆之中，“有一次，我乘电车从维索昌尼到布拉格去，在利布尼站有一个叫诺沃特尼的先生上了我们这趟车。我把他认出来，就朝他走过去，在车厢门口的上下平台处与他攀谈起来，因为我们两人都是德拉约夫地方的人。可是他却对我直叫唤要我别纠缠他，还说他根本就不认识我。我慢慢对他解释，说我小时候常跟我妈妈到他那儿去玩，我妈妈名叫安东尼娅，我爸爸名叫普罗科普，当过庄园的管家。即使我讲了这么多，他还是矢口否认我们是熟人。最后，我只好更为详细地摆出情况来，说在德拉约夫有两个姓诺沃特尼的，一个名叫东达，一个名叫约瑟夫，我说他就是约瑟夫。还说我收到过几封家乡的来信，信中都提到过他的情况：约瑟夫一枪把自己的老婆打死了，因为他老婆责备他不该喝酒。那人一听到这里，抬起胳膊一拳冲我挥来，我一躲闪，他就把平台前的挡风玻璃打碎了——就是司机前面的那块大玻璃。这样，我们俩被别人推下车，我们被带走了。在警察所，才弄清楚他为什么如此火爆，原来他根本就不是约瑟夫诺沃特尼，而是爱杜阿德杜布拉瓦，美国蒙哥马利人，到

这儿来探亲。”

帅克的陈述被一阵电话铃声打断了。机枪班一个嘶哑的声音又来问是否就要出发，有谣传说明天上午上校又要召集会议。

这时，一张苍白的脸从门口露出来，这是士官生比格勒，他是连里最笨的蠢货，在士官学校时他就总是要想卖弄自己的学识，他招手把万尼克叫到走廊里，叽哩咕噜地讲了老半天。

万尼克返回时，脸上带着蔑视的微笑。

“这也是白痴，”他对帅克说，“我们先遣连真还有不少这类货色！这次会议他也参加了，散会时长官命令各排排长检查一次枪支弹药，对士兵要求要严格。现在他跑来问我要不要把日拉贝克捆起来，原因是他用煤油擦步枪。”

万尼克来火了，说道：

“他知道就要开拔到前线去了，这种时候还拿这些蠢事来问我。哼，长官昨天对捆绑他的勤务兵一事还斟酌呢。我对这小子说，要他也仔细考虑考虑，别把士兵当畜生来整治。”

“既然您现在提到勤务兵，”帅克说，“我想知道一下，您已经替中尉先生找好了勤务兵了吗？”

“你少操这份儿心，”万尼克回答说，“有的是时间。再说，我相信长官会对巴伦慢慢习惯起来的。他是时不时地偷吃一点东西，以后会改正的。等我们上了前线，他肯定不再偷东西吃了。到了前线，他们俩谁都会没有东西吃的。要是我说巴伦得留下，那么谁对此也毫无办法。这事在我的职权范围之内，就是长官也说不得什么，你尽管放心好了。”

万尼克重新躺到他的床上，对帅克说：“帅克，给我讲一段部队里的趣闻吧。”

“我是想讲，”帅克答道，“不过恐怕又会有人打电话来。”

“那就把线弄断，帅克，把接触器的螺丝拧下来，要不把听筒取下来。”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好的，”帅克说着，把听筒取了下来，“我就跟您讲一件跟我们眼下的局面差不多的事吧，只不过那时不是真的打仗而是一场军事演习。那一次也跟我们今天一样乱糟糟的，由于没有一个人知道我们什么时候能够走出兵营。跟我一块儿当兵的有一个叫西茨的，是波尔热奇人。他是好小伙子，只是非常笃信宗教，并且非常胆小。他把演习想象成非常可怕的事情，比如说，行军途中士兵们会给渴死，卫生队就会像捡烂水果一样地来收尸，于是他就把水喝了个够。当我们走出营房去演习，来到姆尼舍克的时候，他说：‘我受不了啦，弟兄们，只有上帝可以保护我。’然后，我们到了霍舍维采，在那儿呆了两天，因为出了点小差错，我们推进得太快，快得都可以和与我们一起推进的两侧翼的兄弟团队把敌方的整个参谋部给俘获。这样就会弄出个大洋相，因为计划中我们军团是要被打败的，应由‘敌方’取胜。要‘敌方’取胜的理由是他们那边有个油尽灯枯的衰老大公。我们的西茨做了这么一件事儿：我们宿营时，他跑到霍舍维采城外的一个村庄去买东西，中午时分才返回营地。那天天气炎热，他又喝醉了，半路上看见一根柱子，一个盒子在柱子上挂着，在装有玻璃门的盒子里面放着一尊圣约翰的塑像。他在圣约翰像前做完祷告，对着塑像说：‘瞧，您在这儿一定也很热吧，您也应该喝一点儿。您始终站在太阳底下，想必是汗流浹背了。’他摇了摇行军水壶，对着水壶喝了一大口，说：‘我给您留了一小口，圣约翰。’当他发觉他已把水喝光，什么也没有剩下时，简直吓坏了。‘主啊，’他说，‘圣约翰，请您宽恕我吧。我一定给您补上。我要把您带回营房，让您美美地喝上一顿。’连脚都站不稳、好心的西茨，出于对圣约翰的怜悯，打碎盒子上的玻璃门，把圣徒的塑像取出来，塞进军服里，带回了军营。打那以后，圣约翰就跟他一起在草垫子上睡觉，行军的时候就放在背包里，他打牌的时候总是运气特好。不管什么时候，我们一打牌，他就会赢。直到我们到了

普拉亨地区，在德拉赫尼采扎营后，他才把一切输了个精光。早上我们出发时，看见圣约翰被在路旁的一棵梨树上吊着。好啦，我要给你讲的趣闻就是这些，现在我把听筒放回原处啦。”

当军营里原有的宁静与和谐被打破时，电话机又一次传来新的紧张活动的颤抖声。

这一次，卢卡什中尉正在他的房间里研究刚收到的团参谋部送来的密电码，研究如何译码的指示，同时也研究关于先遣营开往加利西亚前线去应走的路线的密码命令：

7217—1238—475—2121—35 = 莫雄

8922—375—7282 = 拉布

4432—1238—7217—35—8922—35 = 科马尔诺

7282—9299—310—375—7881—298—475—7979 = 布达佩斯

卢卡什中尉一边破译着这些密码，一边叹着气：“该死、讨厌的东西。”

第三卷 光荣的败北

第一章 穿越匈牙利

他们统统被塞进车厢的时刻终于来到了。每个车厢只能容下42名士兵或8匹马。而马在车厢里当然要比人舒服得多，因为马站着也能睡觉。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重要的是军用列车又把另一批人送往加利西亚的屠宰场去了。

但是不管怎么说，士兵们还是感到轻松了许多，因为火车如果开动了，那事情就总算是有了着落。而在此以前，他们总是处在令人揪心的茫然、恐惧和心神不宁的状态之中，不知这该死的火车究竟是今天、明天还是后天开动。许多人就像是被判了死刑的囚犯一样惶恐不安地等待着刽子手的到来。而现在这一切都快结束了。事情既然已经这样，那就听天由命吧！

难怪这时有一个士兵像疯子似的朝着车厢外面大声嚷着：“我们开动啦！我们开动啦！”

军需上士万尼克曾告诉过帅克要他悠着点儿，不要那么性急，他果真是料事如神！

他们在上火车之前曾有那么几天一直有谣传说什么牛肉罐头的事儿。经验丰富的万尼克说，这纯粹是幻想，哪里会有什么牛肉罐头呢？可能会做一回战地弥撒还差不多，因为在他们前面的那个先遣连就是做了一回战地弥撒来着。要是发牛肉罐头就不用做战地弥撒；反过来，要是做战地弥撒就不会发牛肉罐头了。

果真如此！他们并没见到什么牛肉罐头，而只见到了随军神甫伊布尔。这个神甫是“一个巴掌能打死三个苍蝇”的人，他只

要做一场露天弥撒就能管三个先遣营受用。他一次就替开到塞尔维亚去的两个营和另一个开到俄国去的一个营行完了祝福礼。

在做弥撒的时候，伊布尔发表了一通热情洋溢的演说。不难发现，他的演说词全都是从军事日历上照搬下来的。他说得那么鼓舞人心，以至于日后在军队开往莫雄去的路上，与万尼克同在一个车厢里临时办公的帅克还时时回忆起他的这段演说词。帅克对军需上士说：“那个神甫描绘得多美啊！当日近黄昏、霞光万道、夕阳西下之际，就像他所说的那样，战场上将听到那将死去的人们最后的喘息，那倒地战马的悲嘶，还有那伤员的呻吟以及那房屋被烧的百姓的悲嚎。我真喜欢听他漫无边际的瞎扯。”

万尼克点了点头表示对他的说法予以赞同：“这他妈的真是 一个动人的故事啊！”

“确实很不错，很有教育意义，”帅克说道，“它已经被我牢记在心了。等打完仗回到自己的家乡，我一定要到‘杯杯满’酒家去聊聊这些。还有，当神甫给我们作演讲的时候，他的脚老是向外边这么撇着，我还真怕他会滑倒，一下摔到圣台底下，那装圣饼的盘子会砸破他那椰子脑袋。当时他还给我们举了一个我军历史上极其卓绝的战例。他说，那还是拉德茨基在军队里服役的时候，战地仓库上空那冲天的火光与鲜红的晚霞汇成了一片，把整个天空都映红了。他描绘这一切的时候，脸上的神情让人觉得这好像都是他亲眼所见。”

就在伊布尔神甫给士兵们作演讲的当天，伊布尔又回到了维也纳，在那里又给另一个先遣营讲了帅克刚刚提到的这个他非常喜欢并誉之为“胡扯”的故事。

“亲爱的士兵们，”伊布尔神甫大声说道，“请你们设想一下1848年库斯托查战役刚刚胜利时的情形。经过十个小时的激战之后，意大利国王阿尔伯特必须得放弃那血肉遍地的战场而将之拱手送给我们的‘战士之父’——拉德茨基元帅。就这样，我们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的元帅在他 84 岁高龄，便取得了如此辉煌的胜利。”

“你们看哪，亲爱的士兵们，久经沙场的高龄统帅就在那刚刚夺来的库斯托查前方的一座山上停住了他的战马，忠诚的将领们簇拥在他的周围，此刻全体将士都陶醉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之中。因为，亲爱的士兵们，他们发现就在离元帅不远的地方，躺在那一个正在死亡边缘痛苦挣扎的士兵。只见那个身负重伤的旗手赫特躺在这块无上荣光的土地上，四肢在不断地抽搐着，眼睛凝望着元帅的双眼。当看见元帅的眼睛也正看着自己时，忽然，这位身负重伤、英勇无比的旗手激动地用他那渐渐发硬的右手紧紧地握住了自己的金质奖章。垂死的旗手的心脏又加速了跳动，他那本已麻木的身躯再次积聚浑身最后一丝气力，用超人的毅力挣扎着向元帅爬去。

“‘快别动了，我勇敢的士兵！’元帅边喊边从马背上跳了下来，并向他伸出自己的手。

“‘握不了啦，大人。’奄奄一息的士兵叹了一口气，‘我的双臂已经被打断啦。我只有一个请求，请您对我实话实说，我们彻底打赢了吗？’

“‘彻底赢了，我亲爱的小兄弟，’元帅温和地说道，‘多么可惜啊！美中不足的是，你受了伤不能享受胜利的喜悦了。’

“‘是啊，尊敬的元帅，我要死了。’欣慰的微笑从士兵的脸上浮现出来了，用微弱的声音说道。‘你口渴吗？’拉德茨基元帅问道。‘天很闷，大人！我们这儿气温一直都在 30 度以上。’士兵说道。于是，拉德茨基元帅把副官的军用水壶拿过来递给垂死的士兵。只见那士兵大口大口地喝着水，然后他大声喊道：‘愿上帝永远赐福于您！’接着，他又极想亲一下元帅的手。‘你当了少年兵？’元帅问道。‘40 多年了，大人。在阿斯佩恩我被授予一枚金质奖章。我还参加过莱比锡战役，获得过一枚大炮十字勋章。我一共受过五次伤，可眼下这一次我算是彻底完了。

哎，我总算活到了今天，这是多么高兴、多么幸运的事啊！既然我们已经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并且陛下的领土也得以收复，我的死又算得了什么呢？’

“就在瞬间，亲爱的士兵们，营房里响起了我们雄壮的国歌《求主保佑我们》！顿时，嘹亮而雄壮的歌声响彻了整个战场。这时，那位行将与生命告别的战士又一次挣扎着积聚浑身的力气激动地高呼：‘奥地利万岁！奥地利万岁！让我们的祖国在这美丽的歌声中永存！我们的元帅万岁！我们的军队万岁！’

“垂死的士兵又一次俯下身来，吻了吻元帅的右手，最终倒了下去，并从他那高尚的灵魂里吐出了最后一丝微弱的气息。这时，元帅脱下军帽，肃立在这名英勇的士兵尸体前，只见他双手捂住脸，激动地说：‘他牺牲得如此壮烈！真是令人不胜羡慕！’

“亲爱的士兵们，我祝愿大家都能有美好的结局，像他那样为国家壮烈牺牲！”

每当帅克回忆起尊敬的伊布尔神甫的这番话时，他总觉得如果称神甫的话为“胡扯”，对他的确没有丝毫的污辱之意。

然后，帅克又谈起在上车之前传令兵向他们宣读的那些军令。第一道是由弗兰西斯·约瑟夫签署的命令，第二道命令则是由东线军总司令约瑟夫·斐迪南大公下达的。两道命令和杜克拉山隘事件有关——1915年4月3日，第二十八团两个营的全体官兵居然在团部军乐队的伴奏声中跑到俄国人那边去了。

两道命令都是用颤抖的声音宣读的，并译成了如下捷文：

一九一五年四月十七日军令

朕满怀沉痛之情发布通谕，鉴于禁卫军第二十八团全体官兵贪生怕死、投敌叛国，现将其从朕所统辖之军队中予以除名，马上收回声明狼藉之该团军旗，送交军事博物馆。该团趁开赴前线之机，行叛国之事，有辱国格，自即日起，撤消该团番号。

弗兰西斯·约瑟夫一世

约瑟夫·斐迪南大公通令

经查实：捷克部队在阵地战中，尤其是在近期几次战役中，有负众望，在阵地防守方面尤为突出。彼等长时间龟缩于战壕之中，致使敌军有机可乘。且该部队中卑鄙之徒竟与敌军频繁接触，相互勾结。

在此等叛徒的协助之下，敌军常以隐藏有此类卖国贼之前线部队为其进攻目标。敌军常出其不意、通行无阻地潜入我军前沿阵地，我大批将士被俘获。

此等寡廉鲜耻、卑鄙无赖之徒，背叛陛下、背叛帝国，非独玷污我威武英勇军队之光荣旗帜，且有损于彼等所属民族之尊严，实属卑劣无耻之至。枪毙或绞死此等败类的日子已为期不远矣。每个有荣誉感的捷克士兵，必须向其长官揭发此等叛徒、蛊惑人心者与卖国贼。凡有知情不报者，与叛徒、卖国贼同罪。

本通令须向捷克部队全体将士宣读。

自此令发布之日起，将第二十八团从禁卫军中予以除名，该团全部被俘之叛逃官兵必将以血偿其滔天大罪。

约瑟夫·斐迪南大公

“给我们宣读得晚了一点儿！”帅克对万尼克说，“我觉得很纳闷，陛下的谕令是四月十七日颁布的，可直到现在才给我们宣读，看样子，也并不像是马上向我们宣读有什么困难。我如果是陛下，就不许他们把我的命令置之不顾。如果我四月十七日发布了圣谕，那么即使天塌下来，我也要让它在十七日当天向所有的军队宣读完毕。”

车厢另一头正对着万尼克坐着的是巫师伙夫约赖达，此时他正在写着什么。伙夫身后坐着的是卢卡什中尉的勤务兵——那个

满脸络腮胡子的大个子巴伦和十一先遣连的电话兵霍托翁斯基。只见巴伦嘴里嚼着一块大面包，正惴惴不安地向电话兵霍托翁斯基解释着：上车的时候挤得要命，他根本无法到卢卡什中尉那节车厢去，这实在是怪不得他。

霍托翁斯基吓唬他说，如今可不是开玩笑的时候，这种事儿可是要吃枪子儿的。

“什么时候这份罪遭完就好了，”巴伦苦着脸说，“有一次，我在沃提斯参加演习的时候就几乎完蛋了。当时我们在那儿急行军，真是饥渴难奈，当营部副官走到我们面前来的时候，我叫了一声：‘给我们水和面包！’只见他调转马头冲着我说，要是赶上打仗的时候我这样放肆，他就会下令让我站出来，当着大伙儿的面把我毙了，可现在他要把我关到警备部拘留所里去。我的福气可真大，就在他骑着马到参谋部去报告这件事的路上，他的马受惊了，他被甩了下来。感谢上帝，他的脖子给摔断了。”

说到这儿，巴伦长叹了一口气，咽了几口面包，忽然他像刚刚清醒过来一样，贪婪地望着卢卡什中尉让他照看的两个背囊。

“当官的都领到了肝酱馅儿饼和匈牙利香肠。”他沮丧地说道，“我多想尝那么一小点儿呀！”

只见他又垂涎欲滴地看了看中尉的那两只背囊，就像是一只饿狼似的丧家犬，正坐在熟食店门口贪婪地闻着那热气腾腾的丝丝肉香。

这时，霍托翁斯基说：“要是他们在哪儿招待我们吃一顿美美的午餐就好了。战争刚开始的那阵子，我们在开往塞尔维亚的途中，每到一站他们都会招待我们美美地吃一顿。我们从鹅腿上把最好的肉撕下来，就着巧克力糖一起吃。在克罗地亚的奥塞克，有两个退伍老兵把一大锅烤兔肉送到我们车厢里来了。我们实在是憋不住啦，把那一锅兔子肉泼得他们满头都是。并且每到一站，我们都要往车厢外一个劲儿地不停地呕吐。有一回，我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们车厢里的马铁依下士实在撑得是受不住了，只好叫我们在他的肚皮上搁上一块板子，然后像压泡菜似地地上面跳，就这样他上吐下泄了好一阵子才感到舒服了一点儿。当我们坐火车穿过匈牙利的时候，每到一站都有人往我们车厢里扔烧鸡，那时，我们只挑鸡脑髓吃。在卡波什法尔瓦，匈牙利人干脆把整块整块的烤猪肉往我们车厢里扔。我们车厢里的一个家伙被扔进来的一整块烧熟了的猪头肉砸中了脑袋，他便抽出皮带把那个扔猪头肉的匈牙利人赶过了三道铁轨。但是在波斯尼亚我们连水都喝不上一口。不过在去那儿的路上，尽管上面禁止我们喝酒，可我们还是可以放肆地喝，要喝多少有多少，各种各样的酒多得简直跟水一样。我还记得，在一个车站上，有些年轻的太太和小姐招待我们喝啤酒，我们喝完之后，便往那些啤酒瓶里撒尿。你真应该看看她们当时被吓得从车厢里逃开的样子，那情形甭提有多带劲了！

“一路上，我们都是这么昏昏沉沉地喝过来的，我甚至连梅花‘A’都认不出来了。还没等我们清醒过来，就忽然来了一道命令。我们那盘扑克还没打完，就要下火车了。有一个班长，我记不得他叫什么名字了，大声嚷嚷着让手下人用德语齐唱‘塞尔维亚人必须坚信：我们奥地利人必将获胜！必将获胜！’可是有人从他背后狠狠地踢了一脚，他一下子就跌坐到铁轨上去了。随后又听见有人嚷着要把枪架成尖塔状。再后来，火车调转车头放空走了。你可知道慌乱中发生了什么事吗？我们两天的干粮竟然被火车也给拖走了！就在这个时候，在离我们很近的地方，喏，就像从这儿到树丛这么远的地方，响起了榴弹炮的爆炸声。我们营长赶紧从另一头走了过来，把所有的军官召集到一起开会。这时，我们的马塞克中尉也来了。他是彻头彻尾的捷克人，可却操着一口流利的德国话。只见他的脸白得像纸一样，对我们说，不能再往前开了，因为铁轨给炸飞了。又说什么塞尔维亚人昨天夜里已经过了河，现在正在我们的左侧，可离我们还有一段距离。

还说我们只要有增援部队，就能把他们打得一败涂地。他还警告我们说，如果发生什么不测，我们谁也不许投降。他还说，塞尔维亚人抓到俘虏就要割耳朵、切鼻子、挖眼睛。他继续说，尽管我们听到了榴弹炮的爆炸声，但这并不值得害怕，因为这是我们的炮兵在开炮。就在他说这些话的时候，突然，山后又“哒哒哒哒”地响起了一阵枪声。于是，他又解释说，这是我们的机枪在射击。随后，我们左边又是炮声隆隆。你是知道的，我们这可是自打娘胎里出来，头一次听到这样的声音呢！我们吓得赶紧趴下卧倒。有几颗榴霰弹擦着我们的脑袋飞了过去。只见火车站顿成一片火海。接着，子弹又“嗖嗖嗖嗖”地从我们的右边呼啸而过。远处还不时传来阵阵齐鸣的炮声、步枪“哒哒哒哒”的射击声。这时，马塞克中尉马上命令我们把枪端起来，上好子弹。可是值日官却走到他跟前对他说，他的命令没法执行，因为我们根本没带弹药来。实际上，当时中尉心里清楚得很，我们要在进入阵地之前的最后一刻才能领到弹药，因为在我们前面的那些弹药车十之八九都落到塞尔维亚人手上去了。只见马塞克中尉呆若木鸡似的站了好一会儿，忽然他命令道：‘上刺刀！’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下这个命令，也许只是处于绝望时的一种下意识的行为吧！于是，我们就摆出了这么一副准备战斗的架势，傻楞楞地站了好一会儿。随后，我们又趴倒在铁轨的枕木旁，因为这时天空出现了一架来历不明的飞机。这时，军官们直嚷嚷：‘隐蔽！隐蔽！统统隐蔽！’后来我们才搞清楚，原来那是被我们的炮火误打下来的我们自己的飞机。于是，我们又站了起来，中尉喊了声‘稍息’，就再也没有其他的命令了。这时，有一个骑兵向着我们这边飞驰而来。只听他老远就在喊：‘营长在哪儿？’于是，营长骑着马迎上前去。只见那个骑兵交给营长一份文件，随即又骑着马往右边奔驰而去了。营长边走边读着那份文件，忽然他像发了疯似地一把拔出马刀，直向我们这边飞奔而来：‘统统撤退！’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统统撤退！’他对着其他军官嚷道，‘向山谷里撤！一个跟一个！’这一下可好了，话音刚落，他们开始从四面八方向我们开起火来了，仿佛他们早就在等待这一时刻的到来似的。在我们左侧的那一片玉米地被我们踩得乱七八糟。我们把背包扔在该死的枕木上之后，便连滚带爬地躲进山谷。马塞克中尉脑袋上挨了一枪，连哼都没来得及哼一下，就报销了。还没等我们逃进山谷，便有成堆的人死的死、伤的伤了。我们才不去管他们呢，只管自己一个劲儿地跑呀，跑呀，一直跑到天黑。我们所到之地，没见到一个我方的人，原来他们早就在我们到来之前就逃得无影无踪了。我们只看到一个被洗劫一空的辎重车。后来我们总算到了一个车站，在那儿我们又接到了一道新命令，要我们上车返回到参谋部去。但是这已是无法办到的事儿了，因为整个参谋部在我们到来的前一天就已全部被俘了。这事我们还是第二天早上才知道的。后来，我们就像没了爹娘的流浪汉一样，谁也不愿理睬我们。上面只好将我们合并到第七十三团，好同他们一块儿撤退。这当然是我们很乐意干的事儿了。可是在追上第七十三团之前，我们还得整整走上一天，然后我们……”

这时，谁也不愿再听霍托翁斯基唠叨了。帅克和万尼克打起了扑克，而军官食堂里的巫师伙夫又接着给他的老婆写起了他那封没完没了的家信。他的老婆在他离家服兵役期间，接替他出版了一种新的通神学杂志。再说巴伦也坐在长凳上开始打起了盹儿，电话兵霍托翁斯基没事可干，只好反反复复地念叨着：“这些事儿我总也忘不了……”然后，霍托翁斯基站了起来，走过去看他们打牌。

“你至少可以替我点上烟斗吧！”帅克好心好意地对霍托翁斯基说，“免得你到这儿来胡乱指挥我们打牌。打牌比打仗、还有你们在塞尔维亚前线所经历的他妈的什么冒险要正经得多了。嗨！老天！瞧我有多蠢啊，我要自己打自己的耳光才好，我为什

么不等再抓一个老‘K’呢？你瞧‘J’都来了，我真是一个大笨蛋！”这时，巫师伙夫得意洋洋地把刚写完的信给大伙儿念了一遍，自认为一定能蒙混过军邮检查官的检查。

亲爱的老婆：

当你读到我这封信时，我已经在开往前线的火车上坐了好几天了。我的心情不怎么好，因为在这列火车上我整天无所事事，到处闲逛。况且我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因为我们军官食堂无饭可做，饭菜都是从站台上领上来的。我很高兴在穿过匈牙利的路上为军官们做上几顿红烧牛肉吃，可我却什么也做不成。也许要等到了加里西亚之后，我才可能有机会做一顿正宗的加利西亚大麦或米饭焖鹅肉。相信我吧，亲爱的海伦卡，我的确竭尽全力，想方设法要减轻军官们的忧虑和困难，使他们生活得更愉快。我已从团里调到了先遣营，这曾是我最强烈的愿望，因为我想把哪怕是再简陋不过的军官食堂都要办得像个样子。亲爱的海伦卡，你还记得吗，我应征入伍时，你不是预祝过我碰上些好长官吗？你的愿望实现了。我不但没有半个‘不’字可说，相反，那些长官们都是我们的好朋友，他们像父亲一样，对我甚为关切。我将尽快把我们战地邮箱的番号告诉你……

这封信是被当时的环境逼出来的：原来施诺德上校对巫师伙夫的印象糟糕透了，上校至今还没跟他算账呢。可是更为糟糕的是，在先遣营军官们的告别晚宴上，上校那份饭又偏偏少了一份卷炸小牛腰。于是，施诺德上校就打发他同先遣营一道上前线去了，并把团部军官食堂交给克拉罗夫盲人学校的一个倒霉的教师办去了。巫师伙夫约赖达把自己写的信又看了一遍，觉得这封信还写得蛮有技巧的，起码可以让她觉得自己离战场还远着呢。因为无论如何，即使是在前线当伙夫也总比上前线打仗要稍稍安全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一些吧。

尽管他入伍之前，身为专门报道有关阴界之事的杂志的编辑兼老板，写过不少劝人不要怕死，以及关于灵魂转世的大段文章。可实际上，他自己都不相信那些东西，因为他自己也很怕死。

写完信之后，他也指手画脚地前去指挥别人打牌去了。只见那两个牌友——帅克和万尼克，此时此刻根本就不管什么官不官兵不兵的，打得正起劲呢。而且他们也已不再是两个人在玩，还有霍托翁斯基，三个人在一块儿打。

军需上士万尼克被传令兵帅克臭骂了一顿：“我真奇怪你怎么这么蠢呢？你明明知道他说了要不起，而我又根本没有他妈的方块，你不打方块8，你这个狗娘养的，却把梅花‘J’偏偏打了出去，让那个无赖把牌赢了。”

“我才输掉一张牌，你他妈的就大喊大叫，”军需上士也回敬他，“你自己打牌也像个他妈的白痴，我手上连一张方块也没有，你难道要我从帽子里把一张方块8变出来吗？我手上只有黑桃和梅花‘J、Q、K’，你这个狗娘养的二百五！”

“那你也该打大牌啊，你他妈的聪明人，”帅克笑了起来，“这与上次在尤瓦尔舍的酒店里打牌的情形一模一样。一个白痴手上也有大牌，可他也是偏偏不打，老是出小牌，弄得别人都要不起。可你知道他的牌有多好呀，每一轮他手上都有大家伙，就跟你现在一样。你要是出了大牌，我就只能干瞪眼了。那天也是这样，要是他把大牌出了，别人也会跟我一样没辙，我们全得输给他！最后，我实在是忍不住了，便对他说：‘赫洛德先生，您就打大牌吧，别他妈的那么蠢啦！’可他却对我大发雷霆，说什么他爱怎么打就怎么打，要我别多管闲事，还说他念过什么大学。可是那次他确实输了不少。那家酒店的老板是我们的熟人，并且里面的女招待跟我们的关系也再好不过了。于是，我们便对

那些巡夜的‘条子’说这儿一切正常，并告诉他们首先是他不对，在酒店门口踩到一块薄冰上摔破了鼻子，就这么大喊大叫的，把巡逻队惊动了，扰乱了社会治安。尽管他玩牌出‘老千’，被我们发现了，可我们连碰都没碰他一下，是他自己没命地往外跑，结果摔了个狗吃屎。酒店的老板和女招待都替我们作证，说我们对他确实很好。这位老兄也是活该，只要了一杯啤酒和一杯汽水，就在酒店里从晚上7点半一直坐到半夜。还以为自己是什么大学的教授就把一副臭架子摆出来，可他对打牌简直什么也不懂。嘿，现在该谁出牌了？”

“我们现在来玩儿‘补进’吧！？”巫师伙夫提议道，“一次赌20个或40个哈莱什如何？”

“那还不如你给我们讲讲灵魂转世呢！”万尼克说道，“就跟上次你打破了鼻子，在营房小卖部里给那些小妞讲的那样。”

“灵魂转世的事儿我也听说过，”帅克插了进来，“好些年以前我也曾下过决心要努力学习，要是你们接受这种说法的话，那我就管它叫‘学点儿文化’吧，免得落在别人后面。于是，我就跑到布拉格工业协会的阅览室去自学。可是因为我穿得太破，屁股上还有一个窟窿，便无法去学文化，因为他们不但不让我进去，还怀疑我是进去偷大衣的，就这样我被给撵了出来。就这样，我换上自己最好的衣服去了博物馆的图书室，和我的一位朋友一起在那儿借了一本有关灵魂转世的书。在那本书上我读到：有一个印度皇帝，死后变成了一头猪。当人们把这头猪宰了之后，它又变成了一只猴子，然后又由猴子变成了一只猎狗，又由猎狗变成了一位内阁大臣。参军入伍之后，我想，这种说法一定是有点儿道理的。不然为什么所有只要肩章上有一颗星的军官，都管他手下的士兵不是叫‘猪猡’，就是叫其他动物的名字呢？由此可以断定，几千年以前我们这些普通的士兵都是鼎鼎有名的将军呢！可是，一开始打仗，这种灵魂转世就成了一件愚蠢至极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的事儿了。鬼知道我们在成为电话兵、伙夫或是步兵之前变了多少回呢？突然，他被炮弹炸得粉身碎骨。于是，他的灵魂就附到炮兵部队的某匹马身上。接着，又有一颗炮弹在整个炮兵连里炸开了花，这一次，这匹被死人附上了身的马又将灵魂附到了辎重队的某头牛身上。然后这头牛又被杀了给部队的士兵做炖牛肉。于是，这头牛的灵魂马上又附到了某个电话兵的身上，那个电话兵又……”

“我真不明白，”很显然电话兵霍托翁斯基觉得自己受了污辱，“干吗这么多人中非得拿我当你那白痴笑话的靶子呢？”

“你说实话，你和那个开了间私人侦探所、长着一双三角眼的霍托翁斯基是不是有那么一点儿血缘关系？”这时，帅克又傻乎乎地问道，“我很喜欢私人侦探呢。几年前，我曾和一个叫施腾德纳的私人侦探一起服过役。他的后脑勺长得像大松果，所以我们的上士总爱对他说，自己服役 12 年来，也见过长着不少松果形脑袋的士兵，可是像他这么大的松果脑袋自己连做梦都没想到过。‘听我说，施腾德纳，’上士总是对他说，‘今年要是没有演习，你这个松果脑袋也就派不上用场了。可是假如有演习的话，当炮兵们找不到什么更合适的靶子时，他们至少还可以拿你的松果脑袋当靶子瞄一瞄。’可怜的施腾德纳被上士开过不少这样的玩笑。有时在行军的时候，上士便叫他往前面走 500 步，然后下令道：‘目标——松果脑袋！’然而，我们这位施腾德纳先生甚至在当他的私人侦探期间就有过不少伤脑筋的事儿。关于他的这些苦恼，他在士兵俱乐部不知跟我们说过多少回。说什么别人常常委托他办这种事儿，比方说，他常常得为某位当事人监视其夫人。一次，一位当事人失魂落魄地跑到他的事务所来找他，委托他查清楚自己的老婆是不是跟别人相好。要是那样的话，那个相好的是谁，并且还要弄清楚他们在什么地方以什么方式相好。或者相反，常常有某个醋意十足的女人想要他弄清楚自己的丈夫

是在和谁鬼混，好抓住把柄在家里闹个天翻地覆。而施腾德纳先生是受过很好教育的人，总是用一些相当文雅的词儿来向我们描绘那些对婚姻不忠的事儿。每当他跟我们讲起他的当事人要求他去捉奸在床的时候，他总是显得一副难受得差不多要哭的样子。要是换了别人，倘若让他碰上一对儿正在床上的男女，他绝对会高兴得很，因为他可以大饱眼福了呀。但是我们这位先生，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每逢遇到这类事儿，他自己总是很不好意思。他每次都说得很委婉，说什么自己对那些淫秽、下流的事简直不堪入目。一看到那种下流事，他就会浑身酸软无力，极不舒服。当他给我们描述他所见到的那些男男女女所处的各种不同的猥亵场景的时候，我们一个个都会像狗儿见到煮熟了的火腿一样垂涎三尺。每当我们被罚关禁闭的时候，他就常常来给我们描述一番这类事儿。他说：‘我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见到某太太和某先生……’他甚至连他们的住址都告诉我们了。一讲起那种事儿，他就会显得很悲伤。总是对我们说：‘我挨过那些狗男狗女多少耳光啊！这还不打紧，更不幸的是我还堕落到了为他们隐瞒丑事儿而收受贿赂的地步。有一笔贿赂我这一辈子也不会忘。那男的光着身子，女的一丝不挂。那是在一间旅馆里，他们连门都没闩！这对笨蛋！沙发容不下他俩，因为他们两个都是大胖子，于是他们便像两只猫似地在地毯上做爱。地毯被他们糟蹋得一塌糊涂，灰尘四起，满地都是香烟头。我一进去，他们两人立刻‘通’的一声就跳了起来。那男的面对着我站着，手放在前面，像一片遮羞的无花果叶；而那个女的呢，只见她背对着我，背上全是被地毯压上的花纹印，脊梁骨上还粘了个烟屁股。‘请原谅，’我说，‘泽梅克先生，我是霍托翁斯基侦探所的私人侦探施腾德纳。我的职责是根据尊夫人的委托把你捉奸在床。这位在此与您发生不正当关系的女士是格罗托瓦太太。’我有生以来还没见过像他那么镇静自若的市民。‘抱歉，’泽梅克先生对我说，那神情仿佛什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么事儿也没发生过一样，‘我要穿上衣服了。这种事儿全怪我老婆，她一点也没根据地嫉妒，逼得我只好真的去跟别人发生这种不正当的关系。她仅仅因为心生怀疑就对我横加指责，并且还不信任我，这是对我的污辱。事情明摆着，既然这种丑事已经不能掩饰了……我的内裤在哪儿？’他若无其事地问道。‘在那边的床上，’他一边穿裤子一边接着说，‘要是丑事已经无法掩饰的话，那就只好离婚啦！可即便是这样也洗不净身上的污点。更何况离婚本身就是件很危险的事情。’他边说边把上衣穿上，‘最好的办法是让我老婆忍耐着点儿，别把这事儿往外声张了。至于其他的事嘛，那就随您的便吧。这位太太就留给您了。’这时，格罗托瓦太太已经爬到那张大床上去了。泽梅克先生跟我握了握手，便转身走了。’

“我已经记不清施腾德纳先生是怎样解释这一切的了，也记不清他后来还说了些什么，只记得他说自己很文雅地跟那位躺在床上的太太交谈着，讨论什么婚姻关系的缔结完全不是为了把双方直接引向幸福，还有什么夫妻双方都有克服欲望的义务，以及让自己对性的要求变得纯洁等问题。‘这时候，我开始慢慢地脱衣，’施腾德纳接着说，‘等我脱完了衣服，像一只发情的公鹿一样正准备开始撒野的时候，我的一位老相识什达奇闯了进来。他也是当私人侦探的，在我们的竞争对手什特恩侦探所任职。’准是格罗托瓦先生到他们那个侦探所去委托他们了解他太太的行径，据他自己说，他太太一定有情夫。再说，什达奇闯进房间来见到这一幕之后，只说了一句，‘啊哈，施腾德纳先生与格罗托瓦太太被捉奸在床啦！恭喜！恭喜！’然后就把门轻轻地带上走了。

“‘你根本不必忙着穿衣服，’格罗托瓦太太说道，‘反正我现在什么都不在乎了，我已经替你在我身边留了位子。’‘亲爱的太太，我现在正担心的恰好是我的位子问题，’连他自己也不知道

在胡扯些什么，‘要是夫妻之间有了纠纷，孩子的成长就会受到影响。’后来，施腾德纳还告诉我们他是如何飞快地穿好衣服，如何逃之夭夭，又如何下定决心要一五一十地向他的老板霍托翁斯基先生说清楚此事，并且还要把精神振作起来，重新做人。可是当他来到侦探所的时候，却觉得自己已经来迟一步了。原来什达奇遵照他老板什特恩的吩咐，已经到霍托翁斯基先生的侦探所去过了，并且还给了霍托翁斯基先生当头一棒，说让他看看自己的那些私人侦探都是些什么货色。霍托翁斯基先生在毫无办法的情况下，只好马上派人去告诉施腾德纳太太说侦探所派她丈夫去捉奸，可他自己却反被竞争对手捉奸在床。‘从此以后，’施腾德纳先生一谈起这类话题，就会说：‘我的松果脑袋就更大了！’”

“现在我们来打‘五到十’吧！”他们又接着打起了扑克。

火车在莫雄站上停了下来。这时，天色已晚，上面传下命令不准任何人下车。当火车再次开动时，从一节车厢里忽然传来了高昂的歌声。那歌声大得似乎要盖过火车那“哐当哐当”的声音似的。原来那是一个来自卡仕帕斯克的德国士兵，在夜幕降临匈牙利平原之际，满怀虔诚的深情，用他那令人恐慌的猫叫春般的破嗓子在吟颂这沉静的夜晚。

晚安啊，晚安！

祝疲倦的人们晚安！

白天逐渐消逝，

一双双勤劳的手都已休息，

直到黎明，

晚安啊，晚安！

“闭嘴！你这个可恶的杂种！”这位歌手那伤感的歌声被别人打断了，并把他从窗口拖开。于是他便默不作声。

可是疲倦的人们并没休息，他们一直忙到了天明。跟别的点着蜡烛玩牌的车厢一样，帅克和其他人也在一盏挂在车厢壁上的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小油灯下熬通宵。每一次不管是谁因为抓到王牌而赢了钱的时候，帅克总是说玩“恰帕里”是最公平的一种娱乐，因为谁想换几张牌就可以换几张牌。

“玩‘补进’的时候，”帅克说，“只要抓到王牌‘A’和七，你就可以叫‘过’，不必再抓牌了，因为再抓就有危险了。”

“咱们玩‘健康’吧！”万尼克提议道，大伙儿一致赞同。

“红桃七是王！”帅克一边洗牌一边说道，“每人下五个哈莱什，发四张牌。快点儿下吧！让我们好好地玩上几盘。”

他们一个个看上去是那么兴高采烈，好像他们此刻根本就不坐在正在开往前线、送他们去参加那血淋淋的厮杀的列车上，而是坐在布拉格一家咖啡馆的牌桌旁。

“我真没想到，”帅克打完一盘之后说，“刚才我手上没有一张有用的牌，我就把手上的四张牌全给换了，没想到居然抓了个‘A’上来。你们的老‘K’又能把我怎样呢？你们的老‘K’被我打死了，你们还不知道是怎么打死了呢！”

正当他们在这儿拿“A”打老“K”的时候，在遥远的前线，国王们正驱使着他们的臣民们相互厮杀着呢！

自从列车一踏上征途，先遣营的军官车厢里就非常安静。大部分军官都在埋头看一本由路德维格·甘霍费尔写的精装本小说《神甫的罪恶》，而且大家都不约而同、聚精会神地在看第161页。此刻，营长扎格纳上尉正靠在窗边，他手上也拿着一本同样的书，并且他也在看第161页。

看着窗外的风景，上尉心里计划着，怎么才能明白无误地向他们讲清楚看这本书的意义呢。事实上，这是一件很机密的事情。

这时候，军官们都已得出结论：施诺德上校已经完全疯了。虽然他早就有点儿神经失常，可是谁也没有料到他会这么快就疯了。火车出发之前，他就召集所有的军官来开了最后一次会。在

会上，他对他们说，他们每人都可以领到一本由路德维格·甘霍费尔写的《神甫的罪恶》。他已经派人把书送到营部办公室去了。

“诸位，”他神秘兮兮地说道，“你们什么时候都别忘了翻看第161页！”虽然所有的军官都埋头精读了这一页，但是谁也没能看出其中的奥妙来。只在上面读到一个叫玛莎的女人，她走到写字台前，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剧本，并大声说道，“大家必须对剧中的男主角的痛苦表示同情。”在这一页上，他们还读到一个叫什么阿尔伯特的家伙，在一个劲儿地说俏皮话。可是这些俏皮话跟前面的事情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简直是废话连篇，气得卢卡什中尉把烟嘴都给咬碎了。

“那老家伙真的是疯了，”大家都这么想，“他已经完蛋了，准会把他调到军政部去！”

扎格纳上尉在脑海里把这一切都认真琢磨清楚了之后，便从窗口离开了。他并不善言词，所以费了好大的劲才想清楚要怎样跟他们解释看第161页的意义。虽然在他们上火车之前，他总管他们叫“伙计们”。可是，在他开始朝他们解释看这本书的意义之前，他却像所有上了年纪的上校那样，也管他们叫“诸位”。

“是这样的，诸位！”他开始向他们解释，昨天晚上他是怎样接到上校关于路德维格·甘霍费尔所著的《神甫的罪恶》第161页上的指示。

“是这样的，诸位！”他接着郑重其事地说，“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套作战时将要使用的新的电报密码，这些密码是极其机密的。”这时，士官生比格勒把笔记本和铅笔掏了出来，然后万分激动地说：“我准备好了，长官！”

大家都瞪了这个傻瓜一眼。在志愿兵军校学习的时候，他的激情就常常带着几分傻气。他是自愿从军的，当志愿兵军校的校长询问学员的家庭情况时，他首先向校长介绍说，自己先辈的姓氏最初是：比格勒·冯·路特侯德，还说他们的家徽上有个带鱼尾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的鹳翅。

从此，大伙儿便给他起了个绰号叫“鱼尾鹳翅”。这个“鱼尾鹳翅”很快就不受大家欢迎了，大伙儿都看不起他。因为他父亲只不过是一个卖兔皮的老实巴交的生意人，与他所讲的“鱼尾鹳翅”毫不相称。可是这位浪漫且头脑发热的家伙却很好学，恨不得把所有有关军事方面的知识都吃到肚子里去。他不仅加倍努力掌握了老师教给他的知识，而且满脑子研究的尽是些有关军事方面的知识以及战争史之类的东西。他很爱在人前卖弄他的这些东西，并自以为在军官圈里他能与那些上级军官平起平坐，因而总是受到他们严厉的批评和沉重的打击。

“喂，那边那个士官生，请保持安静！”扎格纳上尉说道，“没有我的允许，先别说话，更何况谁也没有征求你的意见。但是，你还算是头脑比较聪明的人，现在我要把非常机密的事情告诉你们，那你就负责把它记到自己的笔记本上吧。你要是弄丢了你所做的这些笔记的话，那你就等着上军事法庭吧！”

除了上面所说的之外，士官生比格勒还有一个坏毛病，那就是他总是竭力想让人相信他的想法是最好的。

“报告，长官，”他回答说，“即使笔记本被我弄丢了，谁也不会猜出我写的是密码，因为我用的是速记法，我记的东西谁也看不懂，更何况我使用的是英国速记法。”

大家又轻蔑地看了他一眼。扎格纳上尉摆了摆手，接着他的讲解：

“我刚才提到了这是一套战时新式密码。你们可能弄不明白，为什么恰恰要你们看路德维格·甘霍费尔的《神甫的罪恶》的第161页呢？我可以告诉你们，诸位，因为这是一把钥匙，它是帮助我们理解上级军团最新指示的一种新式密码。大家都清楚，在战地拍发重要电文有许多方法，而我们将要采用的是一种最新式的方法，叫做补充数字法。这样一来，上星期团部发给你们的那

套密码和破译电码的方法就没有了。”

“阿尔布瑞希特公爵式的密码系统，”爱多嘴的士官生比格勒小声嘀咕道，“8922 - R 是根据格龙菲尔德式的系统改编过来的。”

“这个新式密码非常简单，”上尉的声音在车厢里回荡，“我是亲自从上校那儿领到了密码的下册和破译本的。”

“比方说，我们得到了这么一道命令：‘令二二八高地机枪向左方射击。’诸位，我们就会接到如下电报：‘事情……与……我们……这……我们……这……许诺……这……玛莎……你……这……焦急地……然后……我们……玛莎……我们……他……我们……感谢……好……公共大学学院……结束……我们……许诺……我们……改好……许诺……确实……感谢……思想……完全……规定……声音……最后的。’你们瞧，太简单了，一点也不复杂。团部打电话给营部，营部再打电话给连部，连长拿着这个密码电报，就用下面的这个方法把它译出来：拿起《神甫的罪恶》一书，翻到第 161 页，又从反面的第 160 页上，自上而下地找‘事情’这个词。诸位，请看！‘事情’这个词儿第一次在第 160 页上出现，数下去恰好是第 52 个字；那么我们再从反面的第 161 页又从上往下数到第 52 个字母。请注意，这个字母是‘O’，电报上的第二个字是‘与’，那好，诸位，现在仔细跟我一起到反面第 160 页上相应地找第 88 个字母，是‘n’，那么现在已经破译了‘On’这个字了。于是我们照这样接着译下去，就可以把‘令二二八高地机枪向左方射击’这几个字全部译出来了。诸位，这个方法真是既巧妙又简单，要是手上没有路德维格·甘霍费尔的《神甫的罪恶》第 161 页这把钥匙，我们就甭想译得出来。”

顿时，大家全都默不作声地盯着这该死的第 161 页看，一个个都在绞尽脑汁地沉思着。忽然，士官生焦急地嚷道：“报告！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长官！我的老天呀！密码对不上号呀！”

这个密码的确叫人莫明其妙。

不论大家费了多大的劲儿，但是除了扎格纳上尉之外谁也没能从第 160 页上找到那几个字，并且根据扎格纳上尉所讲的电码索引，大家也没能在第 161 页上找到相应的字母。

“诸位，”当扎格纳上尉发现士官生比格勒刚才那令人绝望的叫声的确合乎事实之后，便结结巴巴地说道，“这是怎么搞的？在我这本《神甫的罪恶》里有那些字，而为什么在你们的那些书上就没有了呢？”

“长官，请允许我，”又是那个士官生比格勒，“请允许我说，路德维格·甘霍费尔的这本小说有上、下两集。要是你同意的话，请您看看扉页上就写着：‘本小说分上、下两集。’我们拿的是上集，而您拿的是下集。”这个抛根究底的士官生比格勒还在不断地说，“所以很明显我们手里的第 160 页和第 161 页跟您的第 160 页和第 161 页不是一码事，我们这一本与您的完全不同。您那本书译出来的电文的第一个字是‘On’，而我们这上面是‘Heu’（你好）。”

现在大伙儿不得不承认，比格勒并不像他们所想象的那么蠢了。

“啊？旅部发给我的是下集，”扎格纳上尉惊异地说道，“这一定是搞错了。上校发给你们的是上集？这也一定是搞错了。”听他此时说话的口气，仿佛他在讲电码非常简单以前，就知道得一清二楚了似的。“一定是旅部弄糊涂了，没跟团部讲清楚要领下集，所以才会出现这种事儿。”

这时，士官生比格勒得意洋洋地向全场扫视了一眼。只听杜布中尉悄悄地对卢卡什中尉说：“‘鱼尾鹤翅’竟把扎格纳上尉给说服了。他还真不赖呢！”

“诸位，这真是怪事，”扎格纳上尉好像想驱散这令人闷得发

慌的沉寂，“旅部里一定有一些不动脑筋的家伙！”

“请允许我说，”又是这位不肯罢休的士官生比格勒，他又想在大家面前卖弄卖弄自己的才识了。“像这类相当机密的事情是不该从师部传到旅部去的呀。这种关系到全军最机密的情报只能传达到师长、旅长、团长一类的长官，其他人是肯定不会知道的呀！我对保卫撒丁和萨奥依的战争、英法联军围攻塞巴斯托波尔战役、中国的义和团起义以及最近的日俄战争中使用过的密码系统全都很清楚。这些密所未有的码只传达给……”

“我们用不着说这些芝麻绿豆大的小事情，士官生比格勒，”扎格纳上尉带着轻蔑的神情非常不高兴地说道，“我向你们解释的那套密码，无疑不但是最好的，而且甚至可以说是无以伦比的。敌人参谋部的间谍机构对着我们这套密码也只能是傻瞪眼，即便他们有三头六臂也无法破译我们的密码。这些密码是最新的，也是前所未有的。”

这时，士官生比格勒又故意干咳了一声，想引起大伙儿的注意。“长官，请允许我，”他说道，“提醒您注意一下克里克霍夫论军事密码的那本书。这本书谁都可以在军事百科知识辞典出版社那儿找到。那本书上周详地介绍了您刚才向我们解释的这个译码方法，这种方法是曾在拿破仑一世的萨克森军队中服过役的柯谢尔上校发明的。长官，这种密码叫柯谢尔密码。电文的每一个字都能由该电码索引从其反面找到相应的解释。这种方法又是由弗莱斯纳中尉在《军用密码手册》一书中加以完善的。而这本书也是谁都可以在威纳·罗斯达特的军事学院出版社买到的。您瞧，长官！”士官生比格勒边说边从最近的背包里把他刚才讲到的那本书拿了出来，“在这本书上，弗莱斯纳也举了刚才上尉举过的同样的例子。大家可能在想，能够亲眼证实一下就好了。诺，这就是那个与我们刚才听到的一模一样的例子：电文——令二二八高地机枪向左方射击；密码索引——路德维格·甘霍费尔所著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神父的罪恶》一书下集。请大家继续往下看，密码——‘事情……与……我们……这……许诺……这……玛莎……’，跟我们刚才听到的一点不差。”

已经没有任何辩驳的余地了。这个毛头小子“鱼尾鸢翅”说得一点儿也不假。

准是军部哪位将军图省事，找来弗莱斯纳的《军用密码手册》一抄了事。

在士官生比格勒说话的当儿，看得出来，卢卡什中尉内心正在作着一种不可名状的激烈的思想斗争。只见他咬了咬嘴唇，想要说什么却又停下来，很快又扯到其他事情上去了。“也无须把这些事情看得这么可悲，”只见他面带窘色地说道，“咱们在雷塔河畔的布鲁克驻扎的时候，密码就改了好几次。等我们开到前线之前，可能还会有新的密码出台的。不过，我想，到了前线我们可能根本就没有时间去破译这些玩意儿。也许还没等我们中有谁把密码破译出来，咱们整个连、整个营甚至整个旅都早就完蛋了。所以，这种密码根本就没什么实际意义。”

扎格纳上尉无奈地点了点头，说：“实际上，至少就我在塞尔维亚前线的经验来说，我们的确没有工夫去破译这种电码。当然，我并不是说，当我们蹲在战壕里无事可干的时候，这密码也没有用，况且，密码常常更换这也是实情。”

扎格纳上尉已经全线溃退了，“如今，在将参谋部的命令传达到前线的过程中，这种密码使用得越来越少了。其主要原因在于我们的战地电话根本就听不清楚，并且电话兵也传达得不准确，尤其是在大炮轰鸣的时候更是如此。每个字音，干脆说，什么也听不清，所以免不了总是一片混乱。”他停顿了一下，“诸位，在阵地上，混乱是最不幸的事情。”他好像是很有预见性地又补充了这么一句。

“再过一会儿，我们就要到拉布了，”扎格纳上尉看着窗外说

道，“诸位，等我们到了拉布，每人将可以领到 150 克的匈牙利香肠，并且还可以休息半个小时。”

扎格纳上尉看了看时刻表，说：“4 点 12 分开车，3 点 58 分在车上集合。下车时，一个连接一个连地下，从第十一连开始。然后以排为单位一个一个地到第六仓库去领取吃的。由士官生比格勒负责分发！”

这时，大家的目光全都投向了比格勒，似乎在说：“真有你的，毛头小子！”

于是，这位办事一是一、二是二的士官生比格勒马上从自己的背包里拿出了一张纸和一把尺子，按照各连的先后次序很快就画好了一张表格。而后他抬起头来问各连连长各自的人数，可是没有一个连长知道自己连里具体的人数，他们只好给他提供了一些平时随手写在笔记本上的大概数字。

这时，扎格纳上尉又开始读起了那本该死的《神甫的罪恶》。当列车到达拉布车站时，他把书合上说：“这个路德维格·甘霍费尔写得还真不赖呢！”

火车一到站，卢卡什中尉便第一个跳下了军官车厢，向着帅克的那节车厢跑去。

再说，帅克和他的伙伴们早已收把牌收拾好。这时，勤务兵巴伦由于饥肠辘辘，便开始说起了长官们的坏话，说他清楚得很，军官们肯定一个个早就吃得饱饱的了，却不管他们的死活。现在简直比农奴制时代还要糟糕，以前在军队里也不至于落到如此的下场。记得他爷爷退伍后在家养老的时候常对他说，在 1866 年的奥普战争时期，军官们和士兵们还分享鸡肉和面包呢！巴伦的数落简直没完没了。帅克却觉得，目前的军队生活还是不错的。

“你的爷爷一定很年轻吧？”当列车开进拉布车站的时候，帅克亲切地问道，“他现在还能回忆起 1866 年的那场战争。我认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一个叫诺罗夫斯基的家伙，他的爷爷在意大利服役的时候实行的还是农奴制呢！他的爷爷在意大利当了12年兵，退伍回乡的时候是班长。复员后由于找不到工作，他的曾祖父便把他的爷爷叫来和自己一块儿干活。有一次，他们上山刨树桩。有一个树桩简直像庞然大物，不管怎么刨就是纹丝不动。他的爷爷便说：“别刨了，搁着吧！这么大的树桩根本刨不动，我们何苦受这份罪呢？”谁知监工听了这话，扬起鞭子便要打他，“你今天非得把这个树桩刨出来不可！”诺罗夫斯基的爷爷便对他说，“你这个混小子，我是退伍军人呢！”一个星期以后，他的爷爷就应征去了意大利服兵役，在那儿一呆就是十年。后来他写信回来说，等他回来以后，他要用斧头把那个监工的脑袋给劈开。幸好那个监工比他死得早，这才平安无事。”

这时，卢卡什中尉忽然出现在车厢外面。

“帅克，你过来！”他说，“别在那儿又乱说一气了，我要你向我解释一件事。”

“报告，长官！我马上来！”

卢卡什中尉把帅克带走了。帅克看到卢卡什中尉盯着自己的眼神，预感到大事不好。

就在扎格纳上尉那场以惨败告终的讲解过程中，卢卡什中尉绞尽脑汁终于想到了把事情弄成这样的惟一的答案。很简单，就在他们出发的前一天，帅克曾向他报告说：“长官，团部有一些给军官们读的书，我把它们从团部全都抱来了。”

他们走过第二道铁轨，来到一个无人火车头后面。那列火车头因等候一列装有弹药的火车而停在那儿长达一个星期了。这时，卢卡什中尉直截了当地质问帅克：“帅克，实话实说，那些书到底是怎么回事？”

“报告，长官。这件事儿，说来话长，我要是给您详细汇报，您可别气愤。别像上次那样，您不但扇了我一耳光，还把那张有

关军队借款的公文给撕掉了。我记得上一回跟您说，我曾在一本书里读过，过去打仗的时候，人们得按家中窗户的数目多少纳税，一个窗户得交 20 块硬币，养一只鹅也要交同样的税……”

“帅克，照你这么胡扯下去，我们永远也扯不完了。”卢卡什中尉边说边盘算着，可一定得把这个秘密隐瞒住，免得帅克这个混蛋又捣什么鬼。“你知道路德维格·甘霍费尔这个人吗？”

“他是干什么的？”帅克非常感兴趣地问道。

“他是德国作家，你这个白痴！”卢卡什中尉答道。

“说良心话，中尉，”帅克满脸苦相，“我连一个德国作家也不认识。我只认得一个捷克作家，他是多玛日利采人叫哈耶克·拉迪斯拉夫，他是《动物世界》这本杂志的编辑。有一次，我把一条杂种狗当做纯种狗卖给他了，他是非常乐观的好人。他常到一家酒店去读他的短篇小说。他的小说写得非常伤感，总是逗得大伙儿哈哈大笑。然后他还会激动得泪流满面，最后他还会替店里所有喝酒的人付酒钱。我们最喜欢对他唱：‘多玛日利采的城门真漂亮，多亏了那个多情的画家，我知道有许多姑娘都在暗恋他，但是他早已不在了，被人埋葬了……’”

“这儿又不是歌剧院，帅克，你怎么像歌剧演员似地在这儿扯开嗓门乱喊乱叫的？”当帅克唱到最后一句‘可是他早已不在了，被人埋葬了’的时候，卢卡什中尉大吼了一声，“我又没问你这个，我只想知道，你是否注意到了你以前跟我提到过的那些书是不是路德维格·甘霍费尔写的？那些书到底是怎么回事？嗯？”卢卡什中尉简直连肺都快要气炸了。

“您说的是我从团部领来之后，又送到了各营部去的那些书吗？”帅克纳闷地问道，“那些书确实是刚才您问我知不知道的那个人写的，长官。那天我接到从团部直接打来的电话，说他们想把一些书送到营部去，可是当时营部没有一个人。他们全都不在，甚至连那个值班军士也不在，肯定是全上小卖部去了。一定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是因为他们觉得就要上前线打仗了，不晓得以后还能不能去那个小卖部。长官，他们确实是在那儿喝酒，谁也没接电话，别的先遣营也一样没人接。可是那一次由于您命令过我，要我守在电话机旁，一直等到电话兵霍托翁斯基来，我才能离开。所以我就一直坐在那里等着霍托翁斯基来接我的班。当时团部的人骂骂咧咧地说不论他们把电话打到哪儿，哪儿都没人接。又说有个电报让先遣营派人去团部领取给全体军官读的什么书。我知道，长官，战争时期，干任何事情都得讲究速度，所以我就去挂了个电话，告诉对方说我会亲自去取来并送到各营部去。到了团部，他们给了我一大口袋的书，我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它们拖到了我们连部。团部的军需上士对我讲过，根据发到团部的电报，营部军官们一定应该知道他们该看哪一册书。这部书共有两册，每一册都自成一册。我这一辈子读过的书也不少，可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听见这么可笑的事情，从来没听说过读书还有从下册开始读起的。我记得他们还反复叮嘱我说：‘瞧，这是上册，这是下册。军官们自己已经知道他们该看哪一册。’我当时心里就在想，他们一准是喝多了，因为任何人读书都是从头开始读的。比方说，我拖来的这种写神甫的罪过的长篇小说（我也是懂一点点德语的）就得从上册开始读起，毕竟我们不是犹太人，从后往前读。所以，长官，您从俱乐部回来以后，我就打了个电话问您，向您报告了有关那些书的事情，并请示了您是不是战争时期什么事儿都颠倒过来了，连书也得从后往前看，先读下册，再读上册。当时您还骂我是喝醉了酒的畜生呢，说我连主祷文都不知道该怎么读了，先应该读‘我们的父’，然后才是‘阿门’。”

“您怎么了？不舒服了吗，长官？”帅克看到脸色惨白的卢卡什中尉紧紧地抓住火车头的踏板，便关切地问道。

卢卡什中尉那苍白的脸上没有一丝怒容，只有一脸的无奈和绝望。

“你往下说，往下说吧，帅克，我没什么，已经好了……”

“我还是觉得我是对的，长官，”在这缈无人烟的铁轨上，帅克那轻柔的声音清晰可闻，“有一回，我买了一本罗查·萨瓦描写巴科尼森林的惊险小说，可是没有上册，结果我只好去猜它的开头。您瞧，就连这种小说缺了上册也不行啊。现在我完全能够理解，要是告诉军官们先读下册，再读上册，那实在是没有意义的事情。如果我要是照着团部说的那么转告营部，说长官们自己应该知道该读哪一册书，那我该是多么愚蠢啊！还好我没有那么干！不过，长官，有关这次发书的事情，我总觉得很奇怪，实在是令人难以理解。我很清楚，在这战火纷飞的时日里，军官们是根本读不了什么书的……”

“少废话，帅克！”卢卡什中尉从鼻子里哼了一声。

“长官，我当时在电话里还问过您，是不是一下子就把两册书全都领来。您当时似乎就像刚才对我说的那样，要我少废话，不要拿这种书的事儿来烦您。于是我马上断定，既然连您都是这么想，那其他的军官也肯定会这么认为的。我还问了万尼克该怎么办，因为他毕竟上过前线，在这方面比我有经验。他对我讲，军官们刚开始的时候全都认为上前线打仗是很轻松的事儿，就像是到外面去郊游一样。于是，军官太太们便让他们把图书馆整套整套的诗集都搬到前线去，害得他们那些可怜的勤务兵们被这些破书压得连腰都直不起来了，一个个都把军官们骂得狗血淋头。万尼克还说，这些书根本就是屁用都没有，拿它来卷烟叶儿吧，又嫌纸张太厚；拿它当手纸吧，长官，恕我直言，这满是诗句的纸又会擦得屁股疼；拿它来读吧，又没有那么多的闲工夫，因为他们打仗的时候逃都逃不赢，哪还有心情管这些东西呢，所以只好把这些书到处乱扔。到后来，他们就逐渐养成了一个习惯：炮声一响，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些该死的消遣书扔掉。其实这些情况我早就知道了，可是我还是想，再听听长官您的意见，便又打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了个电话问您该怎么办。您回答我说，要是又有什么愚蠢的念头钻到我的脑瓜子里去了，不挨几下耳光是打不掉的。于是，长官，我只好把这部小说的上册送到了营部，而下册就暂时留在了我们连部。我原来打算等军官们读完了上册，再把下册发给它们，这就像在图书馆里借书一样。可是又忽然来了命令，让我们立刻出发，并叫我们营把全部多余的东西都统统送到团部仓库里去。于是，我又问了万尼克，那本小说的下册算不算多余的东西。他告诉我说，根据在塞尔维亚、加利西亚和匈牙利所经历的惨痛教训来看，千万别把什么书搬到前线去。而那些废报纸兴许还用得着，因为用它们来卷烟叶儿或卷草末儿都还算是不错的东西，因为士兵们在战壕里抽的就是用这种东西卷的烟卷儿。既然营部已经把这部小说的上册分发下去了，那么我们只好把它的下册送到团部仓库里去了。”帅克换了口气，又立刻接着说，“长官，您还不知道吧，那个仓库里五花八门，啥都有。连布杰约维策教堂唱诗班领唱人从军时戴的那顶礼帽还在那儿呢！……”

“我告诉你，帅克，”卢卡什中尉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道，“你根本就不知道你捅了多大的娄子。我骂你是白痴都骂腻了，我简直找不出还有什么更好的词儿来形容你这股傻气。我管你叫白痴，那还是抬举你。你明不明白，自打我认识你以来，以前你所干的那些坏事全部加起来，与你这一次所捅的这个娄子相比，那些只不过是芝麻绿豆大的小事儿。帅克，你要是知道你自己究竟干了些什么就好了……可是你永远也不会知道的……要是什么时候有人提起这些书，你可什么都不要说，也千万别说我在电话里对你说过叫你把下册……还有，要是什么时候有人谈到上册或下册如何如何，你可千万不要理会！你装作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记得！千万千万别把我扯到里面去了！你给我小心点……你，你，你……”

卢卡什中尉此时的声音，就像他在发高烧一样听起来叫人难

受。趁他接不上气来的那一会儿工夫，帅克又说一个幼稚的问题：“报告，长官。请原谅，您为什么说我永远也不会知道自己干了什么糟糕的事呢？长官，我大胆地这样问您，只是想下次不再干这样的傻事了。因为俗话说得好：吃一堑，长一智。这就如同上次达尼科夫卡的铸造工阿达梅克一样，他有一次居然错把盐酸喝了下去……”

还没等帅克把话说完，卢卡什中尉就把他的经验之谈打断了：“你这个可恶的白痴！我才不想跟你解释什么呢！你给我滚回自己的车厢去，告诉巴伦，等列车到了布达佩斯，让他给我送点儿面包卷到军官车厢来，还顺便带点儿肝泥馅儿饼来，我把它用锡箔纸包起来放在我的小箱子的最底层了。对了，再告诉万尼克，说我骂他蠢得像头驴。我给他下了三次命令，叫他告诉我我们连究竟有多少人。你看，今天我就需要这个数字，但是，我手上还是只有上个星期的旧名单。”

“是，长官！”帅克大声答道。然后，他就踱着方步慢慢地朝自己的车厢走去。

卢卡什中尉沿着铁轨边走边想：“我本该给他几个耳光的，可我却像跟朋友一样和他唠叨了大半天。”

只见帅克神气十足、大模大样地走进了自己的车厢，他觉得自己受到了长官的赏识。可不是吗？一个人干了一件很糟糕的事情，却连自己也无权知道那究竟是什么事，这种事情也不是天天都有的啊！

“上士，”帅克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之后，便说道，“我觉得卢卡什中尉今天的情绪特别好。他叫我对您说，您是头笨驴，因为他已经先后三次叫您把连队的实际人数告诉他，可是迄今为止他手上还是只有上星期的旧名单。”

“老天爷！”万尼克怒气冲冲，“我得给那些排长一点厉害看看才行！那些排长一个个都懒得很，总是不把自己排里的名单送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上来，这难道能怪我吗？难道要我自己胡乱编个数字不成？我们这个连就是这么个德行！这些事儿也只会出在我们第十一连，这我早就想到了！我毫不怀疑，我们这儿准会是一团糟。伙房里经常是要么今天少了四个人的口粮，要么明天多出三份来。这些蠢猪哪怕通知我一声是不是有人进了医院也好啊！上个星期，我的名单里还有一个叫尼科德姆的家伙，可是临到发军饷的那一天，我才知道他得了痼病，早就死在布杰约维策的某家医院里了。我们前些日子还一直在为他领口粮呢！我们还替他领了一套军装，天晓得他把那套军装搞到哪里去了。中尉自己都管不好自己的连队，还说我是笨驴，简直就是岂有此理！”

军需上士万尼克气呼呼地在车厢里走来走去，“要是我哪一天当上了连长，什么事儿我都会弄得妥妥帖帖、井井有条的。我会对每一个士兵的情况都了如指掌。让军士每天给我报两次名单。但是我们现在的这些军士都是些饭桶，你有什么办法呢？最糟糕的是那个叫做齐卡的排长，他只知道整天开玩笑，尽是一些胡扯的屁话。他明明知道科拉瑞克已经从他们排调到辎重队去了，可他第二天报上来的名单还是老样子，好像科拉瑞克还在他们排里似的。这些人每天都是这个样子，可到头来却骂我叫笨驴……长官，这么搞可是会丧失人缘儿的呀！连队的军需上士毕竟是连里的一等兵，不是谁都可以拿来擦……”

一直张着嘴巴在一旁听他发牢骚的巴伦马上替万尼克说出了他那个半天也没有说出来的那个文雅字儿：“屁股。”

“把你的臭嘴闭上！”军需上士万尼克怒不可遏。

“你听着，巴伦！”帅克忽然想起来说，“中尉也让我告诉你，等火车到了布达佩斯，你就把他的面包卷儿送到他的车厢去，还有什么用锡箔纸包起来的放在箱子最底层的肝泥馅儿饼。”

大个子巴伦马上沮丧地垂下了他那两只猩猩似的长臂，一屁股跌坐在座位上，一动不动地呆坐了好半天。

“肝泥馅儿饼已经没有了。”巴伦眼睛盯着车厢里那脏兮兮的地板，绝望地说道。

“已经没有了，”巴伦又断断续续地重复了一句，“我觉得……我在开车之前把它打开了……我闻了闻，看看坏了没有……我尝了尝。”他彻底绝望地喊道。大伙儿一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你把它连锡箔纸也一块儿给吃下去了？”万尼克站到巴伦面前说道，他此刻的心情畅快多了，因为现在他再也不用去费力气证明中尉骂他笨驴是不对的了。显而易见，之所以不知道连里的人数，更为深刻的原因就在于还有一些别的笨驴。他感到轻松了许多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话题已经转了，转到了贪吃的巴伦身上——又一个新的悲剧事件上去了。万尼克这时特别想对巴伦说几句不顺耳的话来教训教训他。可是没想到他刚想说的话却被约赖达那个伙夫给抢先说了出来。只见约赖达放下他手中心爱的书——一本古代印度的佛经译本，转向沮丧已极且甘愿承受命运打击的巴伦说：“巴伦，你得管住自己，不要丧失对自己、对命运的信念。你不能把人家的功劳都记在自己的账上。以后碰到要偷吃人家的东西这类问题时，你就得问问自己：‘肝泥馅儿饼与我有什么关系？’”

这时，帅克觉得有必要举个实例来往这团火上浇油，便说：“巴伦，你自己亲口对我说过，你们家乡快要宰猪、熏肉了。你还说你一弄明白我们要开到哪儿去以及那儿的邮箱号码，你就要写信，让你家里人给你寄熏肉来。你想想看，要是这些熏肉由战地邮局送到了我们连，可是我们大伙儿，包括军需上士，我们每个人都割下一块儿来。再比方我们吃得很香，就每个人又再来一块。就这样，你一块，我一块地把那块熏肉吃了个精光。这种情形就和我认识的一个叫科采尔的邮差的命运一模一样。他得了胃溃疡，刚开始的时候，医生把他的两只脚锯了；后来，他们又把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他齐膝盖给锯掉了；再后来，又锯掉了他的大腿；如果不是他死得及时，他们就得把他照这样一段一段地锯掉。巴伦，你想想看，要是我们也跟你吃中尉的肝泥馅儿饼一样把你的熏肉全都给吃了，你会怎样？”

大个子巴伦痛苦地看着大家，默不作声。

“全靠我说情，”军需上士万尼克提醒巴伦说，“你才能留在中尉身边当勤务兵。否则，你就得随救护队到战场上抬伤员。有一次，在杜克拉山下，为了抬回一个在铁丝网前被敌人的子弹射中了肚子的少尉，我们一连三次派了担架兵上去都是有去无回，他们一个个脑袋都开了花。直到第四批担架队员冲上去才把他抬了下来。但是在送往急救所的路上，那个少尉就咽了气。”

巴伦这时再也憋不住了，只听他大声地哭了起来。

“真不害臊，”帅克说道，“亏你还是军人呐……”

“可是我天生就不是当兵的料！”巴伦哭丧着脸说，“你们又不是不知道，我是大肚汉，总是吃不饱。这都要怪他们硬逼我来当兵，这才不得不告别以前那还算过得去的生活。饭量大是我们家族遗传的，我那死去的父亲曾在普洛蒂维的一家饭馆与人打赌说，他能够一次吃下 50 根熏香肠，两个大面包，结果他真的吃完了。还有一次，我跟别人打赌，一次吃了四只鹅、两大盘馒头片加白菜。又有一次，我在家里吃完午饭后，却还想吃点儿什么，便走进储藏室切了一块肉，又叫人去买了一罐啤酒和两公斤熏肉。我们家有一个叫沃梅拉的老仆人，他总是提醒我叫我别吃得太多，别那么死撑。他还说，他记得他的爷爷跟他讲过一个很久很久以前的一个大肚汉的故事。那个大肚汉所住的村子有一年打起了仗，一连八年，他们那儿五谷不生。人们只好用干草和亚麻籽渣儿煎饼，也没有面包吃，往牛奶里放一点儿奶渣就算得上是过节才能吃上的美餐了。结果那个大肚汉还没有过一个星期就死了，因为他的肚皮过不了这种苦日子……”

这时，巴伦满脸愁苦地说：“可是我想，上帝即使要惩罚我们，他也不会将我们置于苦难而不顾吧！”

“上帝既然把你们这些大肚汉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了，他就会给你们关照的。”帅克说道，“你以前被绑过一次，那么如今把你送到前线去打仗也够格了。我给中尉当勤务兵的时候，我做什么都让他信得过。他从来就没想过我会偷他的东西吃。每餐领到点什么特别的东西，他总是对我说：‘你拿去吃吧，帅克。’或者说，‘唉，我不是特别喜欢吃这个，我留下一小块儿，剩下的你都拿去吧！’我们在布拉格的时候，他有时派我去餐馆替他买中餐。我一看分量不多，怕他疑心我在路上吃了一半，我便把自己仅有的一点点钱拿出来又给他添上一份。只要他能吃得饱、不把我想得那么坏就行了！可是这件事终究还是让他知道了。因为我一直从餐馆里把菜单拿回来由他自己点菜。有一天，他点了个带馅儿的小鸽子。那个餐馆只给了我半只鸽子。我想，中尉可能会以为我把另外那半只给吃掉了。因此，我就自己掏腰包又买了半只，凑成了一整份。恰好那天舍巴中尉正要找地方吃午饭，于是便在午餐前到我们中尉这儿串门来了。就这样，他也饱饱地吃了一顿。吃饱喝足之后，他说：‘你别骗我，这绝对不止一份菜。你走遍天下也绝不可能找到可以买到整只带馅儿的鸽子的餐馆。我今天要是有钱，就要派人到你买菜的那家餐馆去买些菜来。说真的，这是双份，对吗？’于是中尉就当着他的面问我，要我作证说他只给了我买一份菜的钱，因为他并不知道今天舍巴中尉要来。我回答说，他只给了我买一份普通饭菜的钱。‘您看！’我的中尉说，‘这还算不了什么呢，上一次，帅克还给我送来两块鹅腿当午饭吃。你想想看：一碗面条汤，一份酱汁牛肉，两条鹅腿外加成堆的馒头片和白菜鸡蛋饼。’”

“唉……呀……呀……呀！”巴伦咂着嘴说道。

帅克又接着说：“这下可糟糕了！舍巴中尉第二天便真的派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了他的勤务兵到我常去的那家餐馆去买午饭。勤务兵只给他买回来一小撮鸡肉。于是舍巴中尉便责怪他的勤务兵说他吃掉了一半。他的勤务兵一口咬定自己没吃。然后他被舍巴中尉抽了几个耳光，还把我当成勤务兵的榜样，说我给卢卡什中尉的菜很不错、也很多。于是，第二天，那个挨了耳光的无辜的勤务兵又到那家餐馆去买菜，并把我的事儿全打听出来了。然后，他把这一切全都告诉了他的中尉，而他的中尉又告诉了我的中尉。那天晚上，当我正拿着报纸在读上面一条敌军司令部发布的一则消息时，突然，我的中尉走了进来。他脸色苍白，直接向我走来，要我告诉他，我在餐馆里用自己的钱为他买了多少回这样的菜。他还说，他什么都知道了，否认是没用的。他早就知道我是白痴，但是他万万没料到我还是一个百分之百的疯子。他还说我让他丢尽了脸，他真恨不得先枪毙我，再自杀。‘长官，’我对他说，‘在您接受我做您的勤务兵的第一天，您就说过了，当勤务兵的都是些小偷和无赖。再说，那家餐馆给的分量也的确是太少了，您很可能会认为我也的确的确是那样的无赖，把您的菜给偷吃了……’”

“我的老天爷！”巴伦自言自语道，边说边弯腰拿起卢卡什中尉的箱子，提着到后面的车厢去了。

“后来，”帅克还在说，“卢卡什中尉把自己所有的口袋搜了一遍，结果啥也没搜出来。然后，他便从自己的背心口袋里掏出一块银怀表送给了我。他激动地说，‘等我发了薪水，帅克，你给我开个账单，看我欠你多少钱……这只表你留着。下次可别这么发疯了。’后来我们两人手头都很紧，毫无办法，我只好把那块表送到当铺给当掉了……”

“你在那里干什么，巴伦？”这时，军需上士万尼克忽然问道。

可怜的巴伦没有回答他的话，因为他被什么东西给噎住了。

事实上，他已把卢卡什中尉的箱子打开了，正在狼吞虎咽地吃着卢卡什中尉的最后一个面包卷。

这时，另一列连车厢顶部都坐满了人的军用列车径直从火车站驶过。车上的士兵们从维也纳一直热情洋溢地唱到了这里：

王子尤金，尊贵的骑士，
想为陛下再度夺取，
贝尔格莱德的城镇和要塞。
他命令修路搭桥，
好带领军队冲进去。

只见一个留着八字须的班长把胳膊搭在其他士兵的肩上，身子朝前探着。而那些士兵则坐在车门口，一个个都把脚伸在外面不停地一边晃动，一边放开喉咙高唱着：

等到路桥一修好，
车马炮队一路迢迢，
畅通无阻地度过多瑙河，
冲进泽姆林直捣他们的城堡，
把塞尔维亚驻军全部赶跑。

唱着唱着，那个班长突然失去了平衡，猛然从列车上摔了下来，肚皮恰好扎在铁路边的道岔杆上，整个身子在上面不停地打着转。列车渐渐地走远了，车厢上的士兵又唱起了另一首歌：

高贵的勇士拉德茨基伯爵发过誓，
要把陛下的敌人全都赶出叛逆的伦巴第。
伯爵在维罗纳久久地等候着，
增援部队的到来。
啊，谁都没有伯爵英勇……

一头撞在道岔杆上的那个班长此时已经死去。没多久，就有一个军用管理处的年轻士兵，手持钢枪，尽职尽责地站在那个班长的尸体旁站岗。从他脸上的神情可以看出，仿佛那个班长撞在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道岔杆上有他的一份功劳似的。

这个青年人是匈牙利人。当士兵们从第九十一团的营部军列里跑过来看这个已经死去的班长时，只听见这个匈牙利兵在高声地叫喊，声音大得整个车站都能听见：“禁止靠近！禁止靠近！车站军事委员会命令禁止靠近！”

“他终于可以不再受罪了，”好兵帅克也挤在人群中看热闹，“这正好成全了他。虽说有块铁器插在他的肚子里不大好受，不过至少大家都能知道他将要埋在哪里。因为他的尸体只能被埋葬在这里的铁路沿线旁边，而他的家人以后就不必到各个战场上到处去找他的坟墓了。”

“扎得真是准啊！”帅克绕着那个班长的尸体走了一圈之后，很内行地说道，“肠子全都掉到裤裆里了。”

“不准靠近！不准靠近！”那年轻的匈牙利士兵还在不停地嚷嚷，“车站委员会命令禁止靠近！”

忽然，从帅克身后传来一声严厉的喝声：“你在这儿干什么？”

话音刚落，士官生比格勒就站到了他面前。帅克敬了个军礼。

“报告，长官。我在看一个死人。”

“你又在这儿乱说些什么？这个死人关你什么事？”

“报告，长官。”帅克镇静地回答道，“我从来没乱说过什么。”

听了这话，站在士官生背后的几个士兵全都笑开了。正在这时，军需上士瓦内克走到了士官生面前，说：

“长官，是中尉要传令兵帅克到这儿来打听一下到底出了什么事儿的。对了，我刚从军官车厢来，听说营长叫传令兵马杜西克在到处找你呢，他让你马上去见塞格纳上尉。”

不一会儿，上车号响了。他们各自向自己的车厢走去。

万尼克边走边对帅克说：“帅克，看在上帝的面子上，在人多的地方，你就少去逞能吧，搞不好要吃亏的。要是那个班长是德国人，他们就可能说你是幸灾乐祸。那个比格勒就是捷克人的死对头。”

“可我什么也没说呀，”帅克委屈地申辩道，“我只是说那个班长扎得真准，肠子全都掉到裤裆里了……他本可以……”

“帅克，咱们最好还是不说这个了吧！”万尼克吐了一口唾沫。

“反正是一回事儿，”帅克还在唠叨，“不管他的肠子是从肚子里掉出来，掉在这儿还是那儿，反正都是一样显示了他对陛下的忠诚……他本可以……”

“你瞧，帅克，”他的话被万尼克打断了，“营部传令兵马杜西克又跑到军官车厢里去了。我真不明白他怎么还没去卧轨呢？”

就在他们说话的时候，扎格纳上尉狠狠地教训了那个自以为是士官生比格勒一通。

“我真奇怪，比格勒，”扎格纳上尉说，“既然 150 克的匈牙利香肠没发给士兵们，你为什么不立即来向我报告呢？我只得亲自去调查为什么大家都空着手从仓库回来了。那些军官也是的，对我的命令就是充耳不闻。我不是说过吗，‘以排为单位一个连一个连地到仓库去领。’这也就是说，如果你们在仓库里什么也没领到，那么你们也要以排为单位一个连一个连地回到车厢来。我告诉过你，士官生比格勒，要你维持秩序，但是你却随他们去。现在不用费神一个个地去数香肠了，你高兴了吧？我刚才在窗口看得清清楚楚，你竟然像没事儿似地跑去看一个死了的德国士兵。等我后来再派人去找你回来时，你竟然还异想天开，胡说什么要去调查一下，看是不是有人在那个被扎死了的班长那儿搞名堂。”

“报告，长官。第十一先遣连的传令兵帅克……”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别跟我在这儿唠叨什么帅克帅克的了！”扎格纳上尉嚷道，“你难道没想到你这是在搞卢卡什中尉的阴谋吗，比格勒？是我们把帅克派去的……你还用这种目光看着我，就好像我在故意跟你过不去一样。嗯，就是的！我就是要故意刁难你！你既然不懂得如何尊敬你的长官，还想方设法丢他的脸，那么，我就要让你好看，叫你一辈子都忘不了拉布车站，比格勒士官生……你只管卖弄你的那套什么理论去吧！……等着瞧！等我们到了前线……我就要命令你当侦察员，去钻铁丝网……你的报告在哪儿？到现在你还连个报告也没给我……哪怕是你那套什么破理论也好呀，士官生比格勒！”

“报告，长官。士兵们尽管没有领到 150 克匈牙利香肠，可每人却领了两张明信片。请看，长官……”

比格勒从一叠明信片中拿出两张递给了扎格纳上尉。这些明信片是维也纳军事档案馆管理处印发的，该馆馆长是步兵上将沃伊诺维奇。明信片的一面画的是一个满脸大胡子的乡巴佬俄国兵正被一个骷髅头抱着。而画面下方印有德文：“背信弃义的俄国灭亡之日，就是我全帝国解放之日。”

而另一张明信片是由德意志帝国印制的。这是德国人送给奥匈帝国的士兵们的礼物。

这张明信片的上方印有“精诚团结”几个字，而下方则画着一幅《绞刑架上的爱德华·葛雷爵士》。该图下面还有一名奥国兵和德国兵在高兴地相互行着礼。明信片上还有一首从格林兹的《铁拳》一书中摘录下来的小诗。据德国报纸说，格林兹的诗句就像一下下抽打的鞭子，它充满了让人忍俊不禁的幽默感和俏皮味儿。

葛雷

在这个高高的绞架上，大家可能会说，
爱德华·葛雷本该吊在上面晃来晃去，

本该早就将他绞死。
然而你可知道，无奈
哪颗橡树也不愿给他作绞刑架，
让犹太吊在它的上面。
无奈何只得把他吊到，
法兰西共和国的白杨树上。

还没等扎格纳上尉把这些充满“让人忍俊不禁的幽默感和俏皮味儿”的诗句读完，营部传令兵马杜西克就走进了军官车厢。

马杜西克是扎格纳上尉派到军运管理处的电话总站去打听有没有什么别的命令的，这时他带回了一个旅部发来的电报，可该电报并没涉及任何有关密码问题。该电报是明码电，内容非常简单：“立即做饭，并向索卡尔挺进。”扎格纳上尉看着电报若有所思地摇了摇头。

“报告，”马杜西克说道，“军运管理处的主任说他想和您谈谈。他那里还有一封电报。”

之后，扎格纳上尉和军运管理处的主任进行了一次绝对机密的谈话。

第一封电报的内容是：“迅速做饭，并向索卡尔挺进。”这真叫人摸不着头脑，要知道此时此刻，全营还在拉布车站呀。这份明码电报所标明的收报单位是第九十一团先遣营，上面还明确指出了第七十五团先遣营也有一份同样的电文，但是该营还在他们后面呢。再看看电报上的署名——旅长：瑞特·冯·赫伯特。

“这是绝密的，上尉，”军运管理处主任诡秘地说道，“从贵师发来了密电，上面说你们有一个旅长疯了。在他用旅部的名义向各个团部发了几打类似这样的电报之后，他便被人们送到维也纳精神病院去了。到了布达佩斯，您将还会收到另一封一模一样的电报。他发出的所有电报肯定都得作废，但是我们直到现在还没有得到这方面的明确指示。这正如我说过的那样，只要一接到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师部发来的指示，我们就不必去管那些明码电报了。不过现在我们还得执行这些明码电报上的指示，因为我至今还没有得到我们军运系统给我发来的任何命令。因此，我便通过我们军运系统向总参谋部进行了咨询，结果搞得他们反过来开始要对我进行调查了……”

“我是老工程兵现役军官，”他又接着说道，“我参加过我们在加利西亚的战略铁路的修建工程……”

“上尉，”他停顿了一会儿之后，又接着说道，“我们这些由普通士兵升上来的老家伙现在都被赶到前线去了。如今那些只需要通过一年制志愿兵军校的考试便可成为军政部的工程师的人真是多得数不清……哎，不管怎么说，再过一刻钟你们又得继续坐火车走了。我还记得，有一次在布拉格士官学校里，比你高一个年级的我，在你做单杠练习的时候还帮过你的忙呢。那次我们两人都被罚禁闭。后来，你还和你们班上的德国人打了一架。卢卡什那时也和你在一起，你们曾经是最要好的朋友。当我拿到通过本站的先遣营军官名单的时候，我就清楚地回忆起了这些……已经过去好些年了……那时的士官生卢卡什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

他们的整个谈话都让扎格纳觉得很别扭。他很了解这个跟他谈话的军运管理处主任，还是在士官生学校当学生的时候，他就领导过反奥地利的学生运动。可是后来，由于他们那些人都一个个急于向上爬，便很快把这场运动抛之脑后了。尤其使扎格纳感到不快的是他提到了卢卡什，因为不知什么原因那个家伙在学校的时候总是比他扎格纳要强些。

“卢卡什中尉确实是优秀的军官。”扎格纳上尉酸溜溜地说了一句，然后又问，“火车到底在什么时候开？”

军运管理处主任看了看表说：“再过六分钟。”

“那我走了！”扎格纳说道。

“我还以为，你要走了会对我说些什么呢，扎格纳！”

“那好，再见吧！”扎格纳应了一声，便立即离开了军运管理处。

火车开动之前，扎格纳回到了军官车厢，他看到所有的军官都已经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除了那个士官生比格勒以外，其他人分成几堆都在打扑克。

士官生比格勒此时正在翻阅一叠自己刚刚动手写，还写得不多的稿子，那上面写的全是些和战争有关的东西。因为他不仅想在战场上出人头地，而且还想成为专门描写战争的作家。他写书的想法是从一些新颖的标题开始的，这些标题虽然较为如实地反映了当时的好战情绪，但是并没有深入展开，所以在他的稿纸上只是一些未来著作的标题。

《大战中的军人形象》、《是谁发动了战争？》、《奥匈帝国政策与大战的产生》、《战地纪要》、《奥匈帝国与世界大战》、《战争中的教训》、《关于战争爆发的通俗讲话》、《对军事与政治的思考》、《奥匈帝国的光荣日》、《斯拉夫帝国主义与世界大战》、《战争文献》、《世界大战史文献辑录》、《世界大战日记》、《世界大战每日评述》、《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大战中的本王朝》、《作战中的奥匈帝国各民族》、《争夺世界霸权》、《我在世界大战中的经历》、《我的从军纪事》、《奥匈帝国的敌人如何作战》、《胜利属于谁？》、《我军官兵》、《我军士兵值得纪念的业绩》、《大战期间见闻录》、《战火纷飞、硝烟弥漫》、《奥匈英雄录》、《铁旅》、《我的前方书简集》、《我先遣营诸英雄》、《野战军战士手册》、《战斗之日于胜利之日》、《我的见闻录》、《在战壕里》、《一个军官的自白》、《与奥匈帝国的子孙们一道前进》、《敌机与我军步兵》、《战斗之后》、《我们的炮兵是祖国忠实的儿女》、《哪怕所有的魔鬼与我们作对》、《战略防御与战略进攻》、《血与铁》、《不是胜利就是死亡》、《被俘的我军英雄》。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扎格纳上尉走到比格勒跟前，翻看了几页他的手稿之后，便问他为什么要写这些东西。比格勒很高兴地告诉他说，每个题目都是他将要写的一本书的书名。他还告诉他说，这儿有多少个标题，就将有多少本书。

“要是我在前线阵亡了，上尉，我想在我死后留下点儿什么做纪念。德国教授乌多·克拉夫特就是我的榜样。他生于 1870 年，自愿参加了这次世界大战，于 1914 年 8 月 22 日战死在安洛依。他临死以前就出版了一本名为《为陛下捐躯之自我修养》的书。”

这时，扎格纳上尉一把将比格勒拖到窗旁。

“你还有什么？快拿出来给我看看，比格勒。我对你干的这事儿很感兴趣，”扎格纳上尉嘲讽地说，“你把一个什么本子藏在军服里面了？”

“没什么，上尉！”比格勒的脸红得像孩子，非常不好意思地说道，“既然您想看，那就请看吧！”

只见那个本子上写着这样一个标题：

奥匈军队著名而光荣之诸战役图解帝国皇家陆军军官阿道夫·比格勒根据战史资料汇编并评注
那图解极为简单：

它从 1634 年 9 月 6 日的罗德林根战役开始，而后是 1697 年 9 月 11 日的森塔战役、1805 年 10 月 31 日的加尔笛耶诺战役、1809 年 5 月 22 日的阿什帕恩战役、1813 年的莱比锡的民族战役、1848 年 5 月的圣路西亚战役和 1866 年 6 月 27 日特鲁特诺夫战役，以及 1878 年 8 月 19 日攻占萨拉热窝的战役。所有这些战役的图解绘制得几乎一模一样，毫无差别。全都是用虚线画些长方形表示奥匈军队的阵地，用实线来表示敌军阵地。双方又各分左中右三路，且全用纵横交错的箭头指示后面的后备军。再看罗德林根战役和攻占萨拉热窝的战役的作战图简直就像足球比赛开场

前的运动员部署图似的，而那些箭头则表示双方队员该向着哪个方向踢球。

扎格纳上尉乍一看还真以为那是球赛布局图，便问他：“比格勒，踢足球你会吗？”

比格勒一听这话，脸红得更厉害了，一双眼睛神经质般不停地眨着，就像要大哭一场似的。

扎格纳上尉笑咪咪地接着翻看他的本子，当他看到奥普战争中特鲁特诺夫战役图解的评注时，便停下来认真看了看。

只见那上面写着：“特鲁特诺夫本不应该选作战场，因为多山的地形使得马佐谢利将军率领的一师人马无法施展开来发挥其强大的军事实力。而普鲁士纵队却居高临下，形成了对我师左翼的包围态势。”

扎格纳上尉面带微笑地把笔记本还给比格勒：“所有的战役中只有特鲁特诺夫是平原，照你这样看的话，只有这一战我们才打得啰？你这个布杰约维策的贝内德克（1866年奥普战争中贝内德克将军任奥军总司令，后战败被撤职）！”

“士官生比格勒，你还挺不错的嘛！在皇家军队里才呆了这么短短的几天就想干预起全军的战略战术的问题来了。但是你只是像懂事而自封为将军的小男孩在做打仗的游戏一样。嘿，你这么快就给自己提升成了大将军，这倒是挺有意思的嘛！帝国皇家军官阿道夫·比格勒，照这样下去，还没等咱们到达布达佩斯，你就该升自己为陆军大元帅了吧！就在前天你还在家里跟你爸爸一块儿卖牛皮，现在就要成为帝国皇家军队的阿道夫·比格勒大元帅啦！……可是我的老弟，你如今可连正式军官都不是啊！你还只是一个在士兵和军官之间打着秋千的士官生，离你当上正式军官的那一天还远着呢！你这不就像那种在饭馆里自称是‘上士’的下等兵吗？”

听了上尉的这一番话，比格勒知道自己与他的谈话就此已经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结束了。于是，他行了个军礼，满脸通红地向着车厢的尽头走去。

只见他梦游般地把厕所门推开，傻呆呆地看着门上那块用德匈两种文字写的牌子——“只准在列车行驶时使用”，不由自主地开始哽咽了起来，接着又偷偷地哭了起来。随后，他把裤子脱下……一边使劲挣着，一边擦着眼泪。接着他扯下上面写有“奥匈军队著名而光荣之诸战役图解”、“帝国皇家陆军军官阿道夫·比格勒汇编并评注”字样的本子擦了擦屁股。他把揉成一团的纸扔进厕坑，只见那纸在飞驰的列车下方的铁轨上飘舞着，渐渐远去了。

比格勒在厕所的洗脸池里洗了一下他那双哭红了的眼睛，然后走到车厢的通道上，暗暗下着决心：一定要坚强，一定要做血性方刚的男子汉。

从今天一大早开始，比格勒就觉得头痛肚子胀，很不舒服。于是，他朝着最后那节车厢走去，只见营部传令兵马杜西克正在跟营长的勤务兵巴柴尔打维也纳时兴的“施纳普森”（即六十六点）。他把头探进去朝里看了看。他们看见他来了，把身子一转，继续玩他们的牌去了。

“你不知道该出什么吗？”比格勒问道。

“笨蛋，我不能出这个了，我的主牌全没光了。”巴柴尔用他那带着浓重的卡什帕斯克口音、半通不通的德语说道。

“我该出方块儿，对吧？”他又问比格勒，“出方块儿是大牌，完了来一张老‘K’……我该这么出……”

比格勒懒得再搭理他了，便回到自己那个角落里去了。不一会儿，旗手普勒斯奇纳来到他跟前，请比格勒喝自己打扑克赢来的白兰地。这时，他看到比格勒正在埋头看乌多·克拉夫特写的《为陛下捐躯之自我修养》，极为吃惊。

列车到达布达佩斯之前，士官生比格勒早已醉得一塌糊涂

了。只见他把身子探出窗外，冲着荒凉的旷野不住地叫嚷着：“加油干！看在上帝的份上加油干！”

于是，扎格纳上尉命令马杜西克和巴柴尔一道把士官生比格勒拖进车厢来，并把他抬到座位上。就在这个位子上，比格勒做了一个梦。

士官生比格勒在抵达布达佩斯之前的梦：

他当了少校，胸前佩戴着绶带和一个铁十字勋章，正坐车前去检阅他下属的一个旅。然而他怎么也弄不明白：为什么自己已经带了一个旅的兵还只是个少校。他认为自己本该当少将的，可能是因为从军邮捎来的公文中由于太匆忙而弄错了一个字。

这时，他得意洋洋，扎格纳上尉在他们坐火车去前线之前，还威胁他说什么要把他派去钻铁丝网。而实际上，根据他比格勒自己的命令，扎格纳上尉和卢卡什中尉早已被调到其他什么团或什么旅甚至是什么军去了。真是可笑！

甚至他还听人说，那两个家伙临阵脱逃，陷在沼泽地里出不来，死得非常惨呢！后来，当他坐着小车到达他下属的那个旅的前沿阵地前去视察时，他才明白过来，原来自己是由军部直接派下来的军部特使。

只见那些士兵们齐唱着一支他在奥地利军歌集里见到过的一首歌《就这样吧！》，整齐地在他前面大踏步地走了过去。

弟兄们，勇敢的弟兄们！

让我们团结在一起，打败敌人！

让奥地利的旗帜高高飘扬！

四周的景色犹如《维也纳画报》上的插图一样秀丽。

谷仓的右边部署着一个炮兵连。此进，他们正朝着比格勒的汽车所驶过的公路旁的敌军战壕开火。而谷仓左边的那所房子里在“哒哒哒”地响着枪声，一个敌人在用枪托砸着门，而公路旁还有一架正在燃烧着的敌机。他看到远处的地平线上，还有一队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骑兵和火光冲天的村庄。在另一块高地上，一个先遣营在战壕里不停地用机枪扫射着。敌人的战壕就在离公路不远处，汽车司机载着比格勒朝敌人开去。

于是，他使劲地朝司机喊道：“你难道没看见我们这是正朝哪儿开吗？那边是敌人呐！”

可是，那司机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地答道：“将军，只有这条路没被炸坏，还好走一点，走别的路轮胎吃不消。”

眼见离敌人的阵地越来越近了，炮火也越来越猛烈了。一颗颗炮弹在林阴道两旁的战壕里炸开了花。

可是，那个司机还是镇定自若地回答他说：“这条公路真是棒极了，长官！在这条路上开车，轮子就像抹了油一样光滑。如果我们拐到野地上去，那轮胎马上就会报销的。”

“您瞧，长官！”司机又嚷道，“这条公路修得真是好，就连30毫米半口径的迫击炮也不能把我们怎么样。这条公路简直就像打谷场那么平滑，要是在石子路上跑，我们的轮胎准会炸。到那时，我们想往回走也不行啦，长官！”

这时，比格勒突然听到“轰”的一声，随即车子猛地跳了一下。

“将军，我不是对您说过，”司机又嚷道，“这条公路修得棒极了么？刚刚一颗38毫米口径的迫击炮正好在我们的车子前面爆炸了，可是车子没一点儿事儿，上面一个洞也没有。公路真是滑得像打谷场一样。车子要是在野地上跑，轮胎早就完蛋了。他们此时在离我们四公里处，正朝着我们射击呢！”

“我们究竟要开到什么地方去啊？”

“您会知道的，”司机回答说，“要是这条公路一直这么好走，那么一切都包在我身上了。”

忽然，汽车又猛地跳了一下，即刻便停住了。

“将军，”司机大声问道，“您身边带着作战图吗？”

比格勒打开手电筒，发现在他的膝盖上就有一张作战图，可这是一张 1864 年普奥联军与丹麦争夺石勒斯维哥—霍尔斯坦的战役中黑利戈兰湾的海域图。

“这儿有个十字路口，”司机说道，“不管哪条路都通向敌人的阵地。我只想选上一条车子好跑的路，以免损坏轮胎，长官……我要对参谋部的汽车负责……”

突然，又是“轰”的一声，震耳欲聋，只见天上的星星变得像车轮一样大，而银河浓得像凝乳。

幸好比格勒和司机都并排坐在车子的前面，而车子的尾部就像用剪刀剪去了一样，只剩下前半部了。

“多亏刚才您为了让我看地图坐到前面来了，您瞧，车尾全给炸掉了。那是 42 毫米口径的大炮给轰的……还好，我早就想到了。不用怕，长官，除了 38 毫米口径的炮弹之外，就只有 42 毫米的了，再大口径的炮弹至今还没生产出来呢！”

“你到底要把车子往哪儿开？”

“开上天去，长官，咱们得绕过彗星，它们可比那些 42 毫米口径的炮弹还要厉害得多呐！”

“况且在我们下面还有火星。”司机又补充了一句。

比格勒默不作声了。

“你了解莱比锡民族大战的历史吗？”不一会儿，比格勒又问道，“比方说，1813 年 10 月 14 日，陆军大元帅施瓦森伯格公爵前往利伯特科维斯、10 月 16 日的林登纳之战、麦尔维尔达将军打的那几战、奥军占领瓦哈夫、10 月 19 日莱比锡的陷落……”

“长官，”司机忽然严肃地说道，“我们已经到了天堂的大门了。下车吧，长官。汽车可不能开过天国的大门，由于这儿人太多了，挤得要命，到处都是士兵。”

“一直向前开，他们肯定会让路的！”比格勒对司机说。

比格勒边说边从车窗探出身子嚷道：“小心点儿，你们这些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猪猡！愚蠢的畜生，看见长官来了也不朝右看齐！”

司机向他解释说：“想要把他们叫开可难啦，长官，他们大多数人的脑袋都被轰掉了。”

这时，比格勒才发现那些挤在天国门口的人都是各种各样的残疾人。他们都在战争中失去了身体的某一部分，并又都把那些失去的部分搁在了他们的背囊里，什么脑袋啦，手啦，脚啦，等等。只见一个身穿破大衣，在天国门口挤来挤去的炮兵把整个肚子和下肢都折叠起来搁在他那个背囊里。而另一个后备军人的背囊里却朝着比格勒露着半边屁股，那是他在利沃夫战役中被炸掉的。

“这里秩序还是好的，”司机又说，“显而易见，天国里正在进行检阅。”

在天国的门口，只有说出了一个口令之后士兵们才让进。这提醒了比格勒，因此，他立即说道：“为了上帝和陛下！”就这样，汽车开进了天堂。

“长官，”当他们驶过天使新兵的兵营的时候，有一个长着一对翅膀的天使军官对比格勒说，“你们得到最高统率部的大本营去报个到。”

接着，他们的汽车又驶过一个操场。那儿有一大群天使新兵在学着呼喊“哈利路亚”。当汽车从他们身边路过的时候，比格勒看到有一个红褐色头发的天使班长正在训斥一个脑子不太灵活的天使新兵。只见他一边用拳头捅着他的肚皮一边嚷道：“把你这张猪嘴巴张大点，你这个猪猡！‘哈利路亚’是你这么喊的吗？怎么嘴里总跟含着一块馒头片似的？真不知道是哪头笨驴把你这个畜生放进天堂里来的。再来一遍……什么？‘哈拉呼哈’？你这个白痴，你以为我们是让你到天堂来瞎哼哼的吗？再来一次，你这个该死的木头桩子！”

他们接着朝前驶去，开了老远还听见那个天使新兵在一个劲

儿地嚷着“哈拉……呼哈”，还有那个天使班长纠正他的吼声：“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这头该死的笨猪！”

不一会儿，他们便看到前面有一座高高的大楼，在阳光的照耀之下，恰似布杰约维策的玛丽安斯克兵营。只见那座大楼上方有一副巨大的横幅，由左右两边的飞机牵扯着。那巨大的横幅上写着：

上帝皇家王室大本营

这时，两个穿着宪兵制服的天使从大楼里出来，一把把比格勒从车上抓了下来。他的衣领被他们揪着，一直把他拽上二楼。

“你在上帝的面前要礼貌些。”走到一扇大门前，那两个士兵叮嘱了他一句，然后便把他往房间里面一推。

只见那个房间的墙壁上挂着弗兰西斯·约瑟夫和威廉，以及奥地利皇位继承人查理·弗兰西斯·约瑟夫的肖像，还有维克多·丹克尔将军、弗里德里希大公、康拉德·冯·霍森朵夫总司令的肖像。而上帝就坐在这些肖像的中央。

“士官生比格勒，”上帝厉声地问道，“你认不出我来了吗？我就是你过去在第十一先遣连的扎格纳上尉！”

比格勒被吓坏了。

“士官生比格勒，”上帝继续说，“你有什么权利自封为将军？士官生比格勒，你有什么权利坐着参谋部的小汽车在敌军阵地的公路上跑来跑去？”

“报告……”

“住嘴！士官生比格勒，现在是上帝在跟你说话。”

“报告！”比格勒又哆哆嗦嗦地说道。

“怎么，你还不打算住嘴？”上帝朝着他吼了起来，然后把门打开叫道：“来人哪！”

只见两名左边翅膀上挎枪的天使走了进来。这时，比格勒认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出他们就是马杜西克和巴柴尔。

只听见上帝说：“把他扔进粪坑里去！”

于是，士官生比格勒掉进臭气熏天的茅坑里去了。

在睡着了的士官生比格勒的对面，马杜西克和巴柴尔一直在打“六十六点”。

“那小子臭得像条鳕鱼似的，”巴柴尔脱口而出。于是，他回过头来看看正在令人担心地翻来覆去的比格勒，“准是拉了一裤裆的屎！”

“谁都可能会发生这种事儿，”马杜西克像哲学家似地说道，“随他去吧。反正你又不会去给他换裤子，还是打你的牌吧！”

布达佩斯上空的朝霞已经能看见了。探照灯仍在多瑙河上扫来扫去。

看样子，士官生比格勒又做起了另一个梦。因为只听见他在睡梦中说：“请转告我们英勇的军队，它在我的心灵上已经树起了一座爱戴与感恩的不朽的丰碑！”他在说着这些梦话的同时，又翻了个身，巴柴尔被一股恶臭熏得实在是受不了啦！他吐了一口唾沫骂道：“这儿臭得简直跟茅坑一样！”

士官生比格勒越睡越不安分，不断地翻来覆去地瞎折腾。并且他这次做的梦也更加离奇：在争夺奥地利王位的战争中，他正在防守林茨。

比格勒还梦见了防守严密的一座座碉堡、一个个防御工事和一堵堵护城墙。他的指挥部变成了一所大医院，医院四周满是捧着肚子在地上打滚的伤员。而下面拿破仑一世的法国龙骑兵此时正穿过林茨的一个个城防工事。

身为城防司令的他此刻也捧着肚子站在人群中，对着一位前来劝降的法国兵嚷道：“请转告你们的陛下，我绝不投降……”

随后，他的肚子好像突然不疼了。因此他领着一营人马越过城防工事，突出包围，踏上了光荣的凯旋之路。忽然，他看到卢

卡什中尉挺胸挡住了一个法国龙骑兵挥砍过来的大刀。可是这一刀本来是朝着林茨城的护卫者——他自己砍过来的。

只见卢卡什中尉倒在他的脚下，奄奄一息地说：

“上校，现在需要的是像您这样的男子汉，而不是像我这样的废物中尉。”

他——林茨城的护卫者控制住满腔的感激之情从垂死的卢卡什中尉的躯体旁转过身来。这时，突然飞来一颗子弹，正好打在他的屁股上。比格勒机械地摸了摸自己的裤裆，觉得手上粘乎乎的，便大声叫道：“救护队！救护队！”接着，他从马背上摔了下来……

巴柴尔和马杜西克走过去把比格勒从地板上抬了起来，抬回原来的座位上。

而后，马杜西克跑到扎格纳上尉那儿报告说，士官生比格勒出了一件怪事。

“这可不是由于喝了白兰地的缘故，”马杜西克说道，“也许是得了霍乱。士官生比格勒在所有的车站都喝了生水。在莫雄，我看见他还……”

“霍乱不会这么快就闹起来吧？马杜西克，你快到隔壁车厢里去叫大夫给他瞧瞧。”

派给他们营的军医是一个名叫威尔费的从医科学院毕业的大学生，他读书的时候还是学生团的成员。此人爱喝酒，好打架。可是，医道还算不错。他在奥匈帝国的各个大学城里上过好几所医科学学校，并又在所什么大医院里进行过实习，可却一直未能获得医学博士学位。这是因为他的叔父在遗嘱中有这么一条，必须每年为他支付他学医的助学金，直到他获得医学博士学位证书为止。

这份助学金大约相当于医院的一个助理医生的工资的四倍，所以威尔费便想方设法推迟自己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的时间。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可是其他的遗产继承者们却感到非常恼火，他们管他叫白痴，并扬言要强迫他娶个有钱的老婆，好把他摆脱掉。为了气气这些人，威尔费便在维也纳、莱比锡和柏林出版了好几本诗集，还往《简易杂志》上投稿，并满不在乎地继续上他的大学。

可是，没想到后来战争爆发了，给他带来了巨大的打击。

在医学院学医的学生，诗集《笑歌》、《小罐与科学》、《童话与寓言》的作者——费德瑞奇·威尔费被无缘无故地抓来当了兵。原来，军政部有一位他叔父的遗产继承人，那个遗产继承人想方设法让他通过了“军事医学博士”学位的考核。该考核是以笔试的方式进行的，威尔费在答题纸上一律写上“请吻我的屁股吧！”可是哪里知道三天之后，军政部的上校庄严地宣布他获得了各科医学博士证书，并说他早已具备了博士资格，参谋部军医主任会将他分配到附属医院。并说，只要他表现好，马上就能晋升。众所周知，虽然他在各个大学都与军官们有些纠葛，可是在今天这个战争年代，一切过去的事情都会被人们遗忘的。

就这样，这个《小罐与科学》诗集的作者咬咬牙就开始了他的军医生涯。

几经证明，他对那些伤员都十分宽厚，尽量延长他们住院的时间。赶上大兴“不躺在医院，宁死在战场！不死在医院，宁可上前线！”这种口号的时节，威尔费大夫便被派到了第十一先遣连，上前线去了。

营里的正式军官们都看不起他；而后备军官们也不把他放在眼里，不和他交往，生怕与他接触多了会更加拉大自己与正式军官们之间的距离。

扎格纳上尉对于这位过去在长期的实习期间，用他的手术刀扎了很多军官的医学博士自然更是盛气凌人。当这位“战时医生”威尔费从扎格纳上尉身边经过时，扎格纳连看也不看他一眼，继续跟卢卡什中尉聊些诸如布达佩斯附近出产南瓜这一类没

有意义的话题。而卢卡什中尉说的是他在士官学校读三年级的时候，曾经和几位平民出身的同学到斯洛伐克去过一趟，在那儿他们找到了一个福音堂的牧师，那是个斯洛伐克人，他还请他们几个吃了用南瓜烧的红烧肉，接着还边给他们斟葡萄酒边说：

南瓜配猪肉，
再加葡萄酒。

这时，卢卡什中尉感到受了极大的污辱。（因为扎格纳上尉的话题又突然转到捷克上去了。）

“在布达佩斯，没啥好看的，”扎格纳上尉说道，“根据行军计划，我们在这儿只停两个小时。”

“我觉得，火车在调轨，”卢卡什中尉说，“我们快要到转运站，军列转运站了。”

“战时医生”威尔费刚好从他们身旁经过。

“他没什么事儿，”威尔费笑着说道，“但是还是应该提醒那些一心只想当军官、在布鲁克时还在军官俱乐部炫耀自己的军事知识的先生们，一次把他们的妈妈寄到战地上来的一大包甜食都吃掉是危险的事儿。士官生比格勒自己坦白说，从列车开出布鲁克起，他已经吃了有30块奶油蛋卷儿了，并且每到一站他就喝生水。上尉，我不禁想起了席勒的那首诗《谁说……》。”

“我说，大夫，”扎格纳上尉把他的话打断了，“这不关席勒什么事儿。士官生比格勒到底怎么啦？”

“战时医生”又笑着回答他说，“候补军官，贵营的士官生比格勒拉了一裤裆的屎！……他既没患霍乱，也没患痢疾，只是一般的拉肚子。贵营的候补军官喝白兰地喝得太多了，就拉了一裤子……但是，即使不喝白兰地他大概也会拉一裤裆，因为他把从家里寄来的奶油蛋卷一次吃了个精光……简直是不懂事的小孩子……据我所知，他在军官俱乐部总是只喝四分之一公升，他是禁酒主义者。”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威尔费大夫吐了一口唾沫，又补充了一句：“他总是在林茨城买零食吃！”

“这么说没什么吧？”扎格纳上尉问道，“但是出了这种事儿……总是……如果传出去……”

这时，卢卡什中尉站了起来，对扎格纳上尉说：“有这样的排长，真是要感谢您！”

“我替他治了治，”威尔费始终脸上带着微笑，“下一步该怎么办，就请营长您自己处理吧！我的意思是，我准备把士官生比格勒转到地方军医院里去……开个证明，说他得了痢疾，恶性痢疾，需要隔离……士官生比格勒将住进传染病室……”

“说他得了痢疾应该算是一个比较好的办法，”威尔费脸上仍然带着那可憎的笑容，“因为只有两种解释，要么说他拉了一裤子的屎，要么说他得了痢疾……”

这时，扎格纳上尉转向卢卡什中尉，官气十足地说道：“中尉，你们连的士官生比格勒得了痢疾，就让他留在布达佩斯治病吧！”

扎格纳上尉心想，这时的威尔费一定是笑得喘不过气来了。但是，当他用余光瞥了一下那个“战时医生”时，发现他却显得非常镇静。

“那么一切就这么定下来了，长官。”威尔费平静地说，“候补军官……”

这时，他挥了挥手，又接着说道：“不，不管是谁得了痢疾，都会拉一裤裆的屎的。”就这样，士官生比格勒被送进了拉布的军人传染病医院去了。

而他那条满是屎尿的裤子就在这次世界大战的漩涡中被扔掉了。

当士官生得知自己得了痢疾以后，他确实高兴极了。

因为只要是为陛下效忠，是负伤还是患病这又有多大的区别

呢？

在传染病院里，比格勒遇到了一点小麻烦，那就是所有痢疾病患者的病房都住满了人。于是，他们只好把他转到了霍乱病房。

他在医院里洗了个澡之后，他的腋下便被他们塞了一支体温表。不一会儿，一个匈牙利军医来查看了一下体温表，只见他摇了摇头说：“37度！霍乱患者最不祥的征兆便是体温急骤下降，并且病人面无表情……”

此时，士官生比格勒确实毫无表情，他表现得异乎寻常地平静，只是在心里反复念叨着这样一句话：反正都是为陛下受苦！

那个军医又让护士将体温表塞进了比格勒的肛门。

“霍乱晚期，”军医作了最后的确诊，“这肯定是霍乱晚期的症状：病人身体非常虚弱，对周围的一切毫无反应，神志不清，且在临死前的痉挛中微笑。”

当护士往比格勒的肛门里插体温表的时候，他俨然像一位英勇的殉道者一般，面带微笑，一动不动。

匈牙利军医见此情形，便暗自考虑：“虚脱！这是霍乱病患者即将死去的征兆。”

因此，他又回过头来问那个护士，士官生比格勒在澡盆里洗澡时是不是还腹泻过。

军医得到护士否定的答复之后，又转过来看了看比格勒。霍乱患者如果突然停止腹泻与呕吐，那就是该患者临死前几小时的症状。

不一会儿，比格勒被脱得精光，又在澡盆里洗了个温水澡。洗完之后，被他们一丝不挂地抬到了床上。这时，他觉得很冷，牙齿直打颤，全身上下很快就起了鸡皮疙瘩。

“你瞧，”军医用匈牙利语说道，“牙齿打颤，四肢冰凉。要死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于是，他把腰弯下来用德语对士官生比格勒说：“你觉得如何？”

“很……很……很……很好……好。”比格勒咬着牙齿说，“请给我被……被……被子！”

“神志有时模糊，有时清醒，”军医又用匈牙利语说道，“身体消瘦，嘴唇和手指甲本来应该发乌……像这种患了霍乱而嘴唇、指甲还没有发黑就死去的病例，是我迄今为止碰到的第三个……”

他又俯下身来用匈牙利语接着说：“听不见心跳了……”

“给……给……给……我……被……子！”士官生比格勒冻得直打哆嗦。

“他刚才所说的话就是他的遗言了，”军医用匈牙利语对护士说，“明天把他和柯克少校一块儿埋掉。他立刻就会失去知觉的，他的死亡证在办公室吗？”

“也许在那里。”护士面无表情地答道。

“被……被……被……被……子……”士官生比格勒朝着离去的医护人员的背影恳切地喊道。

这个摆有 16 张病床的大病房里，一共住了五个病人。其中一个已经死了，那人是在两个小时前咽的气，一张床单盖在身上。这个死者和发现霍乱病菌的学者同名同姓，他就是刚才那个军医打算在明天与士官生比格勒一块儿埋掉的柯克上校。

比格勒从他的病床上爬了下来，这是他头一次看到人们怎样为陛下效忠而死于霍乱，也是他第一次眼睁睁地看见四个活人中死掉两个。他们首先是喘不过气来，然后脸色发青，同时嘴里还喃喃地说些谁也听不懂的话。与其说那是说话，还不如说那是垂死的人临终前从憋得难受的嗓子里发出来的咕哝声。

他还目睹了另外两个患伤寒的病人转危为安时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反应。他们嘴里不知道乱嚷些什么，还不时地用他们那骨

瘦如柴的腿踢着被子。一个大胡子的医护兵俯下身来，操着斯蒂亚人口音安慰他们说：“我也患过霍乱，亲爱的先生们，但我没这么踢过被子。你们这下可好啦，可以得到假期了，直到……唔，别那么踢！”他冲着那个把被子踢得盖过了头的病人嚷道。“不许这样！你在发烧，可是，你应该高兴才对，因为至少他们不会伴着乐曲把你送进太平间去了。你们两位总算逃过了一场大劫，没有生命危险了！”

这时，他抬起头来向四下看了看。

“瞧，那儿又死了两个。可是，那是我们预料中的。”听起来他的语气好多了，“你们应该高兴才是，你们两个已经幸免了。我得去取被单了！”

没多久，那个医护兵就回来了。他用被单把那些刚刚死去的嘴唇乌黑的死者的头盖了起来。而后又把他们那一双双指甲发黑、临死前握得很紧的手使劲地掰开，再把他们那伸出来的舌头塞进嘴里。之后，他便在床前跪下开始念起了祷文：“圣母马利亚，上帝之母！”

就在他不停地念着祷文的时候，忽然一个光着身子的人拍了拍他的肩膀。

这人正是士官生比格勒。

“听着，”比格勒说，“我刚洗了个澡……我是说，他们……给……我洗了……一个澡。给我一条被子……我冷。”

“这可是特殊的病例，”半个小时后，参谋部的那个军医对睡在被子里的士官生比格勒说，“你是初愈的病人，士官生。明天我们得把你送到塔诺夫的后备医院去，因为你还是霍乱病菌携带者……在这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对它了如指掌。你是第九十一团……”

“第十三营第十一连的。”那个医护兵替比格勒回答说。

“你把我说的写下来，”只听那个军医说，“兹介绍第九十一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步兵团第十三先遣营第十一连士官生比格勒前来塔诺夫霍乱病院进行观察。霍乱病菌携带者

就这样，热情洋溢、精力旺盛的士官生比格勒被看作是霍乱病菌的携带者。

第二章 在布达佩斯

在布达佩斯的军运火车站，马杜西克给扎格纳上尉送来了一份刚从旅部发来的电报，该电报是由那个被送进精神病院的倒霉的旅长发来的。这封电报和在前一个车站上所收到的明码电报的内容大致一致：迅速做饭，向索卡尔挺进。不过，这封电报上还加上了：“辎重兵编入东线部队。停止侦察。十三先遣营在布格河上架桥。余详见报。”

扎格纳上尉立即前往该站的军运管理处。前来迎接他的是一个面带微笑的又矮又胖的军官。

“你们那位旅长又干了好事啦，”他边说边哈哈大笑，“但是我们还是得把他的这些个蠢话给你们送去，因为师部至今还没有下达通知说他的电报一概扣留不发。昨天第七十五团第十四先遣营打这儿经过时，他们的营长也在这儿收到一份电报，说要他给每个师部额外发六克朗作为攻克普舍米斯尔的特别奖赏。并命令每个士兵必须从这六个克朗中拿出两个克朗，购买战时公债……据可靠消息，你们的旅长中了风。”

“少校，”扎格纳上尉问这个管理处的主任，“根据团部命令，我们该向格德勒进发，并且每个士兵应该在这儿领到150克瑞士干酪。上一站他们每人本该领到150克匈牙利香肠，可是他们什么也没领到。”

“在这里他们也未必能领到什么，”少校仍然笑容满面地说道，“我暂时还没有接到这类让波希米亚团部在这儿领取这些东西的任何命令。再说，这也不是我管的事，你找军需处去吧！”

“那我们这列车什么时候开走，少校？”

“你们前面有一列载着大炮开往加利西亚去的军列，再过一个钟头，我们就发车了，上尉。第三股道上有一列医疗车，在重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炮车开出去 25 分钟之后，它就可以出发了。而在第 12 股道上，还有一列弹药车，等刚才这列医疗车开出去 10 分钟后，就轮到它开了。这列弹药车开出去 20 分钟之后，就该你们的车开了。”

“当然喽，要是情况没有什么变化的话。”他最后又补充了这么一句。只见他说话的时候，脸上依旧是微笑，这使扎格纳感到十分讨厌。

“请问，少校，”扎格纳想把事情搞明白，便又追问道，“您能不能解释一下，您怎么会不知道要给波希米亚团部的官兵每人发 150 克瑞士干酪的事儿呢？”

“这个嘛，是密令。”布达佩斯军运管理处的主任仍旧笑着回答他说。

“我真是自讨没趣儿，”扎格纳走出军运处办公大楼时暗自思忖，“真是活见鬼了！我干吗要叫卢卡什中尉把所有的排长都召集起来，跟他们的士兵一道去仓库领什么干酪呢？”

可是就在卢卡什中尉正准备遵照扎格纳上尉的命令到仓库去为每个士兵领 150 克瑞士干酪的时候，帅克和那个可怜巴巴的巴伦站到了他面前。

只见巴伦全身上下都在瑟瑟发抖。

“报告，长官，”帅克不紧不慢地说，“事情很严重。恕我冒昧，长官，我们还是到别处去处理这件事吧！就像我的一位朋友，兹霍什城的斯巴蒂纳说的那样：当他在婚礼上当伴郎的时候，他忽然想在教堂里……”

“到底是怎么回事，帅克？”像帅克想念他一样地想念着帅克的卢卡什中尉实在是忍不住性子了，“那好，我们就走过去一点儿吧。”

巴伦跟在他们身后，不住地哆嗦着。这个大汉完全失去了控制，两只手在空中绝望地摆来摆去。

“究竟是怎么回事，帅克？”卢卡什中尉边走边问。

“报告，长官，”帅克说，“常言道：与其让别人逼供，不如自己交代。您曾明确指示过我，长官，等我们到达布达佩斯，让巴伦把您的肝泥馅儿饼和面包卷送来给您。”

帅克转向巴伦问道：“你知不知道这个命令？”

只见巴伦双手摆动得更厉害了，那动作让人觉得他好像是要避开敌人的攻击似的。

“可惜，长官，”帅克又接着说，“这个命令根本无法执行了，因为我把您的肝泥馅儿饼全给吃光了……我把它给吃掉了。”帅克边说边在巴伦的腰上捅了一下。“因为我觉得，您的肝泥馅儿饼可能放坏了。我在报上看到过好几次，说有的人家因为吃了肝泥馅儿饼而全家因中毒而死。一次是在兹德拉兹，另一次是在塔博尔，还有一次是在姆拉达·博列斯拉夫，再有一次是在普希布拉姆。他们全都中毒死了。肝泥馅儿饼是最糟糕的食物……”

这时，只见那个浑身哆嗦着站在一旁的巴伦，把手指伸到喉咙里捅了几下。不久，他就呕吐起来。

“你怎么啦，巴伦？”

“我呕……吐……了，长官……吐了，长官，”可怜的巴伦趁前后两次呕吐的间歇大声答道，“是我……我……嗯……嗯……自……自……自己……吃……吃了。”惨兮兮的巴伦从嘴里吐出了几片包肝泥馅儿饼的锡箔纸。

“您瞧，长官，”帅克仍然镇定自若地说道，“这就好比油总是会浮在水面上一样，吃下去的肝泥馅儿饼总是会倒出来的。我原本想把这件事儿揽到自己身上算了，可是他自己却露了馅。他人倒真是好人，可就是把您托付给他照管的东西统统吃光。我也认识一个像他这样的银行职员，他们可以放心地把几千克朗托付给他。有一次，他到另一家银行去取钱，人家多给了他一千多克朗，他当即便把多余的钱退还给了人家。可是他们要是叫他去买 15 个克里泽的熟牛肉，他会在路上吃掉一半，简直是大馋鬼。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又有一次，他们又让他去买香肠，可是他在路上就用小刀把香肠割下吃了起来。吃完后，他又用一块橡皮膏把香肠的口子封上。而这块橡皮膏实际上比整节香肠还贵。”

卢卡什中尉叹了一口气，摇摇头走了。

“您还有什么指示吗，长官？”帅克立即追上去。这时，可怜的巴伦还在用手指不停地抠着喉咙。

卢卡什中尉朝帅克摆了摆手，直接朝着车站仓库走去。此时，在卢卡什的脑子里突然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想法：士兵们连长官的肝泥馅儿饼也敢偷吃，可见奥地利是没法打赢这场战争的了。

与此同时，帅克把巴伦拉到了军运铁路车站的另一边安慰他说，他们一块儿进城去看看，到那儿去给卢卡什中尉买点儿匈牙利小香肠回来。因为在帅克的心目中，匈牙利王国首府的概念就是跟那里的腊味儿特产联系在一起的。

“可是如果火车开走了呢？”巴伦忧虑地说道。可是由于嘴馋，他又舍不得失去这个机会。

“只要你是上前线，就绝对误不了事儿，”帅克很有把握地说道，“因为每列开往前线去的火车都知道，如果太着急了，就只能将半车人运到终点站。我很了解你，你是怕花钱。”

可是他们终究哪儿也没去成，因为他们很快就听到了“上车”的命令。各连士兵再一次两手空空地从仓库回到了车厢。他们原本应该在这儿领到150克瑞士干酪的，可如今每人却只得了一盒火柴和一张由奥地利军人墓地保卫处（维也纳卡尼苏斯加斯大街19/4号）印发的明信片。就这样，每人150克瑞士干酪算是泡汤了，拿到手上的只有西加利西亚的谢德利茨军人公墓画，画上还有一座阵亡将士纪念碑。该纪念碑是那个赖着不上前线的雕塑家，当了一年志愿兵的舒尔茨上士的杰作。

军官车厢外人声鼎沸，热闹非凡。先遣营的大小军官们全都

围着扎格纳上尉，而他正激动地向他们解释着什么。他刚从军运管理处回来，手里拿着一份从旅部拍来的十分机密的电报。电文很长，是关于怎样应付 1915 年 5 月 3 日奥地利出现的新局势的各种指示。

旅部来电说，意大利已向奥匈帝国宣战。

还是在利塔河畔的布鲁克的时候，军官们就经常在军官俱乐部里大谈特谈意大利种种令人摸不着头脑的奇怪表现，但谁也没想到，那位他妈的白痴士官生比格勒的预言居然成了事实。有一次他在晚饭之后，把盛通心粉的盘子一推，说：“这玩意儿等我到了维罗纳城门下就能吃个够了！”

扎格纳上尉看完这份刚从旅部发来的电报，便下令吹集合号。

先遣营全体官兵集合、排成方阵后，扎格纳上尉使用异乎寻常的庄重的声调向士兵们宣读着刚从旅部发来的电报：

意大利国王，本为我帝国之盟友，然出于其贪念，竟违背其各项应尽之义务，遂行其骇人听闻之背叛。自大战爆发以来，既为盟友，其理应与我军战士并肩作战。无奈此背信弃义之徒，意大利国王居然两面三刀，虚伪奸诈，与吾敌私相授受，频频密谈，及至 5 月 22 日夜间至 23 日日间终向我帝国宣战，无耻至极。我最高统帅深信，我英勇光荣之军队，必将予此类无耻阴险敌人之倒行逆施之行径以沉重打击，使其清楚，以无耻奸诈之心发动战争，必将自取灭亡！我帝国人民坚信，得道者天助，圣路西亚、维琴查、诺瓦纳、库斯托采之征服者必将再度屹立于意大利平原之上。我帝国人民渴望获胜！我帝国人民理应获胜！我帝国人民必将获胜！

电文宣读完毕之后，士兵们照例高呼“万岁！”然后再次登上火车，可人人都显得垂头丧气。不仅 150 克瑞士干酪没能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到，而且还有一场对意大利的战争降临到了他们头上。

帅克和万尼克、霍托翁斯基、巴伦以及约赖达同坐在一节车厢里。他们展开了一场关于意大利参战的很有趣的谈话。

“在布拉格的塔博什卡也出现过这种事儿，”帅克打开了话匣，“那儿有个叫霍舍依希的老板，他家斜对面的波什莫尔尼也开了个铺子。而在这两家中还住着一个开杂货铺的哈夫拉萨老板。有一天，霍舍依希忽然起了这么个念头：跟哈夫拉萨联合起来对付那个波什莫尔尼。因此，他俩商定把两家的铺子合在一起，挂上‘霍舍依希——哈夫拉萨联合商店’的招牌。可是那个杂货铺的哈夫拉萨却跑到波什莫尔尼那儿，告诉他说霍舍依希愿意为他的杂货铺出 1200 个克朗跟他合伙开店。哈夫拉萨告诉波什莫尔尼说，如果他肯替他出 1800 个克朗的话，那他宁可和波什莫尔尼合伙去对付霍舍依希。于是，他俩就达成了这样一笔交易。一时间，哈夫拉萨将霍舍依希——那位被他出卖了的老板玩弄于手掌之中，在他面前装腔作势，只要一谈到联合经营的事儿，他就总是敷衍地说：‘嗯，嗯，快了，快了，等那些顾客度假归来之后吧。’等顾客们回来之后，联合经营的事儿果真像他一直许诺的那样准备就绪了。但是，当霍舍依希第二天早上把店门打开一看，发现与他的竞争的那家店铺门上竟然挂起了一块大大的招牌：‘波什莫尔尼——哈夫拉萨联合商店’。”

“在我们家乡，”愚笨的巴伦也加了进来，“我也遇到过这么一件事儿。我曾经想在邻村买头奶牛，已经把价钱都给谈好了。可是没想到从沃季茨来的一个屠夫硬是当着我的面把它给夺走了。”

“瞧，咱们又多了一场仗要打。”帅克继续说，“眼下我们又多了一个敌人，又开辟了一条新战线，你们以后用起弹药来可就省着点啦！‘家里的孩子越多，打孩子的鞭子也越多。’这是莫托尔的霍瓦勒兹老大爷说的。只要那些邻居家的孩子一窝蜂地

跑进来，他们就会被一顿好打。”

“我现在担心的是，”巴伦一想到那事儿，就浑身哆嗦起来，“由于意大利的参战，我们的口粮也许会要减少。”

万尼克沉默了一阵子，然后严肃地说：“非常可能，因为这么一来，我们如果要打赢这场战争，那时间就要拉得更长了。”

“唉，如今我们可真需要一个像拉德茨基那样的人物。”帅克叹了口气说，“他对意大利的地形很熟悉，并知道意大利人防守上的弱点在哪儿，知道该往哪儿进攻，从哪个方向下手，还知道该从哪儿冲进去，这可不是容易的事儿。每个人都会往前冲，可是要知道能从哪儿再冲出来，那就需要真正的军事才能。一个人要到某个地方去之前，他应该弄清那周围的情况，要不然便会陷入常言所说的龙潭虎穴之中。从前，在我们那儿的一所老房子的阁楼上逮着了一个小偷，就是这种情况。当那小子爬进屋去的时候，倒是留神了正在修理屋顶大天窗的泥瓦匠们。于是，他躲过了他们，顺着梯子溜进了这个天窗，可是溜进去了以后他再也出不来啦！因为他没有注意到还有一个看守院子的人。我们的拉德茨基将军对意大利的每一条大街小巷都知道得一清二楚，谁也抓不着他。有一本书就是写他怎样从圣路西亚脱身，那些意大利人又是如何到处瞎窜的。书中还写到一直到了第二天拉德茨基才发现原来他早已安全脱险了，因为从他的望远镜里一个意大利人的影子也看不见了。于是，他又再一次进行反攻，占领了一度失守的圣路西亚。从这儿起，他就提升为大元帅啦！”

“意大利是个好得不能再好的地方，”约赖达也插了进来，“我去过一回威尼斯，知道意大利人管谁都叫猪猡。意大利人发起脾气来，他身边的每一个人即刻就都成了‘该死的猪猡’。在他们看来，甚至连罗马教皇、圣母也成了‘猪猡’，就是他们的爸爸也是‘猪猡’。”

万尼克也说起意大利的好处。原来他曾在卡拉鲁比的一家小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店里经营过柠檬汁，那些柠檬汁是他用烂柠檬做的，而烂得最厉害、也最便宜的柠檬总是从意大利买回来的。但是，如今从意大利运柠檬到卡拉鲁比的事儿至此也就只能告一段落了。勿庸置疑，跟意大利的这一战，准会给每个人带来种种意想不到的不便，因为奥地利会想方设法地报复它。

“说得倒轻巧，报复！”帅克不以为然地笑了笑，“一个人想报复另一个人，而最终倒霉的却是那个被选去充当报复工具的人。几年前，我在维诺哈拉第的时候，我们那儿一楼住了一个门房，房子被他租给了一个在银行里做事的职员。那个银行职员经常到卡拉麦利乌斯街的一家酒店去喝酒。有一次，他和那里一个人吵起来了。原来那个和他吵架的人在维诺哈拉第街开了一家什么小便化验所。那位先生总是别的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谈，只是拿着一些装尿用的小瓶子一个劲儿地劝别人撒泡尿给他拿去化验。据他讲，这种化验关系到一个人甚至他全家人的幸福。而且化验一次也很便宜，只收六个克朗。因此凡是上这家酒店去喝酒的人，包括老板、老板娘都把他们的尿拿去给他化验了。惟独这位银行职员怎么也不肯这么做，他去上厕所，那位先生就会跟着他，等他从厕所里出来之后，他就会关心地对他说：‘我不知如何搞的，斯科尔科夫斯基先生，我对你的尿总是有怀疑，不放心。你还是趁早往瓶子里撒泡尿拿给我回去化验吧！’最后，他总算说服了那个银行职员花了六个克朗往瓶子里撒了泡尿让他拿回去化验。可是那位先生就像他对酒店里的其他人一样（包括酒店老板），在他做化验的时候同样在他的尿里撒了好多盐，并像他对所有的人说的那样，对他说，他的病情很严重，除了水之外什么也不能喝，也不能抽烟，只能吃点儿蔬菜，还不能讨老婆。（酒店老板的生意就是这样被他毁掉的。）这个银行职员和其他人一样很讨厌他，便选定了他的门房来当他的报复工具，因为他知道那个门房是一个心狠手辣的家伙。于是，有一天，他对那

个化验尿样的人说，他的门房这一阵子有些不舒服，想请他明早7点到门房那儿去取尿化验。那个人第二天早上真的去了，当时门房还在睡觉呢！他便上前敲门，把他给吵醒了，并对门房说：“尊敬的马莱克先生，早安！诺，给您这个小瓶子，请您把尿撒在里面，并付给我六个克朗。”这一下可把这个门房给惹火了，只见他穿着三角裤衩就从床土跳了下来，使劲地把那个先生的脖子掐住，拽着他直往柜子上撞，直到把他塞进柜子里。后来，那个门房又把他从柜子里拖了出来，顺手抓起一根鞭子，穿着他那条三角裤衩把他一直追赶到切拉柯夫斯卡大街，而那位先生被他打得就像一条被踩着了尾巴的狗一样嗷嗷直叫。在哈夫利契科大街上，他趁机跳上了一辆电车。而那个门房却被一个警察抓住了，跟他扭打起来了。又因为门房身上只穿了一条三角裤衩，有碍社会公德，那个警察便把他当做一个醉鬼扔进一个柳条筐里，抬到了警察局。但他在筐里还一个劲儿地像野牛似地拼命叫嚷：“你们这群混蛋，老子叫你们看看怎样验我的尿！”最终，他因暴力伤人罪和污辱警察罪两项罪名而被判了六个月的监禁。可是在宣判的时候，他又出言不逊，中伤了法官。没准这个可怜虫现在还在牢房里蹲着呢！所以我说，一个人想要报复另一个人，吃亏的经常是那些无辜的人。”

就在帅克给大家讲述他的这个故事的时候，巴伦还在一个劲儿地琢磨着他的心事。末了，他胆颤心惊地问道：“请问，上士，您真的认为由于意大利的参战，我们的口粮会减少吗？”

“千真万确，而且这是明摆着的嘛！”万尼克答道。

“我的天哪！”巴伦绝望地叫了一声，然后便用双手捧着脑袋一个人悄悄地坐到角落里去了。

这节车厢关于意大利参战的问题的讨论也就结束了。

而在军官车厢里，军官们此刻也正在谈论意大利参战后所形成的新的军事格局。可惜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士官生比格勒不在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场，要不是三连的杜布中尉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了他，完全可以说这场讨论恐怕就要显得很枯燥无味了。

杜布中尉入伍前是一所小学的校长兼捷文教员。还是在他教书的时候，他就想方设法地到处显示他对帝国的忠诚。

杜布连给学生们出的作文题也是与哈布斯堡王朝历史有关的。他用爬到悬崖上就下不来了的马克西米利安皇帝陛下，以及耕夫约瑟夫二世和仁君斐迪南来吓唬低年级的学生。他向高年级学生讲课的题材就更加乱七八糟了。例如说，他给七年级的学生出的作文题就是：《弗兰西斯·约瑟夫一世陛下是科学与艺术的庇护者》。这个作文让一个七年级的学生被赶出了奥匈帝国所有中学的大门，因为他在这篇文章里这样写道：这位皇帝的最大功绩就是在布拉格建造了弗兰西斯·约瑟夫一世大桥。

尤为特别的是，每逢皇帝陛下寿辰或什么皇室节日，杜布便会让学生所有的学生高唱奥地利国歌。在社会上大家都不喜欢杜布，因为他们都知道他还有一个毛病就是爱打小报告，爱告自己的同行。在他教书的那个小县城里，他和县长以及中学校长——这三个大白痴组成了“三头政治”，整个县城被他们把持着。杜布在这里学会了如何顺应奥匈帝国的意志玩弄政治权术。而今，杜布又在一本正经地用他那因循守旧的教书匠的口吻发表他的高见：

“总之，我对意大利的参战丝毫不吃惊。三个月前我早就预料到了。毫无疑问，近几年来，意大利因为跟土耳其在争夺黎波里的一战中获胜，便变得不可一世了。除此之外，它还过分依赖它的舰队和我们临海各省以及南蒂罗尔省居民的情绪。还在大战开始之前，我就跟我们那儿的县长交换过意见，觉得我们政府不应该小看南方的民族统一主义运动。他当时完全赞同我的意见，因为每一个关心帝国兴亡的有识之士，势必早就应该料到，要是我们一味宽容那些家伙，就会有怎样的结局。我记得一清二楚，那是在两年前，我在跟我们县的县长谈话时就讲过，当我们的领

事普罗查卡在巴尔干战争期间出丑的时候，意大利就已经在等待时机在我们的背后捅刀子了。”

“如今的情形不正是如此吗？”他大声嚷着，似乎在跟谁吵架似的。虽然所有在场听他大谈特谈的军官们都默默不语，可是他们心中个个都在骂这个多嘴的家伙：“见他的鬼去吧！”

“确实，”他又以稍微温和一些的腔调继续说，“在多数情况下，甚至在学校课堂里，我们也慢慢忘记了我们过去同意大利的关系，忘记了就是今天旅部发来的命令中所提到的 1848 和 1866 年咱们军队那些辉煌的年月。可至少我是尽了自己的职责的，因为在学年结束之前，也就是几乎在刚开战的时候，我就给我的学生出了一道这样的作文题：《我国英雄在意大利，从维森查到库斯吐查，或者……》”

非常蠢笨的杜布中尉最后还郑重其事地补充道：“……将鲜血与生命献给哈布斯堡王朝，献给统一、团结与伟大的奥地利！……”

忽然，他停了下来，显然是在等着车厢里的其他人对现在的新局势发表发表他们的见解。然后他好再一次向他们炫耀，自己怎样在五年前就知道意大利有朝一日会怎样对待它的盟国。可是他的如意算盘落了空，因为就在这时候营部传令兵马杜西克从火车站把《佩斯特劳埃德报》的夜间版拿给扎格纳上尉，而上尉两眼瞅着报纸说了句：“瞧，咱们在布鲁克的巡回演出中看见的那个薇娜姑娘，昨天晚上又在这儿的小剧院登台啦！”

就这样，军官车厢关于意大利的谈话也就到此为止吧……

与坐在车厢里的人一样，坐在后面的马杜西克和巴柴尔也谈了他们对于意大利参战的看法，不过，他们却谈得很现实。因为还是在开战以前，他俩都在正规军队里服过役，并一同在南蒂罗尔参加过军事演习。

“那些小山坡可真不好爬，”巴柴尔说道，“光是扎格纳上尉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的箱子就有满满一整车。虽说我是打山里来的，但是搬那么笨重的箱子，与在大衣下面挎上猎枪、在施瓦森伯格的领地上打野兔根本就是两码事嘛。”

“要是他们真的把我们拖到意大利……我想，我传起令来就要一会儿翻山越岭，一会儿淌水过河了。而且那儿的伙食简直跟猪食差不多，整天尽是在玉米粥里搁上点儿盐……”马杜西克愁眉苦脸地说道。

“为什么偏偏又要把我们塞到这些山里去呢？”巴柴尔越说越有气，“我们团到过塞尔维亚，也爬过喀尔巴阡山。我拖着上尉的箱子满山跑，简直都爬厌了。我把箱子弄丢过两回，一次是在塞尔维亚，另一次是在喀尔巴阡，那时候又要打仗又要东奔西跑。说不定这次在意大利的哪个地方我还要丢上第三回呐！再说，那儿吃的东西简直糟得……”他吐了口唾沫，并朝着马杜西克那边挪了挪，接着又继续说道，“你知道吗，在我们喀尔巴阡山区常常用生土豆做一种这么小的馒头片，先把它煮熟，然后把它们在鸡蛋里滚一下，再撒上点儿面包渣，最后再用猪油煎。”他把“猪油”两个字说得特别神秘。

“最好是就着酸白菜一起吃……”随后，他又无精打采地补充了一句，“吃通心粉可真是没劲！”

他俩关于意大利的谈话到此也就结束了……

其他车厢里的士兵们都认为，列车在站上已经停了两个多小时了，因此火车也许要掉头把他们拉到意大利去了。

军列上接下来发生的几件怪事更加证实了他们的想法是对的。首先，士兵们全都被赶下了车，原因是消毒委员会的人要来检查卫生，下令要在所有的车厢里都洒上消毒水。很多人都很讨厌这样干，尤其反对在那些放了面包的车厢里洒消毒水。

可是命令终归是命令。消毒委员会一下令为所有七二八次军列的车厢消毒，他们便无所谓地往成堆的面包和成袋的大米上喷

洒起了消毒水。仅此一点就足以表明要发生非同寻常的事儿了。

喷洒完消毒水，大家又被赶回了车厢。但是半个小时之后，大家又被轰了出来。这一次是因为有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将军前来巡查军列。这时，帅克脑海里突然冒出一个要给这个老头儿取个外号的念头。他对跟他站在一排的万尼克说：“这个老不死的混球。”

只见那位老将军在扎格纳上尉的陪同下，沿着一排排队伍慢腾腾地走着。突然，他在一个年轻的士兵面前停了下来。他这样做很明显是要鼓励一番所有的士兵。他问了问那个年轻的士兵是哪里人，有多大年纪，有没有手表。那个士兵虽然有一块表，可他却以为这个老头儿要送给他一块，便说自己没有。可是那个“老不死的混球”听了，就像弗兰西斯·约瑟夫国王陛下在城头接见市长们那样，傻头傻脑地笑了笑，说：“那很好！那很好！”随后他又抬举了一下站在一旁的班长，问他妻子身体好不好。

“报告，”那个班长大声说道，“我还是个单身汉。”可是，这位将军大人又是让人摸不着头脑地一笑，“那很好！那很好！”

而后，年过花甲的将军又命令扎格纳上尉叫他的士兵们表演报数给他看看。不一会儿，就听见车站传来“一——二，一——二，一——二”的报数声。

那个“老不死的混球”将军特别喜欢这一套。他身边有两个勤务兵，有事没事他总喜欢叫他俩站在自己面前“一——二，一——二”地报数给他听。

奥地利这样的将军到处都是。

检阅顺利结束之后，将军便大大地夸奖了一番扎格纳上尉，并下令士兵们能在车站附近随便走动。因为有消息说，火车要在三个小时之后才开。于是，士兵们便在站台上走来走去，东看看西瞅瞅，看有没有什么油水可捞。车站上总是人来人往，也许他们能讨到一支香烟抽抽。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显而易见，前面一些时日在车站上欢迎军列的那股热情如今已经完全冷却，士兵们只好沦落到乞讨的地步了。

“英雄慰问团”派了一个代表团来见扎格纳上尉。这个代表团是由两位干瘪瘪的老太太组成的。她们给军队送来了慰问品：实际上，那慰问品只是 20 盒口香糖，而这些口香糖又是布达佩斯一家糖果厂当广告赠送给她们的。口香糖的盒子是用锡箔纸包装而成的，盒盖上画着一幅一个匈牙利兵与奥地利民兵握手的图像，而圣斯蒂芬的王冠则在他们头上闪闪发光。在图像的周围，用德文和匈文写着：“为了陛下、上帝和祖国！”

这家糖果厂果然是忠顺已极，居然把陛下排在了上帝前面。

每个盒子只装了 88 片口香糖，因此只能每三个人分五片。除了口香糖之外，这两个满面倦容、瘦骨伶仃的老太太还给他们带来了一捆传单。传单上印着布达佩斯大主教、来自萨马尔—布达法尔的格左伊写的两篇新的祈祷文。那祈祷文是用德文和匈文两种文字写的，里面有着对所有敌人最严厉的诅咒。它写得如此慷慨激昂，就差没用上匈牙利最粗鲁的脏话：“××基督和圣母！”了。

照这位可敬的大主教的说法，仁慈的上帝应该把俄国人、英国人、塞尔维亚人、法国人以及日本人全部剁成肉酱，用来做红椒肉丸子吃。仁慈的上帝还应该让敌人在自己的血泊中洗澡，并像暴君希律王把所有无辜的人全都杀死一样，把他们统统斩尽杀绝才对。

这位可敬的布达佩斯大主教阁下在他那两篇新的祈祷文里还使用了如下精彩的词句：

愿上帝祝福你们的刺刀深深地刺入敌人的胸膛。愿公正的主指引你们的炮火落到敌人的大本营里。愿仁慈的上帝让所有的敌人统统呛死在他们自己的血泊之中。

所以有必要再重复一句：这两篇祈祷文中惟一没用

上的就是“××基督和圣母！”了。

这两位太太把慰问品交给扎格纳上尉的时候，提出了一个热情的要求：希望分发慰问品的时候她们也能在场。其中一位甚至说她很想趁此机会跟官兵们讲几句话，他们还被她还称为“战场中我们的好士兵”。

但是，扎格纳上尉拒绝了她们的要求，两位太太感到非常难堪。就在她们提出要求的时候，慰问品早已搬到存放物资的车厢里去了。当两位可敬的太太打士兵们前面经过的时候，她们中的一位禁不住在一个大胡子士兵的脸上拍了拍。这个士兵名叫西麦克，是从布杰约维策来的。他对这些太太的崇高使命全然不知，因此，等她们走过去之后，他就对其他人说：“这些老婊子真不要脸！哪怕她们模样长得好一点儿也罢了，我写信回家时也有一说。可她们一个个长得跟丑八怪似的，真是十足的老妖精！这么个老巫婆还有脸来调咱大兵的胃口！”

这时，车站上熙熙攘攘，一片慌乱。很显然，意大利的参战在一定程度上让他们有点儿不知所措了。确实！又有两列炮兵军列被阻留下来，改派到斯蒂瑞亚去了。而另一列满载波斯尼亚人的军列，却不知为什么在这儿等了两天还开不出去，似乎他们已经被完全忘却，无人过问了。这些波斯尼亚官兵也整整两天没有领到吃的东西了，如今正在新佩斯城沿街乞讨呢！这些被人遗忘的士兵满腹牢骚，只听他们一个个捶胸顿足地骂道：“老天呀！我×你祖宗，×你老妈！”

第九十一团的士兵们此刻又被赶进了火车。只见他们骂骂咧咧地回到各自的车厢。但是没隔多久，营部传令兵马杜西克从军运管理处回来，带回消息说，他们的列车还要等三个小时才能开，所以刚刚回到车厢的士兵们又都下了车。但就在开车前不久，杜布中尉气冲冲地冲进军官车厢，请求扎格纳上尉马上把帅克扣起来。杜布中尉在当中学教员的时候就是以打小报告闻名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的。他喜欢和士兵们谈话，那是为了要探明他们的思想，同时也好利用谈话的机会不失时机地教导他们，向他们解释打仗的原因是什么。

原来当杜布中尉在车站上溜达的时候，他发现帅克正站在车站大楼后面的路灯旁，一个人兴高采烈地在看一张卖慈善彩票的招贴画，这种彩票是为筹集军费而发行的。只见那张招贴画上画着一个奥地利士兵正在用刺刀扎一个哥萨克人，而这个留着大胡子的哥萨克人正背墙而立，一副极度恐慌的样子。

杜布中尉走上前去拍了拍帅克的肩膀，并问他喜不喜欢这张画。

“报告，长官，”帅克回答说，“这张画简直画得愚蠢极了。这种乌七八糟的招贴画我见得多了，但是还从来没见过这么糟糕的画。”

“你不喜欢它哪一点？”杜布中尉接着盘问道。

“我不喜欢那个士兵那样使用交给他的武器，长官。要明白，他这么顶着墙去刺，会把刀弄断的。再说，那个俄国人已经举手投降了，他还拿着刺刀这么去捅。这种行为不仅纯属多余，而且还应该受到军法处置。再说吧，那个俄国人既然已经投降了，他就应该优待俘虏，因为他们怎么也是人啊！”

杜布中尉决心进一步摸清帅克的思想，于是他又提了一个问题：“这么说，你是可怜那个俄国人喽？”

“两个人我都可怜，长官。可怜这个俄国人是因为他被刺刀捅了；可怜那个士兵是因为他会因此而坐牢。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儿吗？长官，他会把刺刀弄断的，因为墙是石头，而钢是脆的啊！这真是无异于拿着鸡蛋去碰石头。在战前，长官，当我还在正规军服役的时候，我们连队里有一个中尉，他那张嘴，就连军士长都说不过他。在上操的时候，他常对我们说：‘一听到“立正”的口令，你们就得像公猫蹲在草料堆上拉屎那样瞪大眼睛。’”

他是十足的好人，除了他那张嘴，别的我们倒是没话可说。有一次，过圣诞节的时候，他不知发了什么神经病，给全连买了满满一车的椰子吃。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就知道我们那些刺刀的钢是多么的脆。全连差不多有一半人砍椰子的时候都把刺刀给劈断了。于是，咱们的中校便下令把我们全连的人都关了起来，三个月不许出营房，连我们那个中尉也给关了禁闭……”

这时，杜布中尉狠狠地盯着好兵帅克那张天真无邪的脸，凶狠狠地问道：“你认识我吗？”

“认识，长官。”

杜布中尉翻了一下白眼，跺着脚说：“我告诉你，你还不认识我呐！”

帅克还是像平日那样镇定自若地答道：“报告，长官。我认识您，您是我们这个先遣营的中尉。”

“你还是不认识我！”杜布中尉又吼了一声，“也许你还只是认识我善的一面，等会儿我会叫你认识我凶的一面的。我可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善良。我坏得很，我叫谁哭他就得哭。好，现在你再说说看，认不认识我？”

“认识，长官！”

“我最后跟你说一遍：你认不认识我？笨驴，你有兄弟吗？”

“报告长官，有一个。”

杜布中尉看着帅克那张平静而天真的面孔，气得实在不行了，忍不住咆哮道：“你兄弟也跟你一样，是他妈的笨驴！他是干什么的？”

“他是当中学教员的，长官。他现在也在军队里，他还通过了后备军官考试呢！”

杜布中尉又狠狠地瞪了帅克一眼，那样子好像恨不得要用刺刀把他给一下捅死。但是帅克依然心平气和地对视着杜布中尉那恶狠狠的目光。很快，这场谈话就在一声“解散！”的口令中结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束了。

之后，他们便各走各的路，各自想着自己的心事了。

杜布中尉心里想：他要让扎格纳上尉下令把帅克给抓起来。而帅克心中想的是：他这半辈子见过许多愚蠢的长官，可是像杜布中尉这么愚蠢的军官，在整个团里肯定是绝无仅有的！

杜布中尉今天教训士兵的瘾头还真是大得很，在车站后面他又找到了另外两个新的牺牲品。这两个士兵也是第九十一团的，但是与他们与帅克不在一个连里。他俩当时正在一个黑漆漆的角落里用半懂不懂的德语跟两个妓女讨价还价。在他们的周围，还有好几打这种女人在车站上闲逛。

虽说帅克已经走出去老远了，可他还是清清楚楚地听见杜布中尉那刺耳的声音在说：“你们认识我吗？……我可告诉你们，你们还不认识我呢……等你们认识我……可能你们只认识我善的一面……告诉你们，我要让你们认识我凶的一面……我要叫你们哭，笨驴！……你们有兄弟吗？……那他们准是跟你们一样的他妈的笨驴……他们是干什么的？……在辎重队？……那好……记住，你们是军人……是捷克人吗？……你们知道吗，巴拉茨基曾经说过，要是没有奥地利，我们就得去创造它，……解散！”

可是总的来说，杜布中尉的巡视并没有收到什么积极的作用。他还拦住了另外三群士兵，可他那“叫谁哭就得哭”的教育还是毫无用处。杜布中尉从士兵们脸上的表情可以觉察到，他这个被运往前线的人才在他们心目中一定很不受欢迎。他的自尊心受到了莫大的伤害，所以在开车之前他便跑到军官车厢要求扎格纳上尉把帅克抓起来。他指控帅克举止傲慢无礼，并说帅克对自己所提出来的最后一个问题的回答是“恶毒的攻击”，还说要是照这么下去，所有的军官准会在士兵们的眼中完全丧失威信。关于这一点，他自己在战前就跟县长谈过，当上司的应当想方设法保持自己在下属心目中的威信。而他们那个县长当时也是这么认

为的。况且目前正打着仗，战争时期更应如此。我们离敌人越近，就越需要对士兵们吓唬着点。因此他要求给帅克以军纪处分。

身为正规军官的扎格纳非常讨厌所有非行伍出身的后备军官。于是，他提醒杜布中尉，这类申请应当用书面报告的形式逐级上报，而不能像在集市上买土豆那样讨价还价。至于帅克的事，首先应该去找直接管他的人，也就是找卢卡什中尉。这类事情只能按部就班，一级一级地呈报。也就是从连部再转到营部，这一点想必你——杜布中尉是知道的。要是帅克干了什么坏事，那就应该连人带报告送交给他们的连长去查办；要是他不服，可以再写个报告交给营长去查办。要是卢卡什中尉没有什么异议，愿意把杜布中尉的报告看作是要求惩罚帅克的正式申请的话，那么他当营长的决不反对把帅克带来盘查一番。

卢卡什中尉听了之后，没有表示反对。但是他指出一点，从他本人对帅克的了解来看，可以证明帅克的哥哥的确是当过中学教员，而且也的确是后备军官。

杜布中尉迟疑了一下，只好说，他只是要求稍稍惩罚一下帅克。后来又说，可能是由于帅克不善于辞令，所以他的回答让人感到很傲慢、很刻薄、对上司不敬。但是，从帅克的整个表现来看，他的脑子一定是有点儿问题。

一场聚集在帅克头上的暴风雨就这么过去了，连个雷都没打一下。

与此同时，在作为营部办公室和仓库的车厢里，先遣营的军需上士巴柴尔从盒子里拿出一些口香糖，很慷慨地分给营部的两名文书吃。而这些口香糖本来就是应该分给全营官兵的。凡是发给士兵的东西，就得首先经过营部的手，任由他们处置。这已经是习以为常的事了。

战争时期，这种事见惯不怪，碰到上面有人下来检查时，下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面这些军需官们就说一切正常。其实各个办公室的军需上士都或多或少地在做预算的时候多上报一些，末了，他们又会拿出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来充数，以免露出破绽。

看到他们嘴里全都塞满了口香糖（既然没有别的好揩油的了，只好享受点儿这些破玩意儿），巴柴尔便讲起了他们在路上缺东少西的困境来：“我曾随先遣营出征过两次。然而像现在这么要啥没啥的情况可还从来没碰到过。弟兄们，以前我们还没到普瑞索夫，就会要什么有什么。那时，我就私藏了一万支香烟和整整两圈瑞士干酪以及 300 听罐头。哪知道，当我们的部队向巴尔捷约夫前线进发时，木茨那的俄国佬却截断了我们同普瑞索夫的联系……我们当时的处境真是可想而知。于是，为了挣个表现，我便把自己收藏的十分之一交给了营部，并说这是我自己节省下来的。其余的东西我全都卖给辎重队了。那时咱们的少校叫索依卡，他不但是十足的蠢猪，而且还是胆小鬼。有事没事总喜欢到咱们辎重队来闲逛，因为外面到处是呼啸而来的子弹，还有轰鸣的炮弹。他总是找个什么理由到我们那儿去，并美其名曰来看看营里士兵们的伙食搞得好不好。只要一有消息说俄国人又有什么动静了，他就会躲到我们下边来。不仅如此，他还经常吓得浑身直哆嗦。只有设法到伙房里喝上点儿朗姆酒，他才能鼓起勇气去视察设在辎重队旁边的战地伙房。由于阵地上不能做饭，因此只能趁夜间给前沿阵地的将士们送饭，那时候我们的生活条件就像现在这么糟。根本就别想给军官们做点儿什么好吃的了。我们那时与后方基地进行联系的惟一的道路都被德国佬给占领了，因此所有从后方运给我们的好东西都落入了他们之手，被他们给吃了个精光，我们辎重队也就啥都捞不到了。在那段时间里，我只为我们哥儿几个弄了一头熏乳猪。为了不让索依卡少校知道，我们便把它藏在离我们有一小时路程的炮兵连里，要知道我认识那里的一个下士。

“索依卡少校每次来我们伙房首先就要尝尝我们做的汤。说实在的，我们那时也确实没多少肉可煮，只能偶尔在附近什么地方弄到几头小猪或几头瘦骨嶙峋的牛；可就连这也还有不少普鲁士人来跟我们抢。他们常常用高出一倍的价钱去收购那些牲口。因此当我们驻扎在巴尔捷约夫的时候，我只从采购牲口上省下了1200多克朗，因为我们在大多数情况下付的都不是现钞，而是拿着盖了营部大印的条子去买的。尤其到了后来，当我们得知俄国人从东面已经打到了拉德瓦，而西面已经到了波多林的时候，我们就更不付现钞了。当地人既看不懂也不会写，签起字来只会画‘十’字。跟这些人打交道真是费神。当然，这一点对于我们军需处来说也不赖。我们叫他们到军需处来取钱的时候，我经常千方百计往单据里塞上一张假收条，表示我已经付过款给他们了。可这还只有遇上那些不识字，只会画‘十’字的人才行得通。还有，正如我刚才说的那样，由于普鲁士人一则比我们出的价钱高，二则他们付的又是现钞，所以不管我们走到哪里，当地人都会把我们当强盗看。

“后来，军需处又来了道命令，规定所有用画‘十’字代替签字的收据都必须交给战地检查官审核。那时候，他妈的，这样的检查官还真不少呢！那些家伙在我们那儿酒足饭饱了，第二天又去打小报告告我们，这种事儿简直是习以为常！再说那个索依卡少校吧，他整天在我们那儿的伙房里转悠。说实在的，绝不骗你们，有一次他从我们锅里捞起一块儿可供我们整个四连吃一顿的肉，先尝了尝猪头，说肉没煮烂，便下令让我们再给他煮一会儿。可我们那时候煮的肉确实是不多，供一个连吃的也就只有那么实打实的12份。但是他却一个人把那些肉全给吃光了。末了，他说还要尝尝汤，并嚷嚷什么那汤就跟他妈的白开水一样清淡，还说肉汤没有肉算是什么肉汤。因此，他又吩咐我们再往汤里加点儿油，还把我们好些日子才积攒下来的通心粉全都倒到锅里吃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了个精光。特别让我恼火的是，他足足往锅里搁了两公斤上等黄油。那油可是我自从办军官伙食就开始节约积存下来的呀！当时那油放在我的床铺的搁板上，不幸被他瞅见了，便冲我嚷嚷：‘这是谁的？’我对他说，根据师部最新指示，每个师部可以在自己的伙食预算外另有 15 克黄油或 21 克猪油用来改善伙食。可是因为黄油储备不多，因此我们便把黄油储存起来打算攒到足以发放规定的数量为止。索依卡少校听了，简直暴跳如雷，朝着我大叫大嚷，说我准是在等着俄国人来把这最后两公斤黄油拿走。还说既然汤里没肉，就该立即把它搁到汤里去。结果我的全部积蓄就这么被他搞光了！说实在的，他一来，我就会倒霉。可以说，他就是这样训练出了一个好鼻子，能够一下子嗅出我的全部存货来。

“有一次，我从士兵的伙食中刮下了一些牛肝，我们本打算把它煮来吃掉，可是他居然从我的床底下把它给翻出来了。他刚要朝我嚷嚷，我便对他说，这些肝是要埋到地下去的。因为上午炮兵连里有个刚从兽医班结业的铁匠来诊断过这头牛，说它有病，这肝不能吃。可是少校不听，硬是在辎重队找了一个伙夫，拿锅架在悬崖上煮起牛肝来了。这也是他命该倒霉，那个悬崖竟成了他的葬身之地。原来，俄国人看见悬崖上冒烟，使用 18 厘米口径的大炮朝着少校和他的锅乱轰了一阵。后来，等到我们到山上一看，简直分不清悬崖上的那些肝究竟是牛肝呢，还是我们少校的肝。”

后来有消息说，火车要等四个小时后才能走。开往哈特万的铁路线被载满伤员的列车给堵住了。车站上还谣传说什么在伊格尔附近的一辆满载伤员的列车和另一辆运载了大炮的列车相撞了，从布达佩斯开出的救援车正在赶往出事地点的途中。

没多久，全营的将士们就议论开了。有的说死伤了 200 人，还有的说，这次撞车事件是蓄谋已久的，是为了掩盖在伤员供给

问题上营私舞弊的行为。

这一下可就引起了大家对营部供给不足以及对办公室及仓库偷窃行为的严厉指责。多数人都认为营部军需上士巴柴尔偷窃的东西一定是与军官们五五分赃的。

在军官车厢里，只听扎格纳上尉在大声解释着，根据行军计划，他们实际上本该已经到达加利西亚前线了。预计火车一到伊格尔，士兵们就能领到三天的面包和罐头。然而列车离伊格尔还有十个小时的路程，并且听说伊格尔停满了列车，那些列车上运载着在进攻利沃夫时受伤的伤员。所以根据电报看来，实际上，士兵们在伊格尔既不可能领到面包也不可能领到罐头。他还接到上级的命令说，要是发不出面包和罐头，九天后将给每位士兵发6克朗72哈莱什作为军饷。不过这当然有前提条件，那就是要是他们能在这九天内从旅部领到这笔费用的话。实际上，军库里备用现金只剩下12000克朗了。

“我们现在这么惨，都是他妈的团部搞的鬼，”卢卡什中尉火冒三丈地说，“把我们可怜巴巴地扔到这里就不管了！”

这时，沃尔夫少尉和科拉什中尉正在一旁窃窃私语，说什么施诺德上校在最近的三个星期内给自己在维也纳银行的私人户头汇去了近16000克朗。

科拉什中尉又对沃尔夫少尉讲了施诺德上校那些钱是如何来的。比方说，他从团部偷来6000克朗，装进自己的腰包之后，再头头是道地给所有伙房下命令，让他们每天从士兵的口粮中扣除3克豌豆。这样，一个人一个月就少了90克。照这样算，每个连的伙房至少可以省下16公斤豌豆。他还继续说关于这一点伙夫们可以作证。

科拉什中尉和沃尔夫少尉只是随便聊了聊他个人发现的一些事情。

其实，这种事情在整个军队里真是数以万计，举不胜举。从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连队的军需上士，到部队的将军上校，这些大硕鼠甚至连战后阴雨之时，自己所需的粮食都已储备妥当了。

战争造就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偷窃也需要有胆实。

军需官们互相关照，他们心照不宣地你瞧瞧我、我看看你，似乎在说：“咱们都是半斤八两，一路货色，都会偷，都会营私舞弊。弟兄们，不偷不行啊，没法子啊！逆水行舟难啊！你不拿，人家就会去拿，而且还要说你不拿是因为你已经拿够了！”

这时，一个裤缝上镶有红金相间饰条的先生走进了车厢。原来，又来了一位专门在铁路沿线进行视察的将军。

“请坐，诸位！”他温和地向大家打了个招呼。心里似乎觉得很高兴，终于又逮着了一列他不曾想到会在这儿搁浅的军列。扎格纳上尉正准备向他报告，然而他却挥了挥手，说：“你们这辆军列有问题，军列上的士兵们为什么还没睡觉？他们本该早就睡下了，可怎么直到现在还没睡？军列既然停在车站上，车上的官兵就该像在军营一样9点就寝。”

他又洁明地补充道：“9点以前必须带着士兵们到车站去上一趟厕所，然后再回来睡觉。要不然他们会在夜里把铁路路基搞得乌七八糟的。明白吗，上尉？给我复述一遍！不，别复述了，就按照我说的去做吧！吹号！叫他们统统去上厕所，然后再吹熄灯号，睡觉！检查一下看谁没睡，没睡就罚！就这样！都说全了吧？6点钟开晚饭！”

随后，他又谈了一些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以及那些从没发生过、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事情。他站在这儿就像一个来自虚无缥缈王国的幽灵一样漫无边际地、唠叨个不停。

“6点钟开晚饭，”他边说边看表，此时时钟已指向夜里11点过10分了。“8点半吹号上厕所，然后就寝！6点钟开晚饭的时候，假如没有150克瑞士干酪，就改吃土豆焖牛肉吧！”

接着，他又说了声“准备战斗”。于是，扎格纳上尉命令号

手吹起了集合号。那个视察官等全营士兵排成横队之后，便和军官们在队列前走来走去，不知疲倦地、翻来覆去地向士兵们问这问那，似乎那些士兵们一个个全都是白痴，听不明白他的话似的。他边走还边看着手表说：“很好！你们瞧，8点半去拉屎撒尿，过半个小时就寝，时间完全够了。从吃完饭到去上厕所的这段时间里，士兵们的大便肯定不多。我之所以要强调睡觉，主要是因为睡觉能为下一步行军养精蓄锐。只要士兵们是在火车上就得休息。要是车厢里位子不够，大家可以分批睡。三分之一的士兵从9点到半夜在车厢里舒舒服服地躺着，而其余的人站着在那看着他们睡觉。然后睡够了的第一批人便把位子腾出来给下一批人睡，这批人从半夜睡到凌晨3点。第三批人便可以从3点睡到早上6点。然后吹起床号，所有的人都去洗漱。火车开动时，千万不要跳车！铁路沿线都有巡逻兵，火车开动时，任何人都不许跳车！要是敌人打断了我们士兵的腿……”这时，将军拍了拍自己的腿……“那倒是值得赞扬的事。可是在列车行进中由于跳车而变成残疾的，不但不会表扬而且还要受到惩罚。”

“这就是你们营的士兵？”他盯着一个个昏昏欲睡的士兵问扎格纳上尉。只见士兵们由于被强行从睡梦中叫醒，许多人困得支撑不住，正在夜间新鲜的空气中一个接一个地打着哈欠。“上尉，你这个可是哈欠营啊。士兵们应该在9点钟休息，你清楚吗？”

将军在第十一连前面停了下来。这时，帅克站在队列的左边，正用手捂着嘴打哈欠。可是那哈欠因为用手给捂住了，声音变得很沉厚，直把卢卡什中尉吓得发抖，生怕那哈欠声会引起将军的注意。他心里在想：帅克这个哈欠肯定是故意打的！

将军好像看出了卢卡什中尉的心思似的，转身走到帅克面前，对他说：“你是捷克人还是德国人？”

“报告长官，我是捷克人。”帅克用德语回答道。

“那好，”将军自己是波兰人，但捷克语他略懂得一点。于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是，他用捷文说道，“你的声音像牛吼一样。闭嘴！别出声！别吵着人家！上过厕所了吗？”

“报告长官，还没有。”

“你为什么没跟别人一块儿去方便方便呢？”

“报告长官，在皮塞克演习的时候，瓦赫特少校曾对我们说过，士兵们在玉米地里休息的时候，不能只想着拉屎撒尿，而应该想着战斗。报告，再说啦，我们到厕所里去干什么呢？我们并没什么可拉的呀？根据行军计划，我们本该在好几个站上吃到晚饭，可是直到现在我们什么也没吃着，空空的肚子就用不着上厕所啦！”

帅克只言片语就把他们的处境告诉了将军，并满怀欢喜地看着他，以为他能感觉出他们是在向他求援。既然让大家列队去上厕所，那么这道命令总得有点儿什么内在根据吧！

“叫他们全部回车厢去睡觉！”只听将军对扎格纳上尉说道，“怎么回事？怎么晚饭还没领到？所有经过这个站台的军用列车都应当在这儿吃到晚餐才对啊，因为这儿是供应点呀！不吃饭是不行的，什么事都是有周密的计划和安排的。”

听将军说得这么肯定，那就意味着，现在既然已过了 11 点，而晚餐，正如他所说的那样，应该在晚上 6 点钟开。这样看来，毫无办法了，只有等过了今晚，把明天一天熬过来，到晚上 6 点，大家就可以领到一份土豆焖牛肉了。

随后，将军又极其严肃地说道：“在战争期间，没有比忘记给正在行进中的部队发放配给更糟糕的事了。我的责任就是要弄清事情的原委，以及军运管理处对这种事情究竟是怎么处理的。因为，诸位，有时罪责就在管理军列的列车长们身上。我在南波斯尼亚铁路上的索勃吉什特车站检查工作的时候，就发现有六辆军列的士兵们没吃上晚饭，就是因为这些军列的列车长们忘了去领了。车站上一共烧了六次土豆焖牛肉，可是没有谁去领，结果

只好倒掉了一大堆。诸位，这儿简直成了地道的土豆焖牛肉窖了。而那些刚从土豆焖牛肉堆成山的车站上开过去的军列上的士兵们却在其他站台上向路人讨面包吃！在这种情况下，正如大家所看到的一样，就不是军需处的责任了！”

只见他用力挥了挥手，对先遣营的军官们说道：“这是军列上的车长们没有尽到他们的职责！现在咱们就到军运管理办公室去！”

走在他身后的是军官们，心里嘀咕着为什么所有的将军都会头脑发热。

到了军运管理处，大家才弄明白，原来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还要供给士兵们土豆焖牛肉这回事。本来，他们是应该为所有从这儿经过的军列上的士兵们焖牛肉的。可是后来又来了一道命令，说是要从每个士兵的供应中减去 72 个哈莱什。于是每列经过此站的军列上的每个士兵都可在下一个领军饷的日子从军需处领到这笔钱。至于面包嘛，每个士兵可以在瓦吉安站上领到半个。

后勤供应处的主任无所顾忌地对将军说，朝令夕改的事情在这儿简直是习以为常，常常是给军列准备好了饭菜，可开来的却是一列医疗车，还带来更高一级的命令。末了，等军列开到的时候，锅里已经空空如也，什么也没有了。

将军点了点头，必须承认有时候情况也的确如此。但他随即又指出这种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战争刚开始的那阵子，情况比这还要坏得多。不能指望事情一下子就变好，这是不可能的，还需要积累经验，需要不断地实践。说句实在话，实践有时被真理妨碍了。仗打得越久，事情就会办得越有条理。

“我可以给你们举一个具体的例子，”他讲得津津乐道，似乎又想到了什么很特别的事情，“两天前从哈特万车站经过的军列都没有领到面包，可是你们明天却能在那儿领到。嗯，现在我们就到车站饭店去吧！”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在车站饭店里，那个将军又谈起了他的厕所问题，说什么车站各条铁轨上到处堆的都是“仙人球”，很不美观。他边说嘴里边嚼着大块牛排，其他军官都觉得，好像他嘴里嚼的正是一颗“仙人球”。

这个将军那么重视厕所问题，让人觉得，似乎这些厕所与奥匈帝国的胜利简直是息息相关。

这时，将军又突然想到了意大利参战后所形成的新形势，便又宣称，我军对意大利毫无疑问的优势恰恰在于我军的厕所条件比他们的优越。

对于将军来说，一切都是不是那么困难。通向战争的胜利之路就是按照下面的时刻表行事就行了：士兵们每天晚上6点领到土豆焖牛肉，8点半上厕所将之排泄掉之后，9点上床睡觉。在这样的军队面前，敌人将闻风丧胆，落荒而逃。

这时，将军点燃了一支雪茄，两眼直盯着天花板，心里琢磨着：既然到了这里，就该好好给军列上的这些军官们训训话。

“你们营的核心力量还是不错的，”当大家以为他还要继续盯着天花板沉默不语的时候，他突然开口说话了。“你们的编制完全合格。刚才跟我说话的那个士兵的坦率和忍耐力就代表着全营的希望，而这个希望就是，你们一定能坚持战斗到把最后一滴血流完为止！”

将军停顿了一下，背靠在椅子上，两眼又望着天花板，一动不动。杜布中尉骨子里的奴性使他也抬头望着天花板。“然而你们营还需要让自己的功绩发扬光大。你们旅所属各营都有自己的光荣历史，而你们营也应当有自己的光荣史才会更加完美。你们缺少的正是一个善于把自己营里的大事准确地记载下来，并编撰成营史的人。各连的全部材料都要汇总到他那里，让他了解本营每个连的工作。他一定是一个有才华的人，而绝不是什么笨蛋、蠢猪。上尉，你们必须在你们营任命一个营史记录员。”

说完之后，将军看了看墙上的挂钟，时钟的指针提醒他大家都已困乏已极，该到解散的时候了。

将军有辆专用的视察列车，他让军官们一直把他送到自己的卧铺车厢。

这时，军运管理处的主任无奈地叹了口气。原来将军吃了一份煎牛排还喝了一瓶葡萄酒，却忘了付钱了。这又得他主任自己掏腰包，替将军付账了。这种事一天总有好几回，为此他不得不贴上两车厢的干草。于是，他还得吩咐手下把这两车干草拉到侧轨上去，然后卖给洛文斯特因公司——一家军草供应商，然后就像平日买谷子一样，军队又从这家公司把这两车干草再买回来。可是这个主任为了以防万一，还是让它先搁在那儿，说不准何时还是零售给洛文斯特因公司的为好。

然而凡是通过布达佩斯这个总站的军队检查官都说，在军运管理处主任那儿总能大吃大喝一顿。

第二天早上，这辆军列仍旧停在车站上。起床号吹过之后，士兵们便在水龙头边洗漱起来。将军和他那辆专车也还没有开走，此刻他又来亲自检查上厕所的事情了。为了讨好将军，扎格纳上尉这天下令说：“由班长带队，分班去上厕所。”于是，士兵们便遵照他的命令全都到厕所方便去了。而那个杜布中尉为了讨好扎格纳上尉，便自告奋勇地对他说今天让他来执勤。

这样一来，杜布中尉就开始担负起监视士兵们上厕所的职责来了。

只有两排茅坑的厕所只能容纳一个连里两个班的士兵。

这时，士兵们逐个儿蹲在粪坑上，就好像秋天里那些正准备飞往非洲过冬、一行行正蹲在电线上的燕子似的。只见他们每个人都把裤子扒到膝盖以下蹲在那里，一根根皮带挂在脖子上。看那情形让人觉得只要一声号令，他们便会毫不迟疑地立即上吊似的。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这支军队严明的组织和铁的军纪。

帅克此时正蹲在第一排的最左边，正饶有兴致地读着一块儿掐头去尾的碎纸片，那是从鲁热娜·叶塞斯卡的某本小说上扯下来的：

可惜在精修学校里的太太们……

……不确切的，实际，可能更为……

……大都孤单地失去了……

……关到自己的房间里，或者……

……独特的娱乐。要是说她们吐露了……

……改邪归正了。可能她并不想这样成功地……

……像她们自己所希望的那样。……

……什么也没给年轻的克希齐卡留下。……

当帅克的眼睛从那张破纸片儿上移开，不经意地往厕所门口一看时，大吃一惊。原来昨天夜里来巡视的那位将军正神采奕奕地和他的副官站在那儿，他们的身旁还站着杜布中尉，只见杜布中尉正热心地向他们解说着什么。

帅克朝四周望了望，只见其他人仍旧稳稳当当地蹲在茅坑上，而那些军士一个个都吓得目瞪口呆、一动不动。

帅克感到事情不好。

于是他便慌忙用那张破纸片儿擦了一下屁股，“噏”地一声跳了起来，连裤子也没来得及提上去，并且连那根皮带还挂在脖子上，便大声嚷道：“停止拉屎！起立！立正！向右看齐！”边说边行了个军礼。随着这声口令，两排士兵都一个个马上提起裤子，连皮带还挂在脖子上，就这么从茅坑上站了起来。

这时，将军温和地笑了笑，说：“稍息！继续拉！”班长马莱克为本班带了头，又蹲下去恢复了原来的姿势。惟有帅克一个人还站在那里继续行着军礼。因为此时杜布中尉正凶狠地从一头

向他走来，而将军却笑眯眯地从另一头也向他走来。

“昨晚我见过你，”将军看着帅克那可笑的样子说道。这时，怒气冲冲的杜布中尉转向将军说：“报告，长官，这个人有神经质，是地道的白痴和无与伦比的傻瓜。”

“你说什么，中尉？”将军忽然冲着杜布中尉嚷道，并骂他说事实恰恰相反，“他并不傻，只要他一看见上级军官，即使是那些军官们没看见他或没理他，他也知道该干什么。在战场上也应这样。在紧急关头，一个普通士兵也可以发出命令，而刚刚这位士兵发出的这些口令‘停止拉屎！起立！立正！向右看齐！’恰恰本该由你杜布中尉来喊的，而你却没有喊。”

“你擦屁股了吗？”将军问道。

“报告长官，我已经擦好了。”帅克答道。

“你还要拉吗？”

“报告长官，我已经拉完了。”

“那好，先提上裤子，然后再立正。”也许是因为将军这“立正”二字喊得响了一点儿，最靠近将军的那排士兵又都一个个从茅坑上站了起来。

只见将军友好地朝他们挥了挥手，用慈父般的口吻对他们说：“别这样，稍息，稍息，只管接着拉吧。”

这时，帅克已经把衣服整好。只听将军又用德语对他作了一番简单的指示：“尊敬上司、服从军纪、保持军人的气节，一个人有了这些也就很不错了。要是再加上勇敢，那么就没有一个敌人能让我们畏惧了。”然后，他又转向杜布中尉，用指头捅了捅帅克的肚皮说，“请你把他的名字记下来，到前线后要立即提升他，而且一有机会就要为他申请一个铜质奖章，以表彰他尽心尽责……你当然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解散！”

说完之后，将军便离开了厕所。杜布中尉为了让将军能够听得见，便故意大声发号施令：“一班起立，排成四行……二班

.....”

与此同时，帅克也朝着门口走去。当他从杜布中尉身边经过时，他还规规矩矩地向杜布中尉行了一个军礼。可是杜布中尉却朝他嚷道：“再来一次！”帅克只得又行了一个礼，可是又听到对方说：“你认识我吗？你还不认识我呐！你只认识我善良的一面，等你认识了我凶的一面，我要叫你哭！”

帅克向着自己的车厢走去，他边走边想：还是在卡尔林兵营的时候，那儿也有个中尉，叫朱达威。他发脾气的时候，不像杜布中尉这样，他只说：“小伙子们，你们记住，你们无论什么时候见到我，我对你们都是这么厉害，只要你们还呆在这个连里一天，我就要对你们凶一天。”

当帅克走过军官车厢时，卢卡什中尉把他叫住了。让他去告诉巴伦赶快把咖啡煮好，再把牛奶罐头盖好，以免坏掉。正在他们说话的时候，巴伦正在军需上士万尼克那节车厢里的小酒精炉上给卢卡什中尉煮咖啡。当帅克走过去通知巴伦时，他才发现自己不在时，全车厢的人都喝起咖啡来了。

卢卡什中尉的咖啡与牛奶罐头已经空了一半儿，巴伦一面喝着自己杯子里的咖啡，一面用勺子在牛奶罐头里舀着牛奶，好让咖啡更加可口。

这时，约赖达和万尼克都在发誓说，下次领到咖啡和牛奶罐头，一定把它还给卢卡什中尉。

他们请帅克来和他们一起喝，可是帅克拒绝了，并对巴伦说：“军部刚下了一个命令：凡擅自偷吃军官的牛奶罐头或是咖啡的勤务兵，必须在24个小时内处以绞刑。这是卢卡什中尉让我通知你的，他还让你马上给他把咖啡送去。”

巴伦听了，吓得不知所措，急忙把刚刚倒给电话兵霍托翁斯基的那份咖啡夺了过来，又搁在火上热了热，加上点儿罐头牛奶，然后飞也似地端着往军官车厢跑去。当他把咖啡递给卢卡什

中尉的时候，脑子里一直在琢磨着：卢卡什中尉一定会从自己的眼睛里看出自己又动了他的罐头。

“我耽误了一会儿，”他结结巴巴地说，“由于打不开罐头。”

“我猜你大概又把牛奶罐头给洒出来了，是吧？”卢卡什中尉边喝咖啡边说，“要不就是又像喝汤似的用勺子喝了个够。你知道，等着你的将是什么吗？”

巴伦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哭丧着脸说：“报告长官，我还有三个孩子呢！”

“你得小心点儿，巴伦，我再一次对你这种馋嘴猫提出严重的警告。帅克难道没有告诉你什么吗？”

“他说我也许会在 24 个小时内被绞死。”巴伦全身瑟瑟发抖地、悲痛地说道。

“别在我面前这么哆嗦了，你这个白痴，”卢卡什中尉微笑着说，“要学好。把你那馋嘴的毛病从脑子里赶出去。去告诉帅克，让他到车站上或者附近什么地方去给我弄点儿好吃的来。诺，把这十个克朗交给他。我不叫你去买，不然的话，你又会吃得连肚皮都撑破。对了，你没把我那盒沙丁鱼给吃掉吧？你说没吃掉？那好，去拿来给我看看。”

不一会儿，巴伦告诉帅克说卢卡什中尉给了他十个克朗，让他到车站附近什么地方去给卢卡什中尉弄点儿好吃的来。说完之后，巴伦又叹了一口气，从中尉的箱子里把那盒沙丁鱼拿了出来，心情沉重地拿到中尉那儿让他检查去了。

这个可怜的傻瓜在此以前竟然还指望卢卡什中尉把这盒沙丁鱼给忘了，可现在却落了个一场空。中尉大概要把这盒沙丁鱼留在自己的车厢里，以免被他给偷吃了。巴伦心里忽然觉得自己遭人抢了一般难受得很。

“报告长官，您的沙丁鱼在这儿呐，”他痛苦不堪地边说边把沙丁鱼递给它的主人，“要我把它打开吗？”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不用了，巴伦，还给我放回原处去。我只是想看看你是不是动了它。刚才你送咖啡来的时候，我觉得你的嘴巴油腻腻的，不是吗？对了，帅克已经去了吗？”

“报告长官，他已经走了，”巴伦又开心起来，“他说了，准叫中尉您满意，他要让大伙儿都羡慕您，长官。他出车站到什么地方去了，他还说这一带直至拉科斯帕罗塔他都很熟悉。如果火车开走了，他就搭汽车在下一站赶上我们。他要我们别为他担心，他很清楚自己的职责是什么。即使让他自己花钱去雇辆马车，跟着火车追到加利西亚，他也在所不惜。花掉的钱以后从他的军饷中扣除就是了。他还说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中尉您为他操心。”

“滚吧！”卢卡什中尉没精打采地说道。

从军运管理处办公室传来消息说，火车将在下午2点到达戈多罗—阿佐特车站。届时，站上将给每个军官发一公升红葡萄酒和一瓶白兰地。据说，这本来是寄给红十字会的一批邮件。管它三七二十一呢，真是福从天降。立刻，军官车厢里一片沸腾。白兰地是“三星”牌儿的，而葡萄酒是“古波兹基森”牌儿的。

只有卢卡什中尉一个人还在那儿显得心神不宁。已经过了一个小时了，帅克还没回来。又过了半个小时之后，只见一支奇怪的队伍从军运管理处走了出来，向着军官车厢这边走来。

走在最前面的是帅克，只见他神情庄重，犹如一个将要被带到古罗马的竞技场上去的基督教殉道者一样。

帅克的两旁各有一名扛着刺刀枪的匈牙利兵，而他的左边是军运管理处的一位中士，紧跟在他们身后的是一个身着鲜红褶裙的妇女和一个脚上穿着高统靴、头戴圆礼帽、一只眼睛被打得发青的男人，那男人的怀里还抱着一只吓得咯咯直叫的老母鸡。

只见这些人直往军官车厢上爬，那中士使用匈牙利语对那个抱着老母鸡的男人和他的女人直嚷嚷，要他们在车下等候。

一见到卢卡什中尉，帅克便直向他眨眼睛。

那个中士说他想找第十一先遣连的连长谈话。卢卡什中尉从他手里接过从军运管理处送来的公函一看，脸无血色。

第九十一步兵团 N 营十一先遣连的连长：

据第九十一步兵团 N 营第十一先遣连步兵约瑟夫·帅克自己交代，他在军运管理处的管辖区内对伊斯特万夫妇进行抢劫。现送给你连处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一只老母鸡在军运管理处的管辖区内伊萨塔克莎村的伊斯特万家的屋后走动，该鸡为伊斯特万家所饲养。步兵约瑟夫·帅克正欲抢走老母鸡，不料被物主截住。物主欲将老母鸡夺回，帅克不但不归还该母鸡，而且还以老母鸡击打物主右眼。巡逻队闻讯赶至现场，将步兵帅克押送至所在部队。该母鸡现已归还物主。

值日官（签字）

卢卡什中尉在送来的这张字条上签了名之后，只觉得自己的两个膝盖直打哆嗦。

此时，他的身旁正站着帅克，看到卢卡什中尉慌乱中连日期也忘了写。

“报告长官，”帅克告诉他说，“今天是 24 号，昨天是 5 月 23 号，意大利是在这一天向我们宣战的。我刚才到了镇子上，那里的人都在说这件事儿呢！”

那两个匈牙利兵和他们的中士走了之后，只剩下伊斯特万夫妇还呆在下面。他们还在一个劲儿地直想爬到车上来。

“上尉，您如果再有五个克朗就好了，那我们就可以把那只母鸡买下来了。那个坏蛋非要 15 个弗罗林不可，而且他还要我再付给他十个弗罗林作为他那只被打青了的眼睛的补偿费。”帅克像在讲故事一样津津有味地说道，“可是我想，上尉，为了他那只破眼睛花去十个弗罗林也太贵了点儿。在‘老夫人’酒店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里，有个人用砖头砸伤了车工马铁依的下巴，还敲碎了他的六颗牙，也只花了 20 个弗罗林。况且那时的钱比现在的钱要值钱得多呢！还有，连那个刽子手沃尔希拉格吊死一个人才收四个弗罗林呐！”

“你上来，”卢卡什中尉对那个被打青了眼睛、怀里抱着那只老母鸡的男人说，“你，你那个老婆就在下面等着吧！”

那男人上了车厢。“他懂一点儿德语，”帅克急忙说，“他不但懂得所有骂人的话，还能用德语骂人呐！”

“用五个弗罗林买你的母鸡，五个弗罗林赔你的眼睛，明白吗？五个弗罗林换‘咯咯咯’，五个弗罗林赔眼睛，好吗？这是军官车厢，你这个老贼，把母鸡拿来！”

帅克说着，便把十个弗罗林塞进那个正惊讶得目瞪口呆的男人手里，然后一把把他的母鸡夺了过来，一下就把那只鸡的脖子扭断了，然后把那个匈牙利男人从车厢里推了出去。随后又假惺惺地使劲抓住他的手抖了几抖，说：“再见，你这个老不死的混蛋，再见！在我把你推下去之前，快去找你那个老婆去吧！”

“您瞧，上尉，什么事情都有办法把他搞妥，”帅克对卢卡什中尉说道，“最好是干什么事都别出大丑，也别多讲客气。我就和巴伦去给您炖鸡汤喝，让这鸡汤一直陪伴您直到庄斯瓦尼亚！”

卢卡什中尉简直气得无法忍受了。他一巴掌将帅克手中的那只倒霉的母鸡打在地，然后厉声喝道：“帅克，你知道，一个士兵趁战争期间抢劫民财，该怎么处置？”

“该用火药加铅弹头处以死刑。”帅克认认真真地答道。

“不够，对你应该处以绞刑，帅克，因为你是我们营第一个进行抢劫的家伙。你这个恶棍——你这个——唉，我真不知道该怎么骂你才好，你把军人的誓言全都给忘了。你简直把我搞得头都大了。”

帅克用疑惑不解的目光看着卢卡什中尉，飞快地答道：“报告长官，我并没有忘记我们军人应该履行的誓言。报告长官，我曾经庄严地向我们最英明的公爵和弗兰西斯·约瑟夫一世皇上宣过誓：我将永远为陛下效忠，忠于各位将军及所有的长官，尊敬并保卫他们，执行他们的各项指示与命令。只要是皇上——国王陛下的意旨，哪怕是上刀山，下火海，哪怕是上天入地，哪怕是白天黑夜，哪怕是在战斗中、在进攻中、在激战中，无论何时何地，我都要与敌人奋战到底……”

说到这儿，帅克俯身把老母鸡从地上捡了起来，又立即以立正的姿势站好，两眼盯着卢卡什中尉，接着又说：“我发过誓，每时每刻，无论如何都要英勇无畏地战斗，永不背叛我们的军队、军旗和大炮，绝不与敌人勾结，永远按照军纪所要求的那样，做一个好士兵。愿上帝保佑我活得光荣，死得也光荣。阿门！对了，报告长官，这只老母鸡既不是我偷来的，也不是我抢来的。我的行为规规矩矩，并没违背自己的誓言。”

“放下这只老母鸡，畜生！”卢卡什中尉用公文在帅克提着那只死鸡的手上打了一下，并气凶凶地嚷道，“你瞧瞧这份公文，看见没有？上面白纸黑字明明写着：‘据第九十一兵团 N 营第十一先遣连步兵约瑟夫·帅克自己交代……进行抢劫，现送交你连处理……’现在，你说说看，你这个强盗，你这个财迷心窍的东西……不，总有一天我非宰了你不可，知道吗？我要宰了你，你这个满脑子只会偷的木头脑袋，你怎么会卑鄙到干这种勾当呢？”

“报告长官，”帅克仍然非常有礼貌地回答说，“这一定是一场小小的误会。我一得到您要我上哪儿去买点儿好吃的东西的命令，马上就琢磨：有什么东西是您最喜欢吃的呢？车站后面只有马肉香肠和驴肉干儿。报告长官，该考虑的我都考虑到了。在战场上得吃点儿滋补的东西，身体才能顶得住这令人费神的战争。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于是，我想让您大大地高兴一番，所以，长官，我就想到要给您炖鸡汤喝了。”

“鸡汤？”上尉抓了抓脑袋。

“对，报告长官，是鸡汤。我还买了几个洋葱和 50 克挂面。喏，都在这儿，您瞧，这个兜儿里是洋葱，这个兜儿里是挂面。盐和胡椒我们那里有现成的，就是缺一只老母鸡。因此，我就跑到车站后面的伊萨塔克莎去了。尽管在第一条大街上写着‘伊萨塔克莎镇’几个字，那地方实际上只能算是村子，根本就不像城镇。我穿过一条有小花园的街道，然后又穿过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最后一直走到第十三条街道的尽头，才看见在一所房子的后面，有一片草地。草地上有几只母鸡正在那儿觅食。于是我走了过去挑了一只最大、最重的。您看看，长官，这么肥。不用问，一眼就能看出他们给它喂的食还真不少。当时，我捉这只鸡的时候，周围还有不少人。只见他们一个个都冲着我用匈牙利语直嚷嚷。我把鸡腿提起，用捷语和德语问他们这只母鸡是谁家的，我想买下来。忽然，从街道尽头的一间房子里跑来一男一女。一开始，那男的就用匈牙利语冲我破口大骂，后来又用德语骂了起来，骂我大白天偷他们家的鸡。我对他们说，别冲我这么吵吵嚷嚷的，我是来买鸡的。我还把我们的情况对他们讲得一清二楚。这个时候，被我倒提着双腿的那只老母鸡突然振翅想要飞走。刚好我又抓得不紧，它便从我的手中往上一蹿，直扑到它主人的鼻子上面去了。这一来，他便即刻大喊大叫，说我用老母鸡打他的嘴巴。这下可好了，那个娘儿们也开始叫嚷个不停，还冲着那母鸡‘咯咯咯’地喊。就在那个时候，有一帮笨蛋，啥也没弄明白，就把巡逻队叫来了，就是刚才那两个匈牙利兵。于是，我便叫他们跟我到车站军运管理处去，好把事情弄个一清二楚，来证明我的清白。我请刚才那位值班中尉问问您，是

不是您叫我出去买吃的。但他根本不理我这个茬，还对我直嚷嚷，要我住嘴，并说什么毋庸置疑，大树枝上挂粗绳，直等着我去受绞刑。他当时肯定是心情不好，竟然对我说，只有连偷带抢的士兵才会有我这么胖。他还说什么车站上怨声载道，就在前天还有人丢了一只火鸡。我对他说，那时我们还在拉布呢！他说我是在撒谎，他不信。于是，我就被他们送到您这儿来了。紧接着，就有一个不知从哪儿钻出来的下士对我直嚷嚷，问我知不知道我是在跟谁说话。我对他说，他是下士，如果在步枪队里他就是巡逻兵小队长；在炮兵队里他就是主炮手。”

“帅克，”不一会儿，只听卢卡什中尉说，“你闯了这么多的祸，捅了这么多的娄子，用你的话来说是‘小误会’、‘误解’，为了你的这些倒霉事儿，我想只有用根绞索和方阵围观礼才能拯救你。你懂这是什么意思吗？”

“明白，报告长官，所谓方阵是由一个封锁营的人组成的方阵，那要动用四个连，个别情况下也有动用三个或五个连兵力的时候。请指示，上尉，我是不是要多搁点儿挂面在鸡汤里，并把它煮得稠一点儿？”

“帅克，我命令你，马上把这只老母鸡拿走，否则我就拿它揍瘪你的脑袋，你他妈的白痴……”

“遵命，长官，可是报告，我没买到芹菜，胡萝卜也没有。那我就搁上点儿土……”

帅克还没把土豆的“豆”字说出来，就提着老母鸡飞快地从军官车厢里跑了出来。当他回头再看卢卡什中尉时，只见他正端起一杯白兰地，一口喝光。

当帅克经过军官车厢的窗口时，他还行了一个军礼，然后就一溜烟似地跑回了自己的车厢。

再说巴伦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正准备把中尉的沙丁鱼罐头打开，就在这时，他看见帅克提了一只老母鸡走了进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来。这一举动自然引起了车厢里所有人的兴致。大家的目光全都集中在他身上，似乎在问：“你这是从哪儿偷来的？”

“这是我替中尉买来的，”帅克边说边从衣兜里把洋葱和挂面掏了出来，“我想给他熬鸡汤喝，可是他又不要，就送给我了。”

“是瘟鸡吧？”军需上士带着几分怀疑。

“不是的，是我亲手把它的脖子扭下来的。”帅克边说边从另一只兜里掏出一把刀来。

巴伦满怀感激之情，钦佩地看了看帅克，然后开始默不作声地把中尉的酒精炉子架好，便转身拿上提壶打水去了。

霍托翁斯基走到帅克身边主动帮他拔起了鸡毛，他边拔鸡毛边贴在帅克的耳朵边小声地问道：“离这儿远吗？是翻墙还是那院子本来就是敞开的？”

“我是买来的。”

“得了，别装了。伙计，我们看见你被人家押送回来的。”

说是这么说，可电话兵拔起毛来还是挺卖力的。接着，约赖达也加入了他们这一伟大而光荣的准备活动中来了。他负责切土豆和洋葱。

从他们车厢里扔出来的鸡毛引起了正从这儿经过的杜布中尉的注意。

他冲着车厢大声喊：“拔鸡毛的人马上给我出来。”话音刚落，车门口立即出现了帅克那快活的面孔。

“这是什么？”杜布中尉从地上捡起那个被砍下来的鸡头问道。

“报告，”帅克回答说，“这是一只意大利种的黑母鸡的鸡头。这种鸡很会下蛋，长官，一年大概要下 260 只蛋。您瞧瞧，有多少个蛋在它肚子里啊！”帅克说着便把那老母鸡的肠子以及其他内脏送到杜布中尉的鼻子底下让他瞧。

杜布中尉吐了一口唾沫，便走开了。不一会儿他又回来了。

“这只鸡是弄给谁的？”

“报告长官，是给我们自己弄的。您瞅瞅，多肥呀！”

杜布中尉嘟囔着走开了：“咱们菲利浦见！”

“他刚才跟你说什么呀？”约赖达问了句。

“我们刚才只是约定在一个叫什么‘菲利浦’的地方见面。这些军官们都是些同性恋者。”

约赖达声称，只有那些唯美主义者才是同性恋者，所有才有唯美主义一说。

随后，万尼克又谈到西班牙修道院里的教师强奸幼童的事情。

趁水正煮在酒精炉上这当儿，帅克又跟他们说有人把一批维也纳孤儿托付给一个保育员，那个保育员居然把所有的小孩儿都给强奸了。

“他们总是控制不了，简直是上瘾了。最不好是碰上有些女的也有这种瘾头的时候，那才真叫人无法忍受！几年前在布拉格二区有两个遭人遗弃的女人，她们之所以被人遗弃是因为她们都是妓女。她们一个叫莫尔柯娃，另一个叫苏斯柯娃。有一天傍晚，她们在盛开着櫻桃花的罗兹托基林阴道上抓了一个患了阳痿、老掉了牙的摇手风琴的老头儿，硬是把他拽到树林里，强奸了他。她们逼他什么事儿都干尽了！在日什科夫有一位叫阿克萨米特的教授，他常到那一带去开掘古墓。有一次他挖开了好几座墓，并取走了里面的尸体。于是，她们这两个野鸡便把那摇手风琴的老头儿拖到其中一个挖开了的坟墓里，在那儿又强奸了他一回。阿克萨米特教授第二天到那儿一看，发现里面躺了一个人，心中好不高兴。可是，那人正是那个被那两个遭人遗弃的女流氓折磨致死的、摇手风琴的老头儿，在他旁边还堆满了碎木片。那老头儿回去不到五天就死了。而这两个女流氓居然还厚着脸皮去给他送葬呢！简直是变态狂！”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放盐了吗？”帅克回过头来问巴伦。可是巴伦趁大家正在专心听帅克讲故事的时候，居然把一大块儿鸡肉藏到自己背囊里去了。“快给我看看！你们瞧！这个混蛋！我们的鸡腿竟然被他偷走了，想自己一个人偷偷地煮来吃。巴伦，你知道，你干了什么事情吗？你知道，在战场上偷战友东西的人该受到什么惩罚吗？该把他绑到大炮上，而后打到天上去！现在叹气已经太晚了！现在我们到了前线遇上炮兵连，到那时你就到最近的主炮手那儿去报到吧！可现在你得为将来接受惩罚操练操练。滚下车厢去！”

可怜的巴伦灰溜溜地下了车，只见帅克坐在车厢门口喊起了口令：“立正！稍息！立正！向右看齐！立正！向前看！稍息！”

“现在站在原地操练：向右转！老兄，你也是头牛呀，你的角该长在右肩上才对呀！重来！向右转！向左转！半面向右转！不是那样的，笨驴！重来！半面向右转！瞧，蠢猪，你能行！半面向左转！向左转！向左转！向前看！前！你他妈的笨蛋！你难道不知道前面在哪儿吗？向后转！跪下！卧倒！坐下！起立！坐下！卧倒！起立！卧倒！起立！坐下！起立！稍息！”

“你瞧，巴伦，这对你的健康有好处吧？至少能有助于消化。”

有许多士兵在他们周围聚集，并不时爆发出一阵阵笑声。

“劳驾让个地方出来！”帅克嚷道，“他要操练了。来，巴伦，注意！免得让我又叫你重来，我可不希望老在这儿折磨士兵。开始：目标——车站！瞧我指的是哪儿？齐步走！立定！立定，他妈的！我关你禁闭！笨蛋！立定！你这傻瓜总算站住了。小步走！你不知道‘小步走’是什么意思吗？我告诉你，我要让你鼻青脸肿！正步走！换步！原地踏步！你这头大象，我说要你在原地踏步，就是要你在原地抬腿！”

周围起码站了两个连的人。

巴伦此时已经满头大汗、晕头转向了。可是，帅克还在不断

地喊着口令：

“步调一致！笨蛋！向后转！正步走！”

“笨蛋，立定！”

“跑步走！”

“笨蛋，快步走！”

“慢步走！”

“笨蛋，立定！”

“稍息！”

“立定！目标——车站！跑步走！立定！向后转！目标——车厢！跑步走！缩小步子！笨蛋，立定！稍息！现在你能休息一会儿了，然后我们再重来。有志者事竟成嘛！”

“这是在搞什么名堂？”杜布中尉连忙跑过来问道。

“报告长官！”帅克说，“我们正在稍微操练操练，免得忘了，也避免白白地浪费宝贵的时间了。”

“你下车来！”杜布中尉命令道，“够了，跟我去见营长。”

当他们来到军官车厢时，卢卡什中尉恰好从车厢的另一道门走到月台上去了。

于是，杜布中尉只好把帅克干的好事向扎格纳上尉作了汇报。当时，扎格纳上尉的情绪非常棒，因为“古波兹基森”牌的葡萄酒的确妙不可言。

“噢？他是不想把大好的时光白白浪费了，”扎格纳上尉意味深长地笑了笑，“那好！马杜西克，你过来！”

于是，营部传令兵奉命把第十二连的军士纳萨克洛叫来了，那小子是出了名的“暴君”。只见他立即递给帅克一杆枪。

“这个士兵，”扎格纳上尉对纳萨克洛军士说，“不想白白浪费大好时光。你把他带到车厢后面去，给他搞一个钟头的持枪操练。注意！不许停下来！不许心慈手软！主要是连续不断地做‘举枪！枪上肩！举枪！’这些动作。”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帅克，你呆会儿就会知道你一点儿也不会觉得没事可干了。”扎格纳上尉说罢便走了。不一会儿，就听见车厢后面传来了一声严厉的口令，那口令在铁轨上空久久回荡。这位纳萨克洛军士刚刚还在玩“二十一点”，赌性正大。而眼下却在冲天喊着：“举枪！枪上肩！举枪！枪上肩！”

后来，有一阵子没听见声音。再后来，只听见帅克那开心而自信的声音在说：“这些操练多年前我刚服役的时候就学过了，一听到‘立正！向右看齐！’，就要把枪紧贴在右腰上，枪托要与脚后跟成一条直线，右手要自然垂直握紧枪，大拇指抠住枪管，其他几个手指必须捏紧枪托的前部。再听到口令‘枪上肩！’的时候，就要将枪带自然地扛到肩膀上。而且还要枪口朝上，枪管向后……”

“你他妈的把跟给我闭上！”纳萨克洛军士又喊起了他的口令：“立正！向右看齐！真见鬼，你这是怎么做的……”

“我正在做‘枪上肩’这个动作，做‘向右看齐’时，我的右手沿枪带放下，握住枪托颈，头向右转，而在‘立正’的时候，我的右手又要握住枪带，头向前看着您。”

又传来了军士的口令声：“端枪！举枪！端枪！枪上肩！上刺刀！收刺刀！刺刀进鞘！准备跪下！准备结束！单腿跪下！子弹上膛！射击！向右45度射击！目标——军官车厢！距离200码……预备，瞄准！射击！停止射击！瞄准！射击！瞄准！停止射击！瞄准器垂直！子弹退膛！稍息！”军士边喊口令边卷烟卷儿。

帅克趁此机会认真查看了一下枪上的号码，自言自语地说：“四二六八。在贝切克的第16股轨道上的一辆火车头也是这个号码。他们准备把它开到拉贝河畔机车厂去修理，可要做到没那么容易给我。因为，军士，开那辆机车的司机对数字特别不敏感，那些数字总是记不住。于是，段长便把他叫到他的办公室里，对

他说：‘在第16股轨道上有一辆机号为四二六八的机车，我知道你总是记不住数字。要是给你把号码写在一张纸条上，你又会把它弄丢。你这么记不住数字，可得仔细听着点儿，我告诉你，记住一个你很喜欢的数字是很容易的。你听好了，该开到拉贝河畔利萨机车厂去修理的火车头的号码是四二六八号，注意听着：第一个数字是四，第二个数字是二。现在你已经记住四十二了，换句话说，就是二二得四，按次序先是四，四除二等于二，在四的旁边就有了个二啦。现在你别怕！二四得多少？得八，对吧？那好，就把它记住，八是四二六八这组数字的最后一个数字。既然你已经记住，第一个数字是四，第二个是二，第四个是八，剩下的在八前面的那个六你再想办法记住就是了。这真是太简单了，第一个数字是四，第二个是二，而四加二是六，那你就可以肯定，倒数第二位数是六了。这样，这个次序你一辈子也忘不了啦！你的脑子里就牢牢记住四二六八这个数字了。可是，当然我们还有一个更为简单的办法...’”

军士把烟卷儿从嘴上拿开，用眼睛狠狠地瞪了帅克一眼，嘟囔了一句：“脱下帽子！”

帅克随后又一本正经地接着说：“他又对那个司机讲了一个记住号码为四二六八的火车头的另一个更为简单的办法：‘八减二等于六，这就得出六和八来了，六再减二等于四，这就知道四——六八了，再在中间添上个二就是四二六八了。再不我还有一个办法，也很容易。用乘法和除法，也能得出这个数字。你记住！’段长说道，‘二乘四十二等于八十四，一年有十二个月，很好，那么八十四再减去十二得七十二，再减去十二个月，就是六十，这个数字里有个六，再去掉后面的零，现在我们就有了四二、六八、四这几个数字了。既然我们去掉了那个零，那么末尾的那个四也可以去掉，于是我们又很快得出了四二六八，那个该开到拉贝河畔利萨机车厂去修理的火车头车号了。我说了吧，实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际用除法也很简单：我们可以根据海关税率计算出系数。’您哪儿不舒服了，军士？如果您愿意的话，我就开始操练：‘准备！一齐开火！子弹上膛！瞄准！射击！’哦，真是活见鬼了，上尉真是不该叫我们到太阳底下来操练的。我去叫担架来吧！”

军医的诊断为：不是中暑，就是急性脑膜炎。

当军士苏醒过来的时候，帅克站在他身旁说：“让我给您把那个故事讲完吧！军士，您觉得那个司机把号码记住了吗？没有！他全给搞混了，他把那些数字全都乘了三，因为他想起了‘三位一体’。就这样，他无论如何也没能找到那个火车头。所以直到现在那个火车头还停在第16股轨道上呢！”那个军士又把他的眼睛闭上了。

当帅克回到车厢以后，大伙儿便问他干什么去了那么久。他回答说：“谁教人家‘跑步走！’自己就得做100次‘枪上肩！’”这时，巴伦正在车厢的后面瑟瑟发抖。因为趁帅克不在的时候，他已经把帅克的那一份母鸡吃掉了一半。

列车开动之前，一辆混合军列赶上了他们这趟列车。混合军列上载着各个部队的士兵，有掉队的，有出了医院又重返各自部队的，也有执行完特别任务或者被捕释放后重新归队的各种各样的人物。

志愿兵马列克也从这趟列车上下来了。他曾因为拒绝打扫厕所而被指控为叛乱分子。然而师军法处却没有判他的罪，对他的审讯也停止了，因而他现在就从这列车上下来了。现在他正往军官车厢这边走来，向营长报到。他至今都无所归属的原因，就因为他时不时地被人从一个监牢转到另一个监牢。

扎格纳上尉看到志愿兵马列克后，便从他手里把证件接过。当他看到上面有个秘密鉴定：“政治上不可靠！严加戒备！”的时候，心里好生不快。因为他刚好记起了“厕所将军”曾热心地建议他补充一个营史记录员的事儿。

“你太懒惰了，你还才当了一年的志愿兵，”上尉说道，“在这一年的志愿兵军校里，你是地道的混世魔王。你很聪明，本该出人头地，获得应有的提拔。可是你却只能从这个监牢混到那个监牢。我们营被你丢尽了脸，志愿兵！但你还能改正错误，只要你今后好好地完成交给你的任务，你仍旧可以当一个优秀的士兵。全心全意在我们营好好干吧，我要考验考验你，看你能干什么！你是有才华的青年人，写出的文章肯定有文采。我现在跟你谈点儿事情，战场上每个营部都需要一个给该营在前线的战绩撰写大事记的人。必须把该营所参加过的或起过主导与杰出作用的一切胜利的出征和重大而光荣的事迹记载下来，为写军史准备必要的材料。你懂得我的意思吗？”

“报告长官，我明白。我理解您指的是关于整个部队生活的一些插曲。每一个营都应该有自己的营史，团部就在各营营史的基础上编写团史。团史再汇编成旅史，旅史再汇编成师史，依此类推。我一定，上尉，尽我所能做好这项工作。”志愿兵马列克边说边把手放在自己的胸口上，“我一定怀着诚挚的爱记下我营的光辉事迹，特别是趁现在正在全力进攻，我营铁血男儿即将投入激烈的战斗之际，我将有意识地把一切该记载下来的全部事迹都记载下来，让咱们的每页营史都充满荣耀与辉煌。”

“你现在就算是本营的人了，志愿兵。你的任务就是登记被提名为奖章获得者的姓名；再就是（当然是根据我的指示）把那些特别能说明咱们营的卓越斗志和钢铁般意志的行军情况记录下来。这很难，志愿兵。但我希望你，凭着你敏锐的观察能力，再加上我给你的一些指示，一定要把我们的营史写得胜过其他所有营部。我立刻给团部发封电报，报告他们说我已委任你为‘营部战绩记录员’。你现在就到第十一连军需上士万尼克那儿去报个到，让他给你在车厢里安排一个位置。那儿还有足够的地方。然后叫他到我这儿来一趟。当然，你的编制是在营部，有关这一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点，我还得给全营发道命令。”

巫师伙夫此刻已经睡着了，而巴伦还一直在打哆嗦，因为他把上尉的沙丁鱼罐头也给打开了。万尼克已经奉令到扎格纳上尉那儿去了。而电话兵霍托翁斯基不知在车站上哪个地方偷偷搞来了一瓶松子酒。只见他一口气把它喝了个精光，这会儿正在伤感地唱着歌呢：

当我游荡在甜蜜的梦乡里，
一切都感到诚挚可亲。
我的胸膛里呼吸着信念，
我的眼睛里燃烧着爱情。
然而当我看到，
世事的沧桑，世太的炎凉，
我的信念幻灭了，我的爱情枯萎了，
我平生第一次哭了。

然后他站起来，走到万尼克的桌旁，在一张小纸片上写下了几个大字：

我恭敬地请求任命我为营部号手。

电话兵：霍托翁斯基

扎格纳上尉与军需上士万尼克并没谈多长时间，上尉只是提醒他说，可把这位营部“战绩记录员”、志愿兵马列克与帅克安排在同一节车厢里。

“我只告诉你一点：马列克这个人，我这么说吧，是可疑分子，政治上不可靠。我的老天爷！这在今天的确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这年头谁没有那个‘美称’呢！各种各样的怀疑有的是嘛。你究竟懂我的意思吗？我只想讲一点你要注意的：要是他开口说些……喏，你明白吗？你要立刻制止他，免得给我惹麻烦。你就直截了当地跟他说，要他别说那些话，就没事了。可我并不想要你动不动就往我这儿跑。你要常跟他推心置腹地谈谈话。这

种谈话往往比愚蠢的告密要好得多。总而言之，我什么也不想听到，因为……嗯，你明白吗？这种事情常常会使全营官兵的脸上无光。”

于是，万尼克回到车厢之后，便把志愿兵马列克叫到一旁说：“老兄，你是可疑分子，可这并不要紧，只是要注意，在电话兵霍托翁斯基在场的时候别说那些话就是了！”

话音刚落，霍托翁斯基就东倒西歪地走了过来，一头栽倒在万尼克的怀里，用他那烂醉如泥的嗓音呜咽着，那或许可以说是在唱歌吧：

当一切都离开了我的时候，
我将头伏在你的胸膛上。
我的泪水呀，
痛苦地洒在你那热忱而纯洁的心上。
你的眼睛里燃烧着烈火，
如同星星在闪闪发光。
你那珊瑚般的嘴儿在低语：
“我永远也不离开你。”

“我们永远也不分离！”霍托翁斯基大声吼着，“我要把从电话里听到的，立刻全部告诉您，我发誓。”

巴伦躲在一个角落里哆哆嗦嗦，不停地画着“十”字，并大声地祈祷：“圣母啊！请别拒绝我的乞求！请您仁慈地听我诉说！求您给我安慰，仁慈的圣母呀！拯救我这个可怜人吧！我泪流满面地呼唤您！我怀着对您的深沉的信仰、永恒的希望和热烈的爱慕呼唤您！天上的圣母啊！求您为我说情，让我在上帝的仁慈和您的庇护下，直至我生命的完结了。”

仁慈的圣母马利亚真的把他庇护起来了。因为不多一会儿，志愿兵便从他那破烂不堪的背包里掏出了几盒沙丁鱼，分给每人一盒。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巴伦大胆放心地打开了卢卡什中尉的箱子，把这盒从天上掉下来的沙丁鱼放进了箱子里。

可后来，当大家打开罐头来品尝沙丁鱼的时候，巴伦的馋瘾又给勾上来了。于是，他打开箱子，拿出沙丁鱼罐头，三下五除二就把它吃了个精光。

可就在这时，最仁慈最可爱的圣母马利亚却抛弃了他。因为正当他喝着从罐头盒里流出来的最后一滴油时，营部传令兵马杜西克出现在车厢的前部，只听他大声喊道：“巴伦，快把沙丁鱼给你的中尉送去！”

“哦，你的脸又得去挨顿痛打了！”万尼克说。

“你最好别空着手去，”帅克提议道，“你起码得带上五个空罐头盒去。”

“你到底干了什么坏事，上帝要这么惩罚你？”志愿兵说，“你过去一定干了什么大逆不道的事情。你是不是偷过圣物？是不是把你所在教区神甫搁在圣台上的火腿给吃掉了？要不你就是把他放在地窖里做弥撒时用的葡萄酒给喝了？还是你小时候爬到神甫花园里偷他的梨吃了？”

巴伦痛苦地摆了摆手。他垂头丧气、悲痛欲绝地喊道：“我这个罪要挨到什么时候才算个头啊？”

“这是因为，”听了可怜兮兮的巴伦的话，志愿兵又说道：“伙计，你已经失去了和上帝的联系。这只能怪你不会祈祷，好让上帝把你从这个世界上带走。”

这时，帅克又补充道：“巴伦总也犹豫不决，像我们的随军神甫卡茨喝醉了酒在街上揍士兵时常说的那样，把他的士兵生活、军事头脑、行动言语以及他的生死统统交给至高无尚的上帝，让他那慈母般的心来安排这一切。”

巴伦呻吟着告诉大家他对上帝已经失去了信任，因为他曾多次祈祷过上帝要他赐予自己力量，把他那个肚子变小一点。

“我这馋嘴的毛病不是自打仗时才开始的，这已经是老毛病了，”他苦着脸说道，“就因为它，我老婆还带着我的孩子们到克罗柯蒂去朝过圣呢！”

“我知道，”帅克点了点头，“那个地方在塔博尔附近，那儿还有一座戴假宝石的圣母像呢！以前，一个守教堂的斯洛伐克人还想把它偷走呐！那个家伙是个信表堂堂的伪君子。他到了那儿的教堂之后，心想要是先把自己以前的所有罪孽都倾吐出来，成功的希望或许会大些。于是，他便把自己以前的罪孽连同这一次想偷圣母像的事情全都给忏悔出来了。可还没等他把所有想说的话都说出来，并把神甫交给他的那 300 句祷文念完，另一个守教堂的人就把他押送到警察局去了。”

听了帅克讲的故事后，巫师伙夫约赖达和电话兵霍托翁斯基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约赖达认为，这种行为不算是一种不可容忍的忏悔泄密，既然圣母身上的宝石是假的，那他的行为就是微不足道。说到最后，这是报应，也就是说，这是一种早已命中注定了的事。当那个可怜的斯洛伐克守教堂的人也许还是别的星球上的某种动物的时候，早就注定要发生这种事了。同样，也许克罗柯蒂城的神甫还是澳大利亚的一种如今差不多已经绝迹了的针鼹或袋鼠之类的什么哺乳动物的时候，就早已命中注定，得由他来搅乱这个忏悔秘密。尽管根据教规，即使他犯的罪牵涉到教堂的财产，但也是可以宽恕的。

等约赖达说完之后，帅克便简明扼要地对他的话进行了一番评价：“说得对！谁也不知道他几百万年之后会怎么样，况且这原本也没什么好否认的嘛！我们还在卡尔林当后备军的时候，那里有个叫克瓦斯尼契克的中尉常常说：‘你们这群吃屎长大的懒猪，别以为达场战争就可以结束你们的今生今世。你们死了之后我们还会再见面的，到那时我一样要好好地收拾你们，让你们下地狱，让你们灵魂出窍，懂吗？你们这群猪猡！’”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此时，绝望已极的巴伦以为他们所谈论的这一切都与他有关系，于是，他便大声地忏悔了起来：“连克罗柯蒂也拿我的馋嘴病没辙。我的老婆和孩子每次朝圣回来，都要数一数家里养的鸡，可是每次都会少那么一两只。我实在是忍不住啊！我也知道，我们全家都要靠它们生蛋来维持生计。可是我一走进院子，看到它们，我就会突然觉得我的肚子里有个无底洞。一个小时以后，我倒好受一些了，可那些鸡却只剩下几根骨头了。有一次，他们又到克罗柯蒂为我祈祷去了，祈祷我这个当爸爸的在家里啥也别吃掉，别再让家里再遭受任何损失了。他们走了之后，我又去了院子，突然有一只火鸡让我看见了。可那次让我差点儿丧了命，因为一根鸡骨头把我的喉咙卡住了。要不是我家的那个小徒弟——一个小家伙替我把它给弄了出来，今天我可能就不会跟你们坐在一块儿喽，也见不到这次世界大战了。嗯，是的，是的，我那个徒弟是机灵的小鬼。那个胖乎乎的小个子，一身的肉，又白又嫩……”

这时，帅克走到巴伦跟前，对他说：“把舌头伸出来给我看看！”

于是，巴伦便把舌头伸了出来，让帅克看了看。这时，只见帅克转过身来，对车厢里所有的人说：“我看得出来啦，他把他家的那个小徒弟也吃了！说真的，你把他吃了吗？又是趁你老婆和孩子去克罗柯蒂的时候吃的，对不对？”

巴伦绝望地将双手绞在一起大声喊道：“朋友们，你们别再折磨我了吧！连我的朋友竟然也对我说出这样的话！”

“可是我们并没有责怪你的意思，”志愿兵说，“相反，这恰恰证明了你能成为一个好兵。当法国人在拿破仑战争时期围攻马德里的時候，那儿守城的西班牙司令官为了不致因饥饿而投降，因而连盐都没放就把他的副官给吃了。”

“这可真是牺牲，因为放了盐的副官肯定要更好吃一些。军

需上士，我们营的那个副官叫什么名字来着？是叫齐格勒吧？可惜他太瘦了，恐怕还不够一个先遣连吃上一顿的呢！”

这时，军需上士万尼克急忙说道：“你们瞧，巴伦手上还拿着念珠呢！”

其实，巴伦经常在他最困苦的时候就会向维也纳的莫利慈—诺文斯顿公司出产的念珠求教。

“这也是从克罗柯蒂买回来的，”巴伦满面愁容地说道，“在我的老婆和孩子他们替我把这个东西买回来之前，我们家的两只小鹅也不见了，可它们并没有什么肉，只有一堆皮毛！”

不多一会儿，全连的官兵就接到一项命令：火车在一刻钟之后开动。可是谁也不相信这是真的，虽然百般警戒，可还是有些士兵没赶上火车。当火车开动时，这趟列车上总共少了18个人，其中包括第十二连的纳萨克洛军士。他们的列车开出伊萨塔克莎很久之后，那位军士还在车站后边的槐树丛中在跟一个妓女讨价还价呢！她向他索要五个克朗，可他却只肯给她一个克朗，要么就是几个耳光作为服务费。最终，她还是只得到了几个响亮的耳光。于是，她便在车站大吵大闹了起来，引得周围的人都跑来看热闹！

第三章 从豪特万到加利西亚前线

在全营从拉博斯开往东加利西亚前线去获取荣誉的路上，士兵们始终都在谈论着一些多半是有点儿叛国意味的怪话。帅克和志愿兵马列克所乘坐的那节车厢的士兵们也是这样。甚至连军官车厢里也笼罩着一种敌对情绪。因为在菲泽萨奥博尼，从团部下达了一项命令，宣布每个军官的葡萄酒配给均要减少八分之一公升。当然，只要有这种事儿，士兵们是不会被忘记的，他们每人的西米配给也减少了十克。可是更为奇怪的是，军队里根本没有一个人见过西米。

然而无论大家见没见过西米，还是要将此事通知军需上士巴柴尔。巴柴尔也感到很委屈，觉得好像被人污辱了、被人欺骗了一样，心里难受极了。可是，他被迫自圆其说，告诉大家，因为西米现在是短缺食品，一公斤起码值八克朗。

在菲泽萨奥博尼还传出一个消息说什么一个先遣连的战地炊事班突然失踪了。可是恰恰应该是在这一站为士兵们做土豆焖牛肉呀，这可是那位“厕所将军”特别强调过的呀！经查明之后，大家才知道，这个倒霉的炊事班现在还呆在布鲁克，根本还没来这儿呢！也许直到今天他们仍在一八六号监牢里的哪个地方正挨饿受冻，没人理睬呐！

原来火车出发的第一天，这个炊事班因为在城里的所作所为甚为过分，当天就被关了禁闭。如今他们的先遣连已经穿过了匈牙利，可他们仍被关在那儿呢！

没有炊事班的这个先遣连只好被安排在另一个炊事班里就餐，这当然避免不了要引起纠纷。从两个先遣连抽调出来的士兵在一块儿削土豆的时候，双方就争吵起来，各方都坚持认为自己不会那么蠢，替别人受累。后来大家才明白，这一次做土豆焖牛

肉只不过是一场演习罢了。目的在于让士兵们习惯这种感受：当大家正在烧土豆焖牛肉的时候，突然遭到敌人围攻，一声“全体撤退！”只好把锅里就快煮熟的土豆焖牛肉全都给倒掉，谁都没来得及舔一下。

这就是所谓的训练，虽然其结果并不具有悲剧色彩，但也算得上是有点儿教益吧！因为碰上正当应该分发土豆焖牛肉的时候，突然一声令下：“上车！”于是，火车一气把士兵们拉到米什柯利茨。可到了那里大伙儿也没能吃上土豆焖牛肉，因为那里停了一列满载着俄国俘虏的列车，所以不能叫士兵们下车。因此，他们只好发挥自己的想象力，盼望着兴许到加利西亚下车的时候，每人会分到土豆焖牛肉吧！可是到了那里，大家听到只是什么土豆焖牛肉已经坏了，不能再吃了，所以它们已被倒掉了！

后来，列车又把土豆焖牛肉拉到蒂萨罗克、桑博尔，可这一回大家谁也不再希望领到什么土豆焖牛肉了。可当火车停在萨托拉诺黑利的时候，大铁锅下又重新燃起了火堆，牛肉很快就被烧熟了，终于发到了大家手中。

车站上挤得水泄不通。两列满载弹药的军列首先开出了车站，接着是两列载满炮兵的炮兵车和一列载着架桥先遣队的列车。完全可以如此说，这里集结了各个兵种的列车。

车站上有几个匈牙利轻骑兵正在为难两个波兰犹太人。只见他们一把夺过他俩卖烧酒的篮子，不仅不付钱，反而还抽打了他俩几耳光。很明显，他们这么干是得到了上司许可的，因为他们的长官现在正站在他们的附近，在笑咪咪地看着他们呢！与此同时，车库后面还有另外几个匈牙利兵正把他们的手伸向那两个正在挨打的犹太人的女儿们的裙子下面。

车站上此刻还停着一列载着航空兵的列车。在他们附近的几条铁轨上，还停着一列满载被击毁了的飞机、大炮的列车。这些光荣的残骸是要运到后方进行修理和改造的，而另一列火车上，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将要运到前方去的则都是些结实完好的新家伙。

这时，杜布中尉对那些围观被击毁的飞机与大炮的士兵们说，这是战利品。可是他突然发现，在离他不远的地方，帅克也站在另一群人中间正在解释着什么。于是，杜布中尉便朝他走了过去。只听见帅克那审慎的声音在说：“无论怎样说，反正是战利品。尽管乍一看特别是看到炮架上写的是‘K. U. K. Artilleriedivision’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有点儿蹊跷了。可是，我想很可能是这么回事，这门大炮的确曾经落到了俄国人手上，可是我们又把它给夺了回来。因而这样的战利品就更加珍贵了，因为……”

“因为……”这时，他看见了杜布中尉，便故意正儿八经地说道，“不能让任何东西留在敌人的手中。这就像上次在普舍米斯我军被俄军缴获了那么多门大炮，而我们最终又把它们夺了回来一样。还有呢，在拿破仑战争时期，有一位士兵在战斗中被敌人缴去了他的军用水壶。而他在那天夜里又摸到了敌方的营地，将自己的水壶给拿了回来。他这次冒险挺值得的，因为敌人在那天晚上刚好发了烧酒。”

杜布中尉听了，别的啥也没说，只对他吼了一声：“快滚开！帅克，别让我再在这儿看见你！”

“是，长官！”只见帅克立刻挤到车厢的另一堆人中去了。倘若杜布中尉此刻听见他在那儿说的话，准会气得要命，尽管帅克说的只不过是圣经上的几句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话：“看见我也罢，看不见我也罢，统统算不了什么。”

等帅克走了之后，杜布中尉又做了一件很蠢的事。只见他指着一架机轮上明明标着“WienerNeustadt”（德语：维也纳新城）字样的被击毁的奥地利飞机硬是对士兵们说：

“这是咱们在利沃夫打下来的俄国飞机。”他说的这句话碰巧被打这儿路过的卢卡什中尉听见了，于是卢卡什中尉走了过来补

充了一句：“是啊，打下来的时候，还有两个俄国飞行员都给烧死了呢。”

卢卡什中尉说完这句话之后，心里却偷偷地骂杜布中尉是畜生。

走过几节车厢之后，卢卡什中尉看见了帅克正朝自己这边走来，真想躲开他，因为从帅克脸上的表情就可以看出，他将有许多心事要对自己倾吐。可是，已经没时间躲了。只见帅克径直朝他走来：“报告长官，连部传令兵帅克前来请示您有什么吩咐。报告长官，我刚才在军官车厢里找过您了。”

“你听着，帅克，”卢卡什中尉非常厌恶并很不友好地说道，“你自己叫什么名字吗？你已经忘记我是如何称呼你的吗？”

“报告长官，这种事情我是不会忘的。因为我并不是那个叫什么日莱兹尼的志愿兵。那还是在战前，发生在卡尔林兵营的事情。我们那儿有个叫弗利德勒·冯·布梅兰的或者诸如此类叫什么‘兰’的上校。”

一听到他说什么“兰”，卢卡什中尉又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然而帅克却接着往下说：“报告长官，我们那位上校只有您的一半那么高。而且他还蓄着像罗布柯维克公爵那样的满脸的胡子，活像一只猴子。可他发起脾气来，却能蹦得比自己还高一倍。因此我们都管他叫‘橡皮老顽童’。那天正好是五一节，我们全都做好了充分的战斗准备。头一天晚上，他就把我们叫到院子里训了一大通话，让我们第二天一整天都得呆在军营里，不许外出，听候最高指示。他还说，必要时要把所有社会主义的渣滓全都枪毙。所以凡是今天出去拖到第二天还没归队的士兵，都算犯了叛国罪，因为届时枪杀那些‘渣滓’的时候，这样的酒鬼只会往天上放空枪，什么也打不中。于是，有一个志愿兵回到房间便说：‘这个“橡皮老顽童”说得的确不错。实际上还真是这么回事。既然明天他谁也不让回兵营，那么干脆就不用回来算了。’报告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长官，那家伙他真的这么干了。可是我们那位弗利德勒上校可也真是数一数二的大混蛋，上帝保佑！到了第二天他真的在布拉格满街乱窜，看我们团里是否有人胆敢不归。在火药塔附近，他刚巧撞上了志愿兵日莱兹尼。他马上大发雷霆：‘我要给你点儿厉害看看，我要教训教训你，我还要让你吃吃苦头！’然后他一把揪住日莱兹尼，直往兵营里拖。一路上，他还讲了很多类似的话，并不停地问日莱兹尼叫什么名字：‘日莱兹尼，日莱兹尼，你要为此付出巨大代价。抓到你，我真是太高兴了，我叫你再敢姓什么铁！（日莱兹尼捷文意为“铁的”，故上校称他为“姓铁的”。）姓铁的！姓铁的！你今儿个落到了我的手里，我就要把你严严实实地关起来！’可是那个志愿兵一点儿也不在意，当他们走到罗兹瓦瑞路时，突然他一个箭步一下跳进了一家门洞，在通道里转眼就不见了，把‘橡皮老顽童’当初要把他关禁闭的那股高兴劲儿全给气没了！

“后来，上校连日莱兹尼的名字也给气忘了。他一回到兵营，便怒气冲冲地一蹦，把头都撞到天花板上去了（天花板很矮），直把营部值日官弄得莫名其妙，奇怪这个老顽童今天怎么突然用蹩脚的捷文在嚷嚷：‘把那个姓铜的关起来！不，不是姓铜的，是姓铅的！不，不是姓铅的，是姓锡的！’这个老玩童就这么一天天折磨着士兵们，老是问他们是不是抓到了姓铜的、姓铅的、姓锡的。他甚至把整个团里的人都召集起来让他逐个查看。可那个人人皆知的日莱兹尼早就被调到卫生所去了（因为他是牙医）。后来有一天，我们团的一个士兵在‘乌布谷’酒店把一个纠缠他女朋友的龙骑兵捅了一刀。这样，我们全团的人又全给叫了出来围成一个方阵。人人都得出来，连病人也得出来，病得厉害的可以由两个人搀扶着站立。这一次实确实是没有其它办法了，日莱兹尼只好也到院子里去集合听团部下达的一道命令，说什么龙骑兵也是兵，并且还是咱们的战友，因此禁止对他们捅刀子。当一

个士兵一句一句地翻译这道命令的时候，那个上校就虎视眈眈地到处搜索。一会儿走到队伍的前面，一会儿又走到队伍的后面，然后他又围着方阵转了一大圈，突然，他认出了日莱兹尼。因为那小子高得跟座山似的，所以这样一来，当那个矮子上校把他拖到正中间来的时候，那情形可真是滑稽透了。只见那个上校在日莱兹尼面前蹦跳起来，像正扑向一匹公马的狗似的，不停地吼着：‘怎么样？你还是躲不过我吧？真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现在我可知道你姓铁了。我以前一直把你说成是姓铜的、姓铅的、姓锡的，可你却是姓铁的。好！姓铁的臭小子！老子今天一定要教训教训你不可！不管你是姓铁的、姓铜的、姓铅的还是姓锡的！你这个混蛋！蠢猪！你这个姓铁的！’之后，他便罚日莱兹尼关一个月禁闭。可是大约刚过半个月，上校的牙齿疼得不得了。于是他想到了那个日莱兹尼牙医，便叫人把日莱兹尼从禁闭室带到了卫生所，吩咐日莱兹尼替自己拔牙。日莱兹尼大概花了半个小时才把他那颗牙拔了出来，疼得那个‘橡皮老玩童’足足出了三身大汗。可是无论如何，那个老头儿从此变得老老实实的了，还把日莱兹尼尚未坐完的14天禁闭取消了。长官，这就是当一个长官忘记其下属的姓名时会出现什么情况。可是，正如那位上校对我们说的那样，作为一个士兵，任何时候也不能把自己长官的名字给忘了。他还说，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我们曾经有过一位叫做弗利德勒·冯·布梅兰的上校。这个故事不算太长吧，长官？”

“你知道吗，帅克？”卢卡什中尉回答说，“我越听越觉得你对以前的长官根本就不尊敬。就算过了很多年，一个士兵也应该讲自己长官的好话。”

“报告长官，”帅克为自己辩护道，“可弗利德勒上校早已去世了呀！如果您愿意的话，长官，我只讲他的好话就是了。长官，他对我们士兵可真称得上是一位完美无缺的天使，他简直跟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那位在圣马丁节将鹅分给穷人的圣马丁一样仁慈。只要他在院子里遇见随便哪个士兵，他都会把从军官食堂里打来的饭菜分给那个士兵吃。当我们吃果酱、馒头片吃腻了的时候，他就会让食堂给我们做土豆焖牛肉再配上爆洋葱面条和猪肉。一到演习的时候，他就更仁慈了。当我们团开往克拉罗维采的时候，他便下令由他请客，把整个克拉罗维采啤酒厂生产的啤酒都喝光了。倘若赶上他生日，他就会下令叫食堂给全团士兵做奶酪兔子肉和馒头片儿吃。他对士兵们是那么好，以至于有一次，长官……”

这时，卢卡什中尉轻轻地在帅克的耳朵根上拍了拍，和善地对他说：“得了，你走吧！你这个臭家伙，别再管什么上校不上校的啦！”

“是，长官！”说罢帅克便回到他那节车厢里去了。在此期间，军列前部装载有电话机和电线的车厢里，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儿。遵照扎格纳上尉的命令，在那节车厢由一个士兵站岗，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因为考虑到电话机和电线的重要性，在每节车厢的两旁又都分别配置了一个哨兵，并由营部下达了口令。刚好那一天的口令是“帽子”和“豪特万”。而正在这节车厢放哨、并该记住这个口令的哨兵，是一个在很偶然的机会调到第九十一团来的家住克洛米亚的波兰人。

当然，他根本不知道“Kappe”（帽子）是什么意思，然而他的记忆力还不算太差，因为他至少记住了该口令的第一个字母是“K”。于是，当这天的值日官杜布中尉走过来问他口令时，他自豪地回答了一声“咖啡”。也真难怪，这个从克洛米亚来的波兰人还一直在想着他在布鲁克营房里早晚喝的咖啡呢！

这个波兰人又说了一声“咖啡”。眼见杜布中尉离他越来越近了，这时，哨兵想起了自己的誓言和坚守岗位的天职，于是他便向杜布中尉大吼了一声：“站住！”可是杜布中尉又朝他这边走了两步，想听清楚他回答的口令究竟是什么。见此情形，那个哨

兵便端起枪来对着杜布中尉。可由于他的德语说得不好，便用波兰话掺和着德语说了一句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我要拉屎了！”（波兰兵的德语说得不准，把“我要开枪了”说成“我要拉屎了”。）

这时杜布中尉好像清楚了，于是他便开始边往后退边喊：“哨兵指挥官！哨兵指挥官！”

不一会儿，耶林内克中士来了，他把那个波兰兵带进了哨所。在那儿，中士与杜布中尉又问了一遍他的口令。只听这个倒霉的波兰人仍旧大声回答说：“咖啡！咖啡！”他的声音传遍了整个车站。此时，车站上停满了军列，一听到“咖啡”声，士兵们一个个都拿着饭盒从各自的车厢里跳了下来，车站上顿时一片混乱。最后，他们只好把那个波兰兵的武装卸了，直到把他押进车厢里面去了之后，这场混乱才算告终。

可是，杜布中尉却认为是帅克第一个拿着饭盒从车厢里爬出来的。于是他开始怀疑是他捣的鬼，并敢拿脑袋打赌说他听见帅克吆喝大家：“带饭盒下来！带饭盒下来！”

后半夜里，列车朝着拉多夫采—特舍比索伍方向开去。第二天一清早，他们便看见一个匈牙利老兵团正在车站上迎接他们。原来这个老兵团把他们第十一先遣营误当成了匈牙利第十四步兵团的先遣营了，而该营在昨天夜里早已经过这个火车站了。只见车站上挤满了老兵，他们全都高呼着：“主佑吾主！”喧哗声立刻就把整个军列上的人都吵醒了。有几个故意胡闹的士兵从车厢里把头探出来喊道：“过来，吻吻我的屁股吧！万岁！”

这下可好了，那些老兵们的吼声简直连车窗都快震破了：“万岁！万岁！万岁第十四团！”

五分钟之后，列车继续开往胡梅纳。一路上到处都可以看见战斗过后的痕迹，那些痕迹是俄国人向蒂萨山谷进攻时留下的。只见山坡的两边到处都是简陋的战壕，间或还可以看见村庄被焚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毁后的残骸。此时，在那些废墟边上又重新搭起了小茅棚，原来住在这儿的农舍的主人们又回来了。

晌午时分，火车到了胡梅纳车站。那儿也有火并过的残迹。趁伙房正在准备午饭的时候，士兵们看到了一个公开的秘密：俄国人走后，当局是如何对待在语言上和宗教上都跟俄国人很接近的当地居民的。

只见月台上有一批被俘的匈牙利境内的俄国人，他们被那些匈牙利宪兵团团包围着。其中有几个是从附近搜捕来的神甫、教师和农民。只见他们的手都朝后反剪着，并且是成对成对地绑在一起。他们当中大多数人不是鼻子给打破了，便是脑袋上肿着大包，这都是被捕时被宪兵们打的。

附近，一个匈牙利宪兵正在拿一个神甫找乐子。只见他在那神甫的左脚上拴了一根绳子，一只手牵着那根绳子，而另一只手却在用枪托迫使他跳恰尔达什舞。跳着跳着，只见那宪兵把绳子一拉，那个神甫便摔了个狗吃屎。又因为神甫的手是反剪在身后的，因此他根本就爬不起来。只见他正绝望地挣扎着想翻过身来，好从地上挺起身来。那个宪兵见此情形，直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当神甫费了好大的劲才从地上爬起来，他又把手上的绳子一拉，那个神甫又摔了个狗吃屎。

终于，宪兵队长走过来结束了这场恶作剧。他吩咐在火车进站之前把俘虏们带到车站后面的一间空谷仓里去，在那里他们可以随便处置这些俘虏，因为那里谁也看不见。

军官车厢里大家都在讨论他们见到的这些小插曲，总的说来，大多数军官都认为他们这种行为应该受到谴责。

旗手克劳斯认为：“倘若他们果真是叛国分子，那么就应该把他们马上绞死，而不应该这样虐待他们。”可是杜布中尉却对他们这一举动表示完全赞成。他马上把这些囚犯与萨拉热窝暗杀事件联系了起来。他解释道：胡梅纳站台上的这些匈牙利宪兵是

在为遭到暗杀的弗兰西斯·斐迪南大公和他的夫人报仇。为了进一步证实自己的话，他又补充道，他自己以前曾订阅过西马切克出版的《四叶》杂志。在战前的七月刊号上，他曾读到过有关暗杀大公事件的文章。那文章说萨拉热窝的空前暴行将在人们心中留下永远难以愈合的创伤。特别令人痛心的是，这一暴行不仅结束了国家权力执行者的生命，而且也结束了他那忠贞不渝的爱侣的生命。由于这两条生命的毁灭，使一个原本非常幸福的模范家庭崩溃，使原本受众人疼爱的孩子们也因此而成了孤儿。

卢卡什中尉独自嘀咕了几句，他认为毫无疑问，胡梅纳的宪兵也一定订阅了登载有那篇感人至深的文章的《四叶》杂志。突然，他说自己觉得一阵恶心，只想喝得酩酊大醉，好让他摆脱这些烦恼。于是，他走出车厢，找帅克去了。

“你听我说，帅克，”他对帅克说，“你知道哪儿能弄到一瓶白兰地吗？我有点儿不舒服。”

“报告长官，这都是由于气候变化而引致的。等我们上了战场，您可能会觉得更不好受呐！一个人离他的大本营越远，他就会越觉得头晕。斯特拉什尼采的一位名叫约瑟夫·卡连达的园艺家有一次也远离了自己的家乡。他从斯特拉什尼采到了维诺堡，在‘驿站’酒店歇脚时，还没觉得怎么样。可等他一到柯鲁尼的水塔，他就沿着这条街，进了一家酒店又一家酒店，就这样一直走到了圣路德米拉教堂。这时，他便感到没有一点力气。可他并不甘心，因为前一天晚上在斯特拉什尼采的‘终点’酒店里他还跟一个电车司机打赌来着，说自己三个星期一定能步行绕地球一圈。于是，他便继续往前走，走得离家越来越远了。他跌跌撞撞地来到了查尔斯广场上的一家‘黑啤酒’酒店，又从那儿到了小城广场，进了‘圣托马斯’啤酒店，然后他又在‘乌蒙达古’饭店歇了歇脚，又从那儿到了更加高级的‘布拉班王’酒店，然后又到了‘美景’酒家，又从那儿到了斯特拉科夫修道院附近的一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家啤酒酒店。可是这里的气候变化很大，让他觉得很不舒服。可他还是坚持走到了罗莱达广场，忽然，他想家想得一头倒在地上打起滚儿来，并大声嚷嚷：“哦，不，不，我再也不往前走了！我再也不去管他妈的（请原谅我说粗话，长官）什么环游世界了！”长官，如果您愿意的话，我立刻就去给您弄点儿白兰地来，可是我有点儿担心在我回来之前列车会开走。”

卢卡什中尉向他保证说，列车将在两个小时以后才开。又说在车站后面有卖瓶装白兰地的，只不过得暗地里地买。还告诉他说，扎格纳上午已经派马杜西克到那里去过了，只花了 15 个克朗就买回了一瓶相当不错的白兰地。说完之后，卢卡什中尉给了帅克 15 个克朗，叫他马上去买来。只是要注意不要告诉任何人，这是给他卢卡什中尉买的，也不要说，是卢卡什中尉派他去买的，因为，说实在的，这是不允许的。

“您放心好了，长官，”帅克说，“出不了岔子的，因为我最喜欢干的就是那种不允许干的事儿。我经常连自己也不知如何搞的，就会卷进那种事情里面去。记得有一回，在卡尔林兵营的时候，不许我们……”

“向后——转！开步走！”卢卡什中尉打断了他。

于是，帅克便朝着车站后面走去。一路上他都不断地唠叨着他这趟差事的注意事项：白兰地要好的，所以得先尝一尝；既然这是不许可的，那么得当心点儿。

他刚一拐到车站后面，就碰上了杜布中尉。“你在这儿瞎窜什么？”他问帅克，“你认得我吗？”

“报告，”帅克敬了一个军礼，“我不想认识您那凶的一面。”

杜布中尉大吃了一惊，可帅克还是那么心安理得地把手举在帽檐上行着军礼。只听他又接着说：“报告长官，我只想认识您那善的一面，以免像您上次说的那样，让我落泪。”

杜布中尉被他这种放肆的回答差点气晕了头，只听他冲着帅

克怒气冲冲地吼道：“滚！你这个混蛋！以后我再跟你算账！”

眼见着帅克走到了月台的后面去了，杜布中尉灵机一动，紧跟在他后面。在车站后面，紧挨着公路的旁边，摆着一排筐子，那些筐子全都底儿朝天地放着。上面摆着一些用藤条编的托盘，盘里放着各种各样的点心，看起来就像是给那些想要到哪儿去郊游的学生准备的东西一样，一点儿也看不出有任何不法行动。这边几个筐子上摆着一些碎糖块儿、薄脆饼卷以及一堆小酸糖果；而那边的筐子上却摆着一块块黑面包和一截截马肉做的香肠。可是这些筐子里面放的全都是各种酒，有瓶装的白兰地、朗姆酒、花雕以及各种各样的甜酒和烧酒。

这些违禁品的交易就是在马路旁紧挨着水沟的一间小屋里进行的。

一些士兵先在藤条筐前讲好价钱，紧接着一个蓄着长长的卷发的犹太人就从他那个看来毫不违法的筐子下面取出一瓶烈酒来，藏在他的那件大袍子里，然后带进小屋，而士兵们就在那里悄悄地把它藏到裤子里或揣到怀里。

这时，帅克也朝着那边走去。于是，杜布中尉便使出了他那当侦探的看家本领——盯梢，尾随其后。

只见帅克在第一只筐子那儿买了点儿糖果，付了钱之后，便塞进了口袋里。这时，那个蓄着长长的卷发的商人小声对帅克说道：“我这儿还有烧酒呢，老总！”

很快他俩便谈妥了价钱，然后帅克走进那个小屋，等那个蓄着长长卷发的商人把酒瓶打开之后，他尝了尝那酒的味道，觉得很满意，便把那个装着白兰地的瓶子往军服下面一塞，然后转身往车站去了。

“到哪儿去了？你这个混蛋！”忽然，杜布中尉在半路截住了他。

“报告长官，我买糖果去了。”帅克把手伸进衣兜里，掏出一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把上面满是尘土、脏兮兮的糖果来。“要是长官您不嫌弃的话，那就请尝一尝吧。我已经尝过了，味道还很特别呢，跟果子酱的味道差不多。”

这时，只见帅克的军服下面鼓出一个圆圆的瓶子形状来。

杜布中尉在帅克的军服上拍了一下，问道：“这是什么？呢？你这个无赖，赶快把它拿出来！”

于是，帅克只好把装着黄澄澄的液体的那个瓶子掏了出来，那瓶子上面还清清楚楚地贴着“白兰地”字样的商标。

“报告长官，”帅克镇定地说道，“我往装白兰地的空瓶子里灌了点儿水，因为我们昨天吃了红烧牛肉，直到现在我还渴得要命呐！不过，长官，您瞧，从那边那个井里打上来的水有点儿黄。这可能是一种含铁质的水，不过，这种水对身体还很有益呢！”

“既然你这么渴，帅克，”杜布中尉想故意把帅克这场必败无疑的戏尽量脱得长些，便很阴险地笑道，“那你就尽量喝吧！不过，得一口气把它全喝下去。”

杜布中尉早就想好了，帅克喝了几口之后，一定会喝不下去的。到那时，他杜布中尉就可以大获全胜了。然后他就会对帅克说：“给我瓶子让我也喝一点儿吧，我的口也渴了。”他甚至还想到了帅克这个骗子，在这可怕的时刻一定会狼狈至极，之后他还要向上尉去报告此事。哈哈！真是妙不可言哪！

可是这时，没想到帅克把瓶塞一拔，一把将瓶口举到嘴边，当着他杜布中尉的面，“咕咚咕咚”几下就把一整瓶白兰地给喝光了。杜布中尉这一下子简直被他给吓蔫儿了。只见帅克喝完那瓶酒之后，把那空瓶子往路边的水塘里一扔，吐了一口唾沫，就像刚刚喝完一瓶矿泉水似的：“报告长官，这水确实有股铁腥味儿。在伏尔塔瓦河畔的卡密克有一个酒店老板，经常把旧马蹄铁扔到井里，好给到那儿去的游客们做夏天喝的铁质水。”

“我会给你旧马蹄铁尝尝的！走！带我去看看你打水的那口井！”

“那地方离这儿不远，长官，喏，就在那间小屋的后面。”

“那好，你在前头领路，你这个混蛋！我就要看看你是如何打来这水的！”

“真怪！”杜布中尉暗忖着，“这小兔崽子竟然没有露一点儿马脚！”

帅克走在前面，心里暗自想着：一切只好听天由命了。不过，他心里总觉得那边应该有一口井。因此当他们果真在那儿看到一口井的时候，帅克也并没怎么惊讶。那儿竟然还真有一个抽水泵。于是，帅克大摇大摆地走到井边，动手将水从井里抽了上来。还真巧，竟然从抽水泵里流出一股黄黄的水来。于是，帅克便大声说道：“这就是我说的那种铁质水了，长官！”

就在这时，只见那个蓄着长长卷发的商人惊恐万状地跑了过来。于是，帅克使用德语对他说：“去拿个杯子来，中尉要喝水！”

杜布中尉顿时傻了眼，可是没有办法，他只好“咕咚咕咚”把那杯水全给喝了下去。可是他哪里知道那井水尽是马尿和粪便的味道！他简直被这脏水搞得晕头转向了，因为他竟然还为这杯水付给了那个蓄长卷发的犹太人五个克朗！末了，他转过头来朝着帅克吼道：“你还傻愣愣地站在这儿干什么？还不给我滚回去！”

五分钟之后，帅克已经出现在军官车厢卢卡什中尉的面前了。他神秘兮兮地向中尉打了个手势，把中尉叫出了车厢。在车厢外，只听帅克在说：“报告长官！再过五分钟，或顶多十分钟，我就要醉成一摊烂泥了。不过，我想要躺到自己的车厢去。我想请求您，长官，至少在三个小时之内别叫醒我。并且在我睡醒之前，什么事儿也别派我去干。本来那事儿一切都很顺利，可是，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万万没想到却被杜布中尉给逮住了。于是，我只好对他说，那是水。就因为这，我还不得不当着他的面把一整瓶白兰地就这么喝光了，好向他证明那真的是水。真是万幸！就像您吩咐我的那样，我没有露一点儿马脚。我现在办事可真是非常小心谨慎！不过，报告长官！我现在开始觉得两条腿就像有无数根针在扎一样，有点儿发麻，站也站不稳了！当然，报告，长官！我的酒量还真够可以的，以前我和卡茨神甫……”

“滚开，畜生！”卢卡什中尉大喝了一声。可是他并没有真正生帅克的气，而是比以前更加憎恨那个可恶的杜布中尉了。

帅克小心翼翼地溜进自己的车厢，枕着背包，盖好大衣在座位上躺下之后，便对万尼克和其他人说，“从前有一个人，他喝得烂醉如泥，他让别人不要吵醒他……”话音还没落，帅克便翻了一个身，打起呼噜来了。

帅克又打了几个嗝儿，那嗝儿的气味迅速就弥漫了整个车厢。约赖达一闻到这股味道便大声嚷道：“我的老天！这一定是白兰地的气味！”

再说那个以前遭了许多罪，现在才弄到个营史记录员的差事干干的志愿兵马列克此时正坐在一张折叠桌旁。

马列克现在的工作主要是负责收集和记录本营的英雄事迹，以备将来之用。看得出来，这种放眼未来的差事让他感到高兴极了。

军需上士万尼克饶有兴趣地在一旁观看着那个正在埋头写着什么东西的志愿兵，只见马列克写着写着还不时地哈哈大笑。于是，万尼克站了起来，俯下身来看他到底在写些什么。马列克向他解释道：“你不知道，替营史准备材料这个活儿多么有趣。这项工作应该有系统地进行，整个工作得有一套体系。”

“哦，一个有体系的系统！”军需上士万尼克脸上多少带着点儿蔑视的神态。

“是呀，”志愿兵头也不抬地说道：“在编写营史的时候，要制定一套系统化的、有体系的系统。也就是说，我们不能一开始就把咱们营的那些大胜仗就写出来，一切都应该有计划按步骤地展开。要知道，咱们营不可能一次就打赢这次世界大战。如果是那样写就是报喜不报忧。像我这么认真负责、才干卓绝的历史学家会这么安排整个事情：首先是表现我们营所取得的胜利制定一个计划，为营史积累一些故事。比方说，我这儿正描写咱们营差点儿就越过了俄国边界（这大约要两个月以后才能实现）。又比方说，那里却由顿河敌军重兵驻守着，而我们的阵地又被敌军的几个师给包围了，眼看我们营就要全军覆没、敌人将要把我们剁成肉酱的时候，突然，扎格纳上尉向全营发出命令：‘上帝不愿让我们在这儿死去，那我们就逃吧！’于是，全营官兵撒腿便跑。本来已经把咱们团团包围了的敌军一看我们这么狂跑，还以为我们是在追赶他们呢！因此，他们也就一个劲儿没命地跑。结果我们一枪未发，就这么将他们俘获了。咱们营的整个历史事实上就是打这儿开始的。从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万尼克先生，请允许我这么预言，将发展成为一些具有深远意义的大事。而咱们营也就是这样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再说，描述咱们营如何对正在熟睡中的敌军进行突袭也会非常有趣。不过得按威廉麦克描写‘日俄战争’时，所采用的那种‘配上插图的战地新闻报道’的风格来写。喏，比方我刚才说的那个咱们营夜袭敌兵营的故事：我方士兵人人都逮到一个敌人，用尽全力将刺刀扎入对方的胸窝。那磨得锋利无比的刺刀像切黄油块似的一下就插了进去，只听得经常有肋骨断裂、‘噼啪’作响的声音。再看那些睡梦中的敌人一个个全身都在不停地抽搐着，不一会儿，就翻白眼了。可是他们却欲看不能，欲言无声，嘴角流血，两腿一伸，全死了。就这样，我们营大获全胜。还有更棒的呢，大约要在三个月之后，咱们营将要俘获俄国沙皇！不过，关于这一点，万尼克先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生，我们以后再说吧。在此期间，我得一点一滴地积累一些用以说明我营无比英勇的小插曲，还得编出一些崭新的军事术语来呢！我已经想出了这么一个情节：我方一士兵身中数弹，可依然不怕牺牲英勇抗敌。由于敌军引爆了一颗地雷，我们的一位排长，比方说第十二连的或第十三连的，被炸飞了脑袋……”

“哦，顺便说一句，”志愿兵突然想起了什么，“我差点儿搞忘了，军士，还是改称万尼克先生吧，您得给我弄一份我营所有军官及军士的名单。请您告诉我第十二连上士的名字。霍斯卡？好！那么就是霍斯卡的脑袋给地雷炸飞了。虽说他的脑袋给炸飞了，可是他的身子依然朝前移动了几步，举枪瞄准，竟然打下了一架敌机。不用说，将来他们家乡松布隆一定会大张旗鼓地庆祝他所取得的这一胜利，以及这一胜利所带来的影响。虽说奥地利有很多很多营，可惟独咱们营得到了奖赏，惟独为了咱们营陛下举行了一个小型庆功会。您不妨照我注释中写的那样设想一下：马利亚·瓦莱莉公爵夫人全家为此从瓦尔西搬到了松布隆。庆功会完全是十分亲切的家庭式宴会，就设在皇上寝宫隔壁的大厅里。那个大厅里到处都点上了蜡烛，谁都清楚，宫廷里是不喜欢用电灯的，因为我们那位很老的皇上是绝不能容忍短路这类事情发生的。为咱们营庆功的庆功晚会从晚上6点开始。届时，陛下的孙子、孙女们被带进了大厅，而这个大厅实际上是我们那个已故皇后陛下的寝宫的一部分。现在有个问题：除了陛下一家之外，还应有谁出席这个晚会呢？皇上的内侍长巴尔伯爵必须、并且也一定会到场的。考虑到在这种家庭式私人宴会上可能会有谁身体不适，我当然不是说巴尔伯爵会怎么样，因此就需要邀请宫廷顾问盖尔采大夫出席。还考虑到秩序问题，让那些宫廷仆从们不致胆敢与参加宴会的夫人们私通，那么还得有宫廷最高总监莱德男爵、内侍官贝莱加德伯爵和宫廷女侍长波贝莱丝伯爵夫人参加。这位女侍长在宫廷女眷心目中就像布拉格‘舒服’妓院里

的‘老鸽子’一样。等显贵的宫廷大臣们都到齐之后，即奏明陛下。陛下随即由众皇孙护驾而出。然后陛下在桌旁就坐，举杯向咱们先遣营致祝词。继而公爵夫人马利亚·瓦莱莉也说了几句话，她在祝词中特别赞扬了您——军需上士万尼克。当然，根据我的笔记看来，咱们营还得蒙受极其惨重的损失，因为没有阵亡将士的营就不称其为一个光荣的营。关于这一点，我还得另起一章来谈咱们的阵亡将士。营史不能尽是一连串干巴巴的胜利，况且这些胜利我手头也已积了约 42 个了。比方说您吧，万尼克先生，将在一条小溪边倒下，而那位正莫名其妙地盯着您的巴伦呢，并非死于枪弹、榴霰弹或手榴弹，他完全是另一种全新的死法。他将死于敌机扔下来的炸弹，而且正好在他吞食卢卡什中尉午饭的那一刹那。”

巴伦听了，吓得往后退了几步，并绝望地挥了挥手，神情沮丧地说道：“你知道，我这毛病是生就的，你叫我有什么办法呢？我在正规军服役那个时候，我只要没被关起来，准会每顿到厨房去打三次饭。有一回，我一顿吃了三次排骨，结果给关了一个月的禁闭……主啊！我听从您的意旨！”

“不必害怕，巴伦，”志愿兵安慰他说，“我们的营史里不会说您是在从军官食堂到战壕的路上偷吃军官的饭菜时被炸死的。您将跟营里所有为帝国的荣誉而牺牲的士兵齐名，同军需上士万尼克这样的战士齐名。”

“你准备给我安排个什么样的死法呢，马列克？”

“别着急嘛，上士，不会有这么快！”

志愿兵想了想又接着说：“您是克拉鲁比人吧，对不对？那么您往克拉鲁比家里写封信，就说您杳无音信，可您得写得谨慎点儿。也许，您愿意身负重伤躺在铁丝网旁吧？那么您就拖着那条被打断了的腿在地上乖乖地躺上一整天吧。到了夜里，当敌人用探照灯照我方阵地时，他们看见了您。他们还以为您是在执行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什么侦察任务呢！于是，他们便开始朝您扔起了手榴弹和榴霰弹。您为我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因为敌人将对付一个营的弹药全都用在了您一个人身上。您的碎尸残骸将随着弹药的爆炸声在天空中唱着凯歌，自由地飘舞着、飞旋着。总之，咱们营里的每一个人都能有立功受奖的机会，咱们营史的光辉篇章里将写满我们营所取得的举不胜举的胜利。尽管我也很不情愿写这么多光辉的事迹，可是又没有办法，什么事儿都必须弄得结结实实的，让我们都能给后人留下点儿值得纪念的东西。如果，在9月里，我们营死得一个也不剩了，那么就只能留下几页能拨动所有奥地利人心弦的光荣战史了。它们将告诉人们，所有那些再也看不见自己家园的人都曾英勇顽强地战斗过。万尼克先生，你知道吗，我已经把营史的结尾——也就是祭文都写好了：光荣归于阵亡将士！他们对帝国的爱是最神圣的爱，因为这种爱是至死不渝的。让后人一提起他们的名字，比如说，提到万尼克的名字时，就肃然起敬吧！让那些失去了赡养者而损失最为惨重的人们自豪地擦干自己的眼泪吧！因为那些阵亡将士都是咱们营的英雄！”

霍托翁斯基和约赖达都饶有兴趣地听着志愿兵讲解着他那即将要撰写的营史。

“过来，诸位，”志愿兵边说边翻看他的笔记本，“第15页上写着：‘电话兵霍托翁斯基于9月3日与伙夫约赖达同时牺牲。’你们再往下听：‘他俩真是无与伦比的英勇顽强。前者为了保卫战壕里的电话线冒着生命危险，在电话机旁整整坚守了三天三夜，没有人接替；后者在被敌人从侧翼包围的危急关头，端起煮得滚烫的汤锅直向敌人扑去，把敌人烫得屁滚尿流。’他俩都死得够壮烈吧？第一位被地雷炸得粉身碎骨，而第二位在他无路可退的时候，把毒气一把塞进自己的鼻孔自尽而死。两人死时都高呼‘营长万岁！’总参谋部每天都给我们营颁发嘉奖令，让我军其他各营都了解我营的英勇事迹并以我营为榜样。我可以再给你

们读一段将在全军各单位宣读的一条军令。这一段的内容特别像大公卡尔于 1805 年率领军队来到帕多瓦时下达的那个军令，只是他下令后的第二天，他们就吃了个大败仗。请听人们是如何介绍我营作为全军效仿的英雄营的：‘我希望，整个军队都以我上面提到的这个营作为榜样。特别是要学习他们的自信与顽强的意志，发扬他们大义凛然的精神，发扬他们的英雄气概，发扬他们爱戴与信任其长官的高贵品德。该营所特有的这些美德使他们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为我们的帝国带来了和平与安宁，让我们都以该营为榜样吧！’”

从帅克那边传来了哈欠声。此刻，帅克正在说着梦话：“你说得对，米勒太太，这些人都长得没有什么区别。在克拉鲁比有一个修理水泵的雅洛什先生，他长得很像帕尔杜皮茨的钟表匠莱汉兹，而这个钟表匠又长得跟伊秦的皮斯科拉毫无差别。他们三个人又全都长得非常像一个不知名的自杀者，这人的尸体是后来被人们在琴德希夫·赫拉德克附近的池塘里发现的。而这个池塘又恰好在铁路路基的下面，那人可能就是在那儿卧轨的……”又是一声哈欠，然后帅克又紧接着说，“他们居然将其他几个人罚了一大笔钱，米勒太太，明天给我做碗罍粟汤面吧……”帅克把身子翻了一下，接着又打起呼噜来了。这时，约赖达和志愿兵展开了一场有关未来的几个问题的争论。

约赖达认为：一个人出于消遣的目的，写些关于未来的事情，乍一看的确荒诞可笑。可是，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圣灵的目光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可以透过未来的帷幔，并看到这类笑话中常常包含的具有预言性的事实。从那刻开始，约赖达在他的谈话中总是不断地提到“帷幔”两字。并且，每隔一句，他都要提一次“未来的帷幔”，直到他们转变话题，又谈及来世和人的再生的时候，他才不再提了。他还胡扯什么纤毛虫也有再生能力，最后他又说什么如果扯掉壁虎的尾巴，过不了多长时间，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它又会长出来。

说到壁虎，电话兵霍托翁斯基又补充说，要是人能够像壁虎的尾巴一样具有再生功能的话，那人们会高兴极了。比方说，在战争中，有谁的脑袋或是身体其他部分给炸飞了，却又能失而复得，这种事情一定会很受欢迎，因为这样一来在军队里就不会有什么人残疾了。要是有一名这样的奥地利士兵，总是一会儿生出一条腿来，一会儿又生出一双手来，不久还长出个脑袋来，那他恐怕比整个旅都要有用得多。

又听志愿兵说，今天，幸亏有了先进的军事技术，才可以将一个敌人成功地切成三段。根据某些广播中说的再生规律，这种动物若被分成若干段的话，其每段都能再生，有新的器官产生来，并能独立生长。那么依此类推，奥地利军队在每次战斗结束之后，其兵员就可以扩大三倍、十倍，因为每一条腿都能长出一名新兵来。

“要是被帅克听见了你的这番话，……”万尼克说，“那他又能给我们举出个什么例子来。”

帅克在酣睡中听到了自己的名字，便机械地应了一声：“到！”然后，又传来了他的呼噜声。

这时，杜布中尉从半开着的车厢门里探进头来。

“帅克在这儿吗？”他问道。

“报告，长官，他在睡觉。”志愿兵答道。

“既然我问到他，你作为一名志愿兵，那就应该马上起身去把他叫来。”

“不行，长官，他正在睡觉。”

“那就把他叫醒。我真纳闷，志愿兵，你难道不知道对自己的上司应该表现得更为殷勤一点儿吗？你还不认识我吧？等你认识了我，你就会知道我的厉害的……”

于是，志愿兵便走过去把帅克叫醒。

“失火啦，帅克！失火啦！快起来！”

“想当初，奥德科勒克磨坊着了火，”帅克嘟囔了一声，又翻了个身，“消防队员还是从维索康尼开过来的呢！……”

“您瞧，长官！”志愿兵尽量殷勤地说，“虽然我这么使劲地叫他，但他就是不醒。”

杜布中尉顿时火了：“你叫什么名字，志愿兵？马列克？哈哈，你就是那个总是被关禁闭的志愿兵马列克吗？”

“对，长官。可以这么说吧，我在监狱里上完了一年制军校，后来又被平反了。也就是说，师部军法处证明我是清白的之后，我便被释放了。不过，我被任命为营史记录员，不过至今仍保留了志愿兵这个称号。”

“你当不了多久啦，”杜布中尉怒吼道，只见他的脸顿时就像挨了一记耳光那样，很快就涨得通红了，“你的事情我会亲自过问的！”

“我请求您，长官，以报告的形式把我的事情向上面呈报。”志愿兵严肃地说道。

“你别想糊弄我！”杜布中尉说，“我会向上级报告的。咱们后会有期，到时候你他妈的一定会后悔的。你现在还不认识我，总有一天你会认识我的！”

杜布中尉火冒三丈地离开了车厢，盛怒之下竟把帅克给忘了。尽管在此以前他满心要把帅克叫到自己的跟前，对他说：“对我呵一口气！”以此作为他抓住帅克违反禁酒规定这一把柄的最后着。可是现在已经太晚了，因为当他半个小时之后再回到帅克的车厢来的时候，全体士兵都已分得清咖啡和朗姆酒了。帅克也早就醒来了，当他一听到杜布中尉的怒吼声，便立刻像一只山羊似地从车厢里一蹦就出来了。

“对我哈一口气！”杜布中尉朝他吼道。

于是，帅克憋足劲儿对他吐了一大口气，而那口气就像一股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热风将某个酿酒厂的酒香送到了这儿似的。

“你哈出来的是什么气味儿，你这个无赖？”

“报告长官，我哈出来的是朗姆酒的味道。”

“你瞧，你他妈的混蛋，”杜布中尉幸灾乐祸地嚷道，“终于给我抓住了吧！”

“是的，长官，”帅克依然神色安然、心不跳地回答说，“我们刚刚发了就咖啡喝的朗姆酒，因此我就先把朗姆酒给喝掉了。长官，要是有新规定，非得先喝咖啡，再喝朗姆酒的话，那就请您原谅，我保证下次再不这样干了。”

“我半小时前到你们这节车厢来的时候，你为什么在打呼噜？为什么他们叫你都叫不醒？”

“报告长官，我昨晚整夜没睡，一直在回忆我们在维斯普利姆演习的那些日子。当时，第一、二军团充当敌军，其任务就是穿过斯蒂亚和匈牙利西部，把驻扎在维也纳及其碉堡林立的附近地区的我第四军团包围起来。于是他们从我们的侧翼进行包抄，开到了正在从多瑙河右岸修起的那座桥前面。原计划是由我们发起进攻，我们的援军是北面的军队还有后来从南面的奥塞克赶来的军队。第三军团奉令对我们进行支援，让我们在向第二兵团展开攻势时不致被他们击溃。可这一切全都是枉费心机！正当我们胜利在望的时候，突然吹响了演习结束的号令，最终结果是束白腰带的一方获胜。”

杜布中尉没有什么话可说，摇摇头无奈地走了。不一会儿他又从军官车厢折回来说：“你们大家最好都给我记住：总有一天你们会在我面前哭的！”当他觉得再也无话可说的时候，便又回到了军官车厢。这时，扎格纳上尉正在盘问斯德尔纳特军士带回来的第十二连的一个倒霉鬼。因为这个小鬼现在就已经开始为自己将来在战壕里的安全问题动起脑筋来了，竟不知他从车站上什么地方拆了一扇洋铁皮猪圈门回来。只见他正瞪大眼睛惊恐万分

地解释说，他想把这扇门拿到战壕里去作为挡住榴霰弹的盾牌以保全自己的性命。

杜布中尉趁机大做文章，开始教训这个小鬼该怎么当兵，对祖国、对最高统帅兼最高军事长官——国王陛下他应尽什么职责。还说当然要是在军营里有这类人物，必须坚决予以清除、惩罚或监禁。他的这番饶舌十分乏味，扎格纳上尉便懒得再听他啰嗦，只是拍了拍那个犯了错误的士兵的肩膀说：“好啦！要是你的脑子里没有什么别的坏念头的話，那以后就别再犯这类错误了。你这样做也实在是太愚蠢了！猪圈门你是从哪儿拿来的，就送还到哪儿去。好啦！见它的鬼去吧！”

杜布中尉咬了咬嘴唇，心想自己身上既然肩负着整顿全营军纪的重大责任，那就应该负起这个责来，于是他又绕着整个车站转了一大圈。他在一个用匈牙利文和德文写着“禁止吸烟”几个大字的仓库旁边发现了一个正在那儿坐着看报的士兵。只见那张报纸把那个士兵遮得连领章都看不见了。因此，杜布中尉冲他喊了一声：“立正！”原来那是匈牙利士兵，他此时正在胡梅纳车站放哨呢！

杜布中尉摇了他一下，那个匈牙利士兵这才站了起来，连军礼也没行，把报纸往兜里一塞，就向着公路那个方向头也不回地走了。杜布中尉又像是着了魔似地尾随着他。于是，那个匈牙利士兵加快了脚步。突然他一转身，举起双手，朝着杜布中尉做了个鬼脸，好让他不能认出自己原来是捷克某军团的士兵。然后，杜布中尉又看见那个匈牙利兵很快跑进公路边的一个小村落里，马上边人影都没有了。

杜布中尉为了装得与这一切毫无关系的样子，也大摇大摆地走进公路旁的一家小店铺里，胡乱地要了一大团黑线，把钱付完之后，将它放进兜里，然后就回到了军官车厢。回来之后，他让营部传令兵把他的勤务兵古纳尔特叫到跟前，将那团线交给他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说：“你看看！什么都得让我自己操心，连线都忘记买了。”

“报告长官，我们足足还有一打线团呢！”

“那你立刻拿来给我看看！马上就拿到这儿来！你以为我会相信你的话吗？”

当古纳尔特真的拿了整整一大盒子黑线团来了以后，杜布中尉又对他说：“你瞧瞧！你这个笨蛋，好好地看看你拿来的这些线，再看看我这个大线团。你看看！你的这些线多细，多容易扯断。现在再看看我买回来的这些线，要扯断它该是多么费劲。在战地上我们不能穿破衣烂衫，什么都得牢牢实实的。听我的命令，马上把这些线都统统给我拿走！记住，下次干什么事儿都不要自作主张，买东西之前，要先来请示我一声。你最好别想着要认识我，你还不知道我凶的一面呢！”

古纳尔特走后，杜布中尉对卢卡什中尉说：“我的勤务兵一点儿也不笨。不错，他也有做错事的时候，可是总的说来还是蛮可以的。他最大的优点就是十分忠厚老实。在布鲁克的时候，我收到我内弟从乡下寄来的几只烤鹅。您信不信，他连碰都没碰一下。我一下子也吃不完，可他宁可让它坏掉，也绝不吃。这当然是他遵守军纪的表现，一个军官教育他手下的士兵得教导有方。”

卢卡什中尉实在是不希望听这个白痴在这儿唠唠叨叨了，便把身子转过去对着窗子说：“嗯，今天是星期三。”

杜布中尉还是认为有必要再说点儿什么，于是，他又把脸转过来，对着扎格纳上尉奴相十足地说道：“我说，扎格纳上尉，您是怎么看……”

“对不起，稍等片刻。”扎格纳上尉说完就头也不回地走出了车厢。

与此同时，帅克正和古纳尔特谈论杜布中尉。

“怎么这么久没见到你了呀？到哪儿去了？”帅克问道。

“你是知道的，”古纳尔特说，“我们那位老神经的麻烦事儿

总是没完没了。他动不动就要把我叫到他跟前去，问一些与他毫不相干的问题。比方说，他问我是不是你的朋友。我对他说，我们一般不见面。”

“他可真不错，还问到了我。我特别喜欢你那位中尉。他既善良，心地又好，对待士兵就跟亲生父亲一样。”帅克认真地说道。

“哟，那是你的想法，”古纳尔特很不以为然地说道，“我告诉你，他可是一头地地道道的蠢猪，蠢得像堆臭狗屎。我非常讨厌他，一天到晚净挑我的不是，净找我的茬儿。”

“得了，去你的吧！”帅克惊讶地说道，“我倒认为他是一个挺不错的人。真奇怪，你把自己的长官说成那样。不过这也很正常，这是所有勤务兵的天性嘛！就拿文策尔少校的勤务兵来说吧，他总管他的长官要么叫‘臭混蛋’，要么叫‘臭狗屎’。其实勤务兵说的这些全是从他们自己的长官那儿学来的。要是长官自己不骂人，那勤务兵也就不会骂这些话了。当我还在正规军服役的时候，在布杰约维策有一个普罗查兹卡中尉，他不怎么说粗话，只爱对他的勤务兵说：‘唉，这头可爱的母牛！’除此之外，他那个叫希布曼的勤务兵，再也没有听见他骂过别的什么话了。他听这句话简直听得太多了，因此他复员回家之后，总喜欢对自己的爸爸、妈妈和妹妹说：‘唉，你这头可爱的母牛！’他甚至对他的未婚妻也这么说。结果气得她不愿跟他结婚了，因为她认为他侮辱了自己的人格。还有一次他竟然在一次舞会上当着别人的面也这么叫她，还有她的爸爸、妈妈，以至她再也无法原谅他，便上法庭告他。在法庭上，她说，要是别人不在时他这么叫她，她还可以谅解他，但是这么干简直是让她在全欧洲人面前丢脸。说句实话，古纳尔特，我可从来没那样想过你的长官。当我第一次和他说话的时候，他给我的印象就很好，好得就像刚刚从熏制作坊里熏出来的腊香肠一样。当我第二次和他说话的时候，我就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觉得他很有学问，非常明白事理……对了，你是什么地方的人？是布杰约维策人？住在走道里？很好！起码夏天很凉快。你成家了吗？你有一个老婆和三个孩子？你真幸运，朋友！就像卡茨神甫在讲道时说的那样，起码将来有人为你哭丧了。说起来也真是这么回事，有一次部队从布鲁克开到塞尔维亚去的时候，我听见一位上校对那儿的预备兵们这么说过：一个军人在故乡有家室老小，他若在战场上阵亡，同家人永别了，那么他与家庭的关系也就因此而终止了。——他的原话是：‘他如果死了，同家人永别了，他与家庭的关系也就因此而终止了。那他更是英雄，因为他为了更大的家庭，为了祖国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你是住在五楼，还是一楼？对了，我现在想起来了，在布杰约维策广场上，连一座四层楼以上的楼房都没有。哦，你要走了？唉，我明白了，你的长官正站在军官车厢里朝这边盯着呢！他要是问你，我是不是说到他了，你完全可以对他说我说起了他来着。还有可别忘了对他说，我是怎么说他的好话的，说我很少遇到像他那种慈父般的好长官。还别忘了对他说，我觉得他非常学识渊博，也非常懂事理。你还要对他说，我规劝了你，要你听他的话，凡是他所想到的都要替他去做，你都记住了吗？”说罢，帅克便回到了自己的车厢，而古纳尔特也拿着那团线回到自己的窝里去了。

一刻钟之后，火车经过了被烧毁了的布莱斯托夫村、大拉特瓦尼村和新恰布纳村，直向诺瓦卡比那方向开去。很明显，这些地方都经历了激烈的战火的洗礼。在喀尔巴阡山的斜坡，沿着新铺的枕木的铁路线的一个个山谷中处处都是战壕，而战壕两边尽是榴霰弹炸出来的坑坑洼洼。在拉博瑞克河的上游，以及众多溪流汇入拉博瑞克河的交汇处，还可以看见新建的桥梁和被烧毁的旧桥的桥身。

在火车开往麦齐拉博尔采的途中，士兵们看见整个山谷全都像被翻搬过来了一样，到处是一遍狼藉，不亚于鼯鼠大军在这儿

来了一次翻江倒海的攻势。那边的公路也被挖得乱七八糟，路旁的田地也被军队踩得乱七八糟。

雨水在榴霰弹炸成的洞穴边缘将奥地利军服的碎片给冲得到处都是。

在诺瓦卡比那，士兵们看到一颗正在燃烧着的老松树的树枝上，还有一只带有一小截奥地利士兵小腿的皮鞋在吊着。

林中的树木被炮火炸得七零八落，既没有了树叶也没有了树冠，全都是光秃一片。

火车在刚刚修复好的路基上缓缓地行驶着，以便士兵们能够好好地感受一下战争给人们带来的这一切。当士兵们看到沿途荒芜的斜坡上那竖立着十字架的军人墓地时，他们也就慢慢做好了进入战斗的思想准备。所谓战争，归结到一点就是在白木十字架上摇摇晃晃的、脏兮兮的奥地利军帽。

一些坐在后面几节车厢里的，来自卡什贝尔群山的德国士兵在米洛维采的时候，还始终不停地高声唱着：“等到我回来，等到我再回来……”可火车一开进胡梅纳之后，他们一个个都变得沉默不语了。因为他们心里都很明白，好多帽子现在正挂在十字架上的人曾经也和他们一样唱过“等到我回来，等到我再回来，永远和我亲爱的留在家乡，那该有多美好”之类的歌。

当列车行驶到已被焚毁的麦齐拉博尔采车站之后，停了下来。只见在车站旁边的那些被熏得漆黑的墙壁上，横七竖八地立着一些弯弯扭扭的横梁。然而，车站上马上就修起了一排新木房子用来取代被烧毁的车站。新车站上到处贴着用各种文字写的大幅标语：“请购买奥地利战时公债！”

车站上还有一间用来做红十字卫生站的长条形小木屋。只见从里面走出来一个胖子军医和两个护士。那两个护士都在冲着那个胖子医生咯咯直笑，而那个胖医生为了让护士们高兴，正仿照着各种动物，发出令人恶心的怪叫声。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铁路路基的下面，在一条小溪流经的山谷中，有一所被炸毁的战地伙房。帅克指着它对巴伦说：“你瞧，巴伦，在不久的将来等着我们的是什​​么呀？有一天，眼看就要开饭了，可是忽然一颗炸弹飞来，一下就把伙房炸成了这个模样。”

“真恐怖呀，”巴伦叹了一口气说，“我做梦也没想到我会落到今天这么倒霉的地步。都怪我以前太自以为是了！我真是混蛋，去年冬天我硬是去布杰约维策买了一双皮手套，因为我觉得，我那死去的爹那双庄稼汉的手上戴的那种旧式针织手套太寒碜了，便总想着城里人手上戴的那种皮手套……我爹总是吃焖豌豆，可我连豌豆看都不想看一眼，只想着吃鸡呀，鸭呀，连普通的猪肉我都不爱吃。我老婆不得不经常给我烧啤酒鸭吃——唉，上帝呀，饶恕我吧！”

巴伦开始绝望地忏悔开了：“我辱骂过圣徒和教徒，在马尔舍街的小酒店里和多尔尼扎哈伊城我还打过神甫。上帝我还是相信的，可我不否认，我对圣约瑟夫却产生过怀疑。我对所有的圣徒都能容忍，惟独不能容忍把圣约瑟夫的像挂在我家的墙上。现在上帝开始对我所犯下的这一切罪孽进行惩罚了。我在磨坊里也干过不少缺德的事儿。我还常常辱骂我的爸爸，使他不堪生活的重负。我甚至还对我的老婆进行过虐待。”

帅克若有所思地说道：“你是磨坊主，对吧？那你就应当懂得上帝所推的那个磨虽然很慢，可他却磨得很匀很细，绝不会漏掉任何东西的——这就对了，就是因你的缘故而引发了这次世界大战。”

这时，志愿兵马列克也走过来加入了他们的谈话：“巴伦，亵渎上帝，辱骂圣徒和教徒，这对你绝对什么好处都没有。因为你要知道，我们奥地利军队在很多年以前就是一支纯粹信奉天主教的军队了，我军最高总司令就是我军最光辉的榜样。当军政部向驻防司令部的长官们传播基督教教义时，当我们看到军队举行

盛大的宗教复活仪式时，你怎么可以带着对个别圣徒和教徒的仇恨去参加战斗呢？你懂我的意思吗，巴伦？你想到过没有，事实上，你已经对我们光荣的军队崇高的信仰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过了。因为就像你刚才所说的那样，你竟然不能容忍把圣约瑟夫的像挂在你家的墙壁上。可是，巴伦，你可知道，他恰恰是那些想离开军队的人的守护神啊！他做过木匠，而你应该知道，关于木匠有这么一个谚语：‘让咱们瞧瞧，木匠在哪儿留了个小窟窿’（表示危难时找到一线生机）。你可知道，有多少人就是在这句格言的启示下而勇敢地投降、当上了俘虏的呀！既然四面受敌，已经是无计可施了，他们并不是从自己个人的安危考虑，而是想到作为军队的一员，要保存自己的性命，以便将来从俘虏营回来以后，能对陛下说：‘我们在这里等待您的下一道命令。’现在你懂了吗，巴伦？”

“不，我还是不明白！”巴伦叹了一口气，“我是木头脑袋，一件事得让人家替我重复十遍我才听得懂。”

“你一点也没听懂？”帅克问道，“那好，我再给你解释一遍吧。他刚才的意思是，你的举动都必须符合军队信仰的主流，你必须信奉圣约瑟夫，当你被敌人包围了以后，你就得看看木匠把洞留在什么地方了，以便保全性命，在以后的战斗中再为陛下效劳。现在想必你已经明白了吧？你要是能比较彻底地向我们忏悔你在磨坊里究竟干了哪些不道德的事情，那你的表现就算是可以了。你可别给我们乱说一气，说什么一个小姑娘到神甫那儿去忏悔自己的罪孽时，刚开始的时候她羞答答地对神甫说，她每天晚上都会干些不体面的事。还有什么，神甫一听到这儿，便立即垂涎三尺，对她说：‘不，别害臊，我亲爱的女儿，我现在是上帝的代言人，你不妨给我详细地说说你干了哪些不体面的事。’然后，他又对她说，不用害怕，自己如同她精神上的父亲。她犹豫了好半天才说自己总是把衣服脱了，爬上床去，然后又说不下去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了，只是哭得更厉害。‘还有什么，’他又会说，‘别害臊，人天生就会犯下各种各样的罪孽，但仁慈无限的上帝总是会原谅他的！’之类的话。于是，她终于鼓起勇气，边哭边说：‘我脱了衣服躺在床上的时候，便开始抠起了脚趾头缝里的脏东西来，而且还拿到鼻子跟前去闻。’可是我希望，你讲的不是这种不道德的行为，巴伦！我知道，你在磨坊里干的绝不是这个，我想你一定能给我们讲点真正的、实实在在的不道德的行为。”

最后，巴伦说自己的确在磨坊里干了对农妇们不轨的事儿，那就是他在磨坊里给农妇们磨面时，把假面粉掺在面粉里面。这在他那简单的头脑中便认为是不道德的行为了。电话兵霍托翁斯基听了，感到特别失望，便一个劲儿地追问他是不是真的没跟那些农妇在磨坊的面粉袋上干点儿什么缺德的事儿。可是，只见巴伦摆了摆手说：“干那种事儿我干不来，因为我的确太笨了。”

士兵们得到通知说，要过了卢普科夫斯基隘口的帕罗塔才开午饭。营部军需上士和各连的伙房以及主管全营后勤工作的柴坦麦尔中尉都到麦齐拉博尔采村采购东西去了，另外还有四名士兵跟随他们一起前往。

不到半个小时，他们一行人就带着三头捆着后腿的猪回来了。跟他们一起回来的还有一家子当地农民（这三头猪就是从他们家征购来的）以及那个红十字卫生所的胖医生。那家农民一路上始终叫叫嚷嚷吵个不停。而那个医生却使劲地在跟柴坦麦尔中尉在争论着什么，而中尉只是一个劲地耸肩膀。

走到军官车厢门口的时候，这一行人争吵得更厉害了。那个胖军医开始冲着扎格纳上尉大声嚷嚷，说什么这些猪是为红十字卫生所养的。而那个农夫却不承认这件事，并要求他们把他家的猪还给他，因为这是他仅有的财产了，不管怎样也不能按照他们所出的那个价钱把这三头猪卖掉。

那农夫边说还边把他们给他的猪款一把塞到扎格纳上尉的一

只手里，而那农夫的妻子却一个劲儿地拽着上尉的另一只手，俯下身来不停地吻着。这也许是当地礼节中的一大特点吧。

扎格纳上尉被这种场面给吓呆了，费了好大的劲才把那乡巴佬女人甩开。可是这样也什么作用都不起，因为那老的给甩掉了，可小的又一窝蜂似地全都围上来抓着他的手直吮吸。

这时，柴坦麦尔中尉像买卖人似地说道：“这个家伙家里还有 12 头猪，根据师部最近颁发的一二四二〇号令的有关条例规定：已经分文不差地付给了他征购价。按照这项命令的第十六条规定，凡是在非战区征购的活猪，毛重每公斤不得超过 2 克朗 16 哈莱什。而在战区征购的活猪，毛重每公斤增付 36 哈莱什，也就是共计 2 克朗 52 个哈莱什一公斤。该项命令中还有说明一点：虽属战区，但要是其经济仍完好无损，且其牲口圈里的猪或其他牲口甚多，则应将其供应给过往部队，其售价与非战区相同；在特殊情况下，活猪毛重每公斤增付 12 哈莱什。若情况不明，立即就地成立由买方、过往部队指挥官或主管后勤的军官或军需上士（如只需小规模委员会）组成的委员会进行审议。”

柴坦麦尔中尉照师部命令的副本宣读了以上这些规定，而该副本他始终随身携带着，因而前沿阵地附近的胡萝卜每公斤涨了 15 个半哈莱什，或前沿阵地军官食堂供应的菜花每公斤为 1 克朗 75 个哈莱什等等诸如此类的事情，他基本都能做到心中有数。

柴坦麦尔中尉又对那个怒气冲冲的农夫用德文读了一遍该命令，然后问他听懂了没有。那个农夫听得直摇头，把个中尉气得直朝他怒吼：“那你是想要成立一个委员会喽？”

他好像明白了“委员会”这个词儿，便使劲地点了点头。就在他们在这儿说过来说过去的时候，他的猪早已被拖到战地伙房屠宰了。这时，那几个派去采购的扛枪士兵把那个农夫簇拥了起来。就这样，临时成立的委员会正准备动身前往他们的村子，前去议定一公斤猪肉究竟该付给他 2 克朗 52 哈莱什呢，还是 2 克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朗 28 哈莱什。可是还没等他们走到通向村子的路上，忽然从战地伙房传来一阵阵刺耳的猪叫声，那声音比往常的猪叫声要刺耳得多。

这一下，那个农民知道一切都已经完了。他绝望地喊了起来：“你们每头猪付给我两个弗罗林吧！”

这时，他被那四个士兵围得更紧了。于是他们全家便跪倒在尘土飞扬的公路上，挡住扎格纳上尉和柴坦麦尔中尉的去路。

只见那个农妇带着两个女儿抱着他们两人的膝盖，口口声声喊着“青天大老爷”。这时，那个农民用乌克兰方言喝令她们全都起来，并骂那些士兵吃了猪肉都不得好死……

这样一来，委员会就这么解散了。可没料到那个农民又突然大吵大闹了起来，还向着他们挥舞起拳头。这时，一个士兵用枪托猛击了他一下，只听见他那羊皮袄“嘶啦”一声，一下子就被捅破了。这时，只见那家人画着“十”字，一把拽起那个农夫的手，很快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十分钟之后，营部军需上士已经和传令兵马杜西克一块儿在自己的车厢里吃起了猪脑子。军需上士狼吞虎咽地吃着猪脑子，还时不时地气气那些文书：“你们也馋了吗？唉，弟兄们，可这美味只能给当官的吃啊。腰花和猪肝归伙夫，猪脑子和猪头肉归军需上士，至于文书嘛，那就只能吃上相当于普通士兵双份的猪肉了。”

扎格纳上尉已经向军官伙房下达了一个命令：“做小茴香红烧肉，并且要选最好的肉来做，不能太肥！”

于是，在卢普科夫斯基隘口开饭的时候，每个士兵在自己的那份汤里就只好找到两小片肉了，而那些生来就运气不佳的人更是连点儿肉丝都没有，只能吃上一小块猪皮。

伙房里历来流行讲关系、看人下菜碟，好东西只给那些长官的亲信们吃。所以勤务兵们一个个在卢普科夫斯基隘口吃得嘴巴

流油，每个传令兵的肚子也都撑得跟石头一般硬。因而吵嚷声、怒骂声顿时汇成一片。

志愿兵马列克出于公正，不想却在伙房里惹了一场是非。原来当一个伙夫一边说“这是给我们的营史记录员的”，一边往他碗里放上一大块肉的时候，马列克却大声说，在军队里所有的士兵都是平等的。这句话顿时引起了大家一致赞同，也就成了大伙儿咒骂那些伙夫的理由。

只见马列克将那块肉扔进锅里，并强调说他不想要任何照顾。伙夫们没有明白他的意思，还认为这位营史记录员不满意自己分到的这块肉，便把他拉到一旁说，让他等他们发完饭菜以后再来，他们会给他一大块猪腿肉。

文书们一个个都吃得嘴巴油光发亮，医护员们也一个个撑得直打嗝。而这块原本丰饶的土地上，如今到处都可以看到炮火轰击过后的痕迹，到处是战壕、空罐头盒、俄军、奥军和德军制服上的皇徽、车子的残骸，还有那长长的、血迹斑斑的绷带与棉花。

再看原来那个车站，如今也只剩下一堆废墟了，一棵老松树的树枝上至今还挂着一颗尚未爆炸的榴霰弹。离车站不远的某个地方，一定还埋有一大堆尸体，一阵阵腐尸的恶臭在空气中正散发着。

由于所有打这儿经过的部队都要在这附近安营扎寨，因此到处都可以看到奥地利、日尔曼还有俄罗斯等国士兵拉的屎堆。只见各个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信仰的士兵们的粪便一堆紧挨着一堆，有的甚至还彼此友好地重叠在一起。

已经被炮弹毁坏了大半的水库和守护铁路的人住的小木屋以及那些所有有墙的建筑物都被枪弹打得满是枪眼，就像一个个筛子。

为了给士兵们以更完整的战地欢乐的景象，附近的一座小山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丘后面正有一股股轻烟袅袅升起，好像那边整个村庄都在燃烧，或者正处在激战的中心。实际上，那是为了取悦那些王公显贵而在大肆焚烧霍乱、痢疾等传染病室。这些王公显贵们曾在公爵夫人马利亚的赞助下筹建了部队医院，可是，与此同时，他们却通过伪造霍乱、痢疾病人的账单中饱私囊。

而今，一组病房成了其他所有病房的替罪羊，做了这场灾难的直接受害者。王公显贵们的整个骗局随着稻草烧焦的臭味儿一齐升上了天空。

在车站后面的悬崖上，德国人正在忙着为阵亡的勃兰登堡全体将士竖起一块上面刻有“卢普科夫斯基隘口英雄纪念碑”字样的石碑，石碑上还有一只铜铸的德意志大雕，而碑座上清楚地刻着：该铜雕是用德国兵团解放喀尔巴阡山时缴获的俄国大炮铸造而成的。

午饭后，全营官兵开休息了。此时人人心中都有一种他们从来不曾有过的莫名其妙的感觉。扎格纳上尉和他的副官至今仍然搞不清楚那份关于本营今后行动的密电的内容，因为该电文的措辞很不明了。从电文上看，好像他们根本不该开到卢普科夫斯基隘口来，而应从莎托拉鲁黑利开往与现在完全相反的另一个方向去，因为这份电报上提到了这么几个地名：

桥普—翁格瓦尔—基什—别列兹纳—乌若克

十分钟之后大家才知道，原来这个事情全是旅部基地的某个百分之百的大白痴值日官弄错的。原来他发出过一份电报，查问对方是不是第七十五团第八营（军事密码为 G3）。可旅部的这个大白痴并没听到对方的答复说他们是第九十一团第七营，只听到对方问他，既然预定的路线是经过卢普科夫斯基隘口开往加利西亚的莎诺克，是谁命令他们又改为沿着通向斯特利伊的铁路开往穆卡切沃？这个大白痴感到非常吃惊。让他更加不知所措的是为什么对方的电报是从卢普科夫斯基隘口发来的。于是，他糊里糊

涂地发了一份电报说：“行军路线未变。方向：卢普科夫斯基隘口——萨诺克。原地待命。”

扎格纳上尉回到军官车厢之后，听到大家正在车厢里讨论一些没头没脑的蠢事，还暗示说什么要是没有德国人，东部军恐怕会群龙无首，乱作一团。他还听到杜布中尉正在极力为奥地利大本营的这种混乱状态进行辩护，说什么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本地区由于不久前的一场战斗而遭受严重的破坏，铁路因而到现在还未能修复。

此时，所有的军官全都不约而同地用同情的眼光看着杜布中尉，仿佛在说：“这位先生真是不可救药的大白痴！”杜布中尉见没有人反驳他，便又开始瞎扯什么这个被毁坏的地区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因为这证明我们军队的铁拳头是所向披靡、不能战胜的。同样，又没人答理他。于是他便自言自语地说道：“是的，肯定是这样的，当然喽，俄国人是打这儿仓皇溃逃的。”

这时，扎格纳上尉已经打定主意：等他们进入战壕以后，若形势危急，他就要尽快将杜布中尉作为先遣侦察员派到铁丝网那边去侦察敌情。这时，刚好卢卡什中尉从车厢外探进头来，于是，扎格纳上尉便走过去悄悄地对他说：“这些该死的家伙，真让人头痛！尤其是那些自以为有点儿学问的人，最他妈的混蛋！”

看来，杜布中尉根本不打算住嘴，只听他又继续向军官们描述他在报纸上看到的关于喀尔巴阡山战役以及奥—德盟军在萨河攻势中争夺喀尔巴阡隘口的形势。他说话时的那副架势，让人觉得他不仅是参加了，而且还亲自指挥了这些战役。

他有些话说得特别让人想吐：“然后我们开到了布科维斯柯，这样我们既能保证军队在通往迪诺夫的这条线路上畅通无阻，又能与威尔卡·波朗卡军团取得联系，在那儿我们粉碎了敌军的整个萨玛拉师。”

卢卡什中尉实在是忍不住了，便对杜布中尉说：“这些你在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战前就肯定和你们家乡的县长聊过了吧？”

杜布中尉恶狠狠地盯了卢卡什中尉一眼，便走出了车厢。

他们的军列仍然停在路基上。只见山坡下几米处到处是俄军从这条壕沟撤退时扔下的各种物品，有几只锈迹斑斑的水壶、几个平底锅，还有一些装弹药的盒子。除了这些东西之外，还可以看到一些带刺的铁丝和血迹斑斑的纱布和棉花等物。一些士兵正站在山坡上观看着，杜布中尉马上断定：准是帅克又在跟他们瞎扯些什么。

于是，他走了过去。

“这里是怎么了？”杜布中尉径直走到帅克的跟前，声色俱厉地问道。

“报告长官，”帅克马上回答说，“我们在随便看看。”

“在看什么？”中尉又大声吼道。

“报告长官，我们在看山坡下面的壕沟。”

“谁叫你们看的？”

“报告长官，这是布鲁克的施诺德上校的意思。当我们即将奔赴前线，他跟我们道别时说过：每当我们经过一个废弃的战场时，都要好好地看看那个地方，研究一下那个仗是如何打的，并找出一些对我们有益的东西来。我们看见在这个壕沟里，每一个士兵在溃逃时都要扔掉很多东西。报告长官，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士兵们把一些没有用的东西背在身上是多么愚蠢啊！真是白费力气！背这么重的东西打仗，该有多累赘呀！”

杜布中尉忽然从他的话语中看到一线希望：终于能以宣传反战的叛国罪把帅克送上战地法庭了。于是他立即追问道：“那么依你看，士兵们得把像这个壕沟里的什么弹药或者刺刀一类的东西都统统扔掉喽？”

“哦，当然不是，哦，不，报告长官！”帅克笑嘻嘻地回答说，“您看到下面那个不要了的搪瓷夜壶了吗？”

帅克说得一点儿也不错，在山坡下，那些破破烂烂的坛坛罐罐中果真有一个生锈的破搪瓷尿壶。很显然，堆在这里的这些已经不再适宜于家用的东西是车站站长特意留给未来的考古学家们的。将来等他们发现这块地方时，他们一定会欣喜若狂，他们还会告诉学校里的孩子们有关这个搪瓷尿壶不平凡的年代呢！

杜布中尉盯着这个尿壶，心想：这确实是某个在床上度过了青春期，然后又因为战争而致残了的家伙使用过的玩意儿。

这一切都在士兵们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正当杜布中尉沉默不语默默思考的时候，帅克又滔滔不绝地讲开了：“报告长官，关于这种尿壶，在波杰布拉迪疗养院还闹过一次笑话呢。这是我在维诺堡的一家酒店里喝酒的时候听来的。据说，波杰布拉迪发行了一种名叫《独立》的地方报纸，一家药铺的老板是该报的主要负责人，而多玛日利采的拉迪斯拉夫·哈耶克是该报的编辑。那个药铺老板是非常奇怪的人，他专门收集别人不要了的坛坛罐罐和其他类似的杂物。他的那些东西多得能开博物馆。有一回，多玛日利采的哈耶克邀请一位朋友到波杰布拉迪疗养院来玩，他那个朋友也是一家报纸的编辑。因为他俩几乎有一个星期没有见面了，他们便在一起喝得烂醉如泥。为了答谢哈耶克的盛情款待，那个朋友便答应要为他所编辑的《独立》报写一篇小品文。因此，这位朋友写了一篇关于一个收藏家的短文，大意是说这个收藏家如何在艾尔比河畔找到了一个破破烂烂的搪瓷尿壶，而还以为它是圣文策斯拉斯的钢盔呢！可是，这位朋友居然没想到他的这篇文章引起了一场大混乱，惹得赫拉德茨的布里尼赫大主教带领大队人马专程来瞻仰这个头盔来了！波杰布拉迪药铺的老板认为这篇文章是在取笑他，于是便和哈耶克大吵了一架。”

此时，杜布中尉恨不得把帅克一下子推到山坡下面去，可是他忍住了，只是大声嚷道：“听见没有，别在这儿傻呆呆地站着白白浪费时间了！你们还不知道我的厉害，等你们知道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帅克，你留下！”正当帅克准备和其他人一块儿回车厢去的时候，杜布中尉向他大吼了一声，那声音大得怪吓人的。

他俩就这样面面相觑地对视着。杜布中尉正在琢磨要说句什么话好吓唬吓唬他。

但是帅克又赶在他前面说了起来：“报告长官，这种天气要是能再多持续几天就好了。这种天气白天不太热，夜晚也很舒服，是打仗的最好时节。”

突然，杜布中尉从腰间掏出一把左轮手枪来：“你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

“报告长官，我知道。卢卡什中尉也有这么一支。”

“那么你给我好好记住，你这个混蛋！”杜布中尉边把左轮手枪放回腰间，边严肃地对帅克说，“你要放明白一点儿，你要是再接着搞你的这一套宣传，小心有你吃苦头的一天。”

说罢，杜布中尉就走了，边走边自言自语：“哈，宣——传，对，宣——传，我总算找到了一个最合适的词儿了……”

帅克没有径直回到自己的车厢，在外面他又溜达了一会儿，一个人嘟嘟囔囔地说道：“他我应该算在哪一类里面呢？”他越想越觉得给杜布中尉取个“半个屁翁”这个绰号是再好不过的了。

在士兵们的字典里，“屁翁”这个词儿一直是褒义词，主要是用来尊称那些上校或年纪稍大的上尉及其少校的，它是“讨厌的老爷子”这个通用绰号的升级。光有“老爷子”一词而无前面的那个定语则是对年纪较大的上校或少校的爱称，虽说他们时而爱发脾气，可还是比较爱护自己的士兵的，而且在别的军团面前也总是护着他们，尤其是当他们在酒店里喝酒，又没有“逾期不归”，却被巡逻队给逮住了的时候，这些“老爷们”便更会护他们的短儿；也很关心自己的士兵，总是把他们的生活弄得妥妥帖帖的。可他们却都有那么一点儿神经兮兮的，总喜欢挑士兵们的刺儿，所以他们就得了这么个美名“老爷子”。

可是当“老爷子”无缘无故为难士兵，爱想出个什么夜间操练之类的花招来折腾他们的时候，这些“老爷子”就成了“讨厌的老爷子”了。

要是“讨厌的老爷子”升到最高级也就是凶残无比、愚蠢至极的时候，那他就成了“屁翁”了。这个词儿很能说明问题，只是老百姓中的“屁翁”与军队里的“屁翁”大不相同。

首先，老百姓中的“屁翁”虽说也是指当官的，且这么称呼他的人也一般都是政府部门的差使或公务员之类的人物。但是，这些当官的却都是些心眼儿窄的家伙。这种人要是遇上某个下属没有把图纸晾晒好这类小事，也要责备一番。这些家伙简直是人类中典型的蠢猪，可像他们这种蠢猪却偏偏要装出个人模人样来，好像什么都懂、什么都会解释，结果却弄得到处碰壁。

而军队里的“屁翁”呢，自然与地方上的又有不同啦。军队里的“屁翁”指的是那种可以称得上是特别讨厌的老家伙。他们非常残暴且极其愚蠢，一遇到困难就停止不前。他们不喜欢士兵，总是莫名其妙地跟士兵作对。连“老爷子”甚至“讨厌的老爷子”们都享有的那种威信，他们根本就没有。

在有的驻军，如特里顿的驻军中，经常不把这种人叫做“屁翁”而叫“我们的老狗屎”。如果说帅克暗暗地称杜布中尉为“半个屁翁”的话，那确实还是比较合乎逻辑的，因为不论在年龄上、职位上，杜布中尉还只算得上半个合格的“屁翁”。

帅克边走边想，不知不觉就回到了自己的车厢。这时，他遇上了勤务兵古纳尔特，只见他的脸被人打肿了。他含混不清地对帅克嘟囔说，他刚才碰巧遇到了杜布中尉，中尉没有说一句话，就照着他的脸左右开弓扇了他几耳光。打完之后，杜布中尉还说，他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他与帅克关系密切。

“既然如此，”帅克冷静地说道，“咱们得上告。奥地利士兵只能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挨耳光。但是，你的长官打你不符合任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何规定。正如老尤基根尼·萨沃伊公爵常说的那样：你不仁我不义。现在你得自己去上告；你要是不去，那我就要给你几个耳光，好让你知道什么是军纪。在卡尔林兵营里曾有一个叫霍斯纳的中尉，也经常对他的勤务兵抽耳光，还用脚踢他。有一次，那个勤务兵被他打了无数个耳光，头都给打懵了，于是，他就跑去告霍斯纳的状。可是勤务兵又说得颠三倒四的，瞎说什么自己被中尉踢了。那个中尉却证明他在说谎，不承认自己踢他，只不过是扇了他耳光。结果，这个可爱的勤务兵因为诬告而被关了三个星期的禁闭。可这并不能改变他被中尉打了这个事实。这就跟医科大学的学生霍比契卡常说的一样：‘在解剖室里不管这个人是上吊死的，还是服毒自杀的，都是一个剖法。’在军队里挨了耳光，这可不是一件开玩笑的事。”

古纳尔特立刻傻眼了，于是他任由帅克把自己带到了军官车厢。

杜布中尉看见他俩，便从窗口探出头来大声吼道：“你们到这儿来干什么，兔崽子们？”

“勇敢点！”帅克朝车厢那边推了推古纳尔特。

这时，卢卡什中尉和扎格纳上尉也出现在车厢的走道上。

对帅克已经领教够了的卢卡什中尉大非常惊讶，因为今天帅克一反常态，脸上没有丝毫平日那种温顺谦恭的表情。帅克的神情告诉他，一定有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了。

“报告长官，”帅克说道，“我们要告状！”

“看在上帝的份上，别又来发疯了，帅克！我已经领教够了。”扎格纳上尉说道。

“请允许我，长官，”帅克还是固执说道，“请允许连队传令兵帅克说，长官，您是第十一连的连长。我知道，长官，您一定感到万分惊奇，可我也知道，杜布中尉归您管。”

“帅克，你简直疯了！”卢卡什中尉打断了他的话。“你如果

喝醉了，那最好尽快给我滚开。明白吗？你这个笨蛋！你这个无赖！”

“报告长官，”帅克边说边把古纳尔特往前推，“在布拉格，人们似乎要用护栏保护自己不被迎面驶来的电车轧着。而那位最先制造护栏的人自己却成了这个试验的牺牲品，后来市政府还给他那个成了寡妇的妻子付了赔偿金呢。”

扎格纳上尉简直不知道怎么说才好，只好点了点头。而此时的卢卡什中尉看上去也似乎是毫无办法。

“长官，什么事都应该上报，对吗？”帅克毫不退让，“还是在布鲁克的时候，您就对我说过，上尉，我既然是连部的传令兵，除了要传达您的各项命令以外，我还有责任把连里发生的任何事情向您汇报。根据您的这一指示，请让我向您报告，长官，杜布中尉无缘无故地抽打自己勤务兵的耳光。报告长官，我原来不想来告诉您的，可我一想到，既然杜布中尉归您管，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来向您报告这件事。”

“怎么啦，”扎格纳上尉说，“帅克，你为什么把古纳尔特往我们前面推？”

“报告长官，因为事无大小，均得汇报。古纳尔特被打傻了，他挨了杜布中尉的耳光，却不敢一个人来报告。报告长官，您应该来瞧瞧他的膝盖哆嗦得有多厉害，一听说要来报告，他就吓得连魂都没有了。要是没有我，他根本不敢来这儿报告。他就像皮特乔夫的那个叫古德拉的家伙一样，古德拉在服军役的时候，常常告状，后来长官们只好把他调到军舰上去当号兵。后来他又跑到了太平洋的一个小岛上，当了逃兵。后来，他在岛上讨了个老婆，还跟大旅行家哈夫拉萨聊上了天；可是那个旅行家却不知道他根本就不是当地人……当然，一个人就因为挨了几个耳光就得来告一通状也实在是太可恶了。古纳尔特并不想上这儿来，他说因为他挨的耳光太多了，简直都被打懵了，不知道要来报告哪个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耳光。他原本压根儿就不会到这儿来，更别提什么告状了。他说他能忍受好多次、好多次打。报告长官，您瞧，他已经吓得魂不附体了。可是从另一方面来说，他挨了耳光，本来就该马上来报告的，可是他不敢。因为他知道，还是像某个诗人写的那样，当一朵‘安分守己的紫罗兰’更好些。要知道，他可是杜布中尉的勤务兵啊。”

帅克又把古纳尔特推到自己前面，说道：“别老像白杨树上的树叶那样哆哆嗦嗦的！”

于是，扎格纳上尉便问古纳尔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没想到古纳尔特全身哆嗦着说，他们可以去问杜布中尉本人。总之，他根本就没有被杜布打过耳光。

最后，这个一直吓得瑟瑟发抖的犹太古纳尔特甚至说，这一切全是帅克捏造出来的。

这个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最后竟然由杜布中尉自己亲自来了个总结性发言。只见他突然冲着古纳尔特嚷道：“难道你还想再挨几个耳光？”

毋庸置疑，事实已经真相大白了。于是，扎格纳上尉直截了当地对杜布中尉说：“古纳尔特从今天起分配到营部伙房工作。至于你的新勤务兵，你自己去找军需上士万尼克联系去吧！”

杜布中尉行了一个军礼便走出了军官车厢。临走时，他对帅克说：“我敢打赌：总有一天你会上绞刑架的！”

等杜布中尉走了之后，帅克像老朋友似的在卢卡什中尉的耳边轻轻地说：“在慕尼黑城堡那儿也有像他这么个人，那人也总爱对别人说这句话，但他得到的回答却是：‘那好，咱们刑场上见！’”

“帅克，你真的是地道的大白痴！”卢卡什中尉马上又补充了一句，“这次不许你像平时那样回答说：‘报告长官，我是白痴！’”

“了不得！”扎格纳上尉突然朝窗外惊呼了一声。他真恨不得马上把身子缩回去。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因为麻烦事儿又来了：杜布中尉就站在窗子下面。

只听杜布中尉在说，他感到很遗憾，因为扎格纳上尉还没听他把东部战线上进攻的理由说完就走了。

“要是我们要弄明白这次大规模进攻的理由，”杜布中尉朝着窗口喊道，“就得总结一下为什么4月底会发动攻势。我们必须突破俄军的防线，并且我们必须为突破喀尔巴阡山和马维斯拉河之间的防线寻找一个最合适的突破口。”

“我可不愿和你争辩什么！”扎格纳上尉干巴巴地说了一句便离开了窗口。

半小时之后，列车又开始朝着萨诺克进发了。扎格纳上尉直直地躺在座位上，假装睡着了，免得杜布中尉又拿他的那套关于进攻的废话来纠缠他。

这时巴伦已不在车厢里了。原来他已被允许到餐车用一块儿面包去蘸锅底里的肉汁吃。此刻的巴伦在餐车里的情形很不妙，因为列车猛地开动时，因为惯性，他头朝下整个人都栽到大锅里面去了，只剩下两只脚还倒竖在锅外。巴伦很快就习惯了这种姿势。这时，大伙儿听见从大锅里传来阵阵舔嘴之声，那声音仿佛就像一只刺猬在追逐一大群甲虫。接着，从大锅里又传来了巴伦的哀求声：“做做好事吧，弟兄们，看在上帝的面上，再扔给我一小块面包吧！这儿还沾了好些肉汁儿呢！”这首田园牧歌一直持续到他们的军列到达下一个车站。再看看那个大锅，已经被巴伦舔刮得干净，就像一面镜子那么闪闪发亮。

“多谢你们啦，伙计们！”巴伦由衷地感谢道，“可以说，自打我从军以来，这是幸运之神第一次垂青于我。”

事实也的确这样。在卢普科夫斯基隘口的时候，巴伦还吃到了两份肉。不但巴伦自己高兴，连卢卡什中尉对他也很满意，因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为巴伦总算从军官食堂里给他端来了一份不算少得太过分的饭菜——还给他足足剩了一半。巴伦打心底里感到高兴，于是，他把双脚伸到窗外不停地晃来晃去。此刻，他忽然觉得如今的军队对他来说犹如一个温暖的家了。

伙夫们也开始拿他寻开心，逗他说等列车到了萨诺克他还可以吃上一顿晚饭和一顿午饭。因为士兵们在路上啥也没吃着，这全当是对他们的补偿。巴伦听了，高兴得一个劲儿地点头，并偷偷地对大伙儿说：“你们瞧，伙计们，上帝到底还是没把我们给抛弃吧！”

大伙儿听了这话，都哈哈大笑了起来。这时，只听一个坐在炊具上的伙夫唱道：

来来来哟，来来来哟，
上帝不会把我们抛弃，
如果他把我们扔进烂泥里，
他也一定会把我们给救出来；
如果他把我们扔进树丛中，
我肯定他也会把我们带出来。
来来来哟，来来来哟，
上帝不会把我们抛弃。

火车开出了什恰乌纳车站以后，一片新的军人墓地在山谷中又出现了。士兵们从火车上可以看到在什恰乌纳车站下面有一个钉着无头耶稣像的石头十字架，那十字架上的耶稣的脑袋是和铁路同时被炸掉的。

火车开得越来越快，从山谷驶过，直奔向萨诺克。这时，士兵们的视野也越来越开阔，铁路两旁一座座破落的村庄也越来越多。

火车快开到库拉什纳的时候，士兵们看到下面的小河中躺着一列上面标有红十字会标志的列车。

看到这种情形，巴伦把眼睛瞪得大大的。尤其使他感到惊诧不已的是下面那个火车头的烟筒简直像一门 28 厘米口径的大炮一样直直地插进了路基里。

这个场面也引起了帅克那节车厢的士兵们的注意。约赖达表现得最为兴奋：“啊？什么？难道允许朝着红十字会的列车轰炸？”

“是不允许这么做，可是还是可以这么做。”帅克说道，“打得太准。当然他们事后可以解释说那是在夜里打的，看不见车上的那个红十字标志。在世界上，不允许干，可又干得出来的事可多着呐！重要的是每个人都想试一试那不该干的事情他是不是干得了。皇家军队在皮塞克演习的时候，曾下过这么一道命令：行军的时候不准把士兵捆绑起来。这道命令简直滑稽可笑，因为谁都清楚，被捆绑起来的士兵是没法行军的。可是，我们的上尉却认为不仅可以这么做，而且还不用违反军令。他非常聪明地把那个被捆绑起来的士兵往辎重车上一扔，这样一来，他们还是可以接着行军。还有一件这样的事儿，那是五六年前，在我们那条街的一所房子里，二楼住着一位叫卡利克的先生，而他家的楼上住着一个音乐学院的学生麦克斯。麦克斯这个小伙子非常好色，他除了追求别的女人外，还看上了卡利克先生的女儿。卡利克经营了一家运输公司，还开有一个糖果铺，在摩拉维亚的某个地方他还有一所什么专门装订书籍的公司。当他发现那个音乐学院的小伙子正在追求他女儿的时候，他便跑到麦克斯的住所里，对麦克斯说：‘不许你娶我的女儿，你这个流氓！我绝不会把她嫁给你的！’——‘那好吧！’麦克斯回答他说，‘既然您不许我娶她，那我又有何办法呢？难道要我为这种事情去自寻短见不成？’但是，过了两个月过后，卡利克先生又到他家来了，老婆他也带去了。他们夫唱妇随地指责麦克斯说：‘你这个无赖，你坏了我女儿的名声！’——‘不错，我是和您的女儿发生了关系，’大学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生回答他们说，‘太太，与哪个女人发生关系是我的自由，你的女儿也一样。’卡利克先生毫不客气地对他怒吼道，自己告诉过他，绝不许他娶自己的女儿，也绝不会把女儿嫁给他。没料到，那个大学生回答他说，他自己的确答应过不娶他的女儿，他一定会遵守诺言不娶她的。在这一点上，请他们放心，他是肯定会守信用的。可是上一次除了上述这一点之外，他们并没说明他和她不可以干什么。所以即使自己因此而被起诉的话，他也问心无愧。他还说，他那已故的妈妈在临终前让他发过誓：一生不撒谎。他什么也没有说，就同意了。这样的誓言是绝对靠得住的。在他家里没有一个撒过谎的人，并且他在学校里的操行也总是优等。所以，你们瞧，有很多事儿虽然不许干，但还是可以干。也就是说‘虽然我们的方式方法不一样，可是只要我们目标一致就行了！’”

“亲爱的朋友们，”这时，志愿兵来了个热情的注解，“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路基下面的这列红十字会的军列虽然被炸得飞上了天，且一半也已经被烧毁了，可它却以其新的英雄业绩丰富了我营未来的光荣历史。可以想象：大约在9月16日，就像我在笔记本中所描写的那样，我营各连都将有几名普通士兵，在一名班长的率领下，奉命前去炸毁一辆正朝着我军射击、阻碍我军渡河的敌方装甲车。他们装扮成农民，光荣地完成了这项任务。”

“我看见什么啦？”志愿兵看着他的笔记本惊呼了起来，“我们的万尼克怎么到这里来了？”

“您听着，上士，”他转向万尼克说道，“在营史上将有一篇和你有关的十分精彩的文章！我记得前面已经提到过您一次，可是这一篇一定会更精彩、更丰富。”志愿兵提高嗓门念道：“军需上士万尼克英勇牺牲。军需上士万尼克也报名参加了炸毁敌军这辆装甲车的勇敢行动。他和其他人一道装扮成农民，展开了实施该计划的行动。忽然，随着‘轰’的一声爆炸，万尼克便昏迷不

醒了。当他苏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已被敌人团团包围。然后敌人立即把他送到了他们的司令部。面对死亡，我们的万尼克临危不惧，坚决拒绝向敌人提供任何有关我军的位置和实力的情报。由于他化装成农民，敌人便断定他是密探，并处以绞刑。可又鉴于他军衔较高，便将绞刑改为枪决，立即在墓地的围墙边执行。英勇的军需上士万尼克要求执行枪决时不要把他的眼睛蒙住。当敌人问他最后有什么要求时，他回答他们说：‘请通过军使向我营致以我最后的问候。请转告他们，我是怀着我营必胜的信念英勇就义的。此外，还请转告扎格纳上尉，根据旅部最新指示，将士兵每人每日的罐头增加到两盒半。’我们的军需上士万尼克就这样光荣地牺牲了。可是他的最后一句话却在敌军中引起了巨大的恐慌。因为他们原以为阻挠我们渡河、隔绝我们与供给基地的联系之后，就可以尽早地引起我军的饥荒，从而达到瓦解我军军心的目的。关于军需上士万尼克视死如归时的镇静自若还可以从下述的情况中得到证明：他在被枪决之前还跟敌军参谋部的军官们玩了一把扑克。在执行枪决之前，他还这样说：‘请将我赢的钱转交给俄国红十字会。’说罢，他便走到了敌人的枪口前。他的这一崇高的慷慨行为让在场的敌军泪流满面。”

“请原谅，万尼克先生，”志愿兵接着说，“我擅自处理了您赢的钱。我也曾琢磨过，是不是该把它交给奥地利红十字会。但后来，当我从人性的观点一想，认为交给哪个红十字会结果都是一样，只要把钱交给了造福于人类的机构就行了。”

“我们已故的上士本来也许会把这笔钱交给布拉格的‘菜汤施舍所’，”帅克说，“但是恐怕还是你这么处理会好些，因为说不定市长大人会拿着他捐献的那份钱买肝泥香肠当茶点给吃了呐！”

“反正到处都在偷！”电话兵霍托翁斯基说道。

“在红十字会里，人们偷得十分厉害，”伙夫约赖达显得十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恼火，“在布鲁克我认识一位厨师，他在医院里给护士们做饭。他对我说，医院里的院长和护士长们都把一桶一桶的西班牙浓葡萄酒和巧克力往自己家里捎。这就给他们带来的好处的机会。这个机会就是每个人在自己的一生中都要经历无数的变迁，到了一定的时候，他在这个世界上就不得不做小偷。我就经历过这个阶段。”

巫师伙夫约赖达说着说着，就从自己的背囊里掏出来一瓶白兰地。

“你们往这儿瞧，”他打开酒瓶，“我的观点证据确凿。这就是我在军队出发以前从军官食堂里拿来的。这种白兰地是最好的，原本是拿它来做蜜汁点心的。然而命中注定我一定会把它偷来喝，这就像我命中注定会做贼一样。”

“要是我们命中注定要成为你的同伙，这也不见得是一件坏事嘛！”帅克插了一句，“无论如何，至少我早就预感到我们是同伙了！”

预感终于实现了。大伙儿开始转着圈儿你一口我一口地分享这瓶白兰地了。这时，军需上士万尼克坚持要用饭盒分着喝，并说这么喝也许会公平一些。因为他们有五个人要共饮这瓶酒，碰上奇数很容易出现一个人要比别人多喝一口这种情况。对他的看法帅克表示赞成：“你说得没错，如果万尼克先生想要一个偶数的话，那他退出去好啦，免得大家吵了不痛快。”

听帅克这么一说，万尼克只好收回了自己的意见。可是他又提出了一个慷慨大方的建议，那就是因为这瓶酒是约赖达捐献出来的，那就让他每次多喝一口。他的这个提议马上引起了大家的强烈反对，因为约赖达打开酒瓶的时候，已经尝过一口了。

最后，大家终于同意了志愿兵的意见。那就是按各人名字的头一个字母的次序，大家依次轮着喝。他还说这种方法之所以好就因为谁先喝、谁后喝这也是一个人命中注定的。

根据字母排列是霍托翁斯基第一个喝。当他提起酒瓶开始喝的时候，万尼克便狠狠地盯着他。万尼克在心里算了一下，即使自己是最后一个喝，却也总是能多喝一口。可是他的算术并不高明，因为事实上一共只有 21 口。

后来，他们又一块儿打起了扑克。大家发现志愿兵每次抓到大牌时，他都要引用几句《圣经》上的话。抓到“J”时，他会喊：“上帝啊，今年夏天也给我留下这个‘J’吧，我会好好给它施肥，好让它给我结果。”

当有人责备他为什么最后还敢要个“8”时，他又会大声说：“有一个女人，她有十个铜板，要是她丢了一个，在没找到这个铜板之前，她难道不会点上蜡烛使劲去找？等她找到那个铜板时，她就会把左邻右舍都叫来：‘替我高兴吧！因为我抓了个‘8’，还有王牌老‘K’和‘A’——好啦，你们把牌全都给我吧，你们大家都输啦！”

志愿兵马列克玩牌的手气确实很好，当别人拿着王牌相互压对方的时候，他总是能抓到一张最大的王牌把所有的人压住。于是，他们全都输了，可他却赢了一盘又一盘。只听他对输了的人说：“大地震要来啦，还有饥饿与瘟疫，并且还会有巨大的奇迹从天而降！”当霍托翁斯基第一个把他今后半年的军饷全都给输掉了以后，大家终于玩得没有兴致了。霍托翁斯基打牌打得如今已分文毕无了，于是，志愿兵让他立了一个字据，让军需上士发军饷的时候把霍托翁斯基的那一份发给自己。

“别害怕，霍托翁斯基，”帅克安慰他说，“假如你运气好，在第一次战斗中就阵亡了。到那时，马列克就啥也捞不着，只能干瞪眼了。你就给他签个字吧！”“阵亡”二字似乎是触到了霍托翁斯基的痛处了。只见他很自信地说：“我不会阵亡的，因为我是电话兵，电话兵总是呆在掩体里接电话，而且总是要等待战斗结束之后，才去接电话线或查找线路毛病。”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可是志愿兵说，情况正好相反，电话兵遇到的危险比别人更大，因为敌方大炮的主要攻击目标就是电话兵。电话兵即使躲在掩体里也是不安全的，还有，即使他躲到地下十米深处，敌人的炮火也总是能找到他，他就会像夏日的苍蝇一样必死无疑。关于这一点，有下列事实为证：他离开布鲁克前夕，他们正好在那儿给电话兵上第 28 课。

听了志愿兵的这番话，霍托翁斯基沮丧得无精打采、傻呆呆地看着前面。看他这个样子，帅克不免要好心劝慰一番：“这是不得由的事儿！反正你是要倒霉的啦！”只听霍托翁斯基近乎哀求地对他说：“哎，别说了，我的大爷！”

“让我在营史记录本里找找‘乔’这个字。”马列克边翻笔记本边说，“乔托翁斯基……唔……霍托翁斯基……唔，在这儿，电话兵霍托翁斯基埋在了地雷里了。他从自己的坟墓里往参谋部打电话说：‘我要死了！预祝我营获胜！’”

“这你该满足了吧？”帅克又说，“你是不是还想要补充点儿什么？你还记得‘坦泰尼克’号上的那个电话兵吗？当船只沉没的时候，他还往那早已被淹没的厨房打电话，问什么时候开午饭呢！”

“这对我倒不难，”志愿兵马列克很有信心地说道，“只要你愿意，霍托翁斯基的临终遗言就可以马上补充进去。就说他最后朝着电话机嚷道：‘请向我们的钢铁旅表达我最后的致意！’”

第四章 向前挺进

在堆放着第十一先遣营炊具的车厢里，巴伦因为吃得太饱而屁声连天。正如士兵们所料，车到达萨诺克时，他们不但领到了晚餐，而且还领到了这些日子以来所欠发的口粮。他们一下车就知道“钢铁旅”旅部恰巧驻扎在萨诺克。根据编制，第九十一团的这个先遣营隶属于“钢铁旅”。尽管从萨诺克到利沃夫及其以北的莫西斯卡的铁路线未遭破坏，但可不知为什么，东部战区的参谋部却制定战略部署，让“钢铁旅”及其各先遣营集中在离火线（从布罗迪城到布格河，再沿河北上至索卡尔）150 公里的地方。

当扎格纳上尉去向驻扎在萨诺克的旅部报告先遣营已抵达此处时，这个有趣的战略问题就得到了解决。

值日官是旅部的副官——泰尔勒大尉。

“我真奇怪，扎格纳上尉，”泰尔勒大尉说，“您居然没得到确切的情报。行军计划是早已订好了的。当然，你们应该将行军路线提前向我们报告。根据参谋部的部署，你们应该后天到。”

扎格纳上尉的脸有点红，然而他却没想到把一路上收到的那些密码电报的内容复述一遍。

“可以这么说，大尉，我真的很奇怪，您居然……”泰尔勒大尉又说道。

“我想，”扎格纳上尉说，“同为军官，请不要称呼‘您’啊‘您’的。”

“那好吧，伙计，”泰尔勒大尉说，“但请问，你是正规军官还是老百姓？正规军官？噢，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你知道，一个人是正规军官还是老百姓很难辨出。现在，那些后备中尉中白痴太多了。当我们从利玛诺瓦和克拉斯尼克撤退的时候，所有这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些混账中尉一看到哥萨克巡逻兵就魂都吓飞了。在旅部，我们不太喜欢他们这些寄生虫。有些蠢蛋通过军队的智商测试后也能捞个官当当或者是通过军官考试，从普通老百姓摇身一变成了军官。当然，即使成了军官，他也改变不了那愚蠢的本色。一打起仗来，他就根本不是什么中尉，只是贪生怕死的孬种！”

泰尔勒大尉吐了口痰，亲昵地拍拍扎格纳上尉的背说：“你要在这儿呆两天。我会带你四处去逛逛。我们还可以去跳跳舞。这儿有些漂亮的娘们儿——‘天使般的妓女’。还有一位将军的女儿，她以前是同性恋狂。等咱们都换上女人的衣服，你就会晓得她多能折腾！你根本想不到，她却瘦得像只瘟猪。老伙计，她可太有两手了！简直是天底少有的小妖精——当然，你会亲自见识的。”

“抱歉，”他突然话锋一转，“我要呕啦，今天这已是第三次了。”

为了向扎格纳上尉证实这儿是多么令人开心，泰尔勒大尉一回来又接着说上了，他说这呕吐便是昨天晚上吃喝引起的，还说连工兵军官都参加了这个晚会。

扎格纳上尉很快就和工兵队队长结识了，这个人也是大尉。一位穿着制服的大高个一下子闯进办公室来。他仿佛眼花缭乱，没有注意到扎格纳上尉在场，十分熟练地跟泰尔勒讲：“你在干什么呀，小猪崽子？昨天，你可把我们的伯爵夫人折腾得够呛啊！”他在一把椅子上坐下来，用一根细藤条轻轻地敲着腿肚子，狂笑不已：“我一想到你吐得她身上一塌糊涂，就……”

“可不是吗，”泰尔勒说，“我们昨天晚上可真是高兴啊！”这个时候，他才想起把扎格纳大尉介绍给这位手里拿着藤条的工兵队队长。然后，他们三人一道从旅部办公室走出来，向一家咖啡馆走去。这家咖啡馆是最近才由啤酒铺改建成的。

当他们穿过办公室时，泰尔勒大尉从工兵队队长手中拿过藤

条往长桌上一抽，围桌而坐的 12 名军队文书腾地站成一排。他们这些人在火线后方专门干些轻松闲适的工作，个个养得大腹便便，穿着加大号制服。

泰尔勒大尉想在扎格纳大尉和工兵队队长面前显示一下自己的威风，对 12 名养得肥肥胖胖的懒汉圣徒说：“别以为老子把你们留在这儿是要把你们养得肥肥的，你们这些蠢猪猡，最好给我少吃点，多跑跑腿！”

“现在，我要请二位看看另外一套训练，”泰尔勒对他的同伴说。

他又用藤条抽了一下桌子，问这 12 人：“你们什么时候完蛋，猪猡们？”

12 名文书齐声答道：“大人，听候您的命令！”

泰尔勒大尉为自己这套愚蠢的把戏而高兴，笑着走出了办公室。

他们三人在咖啡馆坐定以后，泰尔勒叫了一瓶花雕酒，还叫了几个闲着的小姐来坐陪。事实上，这咖啡馆是妓院。因为小姐们都在接别的客人，泰尔勒大尉脾气大发。他拣最脏的字眼骂老板娘，并大声责问：“谁在艾拉小姐那儿？”当他听说艾拉小姐是跟一个中尉在一起，他骂得更起劲了。

呆在艾拉小姐那儿的不是别人，正是杜布中尉。先遣营在一所中学驻下来后，杜布中尉就把手下的士兵召来，训了一大通话，警告他们说，俄军在本地区撤退的时候，开了许多家窑子，并让这些窑子里的娘们儿都染上了花柳病，妄图用这种伎俩削弱奥地利军队的力量，因而士兵们不要去这些地方；而且由于他们已开拔到前线了，他要亲自到这些妓院去检查，他的命令是否有人违抗了，如有发现，一律交由战地军事法庭审判。

所以，杜布中尉就亲自视察去了，看是否有人违禁。显然，为此他选定这家所谓“城市咖啡馆”二楼上艾拉小姐房间的沙发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作为此行的出发点。此刻，他在沙发上正玩得开心极了！

在此期间，泰尔勒一行各自分开，扎格纳上尉回到自己的营部。而旅部正在四处寻找泰尔勒大尉，旅长已派人找了一个多小时了。

新的命令又从师部下达了，让他们最后敲定刚到这儿的第九十一团的行军路线。根据新的战略部署，由第一百零二团的先遣营沿第九十一团的原定路线前进。

到处都是一团糟。俄军从加利西亚东北角仓皇溃逃，使得几部分的奥地利军队便在那儿混作一团。而有些地方，德国军队也掺和进来了。一些新的先遣营和军队的到来，使这种混乱局面达到了极点。而靠近前线的地区也是如此的混乱。比如在萨诺克，忽然来了一些德国汉诺维师的后备军，领队的是一个容貌丑陋的上校，旅长一见他就恶心。汉诺维师后备军的上校出示了他们师部的命令，根据指示，他们应驻扎在中学里，而中学却被第九十一团先遣营占着。他还要求旅部从克拉科夫银行大厦撤出，好让他们的师部驻进来。

旅长直接与师部联系并描述了眼下的形势。随后，那位凶神恶相的汉诺维师后备军上校也与师部通了话。后来，旅部接到如下命令：“命你旅于即日晚6时撤出该城，沿吐洛瓦——沃尔斯卡——利斯科维茨——斯特拉索尔——桑博尔一线挺进，然后在桑博尔待命。着第九十一团的先遣营随行，以期掩护。”根据这一命令，旅部也调整了各部的行军计划：先头部队于午后5点半向吐洛瓦进发，南北两翼掩护部队应保持三公里半的距离，殿后部队于6点15分出发。

于是，中学里就乱成了一锅粥，营部军官会上只差杜布中尉一人了。去找他的任务又交给了帅克。

“我想，你很快就会找到他的，”卢卡什中尉对帅克说，“因为，你们俩之间总会有点事发生。”

“报告长官，正因为我们之间总有点什么事，我请求连部出具一份书面命令！”

卢卡什中尉从活页本上抽出一张纸写了一道命令，要杜布中尉即刻回来参加营部的军官会议。这时，帅克继续又说道：“当然，中尉，这样您就可以像平常一样放一百二十个心好了。我肯定能找到他，因为他禁止士兵们去逛窑子，而他肯定会亲自到几家窑子转转，看他们排里是否有人想到战地军事法庭去享受一番——他常这么吓唬士兵们。他当着全排的士兵宣布他要到所有的妓院走一遭，说然后就对不起啦，因为他要让他们见识他恶的一面。顺便说一下，我知道他在哪儿。他就在对面那家咖啡馆里，因为所有的士兵都盯着看他先到哪家妓院去。”

帅克说的那家咖啡馆分成两个部分：娱乐厅和咖啡厅。谁要是不想穿过咖啡厅，就可绕后门走，那儿有一个老太太在晒太阳。她用德语、波兰语和匈牙利语招呼客人：“老总，请进，我们这儿有漂亮姑娘。”

等老总进了门，她就领着他穿过走廊到会客厅，把一位姑娘叫出来招呼客人，马上就会有一位姑娘穿着内衣跑出来。姑娘一出来就先要钱，趁着老总卸刺刀的当儿，“妈妈”就把钱当场收起来了。

当官的却要从咖啡厅里穿行。他们的路程要复杂一些，因为他们还要穿过咖啡厅后面的小别院，那儿住着一些专供军官享用的姐儿，她们穿着蕾丝花边内衣，喝着葡萄酒或烈性酒。“妈妈”不准许客人和姐儿在这儿有任何举动，一切都要留到楼上的小房间里去干。在一间小房中，杜布中尉穿着短裤在沙发上翻滚着——他正陶醉在自己的极乐世界中。沙发上到处都是臭虫，而艾拉小姐讲述着她在这种情况下常常虚构的那套悲惨命运。她说她父亲曾是工厂主，而她自己曾是布达佩斯一家女子中学的教员，只是因为不幸的爱情，她才沦落到这一步。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在杜布中尉身后伸手可及的小桌上放着一瓶花雕酒和几只玻璃杯。酒瓶已空了一半，艾拉和杜布中尉已语无伦次，足以证明杜布中尉已有些醉。从他的话里可以知道，很明显他是把艾拉当成了他的勤务兵古纳尔特。他称她为古纳尔特，还像平常一样威吓他这位假想的勤务兵：“古纳尔特，古纳尔特，你这畜生，等着瞧吧，我会让你见识我恶的一面……。”

帅克本也该像其他从后门进来的老总一样履行那些手续，但是，他客气地甩开了一个穿着内衣的姐儿，她的尖叫声召来了波兰“妈妈”。这老鸨粗暴地说她们的客人中根本没什么中尉。

“别对我那么大喊大叫的，‘妈妈’，”帅克温和地说，冲她甜甜地一笑，“不然我要给你一个嘴巴子。在我们布拉格，有一次，人们把普拉特内斯加大街上的一个‘妈妈’打得不省人事。那次，是当儿子的去找他老子，他老子是轮胎店老板沃德拉塞克。那老鸨叫克洛瓦诺娃。人们在急救站把她抢救过来时，问她叫什么名字，她却说叫‘赫’什么来着。那么，敢问‘妈妈’尊姓大名？”

帅克把这番话说完，将她推到一边，直接沿着木楼上二楼去，只剩下“妈妈”在后面干嚎。

妓院的老板——一位破落的波兰贵族从楼下跑来追帅克，想扯着衣服把帅克从楼梯上拽下来。他还用德语嚷着说，普通士兵是不许上楼的，楼上是军官们专用的地方，士兵专用的地方在一楼。

帅克对老板说，他到这儿是为了全军的利益来找一位中尉先生，离了这位中尉，部队就上不了前线。可这位波兰老板却越来越嚣张，帅克只好一脚把他从楼梯上踹下去，接着就上楼逐个房间进行检查。他发现所有的房间空无一人，只有走道尽头的那房里有人。帅克敲了敲门，按下门上的弹簧锁，把门打开叫一声：“有人！”随后，杜布中尉瓮声瓮气地叫道：“进来！”没准儿他还

以为自己仍在兵营里呢！

帅克进来径直走到沙发前，把那张写有命令的活页纸递给杜布中尉。他吊眼瞧着窝在床角里的乱七八糟的军服，说：“报告，中尉先生，请您马上穿好衣服，根据我送来的这道指示，请立即去中学里我们的军营报到，那儿等着您去参加一个重要的军事会议呢！”

杜布中尉转动着那双小眼瞧着帅克，总算还没糊涂到连帅克也认不出来的地步。他马上想到帅克是他们派来侦察他的，所以他说：“帅克，我会收拾你的！等着瞧吧！看看，看你能有什么好结果……”

“古纳尔特，”他对着艾拉叫道，“再……给我来……一杯！”

杜布中尉一口喝干，把这道书面命令撕个粉碎，哈哈大笑：“这是——检讨书？！在我们这儿……啥检讨书……都，都没有！这是……军队，不是……什么劳什子学校。噢？他们……在妓院里……把你……逮住了？来啊……来啊……帅克……再近点儿……我给你……几个……耳刮子。马其顿王菲利浦……是，是……哪年……打败……罗马人的？你，不……不知道？你这头公马！”

“报告，中尉先生，”帅克也没有退让，说，“这是旅部的最高指示，要军官们抓紧穿上衣服去营部开会。中尉，你知道，我们就要开路了，所以现在得决定哪些连打前锋，哪些连侧翼掩护，哪些连殿后。现在，他们要最后定计划了。中尉先生，我想，您也该对此说两句吧。”

这套外交辞令总算让杜布中尉回过点儿神来了，现在，他才稍微明白他根本不是在军营里。但出于小心起见，他又问：“我这是在哪里？”

“中尉先生，您是在窑子里。天知道您是怎么来的！”

杜布中尉重重地叹了一口气，翻身下了沙发，开始找自己的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军服。帅克帮他找到军服了。等他穿戴完毕，他们俩一起从窑子走出去，可稍后，帅克又回来打了个转。帅克对艾拉瞧也不瞧一眼，可艾拉却误解了帅克回来的意图，怀着那不幸的爱情爬上床去。帅克很快喝光了酒瓶里剩下的花雕酒，就出门追赶杜布中尉去了。

到了街上，由于天气闷热，杜布中尉脑子里又乱成一片。他不着边际地跟帅克胡扯了一通。他说他家里有一张赫利戈兰寄来的邮票，又说他中学一毕业，就开始打台球，而他见到班主任不打一声招呼。他每说一句都加上一句“我想你明白我的意思”。

“那还用说，”帅克答道，“你讲起话来活像布杰约维策的洋铁匠波克尔尼。每当有人问他：‘你今年在马尔夏河洗过澡吗？’他就会说：‘还没呢，但今年李子可收了不少。’如果他们问他：‘你今年吃过蘑菇吗？’他准会说：‘还没有，但人们说摩洛哥的新苏丹可是大好人哪！’”

杜布中尉停住不走了，想要理清自己的思绪：“摩洛哥的苏丹？他早是过去已久的人了。”他擦擦额头上的汗珠，用那双浑浊的小眼盯着帅克嘟囔着：“既使是在冬天，我也没这么出过汗呀。你说是吗？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中尉先生。有一位老先生常去我们那儿的‘杯杯满’酒家，他是当地委员会的退休官员，他也这么说过。他总说他很奇怪冬天和夏天的温差会有那么大。他还奇怪人们竟然没有意识到这种差别。”

在中学门口帅克就和杜布中尉分道了。中尉一个人歪歪斜斜地爬上楼去会议厅参加军事会议。他马上向扎格纳上尉报告说他已醉得不行了。整个开会期间他都是双手抱着脑袋坐在那儿，只是在讨论的时候，他才经常站起身来叫道：“诸位，阁下意见完全正确，我可醉得不轻！”

行军计划已部署完毕，由卢卡什中尉的连队任前锋。杜布中

尉冷不丁站起来说：“诸位，我记起了我们初一时的班主任。万岁！万岁！万万岁！”

卢卡什中尉觉得最好让古纳尔特把杜布中尉扶到隔壁物理实验室的沙发椅上躺一会儿。连队在那里布了个岗哨，免得再有人偷窃实验室里的矿物标本。那儿的矿石标本已被偷走了一半儿，因而旅部屡屡警告路过此处的部队，以确保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自从住在中学里的赫维德兵开始抢劫实验室里的东西，人们就制定了相应的防范措施。那些赫维德兵对矿物标本、光彩夺目的水晶石和硫矿石十分感兴趣，结果都把它们塞进自己的背包里去了。

军人墓地的白色十字架上还刻着“拉斯洛·加尔冈尼”这个名字。那儿长眠着这位赫维德士兵，他在偷矿物标本时，误饮了罐子里用来泡各种爬行动物的变性酒精。

为了灭绝人类，世界大战不惜动用浸泡爬行动物的变性酒精。

散会以后，卢卡什中尉派人去叫杜布中尉的勤务兵古纳尔特。古纳尔特把他的中尉拖走，弄到沙发上躺好。

杜布中尉突然像小孩子一样，抓起古纳尔特的的手，端详着他的掌心，说从掌心上他可以预言古纳尔特未来老婆的名字。

“你叫什么名字？到我的军上衣贴胸口袋里把我的笔记本和铅笔拿来。你叫古纳尔特，是吗？好，你一刻钟以后再来，我会把你妻子的名字写在这张纸上。”

话还没落音，他早已鼾声如雷，但好像又很快醒来，还在纸上画了起来。完了，又把这张画过字的纸扯碎，丢在地上。他把手指压在嘴上，十分神秘地说：“现在还不行，要一刻钟以后。你最好把眼睛蒙上去找纸。”

古纳尔特是笨蛋，他果真在一刻钟后如约而来。古纳尔特展开纸，从杜布中尉的涂鸦中辨认出：“你未来的妻子叫：古纳尔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特夫人”这几个字。

稍后，古纳尔特把这张纸片拿给帅克看，帅克要他认真保管起来。帅克说每个人都应当尊重出自军官之手的这类文献。在军队史上，军官给自己的勤务兵写信，称呼他“先生”，这可是第一次啊！

根据新的战略部署，部队开拔的准备工作就绪后，旅长，也就是被汉诺维师上校施计赶走的那位先生，命令全营官兵集合，列成方阵，然后训话。他喜欢这种长篇大论似的训话，一训起话来，天南海北乱扯，实在没啥可说的时候，却又扯起战地邮政来：

“士兵们，”旅长对着方阵喊道，“现在我们正向敌人的前沿阵地逼近，只差几天就可以到前线了。士兵们，到现在，你们在行军中一直没机会把自己的地址告诉后方的亲友们，好让远方的亲人知道信该往哪儿寄，而你们本人也可从亲人们的信中得到慰藉。”

旅长自己也无法理清头绪，只好颠三倒四地重复：“后方的亲人们——你们的亲戚——你们所爱的人”等等。最后，他终于用一声大喊才从这个思维怪圈中跳出来：“这就是我们在前线建立战地邮政的原因！”

旅长接下来的那一番话给人的感觉就是：正是由于在前线建立了战地邮局，这些穿灰制服的兵都应带着极大的欣慰去送死。好像一个士兵被炮弹炸断了双腿，但一想到他的邮政编码是 72，也许有封来自家乡，来自远方亲人的信在等着他，或是装着熏肉、腊肉和自家烤的小饼的包裹，都会心甘情愿地死去。

旅长训话结束后，旅部乐队奏国歌，大家三呼皇上万岁，这群注定要被送到布格河对岸的屠宰场去的“人类牲口”，根据既定部署，一批批相继出发了。

第十一连在下午 5 点半动身向吐洛瓦—沃尔斯卡进发。帅克

和连队指挥部及医疗救护队一起走在后头，卢卡什中尉经常骑马穿过整个纵队转到队尾去检视一下救护车中的情况。在这帆布罩着的“救护车”中躺着杜布中尉，他们将把他带到那前途叵测的战场上去。卢卡什中尉跟帅克聊着天，借以消磨时间。帅克正耐心地背着包，扛着枪，向军需上士万尼克神吹几年前他们在韦尔克—麦齐里茨的军事演习。

“麦齐里茨跟这儿几乎一样，可我们那会儿可没背这么多家什，因为那时节，我们还不知道‘储备罐头’这个词是啥意思呢。我们一分到罐头，排里的弟兄们在夜里驻营的时候就会吃得一干二净，然后我们就朝包里放块砖头充数。在一个村子里，有人来检查，把我们包里的砖头全给扔出去了。后来，有个家伙捡了这些砖，还盖了栋房子呢。”

不多会儿，帅克又精气十足地走在卢卡什中尉的马旁，跟他扯起了战地邮政这档子事：“旅长那番话可真有意思！当然啦，在前线收到一封家信，谁不会高兴上几天呢？！几年前，我在布杰约维策当兵那阵儿，只收到过一封信，现在我还留着呢。”

帅克从他的脏记事本中抽出一封油腻的信，大声读了起来，同时，他还紧紧跟着卢卡什中尉那匹小步跑着的坐骑：

“你这流氓，杀人犯和无赖！克希什班长到布拉格来度假。我跟他到‘乌科卡奴’酒家去跳了舞，他告诉我你在布杰约维策与一个下流女人到‘绿青蛙’酒家跳舞，他说你把我给蹬了。你知道，我是在厕所的木板上给你写这封信的。我们之间一切都完了。你过去的鲍日娜。我还要说什么来着？噢，对了，你那位班长可知道疼人了，他还会让你吃不了兜着走，是我让他这么做的。还有什么来着？噢，等你回来休假时，你会发现我早已不在这世上了。”

“当然啦，”帅克小跑着说道，“当我回去休假的时候，她还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活在上，而且他们活得十分快乐呢！我又是在‘乌科卡奴’酒家找到她的。另外一个团的两名大兵在帮她穿衣服，其中一个兵还放肆地当众把手放到她的肚脐眼下面，报告上尉，就像温塞斯拉瓦·卢日茨卡说的，他们像是想要把她的青春从那儿拽出来呢。或者像一个大约16岁的小姑娘，上舞蹈课时，哭着对那个捏了她肩膀的男生说他把她的贞操毁了。当然了，大家都非常喜欢，可是陪她来的她的妈妈却把她扯到过道里踢了这蠢丫头一顿。不过，上尉，我可以如此说：农村姑娘可要比城市里那些家道中落的学舞的娇小姐诚实得多。几年前，我们驻在姆尼塞克时，我常跟一个叫卡尔拉·维尔科洛娃的姑娘到‘斯达利·克宁’酒家去跳舞。恐怕，她很不喜欢我。一个星期天傍晚，我带她到湖边去，我们俩坐在坝上，看着西斜的太阳，我问她是否爱我。报告长官，那会儿空气清爽，鸟儿唱着歌，她却像发疯似地笑起来：‘对我来说，你就像我屁股底下的一根稻草，你这个蠢瓜！’我那儿会儿，也的确太蠢，蠢得惊人。报告长官，我常跟她一块儿溜达，在那长满一人深的玉米地里，没有一个人，我们却坐也没坐下来一次，我像大笨驴似地只顾跟这村妞儿解说什么是黑麦、什么是小麦、什么是燕麦等等。”

仿佛要证明他这番有关燕麦的话似的，前面有些连队的士兵齐声唱了起来。他们唱着捷克兵团到索尔菲林去为奥地利流血时唱的歌：

当夜幕降临时，
燕麦儿跳出口袋，
嗨，给我一个吻吧，
每个村妞都会给。
其他人也立刻凑进来：
给呀给呀给，
为什么不肯给？

对着你的小脸蛋儿，
一边印上它一个吻呀。
嗨，给我一个吻吧，
每个村妞都会给，
为什么不肯给……

后来，德国士兵又用德语唱这支歌。

这是一支十分古老的行军曲，大概远在拿破仑战争期间，各国军队就用自己的母语唱这支歌。现在，在开往加利西亚平原的吐洛瓦—沃尔斯卡的尘土飞扬的大道上，士兵们又扯着嗓子唱起这首歌。从公路两旁一直到南面的绿色小山丘之间的这片田野被千百万士兵的战靴和马蹄糟蹋得简直难以想象。

帅克四下看了看，说：“那次在皮塞克附近演习时，我们也把田地糟蹋得这般模样。那次有位皇家大公，他可是一位正直无私的先生。由于战略原因，他率领部队穿过一片玉米地，他的副官就紧跟在后面计算他所造成的损失。一个叫皮卡的农民对此很不高兴，拒不接受政府给予他这一公顷田地的 18 克朗的经济赔偿。长官，你简直无法想象，他却想去打官司，结果自己反而吃了一年半的官司。

“长官，我想，皇家的人从他田里走过，他应当看做是自己的福分。要是碰上一个活泛点儿的农民，他准会让女儿们穿上白衣裙，打扮得跟伴娘似的，人手一束鲜花，在自家田里列队欢迎王公大人，就像书上说的印度人那样：下人们心甘情愿地让老爷家的大象踩上几蹄子。”

“帅克，你到底在胡扯些什么呀？”卢卡什中尉在马背上叫了起来。

“报告长官，我是说我在书上看过的那头驮着老爷们的大象。”

“帅克，你可什么都扯得到一块儿来。”卢卡什中尉说罢，就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纵马向前赶去。这当儿，队伍已稀稀拉拉的没个形了。坐了那么久的火车以后，这些人都不习惯背着全副辎重行军了，他们个个肩膀酸痛，人人变着法儿走得舒坦些。他们把枪从这肩换到那肩。没几个人还正经八百地扛着枪，他们大都把枪像拎耙子扛叉子那样斜吊在肩上。有些人认为，从泥土松软的壕沟里或草地上走要比在这尘土飞扬的大路上走好得多。

大多数的兵都耷拉着脑袋，个个嗓子干得冒烟。虽说太阳已下山了，可天气仍像正午那样燥热发闷，而士兵们的军壶里早已滴水不剩。今天他们第一天行军，这种不适应，才只是这困难重重的行军的开始。他们走得越远，士兵们越感到精疲力尽。他们也唱不起来了。个个都在猜测离吐洛瓦—沃尔斯卡究竟还有多远，他们好在那儿过夜。有些兵在壕沟里坐了一阵子，为了避免引起怀疑，他们脱下靴子，乍一看像是要把捆错了的绑腿重新缠好以便走起远路也不勒痛腿似的。其他兵收短或放长枪带，打开背包，翻腾翻腾里面的东西，还自我解释说是调整负荷，以使两肩受力均匀。卢卡什中尉一走过来，他们就一个接一个站起来报告说哪儿有点疼，还说别的士官生排长要不是看到卢卡什中尉还落在后头，早把他们赶起来走了。

卢卡什中尉骑马过来，良言相劝，要他们起身，说离吐洛瓦—沃尔卡斯只有三公里路了，他们到那儿可以歇歇脚。

在这期间，医护队的双轮车颠得杜布中尉有点儿恢复了知觉。他虽未完全清醒，可也能够坐起来，探身车外，对着连里的几个士兵嚷嚷一通。这些人，都把背包丢在双轮车上，因而走得很是轻闲。只有帅克一人背着包，像骑兵一样将枪挎在胸前，抽着烟管，边走边唱：

我们去过杰罗米尔呀，
伙计们，信不信由你呀，
晚饭时正好赶进了城，

开心地大吃了一顿呀……

杜布中尉前方 500 步开外的地方，扬起一片尘土，模糊看得见士兵的影子。杜布中尉终于缓过劲儿来，把脑袋探出车子，冲着那片灰尘叫嚷：“士兵们，你们的神圣任务是艰巨的。艰难的行军还在等着你们呢！你们会遇上各种各样的困难。然而，我深信你们有无比的耐力和意志力！”

“你这头蠢驴！”帅克顺着韵脚加上一句。

杜布中尉又说：“士兵们，对你们来说，没什么不能克服的困难！士兵们，我再说一遍：我不是率领你们去夺取那易如反掌的胜利。这次战斗对你们来说可是块硬骨头，但再硬的骨头，你们也啃得下！你们就是史学家笔下的英雄！”

“用手指堵起你那臭喉咙！”帅克又来那么一句押韵的注解。

杜布中尉似乎听见了这句话似的，突然低下脑袋，又朝着地上吐了起来。可刚一吐完，他又叫上了：“士兵们，快走！乌拉——”完了，他又靠着电话兵霍托翁斯基的背包睡着了，一直睡到吐洛瓦—沃尔斯卡。卢卡什中尉命人把他扶下车来站好。紧接着，卢卡什中尉跟他讲了一大通话，杜布中尉才清醒了许多，终于能够宣布说：“从逻辑的角度来说，我干了一件蠢事，我将在战场上与敌人针锋相对的时候弥补这一过失。”

当然，他还没有完全清醒，因为他在回自己排里的路上就对卢卡什中尉说：“你还不知道我的厉害。总有一天，我会让你领教的……”

“你可以去问帅克，你都干了些什么好事。”卢卡什中尉说。

所以在回排之前，杜布中尉先去找帅克，发现他正在跟巴伦和万尼克在一起。

巴伦现在正在讲述他以前总在自家磨坊的井里泡瓶啤酒，那酒冰得他牙齿发麻。在别的磨坊里，人们是就着自制奶酪喝啤酒，而他，由于仁慈的主的惩罚，胃口奇大，必须再吃一大块肉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才可以。现今公正的主又罚他喝吐洛瓦－沃尔斯卡井里头这种既不热又不冷的臭水。为了预防霍乱，他们还得把分到水后连队发的柠檬酸倒进去。巴伦说吃这柠檬酸一定会把大伙儿饿个半死。巴伦虽说在萨诺克是吃了很多东西，卢卡什中尉还把巴伦送到旅部去的半盘子小牛肉给了他，但糟糕的是，他总想着来这儿不但是驻在这里，还总会给顿吃的。当伙夫们往锅里添水时，他更坚信这一点了，于是立刻就跑到伙房去向伙夫们打听。他们却说，这会儿他们只得到往锅里加水的命令，没准待会儿又有人叫他们把水倒出来呢。

就在这时，杜布中尉走过来了，他对自己的丑事老是担心，便问道：“你们在侃大山？”

“是啊，中尉先生，”帅克代表大家回答说，“我们聊得正热火呢。多聊聊天儿总是一件好事。刚才我们正聊着柠檬酸呢。没哪个士兵不聊天儿，聊天儿可以使他忘掉一切忧伤。”

杜布中尉让帅克跟他一起走一会儿，因为他有些问题要问帅克。他们走到一边时，杜布中尉心事重重地问：“你们没在谈论我吧？”

“没有，根本没有，中尉先生，我们只谈了谈柠檬酸和熏肉。”

“卢卡什中尉跟我说，我干了些不妥当的事，而你知道得最清楚，帅克。”

帅克声誉很差地强调说：“中尉先生，您根本没做什么事儿。您只是去了一家名声不好的店子里逛了逛，但这很可能是误会。就跟布拉格老城区考茨广场的洋铁匠屏波尔那件事一样。每次他进城去买铁板，人们总能在‘舒赫’或是‘德伏夏克’妓院找到他，就像我找到您的那种地方。一楼是咖啡馆，而楼上就像刚才那家一样，是窑姐儿住的地方。中尉先生，您去了那个地方，可能是一场误会，因为天这么热，不习惯在热天喝酒的人，一般的

罗姆酒都会让他大醉一场，就别提花雕酒了。中尉先生，开拔之前，我奉命去叫您来开会，我就在楼上那娘们儿那里找到您的。因为天太热，加上您又喝了花雕酒，您连我都没认出来。您一点衣服都没有穿地在沙发上躺着，既没胡闹，也没说‘你还不认识我’之类的话。天热的时候，谁都会这样。有些人喜欢经常干那档子事，而有些人只是偶尔才干干。中尉先生，您要是认识沃尔索维斯的建筑队工头——维沃达老儿就好了。他决定再也不喝那些个醉人的酒。他在家最后一次喝了点烧酒就出门去找不含酒精的酒去了。他先到了一家‘请留步’客栈，进去喝了四分之一升苦艾酒，然后不露声色地问店主那些禁酒主义者都喝些什么。他还正确地断言：只喝白开水对禁酒主义者来说也未免太残酷了些。果然，酒店老板告诉他禁酒主义者喝苏打水、矿泉水、牛奶、各种不含酒精的果子酒、冷汤和其他不含酒精的饮料。当然在这些饮料中间，只有不含酒精的果子酒最合维沃达老儿的口味儿。他又问是不是还有不含酒精的烧酒。之后，他又喝了四分之一升苦艾酒，还跟店老板说，一个人要是经常喝醉可真是罪过。酒店老板说他这一生什么都可以忍受，惟独无法忍受那些在别处喝醉了却来他这儿买苏打水醒酒的人，他们也许还会在店里滋生非。‘要是在我店子里喝醉的话，’店主又说，‘那就是我这人的人，不然，我可不买他的账。’维沃达老儿喝完苦艾酒，就出门继续去找不含酒精的酒了。中尉先生，假想一下，他又到了他以前常去的查尔斯广场的一家果酒店，他打听店里有没有不含酒精的果子酒。‘很抱歉，维沃达先生，’他们告诉他，‘我们没有不含酒精的果子酒，只有苦艾酒和雪利酒。’维沃达老儿感到有点躁，就坐下来喝了四分之一升苦艾酒和四分之一升雪利酒。他坐在那儿喝酒的时候，遇上了一位禁酒主义者，他们聊着聊着，又喝了四分之一升雪利酒。后来，那位绅士说他知道一个地方有不含酒精的果子酒。‘就在博尔扎诺瓦街，’那人说，‘你只要走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几步路就到了，那儿还有一个留声机。’为了感谢他的美意，维沃达老儿又要了一瓶苦艾酒，后来他们就一起到博尔扎诺瓦街那个装有留声机的地方去了。他们那儿确实只卖果子酒，口感平和而又不含酒精。开头，他们每人叫了半升醋栗酒，然后又要了半升红茶子酒。后来他们又喝了半升不含酒精的醋栗酒，加上先前喝的苦艾酒和雪利酒，他们已感到两腿都不当家了。他们嚷着要店里给他们开个官方证明，证实他们喝的是不含酒精的果子酒。他们还宣称自己是禁酒主义者，声称要是不给他们开证明的话，他们要把店里砸个稀巴烂，连那留声机也不放过。最后，警察只好把他们沿着台阶拖回博尔扎诺瓦大街。警察把他们丢进专门收容醉汉的车子里，又把他们关到号子里去了。后来，二人都被当做禁酒主义者却酗酒闹事而判了刑。”

听了这番话，杜布中尉终于完全清醒过来，狂吼道：“你跟我讲这个干什么嘛？”

“报告，中尉先生，这跟您确实没有一点关系，可我想我们是在聊天儿啊……”

这时杜布中尉回过神来，意识到帅克又在羞辱他，便对帅克吼道：“总有一天会让你认识我的！你是怎么站的？”

“报告，中尉先生，我没站好。报告，我忘了将脚后跟并拢。我马上并拢。”帅克马上做了一个标准的立正姿势。

杜布中尉寻思着还得说点什么，可他终于忍住了，只说了句：“你给我当心点，不要让我再碰上你。”他又把自己那句名言稍作改动：“你还不认识我，可我认识你！”

杜布中尉离开帅克后，还醉意未醒地自言自语道：“也许跟他说：‘混蛋，我早领教了你坏的一面。’效果会明显些。”

接着，杜布中尉把自己的勤务兵古纳尔特叫来，命他去找一罐水。

替古纳尔特说句公道话，在吐洛瓦—沃尔斯卡找到罐子和

水，他可花了很长时间。最后他设法从神甫那儿偷来一个罐子，又从钉着木板的井里装满水。当然，他是撬掉了两三块木板才装到水的。人们之所以用木板把井钉起来，是因为他们怀疑这井里有伤寒菌。然而，杜布中尉喝了一大罐子井水也一点事也没有，这更证实了那句老话：“好猪不挑食。”

他们以为军队会在吐洛瓦—沃洛斯卡过夜，哪知却大错特错了。

卢卡什中尉把霍托翁斯基、万尼克、帅克和巴伦叫来。他的命令很简单：命他们四人把装备丢在医护车上，立即出发，沿田间小路到马里波拉涅茨，然后沿着小溪到东南方向的利斯科维茨去。

帅克、万尼克和霍托翁斯基负责寻找宿营地，连队一小时后，最多一个半小时赶到那里。巴伦负责到卢卡什中尉要过夜的房里把鹅烤好。其余三人必须监视巴伦，免得他吞下半只鹅。此外，万尼克和帅克还要根据连队的猪肉限额置办一口猪，连夜炖出来。宿营的地方必须满足下列要求：不能要那些遍地的虱子的小房子，得让士兵们好好睡个觉，因为第二天一早6点半，部队就要从利斯科维茨经科罗斯昂克向斯特拉索尔进发。

营里现在倒是不缺钱。在萨诺克，旅军需处已把战斗打响时的经费拨给他们了。当连队库存十万多克朗的时候，万尼克就得到指示：一到终点（他们指的是战壕），就要把所欠士兵的军需口粮的折合款项发给大伙。

他们四个人正准备动身，当地的神甫来到连部，按照士兵所属的民族给大家分发用各种语言印刷的《路德之歌》的传单。他有一大捆的这些歌词传单，都是一位随军神职要员跟几个婊子乘车巡游劫后的加利西亚时留下来的。当地神甫的职责就是把这些传单分发给过路的军队。

在那小河流入深谷的地方，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钟声捎来天使的问候：

万福，万福，万福马利亚！——万福，万福，万福马利亚！

圣主带着少女贝尔纳达，
走过茵茵草地来到小河旁。

万福！

少女看到悬崖上空星星的光芒，
星光映出她高贵的倩影，圣洁的面容。

万福！

百合色的衫裙把她装扮得美丽迷人，
素色的腰带，简洁而又大方。

万福！

手捻念珠一串，
像安详、慈爱而典雅的王后。

万福！

贝尔纳达的面庞有了变化，
圣母的辉泽映得她秀丽如花。

万福！

她跪下祈祷。圣母看见了她，
用天国的语言来安慰她。

万福！

“孩子，我知你纯洁如玉，
我愿成为众生的保护神。”

万福！

虔诚的人们呀，请结队来到我这儿，
敬我，拜我，我将给你宁静。

万福！

我将在此深谷筑起大理石的殿宇，

自此安居其中。

万福！

奔流不息的清泉邀你来做客，

它是我深深的爱的誓言。

万福！

神美的山谷，仁爱的山谷啊，

我们的圣母将安居于此。

万福！

在你悬崖上、岩洞里，

有我们的圣母和天堂。

万福！

自此迎来光荣快乐的时光，

男男女女来对你顶礼膜拜。

万福！

成群的善男信女向你涌来，

请赐福我们，引我们弃恶向善。

万福！

啊，你这普救之星，为我们引路吧，

指引我们朝向圣主的宝座！

万福！

圣明的天母啊，爱我们吧，

赐予你的孩子们以慈母般的关爱吧！

在吐洛瓦—沃尔斯卡，不知多少厕所里丢满了这印有《路德之歌》的传单。

来自卡什贝尔山区的纳赫提格尔班长从一个吓得浑身颤抖的犹太人那儿买了一瓶烧酒。目前他招呼了几位弟兄，根据“尤金王子”的曲调，用德语唱着这支《路德之歌》，只是把叠句“万福”全部省掉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天黑时，这四位替第十一连打前站找宿营地的人来到一条小溪边的灌木林中。这小溪一直流向利斯科维茨。此时，路难走极了。

巴伦可是第一次碰上去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这种情况。在他看来，黑暗中一切东西，就连他们去找夜营地这事都变得异常神秘。突然，他产生一个可怕的疑问，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

“伙计们，”他一边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河边小道上，一边悄声地说道，“他们把咱们甩啦！”

“你这是什么意思？”帅克压低了嗓门吼道。

“噢，伙计们，咱们别那么大声吵闹了，”巴伦低声央求着，“我骨子里都觉得，敌人肯定会听到咱们的声音，朝咱们开火的。哦，我知道，他们派我们打前站，主要是想看看有没有敌人，他们一听到敌人向我们射击的枪声，就知道不能再往前走了。伙计们，我们就是‘前哨’——特尔纳班长是这么教我说的。”

“那好，你就走前头吧，”帅克说，“我们仔细跟在你后面，你的块头那么大，足可以保护我们了。敌人向你射击的时候，你就叫一声，我们也好立刻趴到地上。你算个什么兵嘛？！还怕有人向你开枪！对于这样的事，真正的兵可是十分愿意遇到的。他晓得敌人向他射得越多，敌人的弹药就消耗得越快。敌人每向你射一发子弹，他的战斗力便削弱一分。再说，敌人也乐意向你多射几发，这样他就不用背着弹药筒到处跑，而且他跑起来也会快些。”

巴伦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但我家里还有块田地呀！”

“噢，让你的田地见鬼去吧！”帅克劝他说，“为皇上卖命要好得多。难道军队没有教会你这一点吗？”

“他们只是说了一下，”愚蠢的巴伦说，“他们只是把我往操练场上赶，从那之后，我再也没听谁这么说过，因为我当了勤务兵……要是皇上能让我们吃得好点……”

“你真是头填不饱的猪。士兵在上战场前，根本就不该给东西吃。几年前在学校时，翁特格里茨大尉就给我们讲过这事。他常跟我们说：‘你们这帮混蛋，要是发生战争，你们上了前线，可别在开战前把肚子撑得太饱。倘若吃得太饱，子弹一进肚子，准玩完了。因为一挨枪子儿，肠子里的汤和饭就会一股脑儿喷出来。谁遇上这事，准会烧起来，立马完蛋。但要是肚里空空，挨一枪可算不了什么，就像是被黄蜂螫了一下，舒坦极了。’”

“我消化得很快，”巴伦说，“饭菜在我肚子里呆不了多久。伙计们，打个比方吧，我吃下满满一大盘子猪肉、白菜馅儿的丸子，而半个小时后，我最多只拉出两三勺子，其他的早在我肚子里消化得无影无踪了。例如，有些人说他们吃下多少鸡油菌子就拉出多少鸡油菌子，只要洗一洗，加点调料，又可以吃一顿，可我却相反。我塞了一肚子鸡油菌子，要在别人，肚子早撑炸了，可我不久就去厕所，却像婴儿似地挤出一点黄稀屎，其他的鸡油菌子早已没了影。”

“你也许不相信，”巴伦又悄悄跟帅克讲，“我肚子连鱼刺和李子核都消化得了。有一回，我还特地数了一下。我吃了70个李子汤圆，核也没吐出来，等解完大便时，我跑到屋后，用棍子把李子核扒拉到一边，又数了数。那70个李子核竟有一大半已被我消化掉了。”

巴伦使劲地长舒了一口气。“以前，我老婆常用土豆做李子汤圆，她还在土豆泥里加些乳渣，这样营养丰富些。她不放奶酪却常撒些罂粟籽在上面，但我却喜欢吃放干酪的汤圆，因此有一次我为此还扇了她耳光……噢，天哪，我多么不懂得珍惜家庭幸福啊！”

巴伦停了停，咂巴顺巴嘴，吞了一大口口水，伤心而又温柔地说：“伙计们，你们知道，现在没得东西吃了，我才觉得我老婆说得对，撒上罂粟籽是要好吃一些。我那时总认为罂粟籽塞牙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缝，可现在，我认为它们就是塞牙缝也好吃……是啊，为此我老婆可吃了我不少苦头。我硬要她往肝香肠里多放点大麻，为此不知把她揍了多少回。有一次我把她揍得，造孽啊，把她揍得在床上躺了两天，就因为不肯杀火鸡给我当晚饭，还说小公鸡就够吃的了。”

“老伙计，可不是吗，”巴伦哭了起来，“现在哪怕有不放大麻的肝香肠和小公鸡也好啊！你喜欢喝莼萝汁儿吗？你知道，为了让我喝莼萝汁儿，我们也闹得没有片刻安宁，可现在我简直会拿它当咖啡喝！”

巴伦慢慢把刚才猜测出来的危险忘掉了。在这寂静的深夜里，他们继续朝着利斯科维茨赶路，巴伦也继续动情地告诉帅克，哪些东西他过去不喜欢吃，现在却很想吃，直讲得眼泪汪汪。

霍托翁斯基和万尼克跟在他们后面走。

霍托翁斯基对万尼克说，他觉得这世界大战简直无聊透顶。最糟的事情莫过于某处电话线中断，而他半夜也得爬起来去给修好。更倒霉的是，以前打仗没有探照灯，可现在，正当你在修那些该死的电话线时，敌人的探照灯就会照到你身上，所有的炮筒都会对着你。

在他们要为连队找宿营地的那个村子里，漆黑一片，所有的狗都开始叫了起来。他们只好停下来，想办法对付这些畜生。

“咱们回去吧？”巴伦小声说。

“巴伦呀巴伦，我们如果把你的话报告上去，你准会被当做懦夫给毙了。”帅克说。

他们越往前走，狗叫得越凶。甚至连南面罗巴河对岸、克洛津卡和其他几个村子里的狗都叫了起来。在这静静的夜里，帅克大叫：

“趴下——趴下——趴下——”就像他当狗贩子时命令自己

的狗那样。

狗却叫得更凶了，万尼克只得对帅克说：

“帅克，别再叫了，你会惹得整个加利西亚的狗都叫起来的。”

“我们在塔博尔演习时也有过这样的事，”帅克说，“我们夜里开进一个村子，狗却汪汪地叫个不停。那个地方，周围都住着人，狗叫声从一个村子传到另一个村子，越传越远。当我们宿营的那个村的狗逐渐安静下来的时候，听到远处，说不定是从佩赫希姆瓦村传来的狗叫声，这一来它们就又叫上了。过一会儿，塔博尔、佩赫希姆瓦、布杰约维策、霍姆波尔、特舍波尼、伊赫拉瓦这一带便狗声连天。我们的大尉是神经质的老头，受不了这狗叫声。他一夜没合眼，老是走来走去问那巡逻兵：‘谁在叫？叫些什么呀？’士兵们告诉他是狗在叫，这下可把他惹恼了，军事演习回去后，他把我们那些巡逻的人都关了禁闭。打那以后，他每次都选出‘治狗小组’让他们打前站。‘治狗小组’的任务就是负责通知我们要过夜的那个村的居民当晚禁止狗叫，否则格杀勿论。我也是那‘治狗小组’的成员。那回，我们来到米莱夫斯科地区的一个村子，我迷迷糊糊地对村长说：出于战略上的原因，谁家的狗夜里叫了，狗的主人统统要被杀掉。村长一听可吓坏了，赶紧套上马车跑到总部去给全村人说情。他们没让他进去，直到哨兵差点要向他开枪了，他才回家去。但我们进村前，每个村民都根据他的建议用破布条把狗的嘴巴堵上了，还有三条狗因此疯了昵。”

大家一边听着帅克讲狗在黑夜里怕燃着的香烟头这一软事，一边走进了村子。不幸的是，他们谁也没抽烟，因而帅克的妙法也就不能派上用场。但事实上，这些狗是由于快乐才叫起来的，因为它们怀着眷恋之情想起以往那些过路的军队总会给它们留下一点吃的东西。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这些狗大老远就闻出那些总给它们留下点骨头、马尸的人来了。忽然，不知从哪儿窜出来四条大狗，晃着尾巴，友好地扑到帅克身上。

帅克摸摸这个，拍拍那个，在黑夜中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它们说：

“噢——，咱们终于到啦！我们来你们这儿睡觉觉、吃饭饭，我们还把好吃的小骨头呀、肉皮皮呀留给你们。明天一早我们又开路去打敌人喽！”

村子里一家家都点亮了灯。当他们去敲第一家的门，询问村长住在哪儿时，他们听到了一个女人尖锐、刺耳的声音。这女人用一口既非波兰话也非乌克兰话的腔调说，他男人服兵役去了，她的孩子染上了天花，俄国鬼子把什么都抢走了，她男人入伍前要她晚上不管谁叫门都不要开。直到他们把门敲得震天响，再三向她申明他们只是些投宿者，一只看不见的手才把门打开。他们进去后就发现这家住着的正是村长。村长徒劳地跟帅克说那尖声尖气的叫声并不是他装的，他说他睡在干草上，要是谁把她老婆吵醒了，她就会胡说一通。至于全连在这儿过夜，他说村子太小，连一个兵也住不下，这儿没地方可睡，也没东西可买，俄国人把能拿的都拿走了。他说如果老总们不嫌弃，他愿带他们去克罗辛卡村。那儿有许多大庄园，离这儿不过三刻钟的路程；那儿地方很大，每个兵都可以盖上一张羊皮睡觉；那儿奶牛很多，士兵们还可以每人装一军壶牛奶行军；那儿的水也不错，军官们还可以睡到城堡里去。可在利斯科维茨有的只是贫穷、疥疮和虱子。他说他本来有五头奶牛，可全给俄国人牵走了，结果现在他孩子生病了，想喝点牛奶，他还要跑到克罗辛卡村去。

好像要证实他这番话似的，隔壁牛棚里的奶牛哞哞地叫了起来，随后又听到那女人尖声呵斥那些倒霉的牛，说巴不得它们都得霍乱死掉。

但是，村长可并没为此乱了手脚，他继续穿他的靴子，一边还说：

“我们这儿惟一的一头牛就是邻居沃依采克家的。老总们，你们刚听到的就是那头牛在叫。这是头非常可怜的病牛，俄国人把它的牛犊牵走了。打那以后，它就再也挤不出奶了，而东家又舍不得宰了它。他希望来自捷托克瓦的圣母将一切都回复原样。”

他一边说一边披上了羊皮袄。

“老总们，咱们去克罗辛卡吧。要不了三刻钟就能到那儿。看我这老糊涂说到哪儿去了，连半小时都不用。我知道小溪边有一条路，只要过了橡树林，再从一片白桦林穿过去……那个村子很大，他们的酒馆里还卖伏特加酒呢。老总们，走吧！你们还愣着干嘛？你们团的长官们准可以舒舒服服睡上一个好觉。那些跟俄国人打仗的皇帝陛下的士兵当然得睡在舒服干净的床上了……可这儿呢？尽是虱子、疥疮、天花和霍乱。昨天，我们这倒霉的村子里有三个农民得霍乱死了……连大慈大悲的主也诅咒我们利斯科维茨……”

这时，帅克神气地挥挥手。

“听着，老总们！”他效仿着村长的口气说，“有一次我在一本书上看到过：瑞典战争那会儿，部队奉命到一个什么村子里宿营，可村长磨磨蹭蹭，不愿帮助他们，他们只好在最近的树上把他吊死了。今天在萨诺克，一个波兰下士还跟我说，军队来宿营的时候，村长就该把村委会的人都召集起来，同他们一起挨家挨户去动员，他们只消说：这儿住三个，那儿住四个，军官们住在牧师家，半小时之内务必一切备妥。”

“老总，”帅克郑重其事地转头问村长，“你们最近的一棵树在哪里？”

村长没听懂这个“树”字，帅克就跟他解释说，就是一棵白桦树、橡树、梨树或是果树，长话短说，就是那种长着粗枝子的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树。村长还是没明白怎么一回事，可他一听到有些小果树，吓了一跳，因为樱桃都已熟了。因此他赶忙说他不知道什么树不树的，但他门口有一棵橡树。

“那好吧，”帅克打了个任谁都明白的吊死的手势说，“我们就把你吊死在自家门口，因为你应该放明白点：现在是打仗的时候，我们奉命来这儿宿营，而不是到什么克罗辛卡。畜生，你无权改变我们的战略计划，不然你就去像瑞典战争中那个人一样到树上去吊着吧……诸位，还有一次，我们在韦克麦齐茨演习时也有过这么一回事……”

这时，万尼克打断了他的话：“帅克，你留着以后再给我们讲吧，”他又转向村长说，“抓紧点！快去安排住处吧！”

村长哆嗦起来，结结巴巴地说他这么做全是为了老总们好，如果没旁的办法，他也许能在村子里找点地方让老总们满意，并说他马上去拿灯。

村长的屋子里只点了一盏煤油灯，挂在神像下面，那神蜷缩在画里，像一个可怜巴巴的残废人。村长走出去的时候，霍托翁斯基大叫起来：

“巴伦哪儿去了？”

他们刚要四下里去找他，炉子那边通向外面的门轻轻打开了，巴伦溜了进来。他四处张望一下看村长在不在，然后像患了重感冒似地抽着鼻涕说：

“我去了贮藏室，找了一点吃的来。我塞了一团东西到嘴里，现在都粘在牙上了。这东西不甜也不咸，是一块做面包的发面团。”

万尼克用手电筒照了他一下，他们都觉得这辈子也没见过像他这邋遢的奥地利士兵。他们看到巴伦的衣服鼓了起来，像快要生孩子似的，都大吃了一惊。

“你怎么啦，巴伦？”帅克摸着他的大肚子，同情地问。

“是黄瓜，”巴伦尴尬地说，那块面团堵得他喘不过气，却又吞也吞不下去，吐也吐不出来。“小心点，腌黄瓜，我慌里慌张吃了三根，其他的都给你们拿来了。”

巴伦开始从怀里掏出一条条黄瓜，分给他们三个。

村长提着灯站在门口，看到这一情形，他画着“十”字，悲哀地说：“俄国人抢我们的东西，现在我们自己的人就这么干。”

他们在一群狗的簇拥下到村子里去了。那群狗紧跟着巴伦不放，还朝着他的裤子口袋直跳。这口袋里面装着一块熏肉，也是他从贮藏室里弄来的，可由于贪心，他没有告诉自己的伙伴们。

“狗为啥老跟着你？”帅克问巴伦。

巴伦想了半天才说：“它们闻出来我是好人。”

他却没说，他用一只手护着口袋里的那块肉，而一条狗一直在咬他的手。

他们转着找宿营地的时候，发现利斯科维茨这村子很大，可也确实被战争糟蹋得不像样了。令人难以想象的是，作战双方都没把它划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不错，这儿并未遭到炮火袭击，可附近被毁的希罗乌、格拉博乌和霍鲁布拉村，那儿的村民都挤到这儿来了。

有的小房子里竟然住了八户人家。这场掠夺性的战争过后，他们过着贫穷清苦的生活。这场战争就像是一场灭绝人寰的水灾。

连队只好住在村头的一家被毁的小酒厂里，发酵房里可住下一半人马。剩下的人按十人一组分住进几家田庄。这些阔绰的田庄不让那些无家可归的、只能以乞讨为生的穷人们住进去。

连队全体官员、万尼克、勤务兵、电话兵、医护队、伙夫和帅克等人都住在牧师家里。牧师家里虽有很大的地方，却不收留附近的穷人。

牧师是又高又瘦的绅士模样的人，穿着一件褪了色的、油迹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斑斑的教袍。他小气得也舍不得吃。从小的时候起，他父亲就教育他要恨俄国人，但当俄国人撤走后，奥地利士兵来吃光了他所有的鸡鹅，他就一点儿也不恨那些俄国人了。因为那几个从贝加尔湖对岸来的大胡子哥萨克兵住在他这儿的时候，根本没动他的鸡鹅。

当匈牙利军队来村子里把他的蜂蜜都抢走了后，他简直恨透了奥匈军队。眼下，他怒不可遏地盯着这几位不速之客，从他们身边走来走去，耸着肩，一遍遍地说：“诸位，我什么也没有了。我自己都要去讨饭了。你们在这儿连片面包屑也找不到。”他说着，心里感觉快意极了。

这当中最伤心的要数巴伦了。他进来时脑子里一直都在想着那香甜可口的烤乳猪，当看到这儿一无所有，都快放声大哭了。后来，他也被安排睡在牧师的厨房里。那个在牧师家里当佣人兼厨子的瘦高个小伙子经常溜进来看看，因为牧师命他监视这些人，以免他们偷东西。

巴伦在厨房里什么也没找到，只在盐坛子里找到一张小纸包着的一撮茴香。他把茴香塞到嘴里，可茴香的香味儿又勾起了他对小乳猪的向往。

牧师家后面的小酒厂院子里，战地伙房的铁锅下面，火光熊熊。锅里水在翻腾，却啥也没煮。

军需上士和伙伴跑遍全村也没找到一头猪。他们走到哪儿，都是一样的答复：俄国人把什么都吃尽拿光了。

他们还敲醒了酒铺子里的那个犹太人，那家伙扯着头发装出一副因不能为老总们效力而哭天抹泪的样子。最后，他卖给他们一头瘦得只剩下皮包骨头的老牛。他还狠狠敲了他们一笔，扯着胡子发誓说，在整个加利西亚，整个奥地利和德国甚至整个欧洲，整个世界都再也找不到这么好的一头牛了。他哭嚎着发誓说这是一头奉圣父耶和華之命降到世间的最肥的牛。他以祖先的名

义起誓说人们很远从沃洛齐斯卡赶来看这头牛，这个地区的人都把这牛当做神话来讲。它根本不是奶牛，而是最肥美的水牛。最后他跪下来，挨个儿抱着他们的腿哀求道：

“我这犹太老头子，你们要杀就杀吧！可不能不买这头牛就走啊！”

他这么又哭又喊的倒把他们几个弄得昏头转向了，最后他们就把这头连收死牲口的贩子都不会要的可怜的老牛牵到战地伙房来了。这犹太人把钱揣进口袋里半天还在那儿哭着说，他们这回可毁了他，这么便宜就把牛给卖了，他以后只好去讨饭了。他求他们把他吊死算了，因为他一大把年纪还干出这件蠢事，他的先人若在地下有知也会睡不踏实的。

他们在他们面前的泥巴地上趴了半天，突然一反那股子可怜相，跑回家中，暗地里跟他老婆讲：

“亲爱的伊丽莎白，我亲爱的伊丽莎白呀，那些大兵可蠢到家了，你的纳桑是多么聪明呀！”

那头牛可让他们费了很大的力气。有一阵子，他们觉得根本没法把皮剥下来，剥的时候，他们好几次把皮都扯烂了，下面露出像老树根一样扭在一起的老牛肉。

同时，他们不知从哪儿拖来一袋土豆，开始煮起这堆牛肉、牛骨头，煮啊煮，煮得他们垂头丧气。而旁边的小伙房里，伙夫们正不抱任何希望地煮这牛骨架，想给军官们弄点吃的。

假如这老东西还称得上牛的话，它倒是给所有人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假如后来索卡尔一战打响的时候，军官们向士兵提起这头老牛，士兵们肯定都会愤怒地喊着，挥舞着刺刀向敌人扑去。

这牛太可恶了，连用它煮点牛肉汤都不成。这肉煮得越久就越粘在骨头上，好像都长到骨头里面去了，硬得跟那些一辈子呆在办公房里，死啃公文的臭官僚一样。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帅克充当连部和伙房之间的联络员，以便知道牛肉何时才能煮好。最后他向卢卡什中尉报告说：

“长官，都煮成瓷器了。牛肉硬得可以用它来划玻璃。伙夫巴沃利契克和巴伦在尝味儿的时候，巴伦掉了一颗门牙，巴沃利契克掉了一颗臼齿。”

巴伦阴沉着脸站在卢卡什中尉面前，把那颗用《路德之歌》的传单包着的牙齿递给中尉，结结巴巴地说：

“报告，长官，我已经竭尽全力了。我去尝军官食堂的牛肉，看能不能做牛排，可崩掉了一颗牙。”

听到这话，一个心情沮丧的人从窗边的扶手椅上站起来。此人是杜布中尉，他是被人用医护车运来的，已快完蛋了。

“请别吵了，”他绝望地说，“我生病了。”

他又坐回椅子上，这椅子缝里尽是虱子蛋。

“我很累，”他悲哀地说，“我病了，很难受。请不要当着我的面说什么掉牙的事。我的地址是：斯米霍夫城克拉洛斯卡大街18号。如果我活不过今晚的话，你们一定通知我家人，请他们节哀。请不要忘了在我的墓碑上写上在战前我是皇家中学的教员。”

他开始轻声地打起鼾来，没有听到帅克念的丧歌中的几句歌词：

你保住圣母马利亚的贞洁，

你让歹徒受到惩罚，

请为我指明天国路，把我拯救。

然后万尼克来报告说，军官食堂的牛肉还要再煮两小时。根本谈不上什么煎牛排，最多做点炖牛肉。因此，连里决定在吹号就餐前让士兵们先睡会儿觉，因为能在天亮前把晚饭做好就很好了。

万尼克不知从哪儿弄来一捆干草，铺在牧师家的饭厅里，躺

了下来。他神经质地捻着胡子，轻声对躺在他旁边旧沙发上的卢卡什中尉说：“长官，说实话，开战以来我还没见过这样的牛呢……”

电话兵霍托翁斯基坐在厨房里，就着教堂里用剩的蜡烛头的光，提前给家里写了一摺信，以免在战地邮政号码定下来以后再劳神。他写道：

亲爱的爱妻，我深爱的鲍仁卡：

现在，夜已深了，我反复地念着你，我的宝贝。我想得出，你看着身旁的半张床也在想着我。你必须原谅我脑中产生的各种各样的想法。

你知道，自从开战以来，我就在前线服役，我从那些曾受了伤回家休养的战友们那儿听到过各种事情。当他们回家后发现有些无赖勾引他们的老婆，感到还不如一死了之。亲爱的鲍仁卡，给你写这些话，我心里也非常难受。也许我不该跟你提这些，但你知道，你私底下跟我讲过，我并不是你头一个爱人。在我之前，米古拉斯卡大街的克洛斯先生也爱过你。今晚当我想到这个下流痞可能会趁我不在的时候去勾引你，亲爱的鲍仁卡，我真恨不得当场把他勒死。许久以来，我设法不去跟你提及这些事，但当我想到他又可能去追求你，我的心都凉了。我必须提醒你一点：我是不允许身边有一个跟谁都有那么一手的荡妇来玷污我的名字。对不起，亲爱的鲍仁卡，请原谅我这些尖刻的话，但小心别让我发现你的任何一点丑事。刻薄的话，我会把你们两个的心肝都挖出来，我反正是豁出去了，就算赔上条命也没什么。一千次吻你。代我向爸妈问好。

你的托诺乌什

又：别忘了你随着我的姓！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他又写了一些信保存起来。

我最亲爱的鲍仁卡：

当你接到这封信时，你就知道，我们已经打了一大仗，而且有幸打赢了。其中，我们击落了十来架敌机，打死了一名鼻子上长着肉瘤的将军。战斗最激烈、榴霰弹在头顶开花的时候，我在思念着你，我亲爱的鲍仁卡。我在想你此刻在做什么，近来如何，家中情况怎么样。我时常想起那次我们一起去“圣·托马斯”啤酒屋的情形，我记得你把我扶回家，而第二天你的胳膊都累疼了。现在我们又要开拔了，就此搁笔吧。我希望你一直忠诚于我，因为你知道，在这方面我狠起来简直像个魔鬼。我们要上路了。吻你一千次，亲爱的鲍仁卡，你肯定也希望一切都会好起来吧。

爱你的托诺乌什

霍托翁斯基开始打起盹儿来，便趴在桌子上睡着了。

牧师却总也睡不着，便在院子里来回走动。他打开厨房的门，为了省几个钱，他把霍托翁斯基身旁燃着的蜡烛头吹灭了。

饭厅里，除了杜布中尉以外，大家都没睡。军需上士万尼克从驻在萨诺克的旅部领来一份军队供给预算方案。现在，他正在仔细研究这预算方案，却发现部队越靠近前线，供应的物品就越少。当他看到方案里有一条禁止用番红花和生姜给士兵做汤时，他简直要放声大笑了。命令中还加有一条，说战地伙房要把骨头攒起来送到后方师部仓库去。这意思太模糊了，因为没人知道是指什么骨头——人骨头还是其他被宰杀了的牲口骨头。

“听着，帅克，”卢卡什中尉打着呵欠，无所事事地说，“开饭前，你给我们聊上点儿什么吧。”

“没问题，”帅克说，“在我们能吃上饭之前，我足可以给你讲讲整个捷克民族的历史，长官。但现在，我只讲一个塞德尔昌

尼地区的邮政局局长太太的小故事。在她男人死后，她就接管了邮局。当我一听完那番关于战地邮政的讲话后就马上想起了她，虽然这事儿跟战地邮政没有一点关系。”

“帅克，”卢卡什中尉躺在沙发上说，“你的废话匣子又打开了。”

“是，报告，长官。这故事确实是一篇顶长的废话。实际上，我也不知道这么些愚蠢的废话是怎么钻到我脑袋里来了，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讲这么件事情。如果不是天生的愚笨，就是我年少时的回忆。上尉，你知道，咱们这个地球上什么样性格的人都有。约赖达厨子可说得不错，在布鲁克，有一回他喝醉了，栽到阴沟里爬不上来，便在那儿大声嚷嚷：‘人注定要被选来认识真理，以便通过自己的灵魂来统领宇宙，使它和谐，使自己不断发展，不断学习，逐步达到越来越高的境界，进入一个更加文明、更加充满爱的世界。’我们原想把他拽上来，可他又抓又咬。他还以为是呆在自家屋里呢，直到我们又把他丢到沟里去，他才开始苦苦求我们把他拉上来。”

“但那邮政局局长夫人究竟怎么啦？”卢卡什中尉绝望地喊道。

“她是很不错的娘们儿，长官，但是有点儿风骚。她一手总揽邮局一切事务，可就一点不好，她总以为人人都在打她的主意，人人都想占有她。因此每天下班后，她都会根据情节轻重逐一向当局告发这些对她有企图的人。有一次，她一大早就到小树林里去采蘑菇，当她走过学校时，她清楚地看到学校的校长早已起床了。他跟她打了招呼，还问她这么一大早去哪儿。她说要去采蘑菇，那校长说他随后也去那儿。就凭这点，这个蠢女人，就断定校长对她心怀不轨。后来当她看到校长从小树丛后走出来时，她吓了一跳，跑掉了，并马上给地区教育委员会写信告校长想要强奸她。他们把校长叫来审查，但为了不使事情闹大，学校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检查官亲自问及此案。他跟宪兵警官讲了一阵子，要他判定这校长有没有可能干这种事情。宪兵警官翻了翻档案，说校长不可能干这种事，因为有一次这校长曾被牧师告发说他纠缠牧师的侄女（其实，牧师自己常跟这侄女在一起睡觉），但这校长拿到了地区医生的证明，说他六岁那年从草料棚上跌下来，两腿正好跨在草料车杠上，从而得了阳痿病。所以，这坏女人逢人便讲宪兵警官、地区医生和学校检查官全部受了校长的贿赂。他们这些人便把她搞到法庭上，反过来说她犯了罪，可她却借口自己是精神病人而要求上诉。一些医学专家来给她检查，开出证明，说她尽管智力低下，可还啥事都能做。”

卢卡什中尉叫了起来：

“圣母马利亚啊！”随后，他又说，“帅克，我要不是怕倒了自己吃饭的胃口，非得对你说难听的话。”

可帅克接上话头说：“长官，我刚才可是提醒过您，我要讲的是一个最蠢不可及的故事。”

卢卡什中尉只挥挥手说：“帅克，你那些机灵故事，我可是领教了不少。”

“并不是每个人都机灵得起来的，”帅克令人信服地说，“那些蠢家伙也总得活下去呀。因为，要是每个人都很聪明，那世上的聪明才智，会使任何一个人都因此而显得呆笨了。报告长官，比如说吧，假如每个人都懂得自然规律，能够计算出天体间的距离，那他就会给周围的人带来极大的麻烦。就拿常去我们那儿‘杯杯满’酒家的一位叫萨佩克的先生来说吧，每天晚上，他都从酒馆里走到大街上，抬头仰望天上的星星，回来后，他就会走到每个人身边，依次对他们说：‘今晚木星可真是漂亮啊。你这白痴，你不知道头顶是什么星？你简直不知道它们离你有多远！你这个下贱痞，他们要是用发射子弹的速度把你从枪膛里射出去，你怕是要飞上千百万年才能飞到那些星球呢！’每次他大呼

小叫地说完后，就会以电车那种速度跑出酒馆，长官，也许是每小时十英里的速度。要不再举另一个例子，长官，蚂蚁……”

卢卡什中尉从沙发上欠起身来，双手合十祈祷道：“帅克，我简直奇怪自己为啥总找你来聊天。毕竟我也认识你这么久了，帅克……”

帅克信服地点头说：“长官，这是个习惯问题。主要是由于我们认识了很久，也一起经历过许多事情。我们还一块儿吃过不少苦头，要说我们吃的那些苦头，纯粹是由于运气不好。报告长官，我想这就是命吧。皇上规定的事，件件都是好事。他使我们走到一起，而我也只想能为您效力，除此以外，别无他求。长官，您不饿吗？”

这时，卢卡什中尉早已又躺下了，他说帅克这最后一个问题是这场令他最为头疼的谈话的最好收尾，还让帅克去看看晚饭究竟打算得怎么样了。卢卡什中尉巴不得帅克出去一会儿，让他一个人静一静，因为这番蠢话让他觉得比从萨诺克一路走来都累得多。他希望能睡一会儿，可偏又睡不着。

“长官，这都怪那些臭虫。俗话说得好：牧师最惹臭虫叮。你到哪儿都找不到牧师家这么多臭虫。住在霍尼斯图杜尔卡教区的牧师，托马斯迪尔，还写了一本关于臭虫的论著。哪怕是他布道的时候，那些臭虫也在他背上爬来爬去。”

“嗯？我说什么来着，帅克？你还不快给我到厨房里去看看吧？”

帅克走了出去，巴伦踮着脚尖儿从一个角落里溜出来，像影子似地跟在他后面。

第二天早上，他们离开利斯科维茨向斯坦拉索尔—桑博尔一线出发时，那该死的牛肉还没煮透，他们只好用车子把那牛肉也一起运走。战地伙房准备在路上继续煮，等到中途休息的时候吃。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他们给士兵们煮了些在路上喝的咖啡。

杜布中尉还是坐在双轮救护车上，因为自打从昨天开始，他就感到更加难受。跟他一起遭罪的要算他的勤务兵了，古纳尔特忙得在双轮车旁跑前跑后。而杜布中尉却不停地骂他，说他昨天根本就没伺候他，还说等他们到目的地后，他再找这勤务兵算账。杜布中尉一时三刻要喝水，可刚一喝进去又会吐出来。

“你笑谁？——你笑什么？”他在车上大叫起来，“我总会教训你的！别想要老子！你会认识我的！”

卢卡什中尉骑着马，帅克走在他旁边。帅克精力充沛地往前赶，好像急不可耐地要跟敌人打上一仗。他一路上讲个不停：

“长官，不知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有些人简直就像苍蝇一样。他们肩上还没背 30 公斤的东西，可就无法忍受了。您应该像已故的布夏奈克上尉教训我们那样去教训他们一回。布夏奈克上尉是因为陪嫁钱的事而把自己崩了的。他从他未来的老丈人那儿得到这笔钱，可他却用在了窑姐儿的身上。然后，他又从另一个准岳父那儿搞到一笔陪嫁钱，这次他用起来节省一点儿了。慢慢地，他又打牌把钱输个分文皆无，撇下那些窑姐儿无论了。但也没多久，他又打主意再找一位老丈人，以便再搞到点陪嫁钱。他用这第三笔陪嫁钱买了匹马，一匹阿拉伯公马，不是杂交马……”

卢卡什中尉从马背上翻身跳下来。

“帅克，”他怒气冲天地说，“你要胆敢再提一笔什么陪嫁钱，我就把你丢进这臭水沟里！”

卢卡什中尉又跃上马背，帅克继续一本正经地说：“报告长官，再也没什么陪嫁钱了，因为在那第三笔陪嫁钱后，他就把自己给毙了。”

“总算完事了”卢卡什中尉长舒了一口气。

“您可别忘了我们刚才的谈话啊，”帅克接着说，“卑职认为，

行军打仗途中，每当士兵们松松垮垮的不成体统的时候，布夏奈克上尉总给我们训话，如今，您也该这么训训士兵呀。他下达‘休息’的命令，让我们像小鸡围着老母鸡那样围在他身边，他就开始给我们讲解起来：‘你们这帮混账，你们根本不知道珍惜在这个星球上的行军。因为你们都是些没有知识的人类渣滓，看到你们，可真让人倒胃口。真该让你们到太阳上去行军！在我们这个星球上，体重 60 公斤的人，到了那儿就会变成 1700 多公斤重。那你们就完蛋啦！你们的军用背包就会有 280 多公斤重，差不多有三公担。单就那杆枪，就会有 150 公斤重。你们准会累得像筋疲力尽的狗，伸着舌头呼哧呼哧直喘气。’我们中间有一个教员出身的倒霉蛋，他竟然敢插嘴说：‘请原谅，上尉先生。在月球上，一个体重 60 公斤的人变得只有 13 公斤重了。在月球上，我们准会走得带劲些，因为我们的背包只有 4 公斤重。在月球上，我们根本用不着走着行军，咱们都会在空气中飞来飞去。’

“‘嗨！嗨！那可太可怕了！’已故布夏奈克上尉说。‘你这乌龟羔子，想讨耳光吃了吧？我就赏你一个地球上的耳光，你该高兴才是啊。因为如果我给你一个月球上的耳光，你那轻飘飘的身体就会被扇到阿尔卑斯山上，撞得脑浆迸射。要是我给你一个太阳上的重耳光，你那套军服就会变成一锅绿豆粥，你的脑袋就不知会飞到非洲的什么地方去了。’所以他就给那晦气鬼吉米·诺威尔一记地球上的耳光，他哭了起来，但还得跟我们一起行军。长官，整个行军途中，他就一边哭着，一边谈着人类的尊严之类的东西，怪他们就像对待不会讲话的畜生一样对待他。后来，那长官把他送到禁闭室关了半个月，又罚了他六个星期的劳役，可他却没等服劳役就得了疝气病。但他们认为他是装病，逼着他在军营里翻双杠，他无法忍受这份折腾，最后死在医院里。”

“这可真不一般啊，帅克，”卢卡什中尉说，“我早说过多少遍了，你惯于以一种特别的方式来诋毁军官。”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噢，不，这我可不敢当，”帅克一脸诚挚的神情，“长官，我只是想告诉您，过去军队里的一些人是怎样自找晦气的。我刚才说那个家伙自以为比长官多喝了点儿墨水儿，想用那关于月球的问题让上尉在士兵面前丢丑，为此他挨了一个地球上的耳光。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没人再往心里去了。相反，大家都为长官的这“地球上的耳光”的玩笑而感到高兴——这就是您所说的‘挽回局面’。人总要识点时务，这样啥事都不会有啦。长官，早些年，在布拉格卡尔麦利特修道院对面有家店子，耶诺姆先生在那儿做些卖兔子和卖鸟的营生。这位耶诺姆先生跟装订工比莱克的女儿相好。比莱克先生不同意他们相好，在酒馆里当众宣布：如果耶诺姆先生来向他女儿求婚，他就要用一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方式把他踹下楼去。耶诺姆先生喝了点酒，鼓足勇气，就去找比莱克先生了。比莱克先生拿了把切书边的大刀活像拿把屠刀似地在厅里迎接了耶诺姆先生。他咆哮着问耶诺姆先生来干什么，可这当口，那位可爱的耶诺姆先生放了一个大响屁，震得那落地大座钟的钟摆也停摆了。比莱克先生放声大笑，连连摆手，一个劲儿地说：‘欢迎，亲爱的耶诺姆先生——快请进来坐坐吧——看看裤子震烂了没有？你看，我也不是什么坏人。我的确想过要把你从楼上扔下去，可现在我看出你是这么惹人喜爱的绅士。你可真是有个性的人哪！我是装订工，我看过许许多多的小小说，可还没发现哪本书上说过毛脚女婿是用这种方式作自我介绍的。’比莱克先生都快笑破了肚皮。他还神采飞扬地说他觉得他俩好像自打穿开裆裤时就认识，简直就像是亲兄弟一样。他马上给耶诺姆先生递了一支雪茄烟，又派人去买啤酒和腊肠，他还把老婆叫出来，向她介绍耶诺姆先生，并极尽详细地向她描述了一番那个响屁。但他老婆只吐了一口唾沫就走开了。后来，他又把女儿叫来，她说这位绅士是如此这般地向她求婚的。他女儿马上哭了起来，说她不想认识他，也根本不愿见他。这么一来，他俩

只好喝光啤酒，吃光腊肠，分手了事。后来，比莱克先生常去的那家酒馆里的人都知道这件事，最后那个地区的人见了耶诺姆先生都叫他‘屁篓子耶诺姆’，人们到处谈论着他是如何‘挽回局面’的。

“报告长官。人类生存如此复杂，以比之下，个人的生命一文不值。战前，有个叫胡比卡的警士，常光顾勃基斯提大街的‘杯杯满’酒家。我们那儿还有一位常客，是编辑，他专门收集那些断了腿的、挨车子轧了的或是自杀的人的情况，并在报上报道。他是乐天派，在警察局呆的时间比在自己的编辑部呆的时间都长。一天，他把那警士胡比卡灌得烂醉如泥，并到厨房里去换穿了对方的衣服，这样警士穿上了老百姓的衣服，而编辑却摇身一变成了警士。他把左轮手枪的号码遮起来，就上布拉格街头巡逻去了。在从前那个瓦茨拉斯监狱后边的莱斯洛瓦大街上，他遇上一位戴着高帽子、穿着皮大衣的上了岁数的绅士，半夜里与一位穿了皮大衣的老太太挽手同行。两人都急急忙忙往家赶，因而并不曾交换片言只语。这编辑冲上前去，对着老绅士的耳朵叫道：‘不许动！否则我毙了你们！’长官，他们受的惊吓是可想而知的了。他们徒劳地向他解释说，这准是误会，因为他们是从总督的宴会上回来。他们坐马车到民族剧院那儿，现在想出来呼吸点儿新鲜空气。他们就住在不远处的摩拉尼大街，他是总督府的高级顾问，这女人是他的妻子。‘你骗不了我！’这位伪装打扮的编辑冲他吼道，‘要是像你说的，你是总督府的高级顾问，可你做事却像小流氓，你就更该感到羞耻了。我已经盯了你们好一阵子，看见你用手杖挨个儿敲路两边店铺的卷闸门，而你称作妻子的那女人还帮着你一块儿干。’‘你看，我压根儿就没拿手杖啊，这肯定是我们前边的人干的！’——‘我是该说你目前没有手杖，’那编辑说，‘我亲眼看见你在街拐角抽打一个在各个酒馆卖烤土豆和栗子的老太婆的脑袋时，把拐杖打断了。’这高级顾问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气得直说这是诬陷，而他的妻子气得欲哭无泪。伪装的编辑把这高级顾问抓了起来，把他交给了在萨尔莫瓦大街警察所的巡警，并叫巡警把他们带到警察局去。他说自己是从圣英德希赫街警察所来，要到维诺拉迪大街去办点公事。还说这两人扰乱夜间治安，参与夜间斗殴，并指控他们辱骂警察。他说自己要把圣英德希赫街警察所交给的事情结了，一小时后就会赶回萨尔莫瓦大街警察所。因而，巡警就把这两个人带回局里，关到第二天等这位警士回来。可这‘警士’却绕了一个圈子回到勃基斯提大街的‘杯杯满’酒家，把那个真正的警士胡比卡叫醒，巧妙地告诉他出了些什么事，还说要是胡比卡如果敢露出一一点风声，就要捅出大乱了……”

卢卡什中尉似乎已经听累了，催着马儿小跑，赶到先头部队的前面。临走前，他对帅克说：

“你要是准备一直这么讲到晚上的话，讲的越久，你就越会信口开河。”

“长官，”帅克冲着中尉远去的背影叫道：“您不想知道这事儿的结果吗？”

卢卡什中尉已策马跑远了。

杜布中尉的情况有了明显的起色，他竟然从双轮救护车里走了出来，把全连人马召集到一块儿，头晕脑胀了地给他们训起话来。听了 he 这一番又臭又长的训话，士兵们都觉得比背着枪支弹药还累。

杜布中尉的训话是各种各样的格言妙语的大杂烩。他开始说：“士兵们对于军官的无比爱戴使得他们能够做出一些惊人的牺牲。但这还不是我想要说的。相反，如果这种爱戴不是出自士兵的真心，也总可以迫使他们生出这种感情。在老百姓中这种强求的爱，比方说，学校守门人对于教员的爱，施加于它的外力一旦消失，这种爱也就荡然无存。然而在军队里，情况恰恰相反，

因为军官绝不允许士兵对军官的爱戴有丝毫的懈怠。这并不是一般的爱：这实质上是尊敬、惧怕和纪律的融合。”

在这段时间里，帅克一直走在杜布中尉的左边，杜布中尉每讲一句话，他就做一个“向右看齐”的姿势。

起先，杜布中尉并未留意到这个，他只管讲：

“这种应当服从的纪律和义务，这种士兵对于军官的强制性的爱戴，就其本身而言，非常简单，因为士兵与军官之间的关系绝对简单：一个下命令，一个听指挥。许久以前，我们在军事学的书上就读过，每个士兵都应具备简洁和坦率这两种军人素质。每个士兵，不管他喜欢不喜欢，都必须爱自己的长官，在他的眼中，长官应是具有坚强与完美意志的最伟大、最完美、最光明磊落的典范。”

正在这时，杜布中尉注意到帅克用着“向右看齐”的姿势盯着他看。他感到浑身不自在，突然感到自己讲得前言不搭后语，无法从士兵对于军官的爱这个怪圈中跳出来，便冲帅克嚷起来：

“你干嘛这么呆呆地盯着我？”

“报告，中尉先生，我是在执行您的命令。一次，您和善地警告我，说在您讲话的时候，我必须盯着您的嘴。因为每个士兵都必须永远执行长官的命令，所以我必须得这么做。”

“扭过头去，朝别处看！”杜布中尉吼道，“你这蠢货，看在上帝的份上，不许朝我看。我讨厌你这样看着我，我简直无法容忍。不然，我要对你不客气了……”

帅克把脸转向左边，继续雄赳赳地走在杜布中尉身旁。这下子，杜布中尉又叫起来：

“我说话的时候，你往哪儿看？”

“报告，中尉先生，我正在执行您的命令，‘向左看’。”

“唉，天哪！”杜布中尉叹了口气，“你简直不可理喻！你给我朝前看，对自己说：我是混蛋，少了我，地球照转。记住了

吗？”

帅克正视前方，说：

“报告，中尉先生，我要回答您的问题吗？”

“你敢这样？”杜布中尉大声吼起来，“你敢这样跟我讲话？你这话什么意思？”

“报告，中尉先生，我只是在想：有一次，您在车站训我的时候说，您讲完话后，我不该搭腔。”

“噢？你怕我了？”杜布中尉开心极了，“但你还没了解我呢！记住你并不是惟一在我面前发抖的人，我调教过不少像你这样的混蛋。你最好给我闭上你的乌鸦嘴，滚到后面呆着，小心，别让我再见到你！”

于是，帅克就走到队伍后面，舒舒服服地坐上了双轮救护车，一直坐到部队停下来休息。这时大家终于得到了等待已久的——用那条倒霉的牛煮成的牛肉汤和牛肉。

“这牛至少在醋里泡过两个星期，要不，就是那买牛的人在醋里泡过两个星期。”帅克说。

一名传令兵骑马从旅部赶来，给第十一连下达了新的命令，要求第十一连向费尔什丁进发，不走沃拉里奇和桑博尔那条路了，因为两个波兹南团已驻在那儿，第十一连没法在那儿宿营。

卢卡什中尉立即制定新的部署，命令万尼克和帅克到费尔什丁去为连队寻找宿营地。

“帅克，你别再捣什么鬼，”卢卡什中尉再三叮嘱，“要紧的是，你们要对老百姓规矩点。”

“报告长官，我会竭尽全力。但我今天早上稍微合了一下眼，就做了一个可怕的梦。我梦见我住的那户人家过道上的水槽滴水，水滴了整整一夜，一直漫到主人家的天花板上。第二天一大早，他就勒令我搬走。长官，其实，现实生活中还真有这么一回事：在卡尔林的高架桥后面……”

“好了，帅克，快别乱说你那些蠢故事了，去跟万尼克一起研究研究地图，看你们该如何走吧。你看，这儿是些村子，从这个村子往右走，一直走到河边，再沿着小河，你们就能找到最近的村子。再往前走，你们的右手边就会有一条小溪汇入这条河，你们沿一条田间小路向正北方向走。这样，你们就能安安全全地到达费尔什丁。都记住了吗？”

帅克和万尼克沿着这条行军路线出发了。

此时刚过正午，一些埋着士兵尸首的坑里只薄薄地盖着一层土，因而田间散发出一股浓重的恶臭。他们俩经过的这个地方，在进攻普舍米斯尔时，曾发生过一场恶战，几个营的兵力被机枪扫射得全军覆没。河边的小树林里仍可看出炮火洗劫的痕迹，大片山坡与空地上的树被炸得只剩下一截截枯树桩突兀地立在那儿。遍地都是战壕。

“这儿跟布拉格一带可大不相同。”帅克首先打破沉寂。

“我们家那儿早收割完了，”万尼克说，“我们总先从克拉卢普区开始收割。”

“以后，仗打完了，这儿肯定高产，”帅克过了一会儿说，“他们用不着买骨粉，整整一团人烂在地里，这对庄户人家来说，倒是一件好事。换句话说，他们可都是上好的肥料啊。我只担心这些农民会迷迷糊糊地把这些大兵的尸骨送到炼糖厂去做骨碳。在卡尔林的军营里，有个叫霍卢博的中尉，他的学问让全连的人都觉得他是蠢瓜蛋。你看，由于他的学问，他连咒骂士兵都没学会，他对什么东西都是从学术的观点来考虑。有一次，一个士兵向他报告说他们领的军粮令人没法吃下去。这事要搁在别的军官身上，早就火冒三丈了，但他却没这样。他非常冷静，既没骂谁是蠢猪，也没掴谁的耳光。他只是把手下的士兵都叫来，心平气和地对他们说：‘士兵们，首先，你们应该明白军营并不是你可以随心所欲地选购腌黄鳝、沙丁鱼或是三明治的熟食店。每个士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兵都要识相点——吃配给的军粮时，不要对军粮的质量挑三拣四。而且，你们应该学会自律，不要对发给你们的东西的质量口出怨言。士兵们，你们想一下吧，要是真的打起仗来，你们就要被埋到地底下，你们生前吃些什么样的面包，对土地来说难道会有两样吗？大地母亲总归是要把你分解掉，连人带靴地吃个干净。在这世上，什么东西也不会浪费。士兵们，你们的尸骨上又会长出新的谷物，作为军粮发配给新的士兵，而他们也可能不满意，会牢骚满腹，然后他们也会与人顶撞，终而被关进大牢，至死也出不来，因为这个人有权这么做呀。士兵们，想必我已经给你们讲得很透彻了，我想不用再提醒你们了吧！谁要是再来抱怨一次，我就会让他永世不得自由。’‘这还不如骂我们一顿的好。’士兵们互相议论着，他们根本不喜欢中尉这番咬文嚼字的话。所以有一次，连队的人一致派我去跟他说：我们大家都喜欢他，但是不骂人还算是什么军队。因此我就去了他房里。我要他对我们别这么文质彬彬的，军队里就该是冷酷无情，士兵们已习惯于每天被人唤做是混蛋和蠢猪，不然的话，他们就会失去对上级军官的尊敬。开始，他还为自己辩解，他谈到智慧，说桦木鞭子统治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可最后，他竟然接受了我的游说。像是要维护他的尊严似的，他掴了我一耳光，把我赶出门外。当我把交涉结果告诉大伙儿的时候，他们都感到很高兴。可他第二天来了，使我们白高兴一回。中尉走到我面前，当着大家的面说：‘帅克，昨天我失态了。喏，给你一个盾（荷兰货币），拿去打点酒来，为我的健康干杯吧。当官的还是应该学会与士兵和平共处。’”

帅克四处望了望乡村的景色。“我觉得咱们走错了，”他说，“长官交待得明明白白：先上山，再下山，然后向左，再向右，然后再向右拐，最后再往左拐——可我们却是一个劲儿笔直向前走。要不就是我们讲话的时候已不知不觉地按指定方向走了？我

敢肯定，咱们前面这两条路都是到费尔什丁去的，我看，咱们走左边这条吧。”

像任何两个在交叉路口的人一样，万尼克却坚持走右边的那条路。

“我选的这条路，”帅克说，“比你选的那条好走。我要沿着这条开满‘勿忘我’花的小溪往前走，你去逛那些光秃秃的山坡吧。我遵守长官的指示，他说咱们不会迷路，而既然不会迷路，我又何必要去爬山呢？我要在这草地上好好儿逛逛，采朵漂亮的小花插在帽子上，再给长官采上一束花。总之，我们看看究竟谁走对了。咱们就在这儿像亲哥儿俩似地分手吧！这儿正是条条小道通费尔什丁的地方。”

“帅克，别犯蠢劲了，”万尼克说，“根据地图，应该像我说的那样往右走。”

“地图也可能画错了，”帅克说着，就头也不回朝小溪谷走去，“有一天夜里，维诺拉底一个叫克莱奈克的卖猪肉的按照布拉格市的交通图，从斯拉纳广场的‘蒙塔古’酒馆回家，第二天早上，他却走到克拉德诺附近的罗兹杰洛夫。人们发现他累死在麦田里，身子早都僵了。如果你不听我的建议而要坚持已见的话，军需上士，我们只好各干各的，在费尔什丁再见吧！你看看手表，好知道我们哪个先到。要是你遇到什么危险，就朝天放一枪，我也好知道你在哪里。”

那天下午，帅克就来到一个小湖旁。一名逃出来的俄国俘虏正在那儿洗澡。他一看见帅克就爬出水面，转身逃走了，连衣服也没顾得上穿。

他的俄国军装就放在柳树下，帅克很想知道自己穿上这套衣服合不合身，便把军装脱下来，穿上了那个倒霉的、光着屁股跑掉的俄国俘虏的衣服。那个俘虏是从林子后面那个村子里跑出来的。帅克想在水面上好好看看自己的模样，所以他就沿着湖堤走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了好远一段路。但是，一名出来搜寻这逃犯的战地宪兵队的巡逻兵却把他抓起来了。这些宪兵都是匈牙利人，他们不顾帅克的再三抗议，硬是把他拖到赫鲁瓦的参谋部去，把他跟一批俄国俘虏关在一起。这些俘虏是被押着去修筑通往普舍米斯尔的铁路线的。

事情发生得太突然，帅克第二天才明白是怎么回事。他用一根木炭在校舍改成的隔离室的白墙上写道：第九十一团第十一先遣连的传令兵，布拉格人约瑟夫·帅克于执行打前站任务之时，在费尔什丁附近被奥军误当成俄军俘虏抓起来，下榻于此。

第四卷 光荣败北续篇

第一章 帅克在俄国俘虏队中

帅克因为穿戴着俄国军大衣和军帽，因而被当做从费尔什丁附近的一个村子里逃跑的俄国俘虏给抓了起来。他用木炭在墙上写下了绝望的心声，却没人理他。在赫鲁瓦的转运站，有人来发干玉米饼时，他想向一名过路的军官解释来龙去脉，可一个看押俘虏的匈牙利大兵用枪托捅他的肩膀，冲他吼道：“快归队，你这俄国猪猡！”

不懂俘虏语言的匈牙利兵就是用这种粗暴的态度对待俄国俘虏的。

帅克只好归队，跟他身边的俘虏说：

“那家伙是在执行任务，可他这是在拿自己的小命作赌注。万一枪膛里装了子弹，保险销走火可怎么办？他用枪托捅别人肩膀，而枪管却对着自己，这是很容易走火的呀！要是这样，所有的子弹都会飞进他嘴里，他就会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呜呼哀哉。在苏马瓦的采石场，工人们偷了些炸药引线，留着冬天里炸树墩子。采石场的看守奉命在工人下班时挨个儿搜身，因而他就神气活现地干上了。他马上把看到的第一个采石工人揪过来，拼命拍打这工人的口袋，结果把口袋里装着的炸药引线拍炸了，两个人都被炸上了天。在临死前，他们好像还紧紧地抱着对方的脖子呢。”

那俄国俘虏什么也听不懂，用茫然的目光看着帅克。

“我听不懂，我是克里米亚鞑靼人。真主安拉伟大。”这鞑靼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人说着便盘腿坐到地上，双手交叉合在胸前，开始用半俄语半鞑靼语祈祷：“伟大的真主，伟大的真主，宽厚仁慈的主啊，救救我这无辜的军人吧！”

“这么说，你是鞑靼人喽？”帅克同情地说，“看来，你还算是好人。如果你是鞑靼人的话，我们当然就谁也听不懂谁的话了。噢，你知道施腾堡的雅罗斯拉夫吗？你不知道，是吗？你这鞑靼蛮子！人家在霍斯丁可是把你们打得落花流水。后来，你们这些鞑靼蛮子夹着尾巴，连滚带爬地离开摩拉维亚。显然，你们用的教科书上不会像我们的教科书上这么写。霍斯丁的圣母你知道吗？你当然不会知道！打仗的时候，她也在那儿。你这鞑靼蛮子，得给我谨慎些。这会儿，你们给这帮人逮住了，他们肯定会强迫你们受基督教的洗礼。”

帅克又转过去问另一个俘虏：

“你也是鞑靼人吗？”

对方听懂了“鞑靼”这个词，便摇摇头，用半俄国腔说：“我不是鞑靼人，我是土生土长的契尔克斯人，是剃头匠。”

帅克为自己能够置身于东方各民族人之间而感到庆幸。这个俘虏营里有鞑靼人、格鲁吉亚人、奥斯丁人、契尔克斯人、摩的维亚人和加尔米克人。

倒霉的是，帅克跟他们言语不通，而且他也和这些人一样被押送到多布罗米尔去修筑经普舍米斯尔到尼冉科维茨的铁路线。

在多布罗米尔转运站，他们要对战俘挨个进行登记。这事可就难办了，因为被赶到多布罗米尔的这三百多名战俘，没一个人听得懂桌边那位上土的俄语。有一次，这上土宣称自己懂俄语，他才被派到东加利西亚来当翻译这美差的。

三个星期以前，他订购了一本德俄词典和一本会话手册，可现在也没寄来，所以他并没讲俄语，而是操着一口蹩脚的斯洛伐克话。从前，他代表维也纳一家公司在斯洛伐克兜售圣史蒂芬神

像、圣水盘和念珠时，略微懂点斯洛伐克话。

这些外国兵根本听不懂他的话，搞得他没有任何办法。他只好走出来，用德语冲着这群俘虏问：“你们哪一个懂德语？”

帅克从队伍中走出来，春风满面地向上士奔过去。上士命帅克马上随他去办公室。

上士重又坐回那一堆记录俘虏姓名、出身、国籍的表格前，就这样用德语开始了一场滑稽的对话：

“你是犹太人，是吗？”上士问道。

帅克摇摇头。

“你没有必要否认，”上士翻译官洋洋自得地说，“你们这帮犯人中，但凡懂德语的都是犹太人，这是事实。你叫什么名字？帅赫？你瞧，你还否认什么，这是典型犹太人的名字嘛！在奥地利，你根本不用害怕承认你是犹太人。我们奥地利人是不会迫害犹太人的。你是什么地方人？噢，我晓得，是普拉加，我知道，知道，这地方离华沙不远。一星期前，我们这儿还有两个从华沙附近的普拉加来的犹太人。你的部队番号是多少？九十一？”

上士拿出花名册，翻看了一遍说：“第九十一团是从高加索的埃里温过来的，基地在梯弗里斯城。你看，我们这儿啥都知道，你惊奇得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吧？”

听了这番话，帅克确实惊讶得够呛，可上士把他抽了一半儿的香烟头儿递给帅克，神色庄重地继续说道：“这跟你们那马可卡烟丝味道大不相同吧？——犹太小子，我是这儿的大官儿。我说一句话，每个人都会吓得毛发直竖，浑身乱颤。我们的军纪可跟你们鞑靼军纪不一样。你们的沙皇是白痴，而我们的皇上绝顶聪明。现在我让你看点东西，你就会见识我们这儿的军纪。”

他打开门，对着隔壁房间大叫一声：“汉斯·洛夫勒！”

立刻有人答：“到！”立刻一个大脖子的士兵跑了进来。他是斯蒂亚人，长着一张哭丧脸。他在转运站，啥活儿都得干。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汉斯·洛夫勒！”上士命令道，“给我学学狗叫，不然，我让人把你捆起来。”

这大脖子的斯蒂亚人马上手脚着地，学起狗叫来。

上士得意洋洋地瞧着帅克说：“犹太小子，我不是告诉你了吗？我们的纪律十分严格。”

上士高兴地看着那位来自阿尔卑斯山区农家士兵的没有任何表情的脸。最后，他终于叫道：“停！现在坐起来，像狗那样跟我亲热亲热，把我的烟斗叼来！——好，现在用假嗓子唱歌！”

办公室里马上就回荡着：“哈拉里噢，噢拉里噢……”的嚎声。

表演完毕，上士从抽屉里拿出四支香烟，慷慨地递给汉斯。帅克开始用德语给上士讲一个故事，他说：“某团一个军官也有一个这样听话的勤务兵，主子让他干啥就干啥。有一次人家问他，要是他长官命他用匙子吃长官拉出来的屎，他会吃吗？他说：‘只要中尉先生这么命令，我将照做不误，但屎里不能有头发，要不我会恶心死的，马上就会呕出来。’”

上士大笑起来，说：“你们犹太人倒是有些挺好的故事，但我敢担保，你们的军纪没有我们的军纪严明。还是说正事吧——我任命你为俘虏营的头头。天黑以前，你务必要把所有犯人的名字写下来交给我。你替他们领饭。你把你们十人一组编好，确保一个也不让跑掉。要是有人逃了，犹太小子，我崩了你。”

“上士先生，我想跟你谈一谈。”帅克说。

“你少跟我啰嗦，”上士说，“我不吃你那一套，要不我就把你送回到俘虏营里去。你似乎已经适应我们奥地利的水土了。你想跟我私下里谈一谈？……待你们俘虏越好，事儿反而越麻烦……快出去吧！这是些纸和一支铅笔，去造花名册吧……你还想干什么？”

“报告，上士先生……”

“快滚出去吧！你没看见我正忙着吗？”上士装出一副精疲力尽的样子。

帅克敬了一个礼，转身走回俘虏营里，心中还在想：为皇上吃苦总会有出头之日的。

当然，造花名册可是一件艰难的工作，因为帅克花了好长时间才让那些俘虏们明白：要把自己的姓名报给帅克。帅克这辈子阅历丰富，可偏就记不住这些鞑靼人、格鲁吉亚人、摩的维亚人的名字。

“谁也不会相信，”帅克心想，“竟然还有像鞑靼人这样怪的名字：什么穆哈拉哈雷·阿布德拉赫马诺夫、贝穆拉特·阿拉哈利、捷列捷·切尔德捷、达夫拉巴雷·鲁尔达夏莱耶夫等等。我们的名字可都比这些好记得多。比方说：齐沃霍斯特的神甫叫沃伯达。”帅克走到那排俘虏面前，他们一个接一个报上姓名：“金德拉雷·哈奈马雷”、“巴巴穆雷·米扎哈利”等等。

“请吐字清楚些，”帅克友好地对每一个俘虏说，“像我们这儿的人，叫博胡斯拉夫·斯太帕奈克，雅罗斯拉夫·马托塞克或卢泽纳·斯沃博多瓦，不是好念得多吗？”

帅克费了很大的周折才把巴布拉·哈莱斯，胡德基·穆德基斯等名字一一记下来。他想再去跟上士译员解释一下，说他纯是由于误会才被关到这儿来的。然而，在被当做俘虏押送的这一路上，帅克几次要求公正解决，但都是做无用劲。

上士译员在此之前已经喝醉了，现在他完全失去了判断的能力。

上士面前摊开着一份德文报纸的广告版，他嘴里按着拉德茨基进行曲的调子唱着广告词：“愿以一架留声机换一辆童车——收购白玻璃、绿玻璃碎片——凡有意学习簿计学者，请先报名参加会计函授班。”……

有些广告词合不上进行曲的调子，上士就使出浑身的解数来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克服这一阻碍：用拳头擂着桌子，用脚跺着地，配合来打拍子。他的胡子梢上粘着波兰白酒，在嘴巴两边翘着，好像插了两把干胶刷子。不错，他的一双肿眼泡看到了帅克，然而他对这一发现并没有任何反应。上士只是停止了擂桌子、跺脚。可他却又根据“*Ich weiss nicht, was solles bedeuten.....*”的调子，一边用手指敲着椅子，一边唱起了另一则广告：“卡罗利娜·德雷拉布，接生婆，随时愿为临产服务好。”

后来，他开始小声地唱，声音越来越小，最后终于停了下来。他死死地盯着报上的整版广告。这就使帅克有机会讲他自己的不幸遭遇。帅克用那点瘪脚的德语勉强可以讲清事情的来龙去脉。

帅克说，他选择的那条沿小河到费尔什丁去的路不管怎么说都是对的，而那不相识的俄国俘虏开小差，溜到河里去洗澡，也不是他帅克的错。他帅克被迫从湖边走，这是他的任务。他是去打前站找宿营地的，他必须抄近路去费尔什丁去才对呀。那俄国兵一看到他扭头就跑，连树丛里那身衣服也不要了。他听人家讲过，阵亡敌军的制服，在前线搞侦破的时候可以派上用场，所以他就把这套人家丢下不要的衣服穿上身，体会一下穿外国军服是啥感觉。

帅克解释完这场小误会以后，才发现他这半天全是枉费唇舌。由于，他还没讲到去湖边那一段，上士就睡着了。帅克走到上士身旁，亲昵地晃了晃他的肩膀，把上士晃到了地上，可是上士还是睡得挺香。

“对不起啦，上士先生。”帅克说着，行了一个军礼就走出了办公室。

第二天一大早，军事建筑指挥部改变了既定部署，决定将帅克所在的俘虏营直接押送到普赛米索去修缮从那儿到卢巴茨瓦的铁路线。

就这样，帅克继续着他在俄国俘虏营中的漫漫行程。匈牙利押解兵赶着他们全速前进。

在一个村子的草地上休息的时候，他们碰上了辎重队。一名军官站在那一排平车前头，朝着俘虏们打量。帅克从队伍中站出来，三步并作两步地走到军官面前，用德语叫道：“报告，军官先生……”他还没来得及说完这句话，立刻就有两名匈牙利士兵一拳捣在他的背上，把他推回了俘虏队伍中。

军官丢给他一根烟头，马上就有一个俘虏捡起来，抽掉了。军官对身旁的班长说，在俄国的那些德属殖民地的人也得打仗。

后来，在开往普赛米索的整个旅途中，帅克再没有一次申诉的机会来说明他是第九十一团第十一先遣连的传令兵。他只好等到了普赛米索再作打算。晚上，他们被赶进一座城堡，那里除了炮兵团的马厩以外都被炸得破烂得不像样子。

马厩里的稻草堆上来回地爬动，它们在稻草秆上爬来爬去，简直不像是虱子，而像是搬东西搭窝的蚂蚁。

这些俘虏们每人分到一份用菊苣煮的黑汤和一块儿剩玉米饼。

沃尔夫少校接管了他们这些俘虏。他负责看管在普赛米索及附近一带修复城堡的狱犯。这是说一不二的家伙。他身边带着一大帮翻译，他们根据俘虏的能力和所受的教育情况来挑选建筑专家。

沃尔夫少校坚信俄国俘虏总爱装傻，因为有几回，他让翻译问他们：“你会建铁路吗？”他们异口同声地说：“我啥也不会，我听也没听说过那玩意儿。我可是正派老实人。”

当俘虏们在沃尔夫少校及其随从译员面前排队站好，少校先用德语问他们中间有没有人懂德语。

帅克勇敢地走出来，站在少校面前，行了一个军礼，报告说他懂德语。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沃尔夫少校非常高兴，立刻问帅克以前是不是工程师。

“报告，少校先生，”帅克答道，“我不是工程师，我是第九十一团第十一先遣连的传令兵。我是被自己人抓起来的。少校先生，事情是这样的……”

“你在说些什么？”沃尔夫上校吼起来。

“报告，少校先生，事情是这样的……”

“你是捷克人，”沃尔夫少校继续叫道，“你穿了俄国人的军装。”

“报告，少校先生，正是这样。少校先生，我从内心深处高兴，您一下子就了解了我的处境。可能我们的人已在什么地方跟敌人干上了，可在这战争期间，我却在这儿浪费时光。少校先生，请允许我再给您讲讲事情的经过……”

“够了！”沃尔夫少校叫道，他叫了两名士兵，命他们立刻把帅克关到禁闭室去。少校和另一名军官走在帅克后头，一边走还一边起劲儿地打着手势跟那军官在说些什么。他每句话都要提到什么“捷克走狗”。那军官从少校的话中感觉到少校为自己凭着敏锐的目光发现一个形迹可疑的人而兴高采烈。近几个月来，各军部的长官都接到密令，通报捷克军人在国外进行的卖国活动。已经证实，有些叛逃者原是捷克兵团的，他们忘记了自己的誓言，投奔俄国军队，为俄国人卖命，特别是替敌人进行间谍活动。

奥地利内政部尚不清楚是否有一个由捷克逃兵组成的军事组织在俄国边境上活动，该部对于国外的革命组织并没有什么准确的情报。只是在8月份，索卡尔—米利雅丁—布伯诺瓦沿线的各营营长收到过密令，说前奥地利教授马萨利克已叛逃出国，在国外进行反奥地利的宣传。师部一个蠢蛋还在密令上加了一句：“一经俘获，立即押往师部。”

我在此仅向马萨利克教授通个信，好让他知道在索卡尔、米

利雅丁、布伯诺瓦一带等着他的将是些什么样的陷阱和圈套。

那时，沃尔夫少校还根本没有想到那些叛逃者会给奥地利带来什么样的灾难。后来他在基辅和其他一些地方遇到这些叛逃者时，问他们：“你们在这儿干些什么？”他们都高兴地说：“我们背叛了皇上陛下。”

原先，他只是从上文那样的密令中知道有这么些叛逃者和间谍，而现在，已有一名间谍轻易地落入他的圈套，被押到禁闭室去了。沃尔夫少校是非常爱慕虚荣的人，他在脑中想象着上司的嘉奖和由于他的警惕、深谋远虑及聪明才智而授予他的勋章。

他们还没到达禁闭室，沃尔夫上校已深信不疑：自己问“你们中谁懂德语？”这句话是心怀不轨的。因为他在这群俘虏中，一眼就发现那人有不良企图的。

跟少校一起来的那个军官点了点头，说他们要将此事报告给驻军司令部，让他们来决定下一步的行动，再把这个可疑分子送交高一级的军事法庭；而不能像少校所说，只是在禁闭室审一下就把他绞死。当然最后还是要把他绞死，但应当依照军事法庭的程序，照章办事。这样在行刑前，通过审问，他就会揭发与其同党的联系。说不定还能得到其他的情报呢！

沃尔夫少校突然被一种固执情绪所控制，一直隐藏在心中的兽性发作了，他宣布：审讯完这个逃犯、间谍后，马上由他亲自行刑。这点儿事儿，他完全做得了主，因为有人给他撑腰，他什么也不怕。在这里，他们可以像在前线那样处置这个间谍。他们要是在战场后方抓住这个间谍，审讯后，一句话不说就可以把他当场绞死。而且大尉先生也应当知道，在战场上，自大尉以上的司令官有权绞死任何可疑分子。

当然，在关于大尉以上的各级军官有权施行绞刑这个问题上，沃尔夫少校犯了一个小错误。

在东加利西亚，他们离前线越近，掌握这种生杀予夺大权的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军官的级别就越低，以至于最后会出现这种情况：一个巡逻队的小班长也可以命人绞死一个 12 岁的男孩儿，只是因为这小孩儿在一个荒无人烟、被洗劫一空的村庄中的摇摇欲坠的棚子里煮土豆皮吃，引起了他的怀疑。

大尉与少校之间的分歧达到了白热化程度。

“你没有权力这么做，”大尉生气地嚷起来，“只能根据军事法庭的判决，才能对他施以绞刑。”

“根本不需要什么判决，我就可以绞死他！”沃尔夫少校愤怒地喊。

被押着走在他们前头的帅克，从头到尾听完了这场对话，只是对押送他的那两个人说：“他们俩半斤对八两。在利布尼的‘扎瓦迪尔斯’酒家，当我们不能确定什么时候把那个老在歌舞会上捣乱的帽贩子瓦夏克撵出去时，我们也是如此争论的。是当他一进店就撵呢？还是等他要了杯啤酒，付了钱，喝光了再撵？或者是在他跳完第一曲舞就把他撵出去呢？店老板主张等歌舞会开到一半，他的钱也快花光的时候再把他撵出去，这样他一结了账就得滚蛋。可你知道这小子怎么着：他根本就没来。你们觉得这故事怎样？”

这两个从迪洛尔什么地方来的士兵同声说道：“我们不懂捷克话。”“那你们听得懂德国话吗？”帅克厚着脸皮用德语问。

“懂。”他们俩又一起回答道。

帅克说：“那好，你们还算运气！至少这样在自己人中，你们就不会走丢了。”

他们这么友好地谈着，一路来到了禁闭室。沃尔夫少校和大尉还在就帅克的命运各持己见，而帅克却谦恭地坐到了后面的长凳上。

最后，沃尔夫少校总算同意了大尉的观点：经过较长的审讯程序，也就是所谓的“法律程序”，再把这个人绞死。

他们要是问帅克本人对此事的看法，他准会说：“对不起，少校先生，您的军衔比大尉先生高，可是大尉先生却说得在理。有一次布拉格一个地区法院的法官疯了，但很长时间都没人看出来。直到有一次在处理一桩蓄意侮辱案时，他又发作了，人们这才发现。那里有个叫兹纳麦纳切克的人，他儿子在上宗教课时挨过牧师霍尔蒂克的耳光，兹纳麦纳切克在街上碰到这牧师便破口大骂：‘你这混账王八蛋，你这白痴、你这宗教狂，你这头阉公猪，你这教堂里的色鬼，你这信奉基督的淫棍，你这披着教袍的伪君子、骗子！’因此，这牧师向法庭起诉他。那位疯了的法官是笃信宗教的人，他的三个姐姐都是神甫家的厨娘，而他是她们孩子的教父。所以他一看到这案子，就气得昏了头，对着被告断喝一声：‘我以皇上和国王陛下的名义，判你绞刑。本判决不得上诉。’然后，他对看守说：‘霍拉切克先生，把这位先生带下去，到行刑场把他绞死，然后到这儿来领赏钱！’当然，被告兹纳麦纳切克和看守霍拉切克都惊呆在原地，法官却跺着脚，冲他们吼道：‘你们究竟执不执行我的命令？’看守一听这话，吓坏了，赶忙去拉兹纳麦纳切克。要不是辩护律师出面干预，又派人叫来一辆救护车，我真不知道兹纳麦纳切克先生会落得怎样的下场。人们把那法官塞到救护车里去时，他还在叫着：‘要是没找到绳子，就用床单把他绞死！从我们这半年的预算中支钱去办吧……’”

帅克在沃尔夫少校起草的一份报告上签了字，承认自己是奥地利士兵，在明知后果的情况下完全自愿地换上了俄国军服，俄国人撤退后，战地宪兵在前线俘虏了他。签完字后，帅克就被押送到驻军司令部。

以上这些都是事实，而帅克为人诚实，肯定承认这一切。在少校编写供词时，帅克几次想要打断他，补充几句，以便更准确地说明他当时的处境。可少校马上呵斥道：“闭上你的臭嘴！我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没问你这个！案情已十分明朗了！”

帅克只好行一个军礼，叫道：“是，我住嘴！案情已非常明朗了！”

他们把帅克关在驻军司令部的一间黑牢里。这牢房原来是米仓，也是一大群耗子的安乐窝。地上到处撒着大米，耗子根本不怕帅克，它们快活地来回搬运着大米。帅克只好去找块草垫子来，可在黑暗中，他看到这一大窝老鼠也簇拥而来。毫无疑问，它们是想在这块有过光辉历史的奥地利破草垫上建个新窝。帅克开始猛捶那扇锁着的大门。来了一位班长，他是波兰人，帅克要求换个住的地方，说要是他躺在草垫上，就会压着那窝耗子，从而给皇家财产造成损失，因为军队仓库里的每样东西都是皇家财产。

这波兰人听懂了帅克的一些话，在门边冲帅克挥了挥拳头。临走的时候，还说了一句什么“臭狗屎”之类的话，又气呼呼地嘟囔着什么“霍乱病”，仿佛帅克得罪了他似的。

帅克平平安安地过了一夜，因为那些耗子并没怎么骚扰他。显而易见，它们还有自己的夜间活动，在隔壁那间仓库里闹腾着。那儿堆放着军大衣和军帽，它们可以在那儿大胆放心地啃着，因为要到一年以后，军需处才会想起把那些领不到津贴的皇家财产——军猫放到军队仓库里来。在军队的记载中，猫的头衔是：“军事仓库皇家军猫”。这种猫的军衔制只不过是 1866 年战争后废除的旧制度的翻版。

早些年马利亚·德莱特在位的时候，军需处的老爷们把盗窃军服的账算在可怜的耗子身上，为此人们曾经在仓库里放过一些军猫。

可是皇家军猫往往不履行自己的义务，以至于事情竟闹到这种地步：莱奥波尔特皇帝在位的时候，根据军事法庭的判决，将派到波罗莱尔克那尔军事仓库的六只猫施以绞刑。我想，那时

候，但凡跟军事仓库扯上点关系的人，都会偷偷大笑……

早上给帅克送咖啡的时候，他们把一个穿俄国军大衣，戴俄国帽子的人也放进这个黑牢里来了。

这个人说着一口带波兰口音的捷克话。这是为军团反间谍处效力的坏蛋，该处总部设在普赛米索。这位军事密探在盘问帅克前没费什么心思就想出了一套周全的开场白。他一见面就说：“我是由于疏忽大意才落入他们手中的。我原先在第二十八团当兵，很快就投奔俄国人了。后来，我就糊里糊涂地给他们抓住了。我投靠俄国人后，自愿去替他们打前站……我是基辅第六师的。伙计，你在俄国哪个军团？我觉得我们在俄国什么地方见过面。在基辅，我认识很多捷克人，我们一起投奔俄国，又一起来到前线。我记不清他们的名字，也记不清他们是哪儿人了。说不定你想得起那时跟你有联系的什么人吧？我很想知道，我们第二十八团还有谁也到那边去了。”

帅克没答话，却关切地伸手摸摸来人的额头，试试他的脉搏，最后把他拉到小窗口，要他把舌头伸出来。那个人以为这是什么接头暗号，因而对帅克这一系列行动一点儿未加阻挠。帅克又开始捶门，看守过来问他闹腾什么，帅克就用捷克语和德语要求看守立刻去叫大夫来，因为他们刚才关到他牢房里来的那个人净说胡话。

可这一着并未奏效，并没什么人来把这个人带走。他仍厚颜无耻地呆在那儿，唠唠叨叨地说着关于基辅的事，还说他肯定看见过帅克跟俄国人一起行军。

“你准是喝多了烂泥浆，”帅克说，“就像我以前认识的那个年轻人迪涅茨基一样。他人倒蛮聪明，可突然出门旅行，竟跑到了意大利。打那以后，他一有机会就讲他的意大利，说那儿有许多烂泥浆，除此以外，再没别的什么值得一看。他就是喝那烂泥浆才染上猩红热的，这病他一年要犯四次——万圣节、圣·约瑟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夫节、彼得·保尔节和圣母升天节。他一发病，就像你一样，硬是把不认识的人说成是老相识。在电车上，他会跟随便一个什么人搭话，说是认得人家，还说他们在维也纳车站上见过面。他在街上碰见的所有人，他不是说在米兰火车站见过，就是说在斯迪尔的赫拉茨地下酒家一起喝过葡萄酒。要是偶然他在酒吧里喝酒的时候犯病了，整个酒吧的客人忽然全变成了他的老熟人，他说他在开往威尼斯的汽轮上见过他们。他这病只有卡特辛基城新来的男护士可以治好。这男护士同时还要护理一个神经病人，这病人一天到晚坐在墙里数着数‘一、二、三、四、五、六’，数了若干遍。这人原先是教授。那护士发现这个神经病人数来数去，却总也超不过六，肺都快气炸了。起先，他还很有耐心，试着教他说：‘七、八、九、十。’但就是没治！教授根本对他不予理睬，仍旧缩在墙角里数着‘一、二、三、四、五、六’，然后又重新数起‘一、二、三、四、五、六’。护士火冒三丈，当病人数到‘六’时，他冲上去就是一记耳光，说：‘现在数七，然后是八、九、十。’他扇一个记耳光，就让病人数个数。教授突然摸摸脑袋，问他这是什么地方。当他听说这是疯人院时，他什么都记起来了，他记得自己就是因为一颗彗星的事才被送进疯人院的。他算出那彗星将在第二年的7月18日凌晨6点钟回归，可人们向他证实，这颗彗星早在几百万年以前就自行焚毁了。我还认识那护士呢。教授病愈出院后，把他要去当了仆人。他惟一的工作就是每天早上扇那有学问的教授四记耳光。对于这项工作，他干得既认真又准确。”

“我认识你在基辅的所有朋友，”那反间谍处的雇兵心仍不死。跟你在一起的是不是有一个胖子，一个瘦子？我记不清他们的名字，是哪一个团的……”

“这你不用感到不安，”帅克安慰他道，“谁都可能记不清所有那些胖子、瘦子的名字，瘦子的名字特别难记，因为瘦子在这

个世上人数更多，正如常言说：瘦子占绝大多数。”

“伙计，”这皇室的走狗哀怨地说，“你并不信任我。但我们毕竟命运相同啊！”

“咱们都是大兵，”帅克冷漠地说，“我们的母亲把我们生出来，就是为了让咱们穿上军装，再让别人把我们剁成碎块儿。我们是非常愿意这么做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尸骨不会白白烂掉。我们将为皇上、为皇室而死！我们已为他们赢得了黑塞哥维那。人们可以用我们的尸骨做成骨碳送给炼糖厂。齐麦尔中尉早几年就给我们讲过这事。他说：‘你们这群蠢猪！你们这些粗俗不堪的阉猪，你们这帮无用的懒猴！你们不知道手脚的价值，只晓得保养它们！你们要是打仗的时候死了，人们还可以用一只手或脚做成半公斤骨碳呢！你们每个人的手脚加起来就可以做出两公斤多的骨碳。炼糖厂里的人就会用你们这些白痴的骨碳来过滤食用糖。你们简直不晓得你们死了对于后人的好处。你们的孩子将来喝咖啡放的砂糖，就是用你们的骨碳过滤而成的，你们这些倒霉蛋！’我琢磨着他这番话，他却问我在想什么。‘报告，’我说，‘我想用你们军官先生的骨头做成的骨碳肯定要比用我们这些普通大兵的骨头做成的骨碳价格昂贵。’为此，我被关了三天禁闭。”

帅克的同伴拍拍门，跟看守小声说了几句，那看守就到办公室报告去了。

过了片刻，来了一个军士把那个人带走了，又只剩下帅克一个人了。

临走的时候，那个无耻的家伙还指着帅克，跟军士大声说：“这是我在基辅时的老朋友。”

除了有人送饭来的那点时间，整整 24 小时，帅克就孤零零地呆着。

夜里，他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俄国军大衣比奥地利军衣厚实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些、暖和些。此外，晚上睡觉时，耗子来耳边闻闻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帅克觉得这是一种温柔的耳语。天刚蒙蒙亮的时候，他就在这耳语中醒来，这时正好有人来提帅克去过堂。

直到今天帅克也说不清，那个阴沉沉的早上，为了审他而拼凑成的那场审判到底是怎么回事。毫无疑问，那是个战地法庭。且不说那儿坐着上校、少校、上尉、中尉、军士和专门给别人点烟的步兵，大堂上还端坐着位将军呢！

他们并没向帅克提许多问题。

那位少校好像对帅克兴趣很大，他操着一口捷克话。

“你背叛皇上，十恶不赦！”他对帅克厉声呵斥。

“背叛？我的天，是什么时候？”帅克失声叫道，“我会背叛皇上？背叛我为之奉献毕生力量的尊贵的君王？”

“少给我装疯卖傻！”少校说。

“报告，少校先生，背叛皇上可不是什么装傻的事情。我们当兵的都宣誓过要效忠皇上，就像戏文里唱的那样，‘我已实现了自己效忠的誓言’。”

“看看这个，”少校说，“这儿全都是你的罪证和事实。”他指着一大捆材料给帅克看。

主要材料是由他们安插到帅克身边的那个人提供的。

“你还不愿招供吗？”少校问道，“并且，你自己也承认你本是奥地利军人，结果却心甘情愿换上俄国军服。我最后再问你一次：有谁迫使你如此做吗？”

“谁也没强迫我这样干。”

“你是自愿的？”

“自愿的。”

“没有人强迫？”

“没人强迫。”

“你知道你失踪了吗？”

“知道。第九十一团肯定是在到处找我。但少校先生，请允许我就人们如何会自愿穿上别人的衣服这事稍微发表点观点。1908年7月的一天，布拉格的普利斯纳大街上的装订工博热捷赫到兹布拉斯拉夫的别罗翁基河的老河道里去洗澡。他把衣服脱在一个小柳树林里，在河里尽情地享受着。后来，又来了一位先生跟他一起洗澡。他们俩天南地北聊得很热火朝天，互相嬉闹着，泼着水一直泡到天黑。再后来，那位不相识的先生说该回去吃饭了，就先上了岸。博热捷赫又在水里多泡了一会儿，才上岸到小柳树林里去穿衣服。在他放衣服的地方，他却只发现一堆破破烂烂的衣服和一张小纸片，上面写道：

‘我们在水中开心地嬉闹的时候，我思量了好一阵子：我该拿还是不该拿？后来，我一片片扯着一朵雏菊的花瓣，扯到最后一片却是‘该拿’，因此我用我自己的衣服换走了你的。你不必害怕穿我这身衣服：一个星期以前这衣服已在多伯希什县的地区宪兵署里灭过虱子了。以后，你要防备跟你一块儿洗澡的人。在水中，哪怕这人是杀人犯，光着身子看上去却跟议员没啥两样，你根本不知道你是跟什么人在一起洗澡。但洗了个好澡，丢了衣服也值得。傍晚的水可是最舒服的，再冲进去洗一洗吧，你也好清醒清醒。’

“博热捷赫先生束手无策地在那儿等到天黑，穿上那身破衣服，朝布拉格走去。他尽量绕开公路，走田间小路，却撞到从胡赫尔来的宪兵巡逻队手上。他们把他当作流浪汉抓了起来，并在第二天一大早就把他带到兹布拉斯拉夫地区法院，那儿谁都知道他就是布拉格市普利斯纳大街16号的装订工约瑟夫·博热捷赫。”

那个记录员，捷克话还不行，还以为被告是在交待同党的地址，就用德语又问了一遍：“布拉格，16号，约瑟夫·博热捷赫，对吗？”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还住那儿，”帅克说，“但1908年那会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儿，他是住在那儿。他装订的书很精美，可花的时间也很长，因为他要先通读一遍，再根据书的内容来装订。他如果给书装上黑边儿，人们不用去看这本书，就可以知道这小说的结局一定很悲惨。你还想了解什么详细情况吗？噢，我差点儿忘了——他以前每天都要去‘弗莱库’酒家坐坐，给人们讲讲他要装订的书的内容。”

少校走到记录员身旁，跟他耳语了一番。那记录员便把他的记录中那个假想的同伙——博热捷赫的地址画掉了。

后来，他们继续采用这种奇怪的突击审问的方式，并由首席将军——芬克·冯·芬克尔施泰因主持。

就像有些人喜好收集火柴盒，这位先生的特殊爱好就是主持突击审讯，尽管在大多数情况下，他这样做是有悖军事条例的。

这位将军常说，根本不需要什么军法官，他自己就可组织法庭，用不上三个小时，每个坏蛋都要被绞死。只要他到前线来了，这种突击审讯准不可避免。

就像有些人每天非得下下棋、打打台球或者打打牌一样，这位鼎鼎大名的将军每天非要搞上一回突击审讯不可。他亲自主持，并极其严肃而高兴地宣判被告死刑。

稍微有点儿仁慈的人准会写道：这个人昧着良心杀了几十人。尤其是到了东部，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在加利西亚的俄国佬中，同大俄罗斯主义的宣传作斗争”。这样，从他那个观点出发，我们就不能说他昧着良心杀了什么人了。

其实对芬克将军来说，根本就没什么“良心”二字。即使是他用突击审讯的方式把一个男教员、女教员、东正教神甫或一大家子人送上绞刑架，他仍可以心安理得地回家，就像一个热衷玩牌的人那样心满意足地从酒店回家，同时还回味着别人喊“flek”，他回“re”；别人喊“supre”，他回“tutti”；别人喊“boty”，而他却最后赢了人家，得了107分。他把绞刑看做是一

种简单而自然的事，看做是一种家常便饭。他宣判的时候，连皇上都给抛到九霄云外，他根本不说：“以皇上陛下的名义，你将被施以绞刑，”而只是简单地宣布一句：“我判你死刑。”

有时，芬克将军甚至觉得施行绞刑十分有趣。一次，他在给住在维也纳的老婆的信中写道：

亲爱的，打个比方说吧，你简直想象不出，几天前在我宣判一个当了间谍的教员时，我笑成了什么样子。我手下有一个专门行刑的士兵，他已经有过无数次行刑的经验了。此人是军士，他把行刑看做是一种消遣。宣判后，我回到住处，那军士来问我把这个教员吊在哪儿。我告诉他吊在最近的一棵树上。现在你想想这种滑稽吧：我们周围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方圆数里也没有一棵树。但军令如山倒，那军士便押着教员去找树去了。

他直到夜里才回来，还把那教员也带回来了。他来见我，又问一遍：“我把这坏蛋吊在哪儿？”我骂了他一顿，告诉他我的命令是：在最近的一棵树上。他说他第二天一大早再去办这事，可第二天一早他来见我，脸煞白，说那教员在夜里跑掉了。我觉得这事很有趣，便饶了所有那些看守教员的人。我还开玩笑说：教员准是自己找树去了。亲爱的，你看，我们这儿一点儿也不枯燥。告诉小威利爸爸吻他，爸爸很快就给他抓活的俄国鬼子回去当马骑。亲爱的，说到这儿，我又想起另外一件好笑的事。最近，我们因为间谍罪要绞死一个犹太人。这小子是我们在路上抓到的，他在那儿明明啥事也没干，却硬说是在卖香烟，所以我们把他吊了起来。可只吊了几秒钟，绳子断了，他也摔了下来。这小子马上回过神，冲着我说：“大人，我要回家去了。您已经绞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过我了，根据法律规定，您不能因为一件事绞死我两次。”我哈哈大笑，就让那犹太小子走了。亲爱的，我们这儿趣事可不少……

芬克将军担任普赛米索驻军司令部司令官以后，已没有机会再导演那样的闹剧，因而这次遇上帅克这个案子，简直令他开怀不已。

现在，帅克正站在这头吃人的老虎面前，而他正坐在桌子的首位，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他命人把帅克的“供词”翻译给他听，他一边听着，一边赞许地点着头。

少校建议说，既然被告一再保证自己是第九十一团第十一先遣连的，他们不妨拍个电报到旅部查问一下第九十一团现驻何处。

但将军坚决反对这么做，他说这有碍于审讯的突击性，有损于全局安排的目的。现在被告供认不讳，承认他穿过俄国军装，而且还有更重要的证据：被告承认在基辅呆过。将军建议他们不要再为这个案子争论不休了，现在就可以宣判，立即行刑。

但少校坚持说必须要弄明白被告的身份，因为这件案子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意义。弄清被告的身份，他们还可以顺藤摸瓜，搞清他所在连部以前与他有过来往的人的底细。

少校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家。他继续说，仅给这个人判刑还远远不够，他们还必须摸清线索。判决本身就是侦破的结果，而侦破势必牵涉到线索，而那些线索……他自己都被那些“线索”搞晕了头，但大家也算明白了他的意思，赞同地点着头，甚至连将军也开始迷上了这些“线索”。他想：根据这些线索，又可以搞些突击审讯了。所以，他不再反对到旅部查询一下帅克是不是真的属于第九十一团，是在第十一先遣连的哪次战役中跑到俄军那边去的。

当他们争论不休的时候，两名背着刺刀的士兵把帅克押在走

廊里呆着。后来，帅克又被带进去，人们又问他到底是哪一个团的。随后，他们就把他押到驻军监狱里去了。

突击审讯未获成功，芬克将军回到住处，躺在沙发上思考着怎样才能尽快结案。将军深信他们很快就会收到答复，可他突击审讯的不同凡响的速度多少会受到点影响，因为旅部随后肯定会派人来给这个受刑的人搞刑前祈祷仪式，这又会使得行刑时间推迟两个小时。

“没关系，”芬克将军喃喃自语道，“我们可以在旅部送来情报，对他宣判前，提前给他举行刑前祈祷仪式。他死定了。”

芬克将军派人把随军教士马尔蒂尼茨找来。

这个可怜的家伙以前是摩洛哥一个村子里的传道师和副牧师。那儿的正职牧师是十分恶毒的家伙，常常压制他，弄得他只好从军。他是十分虔诚的教徒，现在，每每想起那压制他的正职牧师是怎样一步步滑向堕落的深渊，他仍会感到痛心疾首。他记得，那正职牧师常常狂饮梅子白兰地酒，一天夜里，那牧师在酒店里喝得不分东西南北，回来时在村子附近勾搭上一个吉普赛流浪女人，却又死活要把那女人塞到他床上。

马尔蒂尼茨原想，给伤员举行终傅礼乃至自己也战死沙场，终能为那个道德沦丧的正职牧师赎罪。以前那家伙深夜回来，总要把他吵醒，对他说：“詹，詹，我亲爱的孩子，丰满酥软的婊子是我生命中的头等乐事！”

但马尔蒂尼茨的这些希望却未能实现。他从一个驻军处辗转到另一个驻军处，他只是每隔半月到军队教堂在士兵们做弥撒前给他们布道，此外无所事事。他还要抗拒来自军官俱乐部的诱惑。与这些军官们的谈话相比，与他共事过的摩洛哥牧师的“丰满酥软的婊子”之类的话，简直就成了对守护天使的纯洁的祈祷词。

每当发生大规模的战役，需要为奥地利军队庆功的时候，芬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克将军就会派人把他召去，因为芬克将军对安排战地庆功弥撒的兴趣丝毫不亚于主持一场突击审讯。

恶棍芬克是狭隘的奥地利爱国主义者，他拒绝给德国军队或土耳其军队的胜利祈福。德国人战胜法国人或英国人的时候，他的圣坛上绝对沉寂得没一丁点儿声音。

但在奥地利侦察兵与俄国前沿哨兵的任何一次不值得一提的小冲突中，只要奥军占了上风，驻军司令部就会像吹肥皂泡一样把它描述成俄军遭到全军覆没的惨败，这样芬克将军也就可以规模盛大的搞祝捷弥撒。因此，那倒霉鬼马尔蒂尼茨便产生了这么一种感觉：芬克将军不仅是要塞地区的最高长官，同时还是普赛米索一带天主教堂的无上至高的首脑。

芬克将军还亲自决定祝捷弥撒的礼仪程序，总希望按照基督圣礼节加八日节的规模来举行。

每当做弥撒时，人们献完圣饼后，他总要骑马跑到圣坛前三呼“万岁”。

马尔蒂尼茨是虔诚而诚实的人。现在真心信奉上帝的人已很少见了，而他却是其中的一个。马尔蒂尼茨不喜欢去见芬克将军，因为这位驻军司令官给他下达完任务后，总命手下给他倒点烈酒，还总要给他讲点德国幽默报《快乐时光》上专为军队出版的一些顶顶无聊的小册子中的最新故事。

将军有一整套这样标题的无聊的小册子，诸如《为眼睛和耳朵而写的背包里的幽默》、《兴登堡故事集》、《兴登堡幽默集》、《装满幽默的第二只背包》、《费利斯·什莱派尔装枪记》、《咱们的炖牛肉手枪》、《战壕里飞出的新鲜弹片》，或是其他一些乱糟糟的东西，如《在双头鹰下》、《皇家军事伙房的威纳·什尼泽尔》、《亚瑟·洛克什取暖记》。将军有时还一个人唱起他收藏的军歌集《胜利属于我们》里面的歌。同时，他还一个劲儿地倒酒，逼着马尔蒂尼茨跟他一块儿干，学着他的样子发出猫叫春的那种怪叫

声。然后芬克将军又开始讲他那些很难听的下流故事，使马尔蒂尼茨心情沉重地想起以前与他共事的那位正职牧师，这位牧师说起下流话，丝毫不在芬克将军之下。

马尔蒂尼茨可怕地发现，自己去芬克将军那儿的次数越多，道德上堕落得越深。这个可怜的人开始喜欢上喝将军那儿的烈性酒，他也慢慢开始喜欢将军的谈吐了。他开始沉沦于那些淫荡的想法。由于芬克将军给他斟的陈年葡萄酒中掺着波兰白酒、花雕酒和蛛丝酒，他已开始忘了上帝。他做祈祷的时候，芬克将军故事中讲到的那些娘儿们的身影总在他眼前晃动。他对于去将军住处的反感也开始减弱了。

将军喜欢上了马尔蒂尼茨。马尔蒂尼茨一开始像洛伊奥拉的圣徒伊格纳提斯那样与他交往，可逐渐地，他已跟将军趣味相投了。

有一天，将军从战地医院叫来两名女护士。其实上，她们并不在医院里工作，她们只是挂着名好领工资，她们主要的财源是靠当高级妓女。在那种艰难时期，这种事情实属太常见了。将军派人叫来马尔蒂尼茨，他已深深堕入了魔鬼的深渊，以至半小时内他就玩弄了这两个女人，而且在达到狂热程度时，把沙发上的垫子都舔了个透湿。对这种淫荡行为，后来他自责了很长时间。他已无法去弥补这一切过失。那天晚上，他从将军家回去的时候还跪错了，跪到了公园里那尊建筑师兼市长、学术与文艺的保护者格拉博夫斯基的塑像前。那位市长先生在 80 年代为普赛米索城市做出过重大的贡献。

巡逻哨兵的脚步声与马尔蒂尼茨诚挚的祈祷声融成一片：“请别判决您的仆人吧！因为要是您不原谅他的所有罪过，就没人能在您面前无愧。请您不要判我太重！噢，主啊，求您救救我，愿我的灵魂皈依于您。”

自那以后，芬克将军每次召他去，他都借口肠胃不好不去。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他觉得这个谎言能使他的灵魂避免受炼狱之苦。因为他知道，军令如山，要是将军对随军教士说：“伙计，使劲喝吧。”仅是出于对上帝的尊敬，他都必须狂饮一通。

当然，有时他推辞也没用，尤其是在举行盛大的战地祈祷仪式之后，将军从驻军处的预算中拨出巨资大摆筵席时，随军教士马尔蒂尼茨是无法脱身的。事后，财务部门把这笔费用混同公务费一起做账，这样他们也可以从中捞到回扣。每次过后，随军教士一想到自己在上帝面前已是道德沦丧的人了，就吓得浑身像筛糠一样。

他失魂落魄地走着，在这混乱之中，他仍未失去对上帝的信仰，他甚至开始严肃地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他是不是不该每天这样折磨自己？

这次，他再次怀着这样的心情应召去见将军。

芬克将军兴高采烈地出来迎接他。

“你已听说了我的突击审讯吧？”他开心地嚷道，“我们要把你的一个同胞绞死。”

一听到“同胞”二字，马尔蒂尼茨痛苦地看着将军。他已多次反对把他当做捷克人来看，他也一再表示过，在他们摩洛哥维教区有两个村子，一个是捷克的，另一个是德国的，他只好一个礼拜为捷克人传道，另一个礼拜为德国人传道。因为捷克区里没有捷语学校，只有一所德语学校，他就轮流在这两个区教德语，因此他根本不是捷克人。他这种逻辑，有一次让坐在桌边的一位少校得出这样一个看法：这位来自摩洛哥的随军教士好像是一家杂货店。

“很抱歉，”将军说，“我忘了，他不是你的同胞。他是捷克人，这人是逃兵、叛徒，他为俄国人卖命，所以我们要把他绞死。现在，我们还在调查他的身份，这纯粹是走走形式。不过这不打紧，我们一收到电报，证实此人身份后，就可以行刑了。”

他们俩挨着在沙发坐下，将军继续兴高采烈地说：“我搞突击审问，啥事都得符合‘突击’的特点。这是我的原则。刚开战的时候，我在利沃夫附近曾经在宣布判决书后三分钟之内绞死一个坏蛋。当然，他是个犹太人，可还有一次，只开庭五分钟，我们就把那俄国佬给绞死了。”

将军愉快地笑了笑，说：“巧得很，那两个家伙都用不着做刑前祈祷。那犹太人是犹太教教士，而那俄国佬是东正教神甫。这回情况可就不同了，我们要绞死的是天主教徒。我突然想到一个绝妙的主意：提前给他作刑前祈祷。这样就不会耽误时间，对了，是不会耽误时间。”

将军摇了一下铃，对勤务兵吩咐道：“把昨天搞到的酒拿两瓶来！”

过了片刻，他给随军教士倒了一杯葡萄酒，殷勤地说：“做刑前祈祷之前，先犒劳犒劳自己吧……”

铁窗后面，帅克坐在一张草垫上，在这非常时刻，他竟然大声唱起歌来：

我们当兵的，活得多气派，
姑娘们全把我们来疼爱，
我们领饷拿到钱，
日子过得可不赖！
嗨，跳啊，摇啊……一、二、三！

第二章 刑前祈祷

确切一点儿说，随军教士马尔蒂尼茨并不是走着去看帅克的，他简直像台上的芭蕾舞演员那样飘进了帅克所在的那间牢房。对于天国的向往和陈年葡萄酒的作用，他感觉自己走起路来如羽翼般轻盈。在这庄严神圣的时刻，他似乎觉得离上帝越来越近，实际上，他只是离帅克越来越近了。

马尔蒂尼茨身后的门被关上了，屋里只剩下他和帅克两人。随军教士充满激情地对坐在草垫上的帅克说：“我亲爱的孩子，我是随军教士马尔蒂尼茨。”

往帅克这儿来的路上，马尔蒂尼茨觉得这么称呼帅克最合适，并可以或多或少体现一点父亲般的慈爱。

帅克从床上站起身，热情地与随军教士握手，说：“很高兴能见到您。我叫帅克，是第九十一团第十一先遣连的传令兵。前不久，我们先遣连被调往利塔河畔的布鲁克。尊敬的教士阁下，在我这儿请随便点儿，告诉我，您怎么也被关到监狱里来了？您是有军衔的人，您有资格要求被关到驻军军官监狱里去。您不该被关到这儿来，这儿的草垫上尽是虱子。当然，有时他们也弄不明白究竟该把犯人关在哪个监狱，这有可能因为那些办事的人责任心不强，也有可能是偶然搞错了的。教士先生，有一次，在布杰约维策，我被关进我们团部监狱，他们把一个预备役的士官生跟我关到一块儿。那些士官生跟随军教士一样，非驴非马，也非骡子，吆喝起当兵的来，倒蛮像是当官的，可一出了什么岔子，他也只能跟普通大兵关在一起。教士先生，这些士官生就像是一群没人要的孩子，人家不让他们去军官食堂吃饭，他们又没权去士兵食堂吃饭。因为他们比士兵高一等，可吃军官伙食又不够资格。我们那儿有五个士官生。开始，因为哪个食堂都没准备他们

的饭，他们就只好从士兵小卖部里买点奶酪填肚子。后来，乌姆上尉知道了此事，禁止他们去买奶酪吃，因为去士兵小卖部买东西有失他们的身份。可他们也不能去军官小卖部买东西，这下怎么办呢？他们就这样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地受了几天罪。他们实在受不了了，其中一人跳了马尔夏河，还有一个开了小差，两个月后，他给军营来了一封信说，他当上了摩洛哥的军政部部长。这样，我们那儿只剩下四个士官生了，因为那个跳马尔夏河的被人从水中救起，没死成。他跳水时，忙乱之中忘了自己不仅会游泳，而且还在游泳考核中获得过优异成绩呢。他们把他送到医院里，但却不知该拿他怎么办：是给他盖军官用的毯子呢？还是盖士兵用的？最后，他们找出了一条稳妥之计——根本不给他盖毯子。他们只给他裹了一条湿床单，搞得他半小时后就主动要求回兵营里去。跟我关在一起的就是这个浑身湿漉漉的人。他在牢里呆了四天，过得很开心，因为他终于能领到份儿饭了。虽说是份囚犯饭，可他终究有吃的了。第五天，有人来把他叫走了，半小时后，他回来取帽子，高兴得哭了。他跟我说：‘他们终于决定了我们的问题。从今以后，士官生可以和军官关在一起；我们交点钱就可以在军官食堂吃饭，但得等军官们吃完我们才能吃；睡觉跟当兵的睡在一起；咖啡也在士兵食堂领，而且也跟士兵们一起领烟草。’”

直到现在，马尔蒂尼茨才缓过神来，并打断了帅克的话。可他这几句话却跟前面的话丝毫没有一点关系。随军教士说：“是啊，是啊，亲爱的孩子，我们应当怀着热情和对大慈大悲的主的信仰来看待世间的许多事情。亲爱的孩子，我是来给你做刑前祈祷的。”

马尔蒂尼茨突然停下来，觉得如此说不大合适。在路上，马尔蒂尼茨想好了一大套说词，要引导这不幸的人回顾自己这一生，使他明白：只要他有悔改之意，就能得到主的宽恕。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现在，马尔蒂尼茨想着该如何说下去，可帅克却插嘴问他有没有烟。

马尔蒂尼茨到现在尚未学会抽烟，这是他从前的生活方式中惟一保持下来的优点。有一两回，他在芬克将军那儿喝过了头时，他也试过抽烟，可他马上就会呕出来。他觉得仿佛是他的守护神搔着他的喉咙，向他发出警告。

“亲爱的孩子，我不抽烟。”他带着无比的尊严回答帅克说。

“我太惊奇了，”帅克说，“我认识许多随军教士，他们个个都是烟棍。我真想不出还有不抽烟、不喝酒的随军教士。我只认得一位不吸烟的，那是因为他喜欢嚼烟草而不喜欢抽烟。布道的时候，他在整个讲坛上吐满了烟草末儿。敬爱的教士阁下，您是哪儿人？”

“新英琴。”这位皇家教士沮丧地说。

“教士先生，那您可能认识鲁日娜·考德尔索娃。前年，她在布拉格的普拉特涅什街一家酒馆做事。有一回，她去法庭告了18个人，说他们是她孩子的爹，因为她生了一对双胞胎。一个孩子的眼睛一蓝一褐，另一个孩子的眼睛一灰一黑，因此她猜想是跟常去她们酒馆、并且都跟她发生过关系的四位先生生的，因为他们也有那种颜色的眼睛。有一个孩子一条腿瘸了，就像常去她们那儿的那位市政府顾问，另一个孩子长着六个脚趾头，就像每天都去她们那儿的议会主席。您瞧，这18个人不是跟她在旅馆里包房间胡闹，就是带她回家去鬼混，而这对双胞胎身上的胎记跟他们每个人都有联系。最后法院判定：这么一大串人中，无法断定谁是孩子的爹。这时，她又赖上她干活的那家酒店的老板，还起诉他。但这老板拿出证据，证明他在20多年前由于下肢感染炎症动手术，从此失去性交能力。结果她被押到你们新英琴去了。教士先生，这件事足以说明，贪心太大，准会自讨苦吃。她应该咬住一个人不放，而不该在法庭上说这个是与主席生

的，那个是跟市政府顾问生的，或是跟这个人那个人生的。小孩的出生年月是很好推算的：某月某日我跟他在旅馆过夜，某月某日小孩出生。教士先生，这当然是自然分娩了。在那种旅馆，你只要花上十个克朗就能收买个服务生或女招待做证人，他们肯定会发誓说，那天晚上，他们确是在那儿过夜，下楼的时候，女的还跟男的说：‘要是怀了孕怎么办？’那男的回答说：‘别怕，我的傻姑娘，我会照顾咱们的孩子的。’”

随军教士想了好久。他觉得尽管他已预先想好跟他“亲爱的孩子”如何开口，又说些什么，可如今看来要做这个刑前祈祷却并没那么容易。他本来想说，军队里的罪犯只要忏悔了，在末日审判的那一天，都会像《新约》里的强盗那样受到仁慈的主的宽赦，带着脖子上的绞索从坟墓里站起来。

他准备了一篇由三个部分组成的文笔优美的刑前祝祷词。首先，他想讲讲：要是一个人完全取得上帝的谅解，绞死倒是一件轻松的事。皇上是全军之父，军队的法令就要惩办那些背叛皇上的犯罪分子。因此，人们应当把对于皇上的最小的忤逆看做是弑父行为。接下来，他准备进一步扩充自己的观点，说：皇上是上帝恩赐于世人的君主，是上帝指派来管理世俗事物的，就像教皇是上帝派来管理宗教事务的一样。对皇帝不忠就是对上帝不忠。等待这些军人罪犯的，不仅有绞刑，还有永世的惩罚，永世的毁灭。但是，如果由于军队的纪律，世俗的法庭不能撤销判决而必须把罪犯绞死，与其他永世的惩罚相比这倒不失为一种良策。这种罪人毕竟还可以用忏悔这一着妙棋来获得拯救。

随军教士幻想着这激动人心的场面，他觉得这件事足可以帮他在天堂上抵消他在普赛米索芬克将军府所做的龌龊之事。

他想象着一开始就对犯人嚷道：“忏悔吧，我的孩子！我们一同跪下吧！我的孩子，随我忏悔吧！”

然后，这个遍地是虱子，发出阵阵恶臭的牢房里就会回荡着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祈祷声：“主啊！您一向慈悲为本，宽大为怀，我现在替这位士兵向您祈求。根据您的意旨，他在普赛米索接受突击审讯，不久将离别人世。请饶恕这位可怜的、真诚忏悔的士兵吧，让他免受地狱之苦，让他分享您永世的欢乐。”

“尊敬的教士阁下，要是您不介意的话，我觉得您这五分钟里沉默不语，简直像是刚断气的猪。谁都一眼看得出，您这是头一遭儿蹲号子。”

“我是来做刑前祈祷的。”随军教士严肃地说。

“我真奇怪您怎么老讲什么刑前祈祷呢，教士先生。对不起，我觉得我根本没有资格给您做什么祈祷。您不是头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蹲大牢的随军教士。而且说实在话，教士先生，我也没有那份口才，能够在人家处于困境时为他祝祷。我以前试过，可砸了锅。到我这儿来坐好，我把那事原原本本地讲给你听。那时，我住在奥巴托维卡大街，有个朋友叫伏斯丁，他在一家旅馆看大门。他可是好人呀，为人既正派又肯干。他认识所有的野鸡，教士先生，他值夜班的时候，你随时都可以去找他，只消跟他说一声：‘伏斯丁先生，给我来个娘们儿。’他马上就会认真地问你要白肤金发的还是要皮肤稍黑点儿的，要高个儿的还是矮个儿的，要瘦的还是胖的，要德国女人、捷克女人还是犹太女人，要嫁了人的还是离了婚的，还是要小寡妇，要有文化的还是要没文化的。”

帅克很亲昵地偎在随军教士怀里，搂着他的腰，继续说：“教士先生，打个比喻吧，假如您跟他说：‘我要白肤金发、高高个子的没文化的小寡妇。’那么十分钟后，这样的娘们儿就会光着身子爬上你的床。”

随军教士感到浑身燥热无比，可帅克母亲般温存地把他搂在怀里，接着说道：“教士先生，您简直想不出，伏斯丁先生为人是多么的仗义，多么的老实。他对那些经他牵线送到房间里去的

姐儿，不收分文。而如果那些女人中谁忘记了这点，想塞点东西给他，您瞧吧，他准会大发雷霆，冲她嚷道：‘你这臭女人，你出卖肉体，犯下不可饶恕的罪孽，别以为你那 10 克里泽能帮你挽回点什么。我又不是鸨儿，你这没廉耻的婊子。我这么做只是出于对你的同情，你既然沦落到这个地步，就不要再到大街上丢人现眼，夜里让巡逻队抓住，又得到局子里去关上三天。在这儿，至少你能暖和点儿，也没人会看见你那些丑事儿。’他不愿从她们身上捞钱，以免被人当成老鸨，但他却在客人们身上想了个补救的法子。他有一套收费标准：蓝眼睛的要 10 克里泽，黑眼睛的要 15 克里泽。他常把账目单列在一张纸上，交给客人。他的价钱要的比较公道。没文化的女人要多收 10 克里泽，因为他认为这种粗俗的女人比有文化的女人更会侍候男人开心。有一天晚上，伏斯丁先生到奥巴托维卡大街来看我。他一反常态，怒火冲天，好像刚才有人把他从电车的保护栏里拽出来，又趁机偷走了他的手表似的。起先，他一声不吭；后来，他从衣袋里掏出一瓶罗姆酒，呷了一口，递给我说：‘喝！’我们喝光了这瓶酒，他才突然说：“伙计，帮我一个忙吧。把朝街的那扇窗打开，我要坐到窗台上去，你抓着我的腿，把我从四楼上丢下去吧。我真是活够了！当我离开人世的时候，有一个好朋友在我身边，我已知足了。我再也活不下去了。像我这样的老实人，却有人指控我是犹太区的什么拉皮条的。再怎么讲，我们旅馆也是一流的旅馆。三个女招待和我老婆都有警方证明，也不欠大夫一个子儿的出诊费。如果你对我还有那么点儿友情的话，就把我从这四楼上推下去，给我一点儿最后的安慰吧！”我让他爬到窗户边上，就把他推到街上去了……尊敬的教士阁下，您根本不用害怕。”

帅克站到床上，把随军教士也拉了上去：“看，尊敬的教士阁下，我就这么抓着他，嘭，把他丢下去了！”

帅克抓起随军教士，猛地把他丢到地上。当那吓得魂飞魄散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的随军教士从地上坐起来时，帅克又说上了：“教士先生，您看，您啥事也没有嘛。所以，虽然是从比这床高两倍的窗台上推下去，伏斯丁先生也啥事没有。因为伏斯丁先生醉得迷迷糊糊，忘了我是住在奥巴托维卡大街的一楼而不是一年前住的四楼，我那时是住在克谢蒙佐瓦大街，他常去那儿看我。”

随军教士坐在地上，胆颤心惊地看着帅克，帅克正站在床上，手舞足蹈。

随军教士胸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站在他面前的这个人是疯子。所以他哆哆嗦嗦地说：

“是啊，我的孩子，也许还没这床三倍高呢。”然后，他慢腾腾地退到门边，突然捶起门来，一边还非常惊恐地尖叫起来。看守立刻给他开了门。

从装着铁栅栏的窗口，帅克看到随军教士在看守的护送下，飞快地穿过院子，他一边走一边起劲地打着手势。

“他们可能要把他送到精神病医院去了。”帅克想道，他从床上跳下来，迈着军人的步伐在房间里踱步，嘴里还唱道：

你送的戒指我永远不会戴，
你这呆瓜，为啥要不戴？
等我回到我团里，
将把它塞进枪眼里……

几分钟后，听差向芬克将军报告说随军教士来了。

将军那儿又是高朋满座，主角是两位可爱的女士，还有葡萄酒和烈酒。除了那位给他们点烟的普通步兵以外，参与突击审讯的其他军官也都来了。

随军教士像神话传说中的幽灵一样溜了进来。他面色苍白，神情紧张，却又像一个刚刚意识到吃了冤枉耳光的人那样竭力维持着尊严。

最近一段时间，芬克将军跟随军教士十分熟络。此刻，他把

随军教士拉到身边的沙发上坐下，醉气冲天地问：“你怎么啦，我的‘刑前祈祷’？”

这时，那两位女士中的一位丢了一支香烟给随军教士。“喝一杯吧，我的‘刑前祈祷’。”芬克将军说着就在那绿高脚杯中给他倒了点儿葡萄酒。要不是随军教士勇敢地一口吞下，酒准会洒到他身上。

此时芬克将军才问起犯人在刑前祈祷时表现如何。随军教士站起身来，悲哀地说：“他疯了。”

“这准是一次十分美妙的刑前祈祷！”将军纵声大笑，其他人也附和着发出那种鬼哭狼嚎般的笑声。那两位女士又扔给随军教士几支烟。

少校坐在桌子尽头的椅子上打瞌睡。他刚才喝过了头，这会儿醒了点，便立刻倒了两杯葡萄酒，穿过那一排椅子，走到随军教士身旁，强迫这位神情慌张的上帝的仆人和他一起为了“兄弟之情”干杯。然后他又摇摇晃晃地回到位子上，继续打盹儿去了。

这种为“兄弟之情”的干杯使得随军教士陷入了魔鬼的深渊，魔鬼从桌上的酒瓶里，从那两位女士的面容和笑靥中，伸出臂膀来拥抱他。那两位女士将腿搁在他对面的桌子上，因此魔鬼撒旦又好像从裙中窥视他。

直到此刻，随军教士还深信他的灵魂也需要拯救，他也是一名殉道者。

将军的两名勤务兵把随军教士抬到隔壁房间的沙发上放下时，他还若有所思地对他们说：“当你们不带任何成见，以纯洁的思想去怀念那些著名的因信仰而受难的人，也就是殉道者时，你们眼前呈现的是一幅多么凄惨而崇高的景象啊！从我身上，你们就可以看到，当一个人心中拥有战胜这些可怕苦难的真理与美德时，他是如何超脱苦难的。”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然后，随军教士就转过头去，对着墙呼呼大睡起来。

随军教士睡得很不踏实。

随军教士梦见在白天，随军教士是随军教士；到晚上，他就顶替那个被帅克从四楼窗口丢下去的伏斯丁先生，成为旅馆的门房。客人们纷纷来向将军告他的状，说他们要白肤金发的女人，他却领了一个肤色较黑的女人；而要一个离过婚有文化的娘儿们，他却领了一个没文化的寡妇。

早上醒来，他感到胃里翻江倒海似的，浑身是汗，像一头水淋淋的猪。他觉得，跟自己相比，摩洛哥的那位正职牧师简直就是一位天使。

第三章 帅克重返先遣连

在将军府与随军教士为“兄弟之情”干杯，在晚会上打瞌睡的少校就是前一天早上对帅克进行突击审讯的军法官。

有一件事是不能否认的：那天晚上没人知道少校是什么时候，又是怎样离开将军的。他们个个喝得不知南北东西，谁也没发现他走了。将军甚至不清楚到弄不清谁在说话的地步。少校已走了两个多钟头，将军还在那儿捻着胡子，傻笑着叫道：“少校，说的不错！”

到了第二天早上，他们到哪儿都找不到少校。他的军大衣挂在客厅里，军刀也在那儿，只有他的军帽不见了。他们还以为他准是在这幢房子的哪一个厕所里睡过去了。可找遍所有的厕所，他们也没见到他的影子，倒是在三楼看到一个中尉跪在厕所里睡着了。这人也是将军家里的客人，他是呕吐的时候睡着的，现在嘴巴还对着马桶呢。

少校仿佛从地球上消失了。

但要是谁到关押着帅克的牢房窗口瞄一眼，就会发现帅克的俄国军大衣下面睡着两个人，下面还露出两双靴子。

带马刺的那双靴子是少校的，那双不带马刺的是帅克的。

两个人亲昵地像两只小猫似地挤着睡在一起，帅克的手垫在少校的脑袋下，少校搂着帅克的腰，就像小狗偎着老母狗一样偎在帅克的怀里。

这事并不难理解，只能说明少校有责任意识。

你肯定有过这样的经历：譬如说你跟一个人一起喝了一宿的酒，到了第二天上午，你的酒友突然拍着脑袋，站起来嚷道：“天哪，我8点钟是要去上班的呀！”这就是所谓的“职责猝发感”，它是由于良心不安而产生的。突然产生这种感觉高尚的人，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是很难从这种想法中跳出来的，他坚信他得立刻去上班，把浪费掉的时间补回来。公事房的门房常会在走廊上撞到这些帽子也不戴的幽灵般的人物，便把他们安顿到房里的沙发上去睡觉。

少校就是突然萌发了这种感觉。

他在椅子上醒过来时，突然觉得他得立刻审问帅克。少校突然产生这种感觉，便决定马上行动起来，这样谁也没注意到少校走了。

可是军队监狱的看守室却明显地感到了他的到来，就像是谁扔进了一颗炸弹。

值班军士在桌旁睡着了，他周围的士兵也都在打盹儿，摆出各种各样的睡态。

歪戴着帽子的少校破口大骂，吓得他们呵欠都只打到一半便停了下来，个个表情怪异。他们一脸怪相，绝望地盯着少校，不像是一群士兵，反倒像是一群龇牙咧嘴的猴子。

少校一拳捶在桌上，冲着军士骂开了：“你这个玩忽职守的混蛋，我告诉你多少次了，你的手下都是群猪猡！”他又转向那些吓得两眼发直的士兵们嚷嚷：“士兵们，瞧瞧你们睡着时的那副熊样！你们这帮混蛋，醒的时候，全都像是吃了一车厢炸药。”

接着，他又就看守的职责作了一番又臭又长的训话，并命他们马上把关押帅克的牢房门给他打开，他想再审犯人一次。

那天晚上，上校就这样进了帅克的牢房。

可以这么说，他去的时候正好酒劲发作了。他最后又吼叫着让看守把牢门钥匙挂到他自己身上。

军士想到自己的职责，拒不交出钥匙。这使得少校立刻大发雷霆。

“你们这帮混蛋！”他对着院子大叫起来，“你要是不交出钥匙，我会让你好看的！”

“报告，少校先生，”军士答道，“为了您的安全着想，我只

好把您跟犯人关在一起，然后再布个岗哨。少校先生，您要是想走，就敲门好了。”

“你这笨蛋，”少校骂道，“你这臭猴子，你这死骆驼，你以为我会怕一个什么犯人吗？我进去审讯他的时候，还用得着你布哪门子哨兵来保护我？真是活见鬼！把我锁进去，快滚蛋吧！”

在门上方装有护栏的路灯架的小孔里，一盏油灯发出昏暗的光，灯心也快烧完了，少校差一点没法找到帅克在哪儿。此时帅克已醒来，在床边立正站好，静待着这次探视的开始。

帅克觉得最好是向少校报告一下这儿的情况，于是他大声叫道：“报告，少校先生，犯人一名，无异常情况。”

少校忽然忘了自己为啥到这儿来，便说：“稍息！那犯人现押何处？”

“报告，少校先生，我就是那个犯人！”帅克十分自豪地说。

将军的葡萄酒和烈性酒正在他脑子里产生最后的酒精反应，少校根本没听见帅克的回答。他大声地打着呵欠，要是哪个老百姓这么打呵欠，他准会把下巴打歪。但是，少校的呵欠却使他的思想转移到大脑中专管唱歌的那根弦上。他随随便便地躺到帅克床上，用杀猪般的声音尖声唱着：

啊，圣诞树，啊，圣诞树，

你的针叶儿多么美丽！

他反反复复地唱着这几句，还时不时发出几声谁也不懂的尖叫声。

然后，他像小熊似地翻了个身，把身子缩成一团，打起呼噜来。

“少校先生，”帅克想要叫醒他，“报告，你会招上一身虱子的。”

但帅克这是作无用功，少校睡得像死人一样。

帅克温柔地看着他，说：“唉，睡就睡吧，你这老酒鬼。”说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完，给他盖上军大衣，随后他自己也钻进去，挨着少校睡下了。于是便有了第二天早上这两人相拥而睡的镜头。

大约9点钟，当人们寻找少校的活动达到高潮的时候，帅克醒过来，觉得该把少校叫醒了。帅克耐着性子晃了他几次，把俄国军大衣扯掉，好不容易才使少校从床上坐起来。他目光呆滞地盯着帅克，想要从帅克身上解开这个疑团：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报告，少校先生，”帅克说，“警卫室已派人来过几趟，看看您是不是还活着。所以，我就擅自把您叫醒了，因为我不知道您通常是睡到几点钟，况且我也不愿您睡过了头误事啊。乌赫希涅乌采的酒厂里有一个箍桶匠，他通常是早上6点钟起床，要是碰巧睡过了头，多睡了一该钟，到6点一刻，那他准会一直睡到中午才会醒。他一直就有这么一个毛病，于是，酒厂只好把他辞退了。他却火冒三丈，大骂教会，大骂皇上他老人家。”

“你是白痴，对吗？”少校用他那瘪脚的捷克语，不无沮丧地说。因为他头天晚上灌多了酒，到现在还是弄不明白为什么他会坐在这儿，为什么警卫室的人总到这儿来，他更不清楚为啥眼前这个人净跟他讲些不伦不类的蠢话。他觉得全都奇怪极了。他模模糊糊地想起了自己是夜里来的，可是他怎么会到这儿来呢？

“我是夜里来的吧？”少校迟疑地问。

“没错，少校先生，”帅克答道，“我从您的话中听出，您似乎是来提审我的。”

这下子少校才如初醒，他看看身上，又看看身后，像是要找什么东西。

“少校先生，请不用担心，”帅克安慰他说，“您进来时什么样，醒来时还是什么样。您来的时候没穿大衣，也没佩军刀，只戴了一顶帽子，您的帽子在那儿。您看，您原想把它枕在头底下，所以我只好从您手中拿过来。少校先生，这么顶军帽，简直就像一个高筒大礼帽。只有罗德尼斯的卡尔德拉兹先生才会拿高

筒礼帽当枕头枕。他时常往酒店的长凳上一躺，把帽子垫在脑袋下面。您知道，他是唱丧歌的，不管去参加什么葬礼，他都戴着那顶高筒礼帽。他把礼帽仔细放在脑袋下，还提醒自己千万别把它压扁了。整夜里他就想着法子不让身体压着帽子，这样帽子不仅没被压坏，反而更好看了，因为在他翻过来倒过去时，他的头发慢慢地把帽子刷干净、压平整了。”

少校现在已弄清了事情的原因，却仍呆呆地盯着帅克，一遍遍地说：“你是傻瓜，是吗？我在这儿。我要走了。”他起身走到牢门边，咚咚地捶起门来。

看守来开门之前，他还对帅克说：“要是收不到电报，那你，你就要被施以绞刑。”

“非常感谢！”帅克说，“少校先生，我知道，您非常关心我。少校先生，要是您在床上抓到些什么东西，那个儿小、屁股红的准是公的。要是只有一个，您没找到那个儿大、灰身子、肚皮上有红条的就好，不然它们准会配对，那群混蛋繁殖得可快了，比兔子繁殖得还快。”

“别扯淡了。”少校沮丧地用德语说了一句，这时看守已把门打开了。

在看守室里，少校没再出什么洋相，他只是不高兴地命他们去叫了一辆敞篷四轮马车。马车在普赛米索的坑坑洼洼不平的路上晃来晃去，少校的脑中只有一个想法：即使这犯人是天字头号的大傻瓜，他也总归没什么恶意。至于他少校本人，要么一回家就开枪自杀，要么就派人去将军府上把他的大衣和军刀取回来，到城里的澡堂洗澡，然后顺路去沃尔格鲁贝尔酒家去坐一坐，调理一下胃口，再给城里的剧院打个电话订张票，晚上去看演出。

少校还没进屋就决定按第二套方案办事。但家里的情况却使他大吃一惊。他来的正是时候……

芬克将军正站在过道上，抓着少校勤务兵的领子，粗鲁地操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着他，冲他大吼：“你把少校弄到哪儿去了，蠢猪？说话呀，你这畜生！”

可是“畜生”却没讲话，因为将军掐着他的脖子，他的脸都憋青了。

少校进门时正碰上这场面，只见那倒霉的勤务兵腋下紧紧夹着他的大衣和军刀，这显然是他从将军的门厅里取来的。

少校看到这场面感到开心极了，所以他就在敞开着的门口停下来，继续看着他忠实的仆人受罪。这勤务兵手脚不老实，少校平时一直不大喜欢他，现在，却不料他竟有这样难能可贵的品德。

将军把这个鼻青脸肿的勤务兵放开，从口袋里抽出一张电报。然后，他用电报对着勤务兵劈头盖脸地抽了起来，一边还骂道：“你这蠢猪，把少校弄到哪儿去了？你这混蛋，你把你们少校——军法官弄到哪儿去了？你以为这样我就会把送公务电报的差事交给你？”

“我在这儿！”少校在门口应道，“少校”、“军法官”、“电报”这些词终于使他想到了自己的职责。

“啊，”芬克将军叫道，“你回来了，是吗？”将军的话里充满火药味儿，少校吓得默不作声，站在那儿，不知如何是好。

将军命他随自己到内室去，他们刚在桌边坐下，将军就把抽勤务兵嘴巴用的电报扔到桌上，用悲伤的语调跟他说：“看看吧！这都是你干的好事！”

少校看电报的时候，将军站起身，像笼中困兽似地在房里来回走动，把椅子凳子碰倒了一大片，嘴里喊道：“无论如何，我非绞死他不可！”

报文如下：

步兵约瑟夫·帅克，系第十一先遣连传令兵，于本月16日奉命去寻找营地，在赫鲁瓦至费尔什丁途中失

踪。望速将其送往沃雅利奇旅部，不得有误！

少校拉开抽屉，取出一张地图，琢磨着：费尔什丁在普赛米索东南 40 公里的地方。可令人不解的是，既然是在索卡尔——吐尔泽——科兹卢瓦一线开战，步兵帅克又如何能在离前线 150 公里的后方穿上俄国军服呢？

少校把想法告诉将军，并把电报上所说帅克几天前失踪的地方，在地图上找出来指给他看。将军怒气冲冲，因为他觉得他搞突击审讯的所有希望都泡汤了。他走到电话机旁，给警卫室打了一个电话，命令他们立刻把犯人帅克押到少校家里来。

犯人还没押来，将军一遍遍破口大骂，以泄心头怒气，说他早该自担风险，根本不用审讯就把他绞死的。

少校不同意他的说法，嘟囔着。他的大意是说，法律和正义应当是相互辅助的。他还振振有词地大谈什么正义和法庭、审讯中的谋杀行为，并把能想起的所有东西都讲个遍，因为他觉得只有讲话才能把他昨晚酒后失态的事给支吾过去。

他们把帅克押来后，少校要他解释清楚在费尔什丁附近到底出了什么事，他又是怎样穿上这套俄国军装的。

帅克对此进行了充分地解释，还从他所知道的一些倒霉事中举了几个例子来证实自己的话。后来当少校问他为何在法庭上审判他的时候不这么交代，帅克说事实上谁也没问他是怎样穿上俄国军装的，所以他只好回答：“当然——是——当然——是这样——没有问题。”这也就是为啥在法庭上他义愤填膺地否认说他背叛皇上的指控。

“这家伙是十足的傻瓜，”将军对少校说，“只有他这样的蠢货才会在池塘边把天知道什么人穿过的俄国军装套到自己身上，听任人家把他编到俄国俘虏营中。”

“报告，将军先生，”帅克接腔说，“您说得很对。有时，我也觉得自己智力低下，特别是天黑的时候……”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住嘴，你这蠢猪！”少校冲帅克叫道，他又转向将军问该怎样处置帅克。

“让他们旅部把他绞死吧。”将军下定决心说。

一小时后，押送兵把帅克押往火车站，他们准备押他去驻在沃雅利奇的旅部。

帅克在监狱里留下了一个小小的纪念：他用一片小木块在墙上分三排把战前吃过的菜汤、调味汁和主菜都列了出来。这是他对在狱中一天一夜却没吃到任何东西的一种无声的抗议。

押送帅克去旅部的人还带了一份文件：

悉遵照 469 号电报指示，兹押去十一先遣连的逃兵约瑟夫·帅克，请旅部进一步处理。

由四名士兵组成的押送队本身就是不同民族的大杂烩，其中有波兰人、匈牙利人、德国人和捷克人。带队的那人是捷克人，是下士，想要对他的同胞——犯人把自己的威风炫耀一下，也好让他见识一下自己无边的威力。譬如说吧，在车站里，帅克说要去撒泡尿，可这下士却生硬地说要等到了旅部才能允许他撒尿。

“好吧，”帅克说，“那你得给我立个字据，要是我的膀胱胀破了，也好让人知道这是谁的罪过。下士先生，这可是受法律保护的呀。”

下士从前是傻里傻气的放牛汉，他给“膀胱”这个词吓懵了，于是就让这四人浩浩荡荡地押着帅克去车站厕所。下士一路上扮演着残忍的角色，神气得简直像第二天就能捞个司令官当似的。

他们一坐上从普赛米索开往赫鲁瓦的列车，帅克就对下士说道：

“下士，我一看见你，就会想起在特里顿特服役的一个叫博兹巴的下士。他们升他当下士的第一天，他的脸就开始肿起来，肚子也开始大了起来，肚子大得第二天就穿不进公家发的军裤。

更惨的是，他的耳朵也开始变长。因此他们就把他送到病房，团队医生说这是下士们的通病：起初是肿大起来，有些下士过一下就会好，可他的病情最为严重，他很可能会胀炸肚皮，因为他是从肩上那颗星章一直肿到肚脐。要救他的命就只有把那颗星章扯下来，这样他才会正常。

后来，帅克一直就想方设法想这个下士聊几句，并友好地向他说明，为什么人们常说下士是连队的灾星。

下士一声不吭，只是阴沉着脸说，到了旅部，看谁还笑得出来。总之，帅克的这位老乡表现得不太好。当帅克问他是哪儿人时，他却说关帅克屁事。

帅克在他身上可是使出了各种办法。帅克告诉他说自己已不是第一次被人押送，可以前每次，他都跟押送他的人相处得不错。

那下士还是一声不吭。帅克接着又说：“噢，我觉得，下士，要是您不能讲话的话，那您肯定是撞上过倒霉事。我遇到过许多不幸的下士，请恕我直言，可像您这么倒霉的，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呢。请告诉我是什么事使您那么不快，说不定我可以帮您拿主意，因为在押犯人总要比那些个押他的人见识多些。要不，下士先生，您给咱们讲点儿什么吧，这样路途也好打发些。也许您可以跟我们聊聊您家乡的情况，那儿有没有池塘呀，有没有古城堡的废墟呀，要是有的话，您还可以跟我们讲讲这些城堡的传说。”

“够了！”下士突然大叫了一声。

“那您可真是有福之人哪，”帅克说，“许多人永远都没个够！”

下士最后说了句：“到了旅部会有人来收拾你的，我犯不上跟你费这力气。”说完后，下士就再也不发一言了。

其他几个押送兵也没什么意思。那匈牙利人跟德国人用一种特殊的方式聊天，因为他只懂德语的“是”和“什么”。德国人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每讲点什么，那匈牙利人都点着头说：“是。”而德国人不讲的时候，匈牙利人就会来句：“什么？”那德国人就会又讲起来。那波兰人好像跟个贵族似的，谁也不爱搭理，只自顾自地寻着乐儿：用右手很熟练地往地上擤鼻涕。擤完后，他又愁眉苦脸地把鼻涕抹在枪托上，再文雅地把那粘乎乎的枪托往裤子上蹭，还一直嘟囔着：“圣母马利亚。”

“您还不算很在行，”帅克跟这波兰人说，“在博基斯提大街的一间地下室里住着一个叫麦哈契克的清道工，他常把鼻涕擤到窗户上，很在行地抹来抹去，他能抹出一幅莉布谢预言的布拉格光辉前景的画来。他每抹出一幅这样的画，他老婆就给他一份‘酬金’：脸肿得像扇牲口棚的大门。可他并不就此罢休，继续提高自己的技艺。你知道，这是他惟一的乐趣。”

这波兰人并没有搭话。到后来，整个押送队死气沉沉，像是去给谁送葬，虔诚地怀念着死者似的。

他们就这样来到了沃雅利奇的旅部。

这期间，旅部发生了一些相当大的变化。

赫尔比希上校受命担任旅长。此人有着“非凡”的军事才能，这才能可以从他两条患了风湿病的腿上看出来。可他在军部有一帮颇具影响力的朋友做后盾，因而他不仅没退役，而且还在各大军事机构的参谋部转来转去，工资越领越高，还可以领到名目繁多的战时补贴，在每个职位上都干到他风湿痛发作以至于干出点轰动一时的蠢事为止。然后，他就会调到别处去任职，通常都是升迁。吃午饭的时候，他专门跟军官们谈论他肿烂的脚趾头，除此以外再没别的话题。他的脚趾头有时肿得只能穿特制的大靴子。

吃饭的时候，赫尔比希上校最大的乐趣就是告诉每个人，他的脚趾怎样发炎，怎样流脓不止，所以他得用棉絮裹起来，而流出来的东西就散发出一种变酸了的牛尾巴汤的气味儿。

也正是因为这个，当他调到别处的时候，军官们十分高兴地跟他道别。除了这个，他也还算是和气的先生，对下级军官也相当友好，他总是给他们描述在他没得这个病以前吃喝过的佳肴美味。

当他们把帅克押到旅部，根据值日官的指示把他和有关文件一起送交赫尔比希上校时，杜布中尉恰巧坐在上校的办公室里。

在从萨诺克开往桑博尔的这些日子中，杜布中尉又出了一次事。离开费尔什丁后，第十一先遣连遇上了一支马队，他们是到萨多瓦·维什尼亚的重骑兵团去的。

杜布中尉自己也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他突发奇想，要在卢卡什中尉面前显示一下自己的骑术。于是他就跳到一匹马上，那马便带着他消失在溪谷中。后来，人们发现杜布中尉牢牢地插在一个小泥塘中，恐怕连最高明的园林工人都没本事插得这么牢。当人们用绳子把他拖出来时，杜布中尉说不出半句话，他只是像快断气了一样地小声哼哼着。连队经过旅部时，就把他送到那儿，安顿在军队小医院里。

几天后他就恢复健康了，医生说只要再给他背上和肚子上搽两三次碘酒就可以让他归队。

目前，他正坐在赫尔比希上校的办公室里，跟上校聊着多种多样的疾病。

杜布中尉知道帅克在去费尔什丁的路上神秘失踪的事情，因而他一见到帅克就大声叫了起来：“我们又找到你啦！好些人像畜生一样在外面游荡一圈，又像个妖怪似地回来了。我想，你就是这其中的一个。”

有必要补充说明一下：自从那次在马上摔下来，杜布中尉就得了轻微脑震荡。所以当我们看到他走近帅克，用诗文大声地祈求上帝帮他制服帅克时，我们也就不会感到奇怪了：“看吧，天父，我祈求您；轰隆隆大炮的烟雾遮住了我，嗖嗖的子弹从我身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边擦过。善战的天父啊，帮我打败这恶魔吧！……你这混蛋，这么长时间你死到哪儿去了？你穿的是什么军服？”

有必要再补充一句：这位患风湿痛的上校不发病的时候，在他办公室里，他一切都讲民主。各级军官都来他这儿，认真倾听他讲那肿烂的脚趾头和以及闻那股子酸牛尾巴汤的气味儿。

在赫尔比希上校不发病的时候，他的办公室里总是挤满了各种军衔的军官。因为，在少有的这种情形下，他十分快活而且健谈，喜欢有许多人围着他，听他讲他那些下流的故事。这些老掉牙的故事，可能早在劳顿将军的时候就有了。他讲得眉飞色舞，而别人也享受了勉强笑笑的乐趣。这种时候，在赫尔比希上校手下做事比较容易，人们为所欲为。赫尔比希来到哪个部队，那儿的士兵就准会胡闹得不成样子。

所以，各级军官现在都随着帅克一起挤进了上校的办公室，等着看热闹。这时，上校看了普赛米索的那个少校写给旅部的文件。

但杜布中尉还是以他惯有的可爱的方式与帅克继续着他们的谈话：“你还不认识我，等你认识我，你就会吓得个半死！”

上校看完文件，却感到很糊涂，因为少校写这文件的时候酒没全醒呢。

无论如何，赫尔比希上校的兴致不错，因为从昨天到今天，他的脚趾都没痛，他的脚趾头柔顺得像小羊羔。

“噢，你到底干了些什么？”上校问帅克时的口气是那样的和气，使得杜布中尉的心像被刀尖刺了一下似的，他不禁抢了帅克的话头：

“上校先生，这个人装疯卖傻，企图用愚蠢来掩盖他的卑劣行径。我尽管不知道跟他一块儿送来的文件上说些什么，但我可以肯定这恶棍又干了什么坏事，而且这次的影响更为严重。上校先生，要是您能让我看一下公文，我保证能给您出个点子来发落

这家伙。”

杜布中尉转身用捷克语问帅克：“你在吸我的血，是吗？”

“没错。”帅克郑重其事地答道。

“上校先生，您瞧他这样子，”杜布中尉又换成德语说，“您根本问不出什么，您根本无法跟他讲话。总有一天他会鸡蛋碰石头，倒大霉的。上校先生，请允许我……”

杜布中尉发疯似地读着少校从普赛米索写来的公文，读完后，他得意洋洋地大叫起来：“帅克，这回你可栽定了！你把公家发给你的军服弄哪儿去了？”

“我在池塘边试穿这套破烂玩意儿，看看穿上俄国军服是什么感觉，就把我的军服放在那儿了，”帅克回答道，“这确实只是一场误会。”

帅克接着就把由于这个小误会使他吃的所有苦头告诉了杜布中尉。等他说完，杜布中尉又冲他吼起来：

“眼下你就要见识我的厉害了。你这白痴，你知道在打仗的时候丢掉国家的财产——丢掉军服，这意味着什么吗？”

“报告，中尉先生，”帅克说，“当兵的可如果丢了军服就只好再去领一套。”

“天哪，”杜布中尉叫道，“你这狗杂种！你这畜生！你到底还想要弄我到什么时候？你想打完仗后再服 100 年的役吗？”

一直平静而又安闲地坐在桌边的赫尔比希上校，突然变得呲牙咧嘴的，因为他的一直安静的脚趾头，由于风湿痛发作，从一只温婉和顺的小羊羔变成一只咆哮的大老虎，就像一股 600 伏的电流通过，四肢被锤子敲成碎片一样难受。上校先生只挥了一下手，像正在受火刑的人那样发出可怕的吼叫声：“都给我滚出去！把手枪给我！”

大家都意识到赫尔比希上校这是旧病复发，急忙跑了出去，就连帅克也被警卫拽到走廊里。只有杜布中尉还留在那里。他觉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得这正是向帅克算旧帐的好机会，便对面部肌肉扭曲的上校说：“上校先生，依我看哪，这个家伙……”

上校痛得嗷嗷直叫，拿起墨水瓶就朝杜布中尉砸过去。杜布中尉吓得心惊胆战，敬了一个礼，说了声“当然了，上校先生，”就从门边溜得踪影全无。

随后的一段时间里，上校的办公室里回荡着怒吼和嚎叫的声音。最后，痛苦的呻吟才渐渐平息。上校的脚步头又变得像温顺的小羊羔，风湿痛又过去了。上校摇摇铃，让人把帅克再带进来。

“你究竟出了什么事？”他如释重负地问帅克，感到就像在海滨沙滩上散步那样悠闲畅快。

帅克冲上校友好地笑了笑，把自己的整个历险经历讲了一遍，说他原是第九十一团第十一先遣连的传令兵，还说没了他，连里现在也不知会成什么样子了。

上校先生也笑了，然后下达如下命令：“给帅克出具一份经由利沃夫到佐尔坦采去的铁路通行证，他们的连队将于明日抵达那儿。从仓库里给他拿一套新军装，再给他 6 克朗 82 哈莱什作为路上的伙食费。”

不久，帅克穿上了新的奥地利军装，准备离开旅部去车站。此时，杜布中尉却仍在旅部闲荡。帅克严格遵守军规来向他报告，当帅克向他出示自己的证件，关切地问他要不要给卢卡什中尉捎句话时，他简直惊呆了。

杜布中尉只崩出一个字：“滚！”当他看着帅克的身影渐渐远去时，还在嗓子里嘟囔着：“天哪，总有一天，你会认识我的，你会……”

在佐尔坦采火车站，扎格纳上尉将全营集中在一起，只缺第十四连的殿后部队，它们在利沃夫附近迷路了。

来到这个乡村小镇，帅克觉得一切都新鲜极了，因为从一片

忙乱景象中，就可以知道制造血腥残杀的前线已近在咫尺了。到处都停放着大炮和行李车，每幢房子都有各团士兵进进出出。德国士兵俨然是他们中的精英，他们像贵族似地游来游去，将多余的烟分给奥地利士兵抽。在广场上，德国兵的伙房里，还有一桶桶啤酒，吃中饭和晚饭的时候，士兵们就可以喝上啤酒。倍受冷落的奥地利士兵肚子里灌满肮脏的甜菊花茶，他们像馋猫一样围着啤酒桶打转转。

一群群穿着束腰长袖长袍的大胡子犹太人指着西边的滚滚浓烟，起劲地打着手势。到处都在喊着：布格河边上的乌吉什古夫村、布斯克村和德雷维亚尼村都起火了！

震耳的枪声不断传来。他们嚷着说俄军正在炮轰格拉波维——卡明尼克——斯特鲁米洛一线，他们还说整个布格河地区都交上火了，士兵们正在拦截企图从布格河逃离家的难民。

到处都是乱七八糟的景象。没人知道俄军是不是停止全线撤退，转而发起了新的攻势。

战地宪兵队的纠察员不时把那些被指控是散布假情报的犹太人押送到总指挥部来。他们把这些可怜的犹太人打得浑身是伤，皮开肉绽，然后才把他们放回家去。

帅克就是在这样的混乱中来到这个乡村小镇，来寻找他的先遣连。先前在车站上，他几乎和兵站指挥部的人顶撞起来。当他走到专为寻找连队的士兵提供信息的问讯处时，一个班长从桌子后面叫了起来，问帅克是不是想要他去帮忙找连队。帅克说他只想打听一下第九十一团的第十一先遣连在城里的什么地方宿营。“弄清第十一连的下落对我来说尤为重要，”帅克强调说，“因为我是他们的传令兵。”

倒霉的是，旁边那张桌子边坐着一位指挥部的上士。他像老虎似地跳起来，冲帅克吼道：“该死的猪猡，你是传令兵却不知道你的先遣连在哪儿？！”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帅克还没来得及答话，那上士就一阵风似进了办公室，不一会儿，他带着一位胖上尉出来，此人活像大腊肠厂的老板。

兵站指挥部也负责收容那些掉队的士兵，不然他们可能会从一个兵站游荡到另一个兵站，混过这整个战争年代。他们最喜欢在兵站指挥部的桌前排着长队，等着吃那免费的饭。

胖上尉出来后，上士用德语叫道：“立正！”上尉问帅克：“你的证件呢？”

帅克把证件拿出来给他看，证实了帅克是从旅部到佐尔坦采找寻部队的。上尉心满意足地把证件还给他，傲慢地对坐在桌边的班长说：“回答他的询问吧！”说完，又把自己关到隔壁那间办公室去了。

等上尉一把门关上，那上士便一把扭住帅克的肩膀，把他推到门口，冲他说：“你这狗杂种，马上给我滚开！”

帅克又一次置身于那混乱之中，想找一个营里的熟人打听一下。他在大街上走了半天，最后决定豁出去碰碰运气。

他拦住一位上校，用那瘪脚的德语问上校知不知道他帅克的营和连队驻在哪里。

“你用捷克语说吧，”上校告诉他，“我也是捷克人。你们营驻得很近，就在铁路线后边的克利蒙托瓦村。你们营不能驻到城里来，是因为刚一天的那天你们营就有人在城市广场跟几个巴伐利亚人打了一架。”

帅克于是出发去克利蒙托瓦村了。

上校又叫住帅克，从口袋里摸出五克朗塞到他手上，让他买烟抽。然后上校友好地跟帅克道了“再见”，就走了。路上上校还暗自想到：“这是多么可爱的小伙子啊！”

帅克继续朝村子走去，想着刚才那位上校，不由自主地回忆起：12年前，特兰托有一个叫哈伯迈尔的上校，他对士兵也是这么和蔼，可最后却发现他是同性恋者。因为在阿迪杰附近的澡

堂里，他企图对一名士官生施暴，还用什么“军队纪律”去威胁对方。

帅克一路想着这些乱糟糟的事情，慢慢来到了附近的村子。他没费多少功夫就找到了自己的营部，因为村子尽管很大，可像样的房子却只有一幢，是一所很大的小学。这所小学是加利西亚地方政府为了使这个纯乌克兰人聚居区更加波兰化而建的。

这所学校在战争期间经历了几个阶段。这儿曾多次进驻过俄军参谋部、奥军参谋部。在决定利沃夫命运的那次战役中，学校的健身房还被用作手术室，在那儿做截肢等手术。

学校后面的花园里，有一个被重型炮弹炸出来的漏斗形的大坑。花园的拐角上有一棵大梨树，它的一根大树枝上还吊着一截断绳子。不久前，当地的希腊天主教神甫就是被吊死在这儿的。因为当地波兰学校的校长告发他，说他是俄国遗老组织的成员，说在被俄国人占领的那段日子，他在教堂里做弥撒，庆祝俄国正教沙皇军队的胜利。事实并不是这样，因为被告当时根本不在这儿，他那时正在并没发生战事的波黑尼亚·扎穆罗瓦纳的小矿泉疗养院治疗他的胆结石病。

置这位希腊天主教神甫于死地的有各种各样的因素：民族的、宗教的冲突，还有一只老母鸡。开战前不久，神甫杀了教员的一只老母鸡，因为它把神甫种在花园里的西瓜籽都给啄出来了。

希腊天主教神甫死后，每个人都从他那儿拿走些东西，以“纪念”神甫，这样他的房子里便空空荡荡。

一个波兰农民还把那架老钢琴也搬走了，用钢琴的盖板修了自家猪圈的门。神甫的一些家具也被当兵的给劈了，但像平时一样，厨房里的炉具幸存下来。这套炉具很大而且很精致，因为这希腊天主教神甫跟他的罗马天主教同行们一样喜欢打打牙祭。因此，他炉上、灶上摆满了罐子和炒锅。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于是，所有路过此处的部队都在这厨房里给军官们做饭，这仿佛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楼上的一间大房子就用来当做军官俱乐部，桌椅都是从村民家里掠夺来的。

这天，营里的军官们正在这儿大摆宴席。他们凑钱买了一头猪，厨子约赖达正在给他们准备一席猪肉宴。一大堆服侍军官老爷的兵在约赖达周围转来转去，其中最起劲的要数军需上士了。他给约赖达出主意如何切猪头，好给他留下一块猪嘴巴肉。

贪得无厌的巴伦眼睛鼓得最大了。

巴伦就像一只拉车子送牛奶的狗，熟食店的小伙计头上顶着一篮新近熏制的肉，从它车边走过，而一条熏腊肠耷拉在篮外，挂在他背上，如果没有那该死的链子和嘴套，这狗准会扑上去，一口咬住腊肠不放。

制作肝泥馅香肠的第一步就是准备腊肠的肉馅。馅已做好，堆在烤板上——散发出胡椒、油和猪肝的香味儿。

约赖达的袖子挽得高高的，样子严肃得足可以被画家选作模特，画出一幅上帝在纷乱中创造世界的画来。

巴伦早已馋得抽泣起来。继而，这抽泣就变成了肝肠寸断似的失声痛哭。

“你嚎哪门子丧啊？”厨子约赖达问他。

“这使我想起，”巴伦哭着回答他说，“想起每当我家中做肝泥馅香肠的时候，我连最好的邻居也舍不得送一篮。我总想一个人独吞，所以我就一个人狂吃。有一次，我塞进肚子很多肝香肠、猪血腊肠、猪头肉和猪脚，人家都以为我肚子会给胀破，因此就像赶一头吃多了三叶草的母牛似的，用鞭子赶着我围着院子跑来跑去。

“约赖达先生，让我舀一点儿肉馅吃吧，就算待会儿就把我绞死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不然，我可受不了这份罪啊！”

巴伦从椅子上起身，像喝醉了酒似地踉踉跄跄地往桌边蹭，

伸手去抓那堆肉馅儿。

然后就开始了一场激烈的“战斗”。巴伦不要命似地向肉馅扑去，大伙费了很大力气才把他拖住。不管怎么说，他们把他拖出厨房的时候，还是一下子没抓紧，让巴伦死命地去坛子里抓了一把准备用来装肉馅的猪大肠。

约赖达十分气愤，拿起一捆香肠就冲正在逃跑的巴伦砸去，还追在后面骂：“你这混蛋！让这些香肠把你撑死吧！”

这时，营里的军官已聚在楼上，正襟危坐，等着楼下厨房里给他们送来佳肴美味。没别的酒可喝，他们只好喝着掺了葱皮汁的黄色谷酒，可那犹太商人却硬说这是祖传的最正宗、最地道的法国白兰地。

“你这混账！”扎格纳上尉向他说，“你要再敢说什么是你爷爷从莫斯科撤到法国时买来的话，我就把你关到号里去，一直关到你孙子也成了老头儿。”

正当他们喝一口便骂一声那位善于投机取巧的犹太人的时候，帅克已坐到营部办公室了。那儿除了志愿兵马列克以外再没别人。他是营史记录员，正趁着部队在佐尔坦采停留的当儿，编写即将打响的几场战斗的胜利情形。

眼下，他正在写前言。帅克进来时，他正写道：“要是我们的脑海中闪过那些参加 N 村战斗的英雄，在那儿有另外两个营协同我们营作战，我们就会发现：我们 N 营表现得最骁勇善战，并为 N 师的最后胜利立下了永垂青史的功勋，从而使我营在 N 部的地位得以巩固。”

“你看，我又回来了！”帅克对志愿兵马列克叫道。

“快过来让我闻闻，”马列克惊喜地说，“不错，你身上散发着监狱里的那股子恶臭。”

“还不跟从前一样，”帅克说，“只是一场小误会。你在做什么呀？”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你瞧，”马列克答道，“我正在大致描写一下我们英雄的奥地利战士，但总也写断断续续，结尾也乱糟糟的。我专门强调‘N’这个字母，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它都具有不同凡响的美感。除了我以前的那些本事外，扎格纳上尉又在我身上发现了杰出的数学才能。我还得替营里管账，可我只得出这么个结论：我营早已入不敷出。咱们只好等着跟俄国人一决高下，无论是输了还是赢了，都可以放手大偷一番。具体情况是什么样子并不重要，即使我方全军溃败，可是记载我营胜利的档案还在。因为我是营史记录员，我必须得写上：‘当敌人想到胜券在握的时候，幸运之神又一次捉弄了他们。因为这时，我军又一次发起了进攻，敌人沿着战壕逃走了。可我们挥舞着刺刀，毫不留情地砍杀着，敌人只好在混乱中放弃战壕，我们俘获大批受伤的和没受伤的俘虏。这就是我们最辉煌的一次战斗。’那些死里逃生，大难不死的人纷纷通过战地邮局给家里写信：‘亲爱的妻，他们屁股上可挨得不轻！我身体很好。你给咱们的孩子断奶了吗？可别教他管别人叫爸爸，这样我会无法忍受。’后来，书信检查机关把‘屁股上挨得不轻’给画掉了，因为该句表达不清，可能有几种说法，人们无法弄清到底是谁挨了打。”

“最要紧的就是说话不要含含糊糊，”帅克说道，“1912年，布拉格的圣·伊格纳求斯教堂住着一些传教士。其中有一位教士在布道坛上说也许在天堂里他谁也遇不着。有一个叫库利谢克的洋铁匠也参加了那次晚祷活动。晚祷后，他跑到酒馆里跟人家说，要是这传教士在教堂都敢公然宣称他在天堂上谁也遇不着，那他这辈子肯定说过不少次类似的话，人们为什么会让这种人上讲坛呢？人们讲话的时候都应该清楚明了，犯不上去兜什么圈子。几年前，‘布莱杰什库’酒家有一个领班，他每天下班的时候都喝得醉醺醺的回家去，而在回家的路上，他又总爱到一个夜咖啡馆里跟陌生的人再喝上几杯。每喝一杯酒，他都要说：‘我

们……对你们，你们……对我们……’为此，他还被伊拉瓦来的一位体面先生抽了一记耳光。第二天早上，咖啡馆老板把掉在地上的牙齿找在一起，并把他上小学五年级的女儿叫来，问她一个成年人总共该有多少颗牙齿。因为他女儿不能回答出来，那老板就把她的牙齿打掉了两颗。第三天，咖啡馆老板收到那酒店领班的一封信，说他为自己所造成的不愉快的事情深表歉意，他说他不是想说什么脏话，是那酒店里的人没懂他的意思。实际上他只是想说：‘要是我们讨厌你们的话，你们也会讨厌我们。’那些说话含含糊糊的人，开口讲话之前最好仔细地考虑考虑。而那些有啥说啥的直性子人很少会被人家抽嘴巴的，就算是他有时挨了那么一下，他就会小心翼翼，有人在场时决不开口。不错，人们认为这样的人城府很深，所以有时也会打他，但这主要是因为他的慎重和自我克制。总之，他会想 he 现在是孤零零一个人，要是他跟那些自认为受了他侮辱的人为敌，跟他们打起来的话，那他准会挨得更多。这样的人就得要谦虚些、耐心些。在努斯列有一个叫考伯的先生。一个星期天，他在从巴图奈克磨坊回来的路上，走到库德拉提斯被人误捅了一刀。他背上插着那把刀回到家中，他老婆给他脱外衣的时候，动作麻利地把那刀从他背上拔了出来。因为这把刀是用佐林根钢制成的，打制得也很精美，而他们家的刀都钝得像锯齿，所以当天下午，他老婆就用这把刀剁肉来做炖牛肉了。后来，她想要一整套这样的刀，就每个星期天都打发她男人到库德拉提斯去走一遭，可他每回都只是到努斯列的‘板泽图’酒家去坐坐。他知道，每回他在‘板泽图’酒家的厨房里坐下，还没人来得及动他一根毫毛，板泽图老儿就早把他给撵出来了。”

“你一点儿也没变啊！”志愿兵马列克对帅克说。

“是没变，”帅克道，“我还没来得及改变。他们差点儿想把我毙了，但这还不算是最糟糕的，最最糟糕的就是我从本月 12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号开始就没地方领军饷了。”

“在这儿，你也领不到军饷，因为我们就要到索卡尔了，要等仗打完了才能领到军饷。我们得省着点用。我算了一下，要是半个月后再开战的话，那么每个阵亡士兵就会省下 24 克朗 72 哈莱什，当然连战时补贴也包括了。”

“这儿还有些啥新鲜事儿？”

“首先，我们的后卫队走迷路了；其次，连队的军官们正在神甫家里吃猪肉宴，士兵们分散住在村子里，跟当地的女人干些无耻之事。今天早上，你们连的一个兵还被捆起来了，因为他到阁楼上去追着跟一位 70 岁的女人调情。这个兵也够冤的，因为军队的风纪上又没规定只能找多大年纪的。”

“是有点冤，”帅克说，“因为如此老的女人上楼梯，他是无法看到她脸的。我们在塔博尔搞军事演习的时候也出过这么一件事。我们有一个排驻在酒馆里，有一个女人在厅里擦地板。这时，一个叫克拉莫斯塔的士兵走过来，拍拍她的——我怎么跟你说呢——拍拍她的裙子。她的裙子很肥大，这当兵的拍她时，她没有一点反应。那当兵的又拍了一下，接着又拍一下，可她仍然没有反应，仿佛不是在拍她似的。所以他决定采取行动，而她仍旧像没事一样地继续擦她的地板。后来，她突然转过身，盯着他的脸说：‘当兵的，你以前被抓住过吗？’这女人有 70 多岁了，她在村子里逢人便讲这事……现在我想问问，我不在的时候，你被关到号子里去过吗？”

“到现在还没机会呢，”马列克歉意地说，“相反，却有一件关于你的事，我得告诉你：营部已签发了对你的拘捕证。”

“没关系，”帅克插话道，“他们做得完全正确。营里必须这么做，必须签发对我的拘捕证。这是他们的职责，因为我已这么久都音信皆无。营里这么做并不算草率行事……对了，你刚才说是所有的军官都在神甫家里吃猪肉宴？那么我必须得去那儿一

趟，好让他们知道我回来了。我坚信，卢卡什中尉一定是为我担了不少心。”

帅克迈着坚定的步伐朝神甫家走去，嘴里唱着：

看着我呀，我的宝贝，看着我吧！

我的宝贝，请你看着我！

看着我是多么的彬彬有礼，

多么的彬彬有礼……

后来，帅克走进神甫家，顺着楼梯到楼上的房子里去，只听得军官们的阵阵说笑声。

他们海阔天空、天南海北。眼下他们正议论着旅部的混乱景象，连旅部的副官都加油添醋地说：“昨天，为了帅克那家伙的事我们还拍了一封电报，帅克……”

“到！”帅克在半敞着的门口叫道。走进屋里，他又重复一遍：“到！报告，第十一先遣连传令兵、步兵帅克到！”

看到扎格纳上尉和卢卡什中尉满脸惊奇和绝望的神情，帅克不等发问，便说道：

“报告，他们本来想把我绞死，说我背叛皇上陛下。”

“看在我主耶稣的份上，你在讲些什么呀？”卢卡什中尉绝望地喊起来，他面色十分难看。

“报告，长官，事情是这样的……”

接着，帅克就详详细细地把事情从头到尾说了一遍。

他们都呆呆地看着他，而他却尽可能一点不落地讲述自己的遭遇，甚至连在他遭此厄运的池塘边盛开的“勿忘我”花也没忘记说。随后，他又把在这次历险中所结识的鞑靼人的名字通报了一遍，如：哈里·穆拉巴利贝等，他还加了自己发明的一长串名字，像什么：瓦里沃拉瓦里维、马里莫拉马里梅。卢卡什中尉情不自禁骂道：“我把你一脚踢开，你这个杂种！快往下说，简洁点，只说那些跟事情有关的！”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帅克仍然继续不紧不慢地讲着。当他说到了战地突击审讯、将军和少校时，他还提到将军的左眼是只斜眼，而少校长着一双蓝眼睛。

“那眼珠儿滴溜溜转啊把我盯。”他又押了句韵。

第十二连连长日麦尔曼，拿起一个罐子朝帅克砸去。那罐子是他用来装从犹太人那儿买来的烧酒的。

帅克不为所动，继续讲述然后的刑前祈祷，讲述少校是怎么在他怀里睡到天亮的。当营里报告说他失踪了并要他回来时，人们就把他送到旅部，他在那儿出色地为自己进行了辩护。为了证明旅部最高长官已消除对他的怀疑，帅克把自己的证件递给扎格纳上尉，同时还说：“报告，容我冒昧，杜布中尉因患脑震荡仍留在旅部，他请我代他向二位问个好。如今，我可以领饷钱和烟草费了吗？”

扎格纳上尉和卢卡什中尉互换一个疑问的眼色，可恰在此时，门开了，一个士兵拎着一桶热气腾腾的猪肉汤进来。

他们盼了很久的种种享受现在要开始了。

“你这白痴，”扎格纳上尉对着这即将开始的美餐，心情很好，便对帅克说，“是这猪肉宴救了你的小命啊！”

“帅克，”卢卡什中尉又加了一句，“倘若再出点什么岔子，没你好日子过！”

“报告，长官，是没我好日子过。”帅克敬了一个礼，说道，“既然在军队里，就该明白……”

“快滚开！”扎格纳上尉冲他吼开了。

帅克赶紧走到楼下的伙房里去。被大伙儿撵走了的巴伦又回来了，而他要求能在吃饭的时候去服侍他的卢卡什中尉。

帅克进来时，正赶上厨子约赖达和巴伦争得难解难分。在争论的过程中，约赖达还用了几个令人颇为费解的词。

“你简直是一条‘贪食虫’，”约赖达冲着巴伦说，“你哪怕吃

得大汗淋漓也还是要吃。要是我让你把肝香肠送到楼上去，你准会在楼梯上像‘撒旦’那样把它们都吞到肚子里去。”

伙房里现在是另一番景象。营、连军需上士们在约赖达的精心规划下，按着各自的军衔，正有滋有味地啃着骨头；营部文书、连队电话兵和一两个军士你争我抢地喝着用锈迹斑斑的脸盆盛着的猪肉汤。猪肉汤里掺了白开水，这样好让每人都分到一点。

“你好！”军需上士万尼克一边啃着猪蹄子，一边跟帅克打着招呼，“刚才马列克来过这儿，说你回来了，还穿了身新军装呢。这么说你又给我带来麻烦了。马列克吓唬我说，因为你这套新军装，我们跟旅部之间的账就更加含混不清了。要知道你那套旧军装在池塘边找到了，我们已通过营部办公室将此事上报给了旅部。我这儿也已把你当做洗澡时淹死的人除名了。你完全可以不回来，现在却又拿这两套军装的问题来烦我们。你根本不知道，你给营里带来了多少麻烦。你那套军装的每一部分我们都有记录，在军服登记簿上，我已把它作为我们连多余的一套军装列出，并且将此事上报了营部。但旅部很快又会下通知单说你在他们那儿领了一套新军装，营部也准会在军需物资记录上标明多余一整套军装……我都想象得出，为此肯定会有人来调查我们。为了如此点小事，军需部准会派人来调查我们。就是少了2000双靴子，可能也没人会这么关心

“但我们又把你那套军装搞丢了，”军需上士万尼克一边伤心地说，一边还吮着流到手上的骨髓，由于没有牙签，他就用火柴杆把剩下的骨髓扒拉出来，“为了那么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准会有人来调查咱们。在喀尔巴阡山那阵子，就因为我们没把冻死了的士兵脚上的靴子好好儿地脱下来，他们就派了一个检查团来了。我们是想把靴子脱下来，可脱啊脱啊，有两个士兵的靴子被扯烂了，还有一个士兵，在他死前靴子就烂掉了。这下可惹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祸！军需部就派了一名上校来，如果不是他一到那儿就被俄国方面的子弹击中脑袋，我真不知道会出些什么乱子。”

“人们没有把他的靴子也扯下来？”帅克怀着极大的兴趣问。

“脱下来了，”万尼克忧郁地说，“可没人知道是谁给脱下来的，所以我们也无法将这位上校的靴子列入统计表。”

约赖达从楼上回来，他一眼便看到垂头丧气的巴伦正可怜巴巴地坐在炉子旁的长椅上，无比绝望地盯着自己干瘪瘪的肚子。

“你肯定是赫西哈斯特教派的，”见识广大的厨子约赖达怜悯地说，“他们也是一天到晚盯着自己的肚脐眼看，直到他们认为肚脐眼周围闪出一圈光环为止。然后，他们就认为自己已经达到至善至美的第三个阶段。”

约赖达把手伸到烤炉里，取出一小根血肠子来。

“拿去填肚子吧，巴伦，”他友善地说，“去吃个够，别把肚皮撑破了。噎死你吧，你这个大肚子汉的！”

巴伦哭了起来。

“在家的時候，赶上杀猪，”巴伦一边把那一小根血肠子整个儿囫圇吞下，一边哀怨地哭诉着，“我总是先吃一大块猪头肉，再吃整个猪嘴巴肉、猪心、猪耳朵、一点儿猪肝、猪腰子，一块排骨、猪舌头，然后还有……”

巴伦轻轻地继续讲着，像是在讲神话故事：“然后肝香肠上来了，六根、十根。还有塞满肉和面包屑或是肉和大麦粉粒的肥肥的血肠子，我简直不知道该先吃哪种才好，是先吃有面包屑馅的呢还是先吃有大麦粉粒馅的。什么都往嘴里塞，什么都好吃极了——我就吃啊吃啊。”

“我想子弹是射不死我的，”巴伦仍然伤心地说着，“可饥饿却会要了我的命。我这一生再也遇不上自家烤的那样的血肠子了。肉冻，那玩意儿我不太喜欢，因为它软软的像果子冻，可却没啥嚼头。然而我老婆非常喜欢吃肉冻，我却连块猪耳朵也舍不

得让她放进去，我只想让她按我喜欢吃的方式做出来，然后一个人大吃特吃。我没有珍惜那些美味和幸福的生活。有一次，我甚至把我老丈人的猪都抢了来。我把那猪宰了，一个人独吞下肚，我连一小篮猪肉都没给他送去——后来，他预言我总有一天要被饿死。”

“确实如此。”帅克说。他这一整天出口就是押韵的话。

约赖达已失去了对巴伦的同情，因为巴伦迅速向炉边溜过去，从口袋里掏出一块面包，妄想把整块面包往调味汁里蘸。这汁儿在大烤炉里往那烤肉的四周围流着。

约赖达打了他手背一下，巴伦的那块面包就像游泳运动员从跳板上跳入河里似地掉进调味汁中。

巴伦还来不及从烤炉里把面包拿出来，约赖达就把他赶到门外去了。

巴伦被赶出去后，他从窗户里看见约赖达用叉子把那蘸满了棕色调味汁的面包取出来，还从烤肉上切下一片肉放在上面递给了帅克，说：

“吃吧，我的老朋友！”

“我的天哪！”巴伦在窗户后面失声叫了起来，“我的面包进了粪坑啦！”他挥舞着长胳膊，又到村子里找吃的去了。

帅克享受着约赖达给他的这份厚礼，嘴巴塞得满满的说：“我真高兴又回来跟自己人在一起了。要是再也不能为连里效劳，我会难过极了。”抹了抹从面包上流到下巴上的调味汁和油，帅克继续说道：

“要是他们把我弄到什么地方关起来，而这仗还要打上好几年，我真不敢想象，没有我，你们可怎么办哪？”

军需上士万尼克颇感兴趣地问：

“帅克，你认为战争还要再打多久？”

“15年吧，”帅克说，“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吗：以前有一场战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争打了 30 年，而现在，我们比他们那时聪明一倍，那么就是 30 除以 2 得 15。”

“我们大尉的勤务兵讲，他听说我们一占领加利西亚的前沿阵地就不再往前开拔了，”约赖达说，“然后俄国就要向我们求和。”

“依你这么讲，那根本就没必要发动这场战争了，”帅克断然说道，“既然要打仗总得有打仗的样子。我们要打到莫斯科或是彼得格勒才能跟他们谈判。再说了，只屁股在边境上坐坐，那又算得了什么世界大战？举个例子吧，瑞典人的那场仗就打了 30 年嘛！你看人家——一直打到涅麦茨基·布洛特和利普尼采。他们在那儿打了一场漂亮仗，直到现在，那儿的小酒店里半夜后人们还谈论着瑞典，各抒己见。再比如说人家普鲁士吧。他们虽说不是我们正儿八经的邻邦，可人家在利普尼采丢盔弃甲，一直跑到耶多霍夫和美国才回来。”

“况且，”约赖达说，他这一整天被那猪肉宴搞得晕头转向，“所有的人都是由鲤鱼演变而来的。朋友们，我们就以达尔文的理论为例吧……”

他还想继续说下去，却由于马列克突然进来被打断了。

“咱们要倒霉啦，”马列克叫道，“刚才杜布中尉坐着小汽车来到营部，还把那个讨厌的士官生比格勒也带来了。”

“他样子可怕极了，”马列克接着说，“他一下车就冲到办公室。你们记得吧，我从这儿走时，说是想去眯一会儿。不错，我就在办公室的长椅上躺下来想好好睡一下。可他突然冲着我来了，士官生比格勒叫道：‘立正！’杜布中尉一把将我提起来，大骂道：‘你觉得奇怪，是吧？！你玩忽职守，这下可被我抓住了！只有吹了熄灯号才能睡觉！’而比格勒又说：‘这是兵营守则第十六条第九款上明文规定的。’后来，杜布中尉一拳砸在桌上，叫道：‘你们大概是想让我从营里消失吧。虽然我有点脑震荡，可

我脑子还好用着呢！’这时，士官生比格勒翻着桌上的公文，大声读起来：‘第二百八十师听令……’杜布中尉以为比格勒是在拿他最后那句话——‘我的脑子还好用着呢’开玩笑，便责备他对上级军官不够恭敬，现在正要扯着比格勒去大尉那儿论理呢。”

不一会儿，杜布和比格勒就来到伙房，因为这里是上楼的必经之地。军官们吃完猪肉宴，正坐在那儿听圆圆脸的马利中尉唱歌剧《茶花女》中的咏叹调，这马利中尉一边唱着，一边还因吃多了白菜和大餐而打着嗝。

杜布中尉一走进伙房，帅克立刻叫道：“立正！全体起立！”

杜布中尉朝帅克逼过去，冲着帅克的脸吼起来：“你找死！你马上就要玩完了！我要把你制成标本留在第九十一团作纪念！”

“遵命，中尉先生，”帅克行了一个军礼说，“报告，我在一本书上看过：在一次大战役中，瑞典国王和他忠实的马一块儿牺牲了。人们把这两具尸体都运回瑞典，并把他们制成标本，如今还陈列在斯德哥尔摩博物馆里。”

“畜生，你哪儿来的这么些混账知识？”杜布中尉大吼一声。

“报告，中尉先生，是从我当教员的哥哥那儿学来的。”

杜布中尉转过身去，吐了一口浓痰，就扭着士官生比格勒上楼到那大厅里去了。可他仍心有不甘，走到门口，又扭过头来盯着帅克，做了一个右手大拇指朝下的动作，朝帅克叫道：“大拇指朝下！（我要你死！）”他神情严厉，简直就是竞技场上决定受伤的角斗士命运的罗马皇帝。

“报告，”帅克冲着他的背影叫道，“我已经把大拇指向下了。”

士官生比格勒最近身体比较虚弱。这段时间里，他被转过好几个霍乱病防治站，并已习惯了人们把他当做霍乱嫌疑病人所进行的各种各样的检查。但检查的结果只是搞得他大便失禁。后来在一个防治站，他总算遇到一名专家，这专家发现他的粪便里没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有霍乱菌，便像鞋匠用麻绳缝烂鞋子那样，用甘酸宁把他的肠子裹起来，并把他送到最近的转运站。虽然比格勒已虚弱得就像开水壶上冒着的热气，可那专家却说他身体健康，可以去服役。这专家是好心人。

当士官生比格勒跟他说自己身体很虚时，那专家笑着说：“你足可以赢得勇敢金质奖章。再说，你是自愿申请来前线的，是吧？”

于是，士官生比格勒就出发去“赢金质奖章”去了。

他的肠子被这么用钢板一加固就没再往裤子里拉稀了，可他还常常感到要拉出来。因此从最后一个转运站直到旅部碰见杜布中尉，这一路上他见厕所就进去。有几次，他在车站厕所里蹲得太久还误了火车。还有几次，他在火车上的厕所里蹲得太久，误了换车。

尽管比格勒沿途一次次地蹲厕所，他还是离旅部越来越近了。

杜布中尉原本打算还要在旅部再治疗一些日子，但就在帅克动身去营部的那一天，旅部医生得知当天下午有一趟救护车从第九十一团的营部驻地经过，他就改了主意——决定把杜布中尉弄走。

医生很高兴终于能够摆脱杜布中尉，因为这家伙开口闭口就说：“这事儿，战前我就跟县太爷讨论过。”

“去你他妈的什么县太爷吧！”旅部医生想道，现在碰巧有救护车经佐尔坦采到卡米奥卡·斯特鲁米洛夫去，可真是谢天谢地。

帅克之所以在旅部没见到士官生比格勒，是因为比格勒在旅部的军官厕所里又蹲了两个钟头。我们简直可以如此说，士官生比格勒蹲在那些地方的时候从没浪费一点时间，因为他重温了英勇的奥匈帝国军队的所有辉煌的战役：从1634年9月6日的内德林根战役到1888年8月19日的萨拉热窝战役。

当他无数次地拉抽水马桶的链子，水冲进便池发出巨大响声时，他都闭上眼睛，想象着他听到的是战场上的喧嚣声、骑兵的喊杀声和轰隆隆的炮声。

杜布中尉与士官生比格勒见面的情景使中尉窝了一肚子火，这无疑就是为啥后来两人在公事、私事的交往中相处得很不愉快的症结所在。

杜布中尉想去上厕所，可却白跑了几趟。当他第四次去的时候，就在外面生气地叫起来：“谁在里面？”

“第九十一团，N营，第十一先遣连的士官生比格勒！”里面传来比格勒十分骄傲的声音。

而争着上厕所的人在门口也自报了家门：“本人是与你同在一连的杜布中尉。”

“中尉先生，我立刻就完事。”

“我等着呢！”

杜布中尉急不可耐地看着手表。谁都无法想象，要有多大的本事和耐心才能在这种情况下等15分钟，可还要等5分钟，再等5分钟，任你敲门、捶门、踢门，里面总是这句话：“中尉先生，我马上就完事。”

当杜布中尉满怀希望地听到手纸响声后7分钟，厕所的门还没打开，他简直要火冒三丈。而滑头的士官生比格勒却迟迟不拉动水箱。

杜布中尉气得怒从中来，他开始琢磨要不要去向旅长告他一状，旅长可能会派人来把门砸开，再把士官生比格勒从里面拖出来。可他转念一想，旅长也很可能根本不理睬这档子事。

又等了5分钟，杜布中尉才意识到他进去也没什么要事了，因为他现在早憋过了头。只是出于某种本性他仍然呆在厕所门口，继续踢着门，而里面仍是那句老话：“中尉先生，我马上就完事！”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终于听到比格勒拉水箱了，片刻，两人便面对面地站在一起。“士官生比格勒，”杜布中尉冲他吼道，“你别以为我跟你一样为了那个目的才来这儿的。我来这儿是因为你到旅部时没去向我报个到。你不知道军规吗？你不知道该谁优先吗？”

士官生比格勒费尽心机想了半天，想是不是自己在什么地方违反了关于上下级关系的军规。

关于这事，他脑子里什么也想不起来。

在学校里，谁也没跟他讲过在这种情形下，下级军官该如何对待上级军官。难道在这种情况下，他拉到一半就得跑出厕所，一只手拎着裤子，一只手向上级军官敬礼吗？

“你倒是说话呀，士官生比格勒！”杜布中尉挑衅地叫道。

突然，士官生比格勒想出一句能够解决目前情况的简单的回答：“中尉先生，我到旅部的时候，没人告诉我您也在这里。而我在办公室一办完事就奔到厕所里来了，一直蹲到您来为止。”

然后，他又一本正经地补上一句：“士官生比格勒向杜布中尉报到！”

“你知道这可不是一件小事，”杜布中尉尖刻地说，“依我看哪，士官生比格勒，你一到旅部就该向旅部办公室打听一下有没有你们营或你们连的军官碰巧在这里。回营里我们再发落你的这种行为吧！我要坐车回营部，你也跟我一块儿走。——什么‘可是’？我可不想听什么‘可是’！走吧！”

士官生比格勒本想说旅部办公室已决定让他坐火车走，考虑到他的肠胃不好，坐火车走会更合适一些。就是三岁的小孩儿也知道汽车上是没有厕所的，还没走上180公里，他准会拉了一裤子屎。

可不知什么原因，他们出发后，汽车的颠簸并没对比格勒有什么影响。

杜布中尉没能实施他的报复计划，他感到十分失望。

早在出发时，杜布中尉就想好了：“等着瞧吧，士官生比格勒！等你想拉屎的时候，别盘算我会为你停车！”

就在这种情况下，当汽车全速向前奔驰的时候，杜布中尉跟士官生比格勒展开了一场有趣的谈话。杜布中尉说：“如果已经确定了行军路线，军用汽车是不能随便停车以免浪费汽油的。”

士官生比格勒理直气壮地反驳道：“汽车有事要停下来的时候，司机会把油门关上，这样根本就不会浪费汽油。”

“但如果汽车得在规定时间内赶到目的地的话，”杜布中尉毫不让步，“那它就不能在路上随便停车。”

士官生比格勒没再接话。

汽车驶出去一刻多钟，杜布中尉突然感到肚子胀得难受。他觉得要是把车停下来，出去找一个壕沟，把裤子解开方便一下该多好啊。

他像英雄似地足足憋了126公里。最后，他一把扯住司机的衣服，冲着他的耳朵叫了一声：“停车！”

“士官生比格勒，”杜布中尉一下车就向壕沟冲过去，同时还不忘了宽厚地说一声，“你现在也可以去方便一下了。”

“谢谢，不用，”士官生比格勒答道，“我可不愿白白耽误汽车赶路。”

实际上，士官生比格勒也快憋不住了，但他下定决心，宁可拉到裤子上也不失去这个可以取笑杜布中尉的大好时机。

他们到佐尔坦采之前，杜布中尉又让停了两次车去解手。最后一次停车后，他还跟比格勒说：“午饭时，我吃了肥猪肉炖泡菜。一回到营里我就要发封电报去旅部告一状：泡菜变质了，猪肉也是发臭了的。那些厨子也真是越来越过分，不认识我的人总有一天认识我的。”

“后备骑兵队的精英——战地元帅诺斯蒂茨·里内克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战争期间忌食之物》，”比格勒接口说道，“在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文章里，他认为在战争的艰难岁月里根本不该吃猪肉。行军中的任何不节制行为都是有害的。”

杜布中尉没理他的碴儿。他只是想着：“这个白痴，跟我卖弄学问，我总会饶不了你的！”后来他改变主意，很愚蠢地问了比格勒一句：“士官生比格勒，你以为就凭你这么个小职务也能评论说上级军官吃饭不节制？士官生比格勒，你是不是想说，我吃得太多了？对于你这份无礼，我心领了。放心好了，我会跟你算账的！你还不认识我，等你认识我了，你就永远记住我杜布中尉。”

说到最后一个字他差点咬了自己的舌头，因为这时汽车正从路上的一个小坑里开过。

士官生比格勒没接话，这却使得杜布中尉更加火冒三丈。他生硬地说：“听着，士官生比格勒，我想你总该知道，你必须回答上级军官提的问题。”

“当然啦，”士官生比格勒说，“是有这么一个规定。但首先得弄清我们之间的关系。据我所知，现在还没谁给我分配单位，所以也就说不上我们之间有什么从属关系，中尉先生。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在军官的圈子里，只有上级军官的问题是有关公事的，才必须要回答。我们俩如今坐在这车里，谁也不代表某一个军事单位的战斗力量，因而我们之间也不存在什么公务关系，我们各人回各人的连队。我是不是想说您吃多了，这个问题在任何情况下也都算不得公事，中尉先生。”

“你，你，你说够了吗？……”杜布中尉冲他吼道。

“说完了，”士官生比格勒肯定地说，“中尉先生，您可别忘了，军官荣誉法庭自会对我们之间的事有公断的。”

杜布中尉简直气疯了。每当他发怒的时候，说出来的话不知要比平时荒唐愚蠢多少倍。他唠唠叨叨地说：“你的问题得交给军事法庭来裁决。”

士官生比格勒抓住这最后的机会报复他一下，于是就用一种最亲昵的口气跟他说：“伙计，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吧。”

杜布中尉冲司机吼叫着要停车。“我们俩得有一个人下去步行。”他含含糊糊地讲。

“我无论如何要坐车走，”士官生比格勒若无其事地说，“至于你呢，伙计，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继续开车！”杜布中尉歇斯底里地冲司机吆喝一声。随后他便默不作声，神情威严，就像是看着阴谋家拎着短剑向自己逼近的尤利乌斯·凯撒。

他们就这样来到了佐尔坦采，又一同找到了营部。

正当杜布中尉和士官生比格勒还在楼梯上为不属于任何单位的士官生是否能领到一份分给各连军官的肝香肠这个问题无休止地争论的时候，楼下伙房里那帮人已个个吃得饱饱的，长伸着腿睡在宽宽的长椅上，天南地北地瞎扯一通，起劲地抽着烟。厨子约赖达大声说：“今天，我有了一项伟大的发现。我想这会给烹调艺术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万尼克，你晓得我在这个该死的村子里哪儿也没找到做肝香肠要用的香料——马约兰。”

“Herbamajoranne。”万尼克想起自己曾是药剂师，便这么说了。一句。

约赖达接着说：“直到现在仍没有人好好研究一下：在紧急情况下，人脑是怎样想到种种解救办法；人脑是如何想起一些新领域；人脑又是怎样发现各种各样不可思议的事情，而这些事，人类可是做梦都没见过……嘿，我挨家挨户想去找点马约兰来，我转了个遍，问啊，还得跟他们解释我要找的马约兰是做什么用的，马约兰是什么样子的……”

“你还应该接着把它的香味儿也描述出来，”帅克躺在长椅上说，“你该告诉他们，马约兰闻起来就像你在开满洋槐花的小路上闻到的墨水瓶的味道。在布拉格附近的布达莱克山上……”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求求你了，帅克，”马列克以恳求的口吻打断他，“让约赖达把话说完吧。”

约赖达继续说道：“在一家田庄里，我遇到一位占领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那时期的退伍老兵。他在帕尔杜皮茨城当过枪骑兵，至今他还没忘记捷克话。他跟我争论起来，说在他们波希米亚人做肝香肠用春黄菊而不用马约兰。说老实话，我真不知该拿他如何是好，因为任何一个有理智而又不含成见的人都会把马约兰列为做肝香肠的香料之王。我得赶紧去找点什么东西来代替马约兰，好使我们的肝香肠的香味儿不减。后来，我在一户人家挂在墙上的神龛下面找到一个结婚时用的桃金娘花环。这还是一对新婚夫妇，因为花环上的桃金娘枝子还相当新鲜。于是我做肝香肠时就放了一些桃金娘。当然啦，为了让桃金娘叶子变软，再把那股子辛辣味去掉，我把这个婚礼花环在滚开的水里煮了三遍。我把这小两口结婚时用的桃金娘花环拿来做肝香肠自然让他们十分痛心。小两口跟我分手时断言，因为他们的花环是献祭用的，所以我这样亵渎神灵，马上就会被枪打死。你们都喝了我做的猪肉汤，可谁也没吃出我放的香料是桃金娘而不是马约兰。”

“在英德希赫·哈德克城，”帅克插嘴说，“好几年以前那儿有个叫约瑟夫·利涅克的肉店老板。他的案板上有两只盒子，一个盒子里装的是他做肝香肠和血肠子时用的各种香料，另一个里面装的是杀虫药粉，因为几次他发现顾客吃腊肠时吃出了臭虫或是小甲虫。他常说，臭虫有股蛋糕里放的苦杏仁的味道，而熏腊肠里面的小甲虫却臭得像霉烂了的《圣经》书一样。所以，他很注意保持肉店里的清洁卫生并经常到处撒些杀虫药粉。有一次做血肠时，赶上他感冒了，错把装杀虫药粉的盒子拿起来往做血肠子的肉馅子里撒了一些药粉。从那以后，英德希赫·哈德克城的人要吃血肠子都到他那儿去买。他店子里的生意红火了起来。这人很精明，很快发现是杀虫药粉起的作用，于是他订购了整箱

整箱的杀虫药粉，事先还告诉他订货的那家公司在货箱上写上‘印度香料’的字样。这是他的秘密，他带着这个秘密进了坟墓。最有趣的是，凡是吃了从他那儿买的血肠子的人家，家里从此不受臭虫和小甲虫的祸害。后来英德希赫·哈德克城就成了整个波希米亚地区最干净的城市之一。”

“你讲完了吗？”志愿兵马列克问，明显他也想发表点看法。

“这件事也算是说完了吧，”帅克答道，“可我还知道贝斯基迪山区有一件跟这相似的事，等战斗打响时，我再给你们讲吧。”

志愿兵马列克开始讲起来：“烹饪艺术在打仗的时候，尤其是在前线最受人赏识。请允许我打一个小小的比方吧。在和平时期，我们都从书报上看过，听人讲过所谓的冰汤，也就是那种在德国北部、丹麦和瑞典风靡一时的往里面加冰块的汤。可你们看，一打起仗来，今年冬天，喀尔巴阡山区的士兵们有了那么多的结了冰的汤，尽管这玩意儿很名贵，可他们却尝闻都不闻。”

“冻了的菜炖牛肉汤可以吃，”万尼克反驳说，“可也不能冻得太久——我想最多只能冻一个礼拜。为此，我们第九连还放弃了阵地。”

“在和平时期，”帅克带着一股子少有的严肃劲说，“整个部队只知道围着伙房和各种各样的饭菜打转转。我们在布杰约维策有个叫扎克莱斯的上尉，他一天到晚围着军官食堂转，而只要他发现哪个士兵干错了事，就会命那士兵立正站好，冲着他骂起来：‘混蛋！你如果敢再犯一次，我就把你这张嘴脸做成一块肉饼，把你剁碎掺到土豆泥里让你自己把它吃下肚。再把你肚里的饭和内脏挤出来，你那副尊容看起来就会像烤箱里抹了油的兔子。’你要是不想让人家认为我是用你的肉做成的小白菜炒肉，就给我老老实实的！”

这场用菜谱在开战前教育士兵的解释和有趣的讨论被楼上的大吵大叫声打断了。楼上那场丰盛的宴会已接近尾声。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那片吵闹声中夹杂着士官生比格勒的尖叫声：“在和平时期，士兵就应当知道战争对他的要求，而一旦打起仗来，他更不能忘记在操练场上学过的东西！”

紧接着又听见杜布中尉愤愤的声音：“我认为，他这已是第三次蓄意羞辱我了！”

楼上大闹了起来。

我们都知道，杜布中尉原想在营长面前告士官生比格勒一状，不料却遭到楼上那些军官们的呵斥。犹太人卖的烧酒使他们全都发了疯。

他们一个更比一个声音高，纷纷含沙射影杜布中尉的骑术：“不带上马夫还是不行啊！”——“一匹受惊了的野马！”——“伙计，你在西部的牛仔中呆过多久？”——“高超的骑术！”

扎格纳上尉很快给他倒了杯大家抱怨过的烧酒，怒气冲冲的杜布中尉就在桌旁坐下来。他把那张破椅子拖到卢卡什中尉身边，上尉友好地欢迎他说：“伙计，我们啥都吃光了。”

虽然士官生比格勒严格遵照规定，向扎格纳上尉和沿桌的所有军官一一报到，这位忧郁的骑士却被冷落在一边了。虽然这些军官们都见过他，也都认识他，他还是一遍遍地说：“士官生比格勒向营部报到！”

比格勒端了满满一杯酒，谦恭地坐到窗边去，等待找个合适的机会卖弄一下自己的书本知识。

杜布中尉感到酒劲上来了，突然用手指敲着桌子对扎格纳上尉说：

“目前，我们的队伍很快就要越过边境，这使我想起了以前县太爷总是跟我讲，‘爱国主义’、‘忠于职守’和‘战胜自我’才是我们战争中至为重要的武器。”

（病中的雅·哈谢克将《好兵帅克》口授至此。1923年1月3

日病魔夺去了他的生命，以致未能把这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最著名而又最受读者欢迎的小说——《好兵帅克》写完。）